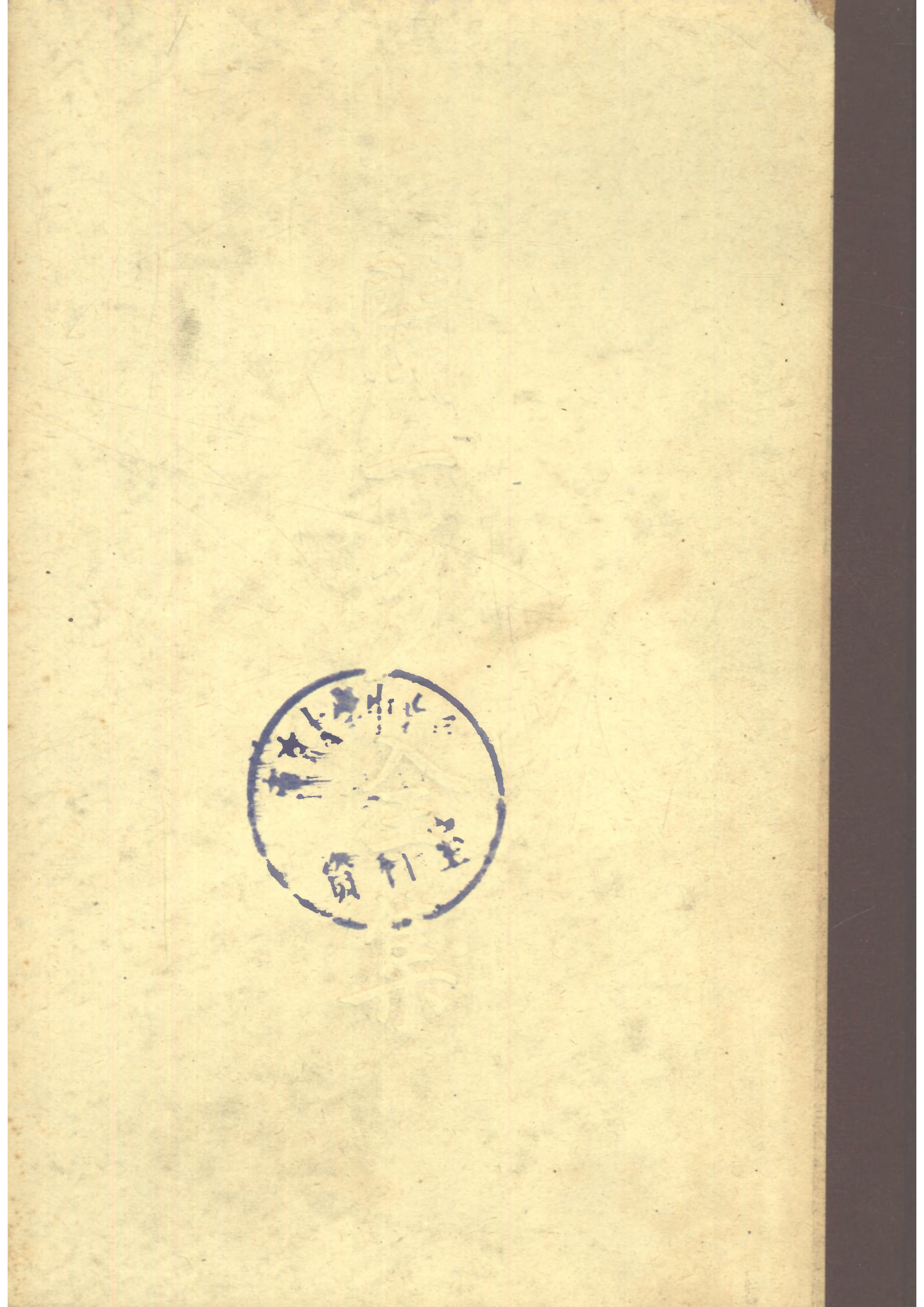


聞一多全集



開明書店

古典新義

乙集目錄

周易義證類纂

目錄

以鉤稽古代社會史料之目的解周易，不主象數，不涉義理，計可補苴舊注者百數十事。刪汰蕪雜，僅得九十。即依社會史料性質分類錄出，幸並世通人匡其不逮云。　民國三十年四月，昆明。

一　有關經濟事類

甲　器用

包荒用馮河不遐遺　泰九二

案包讀爲匏，姤九五「以杞包瓜，」釋文引子夏傳及正義並作匏，是其比。包荒卽匏瓜，聲之轉。莊子齊物論篇曰「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葆][光][者][資]（嗇）[糧]（量）[萬][物][者][也]。」從淮南子本經篇補，淮南葆作瑤　葆光者北斗之別名，淮南作瑤光，高注曰「瑤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案本七星之公名，後乃爲斗柄端第七星之私名。古斗以匏爲之，故北斗一名匏瓜，聲轉則爲葆光耳。瑤從缶陪聲，缶古讀歸重

昬，故葆光一作瑤光。九懷思忠曰「登華蓋兮乘陽，聊逍遙兮播光，」華蓋，播光皆星名，播光卽北斗，亦匏瓜之轉。王注上句曰：「上攀北斗，躡房星也，」注下句曰：「且徐遊戲，布文采也。」案華蓋在紫宮上，播光（北斗）在紫宮下。王似謂華蓋卽北斗，又解播光爲布文采，均非。匏瓜轉爲包荒，猶轉爲葆光，播光矣。古者以匏濟渡。詩匏有苦葉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魯語下曰：「叔向……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供）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說文匏瓠互訓，故又或言瓠。莊子逍遙遊篇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絡）以爲大樽而浮於江湖？」字一作壺。淮南子說林篇曰：「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鶡冠子學問篇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劉子隨時篇作瓠　崔豹古今注音樂篇曰：「有一白首狂夫，披髮提壺，亂流而渡。」「包荒，用馮河，」卽以匏瓜渡河。「不遐遺」者，不遐，不至也，詩抑「不遐有愆，」下武「不遐有佐。」遺讀爲隤，隤，墜也，言以匏瓜濟渡，則無墜溺之憂也。

以杞包瓜　姤九五

案子夏傳包作匏，句首無以字，正義曰：「子夏傳曰作『杞匏瓜，』」案曰字衍，謂子夏傳作杞匏瓜也。正義亦作匏，義長。杞繫聲近，爾雅釋鳥「密肌繫英，」釋蟲作「密肌繼英，」詩何彼襛矣序「不繫其夫，」釋文曰：「繫本作繼，」而釋木曰「杞，枸檵，」說文亦曰「檵，枸杞。」此杞繫聲近之證。疑杞當讀爲繫。論語陽貨篇曰：「予其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此匏瓜言繫之誇。繫匏瓜，蓋謂絡綴之以爲樽。莊子逍遙遊篇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瓠卽匏瓜。司馬注曰：「慮猶結綴也，」成疏曰：「慮者繩絡之也。」

鼎耳革其行塞 鼎九三

案革讀爲𩋾，檀弓下「若疾革，」釋文曰：「革本作亟，」集韻𩋾或作革，是其比。說文曰：「𩋾，急也，」方言十曰：「𩋾，極，吃也，……或謂之𨃖，」𩋾與極通，緊急與𨃖難義近。說文曰：「𨃖，不滑也。」革亟又並與棘通，詩文王有聲「匪棘其欲，」禮器引作革；論語陽貨篇棘子成，漢書古今人表作革；莊子逍遙遊篇「湯之問棘也是已，」列子湯問篇作革。爾雅釋詁「亟，速也，」釋文曰「本或作棘；」又「亟，疾也，」釋文曰「經典亦作棘。」莊子逍遙遊篇簡文帝注曰：「棘，狹小也，」狹字與緊急𨃖難，義亦相成。行讀爲桁，貫鼎耳橫木也。既夕記「皆木桁」注曰：「桁，所以庪苞莦甕甒也；」樂府古辭東門行曰：「還視桁上無懸衣；」文選景福殿賦「桁梧覆疊」注曰：「桁梁上所施也；」玄應一切經音義一引通俗文曰：「穿木加足曰械，大械曰桁。」凡橫木皆可謂之桁，故貫鼎耳之橫木亦謂之行。聲轉爲鼏，說文曰：「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從鼎冂聲，」古熒切 經傳皆作扃。又轉爲鉉，說文曰：「鉉，舉鼎具也，」虞氏所謂「貫鼎兩耳」者是也。鼎耳不滑利，其桁阻塞不能退出，食雖當前，無由染指，故下文曰「雉膏不食。」一說行，道也，謂中空受鉉處，「其行塞，」謂不能納鉉，亦通。

利出否 鼎初六

案否疑讀爲陪，陪從咅聲，否咅古爲一字，故否可通陪。禮有陪鼎。聘禮曰：「陪鼎膷臐膮；」左傳昭五年「飧有陪鼎，」杜注曰：「陪，加也。」案詩蕩「以無陪無卿，」傳「無陪貳也，」疏曰：「陪貳謂副貳。」陪鼎者，爲正鼎

之副貳者也。「鼎顚趾，利出陪」，謂正鼎折毀，則當出陪鼎以代之。下文曰「得妾以其子」者，妾爲妻之副貳，妾之於妻，猶陪鼎之於正鼎，故出陪鼎爲得妾之象。妻無出，得妾而有子，可以代妻，猶正鼎無足而有陪鼎，則出陪以代正也。

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中孚九二

案王夫之曰：「爵所以獻酬者」，讀爲觴爵之爵，得之。然爵而言好，殊嫌不類。詩巷伯「驕人好好」，爾雅釋訓作旭旭，匏有苦葉釋文引說文旭讀若好，莊子天地篇「頊頊然不自得」，釋文曰「頊頊本又作旭旭」，而頊從玉聲，是好玉古音近。此好字疑讀爲玉，「好爵」卽玉爵也。靡當爲䃺，隸省作麾，字一作撝，轉入微部，又變作揮。爾雅釋詁曰「揮，盝，歇，涸，竭也。」案盝與淥同，歇與㵣同，揮盝㵣涸皆水竭之名。「我有玉爵，吾與爾揮之，」猶言我與爾飲而盡此玉爵之酒。曲禮上曰：「飲玉爵者弗揮。」蓋重爵弗揮所以防其損傷者，禮之常；快情而輕爵，遂不惜揮之者，禮之變。釋文引何承天曰：「振去餘酒曰揮。」飲而盡者，輒振爵以棄其餘瀋，快情之至也。

渙奔其机 渙九二

案太玄準渙以文，曰：「文質斑斑，萬物粲然，」是讀渙爲煥。論語泰伯篇曰：「煥乎其有文章。」奔讀爲賁，詩「鶉之奔奔」，左傳襄二十七年，禮記表記，呂氏春秋壹行篇並引作賁，是其比。賁卦釋文引傅氏曰：「賁，文章貌。」渙賁亦疊韻連語，故二字同義。「渙賁其机，」猶言文飾其几也。周禮司几筵曰：「吉事變几，喪事仍几，」鄭衆注

曰「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也，……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案先鄭以變几爲有飾之几，實讀變爲賁，知之者，後鄭注賁卦曰「賁，變也，文飾之貌，」是變賁音近義通之證。易曰「渙賁其机，」蓋卽周官所謂變几。釋文曰「机音几。」宗廟設几，禮有明文，惠棟必欲易机爲杌，云「說文杌爲簋之重文，渙宗廟中，故設簋，」其失也迂。

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 井九三

案漢書王褒傳注引張晏曰：「渫，汙也，」是井渫猶初六「井泥。」心讀爲沁。韓昌黎集八同宿聯句「義泉雖至近，盜索不敢沁，」舊注曰：「北人以物探水曰沁。」字一作深，爾雅釋言曰「深，測也，」商子禁使篇曰：「深淵者知千仞之深，」上深訓測，謂測淵者也。惻讀爲測。此言井水汙渫，爲我沁測之，尙可以汲，舊說訓渫爲不停汙，又讀心惻如字，大繆。

失得 晉六五

案孟馬鄭荀虞王肅失並作矢，是也。晉，金文格伯𣪘作[illegible]，晉邦盦𨪭羌鐘作[illegible]，卜辭同，並從二倒矢。大射儀「綴諸箭」注曰：「古文箭爲晉；」周禮職方氏「其利金錫竹箭」注曰「故書箭爲晉；」吳越春秋五句踐歸國外傳「晉竹十廋」段玉裁云卽箭竹。晉箭一聲之轉，方言九曰：「自關而東謂之矢，關西曰箭。」此爻讀晉爲箭，故曰「矢得」也。

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蒙六三

案「金夫」「不有躬」語皆無義，疑夫當爲矢，周禮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故書射夫爲射矢，此矢夫互譌之例。躬當爲弓，並字之誤也。金矢即銅矢，謂銅鏃之矢。孟子離婁下篇「抽矢扣輪去其金」，即去其鏃也。噬嗑九四曰：「得金矢」。蒙下坎互震，上艮互離，蒙六三即噬嗑九四，故皆云金矢。「不有弓」即無有弓。有矢無弓，不能射，故占曰「无攸利」。說卦傳曰「坎於木爲堅多心」，謂棘也。九家逸象坎爲叢棘，義同。古矢以棘爲之，坎爲棘，即爲矢。說卦坎又爲弓，今本「爲弓輪」當作「爲弓，爲輪」。九家坎爲弧，弧亦弓也。此易象之最著明者，惜今本爻辭譌舛，遂致文不成義，而象亦無所取證焉。

乙　服飾

素履　履初九　夬履　九五

案呂氏春秋離俗篇曰：「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元誤績，從畢沅改。）之袀，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素履即絲履。夬讀爲葛。詩葛屨大東並曰「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說文曰：「屨，履也」，夬履即葛屨。周禮屨人曰「掌王后之服屨，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易以素履葛屨列舉，猶周官以素屨葛屨連稱。絲貴葛賤，故曰「素履往无咎」，「葛履貞厲」。素以質言，不以色言，舊解胥失之。

丙　車駕

革言三就　革九三

案言讀爲靳。古音言與斤近，故言聲與斤聲字每通用，或竟爲同字。論語鄉黨篇「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皇疏曰：「卿貴，不敢和樂接之，宜以謹正相對，故誾誾如也，」漢書石奮傳「僮僕訢訢如也，」注曰：「訢訢讀與誾誾同，謹敬之貌也。」楚辭九辯曰：「猛犬狺狺而迎吠兮，」說文曰：「犷，犬吠聲也；」玉篇廣韻並犷狺同。大師虘豆曰：「用旂多福，用匄永命，」旂卽旂字。旂又見曶鼎，爲人名。集韻齗與斷同。言之通靳，猶誾之通訢，狺一作犷，旂一作旂，斷一作齗矣。說文曰：「靳，當膺也。」案一曰當胸。齊語注曰：「纓，當胸，削革爲之；」周禮巾車「錫樊纓」鄭衆注曰：「纓謂當胸，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案既夕記文 禮家說曰：『纓，當胸，以削革爲之，三就，三匝三重也。』」是纓，靳，當膺，當胸，異名同實。易曰「革靳三就，」正猶禮言「馬纓三就。」靳削革爲之，故謂之「革靳。」金文作虢斲，卽鞹靳。吳彝彔伯𢦔毁並言「桒画朱虢斲，」卽賁鞃朱鞹靳，牧毁𩰫盨並言「朱虢画斲，」則謂朱鞹之鞃與靳也。詩韓奕「鞹鞃淺幭」傳曰：「鞹，革也。」靳金文又或作听，伯晨鼎「畫听」卽畫靳。又案禮記郊特牲曰：「大路樊纓一就，先路三就，」然則革靳三就，殆先路之類與？

大人虎變 革九五 君子豹變 上六

案䜌變古今字，䜌𡨄古字通。說文嫡籀文作變，又「䜌，敲也，」𡨄敲同。以牧毁𩰫盨「朱虢画斲，」毛公鼎作「朱𡨄画斲，」番生毁作「朱𪗄𡨄斲」推之，知𡨄（𪗄）與虢同義。虢經傳作鞹，詩載驅「簟第朱鞹，」卽金文之「朱虢。」變與𡨄同，虢與鞹同，是「虎變」「豹變」卽虎鞹豹鞹也。論語顏淵篇「虎豹之鞹。」虎鞹豹鞹謂之虎變豹變

者，新出熹平石經變作辯。案通作辨。禮運「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注曰「變當爲辯。」管子戒篇「御正六氣之變，」莊子逍遙遊篇「而御六氣之辯，」釋文曰「辯，變也。」孟子告子上篇「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音義引丁音曰「辯本作變。」坤文言傳「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曰「荀作變。」說文曰：「辨，駁文也，」廣韻辨同斑。文選上林賦「被斑文」注曰：「斑文，虎豹之皮也；」七啓「拉虎摧斑」注曰：「斑，虎文也。」字一作斑，春秋楚鬬穀於菟字子斑，於菟，虎也，漢書敍傳上曰：「楚人謂虎文斑。」虎變豹變，猶言虎文豹文，故象傳曰：「其文炳，」「其文蔚。」變斑又並與賁聲近義通，賁卦釋文引鄭曰：「賁，變也，文飾之貌；」序卦傳釋文又引傳曰：「賁，古斑字。」毛公鼎番生𣪘並有「𠦪縟較，」謂𠦪縟與較，𠦪古賁字，縟與幦同，車覆笭也。疑𠦪辟即以虎豹之皮飾幦。玉藻曰：「君羔幦虎植，大夫齊車，鹿幦豹植，朝車，士齊車，鹿幦豹植，」虎植豹植即虎飾豹飾，注云「植謂緣，」緣亦飾也。「大人虎變」即玉藻之君車以虎皮爲飾，「君子豹變」即大夫士車以豹皮爲飾，而二者金文則總謂之「𠦪縟」也。虎皮飾車漢世謂之皮軒，漢書司馬相如傳上「前皮軒」注引文穎曰：「皮軒，以虎皮飾車。」觀九三「革言三就，」並上六下文「小人革面，」皆斥車言，知此亦言車也。

小人革面　革上六

案面讀爲鞔。爾雅釋詁「蠠，沒勉也，」「勔，勉也。」穀梁傳莊三年「舉下緬也，」緬讀爲俛。楚語「緬然引領南望，」讀爲晚，說文「晚，冒目視貌。」周禮巾車注曰：「革路，鞔以革而漆之，無他飾，」又曰：「木路，不鞔以革，漆之而已，」又曰：「棧車，不革鞔而漆之，」考工記輿人注曰：「飾車，革鞔輿也，」又曰：「【棧車】爲其無革鞔，易坼壞也。」案玄應一切經音

義十四引脊頡篇曰：「輓，覆也，」革輓卽車之以革爲覆者。革輓車又謂之飾車者，以革輓車以爲固，亦以爲飾，故又謂之飾車。特其飾未盛，故爲小人所乘。詩采薇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君子謂將帥大夫也，小人謂士卒，士也。此曰「小人革面，」小人正謂士。上文「君子豹變，」據下藻君子爲大夫士，彼士當謂上士，則此士乃下士。尙書大傳殷傳曰：「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藝文類聚七一引白虎通曰：「大夫軒車，士飾車，」公羊傳昭二十五年何注曰：「禮大夫大車，士飾車，」與易義相會。鄭注與人又謂「大夫以上革輓輿，」不若伏班何說爲長。象傳曰：「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者，此釋本爻「君子豹變，小人革面」二句，君卽君子。君子謂大夫，小人謂士，士臣大夫，卽以大夫爲其君。王引之謂君斥九五之「大人，」非是。「順以從君」者，大夫豹幦車在前，士革輓車自後從之，所謂屬車是矣。

豐其蔀日中見斗 豐六二九四

案考工記輪人「信其程（莖）圍以爲部廣」鄭衆注曰：「部，蓋斗也。」蓋斗者謂蓋頭之斗，一曰蓋葆。論衡說日篇曰：「極星在上之北，若蓋之葆矣，其下之南有若蓋之莖者，正何所乎？」又曰葆斗。御覽一引桓譚新論曰：「北斗極，天樞，樞，天軸也，猶蓋有保斗矣。蓋雖轉而保斗不移，天亦轉周匝，而斗極常在。」保斗卽葆斗。蓋葆一曰蓋斗，是葆卽斗。「葆斗」次疊韻連語，故合言之曰葆斗（保斗），分言之曰葆，或曰斗。然本語當係蔀斗（部斗）。葆斗（保斗）卽蔀斗（部斗）之轉。部斗疊韻連語，王肅部普荷反。分言之亦可曰蔀（部），或曰斗。蔀（部）

即斗也，故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而鄭衆注考工亦以斗釋蔀。雜記「執羽葆，」周禮鄉師作「執纛，」漢書司馬相如傳下顏注曰：「葆者即今之所謂纛頭也。」高帝紀注引蔡邕說及文選東京賦薛注並謂纛形如斗，而斗纛聲類復同，然則纛即蓋斗之專字。蔀若葆謂之斗，猶之葆謂之纛矣。古蓋天說以天當車蓋，二十八宿當蓋之斗，北斗當蓋之蔀，上揭新論論衡二事，即其遺說也。「日中見斗」之斗謂車蓋之蔀斗，亦謂天象之斗星，義取雙關，所謂諧讔是也。見車蓋之斗於日中盛明之時，固理之當然。若夫天象之斗，則必非日中所得而見者。今接於目者車蓋之斗，而會於心者乃天象之斗，是指車爲天，視晝爲夜，度非眩惑狂易，何以至此？故下文曰「往得疑疾」也。

豐其沛日中見沬　豐九三

案沛釋文本或作旆。旆沛正借字。沬當讀爲彗。齊策三又六及史記刺客列傳曹沬，左傳莊九年及管子大匡篇並作曹劌，呂氏春秋貴信篇作曹翽，而詩雲漢「有嘒其星，」說文言部引作「有譓其聲，」是沬彗音近之證。漢書禮樂志注引晉灼說曰：「沬古靧字，」廣韻靧荒內切，從彗之嘒譓並呼惠切，慧胡桂切，則古讀沬彗或竟同音也。疑「見沬」即見彗星。爾雅釋天曰「繦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孫炎注曰：「帛續旐末亦長尋。」然則旆長總丈有六尺，是旗之最長者。公羊傳宣十二年注曰：「繼旐如燕尾曰旆。」漢書揚雄傳上「被雲旓」注曰：「旓，旌旗之旒，一曰燕尾，」是旆即旓，旓之言猶髾也，梢也，故一曰燕尾。文選子虛賦「蜚纖垂髾」司馬彪注曰：「髾，燕尾也；」赭白馬賦「垂梢植髮」李注曰：「梢，尾之垂也。」旆之爲旗，長而垂梢，彗星之狀似之，故彗星一曰孛星。孛旆俱從巿

聲孛之爲字猶旆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下「曳彗星而爲髾，」注引張揖曰：「髾，燕尾也。」髾同旓，亦即旐，而旗之繼旐者曰旆，並詳上。是以彗爲旓，猶以彗爲旆也。易曰「豐其旆，日中見彗，」以旆爲彗，與賦之以彗爲旆同，蓋彗之象旆，人所共見，故古今人語不謀而合。楚辭遠遊「擥彗星以爲旍兮，」九思守志「揚彗光兮爲旗，」文選羽獵賦「曳彗星之飛旗，」注引河圖帝通紀「彗星者天之旗也，」並以彗擬旆，亦足資參證。古者兵車建旆。「豐其旆，日中見彗，」猶「豐其蔀，日中見斗，」蔀旆皆車服，斗彗皆星象，見旆而疑彗，猶見蔀而疑斗矣。考工記輈人曰：「軫之方，以象地也，蓋之圜，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考工記之說出於蓋天家。易比天於車，以北斗擬蓋之葆，以彗星擬旆之斿，與考工說酷似，即蓋天說之所由昉。

繫于金柅 姤初六

案正義引馬注曰：「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王注曰：「柅制動之主，」說與馬同。說文曰：「軔，礙車木也，」又曰：「杒，桎杒也，」詩節南山箋「氐當爲桎鎋之桎」釋文曰：「桎，礙也，」杒軔同，是柅即軔。毛公鼎番生𣪘所言駕具有「金義，」即金柅。說文忍讀若毅，而忍忍實一字，義轉爲軔，猶忍轉爲忍也。然柅所以止車，不當云繫。繫當讀爲擊。蒙上九「擊蒙，」釋文引馬鄭並作繫。漢書游俠陳遵傳引揚雄酒箴曰：「一旦叀礙，」叀古擊字，叀說文以爲轉字。然轂當從此得聲，（古歷切）擊又從轂聲，是叀亦擊之初文。叀礙連文，亦礙也。齊策一「轄擊摩車而相過」

注曰：「擊，閡也，」廣雅釋言曰：「礙，閡也，」擊礙同訓閡，是擊亦可訓礙。「擊于金柅，」謂車礙於金柅而不能行耳。否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繫亦讀爲擊，訓礙，言亡者挂礙於苞桑而卒不果亡也。詩伯兮「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語例同。

丁　田獵

田有禽利執言无咎　師六五

案言當讀爲訊，言從辛，辛古同字，而辛𢆉音同，說文杌讀若䇂，爾雅釋地「東陵杌，」錢大昕謂卽左傳成二年之䇂。是古音言訊亦近。音近則義通，故訊問之訊謂之言，爾雅釋言「訊，言也。」俘訊之訊亦謂之言。虢季子白盤「執訊五十，」不嬰毁兮甲盤「折首執訊，」詩出車，采芑「執訊獲醜，」皇矣「執訊連連，」「執言」猶執訊也。兮甲盤「折首執訊，休亡愍」與易「執言无咎」語意詞例並同。說文曰：「捷，獵也，軍獲得也。」古者田獵軍戰本爲一事。觀軍戰斷耳以計功，田獵亦斷耳以計功，而未獲之前，田物謂之醜，敵衆亦謂之醜，既獲之後，田物謂之禽，敵衆亦謂之禽，是古人視田時所逐之獸，與戰時所攻之敵無異。禽與敵等視，則田而獲禽，猶之戰而執訊矣。易言「田有禽，利執言」者，意謂田事多獲，爲軍中殺敵致果之象。正義曰：「禽之犯苗，則可獵取，叛人亂國，則可誅之。此假他象以喻人事，故利執言无咎。己不直則有咎，己今得直，故可執此言往問之而无咎。」以田獵與誅叛逆並言，蓋因卦名曰師而推知之，此誠近是，餘說皆疏。其釋「執言」爲「執此言往問之，」則與詩鄭箋訓訊爲言，而釋爲言語，同爲不達言字之誼。

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比九五

案顯讀爲㬎。左傳僖二十八年「㬎靷鞅靽，」說文曰：「韅，箸腋鞥也，」㬎卽韅之省。此經下文曰：「王用三驅，」則顯卽韅字。檀弓下「子顯以致命於穆公，」鄭注曰「使者公子縶也，」又引盧植說曰：「古者名字相配，顯當爲㬎。」案記以顯爲韅，例與此同。比疑讀爲紕。禮記大傳「五者一物紕繆，」猶言乖戾也。周禮大司馬「乃設驅逆之車」注曰：「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田僕「設驅逆之車」注曰「驅，驅禽使前趨獲；逆，衙還之使不出圍。」案詩騶虞傳曰：「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吉日傳曰：「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是自後曰驅，自前曰逆，自左右曰翼。然析言，驅與逆翼異，混言之三者皆可曰驅。此曰「三驅失前禽，」自是獸在前而自後驅之。詩車攻曰「不失其馳，舍矢如（而）破，」穀梁傳昭八年曰：「車軌塵，軌猶循也。（王念孫說）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馳猶驅也。不失其馳，卽驅不失禽之謂。㬎紕，則不良於御，故三驅禽而射皆不中。俞樾讀誡爲駭，是也。射不中而禽逸傷人，必令邑人驚駭。今邑人不駭，是禽雖逸而未至傷人，故爲吉占。

明夷于左股 明夷六二
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六四

案詩車攻毛傳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髃爲下殺。」正義曰「凡射獸皆逐從左廂而射之。」公羊傳桓四年何注曰「一者弟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中心死疾，鮮潔，故乾而豆之以薦于宗廟。二者弟二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脾，遠心死

難，故以爲賓客。三者弟三之殺也，自左髀射之，達於右髃，中腸胃汚泡，死遲，故以充君之庖廚。」毛傳髀，釋文作脾，云「謂股外，」說文曰「髀股也，」文選七命注引作「股外也，」蓋對文內曰股，外曰髀，散文髀股通也。六二「明夷夷於左股，」卽毛傳所謂「射左髀，達於右髃，爲下殺」者。九家及正間並訓下夷字爲傷。案讀爲痍，左傳成十三年「芟痍我農功」釋文「痍本作夷。」公羊傳成十六年曰「王痍者何，傷乎矢也。」矢傷謂之痍，是「夷於左股」卽射於左股明甚，因知王肅股作般，姚信左作右，其謬俱不待煩言而解。詩釋文引三蒼曰「膘，小腹兩邊肉也。」說文曰「膘，牛脅後髀前合革肉也，讀若繇，」又曰「腴，腹下肥也。」案繇腴聲近，疑膘卽腴，謂腹下肥肉，許說與三蒼不異。六四「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卽毛傳所謂「自左腹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者。獲猶中也，鄉射禮「獲者坐而獲」注曰「射者中，則大言『獲！』」是射中謂之獲。然則「獲明夷之心，」又卽何注所謂「中心死疾」者矣。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洞胸達掖，絕乎心繫」注引張揖曰「自左射之，貫胸，通右髃，中心絕系也，」與何說略同。「于出門庭」于讀爲呼，孟子萬章上篇「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列女傳有虞二妃傳于作呼。此言入腹獲心，射得上殺，獲者呼獲，聲達於門庭之外也。車攻傳又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士大夫，以習射於澤宮；」穀梁傳昭八年曰「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尙書大傳周傳曰「已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注曰「澤射宮也。」此兩文蓋言射宮習射，門庭卽射宮之門庭也。

戊　牧畜

晉康侯用錫馬番庶晝日三接 晉

案錫兼予求二義，此錫字當訓求。金文郜遣毁「用錫者壽，」伯其父簠「用錫眉壽萬年，」黃君毁「用錫眉壽黃者萬年，」買毁「用錫黃者眉壽，」猶他器言「用旂，」「用匃」也。伯家父毁「用錫害（匃）眉壽黃者靁冬，」猶他器言「用旂匃」也。晝日猶一日也。金文晝畫同字，從周，是晝之爲言猶周，一日謂之晝日，猶一年謂之周年。乾鑿度上總釋二十九卦數例「晉三接」下鄭注曰：「以柔進授，何不五接終日？」案樂章一成爲一終，一終亦猶一周，鄭以終日釋晝日，正讀晝爲周。王注曰：「以訟受服，則終朝三褫，柔進受寵，則一晝三接也，」以晝日爲終朝，義與鄭同。說文曰：「接，交也，」廣雅釋詁二曰：「接，合也，」此言接，當即周禮牧師所謂「中春通淫，」月令所謂「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之事。舊讀馬字斷句，非，是從王念孫讀。審文義，二句當倒轉，讀爲「晝日三接，用錫馬番庶，」言一日三遊牝，以求馬之蕃息衆庶也。爾雅釋詁曰：「接，捷也。」大射儀注曰：「搢捷也，」晉搢古今字，是晉接義同。卦名曰晉而卦辭言接，義正相應。

白馬翰如 賁六四

案爾雅釋鳥「韓雉，鵫雉，」注曰：「今白鵫也，江東呼白韓，亦名白雉，」韓與翰同。中次九經「其鳥多翰鷩」注曰：「白翰赤鷩；」西山經「鳥多白翰赤鷩」注曰：「白翰，白鵫也，亦名鵫雉，又曰白雉。」翰本白色雉之名，故引申之，馬之白色者亦可謂之翰。檀弓上曰「夏后氏尙黑，……戎事乘驪，……殷人尙白，……戎事乘翰，……周

人尙赤，……戎事乘驪，」是翰爲白色馬明甚。此曰「白馬翰如，」翰亦當訓白。鄭注檀弓已訓翰爲「白色馬，」而注易乃云「翰猶幹也，見六四適初未定，欲幹而有之。」檀弓疏引捨近而求諸遠，此乃自來說易家之通蔽。

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姤九二

案「見凶」二字當乙轉，分屬上下二句讀。「有攸往，凶，」與上文「繫於金柅，貞吉，」爲一辭。「繫（毄）於金柅，貞吉，有攸往，凶，」上下對舉，猶言止則吉，行則凶耳。「見羸豕孚蹢躅，」別爲一辭。俞樾訓孚爲乳，近碻。案說文曰「羸，瘦也，」哺乳之豕無不瘦者，故云「羸豕。」蹢躅猶蹰躕，豕且乳且行之狀也。姤觳聲近，說文曰「觳，乳也，」此爻蓋讀姤爲觳，故有乳豕之象。

羝羊觸藩羸其角，大壯九三　藩決不羸　九四

案釋文曰：「羸，王肅作縲，鄭虞作櫐，蜀才作累，張作累，」疑當讀爲儡。說文曰：「儡，相敗也，」文選西征賦「寮位儡其隆替」注曰：「儡，敗壞貌。」字一作儽，老子二〇章「儽儽兮若無所歸，」傅本及陳景元所見王本並作儡。釋文曰：「儡，敗也。」「儡其角」即敗壞其角，「藩決不儡」猶言藩決而角不敗壞也。初九「壯于趾，」馬虞並訓壯爲傷，是讀爲戕。戕趾與儡角，事相鄰類。董仲舒士不遇賦曰：「努力觸藩，徒摧角矣，」摧亦敗壞也。董氏用易最合古義。太玄童上九測曰：「童麋觸犀，還自櫐也，」語意與此相仿，疑所見本作儽櫐與儡儽通。

莧陸夬夬中行　夬九五

案說文曰：「莧，山羊細角者。」陸讀爲𦳢。莊子馬蹄篇「翹尾而陸」司馬注曰：「陸，跳也，」文選江賦注引作踛。夬讀爲趹。說文曰：「趹，踶也。」史記張儀傳「探前趹後」索隱曰：「趹謂後足抉地，」莊子齊物論篇「麋鹿見之決驟」崔注曰：「決驟疾走不顧，」抉決並與趹通。「莧陸夬夬中行，」謂羊跳趹趹然於道中也。大壯六五，變夬，彼云「喪羊于易，悔，」卽此之「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舊注多以莧陸爲草名，訓夬爲分決，虞氏訓莧爲說，陸作睦，均遠失之。王夫之、朱駿聲等並知莧爲羊，而釋陸夬之義未得，殆失之眉睫乎？

臀无膚其行次且 夬九四　姤九三

案噬嗑六二「噬膚滅鼻」釋文引馬曰：「柔脆肥美曰膚。」膚卽腴也。論衡語增篇引古語曰：「桀紂之君，垂腴尺餘，」張顯析言論引古諺作「桀紂無道，肥膚三尺，」說文腴訓「腹下肥者，」又以膚爲臚之籀文，而類聚四九引釋名佚文曰：「腹前肥者曰臚，」是膚卽腴決矣。「臀无膚」者，甚言其瘠也。夬九四釋文次本亦作趑，且本亦作趄，引鄭、王肅並作趑趄。說文曰：「趑趄行不進也。」體瘠者力弱行遲，故曰「臀无膚，其行趑趄，」此當斥牲畜而言。姤初六曰「見羸豕孚蹢躅，」臀无膚卽豕羸瘠之狀，趑趄蹢躅一語之轉，然則姤初三兩爻辭異而指同。

己　農業 雨量附

尙德載 小畜上九

案呂氏音訓引晁氏曰：「德子夏傳京虞作得，」當從之。載讀爲菑，詩載芟「俶載南畝」箋曰「俶載當爲熾菑，」㞎耜「俶載南畝」箋曰「熾菑是南畝，」是其比。无妄「不菑畬」釋文引董遇曰：「菑，反草也，」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菑」郭注曰：「今江東呼初耕反草爲菑，」說文曰：「菑，才今誤作不耕田也，」是菑卽耕。「既雨既處，尙德載」者，處俞樾訓止，是也，德載讀爲得菑，言雨後尙得施耕也。凡耕必待雨，卦辭「密雲不雨，」謂初九，初九不雨，不得施耕，至上九而終得雨，故仍得耕焉。舊讀載如字，未允。近于省吾氏復讀爲哉，亦非，易辭簡鍊，不用語尾也。

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臨六三

案臨讀爲𤅊，𤅊與霖同，詳下。甘讀爲猒。說文猒從猒聲，猒從甘聲。詩伯兮「甘心首疾，」傳「甘，猒也，」猒者足也，古稱甘雨，甘露，皆優渥霑足之謂。呂氏春秋季春篇孟夏篇並曰「甘雨至三旬，」雨至三旬，可謂足矣。尸子仁意篇曰：「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亦潤洽適足之意。論衡是應篇曰：「雨霽而陰曀者謂之甘雨，」則甘雨又猶詩所謂「陰雨。」蓋春夏之交，沈陰霢霂，一雨一止，歷久不晴，潤物之功，莫此爲大，故詩甫田曰「以祈甘雨，以介（匄）我稷黍，以穀我士女。」然而足謂之厲，過足亦謂之厲。易曰「甘臨（𤅊），无攸利，」蓋就其過足者言之，故占曰「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者，憂讀爲耰，莊子則陽篇郭注曰：「耰鋤也。」管子小匡篇曰：「深耕均種，疾𤅊先雨芸耨，以待時雨，」齊語作「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久雨本足

以妨農惟既已稯之在前，則亦不足爲害，故曰「既憂（稯）之无咎」也。

臨……至于八月有凶 臨

案臨讀爲霝。霝霖古當同字。莊子大宗師篇「霖雨十日」釋文曰：「霖又作淋」；趙策一「使我逢疾風淋雨」，即霖雨字。鏡淋古文作霝，廣雅釋訓曰：「騾，雨也。」是霖淋霝（騾）一字。霖之聲轉爲隆。詩皇矣「與爾臨衝」，韓詩作隆衝，荀子彊國篇「乃在臨慮」，漢書地理志河內郡作隆慮。管子度地篇曰：「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元作下雨降。山水出」，降雨即隆雨；齊策三曰：「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風俗通祀典篇正作隆雨。隆雨即霖雨也。我國雨量率以夏秋間爲最厚。孟子離婁下篇曰：「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莊子秋水篇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而管子言秋三月隆雨下，齊策言八月隆雨下，尤與易言「臨……至於八月」若合符節，是臨爲霝省，而霝即霖字明矣。雨及八月而百泉騰湊，川瀆皆盈，數爲民害，故曰「有凶」。西谿易說引歸藏臨作林禍，即霖禍。周易省霝爲臨，猶歸藏省霖爲林耳。

至臨 臨六四 知臨 六五 敦臨 上六

案敦訓怒，說文 怒暴義近，「敦臨」猶暴雨；又訓大，方言一 暴雨亦大雨也。字一作霔，玉篇曰：「霔，大雨也。」聲轉爲霻，玉篇又曰：「霻，大雨也。」再轉爲涷，爾雅釋天曰：「暴雨謂之涷。」尚書大傳周傳曰：「久矣天之無別風淮雨，」鄭注曰：「淮，暴雨之名也。」郝懿行謂淮雨即涷雨。案郝說是也。淮準古當同字。金文隹有二形，後者畫鳥

足形略備，卽準字所從出，是隹隼本非二字，說文隼爲雖之重文，尚存古意。因之淮準亦非二字矣。準（淮）敦古音同，淮從隹聲（職追切）與準（之允切）爲對轉，二者古讀皆歸端母。敦（都昆切）亦或對轉讀如堆（都囘切），故敦與準，敦與淮古音皆同讀。淮雨猶敦瀜，故鄭訓淮爲暴雨。淮敦音同，淮轉爲涷猶敦轉爲涷，是淮雨卽涷雨明矣。至知古讀亦並歸端與敦亦並一聲之轉，疑「至臨」「知臨」亦猶「敦臨。」敦訓怒，至之言蟄也，恎也，蟄恎亦皆怒也。說文曰「蟄，忿戾也，」廣雅釋詁三曰「恎，很也，」忿戾與很義俱近怒。然則「至臨」亦猶暴雨矣。知智古同字，卜辭作[illegible]前五，一七金文作[illegible]毛公鼎或[illegible]蚰匕下從甘，說文作[illegible]從白爲甘之譌。說文疾下有籀文作[illegible]從廿與甘同，許云從甘省從廿，非是。是籀文以智爲疾。智疾並從矢得聲，故得通用。「知臨」之知，亦當讀爲疾，疾瀜亦猶暴雨也。

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坎九五

案于省吾氏讀祇爲災，云災既平猶言患既平，是也。此爻之坎，但指坑谷。水溢出坑谷，則氾濫爲患，今坑谷不溢而災患已平，故曰「无咎。」孟子離婁下篇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趙注釋「盈科」爲「盈滿科坎；」盡心上篇曰：「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注曰：「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行。」案坎科一聲之轉，盈科卽盈坎。太玄從次五：「從水之科滿，」科滿亦卽坎盈。孟揚之文，並與易合。

庚　行旅

苦節　節上九　安節　六四　甘節　九五

案節謂車行之節度。呂氏春秋知分篇曰：「其僕將馳，晏子撫其僕之手，曰：『安之毋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晏子春秋雜上篇「安之」作「徐之」，又曰：「按之成節而後去」。韓詩外傳二作「安行成節，然後去之」。史記司馬相如傳「案節未舒」，索隱曰：「案節言頓轡也。」案按抑其轡，則馬行遲而車安，是案節卽安節也。莊子天道篇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釋文引司馬注曰：「甘者緩也，苦者急也。」淮南子道應篇作「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固」，高注曰：「苦，急意也，甘，緩意也。」「苦節」「甘節」卽疾節緩節。行節緩則乘者安適，疾則有覆敗之虞，故曰「甘節貞吉」，而「苦節貞凶」也。

朋來 復 **大蹇朋來** 蹇九五 **朋至斯孚** 解九四 **朋從爾思** 咸九四 **朋盍簪** 豫九四

案復「朋來无咎」，釋文引京作崩。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引同。蹇九五「大蹇朋來」，漢石經亦作崩。崩有走義。詩無羊曰：「不騫不崩，畢來既升。」說文曰：「蹇，走貌。」騫蹇同。騫崩並舉，是崩亦走也。莊子人間世篇曰：「形就而入，且爲顚爲滅，爲崩爲蹶。」說文曰：「趨，走頓也。」顚趨通，滅讀爲越。顚越成語，書盤庚「顚越不恭」，九章惜誦「行不羣以顚越兮。」公羊傳桓十六年何注曰：「越，猶走也」；越語韋注曰：「蹶，走也。」顚越蹶皆走之類，則崩亦走也。字一作蹦，玉篇曰：「蹦，走也。」復與蹇九五兩「崩來」並猶走來，言疾遽而來也。解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拇謂足大指，則「朋至」猶「崩來」。咸九四「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上曰「往來」，則「朋從」亦卽崩從，言卽走而就之也。豫九四「朋盍簪」，朋疑亦當爲崩。知之者，解咸皆九四成朋，此稱朋亦在九四，則義當與彼同。

大蹇朋來 蹇九五

案古字大天通用，此則當讀爲天。天蹇疊韻連語。莊子秋水篇曰「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釋文曰「本或作『與天道蹇。』」馬敍倫氏云，大卽天之譌，天蹇疊韻連語，謂屈曲也，成本作「與天道蹇」者，讀者不解天蹇之義，移天於道上耳。案馬說是也。天蹇卽蹎蹇，與上反衍義近，猶下文謝施，吳汝綸訓委蛇，則與參差義近也。莊子「反衍」「天蹇」兩詞連用，與易符合，而天字作大，亦與易同，蓋卽用易語爾。

往蹇來反 蹇六三

案蹇反疊韻連語，倒之則曰反蹇。蹇字一作跰蹇，魯語下「踦跂畢行」韋注曰：「踦跂，跰蹇也。」一作偏蹇，方言六曰：「吳楚偏蹇曰騷，」郭注曰：「行略逴也。」一作蹁躚，南都賦曰：「蹴蹦蹁躚。」又作反衍，莊子秋水篇曰：「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衍蓋讀如愆。說文愆重文作𡩁，「反衍」卽此爻「蹇反」之倒語，猶「大蹇」卽九五之「大蹇」也。亦作畔衍，叛衍，秋水篇釋文曰：「反衍本亦作畔衍，」文選蜀都賦曰：「叛衍相傾，」劉注曰：「叛衍猶慢衍也。」要之「蹇反」連語，舊分二字釋之，失其義矣。

往蹇來譽 蹇初六

案譽讀爲趣。說文曰：「趣，安行也，」論語鄉黨篇「與與如也，」皇疏曰：「與與猶徐徐也；」漢書敍傳「長

倩懙懙，」注曰：「懙懙，行步安舒也；」說文曰：「惥，趣步惥惥也。」䢖，與惥，懙，並字異而義同。然疑此字古讀當如舉，居許切 蹇䢖雙聲連語。象傳序卦傳並云：「蹇，䢖難也，」行難與舒遲義相因；管子水地篇「凝蹇而爲人，」尹注曰：「蹇，停也，」舒與停義亦近。「往蹇來䢖」謂往來遲難。遲難者不利於行之謂，故象傳曰：「宜待也。」

往來井井 井

案井讀爲營。荀子非十二子篇宋鈃，莊子逍遙遊作宋榮子，而鈃從幵爲從井之誤；金文荆作井，（說文）荆刑畀字，金文有荆無刑，是刑亦荆之誤，五音篇海有鉶字。廣雅釋地曰：「營，耕也。」此並井聲與熒聲近之證。𤇾即金文熒字，說文從𤇾之字皆云熒省。實則熒乃從𤇾，從火，當立𤇾部。詩青蠅「營營青蠅」傳曰：「營營，往來貌；」楚辭抽思「魂識路（織絡）之營營」王注曰：「精靈主行，往來數也，」廣雅釋訓曰：「營營，往來也。」營營爲往來之貌，故曰「往來營營。」

二 有關社會事類

甲 婚姻

子克家 蒙九二

案周書諡法篇曰：「未家短折曰殤，」離騷曰：「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淮南子齊俗篇曰：「待西施絡慕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家並猶娶也。蒙九二「納婦吉，子克家，」上曰「納婦，」則下曰「子克家，」

猶言子能娶矣。正義釋爲「子孫能克荷家事，」失之。

乙　家庭

幹父之蠱　蠱初六　九三　六五　幹母之蠱　九三　裕父之蠱　六四

王引之讀蠱爲故，引尙書大傳「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云蠱事卽故事。案王說韙矣，惟於幹裕二字，仍無達詁。余謂幹讀爲貫。爾雅釋詁曰：「貫，習也，」說文曰「遺，習也，」貫遺字同。廣雅釋詁一曰：「貫，行也。」習行義近。今天謂行事曰幹事，嫺習於事者曰幹材，字均當作貫。牧毁曰：「乃毋政事，毋敢不尹其不中不刑，」毋古貫字，毋政事猶習政事，行政事也。漢書谷永傳曰：「以次貫行，固執無違，」貫行猶習行也。「幹父之蠱」卽貫父之故，「幹母之蠱」卽貫母之故，謂習行父若母之故事也。初六曰：「幹父之蠱，有子考，」于省吾氏讀考爲孝，至確。案論語學而篇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卽此爻之義。後漢書光武十王傳曰：「奉承貫行，」習行與奉承義近。初六象傳「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六五象傳「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並以承釋幹，是正讀幹爲貫。六四「裕父之蠱，」裕當讀如袞。書康誥「裕乃不廢在王命，」「乃由裕民，」「乃裕民曰，」「裕乃以民寧，」足則學隸古定本、裕皆作袞，洛誥「裕汝永有辭，」「彼裕我民無遠用戾，」多方「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倫敦隸古定本裕亦作袞。管子山權數篇「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袞（元誤作衮）者亦以袞爲裕。玉篇廣韻袞亦並與裕同。然舀壺「玄袞衣。」魏受禪碑「襲衮龍，」又並以爲衮字，是袞裕古本一

字。裕從谷，衮從㕣，㕣谷一字，（說文㕣古文作容，從谷，可證。）故衮裕亦一字。此蓋本作「裕父之盤，」衮讀如衮，亦以音近借爲貫。今隸改書衮爲裕，注家遂訓寬，訓容，失之遠矣。

丙　宗族

匪寇婚媾 屯六二 賁六四 睽上九 求婚媾 屯六四 婚媾有言 震上六

案古言婚媾猶今言親戚。䡅叔多父盤曰「使利于辟王卿事師尹，倗友兄弟諸子，婚媾，無不喜；」克盨曰「唯用獻于師尹，倗友婚遘；」壴卣曰「其以父癸夙夕鄉爾百婚遘；」芾伯𣪘曰「好（羞）倗友雩（與）百諸婚遘；」左傳昭二十五年子大叔曰「為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書盤庚曰「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則謂婚媾爲朋友。震上六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愆）」者，「无咎」承「震不于其躬」言之，「婚媾有言」承「于其鄰」言之，是婚媾即鄰。鄰亦親也。左傳昭十二年杜注「鄰猶親也。」屯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言駕四馬之車而往有所求於其親戚之家也。凡此婚媾皆名詞。因知屯六二，賁六四，睽上九並云「匪寇婚媾，」猶言其親非仇耳。舊謂婚媾爲嫁娶，寇爲劫掠，省動詞，近人遂據以說爲搶婚之俗，疏矣。

丁　封建

屯……利建侯 屯

案屯純古今字。詩野有死麕傳曰：「純猶包之也。」純有包義，凡物之邊緣包圍於外者皆可謂之純。禮經衣裳冠履緣飾皆謂之純；書顧命「黼純，」周禮司几筵「紛純，」謂席之緣飾也；公羊傳定八年「龜靑純，」謂龜甲邊緣，即龜也；淮南子墬形篇「純方千里，」謂地之邊緣也。又笣，所以盛穀而範圍之之器也；庉，樓墻也；軘，營衛之車也。義俱最近。因之屯衞，屯戍，屯田諸義，亦莫非包圍一義之引申。古者封建侯國，所以爲王都之外藩而扞蔽之，易屯卦言「利建侯，」正取屯有包圍營衞之義。書康王之誥曰：「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在讀爲存，存之爲言栫也。左傳哀八年「栫之以棘，」杜注曰：「栫，擁也；」說文曰：「栫，以柴木壅也。」「存我後之人」猶言爲我後人之屏藩而擁蔽之。屯存聲義俱近，易曰「屯，……利建侯，」書曰「建侯樹屏，存我後之人，」其義一而已矣。正義釋文並云「屯，難也，」其說本之彖傳，又序卦傳曰：「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均非經旨。

戊　聘問

惠心勿問　益九五　惠我德　同上

案此爻讀益爲錫，錫賜字通。廣雅釋言曰：「惠，賜也。」孟子滕文公上篇曰：「分人以財謂之惠。」召伯虎段曰：「余𧐖于君（尹）氏大章（璋），」𧐖古蟪字，與惠通，言余賜尹氏以大璋也。後世專以施德於人謂之惠，賈子新書道德篇曰：「心省恤人謂之惠，」是也。此曰「惠心」猶言「惠德，」用後起專字。問亦惠也，雜記下「相問也既封而退，」注曰：「相問，嘗相惠遺也，」詩女曰雞鳴「雜佩以問之，」與「贈之」「報之」連言；左傳成

十六年「問之以弓」疏曰：「遺人以物謂之問」；哀十一年「使問弦多以琴」疏曰：「禮以物遺人謂之問。」然則惠問皆施與之謂，惟以德施曰惠，以財施曰問耳。「惠心勿問」者，以德惠人而不用財物，與論語堯曰篇「君子惠而不費」同義。說文曰：「費，散財物也」，是費猶問矣。王注曰「惠而不費惠心者也」，此釋「惠心」之義則確，惟不知「勿問」亦即不費耳。

己 爭訟

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訟九二

案集解從虞讀「歸而逋」句，「其邑人三百戶无眚」句；正義從王讀「歸而逋其邑」句，「人三百戶」句。荀爽曰：「逋，逃也。謂逃失邑中之陽人」，是讀「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九字爲句。案荀讀得之，惟解逋義未諦。訓逋爲逃，則是內動詞，內動詞不得有賓語。今觀「逋其邑」之語，逋顯係外動詞，而以「邑」爲其賓語，則荀說不攻自破。以聲求之，疑逋當讀爲賦。論語公冶長篇「可使治其賦也」，魯論作傅，是其比。說文曰：「賦，斂也」；公羊傳哀十二年何注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不克訟，歸而賦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者，蓋訟不勝而有罪，乃歸而賦斂其邑人，於是財用足而得以自贖，故曰无眚也。

得金矢 噬嗑九四 得黃金 六五

案周禮大司寇曰：「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

之。」鄭注曰：「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又曰：「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管子中匡篇曰：「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又小匡篇曰：「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束矢以罰之。」齊語作「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韋注曰：「索，求也。求訟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也。而不可上下者，辭定不可移也。坐成，獄訟之坐已成也。……訟者坐成，以束矢於朝，乃聽其訟。兩人訟，一人入矢，一人不入，則曲，曲則服。入兩矢，乃治之。」據此，則力不能輸束矢鈞金者，即不得訟；一人能輸，一人不能，雖有訟之者坐亦不成。詩行露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雖速我訟，亦不女從，」蓋謂室家不足，力不能輸矢金，故不能從汝相訟也。孫詒讓曰：「據管子所云，蓋訟未斷之先，則令兩入束矢。既斷之後，則不直者沒入其矢以示罰，其直者則還其矢。故淮南子氾論訓云『齊桓公令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明勝者不失矢矣。」又曰：「『大司寇』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者，此亦謂獄未斷之先，兩入鈞金。既斷之後，則不直者沒入金以示罰，直者仍還其金。故易噬嗑為獄訟之象，其九四爻辭云『得金矢』，又六五云『得黃金』，即謂訟得直而歸其鈞金束矢也。」（周禮正義）案孫氏謂直者還得其金與矢，引易以證禮，殆不可易。今移其說轉以讀易，而易義亦霍然皜然。余惟易義之亡於象數者久矣，惟求之於禮俗，如孫氏此說之為，乃能復之，故備述之以為治易之龜鑑。

比之匪人 比六三 否之匪人 否 匪夷所思 渙六四

案詩何草不黃曰「哀我征人，獨爲匪民」匪之爲言罪也，說文罪從网非聲。古以有罪之人服力役，詩征夫卽役夫，故自稱匪民。匪聲轉爲罷。罷疲古通，匪轉爲罷，猶匪轉爲彼。周禮大司寇曰：「以圜土聚教罷羣書治要引作疲民」又曰：「以嘉石平罷民。凡萬物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司圜曰：「掌收教罷民，」鄭衆注曰：「罷民，謂惡人不從化，爲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也。」「匪人」猶匪民，罷民也。卦爻辭無民字，蓋以人爲之。比六三曰：「比之匪人，凶」從釋文引王肅本補 之猶於也，親比於匪人，故凶。否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匪人爲有罪之小人，故不利君子貞。古字「人」「夷」不分。夷卣「人乍父已卣，」又「人乍父戊卣，」人並讀爲夷。般甗「王宜人方，」小臣俞尊「隹王來正人方，」人方卽夷方。寠鼎「省（眚）于人身，」卽夷身，上文「王令趞𢦏東反尸（夷）」可證。渙六四「匪夷所思，」匪夷疑亦當作匪人。

介于石 豫六二 困于石 困六三

案周禮大司寇曰：「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二元誤三，從王念孫改。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又司救曰：「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又朝士曰：「左嘉石，平罷民焉。」困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據于蒺蔾」

猶坎上六「寘于叢棘，」狴獄之象，則「困于石」之石當卽嘉石，困辱于石上，猶司救曰：「恥諸嘉石」也。豫六二「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介疑讀爲忦。說文曰：「忦，憂也；」方言十二曰：「忦，恨也；」漢書陳湯傳「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字正作介。憂恨與困辱義相因，「忦于石」亦猶「困於石」也。然而坐石之期暫，至「不終日，」則是過小而罰輕，故又爲吉占。周禮司市曰：「上旌於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疑介亦卽忦，本刑罰之名，故引申爲牢獄之稱，謂之介次。

君子維有解 解六五

案維猶係也，與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義同。解，釋也。「維有解，」卽係而得釋，義至淺顯。諸家皆以維爲語詞，集解且改書作惟，誤甚。

習坎入于坎窞凶 坎初六 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六三

案侵幽二部每相轉，古言坎猶今言窖。窞釋文引王肅又作陵感反，則讀如檻，檻聲轉爲牢。然則坎窞猶窖牢矣。坎窞疊韻連語，析言之亦可曰坎，或曰窞；轉爲窖牢，亦然。古者拘罪人與拘牲畜同處，故繫牲之圈曰牢，繫人之獄亦曰牢。卜辭牢作□若□。以泉作□推之，知牢本鑿地爲之，如今之地窖。漢書蘇武傳曰：「單于……迺幽武置大窖中；」尹賞傳曰：「治獄穿地，方深各數丈餘，乃以大石覆其口，名曰虎穴；」御覽六四二引三國典略曰：「乃奏暹及季舒過狀，各鞭二百，徙於馬城，晝則供役，夜置地牢。」凡此皆古牢之遺也。或謂之埳，論衡亂龍

篇曰「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埳，臥木囚其中，罪正者木囚不動，寃侵奪者木囚動出。」埳卽坎窞也。釋文坎本亦作埳，京劉作欿，憙平石經亦作欿。習讀爲襲。書金縢「一習吉」，左傳宣十年「卜不襲吉」，一作襲；周禮胥師「襲其不正者」注曰「故書襲爲習」。老子五十二章「是謂襲常」，景龍經碑、古樓觀經碑、唐寫本、傅本、玄宗御注本等並作習。淮南子覽冥篇「襲穴而不敢咆」，高注曰「襲，入也」；公羊傳僖十四年「襲邑也」，何注曰「襲者，嘿陷入於地中。」初六「習坎，入于坎窞」，正以「入于坎窞」釋「習坎」之義。習坎卽入牢獄，故占曰凶。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者，「來之坎坎」與「險且枕」以下，似係二辭，不當連讀。釋文枕古文作沈，俞樾訓深，是也。「險且沈，入于坎窞，勿用，」言坎險而深，入焉者卽無復出之望，故將入獄而得此卦者，宜勿用之也。要之，坎初三兩爻言「入于坎窞，」皆謂入獄。先儒惟干寶說爲近塙。其注初爻曰「刑獄之用，必當于理，刑之正也；及其不平，則枉濫无辜，是法失其道也，故曰『入於坎窞凶』矣。」注三爻曰：「來之坎坎者，斥同人觀豐於殷也……險且枕者，言安忍以暴政加民，而无哀矜之心，淫刑濫罰，百姓無所措手足，故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此解全辭，雖多牽合，然以坎窞爲刑獄之事則不誤。至九家逸象坎爲法律，見集解 爲桎梏，孟氏逸象坎爲法，爲罰，並說卦傳坎爲隱伏，疑皆據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言之。實則卦名「習坎」本謂入獄，而爻言刑獄者甚多，不特上六而已也。

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 坎六四

案王夫之謂「用缶」爲樽簋皆用陶器，王引之說同，並引禮器「五獻之尊門外缶」及墨子「土塯土形」

爲證，其說並是。約猶取也。約從勺聲，勺訓挹取，說文 酌釣並訓取，上坊記鄭注，下淮南子主術篇高注。汋訓盜取周禮士師鄭衆注 又杓訓挈，廣雅釋詁三 挈訓牽引，說文 引亦取也，是約亦有取義。「納約自牖」卽納取自牖。酒食而必自牖納取之者，蓋亦就在獄中者言之。古獄鑿地爲窖，故牖在室上，如今之天窗然。今貧家草舍開上納明，以破甕之半側覆之以禦雨，所謂甕牖者，亦此類。以地窖爲獄，則獄全不可見，惟見其牖，書傳稱殷獄曰牖里，或以此歟？水經湯水注引廣雅曰：「牖，獄，犴也」一本牖作稱，連上讀。今本廣雅亦無牖字，疑莫能明，不敢據引。 集解引崔憬曰：「內約，文王於紂時行此道，從羑里內約，卒免於難，故曰『自牖，終无咎』也。」案崔意卽以牖爲牖里，諸書羑牖錯出，牖里首見尙書大傳 並以爲文王事。爻辭中固多殷周間故事，然則崔氏此說，或有所受之，姑箸之以俟考。

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坎上六

案古者執罪人，周其身置以棘，所以壅遏之也。左傳哀八年曰：「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囚之以棘。」僖十五年曰：「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注曰：「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荐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通。」此言薪，蓋謂棘薪。易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亦此類也。厥後俗變而意存，則獄前猶種棘焉。周禮朝士曰：「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禮記王制曰：「大司寇聽之於棘木之下，」是矣。鄭及九家並引周禮以說易，虞亦言獄外種九棘，舉其流以概其源，未爲審諦。「三歲不得」得疑讀爲直。晉語九曰：「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納其女

于叔魚以求直。」「三歲不直，」猶言三歲不得其平。鄭云「不自思以得正道，」王云「不得自脩，」虞云「不得出獄，」均失之鑿。

其形渥 鼎九四

案集解形作刑，引虞翻曰：「渥，大刑也，」九家易曰：「渥者厚大，言辠重也，」字並作刑，是也。潛夫論三式篇引易亦作刑，釋之曰「此言三公不勝任，則有渥刑也，」渥一作剭。周禮司烜氏「邦若屋誅」注引易作「其刑剭，」鄭衆注曰「屋誅謂夷三族。」漢書敍傳下曰：「底剭鼎臣，」服虔注曰：「底，致也，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顏師古注曰：「剭者厚刑，謂重誅也。」案顏從九家虞說，於義為長。齊策四「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從孫詒讓讀 握高士傳作渥，「禍必渥」猶言禍必重也。易言渥，策言禍渥，其義正同。

見惡人 睽初九

案莊子德充符篇曰：「衞有惡人焉，曰哀駘它，」孟子離婁下篇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惡人皆謂形殘貌醜之人。睽初九「見惡人，无咎，」義當同。六三「其人天且劓，」俞樾云天為兀之誤。余謂九四「遇元夫，」元亦當讀為兀，詳下 兀劓形殘之人，即此所謂惡人。六三占曰「无初有終，」九四曰「厲无咎，」亦並猶此曰「无咎」也。王注曰：「顯德自異，為惡所害，」則以惡為性行之惡。不知既為惡德之人所害，何得復云

「无咎？」正義知其義不可通，乃云「以遜接之，」甚矣其鑿也。

遇元夫 睽九四

案元讀為兀。說文髡重文作髨，又「軏，車轅耑持衡者，」經傳皆作軏，是元兀古同字。莊子德充符篇曰：「魯有兀者王駘，」又曰「申徒嘉兀者也，」又曰「魯有兀者叔孫無趾，」李注曰「刖足曰兀，」說文曰「跀，斷足也，」重文作䟺，兀與䟺同。兀夫猶兀者，斷足之人也。六三「其人天且劓，」俞樾云天為兀之譌，兀即䟺字，其說殆塙。今案九四之「兀夫」即六三「兀且劓」之人，亦即初九之「惡人」。正義曰「元夫謂初九也，處於卦始，故云元也，」殊乖經旨。

辛　征伐　方國附

姤其角 姤上九

案姤釋文引薛云「古文作遘，」鄭同，又集解及唐石經亦作遘，易林同。此爻蓋讀姤為搆。卜辭角作[illegible]，冓作[illegible]，從二角相搆。「姤其角」即搆其角，鬥爭之象也。

乘其墉弗克攻吉 同人九四

案乘猶增也。淮南子氾論篇注曰：「乘，加也，」廣雅釋詁二曰：「增，加也，」乘增聲類同。詩七月「亟其乘屋，」乘亦訓增，謂增加其屋之苫蓋。蓋屋用茅，此與上「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應屬同類，故連言之。「乘其墉，弗

克攻，」謂增高其城墉，使敵來不能攻，故爲吉占。王注曰：「處上攻下，力能乘墉者也，」正義曰：「乘上其墉，欲攻之也，」皆訓乘爲升，而以攻我爲攻人。不知城所以守，非所以攻，且不克攻入，亦何吉之有？是以知其不然。

曰閑輿衛 大畜九三

案釋文引鄭本曰作日，注曰「日習車徒，」於義爲長。閑讀爲簡，校閱也，校閱之亦即習之。公羊傳桓六年曰：「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日閑輿衛」猶日簡車徒矣。

師出以律否臧 師初六

案周語下伶州鳩對景王曰：「【武】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史記律書曰：「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戎（元作械。案戎誤爲戒，又誤爲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知勝負，百王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尙宮。」周禮大師曰：「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鄭注曰：「大師，大起軍師。」注又引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伍；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强；羽則兵弱，少威明。」賈疏以爲武王兵書。六韜五音篇曰：「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

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眞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至人敵之壘，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句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在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呼嘯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聲者宮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五行大義引黃帝兵法亦有審五音知敵性及候風聲之術。案六韜之說，多所增飾，然行師吹律以候吉凶之術，固當自古有之。左傳襄十八年曰：「楚師伐鄭，……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服賈杜注俱以歌風爲吹律，又其一驗也。師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藏凶」者，律即六律之律，否，晁氏云荀劉一行並作不，晉語五「夫師，郤子之師也，其事藏」，韋注曰：「藏，善也，謂師有功。」此言師出驗之六律而不善，故其占凶也。爻辭多說殷周間事，此言「師出以律」，證以周語以下所載武王事，是行軍吹律，候驗吉凶，蓋周初已然矣。史記律書「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戎尤所重」，索隱曰：「易稱師出以律，是於兵戎元亦誤械尤重也。」此釋律爲六律，最爲有見，而自來注家，咸未道及。余故略徵往籍，爲證成其說如此。

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中孚六三

案能讀爲鞞。方言十曰：「矲，短也，」說文曰：「埤，短人立埤埤也；」後漢書馬融傳上注引字書曰：「擺亦捭字也；」髀說文髁讀若能。此並能卑二聲相通之證。鼓謂擊鼓，鞞亦謂擊鞞；鞞蓋鞞之言捭也，說文曰：「捭，兩手擊也。」歌謂哀歌。詳下「不鼓缶而歌」條。「或鼓或鞞，或泣或歌，」鼓與鞞，泣與歌，連類對舉。此蓋言奏凱之事「得敵」猶言執俘，鼓鞞即周禮眡瞭所謂「鼜愷獻，」泣歌者敵囚也。或鼓鞞而喜，或歌泣而悲，勝敗分而哀樂異也。中得聲轉通用，周禮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注曰：「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呂氏春秋至忠篇「射隨兕中之，」說苑立節篇作「射科雉得之；」淮南子齊俗篇「天之員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文子自然篇得作中。馘俘字金文祇作孚。此爻蓋讀中孚爲得俘，故以「得敵」解之。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坤六二

熊氏經說曰：「鄭氏古易云，坤爻辭『履霜，』『直方，』『含章，』『括囊，』『黃裳，』『玄黃』協韻，故象傳文言皆不釋大，疑大字衍。」案大蓋即下文不之譌衍。方謂方國。古直省同字，直方疑即省方。觀象傳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復象傳曰：「后不省方，」呂氏春秋知分篇曰：「禹南省方。」淮南子精神篇同 卜辭作徝方，云：「□午卜，殼貞今春王徝方，帝受我□；」簠游一二「貞王徝方受㞢右；」珠一二「貞王徝方；」簠游二九「戊寅卜，亘貞徝方；」簠游一三「貞徝方；」拾一〇五「徝方，寅。」簠游一四 省方猶後世之巡狩。東京賦「省方巡狩」其事勞民耗財，不宜常行，故曰「不習，无不利。」

壬 遷邑

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井

案周書皇門篇「訖亦有孚」孔注曰：「訖，既也，」訖與汔通。亦猶猶也，尙也。繘讀爲矞。廣雅釋詁三矞掘並訓穿，「矞井」猶掘井也。羸蜀才作累，鄭讀曰虆。案當讀爲儡。說文曰「儡，相敗也，」漢書游俠陳遵傳引揚雄酒箴曰：「爲甃所轠，」轠與儡通。瓶儡猶九二曰「甕敝」矣。既至新邑，井猶未掘而瓶已先敝，故凶。

三 有關心靈事類

甲 妖祥

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離九三 黃離元吉 六二

案說文曰：「㫗，日在西方時側也，」引此經作㫗，又曰「㬁，日西也，」昃㫗㬁並同。周禮眡祲曰「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鄭衆注曰：「煇謂日光炁也。」案十煇之名，若象與想，瞢與彌等，頗似音轉字變本一名而誤分爲二者。先鄭訓瞢爲「日月平車無光，」訓彌爲「白虹彌天，」後鄭又訓彌爲「氣貫日。」白虹彌天與日何涉？故後鄭不從。然氣貫日與彌字之義亦不相應。實則彌瞢一聲之轉，彌卽瞢耳。彌之言猶彌離也。爾雅釋詁「覭髳，茀離也，」郭注曰：「茀離卽

彌離，彌離猶蒙蘢也。」蒙蘢與朦朧同，彌謂之彌離，猶帶謂之朦朧。周禮故書彌作迷，則猶彌離一作迷離。木蘭詩曰：「雌兔眼迷離，」謂兔目朦朧無光也。聲轉爲霿䨚，廣韻曰：「霿䨚，煙貌，」亦謂其無光。然此義實離之引申。離羅古同字。羅之爲物，質薄而半透明，凡光爲羅所掩，視之朦朧如月色，霿䨚如煙霧，故引申之有無光之義。莊子齊物論篇「罔兩問景」崔注曰「罔兩，罔浪有無之狀，」郭注曰：「景外之微陰也。」案即網羅聲之轉，景外微陰，若有若無，亦一【羅】義之引申。罔兩又爲鬼物之名，字作魍魎，一曰魑魅。魑魅即離昧，亦即迷離之倒。彌（迷）離連語，例得析言，易言離猶禮言彌（迷）耳。太玄瞢次六測曰：「瞢瞢之離，中不眩也。」范本不眩作薆薆。以瞢瞢狀離，正謂離之無光，故曰不眩，或曰薆薆。廣韻曰：「熇，帷中火，」隔帷視火，其光迷離，故謂之熇，熇與離通。「日昃之離，」之猶而也，見古書虛字集釋 言日西昃時迷離無光也。春秋經莊二十五年，三十年，文十五年並云：「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莊二十五年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文十五年傳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古之道也。」昭公十七年傳昭子說略同 案缶亦鼓之類，古亦謂之土鼓。日離擊缶，與日食伐鼓，皆王充所謂「彰事告急，助口氣」者也。論衡順鼓篇曰：「夫禮以鼓助號呼，明聲響也……大水用鼓，或時再（災）告社，陰之太盛，雨湛不霽，陰盛陽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與日食鼓用牲于社，同一義也。俱爲告急，彰陰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鍾鼓，小而緩者用鈴狘（獄），彰事告急，助口氣也。」周禮女巫曰：「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注曰：「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案賈疏曰：「此云歌者，憂愁之歌，」是「歌哭」謂且歌且哭，鄭意以爲羣巫或歌或哭，微失經旨。易「鼓缶而歌，」亦謂憂愁之歌。日離爲天

之災變，故必鼓缶哀歌，以訴於神靈而救之。「大耋之嗟，」釋文引京耋作絰，蜀才作咥。案當爲跮，卽跌字，太玄差次六有「大跌」之語。嗟當爲蹉。此之字亦訓而。「大耋之嗟」卽大跌而蹉。書無逸「自朝至日昃」疏曰：「昃亦名昳，言日蹉跌而下，」左傳昭五年注「日昳爲臺」疏曰「日昳謂蹉跌而下也。」此言日西昃時，昏暗無光，若不叩缶哀歌以救之，則必猝然蹉跌而下，如人之顚仆失據者也。六二「黃離」者，漢書天文志曰：「日月無光曰薄，」史記天官書集解引京房易傳又曰：「日赤黃爲薄，」「黃離」蓋卽薄。天官書說歲星曰：「星色赤黃而沈，所居野大穰，」說塡星曰：「五星色……黃圜則吉，」說太白曰：「黃圜和角，……有年，」說辰星曰：「黃爲五穀熟。」占星多以黃爲吉，疑占日亦然，故曰「黃離元吉。」

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坤上六

案左傳昭十九年曰：「鄭大水，龍鬥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莊十四年曰：「初內蛇與外蛇鬥於鄭南門中，內蛇死。」龍戰蓋卽此類。古書光黃通用，說文黃從古文光聲，是黃者火光之色，火色在赤黃之間，故黃之本義當訓爲赤色。詩駉「有驪有黃」傳曰：「黃騂曰黃，」閟宮傳曰：「騂，赤色，」是毛以黃爲赤黃間色明甚。然都人士曰：「狐裘黃黃，」北風曰：「莫赤匪狐，」是古又或以黃赤通稱。左傳成二年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杜注曰：「今人呼赤黑爲殷色。詩七月傳曰：「玄，黑而有赤也。」「其血玄黃」者，蓋玄當彼之殷，黃當彼之朱也。夫色彩稱謂，最難準確，古人出語，例不甚拘，若必執今言以繩古義，則

血寧有黃色者哉？文言傳曰「天玄而地黃，」失之鑿矣！

鳥焚其巢 旅上九

案大壯六五「喪羊于易，」旅上九「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並用王亥兄弟事，顧頡剛氏已發其覆矣。周易爻辭中的故事（古史辨三上）然大荒東經曰「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託於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天問曰「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二書說亥恆事皆有鳥，易於「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上，亦曰「鳥焚其巢，」而卜辭王亥名且有從鳥作䲞者，「辛巳卜，貞王䲞上甲鄉（饗）于河。」（佚八八八）是鳥確為此故事「母題」之一部分。考傳說謂簡狄吞燕卵而生契，是為殷祖，是殷之先世嘗以鳥為圖騰。此蓋以鳥喻殷人，「鳥焚其巢，」猶言王亥喪其居處。焚疑讀為僨。左傳襄二十四年「象有齒以焚其身，」服注「焚，僵也，」說文「僨，僵也。」周語下「高位實疾僨，」注曰「僨，隕也，」大學「此謂一言僨事，」注曰：「僨猶覆敗也。」「鳥焚其巢」即覆其巢。或傳說本謂覆巢，語譌為焚，周易引之，以為災異之象，故漢書五行志中之下載「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戴焚其巢」歟？

乙 占候

乾

案乾為乾濕本字，其繇文即漧。詳後「君子終日乾乾」一條 卦名之乾，本當為斡。並從𠦝聲 斡者轉之類名，故星中北

斗亦可曰斡。古人想像天隨斗轉，而以北斗爲天之樞紐，因每假北斗以爲天體之象徵，遂亦或變天而言斡，天問「斡維焉繫」猶淮南子天文篇「天維絕」原作「天柱折，地維絕，」從天問王注，大荒西經郭注引改。矣。說文乾之籀文作[illegible]，從昍，蓋與晶同，晶古星字。疑乾即北斗星名之專字。商亦星名也，其籀文作[illegible]，卜辭作[illegible]，佚五一八並從昍，與乾同意，足資取證。易緯逸象乾爲旋，旋斡義同。史記天官書曰：「北斗七星，所謂旋璣（機）玉衡以齊七政。」乾爲旋，北斗謂之旋機，此亦乾即北斗之旁證。說卦傳曰：「乾，西北之卦也，」蓋乾即北斗，而戰國以來天官家謂天庭在崐崙山上，則北斗當中國之西北隅，故說卦傳云然。

潛龍 乾初九 **見龍在田** 九二 **或躍在淵** 九四 **飛龍在天** 九五 **亢龍** 上九 **見羣龍无首** 用九

案古書言龍，多謂東宮蒼龍之星。乾卦六言龍，內九四或躍在淵雖未明言龍，而實亦指龍。亦皆謂龍星。史記天官書索隱引石氏曰：「左角爲天田，」封禪書正義引漢舊儀曰：「龍星左角爲天田。」九二「見龍在田，」田即天田也。蒼龍之星即心宿三星，當春夏之交昏後升於東南，秋冬之交昏後降於西南。後漢書張衡傳曰：「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淈泥而潛蟠，避害也，」玄龍即蒼龍之星，迎夏奮鱗，涉冬潛蟠，正合龍星見藏之候。說文曰：「龍……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亦謂龍星。九五「飛龍在天，」春分之龍也；初九「潛龍，」九四「或躍在淵，」秋分之龍也。天官書曰：「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是龍欲曲，不欲直，曲則吉，直則凶也。上九「亢龍，」亢有直義，亢龍即直龍。用九「見羣龍無首，」羣讀爲卷，

羣從君聲，君卷聲近義通。方言四曰：「絭衿謂之帬。」文選江賦「涒鄰圆潾」注曰：「水勢迴翔之貌。」顏氏家訓書證篇引三倉郭注曰：「䓴蘊藻之類也，細葉蓬茸生，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圓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爲䓴。」曰繞，曰迴翔，曰圓繞，並與卷義近，是帬涒䓴並有卷義，字讀爲卷，猶帬涒䓴之訓卷也。羣龍卽卷龍。古王者衣飾有所謂卷龍者。詩七戢傳曰：「袞衣卷龍也，」周禮司服鄭衆注，詩采菽箋，釋名釋首飾說袞義並同。說文曰：「袞，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裳，幅一龍，蟠阿上鄉，」蟠阿卽卷曲之狀。卷龍又有升龍降龍之別。升者卷曲上嚮，卽春分之龍，降者下嚮，卽秋分之龍，可證卷龍之龍亦斥星言。卜辭龍字或作，殷虛書契後編下卷第六葉。其狀尾交於首，曲身若環，豈所謂卷龍歟? 海外西經曰：「軒轅之國……人面蛇身，尾交首上，」以天官書「權，軒轅，軒轅黃龍體」證之，是蛇身而尾交首上者卽卷龍。其星謂之權者，亦當讀爲卷。詩盧令「其人美且鬈」，箋曰「鬈當讀爲權，」左傳莊十九年鬻拳，後漢書孔融傳作權，說文𤅋讀若權，並其比。

蓋東方房心（蒼龍）之爲卷龍，亦猶中央權（黃龍）之爲卷龍也。卷龍如環無端，莫辨首尾，故曰：「无首，」言不見首耳。龍欲卷曲，不欲亢直，故「亢龍」則「有悔，」「見卷龍無首」則「吉」也。史記蔡澤傳澤說應侯曰：「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伸）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賈子新書容經篇曰：「『亢龍』往而不返，故曰『有悔，』悔者凶也。」案伸與亢，詘與卷，並同義字，「信（伸）而不能詘，」猶言龍亢而不能卷也。龍之體本以卷爲常，亢爲變，蔡賈並以亢龍爲往而不返者，蓋亦謂龍偶亢張而不能復其卷曲之常態。諦審二家之言，似亦並讀羣爲卷，可與余說相發。論衡龍虛篇曰：「然則龍之所以爲神者，以其能屈伸其體，存亡其形，」亦古卷龍亢龍說之遺。

或問上言乾（斡）卽北斗，於天官屬中宮，此又言龍卽蒼龍，屬東宮，卦義與爻義，固當兩歧邪？曰：卦爻兩辭，本非出自一手，成於一時，全書卦爻異義之例，曷可勝數？雖然，此卦言北斗而爻言龍，亦非無故。天官書曰：「斗爲帝車」；又曰：「蒼龍房心……房……曰天駟」；索隱引詩氾歷樞曰：「房爲天馬，主車駕」；爾雅釋天郭注曰：「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後漢書輿服志注引孝經援神契曰：「斗曲杓橈象成車，房爲龍馬，華蓋覆鉤；」又引宋均注曰：「房龍旣體蒼龍，又象駕四馬，故兼言之也。」論衡龍虛篇曰：「世俗畫龍之象，馬首蛇尾。」由上觀之，斗亦爲車，龍亦爲馬，車與馬旣交相爲用而不可須臾離，則卦言斗而爻言龍，其稱名雖遠，其寓意實近。天官書又曰：「杓攜龍角，」集解引孟康曰：「杓，北斗杓也，龍角，東方宿也，攜，連也；」漢書郊祀志上曰：「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原誤太）一，」王先謙補注曰：「北斗登龍，卽所謂北斗七星杓攜龍角也。」夫天官說星，斗杓與龍角相攜，漢室制幡，亦北斗與登龍並畫，然則易因卦有斗象而爻卽言龍，何足異哉？要之，卦之命名，取象於斗，爻之演義，視斗爲車，旣有斗以當車，卽不可無龍以當馬，爻與卦，一而二，二而一也。彖傳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天言「御」者，天以斗爲樞紐，而斗爲帝車，「乘六龍以御天」，猶乘六馬以御車耳。然則乾卦六爻之義，彖傳已先余得之矣。占星之術，發達最早，觀易彖與後世天官家言相會而益信。

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睽上九

案此爻文似錯互，「往遇雨則吉」五字當在「見豕負塗」下，合二句爲一辭。「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

之弧，匪寇婚媾，」四句別為一辭。詩漸漸之石曰：「有豕白蹢，烝涉波（陂）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傳曰：「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案豕涉波與月離畢並舉，似涉波之豕亦屬天象。述異記曰：「夜半天漢中有黑氣相連，俗謂之黑豬渡河，雨候也。」從錦繡萬花谷前集一引補　御覽一〇引黃子發相雨書曰：「四方北斗中無雲，惟河中有雲三枚相連，如浴豬豨，三日大雨。」與詩之傳說脗合，是其證驗。史記天官書曰：「奎為封豕，為溝瀆。」正義曰：「奎……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溝瀆，……熒惑星守之，則有水之憂，連以三年。」易林履之豫詩曰：「封豕溝瀆，水潦空谷，客止舍宿，泥塗至腹。」此與詩所言亦極相似，是詩所謂豕白蹢者，即星中之天豕明矣。豕涉陂而為雨象者，雨師名屏翳，漢書司馬相如傳作迣翳，迣翳即河伯馮夷，而馮夷實又封豨之轉，天問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䠶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䠶，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上言河伯，下言封豨，是河伯即封豨。類聚九六引符子曰：「朔（原作邦，從初學記二九引改。）人有（原脫，從初學記補，下同。）獻燕昭王以大豕者，……其羣臣言於昭王曰：『是豕無用，』王命膳夫宰之。豕既死，乃見夢於燕相曰：『……仗君之靈，而化吾生也，始得為魯津之伯，……欣君之惠，將報子焉。』後燕相游於魯津，有赤龜銜夜光而獻之。」案魯津之伯即河伯。赤龜獻珠者，拾遺記曰：「玄龜，河精之使也。」此河伯即豕之明驗。

是屏翳亦即封豨，而雨師即豕，故傳說見豕涉陂為將雨之象也。「見豕負塗，往遇雨則吉，」塗舊說皆以為泥塗。余謂負讀為附，詩角弓「如塗塗附」傳曰：「附，箸也。」豕身箸泥，亦即涉陂渡河入溝瀆之謂。星占家以為將雨之象，故曰：「往遇雨則吉。」

天官書又曰：「輿鬼鬼祠事，」正義曰：「輿鬼五星，……一星為積尸；」開元占經南方七宿占篇引石氏曰：

「輿鬼五星，中央色白如粉絮者，積尸氣也。」廣雅釋詁二曰：「輿，載也，」「載鬼一車，」蓋謂輿鬼星。天官書又有弧星，九歌東君所謂「操余弧兮反淪降」者是也。張弧說弧，蓋亦斥星言。天官書正義又曰：「輿鬼，……天目也，主視，明察姦謀，」又謂弧爲「主備盜賊，知姦邪者。」輿鬼主察姦謀，弧主備盜賊，故易上言載鬼，言張弧說弧，下復言「匪寇婚媾。」輿鬼爲天目，主視，而睽本訓驚視之貌，則此爻言「載鬼一車」又與卦名之義相應矣。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 損六五　益六二

案此當讀「或益之十朋之龜」句，「弗克違」句。益讀爲錫。說文曰：「鬄，髲也，」詩君子偕老正義引說文曰：「髲，益髮也，」鬄訓髲，髲訓益髮，是鬄從易，乃假借爲益。檀弓下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是謚從益，又假借爲易。以上鬄謚二字說本楊樹達。金文敔叔毀曰：「[glyph]貝十朋，」[glyph]古益字，益貝即錫貝也。御覽八八引隨巢子曰「司祿益食而民不飢，司金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即錫食錫富錫年也。「或益之十朋之龜，」亦即錫之十朋之龜。崔憬說十朋之龜爲價值十朋之龜 表記曰「不廢日月，不違龜筮，」此曰「弗克違，」即謂不違龜。書盤庚曰「非敢違卜，」大誥曰「王害不違卜，」違龜猶違卜矣。龜值十朋，大龜也，以此卜事必靈，若是者卜不吉而違之，祇以取禍，故弗克違也。

丙　祭祀

已事遄往 損初九　使遄 六四

案初九已虞作祀，「祀事遄往，无咎，」言祭祀之事，速往行之，則无咎也。事使古同字。金文𢓊鼎「𢓊事厥小子𩰫以限訟于邢叔」謂使其小子𩰫以限訟于邢叔也；召卣「王白穀事資畢土方五十里，」謂使人以土方五十里之地賞畢也；守𣪘「王事小臣事于夷，」謂王使小臣出使于夷也。此類殆不勝枚舉。經籍則或以使爲事。月令「季春之月，禁婦女勿觀省婦使，以勸蠶事，」婦使卽婦事，與蠶事對舉，「省婦事」卽仲冬之月「省婦事毋得淫」也。六四「使遄」卽初爻「祀事遄往」之省，使亦讀爲事。古稱祭祀曰有事，亦可省稱曰事。詩采蘩「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傳曰：「之事，祭事也，」陳奐疑之字衍，是也。「損其疾，事遄，有喜，无咎」者，言有疾者速往祭禱之卽愈也。注家知四爻之「遄」卽初爻之「遄」，詎知四爻之「使」亦卽初爻之「事」哉？

利已 大畜初九

案損初九「已事遄往，」虞已作祀。此已字亦當讀爲祀。「利祀」猶困九二「利用亨（享）祀，」九五「利用祭祀」也。舊讀止已之已，或人己之己，均非。

以明何咎 隨九四

案井九三「王明，並（普）受其福，」于省吾讀明爲盟，訓祭，是矣。余謂隨九四「以明何咎，」明亦當讀爲盟，以讀爲已，言已祭則無咎也。九四「已盟，」上六「王用亨（享）于西山，」皆言祭者。蓋讀隨爲隋，周禮小祝「贊隋」注曰：「隋，尸之祭也；」守祧「既祭則藏其隋」注曰：「隋，尸所祭肺脊（元誤脊，從孫詒讓改）黍稷之屬。」

字一作隨，儀禮士虞禮「祝命佐食隨祭」注曰：「齊魯之間謂祭為隨。」又作挼若綏，特牲饋食禮「祝命挼祭」注曰：「挼祭，祭神食也。」士虞禮注又曰：「今文隨為綏。」隨下體震，孟氏逸象震為祭，可信。

光亨 需

案卦辭無稱「光亨」者，而「元亨」之語屢見，疑光當為元，字之誤也。易亨字皆當讀為享，「元亨」猶大享也。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損

案此當讀「曷之用二簋」句，「可用享」句。曷讀為匃。漢書廣川惠王越傳「盡取善繒匃諸宮人」注曰：「匃，乞遺之也。」金文匃字亦多用此義，追𣪘「用亯孝于前文人，用旂匃眉壽永命，」言求前文人遺我以眉壽永命，即其一例。此曰「曷之用二簋，」猶言遺之以二簋，與六五「益之十朋之龜」語例略同。諸家讀「曷之用」句，「二簋可用享」句，又訓「曷」為何。審如其說，則「之」字無著，而全句亦詰籀為病，殆不可從。

晉如摧如 晉初六 晉如愁如 六二

案周禮田僕「王提馬而走，諸侯晉，」注曰：「提猶舉也，晉猶抑也。」尚書大傳周傳「見喬實高高然而上，……見梓實晉晉然而俯」世說新語排調篇注引是晉有俯義。初六「晉如摧如，」摧訓折，訓落，與晉訓抑訓俯義近，故晉摧並舉。六二「晉如愁如，」憂愁者首常俯，補史記龜策列傳「首俛者憂。」曲禮「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下於帶為

俯首之貌。故亦與晉並舉。說文「梧木也，一朱駿聲說卽梓木。案說文梓楸互訓，是梧楸亦一木。然則愁謂之晉，猶楸謂之梧矣。以六二下文「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推之，「晉如愁如」蓋謂祭時持事謹敬之貌，初六「晉如摧如」亦然，故並爲吉占。

晉如鼫鼠 晉九四

案鄭注尚書大傳曰：「晉，肅也。」唐李賀父名晉肅 晉有俯義，說已詳上，此訓肅，當卽肅拜之肅。周禮大祝曰：「九曰肅拜；」晉語六「敢三肅之」韋注曰：「肅拜，下手至地；」左傳成十六年「敢肅使者」杜注曰：「肅，手至地，若今撎，」樂府古辭董逃行曰「四面肅肅稽首，」肅肅，俯首下手之貌也。晉訓肅，而肅爲拜，是晉亦拜也。鼫鼠，釋文引子夏傳，集解引九家，翟，虞，並作碩鼠。正義曰：「鄭引詩『碩鼠碩鼠，无食我黍』，謂大鼠也。」詩碩鼠正義引陸機疏曰：「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案詩相鼠序曰「相鼠，刺無禮也，」韓愈城南聯句曰「禮鼠拱而立」並卽此鼠。「晉如鼫鼠」蓋謂拜時如鼫鼠拱立而手不至地。賈子新書容經篇曰：「微磬曰共立，磬折曰肅立，……微俯曰共坐，俯首曰肅坐，」共與拱同，是拜儀之差，肅下於拱。凡拜以下爲敬，故拱慢而肅敬。「晉如鼫鼠」猶言拱而不肅，斯乃不敬之甚，故曰「貞厲。」初二兩爻居下，曰晉，曰摧，曰愁，皆下手低拜之貌而摧之爲下尤甚於愁；九四居上，則拱立而不下手。此又辭義之可徵於爻位者也。

丁 樂舞

豫利建侯行師 豫

案說文曰「豫，象之大者，」象豫一聲之轉，古蓋本爲一字。說文像讀若養，是象古讀或歸喻母。繫辭上傳「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虞本序作象。廣雅釋木「橡，柔也。」象轉爲豫，猶象轉爲序，橡轉爲柔。豫卦字當讀爲象，謂象樂也。墨子三辯篇曰：「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字一作予。東觀漢記明帝紀永明三年詔曰：「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案此實沿周樂舊名，而變其字，說詳下。其改郊廟樂曰大予，樂官曰大予樂官，以應圖讖。」又後漢書曹褒傳，及御覽二二九引司馬彪續漢書，彪書予作序。又作豫。宋書樂志曰：「（晉武帝泰始）九年，荀勖典知樂事，使郭瓊宋識等造正德大豫之舞。」古今樂錄曰：「正德大豫二舞，即宣武宣文魏大武三舞也。宣武，魏昭烈舞也；宣文，魏武始舞也。魏改巴渝爲昭武，五行曰大武。今凱容舞執籥秉翟，即魏武始舞也。宣烈舞有弓弩，有干戚；弓弩，漢巴渝舞也，干戚，周武舞也。宋世止革其辭與名，不變其舞，舞相傳習，至今不改。瓊識所造，正是雜用二舞以爲大豫爾。」案周武舞即象舞，晉雜用漢之巴渝與周之武舞以爲大豫，是大豫之源出於象。實則象與予豫一語之轉，晉之大豫即漢之大予，漢之大予即周之象，晉舞不但未變周漢之實，兼亦承用其名也。「豫，利建侯行師」者，豫爲武王舞名，建侯行師即舞中所象之事。禮記樂記曰：「夫樂者象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四）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案自始至四成，行師之事也；五成，六成，建侯之事也。象傳曰：「雷出地，

奮豫，先王以作樂之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奮者振也，奮豫猶振象，謂樂容也。左傳莊二十八年「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奮豫猶振萬。先王謂武王。「樂作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猶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武王受命，……作象樂，繼文以奉天。」然則豫即武王樂名，象傳已明之。豫坤下震上，坤爲地，震爲雷，雷出地有聲，作樂之象也。坤又爲衆，震又爲決（趹）躁，聚衆趹躁，舞蹈之象也。說卦傳蓋亦知豫爲樂名，故其揭櫫卦象與樂舞之事密合如此。後世注家，惟九家易但知建侯行師類武王事，而不知豫即武王樂名，他家背遠失之。

又案西溪易說引歸藏有夜卦，于省吾謂夜即豫，引繫辭傳「重門擊柝，以待虣客，蓋取諸豫，」並九家易說「夜者兩木相擊以行夜也，」以證豫卦正字當爲夜。案于說歸藏夜即豫，是也，謂夜爲正字，則非。禮記祭統「舞英重於武宿夜，」鄭注曰：「宿夜，武曲名也。」疏引皇氏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又引熊氏曰：「此即大武之樂也。」案武宿夜即象樂，蓋象轉爲豫，豫以聲誤爲夜，世因傳會爲停止宿夜之說，於是象遂又有武宿夜之名。王國維以周頌昊天有成命當武宿夜，謂詩云「夙夜基命宥密」，因即以名，其說未諦，余別有辯。然則歸藏字雖作夜，仍不害其爲樂名也。于氏以夜爲正字，於爻辭誠若可通，於卦辭「利建侯行師」之語則斷不可通。于氏不信象傳，然象傳亦不盡可棄，如此言「作樂崇德」是也。要之卦爻辭非出於一手，成於一時，學者分別觀之可耳。

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漸上九

案江永說陸當爲阿，阿與儀韻是也。（羣經補義）周禮舞人「敎皇舞」鄭衆注曰「皇舞，蒙舞。書或爲望，或爲義。」義與儀同，是儀卽望舞時用以翳首之羽飾也。義儀與獻古字通。書洛誥曰「其大惇典殷獻民，」逸周書作雒篇曰「俘殷獻民于九畢，」書多方曰「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立政曰「茲乃三宅無義民，」義民卽獻民。（王念孫俞樾並訓義爲哀，于省吾訓難，皆非。）大誥曰「民獻有十夫，」大傳作民儀。漢書翟方進傳「民儀九萬夫，」班固竇車騎將軍北征頌「民儀響慕，」亦作儀。皋陶謨曰「萬邦黎獻，」漢斥彰長田君碑「安惠黎儀，」泰山都尉孔宙碑「黎儀以康，」堂邑令費鳳碑「黎儀瘁傷，」獻並作儀。周禮司尊彝「鬱齊獻酌，」鄭衆讀獻爲儀。淮南子詮言篇「行成獻，（元誤戲，從俞樾改）止成文，」行成獻卽行成儀。然則春秋經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卽初儀六羽，言以六羽爲儀也。詩簡兮疏引五經異義曰「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公羊傳隱五年何注亦曰「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案許何說用鴻羽之義，不足據信，其謂羽爲鴻羽則與易合，殆不可易。說文曰「鸃，鵔鸃也，從鳥義聲，秦漢之初侍中冠鵔鸃。」鵔鸃卽俊儀，蓋以鷩雉羽飾冠，因以爲鳥名。以鴻羽爲舞容謂之儀，猶以雉羽爲冠飾謂之鵔鸃也。儀所以飾首，漸上九言儀，猶乾，比，離，旣濟，未濟上爻俱言首，大過上爻言頂矣。

戊　道德觀念

敬之　需上六　離初九

案敬儆驚本同字；古無儆驚字，但以敬爲之。書盤庚曰：「永敬大恤，」即永驚大恤，恤與卹通，亦驚也。莊子徐无鬼篇「若卹若失」李注曰：「卹失皆驚悚若飛也，」文選七發「則卹然足以駭矣」注曰：「卹，驚恐貌。」詩常武一章曰：「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唯）此南國，」三章曰：「如雷如霆，徐方震驚，」是「既敬既戒」即既驚既駴（駭）也。（以上以敬爲驚之例）書康誥曰：「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顧命曰：「其能而亂(司)四方，以敬忌天威，」呂刑曰：「敬忌罔有擇（殬）言在身，」鄭注表記曰：「忌之言戒也，」是敬忌即儆（警）戒。詩沔水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敬矣即儆矣，猶言戒之也。（以上以敬爲儆之例）需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敬當讀爲儆，言有不速之客來，當戒備也。離初九「履[虎][尾]錯然敬之，无咎，」錯讀爲蜡，說文曰：「蜡，驚貌。」後漢書寒朗傳「二人錯愕不能對，」亦作唶。履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子夏傳曰：「愬愬，恐懼貌，」蜡愬音義近，蜡然猶愬愬也。敬讀爲驚。「履虎尾，蜡然驚之，无咎，」與「履虎尾，愬愬終吉，」語意全同。正義讀需上六離初九兩敬字皆爲恭敬之敬，未得經恉。

履錯然敬之 離初九

案履卦三言「履虎尾，」疑此文履下亦有「虎尾」二字。錯讀爲蜡，敬讀爲驚，並詳上「敬之」條「履虎尾，蜡然驚之，无咎，」猶履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也。凡初爻多言尾，遯初九「遯尾，」既濟初九未濟初六並云「濡其尾。」此初九云「履虎尾，」例與彼同。羣書治要引尸子發蒙篇曰：「易曰『若履虎尾，敬之，終吉，』疑即

出此卦尸子所引雖不與今本盡同，然履下有「虎尾」二字，於文爲順，當從之。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乾九三

案舊讀「夕惕若厲」四字截句，非是。此當讀「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句，「厲无咎」句。「惕若」與「顒若」「沱若」「嗟若」詞例同。「厲无咎」之語亦見六五，復六三，睽九四。又姤九三曰「厲无大咎。」文言傳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正以「雖危无咎」釋「厲无咎。」乾與く涓本同字。乾篆作𠦝乙，從乙即く字，陳夢家說乾蓋即く，又注𠃌爲音標。說文曰：「く水小流也，」古泫切小流與乾涸義近，故經傳皆以乾爲乾溼字。繇文作漧，見九辯。加水旁於義爲複，然益可證乾之初義爲水乾。然說文又云：「涓，小流也，」與訓「水小流」之く音義同，臯陶謨「濬畎澮距川，」說文川部引作「濬くㄍ，」郭璞江賦「商榷涓澮，」正以涓爲く。則涓乾亦本同字。以乾涓異體同字例之，則乾亦可借爲悁。此乾乾正當讀爲悁悁。玄應一切經音義二〇引聲類曰：「悁，憂貌也。」詩澤陂「中心悁悁」傳曰：「悁悁猶悒悒也，」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君子終身守此悒悒」盧注曰：「悒悒，憂念也。」「終日悁悁夕惕若」悁惕對舉，義相近也。集解引干寶曰：「故君子憂深思遠，朝夕匪懈，」似以憂思總釋乾惕二字，此說得之。正義訓乾乾爲健健，非也。

四　餘錄　以下無類可入者如干條亦足補充舊注今併錄之備參覽焉

坤

案西溪易說引歸藏坤作臾，玉海三五引歸藏初經誤作集 碧落碑作臾，集韻載古文同 焦氏筆乘作與，字典又載別體畀賢諸形，未詳所出。說文蕢之古文作臾，其字金文作申，曶鼎遺字所從 或作臾。旂鼎遺字所從，遺卣王孫遺者鐘略同。臾即與之譌，臾臾與畀皆臾之小變，賢即貴字，是歸藏以下均以臾若貴爲坤也。此最得造字之本源。尋申臾本象雙手捧土凷形，當即古凷字，故其孳乳字，蕢訓盛土之器，漢書何武王嘉師丹傳贊注 墤訓委土爲墠壇，周禮鬯人注 蕢又與凷通，禮記禮運注，明堂位注，並讀蕢爲凷。而古曰富貴，本即受命有土之謂。坤從申，即臾之初文。於聲坤臾（貴）對轉；於字申臾同源，是臾臾與畀等即古坤字無疑。申與爲古凷字，既如上說，坤從土從申，實即凷之別搆，故晉語四曰：「坤，土也。」左傳莊二十二年同 古曰土，今曰地，故說卦傳曰：「坤爲地。」說文凷之重文作塊，凷坤同字，則塊坤亦同字，故乾鑿度曰：「一塊之物曰元誤目 地，」文選張茂先答何劭詩注曰：「大塊謂地也，」坤之爲地猶塊之爲地耳。因知象傳「坤厚載物，」猶莊子大宗師篇「大塊載我以形」也，象傳「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言地勢塊然而厚大，故能載物也。若夫繫辭下傳曰：「夫坤隤然示人簡矣，」以隤釋坤，例取聲訓，尤坤從申猶從臾（貴）之佳證。乾坤鑿度曰：「太古變乾之後，次鑿坤度，聖人法象，知元氣隤委，固甲作捭捂，孕靈坤，」亦以隤釋坤。虞翻訓隤爲安，則似仍讀爲塊。荀子君道篇「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謂安然獨坐也；穀梁傳僖五年「塊然受諸侯之尊，」疏引徐邈曰：「塊然，安然也。」字一作魁。莊子庚桑楚篇「猶之魁然，」釋文及疏並云：「魁，安也。」字典又載坤之別體作魓，

疑即魁之譌，以爲坤之異體，與坤聲義俱隔。）要之坤臾甴塊本係一字，或作臾與叀畀，皆臾之小變，又作蕢（蕢）作䰢（魁）則聲近通假。說文坤從申酉之申，云「土位在申，」其識字形已誤，宜其說解亦繆也。

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頤六二　顛頤吉　六四

案戴齒之骨謂之頤，（今曰顎骨）齒亦謂之頤，易頤字謂齒也。卦畫作☶，側視之，正象口齒形。卜辭齒作□，說文載古文□，並與卦畫同意。顛頤即顛齒。管子山國軌篇「請區（元誤作毆）之顛齒，量其高壯。」字一作䫆，周禮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注曰「含玉，柱左右䫆及在口中者，」釋文䫆本作顛。儀禮既夕記「實貝，柱左䫆右䫆，」疏曰「左䫆右䫆，牙兩畔最長者。」顛頤即䫆齒，䫆牙也。或省作眞。素問上古天眞論「故眞牙生而長極，」王注曰「眞牙，謂牙之最後生者。」晉李頤字景眞，枚賾字仲眞，賾爲頤之誤。（朱駿聲說）名頤字眞，即用易「顛頤」之義。然疑本字當作丁。知之者，賈疏謂䫆爲牙兩畔最長者，王注謂牙之最後生者，而王通復曰「男子二十四歲，女子二十一歲，䫆牙生，」是䫆即今所謂壯齒也。古書每訓丁爲弱，又稱壯年爲丁年，壯男壯女爲丁男丁女。（丁女見墨子備城門篇。）蓋丁䫆音近，丁即䫆牙本字，䫆牙即壯齒，故丁有壯義。爾雅釋天說月陽曰「在丁曰圉，」說歲陽曰「在丁曰强圉，」史記歷書作彊梧，圉梧並近牙，（海內北經「騊吾」，史記補滑稽列傳作「騊牙」，漢書地理志「金城郡允吾縣」應劭注音鉛牙。）「在丁曰圉」即「在丁曰牙，」「在丁曰强圉（彊梧）」即「在丁曰强牙，」强牙即壯齒矣。爾雅以壯齒爲丁，此丁即䫆牙本字之明驗。字鏡曰「䫆，平牙也，」而丁聲字正有平義，說文「汀，平也，」「訂，平議也，」

疑殷周古文丁作▽，卽象顚牙上平之狀。孳乳爲釘，亦取象顚牙之形，其首平方與牙之上端同，其銳端入木者又與牙根之入於齦者同。夫古人以齒判年壽，故稱曰齒曰齡，今考顚牙字本作丁，而丁復有堅强壯盛之義，則易言「顚頤」爲壯年之象決矣。「丘頤」者，對「顚頤」而言者也。史記孔子世家曰：「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丘，」說文曰：「丘……一曰四方高中央下曰丘，」廣雅解詁三曰：「丘，空也。」丘訓空，疑丘頤之丘本字當爲齨。說文曰「齨，老人齒如臼也，」丘齨聲義俱近。曲禮上曰：「百年曰期頤，」期與丘齨聲並近，御覽五一○引道學傳有安丘丈人，案卽史記秦始皇本紀封禪書及樂毅傳之安期生，余別有考。爾雅釋鳥「鵅，鵋鶀，」郭注曰「今江東呼鵂鶹爲鵋鶀。」鵂，說文以爲舊之重文，鵂鶹鵋鶀均雙聲連語，齨通作期，猶舊一曰鵋鶀也。「期頤」蓋卽「丘頤」，老人齒圩下中空，故呼百年曰丘頤也。易記名老壽爲丘頤，猶詩言「兒齒」，「黃髮」「台背」，皆據生理現象言之也。「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子夏傳拂作弗，集解征作貞，均是。此爻但言年壽，不涉征行之事，故知征爲貞之誤。象傳「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征亦當爲貞，此以「行」釋經之「經」字，非釋「征」字也。集解引侯果曰「正則失養之類」，卽以「正」釋「貞」，是侯本傳文正作「貞」。此當讀「顚頤」句，「弗經于丘頤」句，「貞凶」句。經，歷也。文選西京賦薛注：「弗經于丘頤」，猶言歷年弗至於老壽，故曰「貞凶」。六二顚頤凶而六四顚頤吉者，顚頤對丘頤言，謂但及壯齡，不登大壽，故凶，若單言顚頤，則壯盛之年，血氣充盈，如日方中，故仍爲吉。二四兩爻吉凶異占，義各有當也。

引吉 萃六二

案引疑當爲弘字之誤也。「弘吉」占卜術語，卜辭屢見之。爾雅釋詁曰：「弘，大也。」六二「弘吉无咎」猶九四「大吉无咎」也。

豚魚吉　中孚

案「豚魚」疑讀爲屯魯。豚通作屯，猶豚一作豘。魚魯古本同字，魯金文或作魯，魯庥生鼎，或者鼎，井人妄鐘。從魚加口爲標識，仍魚字也。金文每言屯魯，叔夷鐘曰：「其萬福屯魯，」秦公鐘曰：「以受屯魯多釐，」𡚬生鐘曰：「用𠣞康虔屯魯，」士父鐘曰：「唯康右屯魯，」𢑝盨曰：「用旂眉壽屯魯，」善鼎曰：「用𠣞屯魯雩萬年。」他若㪤𦀚鼎「用錫康龢魯休屯右，」歸夆段「用旂屯彔永命魯壽，」又皆屯魯分詞並舉。此曰：「屯魯吉，」則猶井人妄鐘「得屯用魯永冬（終）于吉」也。中孚下體兌，易林逸象兌爲魯，疑若可信。

若號一握爲笑　萃初六

案說文曰「呝喔也，」「喔，雞聲也，」字鏡曰：「呝喔，鷄鳴。」雞聲與笑聲相似，楚辭九思憫上曰：「諓諓兮嗌喔，」注曰「嗌喔，容媚之聲，」謂笑聲也。嗌喔與呝喔同。呝或變作咿，倒其詞曰喔咿，楚辭卜居「喔咿嚅唲」注曰「强笑噱也，」韓詩外傳九曰：「喔咿而笑之。」「一握」與「呝喔」「嗌喔」「咿喔」同。號謂號咷，哭也。「若號，一握爲笑」謂初似號哭，忽變而爲笑。此與同人九五「先號咷後笑」同爲先凶後吉之象，故占曰「勿恤，往无咎。」

聞言不信 夬九四 有言不信 困

案史記補龜策列傳曰：「命曰首仰足肣，有內無外，……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歲中有兵聞言不開。」易「聞言不信」「有言不信，」當卽此類。夬九四王注曰：「剛亢不能納言，」以言爲忠言。困正義曰：「巧言飾（今作能，此依毛本）辭，人所不信，」又以言爲讒言，殆不然矣。

小有言 需九二 訟初六 主人有言 明夷初九 婚媾有言 震上六 小子厲有言 漸初六

案言皆讀爲愆。言平古當同字，說文曰：「辛，平也，讀若愆。」詩雲漢「昭假無贏，」馬瑞辰釋無贏爲無過，余謂語與烈祖「昭假無言」同，無言卽無愆，愆亦過也。字或逕作愆。抑「不遐有愆，」猶下武「不遐有佐（差）」泉水「不瑕有害，」有愆亦謂有過。又或作遣。卜辭「叀畀不益，住之有遣，」（後下三一〇）「㞢祟……亡終遣，」（北大藏骨）金文「大保克敬亡遣，」（大保毀）「王饗酒遹御亡遣」（遹毀）遣卽譴字。愆譴音義不殊，當係同語。論衡累害篇曰：「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愆也，」所愆猶所譴矣。易凡言「有言，」讀爲有愆，揆諸辭義，無不允洽。需九二曰：「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言」與「吉」對文以見義，猶蠱九三「小有悔，无大咎」也。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正以「衍」釋「言，」衍卽愆字。（左傳昭二十一年「豐愆，」釋文本作「衍。」）九三象「需于泥，災在外也，」語例與上爻同，「衍」「災」互文，「中」「外」對舉也。訟初六曰：「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謂雖暫涉獄訟，小有災禍，而終得昭雪。「言」與「吉」亦對文。明夷初九曰：

「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君子處悔吝之中，久不得食，苟有所適其所主之家亦將因以得禍也。主字義詳經義述聞　震上六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已身无咎而婚媾有過，即「震不于其躬，于其鄰」之謂，此與漸初六「小子厲有言无咎，」皆「有言」「无咎」對舉，與需訟之「有言終吉，」詞例亦同。書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又曰「式敬爾由（有）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是愼亦獄訟之類。左傳襄十一年曰「同盟于亳載書曰『或間茲命司愼司盟……明神殛之。』」說文盟下說盟禮曰「北面詔天之司愼司命，」段玉裁謂司愼即周禮「大宗伯職之司中，」而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篇引黃帝占曰「司中主司過詰咎，」此亦愼爲獄訟之證。書以庶言與庶獄庶愼連稱，言亦當讀爲訟。

萃如嗟如　萃六三

案萃讀如啐。文選孫子荊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注引蒼頡篇曰「咄啐也，」公羊傳定十四年注曰：「咄嗟貌，」是啐猶嗟也。啐嗟雙聲連語。漢書韓信傳曰「項王意烏猝嗟，」猝嗟與啐嗟同。

不可疾貞　明夷九三

案筮辭凡九言疾，皆謂疾病。「疾貞」猶豫六五「貞疾，」謂問疾病之事。「不可疾貞」即不利疾貞。爻辭曰：「可貞」或曰「利貞」曰：「不可涉大川，」或曰「不利涉大川，」曰：「可用享，」或曰「利用享祀，」是可亦利也。王注訓此疾字爲速，九家及正義並訓爲卒，蓋因不明可字之義，遂並疾字之義亦失之。

貞疾恆不死　豫六五

案此爻讀豫爲除。晉語八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偏諭，而除，」是其義。書金滕「王有疾弗豫，」說文引豫作悆，悆亦通除，言有疾除也。問疾而恆不至死，是疾將除。爻義皆在卦中，故知此爻讀豫爲除也。

詩經新義

目錄

一　好

君子好逑　「關雎」傳「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好匹。」箋「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

公侯好仇　「兔罝」箋「怨耦曰仇。此兔罝之人，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

兔罝篇一章曰「公侯干城」，三章曰「公侯腹心」，「干城」「腹心」皆二名詞平列而義復相近，則二章「公侯好仇」之「好仇」亦當爲義近平列之二名詞。考卜辭辰巳之巳作号，與子孫之子同，亦或作号，又與巳然之巳同，是子巳已古爲一字。子巳同源，篆書形復近似，故在後世其用雖分，而字猶有時相混。文選辯命論注引韓詩（芣苢篇）薛君章句曰「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巳不得。」案求巳卽求子也。子巳一字，則好妃亦本一字，大戴禮記保傅篇「及太子少長，知妃色」，新書保傅篇作「好色」，此又好妃相混之例。因之詩之「好仇」字雖作好，義則或當爲妃。仇，匹也，好訓爲妃者，妃亦匹也，故詩以「好仇」二字連用，而與「干城」「腹心」平列。「好仇」之語，經傳亦有直作「妃仇」者。左傳桓二

年，「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妃仇」當爲古之成語，二字平列，不分反正，左氏所說，殆非其朔。字一作「媐埶。」太玄五內初一「僅于媐埶，」范望注曰「埶匹也，」釋文曰「媐埶古妃仇字。」一作匹儔。曹大家雀賦「乃鳳皇之匹儔，」曹植贈王粲詩「哀鳴求匹儔。」妃與匹，仇與儔，聲義並同，「匹儔」與「妃仇」實一語也。又作疋儔。古文苑杜篤首陽山賦「州域鄉黨親疋儔。」妃仇，媐埶，匹儔，疋儔字有古今，義無二致。要皆「好仇」之雲仍耳。兔罝篇「公侯好仇，」卽公侯匹儔，逑仇古通，關雎篇「君子好逑。」魯齊詩並作好仇。亦卽君子匹儔也，關雎傳曰「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好匹，」似讀好爲形容詞，失之。關雎兔罝兩箋更牽合怨耦曰仇之義，而讀好爲動詞，尤爲紕繆。惟學齋佔畢二引尚書大傳微子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雖用爲動詞，與詩微異，然以二字平列，則猶存古語之義，用知此歌之傳由來舊矣。楚辭九懷危俊篇曰「覽可與兮匹儔」亦用爲動詞，大傳之「好仇」卽楚辭之「匹儔。」

二　覃誕

葛之覃兮　〔葛覃〕傳「覃，延也。」

何誕之節兮　〔旄丘〕傳「誕，闊也。」

覃，釋文本亦作蕈。儀禮鄉飲酒禮燕禮兩鄭注釋文，禮記緇衣鄭注釋文，張參五經文字，唐元度九經字樣並云

葛覃本亦作蕈。蔡邕協和婚賦「葛蕈恐其失時，」陸雲贈顧驃騎詩「思樂葛藟，薄采其蕈，」字亦並作蕈。案覃爲蕈之省，蕈卽藤聲之轉。藤字說文所無，始見廣雅。蕈從覃聲，藤從滕聲，滕從朕聲，朕聲字每與覃聲字通。朕在蒸部，覃在侵部，聲類最近，例得相轉。（一）考工記弓人「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故書燂或作朕。（二）方言五「槌……其横關西曰椴，」注「縣蠶薄柱也。」說文木部「橝……一曰蠶槌也。」藤之爲蕈，猶朕之爲燂，椴之爲橝矣。方言八「鳲鳩，……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戴南……或謂之戴勝。」戴勝謂之戴南，亦朕聲字轉入侵部之例。覃南聲類同，釋文覃徒南反。葛之覃卽葛之藤耳。陸雲詩「薄采其蕈，」正謂采其藤，若如傳訓覃爲延，則陸詩爲不辭矣。旄邱篇曰「旄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誕亦藤聲之轉。知之者：誕與覃通。葛覃傳曰「覃，延也，」大戴禮記子張問篇，「入宮修業，居久勿譚，」盧注曰「譚，誕也，」僞書大禹謨「誕敷文德，」亦作覃敷，並其比。覃與藤通，又與誕通，是誕亦可通作藤，此其一。延有長義，因之物之弱而長者，其命名多從延受義，廣雅釋器曰「䋎，帶也，」家語正論篇「加之以紘綖，」王注曰「纓屈而上者謂之紘綖。」藤謂之誕，猶帶謂之䋎，纓謂之綖矣，此其二。節者，節南山傳曰「節，高峻貌。」案山之高曰峻，草木之高亦曰峻。楚辭離騷「冀枝葉之峻茂兮，」淮南子覽冥篇「山無峻幹，」新序雜事篇「玄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漢書司馬相如傳「實葉葰茂。」峻節一聲之轉，眞屑陽入對轉，故山之高曰峻，亦曰節，草木之高曰峻，亦曰節。高與長義通，因之峻節又並訓長。離騷「冀枝葉之峻茂兮，」注「峻，長也，」詩「何誕之節兮，」猶言何藤之長耳。傳箋既誤讀節如字，說文竹部「節，竹約也。」因不得不訓誕爲闊。不知葛安得有節乎？葛既無節，則闊義自亦無所施矣。

三　汙

薄汙我私　〔葛覃〕傳「汙，煩也。」箋「煩撋之功用深，澣謂濯之耳。」

詩曰「薄汙我私，薄澣我衣，」私與衣爲互文，汙與澣亦不分二義。汙澣聲近對轉，汙亦澣也。列三事以明之。(一)廣雅釋詁三「瀚，濁也，」瀚與澣同。澣訓濯，又訓濁，猶之汙訓濁，又訓濯也。(二)說文水部「湔，一曰手瀚之，」瀚與澣亦同，戰國策齊策「以臣之血湔其衽，」注「湔，汙也。」湔訓澣，又訓汙，此相反爲義，明汙澣義本相通也。(三)釋文澣本又作浣。說文浣爲澣之重文。說文目部「盱，張目也，」玄應一切經音義十九引蒼頡篇「睆，目出貌，」張目與目出貌義近。汙之爲澣，猶盱之爲睆矣。傳訓汙爲煩，箋釋煩爲煩撋，良是，煩撋是澣衣之貌。釋文引阮孝緒字略「煩撋猶捼挱也，」說文手部「捼，一曰手切摩也，」捼挱即捼長言之。顧又謂其功用深，則是以爲汙之與澣事有深淺之別，斯爲蛇足矣。

四　夭夭

桃之夭夭　〔桃夭〕傳「夭夭，其少壯也。」

棘心夭夭　〔凱風〕傳「夭夭，盛貌。」箋「夭夭以喻七子少長。」

說文夭部「夭，屈也。」凱風篇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謂棘受風吹而屈曲也。樂府古辭長歌行曰「凱風吹長棘，夭夭枝葉傾，黃鳥飛相追，咬咬弄音聲，」語意全本詩風，「夭夭枝葉傾」者，正以枝葉傾申夭夭之義，傾與屈義相成也。桃夭篇「桃之夭夭」義同。謝靈運悲哉行「差池燕始飛，夭袅桃始榮，」夭袅卽屈折之貌，謝以夭袅易夭夭，亦善得詩恉。桃夭傳訓少壯，凱風傳訓盛貌，並失之。

五　肅肅

肅肅〔兔罝〕傳「肅肅，敬也。」箋「兔罝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

肅當讀爲縮，豳風七月「九月肅霜，」傳「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衆注「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儀禮特牲饋食禮「乃宿尸，」注「宿讀爲肅。」縮猶密也。易林豐之小過曰「網密網宿，動益蹙急，困不得息，」是其義。字一作數。周禮司尊彝「醴齊縮酌，」注「故書縮爲數，」方言五「炊籅謂之縮，」說文作籔。小雅魚麗傳「庶人不數罟，」釋文曰「數罟，細網也。」孟子梁惠王上篇「數罟不入洿池，」趙注曰「數罟，密網也。」詩「肅肅」卽「縮縮，」「數數，」網目細密之貌也。傳箋並訓肅肅爲敬，此其失固不足辯，而俞樾據文選西京賦「飛罕潚箾，」薛綜注曰「潚箾，罕形也，」謂肅肅卽潚箾，亦未得其環中。案說文木部曰「橚，長木貌，」爾雅釋木「梢，梢櫂，」郭注曰「謂木無枝柯，梢櫂長而殺者，」是肅聲與肖聲字並有長義。爾雅釋蟲曰「蠨蛸，長跨，」蠨蛸爲長貌，此蟲跨長，故卽以爲名。潚箾之

語與蠨蛸同，亦長貌也。罕有長柄者，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注引張揖曰「罕，畢也，」禮記月令注曰「小而柄長謂之畢。」故曰「潚箾長罕。」若罝則無柄，與罕異制，今謂肅肅之義等於潚箾，庸有當乎？

六 干翰

公侯干城．〔兔罝〕傳「干，扞也。」箋「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

之屏之翰．〔桑扈〕傳「翰，榦。」箋「王者之德，外能捍蔽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爲之楨榦。」

王后維翰．〔文王有聲〕傳「翰，幹也。」箋「王后爲之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

大宗維翰．〔板〕傳「翰，幹也。」箋「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爲藩屏垣幹爲輔弼。」

維周之翰．〔崧高〕傳「翰，榦也。」箋「入爲周之楨榦之臣。」

戎有良翰．〔崧高〕箋「翰，幹也。申伯入謝，徧邦內皆喜曰女有善君也。」

召公維翰．〔江漢〕箋「召康公爲之楨幹之臣以正天下。」

說文韋部曰「韓，井垣也，從韋，取其帀也，倝聲。」相承皆用幹。韓垣聲近，蓋本一語。許君以爲井垣專字，非也。詩翰字當爲韓（幹）之假借。桑扈篇「之屏之翰，」翰與屏並舉，板篇「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宗子維城，」翰與藩垣屏城並舉，崧高篇「維周之翰，四國于蕃，（藩）四方于宣，（垣）」翰與蕃宣並舉，皆互文也。說文土部

曰「壁，垣也，」廣雅釋室曰「辟，垣也，」是辟亦有垣義。文王有聲篇四章曰「四方攸同，王后維翰，」五章曰「四方攸同，皇王維辟，」辟訓垣，翰亦訓垣，翰與辟亦互文也。崧高篇紀申伯築城之事，又曰「戎有良翰，」猶言汝有良城耳。江漢篇「召公維翰，」與文王有聲篇「王后維翰，」板篇「大宗維翰」句法同，翰亦當訓爲垣。至兔罝篇「公侯干城」之干，則閈之省。閈亦韓也，知之者，韓訓垣，閈亦訓垣。文選西京賦注引蒼頡篇「閈，垣也。」閈韓皆訓垣，而韓今字作幹，故楚辭招魂「去君之恒幹些，」舊校幹亦作閈。兔罝篇以干城並舉，猶之板以「大宗維翰」與「宗子維城」連言，干也翰也，皆韓之借字也。諸翰字傳皆訓爲幹，字或作幹，箋皆釋爲楨榦，胥失之。干，傳訓爲扞，以名詞爲動詞，失之尤遠。箋讀爲干盾之干，似若可通，不知盾之與城，鉅細懸絕，二名並列，未免不倫。以是知其不然。

七　游

漢有游女。〔漢廣〕傳「漢上游女，無求思者。」箋「賢女雖出游漢水之上，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

說文水部「汓，浮行水上也，」重文作泅。經傳皆作游，書君奭「若游大川，」周禮萍氏「禁川游者，」禮記祭義「舟而不游，」並詩漢廣篇「漢有游女，」邶谷風篇「泳之游之，」是也。谷風以泳游並舉，其義至顯。漢廣篇「漢有游女」當亦用此義。三家皆以游女爲漢水之神，即鄭交甫所遇漢皋二女。鄭交甫事未審係何時代，然足證

漢上實有此傳說。游女既爲水神，則游之義當爲浮行水上，如洛神賦云「凌波微步，羅襪生塵」之類。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下卽繼之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夫求之必以泳以方，則女在波上審矣。文選羽獵賦曰「漢女水潛。」說文水部「泳，潛行水中也，」爾雅釋言「泳，游也，」注「潛行游水底，」方言十「潛亦遊也，」注「潛行水中亦爲遊也，」（游與遊通。）蓋游與泳潛對文異，散文通。揚雄取通義，故以潛釋游，然其讀詩游字爲水游則甚明。箋曰「賢女出游漢水之上，亦由貞絜使之然，」則以神爲人，讀游爲遊，不若三家義長。

八　楚

言刈其楚。〔漢廣〕箋「楚，雜薪中之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絜，我又欲取其尤高絜者。」

不流束楚。〔王風揚之水〕傳「楚，木也。」

不流束楚。〔鄭風揚之水〕

綢繆束楚。〔唐風綢繆〕

楚有草木二種，木類之楚，人盡知之，草類之楚，蓋知之者寡。儀禮士喪禮注「楚，荆也，」疏曰「荆本是草之名，」斯說得之。古人服喪居倚廬，倚廬者以草蓋屋，（荀子禮論篇「屬茨倚廬，」注「茨，蓋屋草也，屬茨，令茨相連屬」）而亦謂之梁

闇，（書無逸「高宗亮陰，」尚書大傳作梁闇，云「高宗居倚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儀禮經傳通解續十五喪禮義引）禮記喪服四制篇引書作諒闇，鄭注「諒古作梁」，史記魯世家集解亦引鄭作梁。）于省吾謂梁闇卽荊庵，荊庵者，以荊草覆屋也。案于說精碻，惟謂梁乃荊之譌，則非是。于氏曰「貞殷『貞從王伐荊』荊作□，……梁伯戈梁作□，㝬殷『㝬馭從王南征，伐楚荊』荊作□，說文荊之古文作□，古籀从□者，今楷多作□，如㡀作□，罬作□是也。荊梁二字形近，故前人多誤釋。」案于氏謂梁闇卽荊庵是也，謂梁爲荊之誤字則非。說文「刅，傷也，」重文作創，「刱，造法刱業也，讀若創，」經傳通作創，「刑，罰辠也，」「荆，楚木也，」案刅刱刑荊古當爲一字。（有說別詳）貞殷之□卽刅字，㝬殷之□卽刱字，而並讀爲荊。二字于皆釋荊，義得而形未符。以金文證之，許書荊從刀乃從刅之訛。大梁鼎梁作□，曾伯簠梁作□，叔朕簠作□，史免匡作□，並從刅，與梁伯戈同，亦與小篆同。荊梁並從刅聲，是二字古同音，故荊庵一作梁闇。古字假借，何嘗未有，安得盡以誤字目之哉？且說苑正諫篇荊臺，淮南子原道篇作京臺，而從京之字如涼諒倞等皆讀來母，史記刺客傳「荊卿，衞人謂之慶卿，」而慶麐古同字，詳下麟字條。麐亦來母字，則荊古音亦正可隸來母而讀如梁矣。于氏知闇之可假作庵，而不知梁之可假作荊，此千慮之一失耳。

荊爲草類，故制字從草。楚卽荊，（如上說，荊亦從刅聲，則荊楚爲陽魚對轉）是楚亦草矣。楚爲草屬，故管子地員篇曰「其木宜蚢菕與杜松，其草宜楚棘。」（方言三「凡草木刺人，……江湘之間謂之棘。」）詩中楚字亦多爲草名。漢廣篇二章曰「言刈其楚，」三章曰「言刈其蔞，」楚與蔞並舉。王揚之水篇一章曰「不流束薪，」二章曰「不流束楚，」三章曰「不流束蒲，」楚與薪蒲並舉。鄭揚之水篇一章曰「不流束楚，」二章曰「不流束薪，」楚與薪並舉。綢繆篇一章曰「綢繆束薪，」二章曰「綢繆束芻，」三章曰「綢繆束楚，」楚與薪芻並舉。蔞蒲並草類，薪芻亦皆以草爲之。（說文艸部

「薪，蕘也，」「蕘，薪也，」詩板釋文，文選長楊賦注並引說文作「蕘，草薪也，」漢書賈山傳注，揚雄傳注亦並云「蕘，草薪，」是薪本謂草薪，故制字亦從艸。然則楚亦草矣。知楚爲草類，則漢廣篇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謂以楚與蔞爲秣馬之芻耳。刈楚與秣馬本爲一事，乃箋曰「楚，雜薪中之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絜，我又欲取其尤高絜者，」又曰「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分刈楚秣馬爲兩事，蓋即坐不知楚爲草名之故與？王揚之水傳訓楚爲木其失亦顯。

九　枚

伐其條枚．〔汝墳〕傳「枝曰條，幹曰枚。」

施于條枚．〔大雅旱麓〕傳「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枚本而茂盛。」

枚之言微也，東山傳「枚，微也，」閟宮「實實枚枚」文選南都賦作微微。故枝之小者謂之枚。說文木部曰「條，小枝也，」廣雅釋木曰「枚，條也，」太玄二達「陽氣枝枚條出，」宋衷注曰「自枝別者爲枚，自枚別者爲條。」是條也，枚也，皆小枝也。汝墳篇二章「伐其條肄，」傳曰「斬而復生曰肄。」案斬而復生之枝亦小枝，詩一章曰「伐其條枚，」二章曰「伐其條肄，」條枚猶條肄矣。旱麓篇「施于條枚」義同。汝墳傳訓枚爲幹，旱麓傳訓枚爲本，並非。

十　麟

麟之趾　序「麟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古人婚禮納徵，用鹿皮爲贄。儀禮士婚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注「皮，鹿皮，」崔駰婚禮文「委禽奠雁，配以鹿皮，」說文鹿部「麗……從鹿丽聲，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然以野有死麕篇證之，上古蓋用全鹿，後世苟簡，乃變用皮耳。說文鹿部「慶，行賀人，從心從夊，吉禮以鹿爲贄，故從鹿省，」此據小篆爲說，殆不可信。慶金文秦公𣪕作慶，文曰「以受屯魯多，釐眉壽無疆，畯疐在天，高弘又（有）慶，竈囿四方，」慶與疆方爲韻，宋人釋慶最碻。其字於卜辭則爲麐之初文，辭曰「口戊卜貞……王……麐駁碼……」字與駁碼連文，諸家釋麐亦不可易。是慶與麐古爲同字。爾雅釋獸「麐，麕身牛尾一角，」又「麠，大麃，牛尾一角。」而史記武帝本紀索隱引韋昭曰「楚人謂麇爲麃，」〔麇麕同〕是麐與麠一物也。慶〔慶〕麠聲類同，麠蓋即慶〔慶〕之後起形聲字，慶則麐之譌變。然說文麠之重文作麖，而從京之字如涼倞諒等均讀來母，故麐又讀來母，而孳乳爲慶。麐與麟同，鹿類之中，莫尊於麐，故古禮納徵用贄，麐爲最貴，因之麐遂孳乳爲慶賀字。爾雅釋獸「麐，麕身牛尾一角，」說文鹿部「麇，麞也，」籀文作麕，是麇與麞同類。易豐五六爻辭「來章有慶，」疑章當讀爲麞。〔考工記畫繢之事「山以章，」亦以章爲麞。〕以來章爲有慶，亦麐慶同字之證。喜慶之慶，乃慶賀之慶之引申義耳。知納徵本用麐爲贄，而二南復爲房中樂，詩譜周南召南譜，儀禮燕禮注，鄉飲酒禮注。其詩多與婚姻有關，則麟之趾篇之麟，或係納徵所用。麐麕同類，詳上　麟之趾篇之以麟爲贄，猶野有死麕篇之以麕爲贄矣。且序曰「天下無犯非

禮，」此禮字當即指婚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諸所以防淫佚，禁暴亂之節文。漢廣序曰「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野有死麕序曰「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氓序曰「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有狐序曰「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大車序曰「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東門之墠序曰「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東方之日序曰「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載驅序曰「〔齊襄公〕無禮義，……與文姜淫，」猗嗟序曰「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謂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文姜。凡序言禮，十九皆謂爲男女大防之禮。麟趾序亦以禮爲言，是已暗示此詩與婚姻有關，因知所謂「無犯非禮」者，正謂夫家能行納徵之禮，不以强暴相陵，而求急亟之會耳。此麟趾爲納徵之樂歌，證諸本序而益明者也。至序又謂麟趾爲關雎之應，及傳所謂「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並以麟爲瑞獸，則俗師怪迂之談，無足深論，固知以讖緯説詩，不特齊學爲然矣。

又案詩曰「公子，」「公姓，」「公族」者，謂此納徵者乃公之子姓，公之族嗣也。文選王融曲水詩序張銑注曰：「麟趾，美公族之盛也。」王先謙定爲韓詩説 則誤以獨體名詞爲集體名詞，故爾爲此肊説。此亦不可不辯。

十一　角

誰謂雀無角．〔行露〕傳「雀之穿屋，似有角者。」箋「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物有似而不

「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

角謂鳥喙，昔儒類皆知其然，吳仁傑何楷俞樾于鬯薛蟄龍並主此說 而未能明其所以然。請列五事，以證成之。（一）以語根爲證。喙者說文口部「噣，喙也。」噣角古同音，觸亦作牴，淮南子齊俗篇「獸窮則牴」新序雜事篇作觸，晉書音義下牴古文觸，古文四聲韻五引崔希裕纂古觸古文作犄，犄牴同。擉亦作捔，集韻擉同捔 並其證。噣角音同角，蓋噣之初文，詳下 故噣爲喙，角亦爲喙。（二）以文字畫爲證。古彝器銘識有大喙鳥。



鼎文（續殷文存上四）

其喙作 [glyph] 形，與卜辭角字作 [glyph] 者逼肖，與 [glyph] 字之角形

（前七，四二，一）

（前二，三一，四）

（前四，四四，六六）

筆意亦近，是古人造字，喙與角不分二物也。（三）以古諺爲證。漢書董仲舒傳「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角卽咮也，二句以鳥獸對言，「予之齒者去其角，」謂獸有齒以齧卽不得有角以啄，「傅之翼者兩其足，」謂

鳥有兩翼以飛，卽不得有四足以走也。若以角爲獸角，則牛羊麋鹿之類，有角者多矣，安得云「予之齒者去其角」乎？吳仁傑俞樾說如此。古稱鳥咮爲角，此其明徵。（四）以本系孳乳字爲證。角孳乳爲觜，今字作嘴後世用爲鳥觜專字。文選射雉賦「裂膆破觜，」注「觜，喙也。」觜爲鳥喙，而獸角亦或稱觜。說文角部「觜，鴟舊頭上角觜也。」案頭上角觜卽毛角。鳥之毛角，以象獸角而得名，毛角謂之觜，則獸角古亦或稱觜，從可知矣。獸角謂之角，鳥喙亦謂之角，鳥喙謂之觜，獸角亦謂之觜，其例一也。（五）以支系孳乳字爲證。角又孳乳爲桷。廣雅釋室「桷，椽也。」案椽謂之桷，猶喙謂之角也。要之，獸角鳥喙，其形其質，並極相似，又同爲自衛之器，故古者角之一名，獸角與鳥喙共之。寖假而角字爲獸角所專，乃別製形聲之噣字以當鳥喙之名。噣行而其初文之角廢，故傳箋說行露篇皆曰「雀之穿屋似有角，」謂雀似有角而實無，是讀角爲獸角之角，失之。三章「誰謂鼠無牙」牙卽齒，牙與齒散文通，此稱齒爲牙，猶泮水「元龜象齒」又稱牙爲齒也。傳「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謂牙爲牡牙亦誤。至古諺「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惟董子所引，尚存其眞。他若大戴記易本命篇「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太玄九玄掜「嘖以牙者童其角，擢以翼者兩其足」雖詞句各殊，而角皆謂獸角，蓋皆不達古語之義而妄改之。

十二　素絲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　〔羔羊〕傳「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傳「緎，縫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

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干旄」傳「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于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箋「素絲者以爲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縿，或以維持之。」

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傳「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驂馬五轡。」箋「以素絲縷縫組于旌旗，以爲之飾。五之者，亦爲五見之也。」

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傳「祝，織也，四馬六轡。」箋「祝當作屬，屬，著也。六之者，亦謂六見之也。」

王闓運以公食大夫禮說羔羊篇，謂羔羊之皮即禮之庭實乘皮，素絲即禮之束帛。儀禮公食大夫禮「庭實設，〔注「乘皮」〕」遂飲奠於豐上。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筵，北面揖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升聽命。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西楹西，東面立。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介逆出。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其說甚新而塙。解詩如此，信乎可以擴萬古之心胸矣。惟詩曰素絲，禮曰束帛，帛之與絲，雖所異甚微，然慶賞用絲，經典究無明文，此惑不袪，恐終無以執閒者之口。

今案以絲爲贈，的係古制，其證不在經典，而論其堅實可任，或百倍於經典所載。金文守宮尊曰：「易錫守宮絲束，𧆛苴瞙幕五，𧆛苴𦹳冪二，馬匹，毳希布三，專倴三，𨞬朋」，此其鐵證也。舀鼎曰「我既𧶜贖女汝三□夫，□效父用匹馬束絲，限誥許舀」，此以絲爲交易品，亦贈遺用絲之旁證。且詩曰「五紽」「五緎」「五總」，五數與束絲之義亦

合。公食大夫禮注「束帛，十端也，」周禮媒氏注「五兩，十端也。」禮記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是二端爲一兩，十端則五兩爲一束也。帛五兩爲一束謂之束帛，則絲必亦五兩爲一束，謂之束絲。「五紽，」「五緎，」「五總」並猶五兩也。說詳下條 絲以五兩爲一束，是詩之「素絲五紽」云云者，即金文之束絲矣。干旄篇之「素絲，」當亦贈遺所用，其以絲馬並贈，則與上揭二彝銘所紀，尤爲密合。金文錫馬數見，經傳亦每言賜馬贈馬，茲不備舉，舉其帛馬並用者。儀禮覲禮：

「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又「天子賜舍，……儐之束帛乘馬，」又「天子賜侯氏以車服，……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以上諸侯朝覲所用）聘禮「賓覿，奉束錦總乘馬，」又「君使卿韋弁歸饔餼，……奉束帛……（儐以）馬乘……束錦，」又「上介饔餼，……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儐之兩馬束錦，」又「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以束帛致之，……儐之乘馬束錦，」又「（歸）上介（禮，）儐之兩馬束錦。」（以上大夫聘禮所用，錦亦帛類，）既夕禮「公賵玄纁束（帛，）馬兩，」禮記檀弓上「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公羊傳隱元年「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禮記少儀「賻馬與其幣，……不入廟門。」（以上喪禮賵賻所用，幣亦即帛）此皆帛馬並用，與詩及金文之以絲馬並用，其例適同。

曰「紕之」「組之」「祝之」者，紕之言比次也，組亦聚集之意，與紕義近，祝當從箋讀爲屬，說文尾部「屬，連也，」禮記經解「屬辭比事，」是屬紕義亦近。紕，組，祝皆束絲之法，無異義。下文曰「畀之」「予之」「告之」告與畀予義同，詳後。所畀所予所告之物，即此素絲良馬也。金文每言賜旂，不知此詩「干旄」「干旟」「干旌，」亦在贈遺之列否，俟考。

要之，羔羊篇之皮與絲爲二，傳合而爲一，謂絲爲裘之英飾，不知皮既非裘，絲亦非英也。干旄篇之絲與馬亦不相謀，傳又牽合皇皇者華「六轡如絲」之語，以爲絲以喻轡，亦

以絲馬混爲一談，箋則蒙上文「干旄」「干旟」「干旌」之詞而以絲爲旌旗旒縿之屬，俱不可憑。又案彝器銘文，自守宮尊、㫚鼎而外，未見以絲爲慶賞或貨幣之資者，經典之言贈絲者，亦僅此二詩而已，疑贈遺用絲，乃一時特殊之風尚。郭沫若定守宮尊爲懿王時器，㫚鼎爲孝王時器，（懿孝世次毗連）然則二詩亦西周末葉懿孝前後所作歟？謹貢此疑，以俟博正。

十三　紽　沱　差池　柂

素絲五紽。〔羔羊〕傳「紽，數也。」

江有沱。〔江有汜〕傳「沱，江之別者。」箋「岷山道江，東別爲沱。」

差池其羽〔燕燕〕傳「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箋「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與戴嬀將歸，顧視其衣服。」

析薪柂矣〔小弁〕傳「析薪者隨其理。」箋「柂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

羔羊篇釋文出它字，云「本又作佗，……或作紽。」馬瑞辰曰佗卽古他字。他者彼之稱也，此之別也，由此及彼，則其數爲二。管子輕重甲篇「〔則是農〕夫得居装而賣其薪蕘，一束十他，」他一本作倍，（多案小弁傳「佗，加也，」莊子養生主篇釋文「倍，加也，」是他倍同義，灼然無疑。管子書多古字，此蓋本作他，後人注其義於旁，故傳寫又有作倍之本。）墨子經上篇「倍爲

二也，」他與倍通，則他亦二數矣。柏舟「之死矢靡他，」猶云有死無二也，小旻「人知其一，莫知其他，」猶云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紽通他，蓋二絲之數。「當云絲之二數」案馬說精覈。紽有二義，則與兩同，兩亦倍也，小爾雅廣度「倍端謂之兩。」絲謂之紽，猶帛謂之兩，周禮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毋過五兩，」絲稱五紽，亦猶帛稱五兩矣。紽義既明，二章之緎，三章之總，可以隅反。原本玉篇系部引韓詩說曰「緎，數也，」毛傳「總，數也，」西京雜記鄒長倩遺公孫宏書曰「五絲爲䋣，倍䋣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䍁，」緵與總同。紽有倍義，而緎總均爲倍數，故得與紽並舉而爲互文。紽緎總之實數雖異，其遞進之率，皆取倍數則同。三字並舉，則但論其同，不論其異。詩人用字不拘，往往如此。凡從它聲之字，多有二義，馬氏已舉柏舟，小旻二他字證之矣。今案江有汜篇之沱，小弁篇之杝，以及燕燕篇「差池」之池，字亦皆從它，而義爲二之引申。江有汜傳箋並以別訓沱，蓋水有別流，則一水歧而爲二，故謂之沱也。此詩本以江有別流，喻夫之情不專一，詳汜沚字條則詩曰「江有沱」者，充其寄意所在，亦猶氓篇之曰「士貳其行」矣。小弁篇曰「析薪杝矣，」直謂一薪析爲二耳，傳箋所說，咸失之鑿。燕燕篇曰「差池其羽，」差池者，左傳文二年注「忒，差也，」釋文「差，二也，」池即沱字，沱有二義，已見上文，則二字連文，正合聯綿字上下同義之例。差池並有二義，於此當訓兩翼舒張之貌。鳥飛則兩翼見，故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傳說甚允，箋云「張舒其尾翼，」尾字可省。

十四　縫

羔羊之縫。「羔羊」傳「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制。」

詩一章曰「羔羊之皮，」二章曰「羔羊之革，」三章曰「羔羊之縫，」皮革一義（傳「革猶皮也。」）則縫亦當與之同。縫依字似當作韄。集韻引字林「韄，被韄也，」被韄之訓，或係後起字從革作，本字當爲皮革之異名，字林以被韄訓韄，被謂之縫，亦猶皮謂之韄矣。又案金文革作𠃊，（鄭虢仲毀霸字偏旁）皮作𠬝，（者減鐘郘□句鑃）王國維謂𠃊者革之半字，從又持半革，故爲剝去獸皮之名。（史籀篇疏證）案王說至塙，皮革不特古字形近，古語音亦近。嘗疑革古讀滂母，與皮爲雙聲，故䨣從革聲而讀若膊，（說文雨部「䨣，雨濡革也，從雨從革，讀若膊，」案當云從雨革聲。）又孳乳爲霸。（癸毀「既生䨣，」不從月。）知皮革古爲雙聲字，則詩之皮革縫皆一語之轉，故字雖三變，義則一而已矣。傳釋縫爲「縫殺之大小得制，」失之。

十五　摽

摽有梅。「摽有梅」傳「摽，落也。」

摽，即古拋字。玉篇曰「摽，擲也，」說文新附曰「拋，棄也，」重文作摽。公羊傳莊二年曰「曹子摽劍而去之，」孟子萬章下篇曰「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二摽字並即拋字。亦作僄，荀子修身篇「怠慢僄弃」僄弃即拋棄也。又作暴，孟子離婁上篇「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自暴自棄即自拋自棄。擲物而棄之謂之摽，擲物以擊人亦謂之

摽。說文手部曰「摽，擊也，」又「抈，疾擊也，」案抈卽拋字，當爲摽之重文，廣雅釋詁三，一切經音義三引埤蒼，十六引字林並曰「拋，擊也，」可證。今有兵器曰鏢，曰鏢槍，案鏢之言摽也，皆擲出以擊人之謂也。此義古亦借暴爲之，穀梁傳宣二年「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避丸也，」謂飛彈以擊之也。又以同聲孳乳爲礮。文選閒居賦「礮石雷駭」注「礮石，今之拋石也，」案拋出以擊人之石也。擲物以予人亦謂之摽，詩曰「摽有梅」是也。木瓜篇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當是女之求士者，相投之以木瓜，示願以身相許之意，士亦嘉納其情，因報之以瓊瑤以定情也。丘中有麻曰「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女曰鷄鳴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凡以玉爲贈者，莫非男贈於女，（渭陽以「路車乘黃」與「瓊瑰玉佩」並贈，不屬此例。）此詩報瓊琚者，亦當爲男報女。知報者爲男，則投者必女矣。秦嘉留郡贈婦詩「詩人感木瓜，乃欲答瑤瓊，」陸機爲陸思遠婦作詩「敢忘桃李陋，側想瑤與瓊，」何承天木瓜賦「願佳人之予投，想同歸以託好，顧衛風之攸珍，雖瓊瑤而匪報，」最合詩旨，或係三家舊義。

摽有梅篇亦女求士之詩，而摽與投字既同誼，梅與木瓜木桃木李又皆果屬，則摽梅亦女以梅摽男，而以梅相摽，亦正所以求之之法耳。意者古俗於夏季果熟之時，會人民於林中，士女分曹而聚，女各以果實投其所悅之士，中焉者或以佩玉相報，卽相約爲夫婦焉。晉書潘岳傳「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載以歸，」蓋猶有古俗之遺意歟？左傳莊二十四年曰「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禮記曲禮下曰「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疏「椇卽今之白石李也，形如珊瑚，味甜美，」）並古微書引春秋元命苞「織女星主瓜果，」似亦與此俗有關，姑附着之，以俟續證。

傳訓摽爲落，而以梅落喻女色浸衰，失之。

十六 今

迨其今兮〔摽有梅〕傳「今，急辭也。」

林義光曰「今讀爲堪，堪字通作戡，昭二十年左傳「王心弗堪，」漢書五行志作「王心弗戡，」孟康曰「戡，古堪字，」又說文引書「西伯既戡黎」爾雅郭注引書作堪黎。戡亦後出字，古文省借，宜作今也。古金文伯作白仲作中祖作且錫作易，並是其例。首章『迨其吉兮，』言於衆士中求吉士而嫁之，此章則已以失時爲懼，故曰『迨其堪兮，』言有可嫁者卽嫁之，不暇審擇也。」案林讀今爲堪，是也，惟首章之吉既謂吉士，野有死麕「吉士誘之，」卷阿「王多吉士，」書立政「庶常吉士，」則二章之堪亦當謂堪士，核諸詞例，最爲顯白。呂氏春秋報更篇「堪士不可以驕恣有也，」是古有堪士之語。堪能義近，堪士猶能士也，荀子王霸篇「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韓非子說難篇「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士〔今作仕，從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索隱引改，〕之所恥。」「迨其堪兮，」猶言庶幾此所求得之士爲堪士爾。傳誤讀今如字而訓爲急辭，林氏辯之審矣。然林氏讀今爲堪，而釋之曰「有可嫁卽嫁之，不暇審擇，」則是名雖易傳而實從之，宜其進退失據，不能自圓其說也。

十七 塈 漑 介

頃筐塈之〔摽有梅〕傳「塈，取也。」箋「頃筐取之，謂夏已晚，頃筐取之於地。」

溉之釜鬵〔匪風〕傳「溉，滌也。」

介爾景福〔小明〕傳「介景皆大也。」箋「介，助也，神明聽之，則將助女以大福。」

介爾景福〔既醉〕箋「介，助，景，大也。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助女以大福，謂五福也。」

介爾昭明〔既醉〕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雝〕箋「安助之以考壽與多福祿。」

是用大介，我龍受之〔酌〕箋「介，助也。……來助我者，我寵而受用之。」

廣雅釋詁三「气，予也，」漢書朱買臣傳「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匃之，」各本匃字重出，從王念孫刪。乞爲气之省變，乞與匃同，皆與也。西域傳「我匃若馬，」注「匃，乞與也。」左傳昭十六年疏「乞之與乞，一字也，取則入聲，與則去聲也。」案此相反爲義之例。气既聲類同，說文氣之重文作槩是乞可通作塈若溉。摽有梅篇「頃筐塈之，」卽頃筐乞之，以頃筐與之也。詩一章曰「其實七兮，」謂十梅摽去其七，二章曰「其實三兮，」謂又摽其三，三章曰「頃筐塈之，」則梅實都盡，並頃筐亦摽與之也。匪風篇「溉之釜鬵，」溉亦當讀爲乞，訓與。詩曰「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傳「懷，歸也，」案懷讀爲歸，禮記緇衣「私惠不歸德，」注「歸或爲懷。」廣雅釋詁三「歸，遺也，」遺亦與也。「溉之釜鬵」與「懷之好音」句法同，溉之與懷之對文也。金文乞取字多作匃，亦有作乞者，邾公牼鼎「用气釁壽，萬年無疆，」洹子孟姜壺「用乞嘉命，」詩則多用介。匃介同祭部，乞在脂部，最相近；故三字通用。匃乞皆兼取與二義，介字亦然。小明

篇「介爾景福，」既醉篇「介爾景福，」「介爾昭明，」林義光並讀匄訓予，得之。今案雝篇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綏讀爲遺，那篇「綏我思成，」林義光讀綏爲遺，云「與烈祖篇『賚我思成，』義正相同也，」周禮夏采「以乘車建綏，」鄭注云「故書綏爲禭，」「是綏遺古同音。」吳闓生說同。案此篇及烈祖「綏我眉壽，」載見「綏以〔台〕多福，」諸綏字亦並當讀遺。又易繫辭「夫坤隤然示人簡矣，」隤陸董姚並作妥，亦綏遺同音之比。遺亦與也，以當爲台，我也，「綏我眉壽」與「介以台繁祉」亦對文。介亦當訓與。酌篇曰「是用大介，我龍受之，」介字義同，大介猶大賜，上言介，下言受，義正相應。綜之，塈摡介聲近義同，並即訓與之匄，若乞，今俗呼與爲給，亦即此字。標有梅傳訓塈爲取，似知塈即乞字，特誤以乞與爲乞取爾。諸介字箋並訓爲助，未塙。匪風傳訓摡爲滌，小明傳訓介爲大，則遠失之。

十八　謂

迨其謂之。〔摽有梅〕傳「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箋「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

遐不謂矣。〔隰桑〕箋「謂，勤。……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

謂讀爲歸。古音喉牙不分，故讀謂如歸。說文口部喟重文作嘳，召旻篇「草不潰茂，」箋云「潰當作彙，」而說文彙從胃省聲，重文作

蝟，是胃聲與貴聲同。釋名釋言語「汝潁言貴聲如歸往之歸。」然則謂亦可讀如歸矣。聲同則義通。謂有趣義。列子說符篇注「謂者所以發言之指趣，」漢書楊王孫傳注「謂者名稱也，亦指趣。」華嚴經音義下引漢書音義「謂者，指趣也。」墨子經上篇「謂，移舉加也，」移此舉以加之於彼，即有所趣向歸往之義。淮南子原道篇注「趣亦歸也。」蓋謂之與歸，本爲一語，其分也，則意之所趣謂之「謂，」身之所趣謂之「歸，」其合也，則「歸」屬身言，而意有所趣亦謂之「歸，」漢嚴遵著書名老子指歸是也，「謂」屬意言，而身有所趣亦謂之「謂，」詩「迨其謂之」「瑕不謂矣」是也。說文「謂，報也。」報赴古通，禮記少儀「毋報往」注「報讀赴疾之赴，」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吾今且報府，」即赴府。謂報義同，歸赴義同，報赴可通，則謂歸亦可通。摽有梅篇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猶言求我庶士，庶幾歸之，隰桑篇曰「心乎愛矣，瑕不謂矣，」猶言心既愛之，胡不歸之也。歸即「之子于歸」之歸。摽有梅傳曰「禮未備，則不待禮，句讀從馬瑞辰會而行之，」行即「女子有行」之行，古謂女子適人爲行也。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引宋玉集高唐賦「我，帝之季女，未行而亡，」列女傳四晉寡陶嬰傳「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儀禮喪服「子嫁返」注「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釋名釋親屬「兄弟之女爲姪，姪，迭也，共行事夫，更迭進御也，」陳琳飲馬長城窟行「結髮行事君，」諸行字義與此同。傳以「行之」釋「謂之，」似正讀謂爲歸。箋申傳曰「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當矣，顧又訓謂爲勤，則仍未達夫經旨。隰桑箋亦訓謂爲勤，誤與前同。

十九　抱

抱衾與裯

「小星」箋「裯，牀帳也。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待進御之次序。」不若亦言尊卑異也。」

序說此詩爲「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其言甚鄙，且於文義亦多不可通。自來解者，惟王質曰「婦人送君子以夜而行，事急則人勞，」最爲明通。然竊疑此行亦非必遠道行役。凡詩言「在公，」皆謂在公所在之地。采蘩篇曰「公侯之宮，」又曰「夙夜在公，」有駜篇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臣工篇曰「敬爾在公，」序以爲「諸侯助祭遺於廟」之詩，並可參驗。他若羔羊篇之「退食自公，」東方未明篇之「自公召之，」「自公令之，」公亦皆謂公之所在地，而七月篇曰「獻豜于公，」大叔于田篇曰「獻于公所」尤爲明證。明乎此，則小星篇之「夙夜在公，」祇是辨色入朝而已，因之「抱衾與裯」即不得如姚際恆所云「猶後人言襆被之謂，」審矣。今案抱當讀爲拋。包從勹聲，拋亦從勹聲，二字古爲同音 史記三代世表「姜嫄以爲「后稷」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牛羊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錢大昕謂抱卽拋字，北堂書鈔四四引曹羲肉刑論「蛇螫手，則士斷其腕，蟹號 原誤虢 在足，則虎抱 原誤跑 其蹯，」抱其蹯卽拋其蹯也，又玉臺新詠十近代吳歌「芙蓉始結葉，拋豔未成蓮，」樂苑拋作抱，並二字古通之證。「拋衾與裯」者，婦人謂其夫早夜從公，拋棄衾裯，不遑寢息，殆猶唐人詩「辜負香衾事早朝」之意。與其在三百篇中，則雞鳴、東方未明並與此詩情事如一，惟東方未明怒夫之「不能辰夜，」辭忿而意蕩，小星惜夫之拋棄衾裯，言婉而情正，雞鳴則趣夫早起，愛之以德，語重而心長，此其異爾。箋沿舊說讀抱如字，非是。

二十　命

寔命不同，〔小星〕傳「命不得同於列位也。」箋「謂諸妾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禮命之數不同也。凡妾御於君不當夕。」

寔命不猶。傳「猶，若也。」箋「不若，亦言尊卑異也。」

命彼倌人。〔定之方中〕

不知命也。〔蝃蝀〕傳「乃如是淫奔之人也，不待命也。」箋「又不知昏姻當待父母之命。」

舍命不渝。〔鄭羔裘〕箋「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類。」

我聞有命。〔唐揚之水〕傳「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

蝃蝀篇「不知命也，」傳箋並釋為父母之命，最塙。傳箋此解，當以讀知為待為先決條件。知待古通，有說別詳。自餘諸命字則皆謂君命。金文令命同字，經傳亦每通用，小星篇二命字實卽東方未明篇「自公令之」之謂。禮記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此詩蓋以急事特召，早於常時，故曰「寔命不同，」「寔命不猶。」東方未明與小星情事本同，二詩合讀，詞旨自明。參閱上條 金文屢言「舍命，」其義與敷命施命同。林義光于省吾俱有說，不備引。羔裘篇「舍命不渝，」戴震以命為君命，證之金文而益信。揚之水篇「我聞有命，」傳曰「聞曲沃有善政命，」是亦以命為君命。

定之方中篇「命彼倌人」之爲君命於臣，無待詮釋。以上國風中諸命字，用爲名詞者五，用爲動詞者一，要皆謂人事中上施於下之命令，而非天道中天授於人之命數，如修短之期窮達之分諸抽象觀念。小星傳曰「命不得同於列位，」羔裘箋曰「見危授命，」皆以人事之命爲天道之命，斷不可從。箋釋羔裘之命爲禮命，亦非周禮小宰之職「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先鄭注曰「禮命謂九賜也，」後鄭彼注曰「禮命，禮之九命之差等。」箋既以賤妾進御於君釋此詩，不知九賜九命之事與賤妾何與？若朱子訓蝃蝀之命爲「正理，」則又以宋儒心性之學說詩矣。詩中命字凡數十見，自來於國風中一部分之命字，誤解最深，即雅頌中諸命字雖多屬天道之命，然核其涵義，亦與後世微異。今先取國風中諸命字最而論之，去其氛障，求其通誼，以備治先秦思想者采擇焉。

二十一 汜 沚

江有汜。「江有汜」傳「決復入爲汜。」

湜湜其沚。「谷風」箋「小渚曰沚。」

江有汜篇一章曰「江有汜，」二章曰「江有渚，」三章曰「江有沱，」傳曰「水岐成渚，」今本上有「渚小洲也」四字，釋文云「本或無此注，」陳奐云當據刪，今從之。又曰「沱，江之別者，」歧別義同，是渚與沱皆江之枝流也。渚沱之義如此，汜亦宜然。漢書敘傳「芊繮大於南汜，」注「汜，江水之別也，」最爲塙詁。傳曰「決復入爲汜。」水決則歧出，

以決釋汜，固無不可耳。「復入」二字則斷非汜義，特因下文「其後也悔」而傅會之耳。說文「汜，水別復入水也」水別猶言水之別枝汜之義祇此「復入水」三字承毛傳之誤。然則詩稱江汜云云者，究何所取義乎？曰：此當與氓篇參互求之。氓篇「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箋曰「言淇與隰皆有厓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案婦人蓋以水喻其夫，以水道自喻，以佛洛德學說觀之，此自爲一種象徵。而以水之旁流枝出不循正道者，喻夫之情愛別有所屬。詩意謂淇隰有厓岸以自拱持，故得循其正道，而不旁流枝出。人亦當以禮自拘制，勿使其情汎濫而不專一，今君子二三其德，情愛旁移，斯淇隰之不足喻耳。江有汜篇取興與此略同。詩人蓋以江水之別出而爲汜爲渚爲沱，喻夫德之不專，下文「之子〔于〕從魯詩增歸」之子，新人也，「不我以，」新人歸則舊人棄也。氓篇以淇隰之不別出諷夫以守正，江有汜篇以江之別出喻夫之失德，雖語有反正，而所以取喻者則同。二篇之喻意既明，乃可以讀谷風。谷風篇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下二句與江有汜「之子〔于〕歸，不我以，」語意適同。箋曰「小渚曰沚，」渚即江有汜傳「水歧成渚」之渚，因之，沚亦水之枝流也。實則已止聲同之部，義本相通，沚即汜字耳。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沚」者，以讀爲與，謂涇與渭同流則濁，及其溢爲枝流，則湜湜然清，以喻夫與己居則異心，與新人居則和樂，下云「宴爾新昏，不我屑以，」即申此義也。此亦以水爲喻，而造意與前二篇微異。箋曰「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己惡也。己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殆不可從。

二十二　處癙鼠

其後也處。「江有汜」傳「處，止也。」

癙憂以痒「正月」傳「癙痒皆病也。」

鼠思泣血「雨無正」箋「鼠，憂也。」

正月篇「癙憂以痒，」傳「癙痒皆病也，」王引之謂痒既訓病，則癙不得復訓爲病，癙與憂連文，癙亦憂也。雨無正「鼠思泣血」箋「鼠，憂也，」癙憂猶鼠思耳。案王說是也。江有汜篇「其後也處，」處亦疑當讀爲癙，訓憂。癙處音同，並陰聲模部透母 例得相假。知之者山海經中山經「脫扈之山有草名曰植楮，可以已癙，」注「癙，病也。」字一作鼠。淮南子說山篇「貍頭愈鼠，山海經中山經注，御覽七四二，九一二並引作癙。雞頭已瘻，蝱散積血，斲木愈齲，此類之推者也。」又作處。呂氏春秋愛士篇「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黃門之官宦 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注「處，猶病也。」朱駿聲謂處爲癙之借字，殆不可易。今案訓病之癙通作處，則訓憂之癙亦可通作處。蓋病之與憂，義本相成，古人於心理之苦痛與生理之苦痛不甚區別，故病憂互訓。禮記雜記下篇「病不得其衆也，」注「病，猶憂也，」孟子公孫丑下篇「有采薪之憂，」注「憂，病也。」故癙訓病亦訓憂，處訓病亦訓憂。江有汜一章曰「其後也悔，」說文心部「悔，恨也，」恨憂義近。三章曰「其嘯也歌，」亦謂憂傷之情，發爲歌嘯，他

篇有單言嘯者，如中谷有蓷「條其歗矣」與「嘅其嘆矣」「啜其泣矣」並舉，有單言歌者，如園有桃「心之憂矣，我歌且謠，」四月「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有嘯歌連言者，如白華「嘯歌傷懷，」並可互證。一章之悔，三章之嘯歌，皆與憂相關，則二章之處亦當訓憂。十月之交「亦孔之痗」釋文「痗本又作悔，」爾雅釋詁釋文痗兼昧晦二音，是悔痗本爲一字。伯兮，十月之交兩傳並云「痗，病也。」悔訓病亦訓恨，與處訓病亦訓憂，其例亦同。 傳訓處爲止，斯爲皮相矣。雖然，訓病之字似本當作處，鼠癙皆後起。說文匸部「医，側逃也，從匸丙聲。」淮南子原道篇「側谿谷之間，」注「側，伏也，」周禮保章氏疏引洪範五行傳「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連言，側亦匿也。荀子榮辱篇注「逃，隱匿其情也」彊國篇注「逃謂逃匿其情，」是側也，逃也，皆伏匿不出之謂。甲金文丙與內同，內又與入通，是医從丙猶從入，故訓側逃。又医丙雙聲，医從丙得聲，丙當讀如內，乃見得聲之由。医孳乳爲陋，爾雅釋言「陋，隱也，」書堯典「明明揚側陋，」側陋猶今言隱逸，亦伏匿不出之謂也。医從丙聲，義爲伏匿，病亦從丙聲，其本義亦當爲病者伏匿不出。病有匿義，處亦有匿義，隱匿不出之女謂之處女，隱匿不仕之士謂之處士。故病亦謂之處。處鼠音同，鼠之爲物，晝伏夜出，常隱匿而不可見，鼠之得名，或即受義於處，然則處鼠不惟音同，義亦相通。 因之處又或假鼠爲之，以其爲病名，乃又加疒作癙。然則處正字也，鼠假聲字也，癙假聲兼意符之孳乳字也。癙行而處晦，俗師又競以鼠說癙義，高注淮南謂爲鼠齧人瘡，孫炎注爾雅又曰「癙者畏之病也，」則謂鼠性畏怯，病者多畏，似之，因謂之癙。既以癙爲鼠致之病，或似鼠之病，於是「貍頭愈鼠」之說從而興焉。御覽九一二引淮南許注曰「貍食鼠，」物類相感志又引曰「貍執鼠；故愈也。」於是言此字之沿革者，鮮不倒因爲果，謂癙爲正字，鼠爲渻字，而處爲借字者矣。

二十三　唐棣　帷裳　常棣　維常

唐棣之華「何彼襛矣」傳「唐棣，栘也。」箋「喻王姬顏色之美盛。」

漸車帷裳「氓」傳「帷裳，婦人之車也。」箋「帷裳，童容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常棣」傳「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

維常之華「采薇」傳「常，常棣也。」箋「此言彼爾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

氓篇「漸車帷裳」箋曰「帷裳，童容也」，案婦人之車以帷障其旁如裳，列女傳四齊孝孟姬傳「野處則帷裳擁蔽」是也。一曰裳幃。周禮巾車「王后之五路……皆有容蓋」鄭司農注「容謂之幨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潼（幢）容」，幨字一作裧，儀禮士昏禮「婦車有裧」注「裧，車裳幃」（詩氓正義引注裧作襜，襜即幨字。）既夕記「主婦車，疏布裧」注「裧者，車裳幃，於蓋弓垂之。」此皆婦人之車也。然禮記雜記曰「其輤有裧，緇布裳帷，」是喪車亦有裳帷。或曰記以裧與裳帷並舉，似別為二物，而二鄭並以裧即裳幃，何也？曰：裧也，裳幃也，對文異，散文通。其制，張蓋於車上，冒之以布，自上四旁垂而下。析而言之，蓋於上者謂之裧（幨）垂於旁者謂之裳幃，故雜記以裧與裳帷並舉，而詩

「漸車帷裳，」易順鼎謂漸車卽裧車，亦以漸與帷裳爲二，易謂漸裧古音同部，淮南子兵略篇「剡摲筡」注「摲，剡銳也，」漸與裧通，猶摲與剡通。「淇水湯湯，漸車帷裳，」與竹竿篇「淇水悠悠，檜楫松舟，」句法正同。然蓋與布實不可分離，故言襜亦可包裳幃，言裳幃亦可包襜，士昏禮注「有容則固有蓋，」容卽裳幃，蓋卽襜也。疏正義「帷裳一名童容，童容與襜別，司農云謂襜車者，以有童容上必有襜，故謂之爲襜車也。」此說得之。因之，襜與裳幃又俱爲大名，而可互訓，先鄭謂襜車謂之裳幃，後鄭以裧爲車裳幃，卽此義也。知裳幃一曰襜，則戰國策齊策「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淮南子氾論篇「隆衝以攻，渠幨以守，」注，幨幨也，所以禦矢也。兵略篇「雖有薄縞之幨，腐荷之櫓，然猶不能獨穿也，」曰襜曰幨，並卽裳幃矣。此兵車亦有裳幃之證也。采薇篇曰「彼爾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出師之詩，維常卽帷裳，亦卽國策之襜，淮南之幨。四句皆以車言，謂彼薾然繁盛者何，帷裳之華飾也，彼路然而大者何，君子之車也。箋「君子謂將率。」何彼襛矣篇曰「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句法與采薇四句適同，則上二句亦當指車服之飾。帷裳一稱裳帷，詳上疑唐棣當讀爲裳帷。裳唐古音同，詩唐棣一作常棣可證。帷棣聲同脂部，而隹在端母，隶在定母，古讀不分，是帷棣古亦同音。更列三事以明之。（一）說文肆從隶聲，讀若虺，周禮司尊彝「祼用虎彝蜼彝，」鄭司農讀蜼爲虺，淮南子脩務篇「嫫母仳倠」高注「倠讀近虺。」（二）肆說文作肆，從隶聲，書湯誥「肆台小子，」墨子兼愛下篇作「惟予小子履，」詩書之發語詞肆字，多可譯作惟，此意前人未發。左傳成十三年「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卽昔惟我獻公及穆公相好也，逮與遝通，墨子非攻下篇「今遝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卽今惟夫好攻伐之君

也。離騷「惟夫黨人之偷樂兮，」亦惟夫連用之例。（三）敝笱篇「其魚唯唯，」箋曰「唯唯，行相隨順之貌，」案說文「逮及也，」「逮，唐逮，及也，」行相隨順即前後相及之意，是唯唯即逮逮也。釋文引韓詩作遺遺，逮遺亦聲近可通。說文「肄，臥息也，」「呬，大息也，」重文作嘳。案肄嘳呬一字。裳與唐，帷與棣，古音既同，而核諸文義，句中所指，又非車服莫屬，則唐棣即裳帷，殆無可疑。且非如此，「何彼襛矣」之襛字從衣之故，亦難以解答。五經文字「襛字見詩風，從禾者譌，」案說文衣部襛字下引此詩，蕭子顯代美女篇「繁襛既爲李，照水亦成蓮，」字亦作襛，益信俗本從禾之誤。此雖半字之差，其關係於詩義者則甚大也。常棣篇曰「常棣之華，鄂曷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序以爲燕兄弟之詩，疑首二句祇謂兄弟偕來，其車飾之盛，有如此者。常即衣裳本字，棣亦當讀爲帷。「常棣之華，鄂曷不韡韡，」與「何彼襛矣，唐棣之華，」語意全同，但二句互易其次爾。要之，采薇篇之「維常，」即氓篇之「帷裳，」倒言之則曰裳帷，其名見於禮雜記，帷或作幃，見於周禮先鄭注者一，見於儀禮後鄭注者二。常棣篇之「常棣，」何彼襛矣篇之「唐棣，」並即裳帷也。傳箋於「唐棣，」「常棣，」並「維常」之常，概以木名當之，又讀維爲語詞，宜其說之不可通矣。

原載清華學報第十二卷第一期，民國二十六年一月。

詩經通義

目錄

周南

關雎

關關雎鳩• 傳「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箋「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

維鳩居之 〔召南鵲巢〕傳「鳩，鳲鳩，秸鞠也。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箋「鳲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室燕寢也。」

于嗟鳩兮 〔衛風氓〕傳「鳩，鶻鳩也。」箋「鳩以非時食葚，猶女子嫁不以禮，耽非禮之樂。」

鳲鳩在桑 〔曹風鳲鳩〕傳「鳲鳩，秸鞠也。鳲鳩之養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言執義一，則用心固。」

案本篇傳云「摯而有別」者，雌雄情意專一，不貳其操之謂。淮南子泰族篇曰「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不乖（王念孫謂乖之誤非是有說別詳。）居也，」不乖居猶言不亂居。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雎鳩貞潔愼匹，」愼匹即不亂其匹，亦猶素問陰陽自然變化論曰「雎鳩不再匹，」張超誚靑衣賦曰「感彼關雎，性不雙

侶」也。凡此並卽專一之意。而易林晉之同人曰「貞鳥雎鳩，執一無尤，」義尤顯白。此皆「有別」二字之碻解也。然則正惟「雌雄情意至，」乃能「有別，」箋曰「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殊失傳旨。

鳲鳩篇一章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儀當訓匹，詳鄘風柏舟篇 一謂專一。三章曰「其儀不忒，」釋文「忒本或作貳。」「其儀不貳」正猶上揭諸書言「不乖居，」「不再匹，」「不雙侶」也。荀子勸學篇曰，「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蜚，梧鼠五技而窮。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淮南子詮言篇曰「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二書均言「結於一，」是訓一爲專一。此魯說也。易林乾之蒙曰「鵠鵴鳲鳩，專一無尤，君子是則，長受嘉福，」隨之小過曰「慈鳥鳲鳩，執一無尤，寢門內治，君子悅喜，」以「專一」「執一」釋詩「一」字，此齊說也。又曰「寢門內治，」則所謂「執一」者，明指夫婦之情。執一不渝，是其訓儀爲匹，抑又可知。毛讀儀爲義，因不得不訓一爲均一，而釋爲父母對七子之情「平均如一，」失之遠矣。鵲巢之鳩，亦以比婦人專一之德。箋曰「鳲鳩……有均壹之德，」此則又緣鳲鳩篇傳義而誤。

鳩之爲鳥，性至謹慤，而尤篤於伉儷之情，說者謂其一或死，其一亦卽憂思不食，憔悴而死。封建社會所加於婦女之道德責任，莫要於專貞，故國風四言鳩，皆以喻女子。雎鳩既稱鳩，又爲女子之象徵，則必與鳲鳩，鶻鳩同類。乃自

來說雎鳩者，咸以爲鷹鷙鶥鴞之類，此蓋因左傳昭十七年「雎鳩氏司馬也」而誤。不知詩之雎鳩，與左傳之雎鳩，名雖同物而實則異指。舊傳鷹與鳩轉相嬗化，見月令王制呂覽夏小正。左傳五鳩之雎鳩司馬，爽鳩司寇皆神話中與鷹相化之鳩。詩之雎鳩，以興女子，乃眞生物界之鳩。學者不察，混爲一談，過矣。

左傳昭十七年郯子曰「我高祖少皞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此上世圖騰社會之遺跡也。三百篇中以鳥起興者，不可勝計，其基本觀點，疑亦導源於圖騰。歌謠中稱鳥者，在歌者之心理，最初本祇自視爲鳥，非假鳥以爲喻也。假鳥爲喻，但爲一種修詞術；自視爲鳥，則圖騰意識之殘餘。歷時愈久，圖騰意識愈淡，而修詞意味愈濃，乃以各種鳥類不同的屬性分別代表人類的各種屬性，上揭諸詩以鳩爲女性之象徵，卽其一例也。後人於此類及漢魏樂府「烏生八九子，」「飛來雙白鵠，」「翩翩堂前燕，」「孔雀東南飛」等胥以比興目之，殊未窺其本源。

窈窕淑女 詳「陳風月出」

君子好逑 傳「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好匹。」箋「怨耦曰仇。言……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

公侯好仇　〔兔罝〕箋「怨耦曰仇。此兔罝之人，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

永以爲好也　〔衞風木瓜〕箋「……欲令齊長以爲玩好，結己國之恩也。」

案好字從女從子，其本義，動詞當爲男女相愛，名詞當爲匹耦，形容詞美好，乃其義之引申耳。好本訓匹耦，引申爲美好，猶麗本訓耦儷，引申爲美麗也。匹耦之義，何因而得引申爲美好乎？曰稱字本祇作爯，古作𢌜，從二手，故說文曰「爯，並舉也。」今曰對稱，配稱，卽用此義。爾雅釋言曰「稱，好也。」釋文「稱，尺證切。」論衡逢遇篇曰「形佳骨嫺，皮媚色稱，」謂色好也，定賢篇曰「骨體嫺麗，面色稱媚，」猶言媚好也。案對稱爲美學基本原則之一，原始裝飾藝術應用對稱原則，尤爲普遍，故古人言「稱」卽等於言「好，」而好麗諸字之所以訓美，實以其本義皆爲匹耦也。上列各詩好字皆用本義。木瓜「永以爲好也」者，永以爲偶也。本篇「君子好逑」者，逑訓匹，「好逑」疊韻連語，猶匹耦也。太玄五內初一「謹于嬰執，初貞後寧，」范望注曰「執，匹也。謹其嬰匹，男女道正，故貞，」釋文曰「嬰執，古妃仇字。」好逑之語，猶嬰執，妃仇也。傳曰「宜爲君子好匹，」蓋讀爲形容詞好善之好，箋更牽合左傳「怨耦曰仇」之說，桓二年 而讀好爲動詞和好之好，均非詩誼。

匹偶之義本指夫婦，然亦通於朋友君臣之際。大雅假樂篇「率由羣匹，」箋曰「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耦己之心。」晉語三「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鎭撫國家，爲王妃兮，」韋注曰「言重耳當伯諸侯，爲王妃偶，」妃亦匹也。左傳昭三十二年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漢書揚雄傳

曰「挼逑索偶，皋伊之徒，」董仲舒傳贊曰「伊呂乃聖人之偶。」偶亦謂之合，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曰「百物皆有合，合之偶之，仇之匹之，善矣。」基義篇曰「臣者君之合。」離騷曰「湯禹嚴而求合兮」即求偶也。兔罝篇曰「公侯好仇，」猶言公侯之匹耦，亦就君臣之際言之。且一章曰「公侯干城，」三章曰「公侯腹心，」「干城」「腹心」皆二名詞平列而義復相近，依本書詞例，二章之「好仇」當與彼同。誠如箋說，釋好為和好，則詞例參差矣。以是明其不然。學齋佔嗶二引尚書大傳微子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樂府詩集五七同）此雖用為動詞，與詩微異，然以二字平列為疊義連語，則猶不失古意。

寤寐思服·　傳「服，思之也。」箋「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己職事，當誰與共之乎。」

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小雅蓼莪〕傳「腹，厚也。」箋「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

無思不服·　〔大雅文王有聲〕箋「……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

是顧是復·　〔大雅桑柔〕箋「有忍為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

初學記一七引詩「出入復我，」黃生疑即蓼莪篇三家異文。案黃說近確。毛作腹，正當讀為復。此「復我」即疊上「顧我復我」句中之文。復者上文「拊我畜我，長我育我，」拊畜同義，長育同義，此文「顧我復我，」顧復亦當同義。桑柔篇上文「弗求弗迪，」求迪義近，則下「是顧是復，」顧復亦然。顧，念也，復亦訓念。復之義為往復，往復思之亦謂之復。說文曰「念，常思也，」常思即往復思之，故念亦謂之復。莊子徐無鬼篇曰「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即以心念心也。田子方篇「吾服女也甚忘，」成本服作復，疏曰「復者尋思之謂也，」尋思即念也。樂府

婦病行曰「思復念之，」復念疊義連語，復亦念也。復與伏通。楚辭七諫沈江曰「伏念思過兮，無可改者，」伏念卽復念。又與服通。書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服念亦卽復念。莊子田子方篇「吾服女也甚忘，」郭注曰「服者思存之謂，」思存卽思念。本篇「寤寐思服，」卽思復，猶言思念也。傳文疑當重服字，作「服，服思之也。」言往復思之，卽念之也。今本脫一服字，則思下「之」字，殆成贅文。箋改訓事，而釋爲「思己職事當誰與共之乎，」迂曲已甚。文王有聲篇「無思不服，」卽無思不復。謂每思必往復追懷，不能自已，蓋極言其思之之甚也。思之甚卽念矣。箋訓服爲歸服，王引之更讀思爲語詞，以曲成其說，亦千慮之一失耳。韓詩外傳五曰「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翼翼，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復。子其勉強之，思服之。」曹大家雀賦曰「自東西與南北，咸思服而來同。」是兩漢人猶知文王有聲「無思不服」之思服，卽關雎「寤寐思服」之思服，其不以思爲語詞明矣。

葛覃

言告師氏・　傳「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箋「我告師氏者，我見教告于女師也。」

楀維師氏・　「小雅十月之交」箋「師氏……掌司朝得失之事。」

趣馬師氏・　「大雅雲漢」傳「歲凶年穀不登，則……師氏弛其兵。」

案古者女子將嫁，師氏敎以事人之道，所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是也。白虎通嫁娶篇曰「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又祿之，使敎宗室五屬之女。」儀禮士昏禮鄭注曰「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敎人者，」姆卽師氏。詳下 如班鄭所云，其人旣爲大夫之妾，士之妻，老而無子，又出而不復嫁，則師氏之名，雖若甚尊，其職則甚卑。因知所謂德言容功者，亦不過倫常日用之委瑣細故，論其性質，直今傭婦之事耳。說文曰「娒，女師也。……讀若阿，」「姆，女師也。……讀若母，」是女師一曰娒姆者，卽史記倉公傳之「阿母，」今呼傭婦或曰阿媽，卽阿母矣。師氏或以男爲之。墨子尙賢下篇曰「伊尹爲莘氏女師僕，」師僕卽師氏之男者。謂之僕，則其地位之低可知。要之女師之職，略同奴婢，特以其年事長而明於婦道，故尊之曰師，親之曰姆（母）耳。詩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告者告師氏爲己澣衣也，「薄」爲命令之詞。師氏本封建貴族之一種家庭奴隸，故詩人之言如此。傳箋專就其敎人之事言之，則一若其道甚嚴而位甚尊者，此不可不辯也。

十月之交雲漢兩師氏皆男官。十月之交篇以膳夫，內史，趣馬，師氏相次，雲漢篇以趣馬，師氏，膳夫相次。於周禮序官，內史師氏並中大夫，膳夫上士，趣馬下士。或晚周之制如此。周初師氏與膳夫趣馬，秩位當不相上下，故詩人錯互稱之。周禮師氏職曰「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與）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此其職事，多與虎賁氏司隸，閽人，隸僕等爲官

聯，其初或係同官；亦未可知。陳奐疑師氏與虎賁氏初本同官，近確。由是觀之，師氏職位，本近鄙賤。男官如此，女官從可知焉。

卷耳

我馬虺隤

傳「虺隤，病也。」箋「身勤勞於山險而馬又病。」

案古言疲勞力竭，不能自勝，亦謂之病。孟子公孫丑上篇「今日病矣，」趙注曰「病，罷也，」素問宣明五氣論王注曰「病謂少不自勝也，」本篇「虺隤，」「玄黃，」「瘏，」「痡，」傳皆訓病，卽用此義。正義引孫炎爾雅注曰「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又曰「痡，人疲不能行之病，瘏，馬疲不能進之病，」深合傳意。惟虺隤乃病之徵象，傳以病釋虺隤，乃以原因釋現象，非謂虺隤卽病也。孫謂「馬罷不能升高之病，」亦但探詩意為說。實則「虺隤」之本義，非特不必與馬有關，亦且不必與病相涉。孫以個別現象釋一般現象，衡之訓詁學原則，似未符合。今案說文曰「尣，𤿛（跛）曲脛也，」重文作尪。今隸從尣之字，多變作尢。虺字疑當作⿺尣虫，從尣虫聲。⿺尣虫卽詩「虺隤」本字，脛無力尪跛不支貌也。今誤從兀，則⿺尣虫之別體。集韻虺隤正作⿺尣虫隤。廣韻曰「⿺尣畏⿺尣貴，行病，」⿺尣畏⿺尣貴與⿺尣虫⿺尣貴同，行病卽行無力也。⿺尣虫⿺尣貴疊韻連語，⿺尣貴若讀從貴聲，則與虺亦雙聲。義猶虺也。惟古無⿺尣貴字，故以隤為之。易繫辭下傳馬注曰「隤，柔貌，」說文曰「隤，下隊（墜）也，」柔也下墜也，並與無力之義相因。虺隤字或變作威夷。爾雅釋獸「威夷，長脊而泥，」郭注曰「泥，少才力。」泥與苶通，莊子齊物論篇「苶然疲役而不知所歸，」釋文引簡文注曰「苶，疲病困之狀。」案

威夷爲脛無力不支之貌，此獸力少行難，故名威夷。自虺字相沿皆誤從兀，而本義晦，書傳遂皆以爲虫之異文，虺虫混而詩「虺隤」之語無達詁矣。今據集韻定虺爲虺之正體，庶幾詩意略明，而傳所以訓虺隤爲病之故，亦可得而言之。

我馬玄黃 傳「玄馬病則黃。」

載玄載黃 「豳風七月」傳「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箋「凡染者，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爲公子裳，厚於其所貴者說也。」

案玄黃者，詩人所擬想馬視覺中之變態現象。凡人或因疲極，或由驚怖，每致瞑眩，後世謂之眼花。梁簡文帝箏詩「耳熱眼花之娛」，杜甫飲中八仙歌「眼花落井水底眠」。眼花者視物不審，但見玄黃紛錯，五色交馳，此卽所謂玄黃也。呂氏春秋知分篇曰「禹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淮南子精神篇同。御覽四七五又九二九引莊子佚文曰「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類聚九六，涵芬樓本文選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引略同。又見新序雜事五篇。 玄黃猶五色無主矣。亦或視覺受神經激動之影響而暫成色盲，如郭遐叔贈嵇康詩曰「心之憂矣，視舟如綠，」樂府詩集八眼引樂苑如意娘詞曰「看朱成碧思紛紛，顦顇支離爲憶君，」此亦「玄黃」之類也。玄黃爲眼花時所見之現象，因之眼花亦謂之玄黃。聲之轉，則曰眩眃。後漢書張衡傳思玄賦曰「儵眩眃兮反常閭，」李注「眩眃音縣混。」集韻曰「眩眃，視不明貌。」說文曰「眩，目無常主。」目無常主猶言五色

無主，眩卽玄也矣。韓愈寄崔二十六立之詩說老年目衰曰「玄花著兩眼，視物隔褷襹，」玄花疑亦玄黃之轉。

傳文「玄馬病則黃，」陳奐云當作「馬病則玄黃，」今本誤倒。案陳說是也。惟謂馬之毛色，病則變爲玄黃，則非是。且詩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則是馬亦以攀陟高岡而眩眃，不必盡由疲憊之故。舊說專就病言，亦未審諦。曹植贈白馬王彪詩曰「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曹襲詩意，而於山之高峻，鋪敍綦詳，故獨得風人之旨。

自視者言之，眼花謂之玄黃，聲轉字變，則爲眩眃，自被視者言之，光色奪目，亦謂之玄黃。字一作炫熿，秦策一曰「轉轂連騎，炫熿於道，」是也。本篇「我馬玄黃」卽眩眃。此自視者言之。七月篇「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玄黃卽炫熿，謂朱色鮮明，炫熿奪目。此自被視者言之。「玄黃」所以形容朱色之鮮明，非朱外別有玄黃二色也。且朱爲裳色，正唯上所言僅一朱色，故下但言「爲公子裳。」若玄黃是染繪之色，則下不當不言衣，玄者衣之色也。傳箋皆以玄黃爲色，且必欲兼衣言之，失經旨矣。

桃夭

桃之夭夭，傳「夭夭，其少壯也。」

棘心夭夭，「邶風凱風」傳「夭夭，盛貌。」箋「夭夭以喻七子少長。」

說文曰「夭，屈也。」凱風篇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謂棘受風吹而屈曲也。樂府長歌行曰「凱風吹長棘，夭夭枝葉傾，黃鳥飛相追，咬咬弄聲音，」語意全本詩風第二句正以「枝葉傾」申詩「夭夭」之義。本篇「桃之夭夭，」義亦當同。謝靈運悲哉行曰「差池燕始飛，夭裊桃始榮，」夭裊亦桃枝隨風傾屈貌。文選謝靈運鄴中集平原侯植詩「白楊信裊裊，」李注曰「裊裊，風搖木貌。」謝以「夭裊」易詩之「夭夭，」亦善得詩旨。夭訓屈凡木初生則柔韌而易屈，故謂之夭。晉語「澤不伐夭，」韋注曰「草木未成曰夭。」本篇傳釋夭夭為少壯，凱風箋釋夭夭為少長，凱風傳又因少壯而引申為美盛之義，此其說雖皆若可通，然終嫌求之過深，轉失詩人體物之妙，故弗取云。

兔罝

肅肅兔罝 傳「肅肅，敬也。」箋「兔罝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眾多也。」

肅當讀為縮，豳風七月「九月肅霜，」傳「肅，縮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興注「蕭字或為茜，茜讀為縮。」儀禮特牲饋食禮「乃宿尸，」注「宿讀為肅。」宿猶密縮。易林豐之小過曰「網密網宿，動益蹷急，困不得息，」是其義。字一作數。周禮司尊彝「醴齊縮酌，」注「故書縮為數，」方言五「炊䉛謂之縮，」說文作籔。小雅魚麗傳「庶人不數罟，」釋文曰「數罟，細網也。」孟子梁惠王上篇「數罟不入洿池，」趙注曰「數罟，密網也。」補史記龜策列傳曰「罔網有所數，亦有所疎。」詩「肅肅」即「縮縮，」「數數，」網目細密之貌也。肅肅為形容兔罝之詞，傳箋乃以之屬人而訓為敬，此其失固不

足辯。俞樾據文選西京賦「飛罕潚箾」薛綜注曰「潚箾罕形也，」謂肅肅即潚箾，亦未得其環中。案說文曰「橚，長木貌。」爾雅釋木「梢，梢櫂，」郭注曰「謂木無枝柯，梢櫂長而殺者。」是肅聲與肖聲字，並有長義。爾雅釋蟲曰「蠨蛸，長踦，」蠨蛸爲長貌，此蟲跨長，故即以爲名。潚箾之語與蠨蛸同，亦長貌也。罕爲畢類，網之小而有長柄者，故曰「潚長箾罕。」若罝則大網椓杙以張於地上者，與罕絕異，今謂肅肅之義同於潚箾，庸有當乎？

肅肅兔罝．

傳「兔罝兔罟也。」箋「兔罝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

于嗟乎騶虞．

〔召南騶虞〕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

釋文本作菟，云「又作兔。」案古本毛詩疑當作菟。菟即於菟，謂虎也。左傳宣四年曰「楚人……謂虎於菟」釋文菟音徒，字一作䖘若魖。方言八曰「虎，……江淮南楚之間……或謂之於䖘，」廣雅釋獸曰「於䖘，虎也，」曹憲音塗。又或假檡爲之。漢書敘傳上曰「楚人……謂虎於檡，」注「檡字或作菟，並音塗。」於菟或省稱菟。方言郭注曰「今江南山夷呼虎爲䖘，」䖘即菟字。蓋於爲發聲之詞，於菟省稱菟，猶於越省稱越也。楚人呼虎爲菟者，此語音之混同，非名物之借用。何以明之？（一）魖曹憲音塗，檡菟顏師古亦並音塗。左傳隱十一年「使營菟裘，」公羊傳隱四年作塗裘。說文曰「稌，黃牛虎文也，讀若涂。」爾雅釋草曰「蒤，虎杖，」本草陶注曰「莖斑而葉圓。」牛之似虎者謂之稌，草之莖有斑如虎皮者謂之蒤，是方音讀虎如稌蒤之驗。稌蒤與塗音同，則亦與菟音同也。（二）於菟漢書作於檡，檡與澤通。儀禮士喪禮「若檡棘，」注「今文檡爲澤。」（a）廣雅雜草曰「虎蘭，澤蘭也，」本草曰「澤蘭一名虎

蘭。」（b）左傳昭十年「遂伐虎門，」正義引或說以爲宮之外門，而大雅緜箋曰「外門曰皋門，」是虎門卽皋門。虎門一曰皋門，猶虎皮一曰皋比，左傳莊十年注，皋牢一曰虎落也。荀子王霸篇「睪（皋）牢天下而制之，」後漢書馬融傳「皋牢山陵」注曰「皋牢猶牢籠也。」漢書鼂錯傳「爲中周虎落」注曰「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遮落與牢籠義近，「虎落」「皋牢」聲之轉耳。揚雄傳羽獵賦曰「爾乃虎路三嵕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晉灼注路音落。服虔注曰「以竹虎落此山也。」案服說非是。然左傳襄十七年「澤門之晳」釋文曰「本或作皋門。」澤皋字通之例，此不具舉。虎門曰皋門，澤門亦曰皋門，是虎門卽澤門也。（c）禮記禮運正義引孝經援神契曰「国圖從御覽九一六引補德至鳥獸，則……白虎動。」開元占經一一六獸占篇引瑞應圖曰「黃帝巡於東海，白澤出，能言語，達知萬原誤方從雲笈七籤一〇〇軒轅本紀改下同。物之情，原誤精以戒於民，爲除災害。賢君德及幽遐則出。」以上虎蘭一曰澤蘭，虎門一曰澤門，白虎一曰白澤，是方音亦讀虎如澤。澤與檡，檡與菟並古字通，讀虎如澤，卽讀虎如菟矣。（三）且謂虎爲菟本係楚語。虎音呼古切，曉母，菟音湯故切，透母。試觀下表，端透定知與曉匣相轉，確係楚人方音中所有之現象。

舌音	端	黨 多朗	摶 度官
	透		
	定		
	知		
喉音	曉	曉 馨晶	
	匣		闤 戶關
		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方言一）	楚人名闤曰摶。（楚辭橘頌王注）

多 何得					夥 胡火	凡物盛多謂之寇，……楚魏之際曰夥。（方言一）楚人謂多爲夥。（史記陳涉世家索隱引服虔說）
蛥 何得 蚗					蟪 胡桂 蛄	蛥蚗……楚謂之蟪蛄。（方言十一）
	𫍢 和他				慧 桂	虔，儇，慧也。楚謂之𫍢（方言一）
		媠 果徒		好 老呼		南楚之外謂好曰媠（說文十二篇女部）
		大 蓋徒			夥 胡火	碩，沈，巨，濯，訏，敦，夏，于，大也。……楚魏之際曰夥。（方言一）
			豬 魚知	豨 豈虛		豬，……南楚謂之豨。（方言八）

然則楚謂虎爲菟，乃方言之混同，非名物之借用益明。呼虎爲菟，既爲荊楚之方音，而二南之地，適當楚境，則兔罝之詩，字作菟兎而義實爲虎，非不可能矣。

難曰：傳云「兔罟曰罝，」捕兔用罝，捕虎亦然乎？曰：罝之言遮也，古者獵獸，無不先用網羅遮遏，以防其遯逸，然後射殺或生縛之。漢書揚雄傳長楊賦序曰「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是其明證。而孔叢子連叢篇載諫格虎賦，說捕虎用罝之狀尤詳。其言曰「於是分幕將士，營遮榛叢，戴星入野，列火求蹤。見虎自來，乃往尋從。張罝網羅，刃鋒驅檻，軍聽鼓鐘。猛虎顚遽，奔走西東，怖駭內懷，迷冒怔忪，耳目喪精，值網而衝，局然自縛，或隻或雙。車徒抃讚，咸稱曰工。乃縛以絲組，斬其爪牙，支輪登較，高載歸家。」孰謂捕虎不可用罝乎？難者又曰：二南區域呼虎爲菟，而古捕虎亦實用罝，誠如上說，然而此但可證所謂菟有是虎之可能，不足證其必非兔也。楚人固仍呼兔如

兔，而捕兔亦用罝，則安知詩所謂兔之果是虎而非兔乎？曰：此誠未可知也。雖然，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者，說文朻訓高木，嘂訓高聲，是赳赳當爲軀體壯偉之貌。夫以此赳赳然偉丈夫，復身當「公侯干城」之任，意其人必烏獲賁育之流，身具兼人之勇。今方椓杙林中，張罝捕虎，是以詩人見其人，美其事，忻慕之情油然而生，發爲歌詠。誠如箋說，直一尋常獵夫施罝林中，待兔而捕之耳。斯人也，斯事也，而譽之爲「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毋其不類乎？

讀兔爲於菟之菟，宋王質實首發其覆。顧王氏泥於當時取虎之具，未見用罝者，遂復自棄其說而弗用。詳詩總聞一夫捕虎用罝，書有明徵，已具上文，王氏可謂蔽於今而不知古矣。余初悟及此意，未見王書，一得之見，亦復未敢深信。嗣讀王書而得此說，喜其先獲我心，因復涵詠經文，略推音理，而徵之往籍，以證成其說如此。詩無達詁，見仁見智，聊備一義耳。

騶虞，傳以爲白虎黑文者，鄭志答張逸問引周書王會篇佚文同。海內北經曰「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吾。」「若虎」之說，亦與傳合。虎謂之騶虞者，騶音則鳩切，精母，菟音湯故切，透母，騶虞之合音近菟，蓋方俗呼虎爲菟，譌變而爲騶虞耳。書臯陶謨「合止柷敔，」鄭注曰「敔狀如伏虎，」說文亦曰「形如木虎。」案「柷敔」實二字一名，其合音近菟。此器狀如虎，故謂之柷敔。淮南子俶眞篇「騎蜚廉而從敦圄，」高注曰「敦圄似虎而小。」敦圄合音亦近菟，故虎謂之敦圄。虎謂之騶虞吾，猶虎謂之柷敔，又謂之敦圄也。召南之詩稱虎曰騶虞，猶周南之詩稱虎曰菟，蓋皆楚語歟？

公侯干城・〔兔罝〕傳「干，扞也。」箋「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

之屏之翰・〔小雅桑扈〕傳「翰，榦。」箋「王者之德，外能捍蔽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爲之楨榦。」

王后維翰・〔大雅文王有聲〕傳「翰，幹也。」箋「王后爲之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

大宗維翰・〔大雅板〕傳「翰，幹也。」箋「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爲藩屏垣幹爲輔弼。」

維周之翰・〔大雅崧高〕傳「翰，榦也。」箋「入爲周之楨榦之臣。」

戎有良翰・〔同上〕箋「翰，榦也。申伯入謝，徧邦內皆喜，曰女有善君也。」

召公維翰・〔大雅江漢〕箋「召康公爲之楨榦之臣，以正天下。」

說文曰「韓，井垣也。從韋，取其帀也。倝聲。」相承皆用幹。韓垣聲近，蓋本一語。韓爲凡垣之通稱，而許君以爲井垣專字，非也。詩翰字當爲韓(幹)之假借。桑扈篇「之屏之翰，」翰與屏並舉。板篇「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宗子維城，」翰與藩垣屏城並舉。崧高篇「維周之翰，四國于蕃(藩)，四方于宣(垣)，」翰與蕃宣並舉，皆複文也。說文曰「壁，垣也。」廣雅釋室曰「廦，垣也，」是辟亦有垣義。文王有聲篇四章曰「四方攸同，王后維翰，」五章曰「四方攸同，皇王維辟，」辟訓垣，翰亦訓垣，翰與辟亦複文也。崧高篇紀申伯築城之事，又曰「戎有良翰，」猶言汝有良城耳。江漢篇「召公維翰，」與文王有聲篇「王后維翰，」板篇「大宗維翰，」句法並同，翰亦當訓爲垣。

本篇「公侯干城」之干，則閈之省。閈亦韓也。知之者，韓訓垣，閈亦訓垣。文選西京賦注引蒼頡篇「閈，垣也。」閈韓皆訓垣，而韓今字作幹，故楚辭招魂「去君之恆幹些」，舊校幹一作閈。本篇以「干城」並舉，猶之板以「大宗維翰」與「宗子維城」連言。干也，翰也，皆韓之借字也。諸翰字傳皆訓爲榦，字或作幹，箋皆釋爲楨榦，胥失之。干，傳訓爲扞，以名詞爲動詞，失之尤遠。箋讀爲干盾之干，似若可通。不知盾之與城，鉅細懸絕，二名並列，未免不倫。以是知其不然。

芣苢

采采芣苢。 傳「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任焉。」

案列女傳貞順篇曰「且夫采采芣苡之草，」文選辨命論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芣苡，澤寫也。芣苡惡臭之菜……」並以芣苡爲草類，與傳說合。周書王會篇曰「桴苡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孔注曰「食桴苡，即有身。」桴洪本作桴，李韻會載說文引作麥，則又似穀類，桴苡，桴苡即芣苡。或以爲草，或以爲穀，或以爲木，傳聞異辭。然宜子之效，則仍與此傳「宜懷任(姙)」之說不異。說文繫傳曰「服之令人有子。」釋文陸機疏曰「其子治婦人生難，」正義引作「難產，」此蓋誤解宜有子爲宜生子。不知芣胚並「不」之孳乳字，苡胎並「以」之孳乳字，「芣苡」之音近「胚胎，」故古人根據類似律聲音類近之魔術觀念，以爲食芣苡即能受胎而生子。列女傳又曰「蔡人之妻者，宋

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乃作芣苡之詩。」此魯說也。薛君章句又曰「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此韓說也。毛序曰「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各家所說詩中本事，或傷無子，或樂有子，或矢忠而不去，或求去而不得，韓說「求已不得」已猶去也。其詳雖不可考，其皆緣芣苡宜子以立說，則不誤。

舊傳禹母吞薏苡孕而生禹，故夏人姓姒。案禹母受孕之傳說不一，吞薏苡似即食芣苡之流變。何以明之？王會篇「康人以桴苡」孔注曰「康亦西戎別名也。」考禹或稱戎禹。御覽八二引尚書帝命驗曰「修紀……生姒戎文命禹」注曰「禹生戎地，一名文命，」潛夫論五德志篇曰「修紀……生白帝文命戎禹」是也。西戎號稱禹後，而會朝以宜子之桴苡獻，則桴苡與禹，或不無關係。呂氏春秋音初篇曰「禹行水，從書鈔一〇六，御覽一三，文選南都賦李注、吳都賦劉注引補。竊元作功，從鹽田引高麗活板文選南都賦注引改。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二南之民蓋亦奉禹爲始祖者，故世傳二南之音，出於塗山候禹之歌。二南之民亦禹後，而亦有芣苡宜子之傳說，證以上述康人之事，則舊傳禹母所吞而懷妊者，果似芣苡而非薏苡矣。意者古說本謂禹因芣苡而生，末世歧說變芣苡爲薏苡，亦猶薏苡之說又或變爲珠乎？御覽八二引蜀王本紀「禹母吞珠孕禹，坼副而生於塗山。」使以上所推不誤，則芣苡宜子之說，由來已舊。魯韓毛說並同，學者未可泥於近代眼光而輕疑之也。

漢廣

漢有游女　傳「漢上游女，無求思者。」箋「賢女雖出游漢水之上，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

三家皆以游女爲漢水之神，卽相傳鄭交甫所遇漢皋二女。鄭交甫故事未審起於何時代，要足證漢上舊有此神女傳說。近錢穆氏謂漢水卽古之湘水，然則漢之二女卽湘之二妃，所謂娥皇女英者也。娥皇女英者，舜之二妃，其傳說之起自當甚古。因知以詩之游女爲神女，三家並同，其必有據。且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下卽繼之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夫求之必以泳以游，則女在水中明矣。知女在水中，則游字卽當讀邶谷風篇「泳之游之」之游。說文曰「汓，浮行水上也，」重文作泅。經傳皆作游。詩所謂「漢有游女」者，殆卽洛神「浮波微步，羅襪生塵」之類矣。凌行水上謂之游，潛行水中亦謂之游。方言十「潛亦遊也，」郭注曰「潛行水中亦爲遊也，」遊游通。揚雄羽獵賦曰「漢女水潛，」此取潛行水中之義。揚學魯詩，箋曰「水潛」是魯以游爲游泳之明證。傳曰「漢上游女，無求思者，」箋曰「賢女出游漢水之上，」並以神爲人，讀游爲遊，不若三家義長。

言刈其楚　箋「楚雜薪中之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絜，我又欲取其尤高者。」

不流束楚　「王風揚之水」傳「楚，木也。」

不流束楚　「鄭風揚之水」

綢繆束楚 〔唐風綢繆〕

卜辭楚字有楚楚二體，是楚有草木二稱。管子地員篇曰「其木宜蚖菕與杜松，其草宜楚棘，」此草類稱楚者。方言三「凡草木刺人……江湘之間謂之棘，」是草亦可稱棘。 楚一名荆，楚爲草，故荆亦爲草。儀禮士喪禮注「楚，荆也，」賈疏曰「荆本是好草之名，」是也。楚爲草名，故本篇楚與蔞並舉，王揚之水篇楚與薪蒲並舉，鄭揚之水篇楚與薪並舉，綢繆篇楚與薪芻並舉，蔞蒲皆草類，薪芻亦謂草也。說文薪蕘互訓。詩板釋文文選長門賦注並引說文作「蕘，草薪也。」漢書賈山傳注，揚雄傳注亦並云「蕘，草薪。」本篇二章刈楚，與三章刈蔞，乃當時婚禮中實有之儀式。箋以楚爲泛喻女之高絜，乃誤以賦爲比。王揚之水傳訓楚爲木，亦失之。

汝墳

伐其條枚 傳「枝曰條，幹曰枚。」

施于條枚 〔大雅旱麓〕傳「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枚本而茂盛。」

枚之言微也，東山傳「枚，微也，」閟宮「實實枚枚，」文選南都賦作微微。故枝之小者謂之枚。說文曰「條，小枝也，」廣雅釋木曰「枚，條也，」太玄二達「陽氣枝枚條出，」宋衷注曰「自枝別者爲枚，自枚別者爲條。」是條也枚也皆小枝之名。本篇二章「伐其條肄」傳曰「斬而復生曰肄。」案斬而復生之枝亦小枝，詩一章曰「伐其條枚，」猶二

章曰「伐其條肄」矣。旱麓篇「施于條枚，」義同。本篇傳訓枚爲幹，旱麓傳訓枚爲本，並失之。正義申毛曰「枚，細者，可以全伐之也，」謂枚爲幹之細者。此可通於本篇，不可通於旱麓葛藟何獨蔓於細幹而不及其大者哉？是以知其不然。王引之讀條爲榗，亦未諦。

惄如調飢。 傳「調，朝也。」箋「未見君子之時，如朝飢之思食。」

可以樂飢。 〔陳風衡門〕傳「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𤻲飢，以喻人君慤愿，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也。」

季女斯飢。 〔曹風候人〕箋「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飢，猶國之無政令，則下民困病矣。」

案古謂性的行爲曰食，詳王風丘中有麻 性慾未滿足時之生理狀態曰飢，既滿足後曰飽。衡門篇曰「可以樂𤻲飢，」又曰「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候人篇曰「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又曰「季女斯飢。」尋繹詩意，飢謂性慾明甚。本篇曰「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惄如猶惄然。未見君子而稱飢，是飢亦作性慾言。且詩言魚，多爲性的象徵，故男女每以魚喻其對方。詳下條 本篇曰「魴魚赬尾，」衡門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而候人曰「維鵜在梁，不濡其味，」亦寓不得魚之意。亦詳下 三詩皆言魚，又言飢，亦飢斥性慾之證。此義後世詩文中亦有之。樂府西烏夜飛曰「暫請半日給，徙倚娘店前，目作宴瑱飽，腹作宛惱飢，」隋遺錄曰「（煬帝）每倚簾視（薛）絳仙，移時不去，顧內謁者云『古人言秀色若可餐。如絳仙，眞可療飢矣！』」凡此言

飢，並可與詩義互證。對飢而言則曰飽。楚辭天問曰「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欲同味，而快鼂飽？」鼂一作朝。王注曰「何特與衆人同嗜欲，苟欲飽快一朝之情乎？」案上言「通之（嵞山女）于台桑」，下言「快鼂飽」，語意一貫，故文釋飽爲飽情。呂氏春秋當務篇曰「禹有淫湎之意」，蓋猶天問曰「快朝飽」矣。

本篇「調飢」字釋文又作輖，易林兌之噬嗑作周，說文心部引詩作朝，證以陳風株林曰「朝食于株」，並天問「鼂飽」本一作朝飽，似朝爲正字。傳訓調爲朝，蔡邕青衣賦改稱朝飢曰旦飢，李巡注爾雅釋言「惄，飢也」亦曰「惄宿不食之飢也」，均用此義。然而飢獨言朝，義實難通，性慾之獨言朝，尤不可解。疑調，（輖周）朝，鼂皆以聲近借用，別有本字，今不能詳矣。或疑卽爾雅釋畜「白州驠」之州，其字內則「鼈去醜」一作醜，淮南子精神篇「燭營指天」一作燭，蜀志周羣傳先主嘲張裕多鬚「諸毛繞涿居乎」，作涿，廣韻作豚。果爾，則是言不雅馴。文獻不足，未敢肊斷。要之，「調飢」謂性慾之飢，「鼂飽」謂性慾之飽，「朝食」謂性慾之食，其單稱飢若食者乃「調飢」「朝食」之省。舊解皆失之。

魴魚赬尾　傳「魚勞則尾赤。」箋「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

魚網之設　〔邶風新臺〕箋「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

其魚魴鰥　〔齊風敝笱〕箋「魴也，鰥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笱不能制。……喻魯桓微弱，不能

防閑文姜，終其初時之婉順。」

豈其食魚，〔陳風衡門〕箋「此言何必河之魴，然後可食，取其口（甘）美而已。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已。以喻君任臣，何必聖人，亦取忠孝而已。」

誰能亨魚，〔檜風匪風〕傳「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箋「誰，言人偶能割亨者。」

九罭之魚鱒魴，〔豳風九罭〕箋「設九罭之罟，乃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

國風中凡言魚，皆兩性間互稱其對方之廋語，無一實指魚者。衡門篇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此以魚代女也。新臺篇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敝笱篇曰「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九罭篇曰「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衮衣繡裳，」皆以魚代男也。以上魚字之義，詳審各詩本文，已可得之。左傳哀十七年載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赬）尾，衡流而方羊，」疏引鄭衆說曰「魚肥則尾赤，方羊游戲，喻衛侯淫縱。」本篇曰「魴魚赬尾，」義當與左傳同。詩爲女子所作，則魚指男言也。匪風篇疑係婦人望其夫來歸之詞，「誰能亨魚，」蓋亦廋語也。箋曰「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案「人偶」者，相親愛之詞。中庸「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賈子匈奴篇曰

「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上前，時人偶之，」此相親謂之人偶也。疑三家或有說此詩爲男女相思念之詞者，故箋得兼採其說而釋「誰」字爲人偶之意。

管子小問篇曰「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從元刻本補，下同。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育育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家室，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尹注曰「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中。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案尹謂古俗以魚喻伉儷，至確。國風六言魚皆男女互稱之廋語，是其明證。自晉宋樂府，下至近世黔滇民歌，猶存此語，略示數例如下。樂府華山畿曰「開門枕水渚，三刀治一魚，歷亂傷殺汝。」子夜歌曰「常慮有貳意，歡今果不齊。枯魚就濁水，長與清流乖。」粵風曰「一條江水白漣漣，兩個鱅魚生兩邊，鱅魚沒鱗正好吃，小弟單身正好憐。」又曰「妹嬌娥，憐兄一個莫憐多，已娘莫學鯉兄子，那河游過別條河。」海豐畬歌「行橋便行橋，船仔細細載雙娘，鯉魚細細會游水，郎君細細會睇娘。」靖江情歌「天上星多月不明，河裏魚多水不清，朝中官多要造反，小大姊郎多要花心。」貴州安南民歌曰「妹家門前有條溝，金盆打水喂魚鰍，魚鰍不吃金盆水，郎打單身不害羞。」貴陽民歌曰「好股涼水出岩脚，太陽出來照不着，郎變犀牛來吃水，妹變鯉魚來會合。」雲南蕁甸情歌曰「大河漲水沙浪沙，一對鯉魚一對蝦，只見鯉魚來擺子，不見小妹來貪花。」又曰「新來陽雀奔大山，新來鯉魚奔龍潭，新來小妹無奔處，奔給小郎作靠山。」此皆以魚喻情偶者也。其

有言食魚者，如安南情歌曰「天上下雨地下滑，池中魚兒擺尾巴，那天得魚來下酒，那天得妹來當家，」雲南宣威情歌曰「要吃辣子種辣秧，要吃鯉魚走長江，要吃鯉魚長江走，要玩小妹走四方，」則與衡門「豈其食魚」同意。又有言以網捕魚者，如湖南安化情歌曰「大河裏漲水小河分，兩邊只見打魚人，我郎打魚不到不收網，戀姐不到不收心。」貴陽情歌曰「山歌好唱口難開，仙桃好吃樹難栽，祕密痛苦實難說，鮮魚好吃網難抬，」淮南略同安南情歌曰「久不唱歌忘記歌，久不打魚忘記河，久不打魚河忘記，久不連姐臉皮薄，」則與新臺「魚網之設」九罭「九罭之魚鱒魴」略同。

野蠻民族往往以魚爲性的象徵，古代埃及亞洲西部及希臘等民族亦然。亞洲西部尤多崇拜魚神之俗，謂魚與神之生殖功能有密切關係。至今閃族人猶視魚爲男性器官之象，所佩之厭勝物，有波伊歐式 (Boeotian) 尖底缾，缾上飾以神魚，神魚者彼之禖神赫米斯(Hermes) 之象徵也。(詳 Robert Briffault:Sex in Religion 見 V. F. Calverton 與 S. D. Schmalhausen 二氏合編之 Sex in Civilization P.42）疑我國謠俗以魚爲情偶之代語，初亦出於性的象徵。容續考之。

詩又有變相言魚而不出魚字者，亦係廋語，詳召南何彼襛矣及曹風候人二篇。

麟之趾

麟之趾　傳「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箋「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

野有死麕　〔召南野有死麕〕傳「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箋「亂世之民貧而彊暴之男女多行無禮，故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爲禮而來。」

案麟麐麕麇麠麖麞四名一物也。（一）說文麠之重文作麖，麖麕一聲之轉。說文曰「圜謂之囷，方謂之京，」管子輕重丁篇「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尹注曰「大囷曰京。」案囷與京對文異，散文通。麕之爲麖，猶囷之爲京也。以上證麕即麠（二）說文曰「麇，麞也，」籒文作麕。麕即麞，又即麠，是麠即麞一也。爾雅釋獸曰「麠，大麃，」說文曰「麃，麞屬，」是麠即麞二也。以上證麠即麞（三）釋獸曰「麠，……牛尾一角，」又曰「麐，麕身牛尾一角，」麐即麟字。說文曰「麠大鹿也，」又曰「麟，大牡原誤牝鹿也。」麕爲牛尾一角之大鹿，麟亦牛尾一角之大鹿，是麠又即麟矣。蓋麠重文作麖，從京聲，從京之字若涼，諒，倞等，皆來母，古讀麖蓋亦歸來，故得轉爲麟。釋獸「麠，大麃，」郭注曰「漢武帝郊雍，得一角獸，若麃然，謂之麟者，此是也。」然則麠麟一獸，郭璞已明言之矣。以上證麠爲麟　綜上所述，麕即麞，又即麠，麠即麞又即麟，而麟則麕身，然則麟麕麠麞四名一物審矣。

野有死麕篇說男求女，以麕爲贄。麕即麟，既如上說，則本篇蓋納徵之詩，以麟爲贄也。納徵用麟者，麟慶古同字。說文曰「慶，行賀人，從心從夊。吉禮以鹿爲贄，故從鹿省。」案此說字形非是。慶金文秦公毁作慶，其字於卜辭則爲麐之初文。麐本即慶下加口，而古字加口與否往往無別。慶於金文爲慶，於卜辭爲麐，適足證慶麐古爲一字耳，夫鹿

類之中，麐爲最貴，故古禮慶賀所用，莫重於麐，因之麐遂孳乳爲慶賀字。說文以「吉禮以鹿爲贄」解「慶」字，可謂得制字之意矣。吉禮用贄以麟爲貴，故相承卽以麟爲禮之象徵。傳曰「麟信而應禮，」箋曰「與禮相應，有似於麟，」並左傳哀十四年服注曰「視明禮修而麟至，」胥其例也。昏禮納徵用麟爲贄，而二南復爲房中樂，其詩多與婚姻有關，故知麟之趾爲納徵之詩。序曰「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又曰「天下無犯非禮，」禮卽納徵之禮，謂壻家能行此納徵之禮，不以强暴相陵，而求急亟之會也。

儀禮士昏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鄭注曰「皮，鹿皮。」崔駰婚禮文曰「委禽奠雁，配以鹿皮。」說文曰「麗，……從鹿丽聲，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又曰「慶，……吉禮以鹿皮爲贄，故從鹿省。」以野有死麕篇證之，婚禮古蓋以全鹿爲贄，後世苟簡，始易以鹿皮。本篇用麟，有趾，有定顚，有角，蓋亦全鹿。

召南

甘棠

蔽芾甘棠 傳「蔽芾，小貌。甘棠，杜也。」箋「召伯聽男女之訟，（舊衍不字）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

古者立社必依林木。周禮大司徒曰「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墨子明鬼篇曰「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以爲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菆叢社。」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宗廟卽祖，菆社卽社也。明鬼篇又引甘誓文而釋之曰「賞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言聽獄之衷也。」蓋斷獄必折中於神明，社木爲神所憑依，故聽獄必於社。周禮朝士曰「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右九棘……面三槐，」初學記二〇引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其下。」易坎上六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鄭注以爲卽外朝左右九棘，聽訟之處。禮記王制亦曰「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於棘木之下。」棘與槐蓋皆古時社中之木，而舊俗聽訟必於社前，故相沿聽訟處猶

種槐棘，白虎通社稷篇引尚書逸篇曰「北社惟槐，」北堂書鈔八七引太公金匱曰「植槐於王路之右，起兩社，築垣墻，祭以酒脯，食以犧牲，尊之曰社，」此槐爲社木之明證。棘亦宜然。甘棠者，蓋卽南國之社木，故召伯舍焉以聽斷其下。說文社之古文作䄕，從示從坴，坴卽社字，而傳曰「甘棠，杜也，」疑甘棠一名杜，卽以其爲社木而得名。箋謂召伯以「重煩勞百姓」之故，而聽斷棠下，未得其實。凡社木無不大者，以其禁採伐故也。莊子人間世篇說齊櫟社「其大蔽數千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是其例。甘棠亦社木，當爲大樹，故能爲召伯所舍。然則蔽芾者，木蔭盛覆蔽之貌也，傳以爲「小貌，」亦失之。

下行露篇爲男女獄訟之詞，而序曰「召伯聽訟也。」本篇箋曰「召伯聽男女之訟，」蓋據下篇而推知之。晏子春秋諫上篇二三曰「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泰士卽大士，見左傳僖二十八年及曲禮下於周曰大司寇，士爲刑官之正，故大司寇一曰大士，孫詒讓說。王風大車篇序曰「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召伯身爲三公，嘗聽男女之訟，而大司寇與諸大夫亦皆得聽之，明古聽男女之訟，初無專官。至晚出之周官，始據後世之制而專屬之媒氏。周禮媒氏曰「凡男女之陰訟，聽于勝國之社。」鄭注曰「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其罪。」案奄上棧下，卽禮記郊特牲所謂「喪國之社，必屋之。」社在屋中則不得有樹，故魏書劉芳傳曰「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惟誡社誡稷無樹，」誡社卽勝國之社也。然則周官不惟聽陰訟之人，與古不同，其聽訟之地亦不同。蓋古俗淳樸，雖陰訟亦但聽之樹下；後世禮敎觀念轉

嚴，嫌中冓之言，不宜宣露，始入戒社之屋中以聽之耳。要之，周官於聽訟之地，亦據後世之制言之。周禮賈疏謂詩在周公未制禮前，周官據制禮之後，故不同，孫詒讓又謂召伯非媒氏，則聽男女之訟，不必於戒社，此皆篤信周官實爲周公所作，故不得不曲爲之說耳。

行露

誰謂雀無角。 傳「雀之穿屋，似有角者。」箋「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

說文曰「噣，喙也，」角卽噣之本字。（一）以字形言之。鼎文有大喙鳥形 三代吉金文存卷二頁二 其喙形與卜辭角字不異，與卜辭兕字之角形亦酷肖，是古人造字，鳥喙與獸角，不分二事。（二）以字音言之。角古一讀與噣同。淮南子齊俗篇「獸窮則觕，」新序雜事五篇觕作觸，玉篇曰「觕，古文觸，」古文四聲韻五引崔希裕纂古觸古文作觕，觕觕同。觕從角聲，觸從蜀聲，觕觸字同，則角蜀音同，一也。集韻擉同捔，擉從蜀聲，捔從角聲，擉捔字同，則角蜀音同，二也。角音同蜀，而噣從蜀聲，是角音亦同噣矣。（三）以字義言之。獸角鳥喙，其形其質本極相似，又同爲自衞之器，故古語角之一名，獸角與鳥喙共之。角噣之聲或轉爲觜，此後世用爲鳥觜專字者也，文選射雉賦「裂膆破觜」徐注「觜，喙也。」然古本亦獸角之名，故字從角作。說文曰「觜，鴟舊頭上角觜也，」頭上角觜卽毛角。鳥之毛角當以象角而

得名，鳥毛角謂之觜，則獸角亦謂之觜可知。獸角謂之角，鳥喙亦謂之角，猶鳥喙謂之觜，獸角亦謂之觜也。獸角與鳥喙古並稱角，逮「角」爲獸所專，乃別製形聲之「噣」字，以當鳥喙之名，字從口蜀，蜀存角聲，上詳，口示喙意也。本篇曰「誰謂雀無角，」此古書鳥噣之名用古本字者。外此則漢書董仲舒傳引古諺曰「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角亦噣字。二句以鳥獸對舉，上謂獸有齒以齧，即不得有噣以啄，下謂鳥有兩翼以飛，即不得有四足以走。若以角爲獸角，則牛羊麋鹿之屬有角復有齒者衆矣，安得云「予之齒者去其角乎？」此說本吳仁傑兪樾 又有稱獸喙曰角者。爾雅釋獸「犀似豕」郭注曰「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案犀鼻上角實當鳥之喙，而謂之食角者，角即噣字。此亦古語角噣不分之佳證也。詩角字指鳥喙，宋吳仁傑首發其覆，明何楷，清毛奇齡，兪樾，于鬯，薛蟄龍等說並同，惟咸語焉未詳，余故具論其形音義如此，以見諸儒立說之精也。

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 傳「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

素絲紕之，良馬四之 「鄘風干旄」傳「紕所以織組也。總紕于此，成文于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箋「素絲者，以爲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縿，或以維持之。」

素絲組之，良馬五之 「同上」傳「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驂馬五轡。」箋「以素絲縷縫組於旌旗，

以爲之飾。五之者，亦爲五見之也。

素絲祝之良馬六之 〔同上〕傳「祝，織也。四馬六轡。」箋「祝當作屬，屬，著也。六之者，亦謂六見之也。」

王闓運以公食大夫禮說本篇，謂詩羔羊之皮卽禮庭實乘皮，詩素絲卽禮束帛，其說精確。惟詩曰「素絲，」禮曰「束帛，」帛之與絲，雖所異甚微，然慶賞用絲，經典究無明文，此惑不祛，恐終無以執閒者之口。今案以絲爲贈，的係古制。金文守宮尊曰「錫守宮絲束，苴幕五，苴冪二，馬匹……」此其明證也。曶鼎曰「我既贖汝五因，國父用匹馬束絲限許曶，」墨子非樂上篇引湯之官刑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韎，小人否似二伯，」或以讎値，或以贖罪，皆古贈遺用絲之旁證。且詩曰「五紽，」「五緎，」「五總，」皆束絲之名，詳下條 此曰「素絲五紽」猶金文曰「束絲」矣。詩之皮與絲爲二，傳則合而爲一，謂絲爲裘之英飾，不知皮既非裘，絲亦非英也。

干旄篇之素絲贈遺所用，其以絲馬並用，亦與守宮尊曶鼎所紀符合。經傳則言帛錦與馬，儀禮覲禮曰「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又曰「天子賜舍，……儐之束帛乘馬，」又曰「天子賜侯氏以車服，……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此諸侯朝覲所用也。聘禮曰「賓覿奉束錦總乘馬，」又曰「君使卿韋弁歸饔餼，……奉束帛，……【儐之】馬乘，……束錦，」又曰「上介饔餼，……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儐之兩馬束錦，」又曰「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以束帛致之，……儐之乘馬束錦，」又曰

「【歸】上介【禮】，儐之兩馬束錦，」此大夫聘禮所用也。既夕禮曰「公賵，玄纁束【帛】，馬兩，」禮記檀弓上篇曰「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公羊傳隱元年曰「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禮記少儀篇曰「賻馬與其幣，……不入廟門，」幣卽帛，此喪禮賵賻所用也。此上曰帛曰錦曰幣，咸與馬並用，亦猶詩之素絲良馬並稱也。其曰「紕之，」「組之，」「祝之，」皆束絲之法。下文「畀之，」「予之，」「告（造）之，」皆贈遺之意。所贈之物，卽此素絲良馬也。傳牽合小雅皇皇者華篇「六轡如絲」之語，以爲絲以喻轡，此其說之混絲馬爲一，與說本篇之混皮絲爲一，其失正同。箋則蒙上文「干旄，」「干旟，」「干旌」之詞，而以絲爲旌旗旒縿之屬，亦臆測無據。

以理勢度之，贈遺讎值，贖罪諸經濟性的活動，用絲爲中介，宜早於用帛與錦。墨子所引湯之官刑，雖未必果爲殷商文獻之本來面目，其言用絲要係舊俗。守宮尊，舀鼎皆懿王時器。此依陳夢家說，郭沫若定前者爲懿王時器，後者爲孝王時器。然二王世次本相毗連，皆在西周末葉。 金文中記用絲者祇此二見，合湯之官刑推之，疑贈遺用絲，乃西周末葉以前之風尙。大殷有「賓癸訊章帛束」語，亦懿王時器，是此時用帛之風，亦已開始。 二詩亦並用絲，然則其時代略可推矣。

素絲五紽。

傳「紽，數也。」

陳奐讀五爲交午之午，是也。午字古作8，象絲交午成束形，直其畫則成X，故五午古爲一字。紽者卽交午束絲之名。字鏡曰「紽，絡也，」絡與交午義近。說文曰「杝，落也，」卽籬落字，杝之狀邪交織絡而成文。一切經音義二二

引蒼頡篇曰「椸，格也，」亦枝格相交之意。紽與絁杝椸聲近義通，亦交午之狀也。釋文本紽作它，曰「本又作佗，……或作紽。」左傳莊二十二年陳公子佗，字五父，五與午，佗與紽，並古字通，交午束絲謂之紽，故名紽字五父。凡言交午者，其數必始於二，五與午通，故有「二」義。周禮大司徒，白虎通三軍篇並曰「五伍爲兩，」左傳昭元年服注曰「五十乘爲兩，」漢書律歷志上孟康注曰「伍，耦也，」兩，耦，皆二也。紽爲交午之狀，五訓二，故紽亦訓二。（詳馬氏毛詩傳箋通釋）紽或謂之五紽，五紽猶五兩也。齊風南山篇曰「葛屨五兩，」陳奐讀彼五字亦爲午，云五兩謂屨綦。案謂束綦之法也。禮記雜記下篇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周禮媒氏曰「凡嫁子取妻，入幣，純帛毋過五兩，」（純帛即束帛，鄭注讀純爲紂，非是。）五兩本束帛之法，此以爲帛數，乃後起之義。方言四曰「緉，⿰糸爽，絞也。關之東西或謂之緉，或謂之⿰糸爽。絞，通語也。」緉與兩同，緉謂之絞，絞之言亦交午也，故謂之五兩。紽，兩皆有「二」義，束絲謂之五紽，束綦與束帛謂之五兩，其義一也。

紽聲轉爲纏。字鏡絁同紽，廣韻纏俗作絁，類篇纏或作⿰糸施，紽⿰糸施同，是紽亦纏字。纏玉篇亦作⿰糸爾，字從爾，爾從㸚，㸚亦交午之意。纏聲又轉爲䌰。西京雜記鄒長倩遺公孫宏書曰「五絲爲䌰，倍䌰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繸。」䌰纏聲近字通，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九「籋浮雲，晻上馳，」注引蘇林曰「籋音躡，」集韻鑷或作鑈，並其比。五絲爲䌰，蓋亦本謂交午其絲。升以下皆倍數，䌰爲二絲交午之名，亦倍數也。鄒以五爲五數，此亦後起之說，猶禮之五兩，詩之五紽，說者亦皆以爲五帛五絲之數也。

素絲五緎　傳「緎，縫也。」

緎之言域也。漢書賈誼傳注曰「域，界局也，」界局之狀交午成文。文選西京賦注曰「罭與緎古字通，」網形亦交午成文。西京雜記「倍升爲⿰糸式，」埤雅引⿰糸式作緎。緎與⿰糸式古亦通用。大雅蕩篇「式號式呼」釋文「式本作或」式從弋聲，或從戈聲，弋戈古同字，故式可通或。楚辭天問曰「天式縱橫，」天式卽褚少孫續史記日者傳「旋式正棊」之式。索隱曰「式卽栻也。旋，轉也。栻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廣雅釋器曰「栻，揭也。」是栻狀如網，縱橫交錯而成界局，故亦謂之揭。⿰糸式栻字異義同。說文引樂浪挈令以⿰糸式爲織字，織亦經緯相交也。傳訓緎爲縫，廣雅釋詁二曰「繬，縫也，」朱駿聲謂繬卽織字。案說文曰「轖，車籍交革也，」廣韻曰「轖，車馬絡帶也，」並與交午義近。罭也，⿰糸式也，織也，繬也，並與緎聲近字通，而皆有交午之義。然則五緎猶五紽也。左傳昭二十八年「或賜二小人酒」杜注曰「或，他人也。」緎紽義近，猶或他義近。蓋或喻母字，古讀屬舌頭，與它（他）爲一聲之轉，故義亦相通。傳訓緎爲縫者，縫之義亦交午也。說文曰「夆，牾也，讀爲縫，」漢書劉向傳曰「逢午並起，」夆牾與逢午同。一作旁午，霍光傳「使者旁午，」注曰「一縱一橫曰旁午。」縫紩之法亦交錯其線，故紩謂之縫。束絲之法本與縫紩相似，訓緎爲縫，自無不可，惟謂以縫裘謂之緎，則不可耳。

羔羊之縫。　傳「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

詩一章曰「羔羊之皮，」二章曰「羔羊之革，」三章曰「羔羊之縫，」皮革一義，傳「革猶皮也。」則縫亦當與

之同。縫依字當作⿰革逢。然集韻引字林曰「⿰革逢，被⿰革逢也，」萬象名義作⿰革夆，曰「被⿰革夆斗，」玉篇曰「⿰革逢，鼓聲，」義皆無當。玉篇又有⿰革尌字曰「軍人皮，」軍人疑作韗人。考工記治皮之工有韗人，禮記祭統篇鄭注曰「韗，磔皮革之官也。」韗人皮蓋謂已治之皮。⿰革尌爲已治之皮，則與革同義。詩縫字疑讀爲⿰革尌。⿰革尌皮並舉，古或通稱，獨革亦已治之皮，此亦與皮通稱也。要之，「羔羊之縫」猶「羔羊之皮」也，傳讀爲縫紩之縫，則拘文牽義矣。

素絲五總。 傳「總，數也。」

總與交午之義亦近。齊風甫田篇「總角丱兮」傳曰「總角，聚兩髦也。」丱貫音同字通。穀梁傳昭十九年「羈貫成童」釋文曰「交午翦髮爲飾曰羈貫。」案禮記內則篇「男角女羈，」鄭注曰「午達曰羈。」羈貫猶午貫，（周禮壺涿氏「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故交午髮飾曰羈貫。「總角丱兮」丱卽午貫兩髦之謂。午束兩絲謂之總，猶午貫兩髦謂之總角，總與交午，義本相因也。上章曰「素絲五緎」五總猶五緎耳。豳風九罭篇傳曰「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緎與罭通，（見上素絲五緎條）總與緵通，（九罭傳釋文「緵本又作總，」周禮掌客「十筥曰總」釋文「總本作緵。」）束絲曰緎，亦曰總，猶魚網曰罭，亦曰緵，皆交午成文之狀也。

摽有梅

摽有梅 傳「摽，落也。」

摽，古拋字。玉篇曰「摽，擲也，」說文新附曰「拋，棄也，」重文作摽。公羊傳莊二年曰「曹子摽劍而去之，」卽拋劍而棄之。孟子萬章下篇「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卽拋出大門之外。擲物而棄之謂之摽，擲物以擊人亦謂之摽。說文曰「摽，擊也，」廣雅釋詁三，一切經音義引埤蒼，又一六引字林，並曰「拋，擊也。」擲物以予人亦謂之摽，詩曰「摽有梅，」謂有梅以拋予人也。衞風木瓜篇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言女有求士者，投之以木瓜達意，士卽報之瓊琚以結好也。凡男女之詩言贈佩玉者，皆贈之者男，被贈者女，詳木瓜篇。本篇亦女求士之詩，摽拋投義同，摽梅猶彼之投瓜，投桃，投李耳。晉書潘岳傳曰「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載以歸。」此事與二詩所詠者略同。疑初民習俗，於夏日果熟時，有報年之祭，大會族人於果園之中，恣爲歡樂，於時士女分曹而坐，女競以新果投其所悅之士，中焉者或解佩玉以相報，卽相與爲夫婦焉。二詩所詠，殆卽此類，而潘岳事則其流風餘韻之偶存於後世者也。

韓詩外傳七陳饒對宋燕曰「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而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此雖婦人自相提擲，然亦可證擲果爲婦人之戲。婦人擲果爲戲，或卽古時擲果求士之變相歟？

摽有梅，傳「盛極則墮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箋曰「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始衰。」

有條有梅　〔秦風終南〕傳「條，稻，梅，枏也。宜以戒不宜也。」箋「……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也。……

喻人君有盛德，乃宜有顯服，猶山之木有小大也此之謂戒勸。」

原始社會之求致食糧，每因兩性體質之所宜，分工合作，男任狩獵，女任採集，故蔬果之屬，相沿爲女子所有。左傳莊二十四年御孫曰「女贄不過榛栗棗修，」禮記曲禮下篇曰「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古微書引春秋元命苞曰「織女星主瓜果，」此皆古俗果實屬女子之證。（獲致肉類食料雖爲男子事，庋藏之則仍女子事，故脯脩亦屬女子。） 夫果實爲女所有，則女之求士，以果爲贄，固宜。然疑女以果實爲求偶之媒介，亦兼取其蕃殖性能之象徵意義。（芣苢宜子，或云其實似李，詳周南芣苢篇。） 擲人果實，即寓貽人嗣胤之意，故女欲事人者，即以果實擲之其人以表誠也。

諸果屬誠皆女子所有，然梅與女子之關係尤深。梅字從每，每母古同字，而古妻字亦從每從又。梅一作⿱艹敏，（中山經郭注） 從敏，古作敏，亦從每從又，與妻本屬同字。本篇梅字，釋文引韓詩作楳，說文梅之重文亦作楳。說文又曰「某，酸果也，」古文作槑。案某槑皆古無字之省變，卜辭金文，或以無爲母，而經典亦無毋通用，毋即母字。是梅楳某槑仍爲一字。梅也者，猶言爲人妻爲人母之果也。然則此果之得名，即昉於摽梅求士之俗。求士以梅爲介，故某楳二形又孳乳爲媒字，因之梅楳之函義，又爲媒合二姓之果。要之，女之求士，以梅爲贄，其淵源甚古，其函義甚多。本篇傳箋並謂梅盛極則落，喻女色盛將衰，皮相之論也。

終南篇曰「有條有梅，」又曰「有紀有堂，」紀堂當依韓詩作杞棠，王引之馬瑞辰已辯之矣。今案條，梅，杞，棠，皆果名也。爾雅釋木「柚，條，」與「時，英梅，」相次，疑即此詩之條梅。（詳秦風終南篇。） 此女子悅人之詩。條，梅，杞，棠，女性

之象徵。有條有梅，有杞有棠，猶言有女子方待適人。下文盛稱君子容儀之美，明告君子以己傾慕之誠也。末云「佩玉將將，」則似微示願其以佩玉來贈之意。此詩作者乃貴族女子，詩中所稱諸果實未必實用以提擲君子，然稱「有條有梅，」「有杞有棠」於君子之前，亦未始不寓有民間擲果求士之意識。他篇女子之詞多稱果實名者，以此類推。傳以條梅爲大木楢枏之異名，箋乃謂大木以喻「顯服，」眞郢書燕說矣。

迨其今兮　傳「今，急辭也。」

林義光曰「今讀爲堪。堪字通作戡。昭二十年左傳「王心弗堪，」漢書五行志作「王心弗戡，」孟康曰「戡，古堪字。」戡亦後出字，古文省借，宜作今也。首章『迨其吉兮，』言於衆士中求吉士而嫁之。此章則已以失時爲懼，故曰『迨其堪兮，』言有可嫁者卽嫁之，不暇審擇也。」案林謂首章吉爲吉士，至確，讀此章今爲堪，亦是，惟仍以懼失時爲說，而解爲可嫁卽嫁，不暇審擇，則明雖易傳，而陰實從之。今謂首章吉謂吉士，則次章堪亦謂堪士。周頌小毖篇「未堪家多難，」傳曰「堪，任也，」動詞堪訓任，形容詞堪亦訓任。呂氏春秋報更篇曰「堪士不可以驕恣有也，」堪士卽任士。呂覽上言堪士，下卽敍觳桑餓人報趙宣孟事，觳桑餓人謂靈輒，正後世所謂任俠之士。墨子經上篇曰「任士，損己而益所爲也，」莊子秋水篇曰「任士之所勞。」邶風燕燕篇「仲氏任只，」箋曰「任者，以恩情相親也，」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觀其廉任，」盧注曰「任，以信相親也，」史記季布傳「爲氣任俠，」集解引孟康曰「信交道曰任。」朋友以恩信相親曰任，亦曰堪，男女以恩信相親亦然，呂覽堪士謂朋友，詩堪士謂男女，名之所施雖異，義則一而矣。又案爾雅釋詁

曰「諶，誠也」，又曰「諶，信也」，諶諶俱從甚聲，而誠信與任之義訓復同，然則形容詞訓任之堪，即諶字耳。詩字讀爲諶，於義亦愜，惟終不若今堪發聲近，且「堪士」之詞，明見呂覽，故仍從林讀。

頃筐塈之 傳「塈，取也。」箋「頃筐取之，謂夏已晚，頃筐取之於地。」

溉之釜鬵〔檜風匪風〕傳「溉，滌也。」

塈讀爲气。說文餼槩並爲氣之重文。儀禮聘禮「如其饔既之數」注「古文既爲餼。」禮記中庸「既廩稱事」注「既讀爲餼。」廣雅釋詁曰「气，予也。」經傳予人食物曰餼，即气之孳乳。儀禮聘禮曰「餼之以其禮，」鄭注曰「餼，給也，」釋文曰「遺也。」聘禮又曰「過則餼之，」並左傳僖十五年曰「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義亦皆爲予。今字省作乞。漢書朱買臣傳曰「買臣乞其夫錢令葬，」謂予其夫錢也。「頃筐气之，」即頃筐予之。首章「其實七兮，」謂筐中之梅，十尚餘七，二章「其實三兮，」謂十餘其三，末章「頃筐气之，」則梅已拋盡，並其筐亦拋予之也。匪風篇曰「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懷讀爲歸，禮記緇衣「私惠不歸德」注「歸或爲懷。」廣雅釋詁曰「歸，遺也。」「溉之釜鬵」與「懷之好音」相對爲文，溉亦讀爲气，訓予，予亦遺也。本篇傳箋並訓塈爲取，是誤乞予爲乞取，左傳昭十六年疏「乞之與乞一字也，取則入聲，與則去聲也。」蓋於詩義未達一間，匪風傳訓溉爲滌，則望文生義矣。

迨其謂之 傳「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箋「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

禮雖不備，相奔不禁。」

胡不歸•〔邶風式微〕箋「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之辭。」

瑕不謂矣〔小雅隰桑〕箋「謂，勤也。……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

謂讀爲㥜。玉篇廣韻並曰「㥜，行也。」初學記六引春秋說題辭「㥜之言㥜㥜也，㥜㥜，進行貌。」案㥜訓行者，謂歸聲近，古當通用，詳下㥜即「之子于歸」之歸，行即「女子有行」之行，婦人謂嫁曰歸，一曰行，詳邶風泉下篇故㥜可訓行也。本篇傳曰「禮不備，則不待禮此從馬瑞辰截句會而行之，」行之即嫁之。此以「行之」釋詩「謂之，」正讀謂爲㥜。「求我庶士，迨其㥜之，」猶言於衆士之中，求得其人，庶幾歸之以相與爲夫婦。隰桑篇曰「心乎愛矣，瑕不㥜矣，」猶言心旣愛之，胡不歸嫁之乎？「瑕不㥜，」即式微篇之「胡不歸，」彼歸字本亦當訓嫁也。墨子經上篇曰「謂，移舉加也，」言移此舉以加之於彼，此析字義最精。歸亦有移義，故荀子王制篇曰「使相歸移也。」列子說符篇張注曰「謂者所以發言之指趣，」漢書楊王孫傳顏注曰「謂者名稱也，亦指趣，」華嚴經音義下引漢書音義曰「謂者指趣也。」有所趣，即有所歸，淮南子原道篇高注曰「趣亦歸也。」謂歸一語，故並訓趣。說文曰「謂，報也。」報赴聲近，古亦通用。禮記少儀「毋報往」注曰「報讀赴疾之赴，」喪服小記「報喪者報虞」注同，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吾今且報府，」即赴府。謂歸一語，報赴一語，謂訓報，猶歸訓赴也。謂之與歸，初本無別。其分也，則意有所趣赴謂之「謂，」身有所趣赴謂之「歸。」其合也，則「歸」爲身言，而意之趣赴亦謂之「歸，」漢嚴遵著書名「老子指歸」是也，「謂」屬意言，而

身之趣赴亦謂之「謂，」詩「迨其謂之，」「瑕不謂矣」是也。然詩意既斥身之趣赴，則依字仍當以「渭」爲正，「謂」爲借。渭訓行，趣赴卽行矣。渭字不見其他經籍，字書中玉篇廣韻而外，惟廣雅釋水曰「渭，僨也，」王念孫疑僨之誤，近是。而訓行復與本篇毛傳說脗合，疑渭卽本篇三家異文之早佚者，故爲康成所不及採。馬瑞辰謂傳讀謂爲會，「會而行之」之會卽釋經謂字，非是。謂會聲類不同。

歸有歸往與歸來二義。詩謂字訓歸往。呂氏春秋開春篇曰「王者厚其德，積衆善，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人，而海內皆來稽 本作「以來爲稽」從俞樾改。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來謂卽來歸也。一切經音義二三引白虎通，莊子逍遙遊篇釋文引司馬注，並曰「稽，至也。」來至，來稽，來謂，義並同，謂讀爲歸，歸亦至也。此義雖與詩謂字微異，然亦可證謂歸古字之通假。諸家校呂覽或云請誤，或云謁誤，或云詣誤，均不確，惟吳闓生謂詩「瑕不謂矣」與此同，最爲卓識，特未悟字卽歸之假耳。

小星

寔命不同 傳「寔，是也。命不得同於列位也。」箋「謂諸妾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禮命之數不同也。凡妾御於君不當夕。」

舍命不渝 〔鄭風羔裘〕箋「舍猶處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類。」

金文令彝曰「明公朝至于成周，【作冊令】出令，舍三事令……舍四方令，」小克鼎曰「王命膳夫克舍令于成周遹征八師之年，」毛公鼎曰「父厝舍命，毋有敢惷，敷命于外。」令命同字，而古書多施舍連文，「舍命」猶言發號施令也。令彝言「出令，」又言「舍命，」毛公鼎言「舍命，」又言「敷命，」出敷亦施也。林義光，吳闓生，于省吾並云羔裘篇之「舍命，」即金文之「舍命，」至確。林訓舍爲錫，吳訓爲發，並與施義近，然古書言錫命義有專屬，吳說爲長。今案本篇「寔命，」寔讀爲寘，易坎上六「寘于叢棘，」姚信本作寔。寘命亦即舍命，周南卷耳篇「寘彼周行，」魏風伐檀篇「寘之河之干兮，」大雅生民篇「誕寘之隘巷。」寘並訓舍。莊子人間世篇曰「福輕於羽，莫之知載，禍重於地，莫之知寘，」今作避，此從釋文引舊本。寘與載對舉，謂舍而不載也。傳注並訓寘爲置，置亦舍也。華嚴經音義上引廣雅曰「置，捨也，」舍捨同。舍棄之舍亦謂之寘，故施令謂之舍命，亦謂之寘命。「舍命不渝，」管子小問篇引古語作「澤命不渝，」澤即釋字。寘訓置，置亦訓釋，漢書郅都傳注「置，釋也。」史記吳王濞傳正義「置，放釋也。」放釋與施出義亦近。施令謂之寘命，亦猶謂之釋命矣。詩曰「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命即公之命，謂公之政令也。本篇「寔命不同，」「寔命不猶，」並羔裘篇「舍命不渝，」管子「澤命不渝，」皆古之成語，謂奉職不苟也，說詳後文。

寔命不同。　傳箋說見前。

同讀爲詷。說文曰「詷，譀也，」「譀，誕也。」家語弟子篇王注，列子黃帝篇張注並曰「誕，欺也。」謹行君命，不辭勞苦，是爲不欺其君，故曰「寔實命不詷。」毛公鼎曰「父厝舍命，毋有敢惷，」惷亦讀爲詷。淮南子墬形篇注「惷讀

人謂惷然無知之惷也，」一切經音義一七引倉頡解詁「惷無所知也，」莊子山木篇「侗乎其無識」，釋文「侗，無知皃。」惷之通詷，猶惷之通侗。寘命猶舍命，說具上條「毋有敢惷」亦卽「不詷，」詩與金文義可互證。說文曰「詷，共也，一曰譀也。」禮記祭統篇「鋪筵設同几，」鄭注「同之言詷也，」疏曰「同共之同言旁作同，故古文字林皆訓詷爲共。是漢魏之時，字義如此，是以讀同爲詷。今則總爲一字。」據此，則詩字或本作詷訓譀，讀者誤爲共詷之詷，乃改從今字耳。

寔命不猶。傳「猶，若也。」箋「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待進御之次序。不若亦言尊卑異也。」

舍命不渝。〔鄭風羔裘〕傳「渝，變也。」

其德不猶。〔小雅鼓鍾〕傳「猶，若也。」箋「猶當作瘉，瘉，病也。」

方言一三曰「猷，詐也，」廣雅釋詁二曰「猶，欺也，」猷猶同。案猶訓若，若者似是而非之謂，故引申爲欺詐之義。小雅斯干篇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馬瑞辰訓猶爲欺詐，是也。今謂鼓鍾篇「其德不猶」猶亦訓欺。一章曰「淑人君子，懷允不忘，」箋訓允爲信，二章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回讀爲違，不違卽不背信，三章曰「淑人君子，其德不猶，」猶訓欺，不欺亦卽不失信也。本篇「寔命不猶」與上章「寔命不同（詷）」同義，猶與詷皆欺也。羔裘篇曰「舍命不渝，」渝猶聲近義通，斯干鼓鍾二猶字箋亦謂當作瘉，說雖未是，然可證二字聲近。不渝亦謂不欺，故管子小問篇曰「『澤命不渝，』信也。」且詩上文曰「洵直且侯，」不渝與直義相應，不欺亦卽直矣。傳訓渝爲變者，變與欺義亦相因，變詐卽欺詐也。

江有汜

江有汜。傳「決而復入為汜。嫡能自悔也。」箋「江水大，汜水小，然而並流，似嫡媵宜俱行。」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邶風谷風〕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箋「小渚曰沚。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湜湜持正貌，喻君子得新婚，故謂己惡也。己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此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焉。」

本篇二章傳曰「水岐成渚，」說文曰「汥，水都也，一曰水分流也，」岐與汥，渚與都，並同。三章傳曰「沱，江之別者。」書禹貢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傳義本之禹貢。鄭注曰「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水經江水注曰「江水東逕上明城北，江沱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為稱。」案沱之言它也，本訓枝出，枝江即沱水別名，縣以水為名也。沱今字作汊，集韻「汊，水歧流也。」汊之言杈也，說文「杈，枝也。」禮記禮器「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秦詛楚文作亞駝，惡池之言猶椏枝也，廣韻引方言「江東言樹枝為椏杈，」水之歧流，如水之枝杈，故曰惡池。渚也，沱也，皆水之枝流，則汜亦宜然。木華海賦曰「枝岐潭淪，渤蕩成汜，」漢書敘傳「芊彊大於南汜，」顏注曰「汜，江水之別也。」木顏說汜，並與沱同義，最為確詁。巳古作𢀳，與它同字，故汜沱亦本同字。易林遯之巽，明夷之噬嗑並曰「江水沱汜，」沱汜連語，汜亦沱也。婦人蓋以水喻其夫，以水道自喻，而以水之旁流枝出，不循正軌，喻夫之情愛別有所歸。下文「之子歸 從錢大昕馮登府

補歸，不我以，」之子謂新昏，以讀爲與，相親與也，言新人來而故人疏，猶水決歸氾而江涸也。傳曰「決而復入爲氾。」案氾本訓水枝流，水決則歧出，以決釋氾可也。既決之後，或復入或否，皆謂之氾。傳專以決而復入者爲氾，探下文「其後也悔」以爲說也。

谷風篇「湜湜其沚」，箋曰「小渚曰沚。」案渚卽本篇「江有渚」傳「水歧成渚」之渚，是沚亦水之枝流。沚從止聲，止卽趾字，趾爲足之枝出者，故水之枝流謂之沚。字亦作洔，秦風蒹葭篇「宛在水中沚，」韓詩作洔，爾雅釋水「小渚曰沚，」釋文「沚本作洔，」此雖謂水中之土，與詩沚字異義，然亦可證沚洔二字同。穆天子傳一「以飲于枝洔之中，」郭注曰「水歧成洔，洔，小渚也。」洔爲水枝流，故曰枝洔。此詩婦人以涇水喻夫，以渭之水道自喻，以涇之枝沚喻新人，言涇水流於渭中，則濁，及其旁溢而入於沚中，則湜湜然清，今君子與己居而日相怨怒，與新人居則和樂，亦猶是也。下文「宴爾新昏，不我屑以，」卽承此言之。

說文洍下引詩作「江有洍，」呂祖謙讀詩記引董氏說石經亦作洍。以茝一作芷，爾雅釋草「蘄茝，蘪蕪，」樊光本作芷，禮記內則「婦或賜之茝蘭，」釋文本又作芷。賾一作蹟，玉篇例之，則洍亦沚字，因之氾沚亦同字矣。本篇江決爲氾，與谷風篇涇別爲沚，取喻正同，而此曰「之子于歸，不我以，」與彼曰「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旨詞亦合，參校二詩，喻意益明，傳箋說俱未憭。

衞風氓篇曰「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此亦以河流喻愛情。隰當爲濕，卽漯

水，蔡啓盛說「泮與畔同，亦岸也。淇濕之水以厓岸自拱持，而不旁出橫泆，喻夫昔日之專一純固，不二三其德。「總角之宴」三句極陳昔年樂事以點醒喻意。此與本篇谷風篇雖意有反正，而取喻則一。近世歌謠設喻亦有類此者。川東情歌曰「好個堰塘又無水，好個姐兒又無郎，」雲南羅次情歌曰「早早認得貪花路偌遠，生死守着老花園，守着乾溝等水放守着死樹等花開，」尋甸情歌曰「我是河中大石頭，過了多少水波浪，」皆以水喻男，水道喻女也。川東情歌又曰「送郎看見一條河，河邊一個回水沱，江水也有回頭意，情哥切莫丟了奴，」此以江水入沱喻郎與己別，而借沱之倒流歸江以諷郎還反於己，與本篇造意最近。廣東梅縣情歌曰「河水大裏了河岸崩，阿妹走裏了那兒跟妹子走裏了無處問，朝看日頭夜看星。」此以水喻女，與傳統習慣相反，然設喻之基本母題固猶未變。云「河岸崩，」與氓篇言淇濕之岸泮，若合符節。

其後也處。 傳「處，止也。」箋「止，嫡悔過自止。」

癙憂以痒 〔小雅正月〕傳「癙痒皆病也。」

鼠思泣血 〔小雅雨無正〕箋「鼠，憂也。」

正月篇曰「癙憂以痒，」雨無正篇曰「鼠思泣血，」癙與鼠同，皆憂也。憂思義近，癙憂猶鼠思耳。本篇曰「其後也處，」處讀爲癙，亦憂思之謂。古人於心理之苦痛與生理之苦痛，不甚區別，故憂病二詞，義可互通。山海經中山經「脫扈之山，有草名曰植楮，可以已癙，」郭注曰「癙，病也。」字一作鼠。淮南子說山篇曰「貍頭愈鼠，雞頭已瘻，

蝱散積血，斲木愈齲，此類之推者也，」中山經注，太平御覽七四二又九一一二，並引鼠作癙。字又作癙。呂氏春秋愛士篇曰「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趙簡子】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貍（本作騾誤）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高注曰「處猶病也，」朱駿聲讀處為癙，殆不可易。今案訓病之癙通作處，訓憂之鼠亦通處。詩字則讀為訓憂之鼠。二章曰「其後也悔，」悔與痗通，（小雅十月之交「亦孔之痗」釋文「痗本又作悔，」爾雅釋詁釋文痗有昧晦二音。）本章曰「其後也悔，」痗鼠，皆兼心理苦痛與生理苦痛二義。三章曰「其嘯也歌，」亦所以表憂傷之情，詳下條。

「它」本蛇字，「尤」象獸形，卜辭「亡它」「亡尤」則訓災禍，尤又引申為過失，為怨尤。古語此類甚多。鼠亦害人之物，與它尤同類，故亦引申為病，為憂。然則憂病之義，鼠為本字，癙為後起專字，處則同聲假借也。

其嘯也歌　箋「嘯，蹙口而出聲，嫡有所思而為之。既覺自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

條其歗矣　「王風中谷有蓷」傳「條條然歗也。」

歗歌傷懷　「小雅白華」

嘯歗字同。（說文欠部引本篇作歗，中谷有蓷篇，白華篇，釋文並曰「歗本作嘯。」）嘯訓蹙口出聲，本為鳴聲，今語所謂口哨，是也。然呼聲之高激者亦近鳴，故呼聲亦謂之嘯，楚辭招魂曰「永嘯呼些，」禮記內則篇「不嘯不指，」鄭注曰「嘯讀為嘯（本說此字叱，）」是也。鳴聲之嘯與嗃義近，莊子在宥篇「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嗃矢也，」釋文「嗃，許交反，」

引向注曰「嗃矢矢之鳴者。」呼聲之嘯與號義近，說文曰「号，痛聲也，」号號同。詩嘯字皆訓號。中谷有蓷篇「條其歗矣，」與「嘅其歎矣」「啜其泣矣」並舉，歗猶號也。列女傳三漆室女傳曰「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爲之慘者，」義與此同。中谷有蓷篇歗字用爲動詞，白華篇之歗，本篇之嘯，則用爲副詞。白華篇曰「歗歌傷懷，」謂號哭而歌，憂傷而思也。顏氏家訓風操篇曰「禮以哭有言者爲號，」漢書劉向傳「號曰」顏師古注曰「號謂哭而且言也，」嘯歌者卽號歌，謂哭而有言，其言又有節調也。本篇曰「其嘯也歌，」其訓將，上二章其字幷同 言將號然而歌也。詩凡言「□也，」上一字多爲副詞。「其後也悔，」「其後也處」與「今也每食無餘，」「今也日蹙國百里，」也上一字皆表時副詞。「其嘯也歌，」與「俾也可忘，」「況也永歎，」「烝也無戎，」「展也大成，」「市也婆娑，」「匪直也人，」「允也天子，」後二例省繫詞 也上一字皆表狀副詞。

野有死麕

無感我帨兮　傳「感，動也。帨，佩巾也。」箋「疾時無禮，強暴之男相劫脅，奔走失節，動其佩飾。」

帨，帨巾也，一曰縭，一曰褘，一曰蔽厀，一曰市，字又作韍若韠。儀禮士昏禮曰「母戒女，施衿結帨，」豳風東山篇「親結其縭，」傳曰「縭，婦人之褘。母戒女，施衿結帨。」傳引禮經結帨以釋詩結縭，是縭卽帨也。爾雅釋器「婦人之幃謂之縭，」釋文幃本作褘 孫炎注曰「褘，帨巾也。」義與毛合。方言四曰「蔽厀，江淮之間謂之褘，」說文曰「褘，

蔽厀也，」是帨又卽蔽厀。說文曰「巿，上古衣蔽前而已，巿以象之，」又曰「韠，韍也，所以蔽前，」釋名釋衣服曰「韠，蔽也，所以蔽厀前也，婦人蔽厀亦如之，」是帨與巿，韍，韠亦總爲一物。五經要義曰「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肉而衣其皮，但知蔽前，未知蔽後。」案近世社會人類學家咸謂加飾於前，所以吸引異性之注意，是衣服始於蔽前，名曰蔽之，實乃彰之。太平御覽六四五引愼子曰「有虞氏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刖，以艾韠當宮。」韠可當宮者，以其爲性器官之象徵也。此最足代表蔽之卽所以彰之之心理。古今樂錄曰「宋……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啓母。母爲至華山畿，尋訪，見女，具以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臥之當已。少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此又由器官之象徵，擴大而爲女性身體全部之象徵。禮記內則篇曰「女子生，設帨於門右。」蓋帨所以象徵女性，故設帨以紀念女子之生。詩言「無感我帨兮，」亦以此物之具有象徵意義，故視同神聖，而戒人之犯之也。雖然，詩人之義，微而隱，蔽之旣卽所以彰之，又焉知戒之非卽所以勸之哉？

何彼襛矣

唐棣之華　傳「唐棣，栘也。」箋「喻王姬顏色之美盛。」

漸車帷裳　「衛風氓」傳「帷裳，婦人之車也。」箋「帷裳，童容也。」

常棣之華「小雅常棣」傳「常棣，棣棣也。」

維常之華「小雅采薇」傳「常，常棣也。」箋「此言彼爾者乃常棣之華，以與將率車馬服飾之盛。」

古者車上張蓋冒之以布或席，謂之襜，襜字一作裧，聲轉爲容，或謂之童容，又曰襜車，裧車，容車。襜之邊緣，有淺垂如鼈甲之臘者，有深垂直下而成帷帳者。無垂與淺垂者皆謂之襜，深垂者謂之帷裳。帷裳卽帷帳也。帷字一作幃，倒其文則曰裳幃。帷裳度又有與襜不相連屬者，故析言之，襜在上而帷裳在旁，然有帷裳，則必有襜，故二者後世又每通稱。婦人之車有帷裳，列女傳四貞順篇齊孝孟姬傳曰「野處則帷裳擁蔽，」是也。氓篇曰「漸車帷裳，」易順鼎讀漸爲裧，謂「淇水湯湯，裧車帷裳，」與竹竿篇「淇水滺滺，檜楫松舟，」文同一例，其語至確。儀禮士昏禮「婦車有裧，」鄭玄注曰「裧，車裳幃，」旣夕記「主婦車，疏布裧，」注曰「裧者，車裳幃，於蓋弓垂之。」周禮巾車「王后之五路，……皆有容蓋，」鄭衆注曰「容謂之幨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潼童容。」二鄭注禮，與後鄭箋詩，皆混襜與帷裳爲一也。御覽八二〇引曹植表「欲遣人到鄴市上黨布五十匹作車上小帳帷，謁者不聽，」帳帷卽裳帷，但此不必爲婦人之車。喪車亦有帷裳。禮記雜記上篇曰「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其國，……其輤有裧，緇布裳帷，……士輤，……蒲席以爲裳帷，」此則別襜與帷裳爲二物。兵車亦有帷裳。齊策五曰「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淮南子氾論篇「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高注曰「幨，幰也，所以禦矢也。」兵略篇曰「雖有薄縞之幨，腐荷之櫓，然猶不能獨穿也。」凡此曰襜若幨者，當卽帷裳。采薇篇曰「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出師之詩，維常當讀爲帷裳，

即齊策之襜，淮南之幨也。

古音唐棣與裳帷相近。唐棣一作常棣，常即衣裳本字。帷從佳聲，棣從隶聲，古讀並歸舌頭，又同脂部，故帷棣聲亦相近。肆說文作肆，從隶聲書湯誥「肆台小子」墨子兼愛下篇作「帷余小子履」左傳成十三年「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即昔惟我獻公及穆公相好也金文呂行壺「唯還。」麥尊「唯歸，」即逮還逮歸也。本篇「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與采薇篇四句格調正同，此以「唐棣」爲「裳帷，」猶彼以「維常」爲「帷裳」也。且張參五經文字曰「襛字見詩風，從禾者譌。」案說文衣部襛下引詩，並蕭子顯代美女篇「繁襛既爲李，照水亦成蓮，」字皆從衣，與張說合。正惟唐棣斥車服言，故襛字從衣作。後人誤唐棣爲木，乃改襛字亦從禾作，眞所謂義失於前，文變於後也。論語子罕篇引逸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春秋繁露竹林篇，文選廣絕交論注並引唐作常。與王風大車篇「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同一格調，彼毳衣本謂車衣，說詳彼篇此唐棣即裳帷，亦即車衣也。偏反即翩翻，正裳帷從風飄舞之狀。逸詩唐棣亦讀爲裳帷，可與本篇互證。常棣篇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與本篇「何彼襛矣，唐棣之華，」語調亦近，特二句互易其次耳。常棣亦當讀爲裳帷，其韡字從韋作，亦猶本篇襛從衣作，韋古幃字，幃即衣也。二句但謂兄弟偕來，其車服之盛有如此者。「鄂不」猶「胡不，」箋以鄂爲花蕚，不爲花跗，喻兄弟「恩義之顯，」曲說也。詳常棣篇。

要而言之，采薇篇之「維常，」即氓篇列女傳之「帷裳。」倒言之曰「裳帷，」其名見禮記，帷字或作幃，見儀

禮後鄭注者二，周禮先鄭注者一，又作「帳帷，」見曹植表。常棣篇及逸詩之「唐棣，」並即「裳帷也。」然詩以「唐棣」「常棣」爲「裳帷，」乃諧聲廋語，與尋常所謂假借者不同。「裳帷」之聲本似「唐棣」「常棣，」其以車服爲花樹，初或由於聽覺之誤會，繼而覺以花樹擬車服，不失爲美妙之聯想，因復有意加深其誤會，以增强其聯想而直呼之爲「唐棣之華。」晉宋民間樂府，此例最多，不煩枚舉。夫雙關語之遊戲，例爲初期文藝之慣技，三百篇豈能獨外？自後人不悟諧聲之祕，而於此類但以字面解之，於是詩之所以爲詩者益晦矣。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 傳「伊，維，緡，綸也。」箋「釣者以此有求於彼，何以爲之乎？以絲爲之綸，則是善釣也。以言王姬與齊侯之子以善道相求。」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 「衞風竹竿」傳「籊籊，長而殺也。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家室。」

國風中言魚，皆兩性間互稱其對方之廋語。本篇及竹竿篇皆言釣，意仍指魚，但不明出魚字耳。漢樂府白頭吟曰「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男兒重義氣，何用錢刀爲！」魏文帝釣竿篇曰「釣竿何珊珊，魚尾何簁簁，行路之好者，芳餌又何爲！」近代民歌，則廣東瓊崖情歌曰「釣魚釣到正午後，魚未食餌心早操，收起釣竿囘去室，打隔無還此路頭，」以上男唱「釣魚釣到正午後，魚未食餌心勿操，日頭釣魚魚見影，有心釣魚夜昏頭，」以上女唱 潮州情歌曰「七丈溪水七丈深，七個鯉魚頭戴金，七條絲線釣不起，釣魚阿哥空費心，」貴州安順情歌曰「筋竹林頭砍釣竿，閒着無事釣魚玩，河中魚兒翻白肚，不上金鉤也枉然，」又

曰「太陽落坡坡背陰，坡背有個釣魚坑，有心釣魚用雙線，有心連妹放寬心，」雲南詩句情歌曰「大河漲水灘對灘，沿河兩岸紫竹山，別人說他沒用處，我說拿做釣魚竿。」以上以釣魚喻求偶，義尤顯白，並可與詩參證。

原載清華學報第十二卷第一期，民國二十六年一月。

邶風

柏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傳「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箋「鑒之察形，但知方圓黑白，不能度其眞僞。我心非如是鑒，我於衆人之善惡內外，心度知之。」

茹猶含也。大雅烝民篇「柔則茹之，剛則吐之，」茹有含義，故與吐對舉。舊訓食，含與食義亦相因。古以水爲鑑，而水可以含影。張衡靈憲曰「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影。」古又稱甘心受辱謂之含詬，左傳宣十五年曰「國君含垢，」漢書路溫舒傳作詬。左傳賈注曰「含，忍也，」故含詬一曰忍詬。離騷「屈心而抑志兮，攘（讓）尤而忍詬，」莊子讓王篇「强力忍詬，」荀子解蔽篇「厚顏而忍詬。」此以鑑之含影，喻心之含詬，言鑑能含影，我心則不能含詬而不伸也。「不可以茹」起下「薄言往愬」之文。愬於兄弟卽傾吐之於兄弟。愬吐亦聲近義通。愬或體作訴，從斥聲，斥有棄義，漢書武帝紀注、江都易王非傳注 而吐亦訓棄，蒼頡篇 斥與瀉通，禹貢「濱海廣斥，」史記夏本紀作瀉。而吐訓瀉，廣雅釋言 瀉瀉字通，並其證。然則上言「不可茹，」下言「往愬，」茹與愬對舉以見義也。傳箋說失之。

寤辟有摽　傳「辟，拊心也。摽，拊心貌。」

獨寐寤言　〔衞風考槃〕箋「寤，覺。……在澗獨寐覺而獨言，長自誓以不忘君之惡。志在窮處，故云然。」

可與晤歌　〔陳風東門之池〕傳「晤，遇也。」箋「晤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化也。」

召南羔羊篇「素絲五紽」，齊風南山篇「葛屨五兩」，陳奐讀兩五字並爲交午之午，秦風小戎篇「五楘梁輈」，于省吾讀五亦爲午，其說並是。案五午古同字，本象交午形，詳羔羊篇後世五爲數字，午爲日幹字，交午之義，則以互爲之。互乎本一字，古音與五同。寤爲五之孳乳字，本篇「寤辟擗有摽」，寤正當讀爲互。擗同捭，兩手擊也，摽讀爲嘌，有嘌猶嘌嘌，象擊聲。「寤擗有嘌」，言兩手交互擊胸，其聲嘌嘌然也。考槃篇之「寤言」「寤歌」「寤宿」，宿讀爲嘯，詳彼篇。東門之池篇之「晤歌」「晤語」「晤言」，謂以言詞互相問答，或以歌聲互相唱和。寤晤亦並讀爲互。東門之池箋訓晤爲對。對有面之對向與聲之對答二義，依正義「對偶而歌」之說，則箋意乃斥面之對向，與傳訓遇者，仍無大別，俱非詩義。考槃箋訓寤爲覺，失之尤遠。此詩寤字本與獨字對舉見義，言一人獨宿，乃夢與他人互相問答唱和也。說文寤從㝱省。此因言夢中情事，故字作寤。然字之主要涵義乃在「吾」不在「㝱」，吾與五同，五卽交午也。箋誤讀此字從「㝱」義，而以爲詩意寤與寐對舉，故訓爲覺耳。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箋「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

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 〔日月〕傳「日乎月乎，照臨之也。」箋「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當同德齊意以治國者，常道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雄雉〕傳「瞻，視也。」箋「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女怨之辭。」

不日不月 〔王風君子于役〕箋「行役反無日月，何時而有來會期。」

東方之日兮 〔齊風東方之日〕傳「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箋「言東方之日者，愬之乎耳。……日在東方，其明未融，……喻君不明。」

東方之月兮 〔同上〕傳「月盛于東方，君明于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箋「月以與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

國風中凡婦人之詩而言日月者，皆以喻其夫。日月篇曰「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此以日月爲夫之象，最爲著明。韓詩外傳四曰「夫照臨而有別，妻柔順而聽從，」夫言照臨，即以日月爲喻，義蓋本乎此詩。本篇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此以日月無光喻夫之恩寵不加於己也。雄雉篇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正惟日月爲夫之象，故瞻日月而聯想及於彼遠道之人。東方之日篇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

在我室兮，」又曰「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則以日月在望喻夫之來至。日月篇「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兼言東方，與此同比。至君子于役篇「君子于役，不日不月，」以首章「不知其期」例之，自是不能以日月計之意，管子白心篇「不日不月，而事以從，」尹注曰「但循道而往，不計日月，事已從而成也。」然亦未嘗不可義取雙關，兼以不見日月隱射夫之行役未歸。以日月喻夫者，天象之著者莫著於日月，以天地比夫婦，言日月猶言天也。本篇一章曰「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下土即下地，婦人以天喻夫，以地自喻，日月與下土對舉，猶天與地對舉。二章曰「日居月諸，下土是冒，」猶言天冒覆地也。傳箋泥於後世以日月分喻男女之觀念，故於諸詩咸不得其解。君子于役篇言日月，義取雙關，箋意但以無日月爲無期，蓋亦知其一，不知其二邪？互詳日月篇「俾也可忘」條。

綠衣

綠衣黃裏。　箋「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皆以素紗爲裏。今褖衣反以黃爲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喻妾上僭。」

王先謙曰「說文『裏，衣內也。』此章對裏言，則衣是在表之衣，下章對裳言，知衣是在上之衣，因文以見義也。」案王謂此章之衣即下章之衣，固然，實則此章之裏亦即下章之裳。此裏謂在裏之衣，即裳，非袷衣之裏也。此章衣與裏爲二，猶下章衣與裳爲二。衣在表，裳在裏，衣短裳長，短不能掩長，故自外視之，衣在上，裳在下，此章曰「綠衣

黃裏，」以內外言之，下章曰「綠衣黃裳，」以上下言之，裏之與裳，寧有二事哉？且末章曰「絺兮綌兮，淒其以風，」絺綌爲當暑之服，明詩作於夏日，而夏衣單衣，固不得有裏。易坤五六「黃裳元吉，」象傳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案中亦裏也。衣質而裳文，裳在裏，故黃裳之象爲文在中。左傳昭十二年惠伯曰「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義同。詩稱裳爲裏，猶象傳惠伯稱裳爲中矣。

燕燕

遠送於南。 傳「陳在衞南。」

王質說此詩曰「二月中春（原誤爲）乙鳥至，當是國君送女弟適他國在此時也。」崔述曰「但有惜別之意，絕無感時悲遇之情，而詩稱『之子于歸』者，皆指女子之嫁者言之，未聞有稱大歸爲于歸者。恐係衞女嫁於南國，而其兄送之之詩，絕不類莊姜戴嬀事也。」案二氏並以爲國君送女弟出適，是也。魏源曰「『仲氏任只，』猶大明篇之『摯仲氏任，』自是薛國任姓之女，非陳嬀之稱。此詩卽出莊姜，亦必送子完之婦，或係薛女。」又曰「此婦本出薛國任姓。薛在衞東南，故云『遠送于南。』易林云『涕泣長訣，我心不悅，遠送衞野，歸寧無咎，』此亦以爲公子婦之歸寧也。」案詩非謂歸寧，王崔說自不可易。魏以「仲氏任只」證女爲任姓，亦發千載未發之覆。惟周初以來，任姓大國有任有鑄，輒定爲薛，殊無確據。（周語中「昔摯疇之國由太任。」摯卽薛，見唐書宰相世系表。疇一作祝，金文及左傳襄二十三年呂

氏」春秋愼大篇又並作鑄。左傳隱十一年疏引世本姓氏篇「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潛夫論志姓氏篇「（薛）及謝、章、呂、宋、祝、結、泉、卑、過、狂犬氏，皆任姓也」，」 今酌取衆說，定詩爲任姓國君送妹出適於衛之作。

雖然，薛、鑄接壤，均在今山東南部，由此往衛，當西北行，而云「遠送於南，」何也？曰：南林古聲近字通，此南字當讀爲林也。金文士父鐘「𨰻鐘」即左傳襄十九年之「林鐘，」兮仲鐘井人妄鐘「大𨰻鐘」即周語下之「大林，」而虢叔旅鐘「𨰻龢鐘，」楚王鐘又作「南龢鐘，」是林南可通之證一也。免毁曰「令女足周師司𣪘，」即司林，若周官林衡之比。或稱「司某林。」免簠曰「令免作司土，徒司鄭還𣪘，眔虞眔牧，」同毁曰「王命同左右吳大父司易林虞牧。」司鄭還𣪘與司易林語例同，還𣪘即還林，與易林皆林之私名。然員鼎曰「王獸狩于眂𣪘，」𣪘亦𣪘林字，而字從南作，是林南可通之證二也。南面或本係一字，有說別詳。「遠送于南」即「遠送于林，」猶「遠送於野」也。林野古爲同義字。野古作埜卜辭，金文，呂氏春秋愛士篇，玉篇，集韻並同。說文作壄，加予爲聲符。从林从土，是野亦林也。埜楚疑本亦同字，說文「楚，叢木也，」鄭游楚字子南，南亦林字。 魯頌駉篇傳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疑野也林也皆郊外之地，本無遠近之別，故詩中每二名並舉而爲互文。召南野有死麕篇曰「林有樸樕，野有死鹿，」陳風株林篇一章曰「株林，」二章曰「株野，」凡此言林，並猶野也。本篇一章曰「遠送于野，」三章曰「遠送于林，」亦林野互文，特字假南爲之，故讀者咸不得其義耳。

春秋經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左傳曰「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

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公羊傳曰「齊侯送姜氏于讙,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送女踰竟,非禮也。」案諸書所記禮文,或係遠古遺俗,久經廢棄,或係後儒一家之言,从未實行,故往往與當時行爲不合。本篇言國君嫁妹,遠送林野,本不必以三傳之說定其虛實或繩其曲直。且公羊但譏越竟送女,本篇送於林野,未越國竟,亦不得爲非禮。穀梁云「父不下堂」,卽儀禮士昏禮之「主人不降送」,不降送實卽不送。儀禮蓋戰國時書,亦不必與詩盡合。且依穀梁,是下堂卽已違禮,不待越竟,乃下文復云「送女踰竟,非禮也,」不知所譏者爲送乎?抑送而踰竟乎?是其持說,已自相矛盾。若左氏謂卿或大夫「送之以禮於先君,……公不自送,」禮於先君謂禮於先君之廟,是國君不惟不下堂,且未嘗入廟。此與古俗「敬慎重正昏禮」之意尤不合。士昏禮「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鄭注「設神席於廟。」)又「主人揖入,賓執雁从,至于廟門,揖入。」禮記昏義「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案士禮如此,諸侯从可推焉。覆按諸家之說,其互相參差已如此,又何足爲考古之資乎?因國君送女之禮與本篇有關,故附辯之。

日月

逝不古處 傳「逝,逮,古,故也。」箋「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初時。」

逝將去女　〔魏風碩鼠〕箋「逝，往也。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

噬肯適我　〔唐風有杕之杜〕傳「噬，逮也。」

逝不以濯　〔大雅蕩〕傳「濯所以救熱也，禮所以救亂也。」箋「逝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爲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

爾雅釋言曰「遏，遾，逮也。」方言七曰「蝎，噬，逮也。東齊曰蝎，北燕曰噬，逮，通義也。」有杕之杜篇傳曰「噬，逮也。」小雅四月篇「曷云能穀，」傳曰「曷，逮也，」正義以爲釋言文。案遏蝎與曷通，遾與噬通。噬，曷並訓逮，是噬亦曷也。有杕之杜篇「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噬與曷錯舉，曷爲疑問副詞，噬字亦然。下章「噬肯來遊，」義同。字一作逝。有杕之杜篇釋文引韓詩噬作逝。本篇「逝不古處」傳曰「逝，逮，」正義亦以爲釋言文，而今爾雅作遾。「逝不古處」並下章「逝不相好，」蕩篇「逝不以濯，」逝不均猶曷不也。碩鼠篇「逝將去女」亦謂曷將去女。傳箋諸說均非。

逝不古處　傳「古，故也。」箋「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初時。」

我姑酌彼金罍　〔周南卷耳〕傳「姑，且也。」箋「君且當設燕饗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

假寐永歎　〔小雅小弁〕箋「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　〔周頌維天之命〕傳「假，嘉，溢，愼，收，聚

也。」箋「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

廣雅釋詁二曰「𪏭，息也。」玉篇廣韻同 案凡言止息，休息，皆寓暫時之意，暫時即姑且。𪏭曹憲音姑，蓋即姑且字之或體。禮記檀弓上篇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亦息也，姑息亦暫時之意。字一作盬。方言十三「盬，且也，」郭注曰「盬猶𪏭也，」玉篇曰「盬，姑也。」經籍無𪏭字，始見廣雅，疑即本篇「逝不古處」古字之三家異文。古處本即姑處，此蓋因與處字連文，故字變從處耳。「逝不古處，」言曷不暫時留居，猶卷耳篇「我姑酌彼金罍」之言暫時酌彼金罍也。

然副詞與動詞同一語根時，例當先為動詞，後為副詞。古音「姑且」與「假借」同，疑副詞「姑且」出於動詞「假借」，因之「姑且」之本字即「假借」矣。小弁篇「假寐永歎，」「假」為限制「寐」之副詞，下文「不遑假寐，」晉語五「蚤而假寐，」可證。「假寐」與「永歎」對舉，假寐即姑寐，猶言暫時寢息也。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假亦讀為姑，溢與益同，讀為錫，言文王以其德純 彔伯戎段「秉德鄭純，」善鼎「秉德共純。」厚子壺「承受純德，」謂純與德。 暫時錫我也。副詞「假」之義為「姑，」猶副詞「借」之義為「且。」大雅抑篇曰「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借曰」亦即「姑且曰。」借與鄭風溱洧篇「且往觀乎，」唐風山有樞篇「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小雅吉日篇「且以酌醴」之且，皆暫時之意也。以上周頌大雅用假用借，為古本字，國風用姑古用且，為後起假聲字，小雅用假用且，古本字與後起假聲字互見，比而觀之，可以覘各詩寫定年代之先後矣。

俾也可忘。 箋「俾，使也。君之行如此，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艮可忘也。」

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陳風宛丘〕箋「此君信有淫荒之情，其威儀無可觀望而則傚。」

萬民所望。 〔小雅都人士〕箋「都人之士，所以要歸於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傚之。」

望有仰望託恃之義。左傳成二年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襄三年曰
「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二十七年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昭二年曰「敢拜子
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八年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十六年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望皆恃賴之意。都
人士篇曰「萬民所望，」言君子爲萬民所瞻望而託恃者。宛丘篇曰「洵有情兮，而無望兮，」言歌舞祀神之人，雖
有誠信之情，而此身無可託恃，意謂鬼神之渺茫難知也。本篇「俾也可忘，」忘讀爲望。望忘古字通。金文虘毁曰
「虘弗敢望公白休，」縣妃毁曰「其自今日孫孫子子毋敢望伯休。」字一作⿰言望，獻鼎曰「十葉不⿰言望，」師望鼎曰
「王用弗⿰言望聖人之後，」召卣曰「召弗敢⿰言望王休異，」師隹鼎曰「曰余叔母，庸有⿰言望？」以上望⿰言望並借爲忘。詩則
借忘爲望。「胡能自定，俾也可望，」言願夫能定居，使己益可得而仰望託賴之也。

古者以日月比君上，故上之於下曰照臨，而下之於上曰仰望。左傳桓二年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
官，」昭二十八年曰「照臨四方曰明，」此上於下曰照臨者也。都人士篇曰「萬民所望，」左傳襄十三年師曠曰
「民奉其君……仰之如日月，……夫君，……民之望也，」漢書郊祀志下曰「百姓卬望，」此下於上曰仰望者也。

師曠言「仰之如日月，」尤可證凡於人君言望者，本以日月爲喻。又左傳昭三年曰「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照臨敝邑，鎭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曰「焜燿寡人之望，」明所望者爲有光體。「焜燿」與「照臨」對舉，亦以日月爲喻也。夫照臨者務在撫育，而仰望者情切恃賴，故義之引申，臨亦訓撫，而望亦訓恃。夫妻之道猶君臣也。是以夫之於妻亦曰照臨，妻之於夫亦曰仰望。本篇上文曰「日居月諸，照臨下土，」喻夫道，此文曰「俾也可望，」喻妻道，兩兩對舉，義相關連，與左傳以「焜燿寡人之望」與「照臨敝邑」對舉，其比正同。箋讀本篇之「忘」如字，大乖詩旨，釋宛丘、都人士兩望字爲觀望，而則傚之，亦未切確。互詳柏舟篇「日居月諸」條。

父兮母兮，畜我不卒　箋「畜，養，卒，終也。父兮母兮者，言己尊之如父，又親之如母，乃反養遇我不終也。」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鄘風柏舟〕傳「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天謂父也。」

史記屈原列傳曰「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孟子萬章上篇曰「舜……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于讀爲呼，列女傳有虞二妃傳正作呼。小雅巧言篇曰「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幠！」林義光讀曰爲越，訓與，云「言昊天越父母者，因疾痛而呼天呼

父母。」案林說是也。柏舟篇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此女子失戀之詩，「不諒」謂彼舟中之男子不信己。「母也天只，」則痛極而呼天呼母之辭。本篇曰「父兮母兮！畜我不卒，」上句亦痛極而呼父母之辭。婦人以夫好己不終。畜訓好，說本馬瑞辰。悲痛之情，無可告愬，故呼父母也。柏舟傳訓天爲父，而以不諒爲父母不諒己，本篇箋以父母指夫，而解之曰「言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並迂曲已甚。

終風

終風且暴，傳「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箋「既竟日風矣，而又暴疾。興者，喻州吁之爲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

說文曰「瀑，疾雨也，从水暴聲。詩曰『終風且瀑。』一曰沫也，一曰暴霣也。」案說文又曰「齊人謂靁爲霣，」廣雅釋天亦曰「霣，雷也，」是暴霣卽暴雷。說本朱駿聲。疑本篇暴字，三家亦有訓爲雷者。二章曰「終風且霾，」爾雅釋天曰「風而雨土曰霾。」三章曰「終風且曀，」曀當从韓詩作壇，天陰塵起也。末章「曀曀其陰，」韓作壇壇，此章曀字當與彼同。霾壇義同。末章曰「曀曀其陰，虺虺其靁，」此以上句申二三兩章之霾曀，下句申首章之暴，暴卽雷也。終本當訓既。王念孫說。試依傳訓暴爲疾，則「終風且暴」猶既風且疾，殊爲不詞。依爾雅釋天「日出而風爲暴，」以暴爲風名，則「終風且暴」又猶既風且風，尤不成文義。說文作瀑，訓疾雨，於義稍勝矣。然下章言霾，謂大風揚塵，夫既

已有雨，又焉得有塵？是以知其說之亦不可通。惟據說文一說訓暴爲害，乃與上下文義無牾，且與末章「虺虺其靁」之文相應，今姑从之。

擊鼓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 傳「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箋「爰，於也。……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 〔鄘風桑中〕傳「爰，於也。」箋「於何采唐？必沬之鄉。」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小雅四月〕箋「爰曰也。今政亂國將有憂病者矣，曰此禍其何所之歸乎？」

右爰字俱疑問代名詞，猶言在何處也。本篇曰「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以與台同，猶何也，于以即於何，楊樹達說爰亦於何也。上言爰，下言于以，變文避複，兼以足句。桑中篇曰「爰采唐矣？沬之鄉矣。」與下文「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文同一例，爰誰皆疑問代名詞。以上諸爰字傳箋雖並訓於，而箋於通釋全文時仍曰「於何，」蓋紬繹詩辭得之象外，而初不自覺也。碩鼠篇一章曰「爰得我所，」二章曰「爰得我直，」三章曰「誰之永號，」亦爰與誰對舉。又各章上文俱曰「逝將去女，」逝猶曷也，詳日月篇逝謂何時，爰謂何地，亦皆疑問代名詞。四月篇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猶言其將歸向何處也。正義曰「此憂病之禍，其何所之歸乎？」任昉爲范尙書讓吏

部表曰「亂離斯瘼，欲以安歸？」皆與詩意符合。家語辨政篇，華陽國志九李特雄期壽勢志並引詩爰作奚，字雖有誤，而於詩之疑問語氣固自脗合。以上二篇諸爰字，箋俱訓爲曰，則詩人憂憤之情，悲呼之狀，胥不可見矣。林義光已釋四月篇之爰爲在何處，而不及餘三篇，因補論之，以廣其說。

于嗟洵矣 傳「洵，遠。」箋「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亦傷之。」

釋文曰「洵，呼縣反，」疑字即借爲縣。大雅靈臺篇箋曰「栒，所以懸鐘鼓也。」字一作筍，又作簴。文選西京賦薛注曰「縣鐘格曰簴，」笛賦「磬襄弛懸，」李注曰「懸，鐘架也。」是鐘鼓架名，縣懸爲本字，栒筍簴等爲後制之形聲專字。洵讀爲縣，猶栒筍簴之本作縣也。縣有久義。蓋縣則停，(後漢書皇甫規傳注「懸猶停也。」)停則久，因之久亦曰縣久，荀子性惡篇「加日縣久，」楊注曰「縣久，縣繫以長久，」是其義。詩曰「于嗟闊兮，不我活(會)兮，于嗟洵(縣)兮，不我信兮，」上二句以地言，下二句以時言，謂戍地之遼遠，既隔絕我身，使不能與室家相會，戍時之縣久，又失信於我，使不能如期以歸也。傳箋說俱未瞭。韓詩洵作夐，訓遠，亦非達詁。

凱風

凱風自南 傳「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者。」箋「興者，以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

莊子齊物論篇說風曰「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文選風賦曰「盛怒於土囊之口，」淮南子天文篇曰

「天之偏氣，怒者爲風，」此皆以人之忿怒喩風。詩言風，則多以喩暴怒之男性。邶風谷風篇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此以谷中大風喩夫之暴怒。谷風非和舒之東風，說詳邶谷風篇。小雅谷風篇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亦以谷風喩夫之殘暴。邶風終風箋謂風以喩州吁。詩與州吁之關係若何，雖不可知，其以風喩暴戾之男性，則較然明白。小雅何人斯篇亦女子之詞，詳彼篇 詩曰「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此以飄風喩男子之無情也。本篇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卽下章之棘薪，而詩中興義之薪，皆喩婦女，說具下條 故知此言凱風吹棘，凱風謂大風，詳下。棘乃謂七子之母，風則其父也。下文曰「吹彼棘心，棘心夭夭，」夭夭爲傾屈之貌，詳周南桃夭篇 棘受風吹而傾屈，喩母受父之虐待，故又曰「母氏劬勞。」序曰「衞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七子之母不安其室，當係相傳古誼，淫風流行，則作序者私所塗附。夫母以不堪父之虐待而思去，則咎不在母，故孟子告子下篇以爲「親之過小。」趙注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說也。知親之過小也。」不悅蓋卽遇人不淑之意。孟子之意，蓋謂婦人當从一而終，今乃欲舍其夫與七子而去，則失爲妻爲母之道，此其所以爲過也，特以其被迫至此，故又爲過之小者。審如序說，以「淫風流行」爲婦人所以不安其室之故，則是千載母儀之羞，此而謂之過小，孰爲大過乎？惟是七子處境，則誠甚難，母既無可責，父亦不可怨，惟有陳詩自咎，冀父與母心皆有所感，而終以言歸於好而已。雖然推原情實，過本在父，故篇中一則曰凱風吹棘，再則曰寒泉浸薪，皆隱射父之不能善待其母。寒泉說詳下 明乎此，則詩之作，名爲慰母，實爲諫父耳。

豈聲字多有大意。呂氏春秋不屈篇曰「愷者大也，」說文曰「剴，大鎌也，」廣雅釋詁一曰「凱，大也。」漢書司馬相如傳「臨曲江之隑州」張注及廣雅釋詁二並云「隑，長也，」長大義相因。凱風者，大風也。詩曰「凱風自南，」而南風夏小正謂之俊風，呂氏春秋有始篇淮南子墬形篇謂之巨風，淮南子天文篇史記律書謂之景風，俊巨景皆大也。說本馬瑞辰風大則無不飄疾暴怒，大雅卷阿篇曰「飄風自南，」凱風猶飄風矣。玉篇曰「颽，疾風也，」凱颽聲近，凱或即飄之借字。要之凱風非和樂之風，其所喻亦不指寬仁之母，則明甚。傳箋義與孟子「親之過小」之語不相應，昔儒頗多異說。今依全詩設喻之通義，以求孟子之意，而定此詩爲七子諫父之作，庶可以息千載聚訟之紛乎?

吹彼棘心・　傳「棘，難長養者。」箋「棘猶七子也。」

金文心字作[古文字]，象心房形，此心臟字，又作[古文字]，此心思字，[古文字]爲聲符兼意符。[古文字]者纖之初形，心纖古音同部 今字作尖。釋名釋形體曰「心，纖也，所識纖微無不貫也。」阮元謂此訓最合本義，說文心部次於思部，思部次於囟部，而系部細部即从囟得聲得義，故知心亦有纖細之義。案阮說是也。心從[古文字]會意，故物之纖銳者亦得冒心名。棗棘之芒刺，物之纖銳者也，故亦謂之心。易坎上六「寘于叢棘，」虞注曰「坎多心，故叢棘，」又說卦傳「坎，……其於木也爲堅，多心，」虞注曰「堅多心，棗棘之屬。」棘之芒刺謂之心，因之棘亦謂之心。爾雅釋木「樸樕，心，」野有死麕篇正義引孫注曰「樸樕一名心，」又引某氏注曰「樸樕，槲樕也，有心，能耐溼，江淮間以作柱。」合棘與心二字爲複合名詞，則曰棘心。儀禮特牲饋食禮曰「棘心匕刻，」棘心匕即小雅大東篇「有捄棘匕」之棘匕。然則棘心猶棘也。詩

一章曰「吹彼棘心，」二章曰「吹彼棘薪」者，以其體言則曰棘心，以其用言則曰棘薪，其實皆卽棘耳。傳「棘，難長養者，」段玉裁云棘下奪心字，棘心對下章棘薪爲其成就者而言，謂棘之初生萌櫱，故云難長養者。案此說實本集傳。此申傳義或是，經意則未必然。知之者，詩又曰「棘心夭夭，」夭夭，傾屈貌，詳周南桃夭篇 心果謂萌櫱，其受風吹，安得夭夭之狀乎？樂府長歌行曰「凱風吹長棘，夭夭枝葉傾，」謂之長棘，則非萌櫱明矣。阮元徐灝並知心爲芒刺之名，而不知其又由芒刺引申爲木名，此亦未達一間，蓋風吹芒刺，亦不得夭夭之狀也。諸家皆泥於傳說，以棘喻七子，謂心其幼小時，而薪則其已長大者。實則棘心卽棘薪，而薪於詩例爲婦人之象徵，本以指母，非指子也。說詳下條。

吹彼棘薪。 傳「棘薪，其成就者。」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 〔周南漢廣〕傳「翹翹，薪貌，錯，雜也。」箋「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絜，我又欲取其尤高絜者。」

不流束薪。〔王風揚之水〕箋「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興者，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之令，不行于下民。」

不流束薪。〔鄭風揚之水〕

析薪如之何 〔齊風南山〕箋「此言析薪必待斧，乃能也。」

綢繆束薪。〔唐風綢繆〕傳「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箋「昏而火星不見，嫁娶

之候也。今我東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

烝在栗薪。〔豳風東山〕傳「烝，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箋「烝，塵，栗，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

伐木掎矣，析薪杝矣。〔小雅小弁〕傳「伐木者掎其巓，析薪者隨其理。」箋「掎其巓者，不欲妄踣之，地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

無浸穫薪。〔小雅大東〕傳「穫，艾也。」箋「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析之以爲薪，不欲使沈泉浸之。浸之，則將濕腐不中用也。今譚大夫契憂苦而寤歎，哀其人民之勞苦者，亦不欲使周之賦斂小東大東盡極之，盡極之，則將困窮，亦猶是也。」

析其柞薪。〔小雅車舝〕箋「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其木以爲薪者，爲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嫉妒之女，亦爲其蔽君之明。」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小雅白華〕傳「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箋「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饔饎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于烓竈，用炤事物而已。喻王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今反黜之，使爲卑賤之事，亦猶是。」

南山篇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此以析薪喻取妻，最爲顯白。車舝篇爲新婚之詩，

詩曰「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所言析薪，是比非賦，覈前後各章自明。呂氏讀詩記引陳氏曰「析薪者以喻昏姻，」是也。綢繆篇傳曰「男女待禮而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此其解說，雖近穿鑿，其以束薪喻婚姻，則自不誤。至箋於漢廣篇謂錯薪喻衆女皆貞絜，於車舝篇謂柞薪喻嫉妒之女，於白華篇又謂桑薪喻賢淑之申后，所喻之女，時而貞絜，時而嫉妒，時而賢淑，不免憑肊附會，然謂薪以喻女，則碻不可易。小弁篇本妻不見答之詩。三章「靡瞻匪彼父，靡依匪彼母，」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之意，又曰「不屬于毛表，不罹離于裏，」言外不容於夫家，內不屬於父母之家也。末章「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則與邶風谷風篇文同，而彼乃棄婦之詞。五章曰「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知，心之憂矣，寧莫之知，」又明爲婦人責望其夫之語。以此推之，七章曰「伐木掎矣，析薪扡矣，」當亦指斥婚姻而言。掎扡並訓裂，訓離，木掎薪扡，喻婦人已離其父母之家以從人也。下云「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舍猶凡也，言凡百罪過，皆加於我身。總觀四句，實與氓篇「言既遂矣，至於暴矣」同意。王風揚之水篇當係戍士思歸之詞，「彼其之子」斥其妻言。鄭風揚之水篇似夫將遠行，慰勉其妻。集傳以爲「男女要結之詞。」二篇並言「揚之水，不流束薪，」蓋水喻夫，薪喻妻，夫將遠行，不能載妻與俱，猶激揚之水不能浮束薪以俱流也。大東篇二章曰「杼柚其空，」緯織爲女子事，五六兩章「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義與此文相應。疑三章曰「有冽氿泉，無浸穫薪，」薪亦喻女子。箋謂氿泉浸薪，即溼腐不中用，今謂氿泉害薪，蓋以喻婦人之勞苦，而下文曰「哀我憚人，」即謂此婦人。且白華篇曰「樵彼桑薪，

卬烘于煁，」本謂桑薪爲水所浸，故我烘燎於煁上以使之乾，詳箴白華意，實與大東相表裏，彼爲婦人之詞，舊說爲申后作則此亦言婦人事矣。本篇曰「凱風自南，吹彼棘薪，」者薪謂母，風謂父，詳上凱風自南條風薪對舉，亦以喻夫妻也。

析薪束薪蓋上世婚禮中實有之儀式，非泛泛舉譬也。漢廣篇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馬以駕親迎之車，與薪皆婚禮中必用之物。車舝篇曰「陟彼高岡，析其柞薪，」亦實賦其事。東山篇曰「有敦瓜苦，瓠、烝在栗繆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瓜瓠合巹所用，說具彼篇栗韓作蓼，訓聚，當讀爲繆，繆束也。栗薪即束薪，與瓜瓠並舉，皆與婚姻有關之什物，故詩人追懷新婚之樂而聯想及之也。

詩中又有不明言薪，而意中仍以薪喻昏姻者。豳風伐柯篇「伐柯」與「取妻」並言，猶南山篇「析薪」與「取妻」並言。伐柯猶析薪也。小雅伐木篇言「伐木」與伐柯篇言「伐柯」相仿，而「籩豆有踐」之語，亦與伐柯篇同，疑係新婚者會其宗族之詩。陳風墓門篇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疑以棘已被析，喻女已離家適人。凡此皆不明言析薪，而意實指婚姻者。樂府白頭吟曰「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雅舊誤推與，無親爲誰驕，」樵即析薪之人，而析薪爲取妻之象，故下文曰「淒淒重淒淒，嫁娶亦不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此古詩興義之僅存者，可與三百篇互證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傳「浚，衞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箋「爰，曰也。曰有寒泉者，在浚之下，浸潤之，使浚之民逸樂，以與七子不能如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

〔曹風下泉〕傳「洌，寒也。下泉，泉下流也。……稂，童粱，非溉草，得水而病也。」箋「興者喻公共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

有洌氿泉，無浸穫薪

〔小雅大東〕傳「洌，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箋「既伐而析之以為薪，不欲使氿泉浸之。浸之則將濕腐不中用也。」

下泉篇曰「洌彼下泉」，大東篇曰「有洌氿泉」，傳皆訓洌為寒，是本篇之寒泉猶二篇之洌泉也。下泉篇曰「浸彼苞稂」，大東篇曰「無浸穫薪」，皆言泉水浸薪，疑本篇寒泉乃承上章棘薪而言，亦謂薪為泉所浸而受傷害，其不言浸者文不具也。白華篇三章曰「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四章曰「樵燋彼桑薪，卬烘于煁」，燋烘謂以火乾之，桑薪為滮池之水所浸，故須燋烘之。此言薪之被浸，與上揭三詩取興亦同。下泉篇所興何事，不可確知，且稂蕭蓍下不著薪字，似其為用與大東篇之穫薪白華篇之桑薪不同，因之其興義亦當與二篇異類。若本篇之棘薪，並大東篇之穫薪，白華篇之桑薪，皆謂婦人則前已言之。二篇以穫薪桑薪被浸，與婦人之憂勤勞苦，則本篇言棘薪被浸，義亦相同。下文曰「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即承此言之也。傳箋說俱未允。

在浚之下

傳「浚，衛邑也。」

以鄘風干旄篇「在浚之郊」驗之，浚誠衛邑名，然邑之得名，亦當有本義。今案浚從夋聲，金文夋允一字，則浚沇古亦當為一字。說文曰「沇，沇水也，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流為泲」，古文作㕣，又曰「㕣，山間陷泥也，從口八，象

水敗貌，讀若沈州之沈。沈，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沈名焉。」案小雅信南山篇傳曰「渥，厚漬也。」山間陷泥與渥地並謂其地沮洳出泉，沈水導源於此，故因以爲名。山海經北山經曰「王屋之山，𤅧水出焉。」𤅧即㶏字。說文曰「㶏，漏流也。」廣雅釋詁二曰「㶏，漬也。」呂氏春秋開春篇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㶏水齧其墓。」山間陷泥也，渥地也，漏流也，漬也，義正相近，故沈水一曰𤅧㶏水。本篇浚字當兼此義。下謂地裏，對流行地上而言也。浚爲陷泥與渥地之名，其水源自地裏浸淫而上，故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曹風下泉篇之「下泉，」義亦倣此。水出地下者尤寒，故此曰「寒泉，」而彼亦曰「有洌下泉」也。傳但知浚爲邑名，而不知其所以得名之故。又曰「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箋申之曰「使浚之民逸樂，」此則又因地名而牽合於其地所居之人，失之愈遠矣。下泉傳以下泉爲「泉下流，」於詩義亦適得其反。

匏有苦葉

濟有深涉。傳「濟，渡也。由厀以上爲涉。」箋「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爲昏禮納采問名。」

涉，名詞，謂水中可濟涉之處，猶津也。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過涉猶言渡津。王注曰「涉難過甚，故至於滅頂，」似即讀涉爲名詞。漢書地理志上犍爲郡南廣縣有大涉水，大涉猶大津。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張文虎謂濟即泉

水篇「出宿于泲」之泲，水名也。案張說是也。此文上下二句語法一律，匏與濟，葉與涉，皆二名詞對舉，而葉屬於匏，涉亦屬於濟也。自來咸以涉爲動詞涉水之名，因之下文厲與揭，亦不得不爲涉水深淺有差之名，詳下條 於是全章之義，皆被誤解。昔儒無語法觀念，其致誤往往若是。

近世地名多有曰灄口，灄頭者，灄涉音同，疑卽涉口，涉頭，猶言渡口，渡頭也。若然，則呼津渡爲涉，今語猶然，特以音存而字變，故學者不察耳。

深則厲，淺則揭。 傳「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儀？將無以自濟也。」箋「既以深淺記時，因以水深淺喻男女之才性賢與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人之宜，爲之求妃耦。」

本篇上文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繫匏涉水，所以防溺，先儒已言之矣。陳子龍王先謙說並同。王氏又據易林讀苦爲枯，亦是。今案易泰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包荒卽匏瓠，言以匏瓠馮河，不至墜溺。詳拙著周易義纂 以匏濟渡之俗，由來已舊，得此益足證明。詩曰「深則厲，淺則揭」者，厲與揭當承匏言，深與淺當承涉言，謂涉深則厲匏以渡，淺則揭之以渡也。小雅都人士篇「垂帶而厲，」傳曰「厲，帶之垂者，」此謂垂帶之餘以爲飾，故下文曰「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左傳桓二年「鞶厲游纓，」杜注曰「厲，大帶之垂者，」小爾雅廣服曰「帶之垂者謂之厲。」義並與毛同。然對言之，繫於腰者謂之帶，垂於下者謂之厲；散言之，厲亦帶也，故方言四又曰「厲謂之帶，」廣雅釋器曰

「厲，帶也。」名詞帶謂之厲，動詞帶亦謂之厲，楚辭九懷株昭曰「鉛刀厲御，頓棄太阿，」是也。揭卽揭荷之揭。「深則厲，淺則揭，」言水深則帶匏於身以防溺，水淺則荷於背上可也。傳似亦知厲爲帶名，故以水深及帶爲厲，惟不知厲揭之蒙上爲文，故又牽合履石渡水之瀰，而釋爲以衣涉水。後儒於此說最紜紛，其蔽胥與毛同，茲不具辯。

迨冰未泮。　傳「迨，及，泮，散也。」箋「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

牉聲字訓分，亦訓合。周禮朝士「凡有責者有判書，」鄭注曰「判，半分而合者，」媒氏「掌萬民之判，」注曰「判，半也得耦而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儀禮喪服傳曰「夫妻判合。」字一作牉，集韻引字林曰「牉合，合其半以成夫婦也，」楚辭惜誦曰「背膺牉合以交痛兮。」王注訓牉爲分，非是。又莊子則陽篇曰「雌雄片合，」釋名飾首飾曰「弁，如兩手相合拚時也，」片拚與判牉聲近，亦並有合義。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泮當訓合，謂歸妻者宜及河冰未合以前也。古者本以春秋爲嫁娶之正時，此曰「迨冰未泮，」乃就秋言之。舉凡詩中所紀，若匏葉枯落，渡頭水深，並雉雊雁鳴，皆秋日河冰未合以前景象。審如傳說，以冰泮爲解凍，則與詩中物候相左矣。

夏小正「二月，綏多女士，」某氏傳曰「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也，」周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鄭注曰「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白虎通義嫁娶篇亦曰「嫁娶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據此，疑自古昏姻本以春爲正時，故詩中所見昏期，春日最多。野有死麕篇曰「有

女懷春，吉士誘之，」七月篇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此明著春日者。東山篇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燕燕篇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桃夭篇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亦皆春日物候。其以秋爲昏期者纔兩見，本篇與氓篇「秋以爲期」是也。綢繆篇之三星，毛以爲參，十月始見，鄭以爲心，三月始見。參爲晉星，唐亦晉地，或毛說爲長，然亦難定，今姑不計。北風篇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又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蓋親迎之詩。詳泉水篇女子有行條此則以冬日爲婚期者，特全書只此一見耳。總上所述，春最多，秋次之，冬最少，其所以如此，殆有故焉。嘗試論之，初民根據其感應魔術原理，以爲行夫婦之事，可以助五穀之蕃育，故嫁娶必於二月農事作始之時行之。鄭注周禮所謂「順天時，」白虎通所謂「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皆其遺說也。次之，則初秋亦爲一部分穀類下種之時，故嫁娶之事，亦或在秋日。然終不若春之盛，則以自農事觀點言之，秋之重要本不若春也。管子幼官篇曰「春三卯，十二始卯，合男女。秋三卯，十二始卯，合男女。」管子書雖非古，然此所記春秋合男女之俗，要不失爲太古之遺風，以其但言春秋，不及冬時故也。迨夫民智漸開，始稍知適應實際需要，移婚期以就秋後農隙之時。試觀冬行婚嫁之例，如北風篇所紀者，三百篇中僅此一見，知其時祇偶一行之，不爲常則。降至戰國末年，去古已遠，觀念大變，於是嫁娶正時，乃一反舊俗，而嚮之因農時以爲正者，今則避農時之爲正。荀子大略篇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家語本命篇申其義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此所謂冰泮者，乃斥冰解而言。蓋「冰泮殺止」爲相傳古語，本謂嫁娶正時至冰合而止，

今以冰合爲冰解者，乃曲解舊術語以迎合新事實耳。此誠古今社會之一大變也。

毛鄭於各詩之婚時，解說互歧。毛主嚴冬冰盛之時，說本荀子，鄭主仲春解凍之後，制準周官。宰較論之，鄭優於毛。獨本篇所紀，時在初秋，荀子周官二說俱無所施，然則以本篇論之，毛固自失之，鄭亦未之爲得也。

招招舟子　傳「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箋「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夫家者，使之爲妃匹。」

佻佻公子　〔小雅大東〕傳「佻佻，獨行貌。」

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十一「體招搖，若永望，」顏師古注曰「招搖，申動之貌，」司馬相如傳大人賦曰「掉指橋以偃蹇兮，又猗抳以招搖，」史記孔子世家「招搖市過之，」集解引徐廣曰「招搖，翺翔也。」字或從木，則爲樹木動搖之貌，說文曰「柖，樹搖貌，」「搖，樹動也。」疊韻連語變爲疊字連語，則曰調調，刁刁，莊子齊物論篇「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釋文引向注曰「調調，刁刁，皆動搖貌。」本篇曰「招招舟子，」招招與調調，刁刁聲同，謂舟子鼓檝時身體屈申動搖之貌也。謝朓始之宣城郡詩曰「招招漾輕檝，行行趨巖趾，」以招招爲漾檝之貌，義最弘通，可據以正毛傳之失。大東篇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佻佻楚辭九歎王注引作苕苕，爾雅釋訓「佻佻，契契，愈遐急也，」文選魏都賦注引郭注亦曰「佻音葦苕。」釋文引韓詩作嬥嬥，廣雅釋訓曰「嬥嬥，好也。」案苕苕卽招招，亦行時身體申動貌。申動則婉好多姿，故字變作嬥嬥，又訓好。毛訓佻佻爲獨行貌，義未精當，佻亦無獨義也。

谷風

習習谷風。傳「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生。」

習習谷風。〔小雅谷風〕傳「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箋「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興者，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成。」

嚴粲引錢氏曰「谷風，谷中之風也。」案錢說是也。古人以爲竅穴井谷之類，爲風之所生。莊子齊物論篇說風曰「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山陵（舊誤林，從奚侗改。）之畏隹，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文選風賦曰「浸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於大（舊脫於字，大作泰。）山之阿，」淮南子覽冥篇「鳳皇……暮宿風穴，」高注曰「風穴北方寒風從地出也，」文選風賦注引盛弘之荆州記曰「宜都佷山縣有山，有穴，口大數尺，爲風井，」後漢書郡國志劉注引交州記曰「山有風門，常有風。」此類甚多，不煩枚舉。而山海經南山經曰「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凱風自是出，」又曰「令丘之山，……其南有谷焉，曰中谷，條風自是出，」則明言風出谷中。大雅桑柔篇「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箋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說與南山經合，此谷風之的解也。淮南子天文篇曰「虎嘯而谷風至，」（虎爲山居之獸，故嘯則山谷生風。此亦谷風爲山谷中風之旁證。）小雅谷風

篇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維猶在也，崔嵬即莊子之「畏佳，」謂山之曲隈，詳周南卷耳篇 山之曲隈即山谷矣。蓼我篇「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山風並言，蓋亦謂風在山谷之中。

谷風既爲起自山谷之風，自不當限於東風。嚴粲據桑柔篇「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謂谷風即大風，殆不可易。今案小雅谷風篇曰「維風及雨，」又曰「維風及頹，」頹讀爲靁，訓雷 詳彼篇 風之挾雷雨以並至者，非大風而何？此亦嚴說之佳證。且習習亦本大風之聲。陸機行思賦曰「託飄飄之習習，冒沈雲之藹藹，」飄風固大風也。字一作飆，萬象名義曰「飆，大風。」飆飆又轉爲颯飆，廣韻五音集韻並曰「颯飆，大風，」並與陸賦之義脗合。傳箋以谷風爲東風，訓習習爲和舒，和調，揆之詩意，皆適得其反。

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傳「育，長，鞫，窮也。」箋「昔育，育稚也。及，與也。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故與汝顛覆盡力於衆事，難易無所辟。」

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小雅谷風」箋「寘，置也。置我於懷，言至親己也。」

本篇「昔育恐育鞫，」義不可通，疑兩育字爲有之誤。山海經南山經曰「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凱風自是出，」郭注（遺）「或作隧。」案大雅桑柔篇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此山經谷名之所本，育隧即有隧之譌也。莊子人間世篇「是以人惡有其美也，」釋文引崔本有作育。韓詩外傳七「君又並覆而育之，」日本松皋圓韓非子纂聞引育作有。晏子春秋問上篇，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篇，說苑政理篇文略同，亦並作有。此並有育二字互譌之例。詩本作

「有恐有鞠，」與下文「有洸有潰，」並他篇之「有嚴有翼，」「有倫有脊，」「有壬有林，」「有馮有翼，」「有萋有且」文同一例。今作育者，有育形聲俱近，又涉下文「既生既育」而誤。林義光讀兩育字爲攸，未確。且本篇與小雅谷風篇所詠一事，惟文詞詳略爲異，當係一詩之分化。此之「有恐有鞠，」即彼之「將恐將懼，」有將皆語詞，並與且義略近。鞠即懼聲之轉也。古音懼在魚部，鞠在幽部。說文眗讀若拘，瞿讀若章句之句，趯讀若劬，淮南子修務篇「攫援摽拂，」高注曰「攫讀如『屈直木令句，』『欲句此木』之句。」句在侯部，而句本丩之孳乳字，是句之古本音當在幽部。絇實糾之異體。說文絇從句聲，讀若鳩，是句之古本音，漢時猶有存者。夫瞿聲字多讀若句聲，而句本在幽部，則懼之得轉爲鞠，固宜。爾雅釋草「大菊，蘧麥，」郭注曰「即瞿麥，」說文「大菊，蘧麥，」繫傳曰「今謂之瞿麥，又名句麥，」是瞿麥又名大菊。懼轉爲鞠，猶瞿轉爲菊矣。

本篇下文曰「既生既育，」與大雅生民篇「載生載育」之語同，彼生育謂生子，此亦宜然。上曰「有恐有鞠，懼及爾顛覆，」下曰「既生既育，比予于毒，」疑所謂顛覆者，指夫婦之事言。小雅曰「將恐將懼，寘予于懷，」義同。張衡同聲歌曰「邂逅乘際會，得充君後房，情好新交接，恐慄若探湯，」即詩恐懼之確解矣。

旄丘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 傳「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箋「衞之諸

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

下文曰「瘕如充耳」，則瑣尾當是狀鳥鳴聲之詞。尾疑爲屘省，音沙。金文師毀毀「彤屘」，無蟪鼎，寰盤，休盤並作「彤沙」，郭沫若氏謂屘爲綏本字，戈綏以氂牛尾爲之，故字从尾，少古沙字，其聲也。案郭說是也。詩尾字卽屘之省，瑣屘雙聲疊韻連語，（瑣从貨聲，貨當从少聲，與屘同聲符。）猶瑣瑣耳。說文曰「貨，貝聲也」，「瑣，玉聲也。」案貝玉之聲，無煩別白，貨瑣仍爲一字。瑣爲貝玉之聲，鳥鳴之聲似之，故狀鳥鳴曰瑣瑣，字變爲瑣屘，又省爲瑣尾耳。嚶从賏聲，賏从聲而賏爲貝連，（說文）小雅伐木篇曰「鳥鳴嚶嚶」，亦以貝聲狀鳥鳴，例與此同。（賏孳乳爲纓，與訓冠系之綏同義，而屘綏爲古今字，已詳上。）又小雅小弁篇曰「鳴蜩嘒嘒」，大雅采菽篇曰「鸞聲嘒嘒」，商頌那篇曰「嘒嘒管聲」。嘒从彗聲，本當讀祥歲切，與瑣屘爲對轉，疑諸言「嘒嘒」者，亦取其象貝玉之聲也。

傳曰「瑣尾，少好之貌」，疑本謂聲音之好，與凱風篇傳「睍睆，好貌」，亦斥聲音者同比。（此陳奐說，惟陳謂彼傳「貌」爲「也」之誤，則未必然。）下文曰「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者，以愉樂微弱分申好醜二義，謂少時鳴聲悅耳，長而微弱，不能成聲也。謝靈運酬仲弟惠連詩曰「嚶鳴已悅豫」，聲言愉樂，猶言悅豫矣。流離卽鶹鷅，陸疏既誤承張奐說，以鶹鷅爲鵂鶹，故不得不以傳所謂「長醜」者爲長大還食其母，不知既云微弱，卽不爲母所食，焉得反食其母哉？以是明其不然。

泉水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箋「行，道也。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親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

攜手同行。 〔北風〕傳「行，道也。」箋「性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相攜持同道而去，疾時政也。」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鄘風蝃蝀〕箋「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乎？惡之甚。」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鄘風載馳〕傳「行，道也。」箋「女子之多思者有道，猶升丘采其蝱也。」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衛風竹竿〕箋「行，道也。女子有道當嫁耳，不以不答而違婦禮。」

有女同行。 〔鄭風有女同車〕傳「行，行道也。」箋「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

駕予與行。 〔鄭風丰〕

北風篇一章曰「攜手同行，」二章曰「攜手同歸，」三章曰「攜手同車。」案車者親迎之車，歸即「之子與歸」之歸，此新婦贈壻之辭也。古詩十九首之十六曰「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說親迎事而語襲此詩，是其明證。詩又曰「同行」者，猶同歸也。女子謂嫁一曰適，行亦猶適矣。有女同車篇一章曰「有女同車，」傳曰「親迎同車也，」而二章曰「有女同行，」丰篇為親迎而女不至之詩，而三章「駕予與行」

與四章「駕予與歸」並舉，是二詩之行亦並謂嫁。以此推之，本篇及蝃蝀載馳竹竿諸篇之「有行，」皆謂適人耳。渚宮舊事三引襄陽耆舊傳載高唐賦曰「赤帝女曰瑤姬，未行而亡，」列女傳四魯寡陶嬰妻傳曰「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論衡骨相篇曰「故未行而二夫死，趙王薨，」釋名釋親屬曰「兄弟之女爲姪，姪，迭也，共行事夫，更迭進御也，」陳琳飲馬長城窟行曰「結髮行事君。」凡此曰行者，並與詩行字同義，明此語至漢末猶存。儀禮喪服「子嫁反在父之室，」鄭注曰「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是鄭亦知行有嫁義，乃其箋詩仍承毛說，訓行爲道，甚矣其迂也！

靜女

俟我于城隅，　傳「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又能服從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

要我乎上宮　「鄘風桑中」傳「上宮，所期之地。」箋「……而要見我於上宮。」

在城闕兮　「鄭風子衿」傳「乘城而見闕。」箋「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于城闕，以俟望爲樂。」

隅，曲隅也。曲字本作[illegible]，金文作[illegible]，說文，無極山碑。象隅角形，故隅曲同義。古者築城必就隅爲臺，起屋其上。考工記匠人疏引五經異義古周禮說曰「天子城高七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凡隅皆高於城，即包屋言之也。經傳言城隅，皆指此有屋之隅。城隅或稱樓。爾雅釋宮曰「陜而脩曲曰樓，」此樓之

本義，實卽城隅之有屋者。考工記匠人「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鄭注曰「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賈疏謂浮思卽城上小樓，是城隅卽今城上之角樓也。隅一曰樓者，隅訓曲，樓从婁聲，婁亦訓曲。開元占經分野略例篇說降婁曰「婁，曲也，」說文𨺉爲䨻之重文，曰「曲梁也，」廣雅釋訓曰「傴僂，曲也。」實則「隅樓」疊韻連語，猶甌窶，傴僂耳。凡連語例可分言，隅樓分言之，或曰隅，或曰樓，義則一而已矣。方言五曰「缶謂之瓿甊，」又曰「瓿甊，㽉也。」瓿甊㽉甊，本係一名，隅一曰樓，猶瓿甊一曰㽉甊也。其以在下築土爲基者爲隅，在上構木爲重屋者爲樓，乃後世之說，卽隅樓二字亦當後起，古字宜祇作禺婁耳。僖三十三年左傳「取訾婁，」穀梁作訾樓。馬瑞辰金鶚並已謂城隅卽樓，而說未能晰，故備論之。

上宮者，孟子盡心下篇「孟子之滕，館於上宮，」趙注曰「上宮，樓也。」案以上宮爲樓，當係舊說。考工記有宮隅，上宮蓋卽宮牆之角樓，以其在宮牆上，故謂之上宮。一說上讀爲尙，言加於宮牆之上，亦通。亦謂之樓。然宮與城皆垣牆之名，惟所在有遠近爲異，故疑宮隅城隅，其制不殊，而上宮城隅，亦名異而實同。宮隅城隅之屋，非人所常居，故行旅往來，或借以止宿，又以其地幽閒，而人所罕至，故亦爲男女私會之所。金文隅作䣕，从𩫖，象兩亭相對。後世之亭，爲行旅所寄頓，亦或爲男女所集聚，疑卽古隅樓之遺。

城闕亦城隅，上宮之類。爾雅釋宮「觀謂之闕，」孫注曰「宮門雙闕。」說文曰「闕，門觀也。」春秋經定二年曰「雉門及兩觀災，」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何注曰：「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是觀亦臺也。蓋城牆當門兩旁築臺，臺上設樓，是爲觀，亦謂之闕。城隅，上宮爲城宮牆角之樓，城闕爲城正面夾門兩旁之樓，是

城闕亦城隅，上宮之類，故亦爲男女期會之處。集傳以子衿篇爲淫奔之詩，信矣。

李宗昉黔記六曰「八寨黑苗在都勻府屬，……各寨野外均造一房，名曰馬郎房，未婚之女，晚來相聚，其所歡悅者。」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七帙今夷人寨子中亦所在有之，名曰「公房」，亦男女集聚之所。疑城隅，上宮，城闕即馬郎房，公房之類，姑更考之。

新臺

籧篨不鮮　傳「籧篨，不能俯者。」箋「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也。」

得此戚施　傳「戚施，不能仰者。」箋「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

晉語四胥臣對文公曰「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又曰「戚施直鎛，籧篨蒙璆，侏儒扶盧。」案此謂器物裝飾之刻爲人或動物之形者。僬僥侏儒，人之屬也，戚施籧篨，物之屬也。盧讀爲欂櫨之櫨。禮記明堂位注「刻欂盧。」說文曰「櫨，柱上枅也。」淮南子主術篇「短者以爲朱儒枅櫨。」高注曰「朱儒，梁上戴蹲跪人也。」案欂櫨者，方木似斗形，在短柱上，拱承屋棟，一曰斗栱。侏儒即短柱之刻爲人形，以承斗栱者，故曰「侏儒扶盧。」其狀雙手上舉，既已上舉，則不可垂手以下援，故又曰「侏儒不可使援。」僬僥所事，胥臣無說，以侏儒推之，蓋刻爲小人之形，雙手下垂，有所援引者。既已下援，則不得上舉，故曰「僬僥不可使舉」也。

戚施說文作鼀𪓰，云「詹諸也。」案鼀爲正字，𪓰簴之柎，刻木象黽屬之形，故字从黽作。施爲椸省，別體作檷，所以皮縣樂器之具也，一切經音義二二引蒼頡篇「椸，格也，架也，」說文「檷，絡絲柎也。」以其刻爲黽形，故亦或從黽作𪓰。「戚施直鎛」者，直讀爲置，鼀爲置鎛之檷椸，故謂之鼀𪓰，一作戚施。金文邵黛鐘曰「大鐘八肆，其竈四堵，」竈亦鼀字，此謂縣鐘之簴刻爲黽形者凡四枚，一枚爲一堵，詳下故曰「其竈四堵。」淮南子說林篇「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高注曰「鼓造蓋謂梟，一曰蝦蟇，今世人五月望作梟羹，亦作蝦蟇羹。」莊逵吉曰「造卽戚字，故『戚然改容』亦作『造然。』毛詩『戚施，』說文解字作『鼀𪓰，』云『詹諸也，』詹諸卽蝦蟇矣。」案莊說是也。造爲鼀省，詳下鼀者竈之異體，周禮大祝「二曰造，」注曰「故書造作竈。」鼓鼀本鼓縣之簴，其物刻爲黽形以置鼓，故曰鼓竈，字變爲鼀，又省爲造耳。置鼓以竈，猶置鎛以戚施鼀𪓰，竈卽戚施也。刻鼓簴以象黽形，因名曰鼓竈造，又轉以鼓簴之名，名其所象之實物，則呼黽爲鼓造。呼黽爲戚施鼀𪓰，亦猶是也。鼀字又變作鼛，而呼立於鼀上之鼓曰鼛鼓，字一作鞉若鞀。其置磬縣者，字則作磬。襄石磬曰「自作造磬，」卽磬磬。磬曰磬磬，猶鼓曰鼛鼓，鼛鞉鞀與磬並鼀竈之孳乳字，造則竈之變。䵷黽之屬皆四足據地，無脰，首不能仰，故曰「戚施不可使仰」也。

籧篨者，籧卽𨩲。說文曰「虡，鍾鼓之柎也，飾爲猛獸，」重文作𨩲，篆文作虡。釋名釋樂器曰「虡，舉也，在旁舉筍簴也。」案虡从虍異，異本作[illegible]，象人雙手舉物以戴於首上，此物刻爲獸形，而背上復有所抗舉，故字从虍从異。篆文虡卽虡省田。重文𨩲从豦者，說文引司馬相如說曰「豦，封豕之屬，」考工記梓人曰「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

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贏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若是者以為鐘虡，」即說文所謂「飾為猛獸」者也。蘧蒢疊韻連語，猶鐻也。「蘧蒢蒙璆」者，韋注曰「蒙，戴也，璆，玉磬。」案此謂磬虡，縣磬之狀如蓋，虡之首適當蓋下，如被幪覆，故曰「蘧蒢蒙璆」也。飾虡之獸，其狀多蹲其後足，而以前足據持其身，如此者則其首仰，故曰「蘧蒢不可使俯」也。

詩意本以飾虡之物象喻人之貌醜，故御覽九四九引韓詩薛君章句曰「戚施，蟾蜍，蝛蝤，喻醜惡。」惟薛說不及籧篨，未審其意若何。毛傳「籧篨不能俯者，」「戚施不能仰者，」義本國語，此雖於詩人設喻之意，少所闡發，然所說二物之狀，自是不誤。至箋用爾雅義，以口柔面柔分釋不能俯仰，則是以貌惡為德惡，既乖詩義，兼失傳旨矣。若夫鐘鼓之縣，其橫者曰簨，字一作筍，又作箕，皆从竹作，蓋其物本或以竹為之。其直立之杠，或亦用竹，惟立杠之柎名曰虡者，則當刻木石，或鑄金為之，斷無用竹之理。今虡字亦或从竹作簴者，蓋俗書涉簨筍箕諸字而誤增。詩籧篨即虡，已如上說，其字从竹作，蓋亦猶虡一作簴，乃流俗之妄增，非造文之正體邪？後儒以其偶與竹席之籧篨同名。淮南子本經篇曰「霜文沈居，若簟籧篨，」急就篇曰「竹器簦笠簟籧篨，」方言三曰「簟自關而西，其麤者謂之籧篨。」遂以竹席釋之，未之深考耳。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　傳「言所得非所求也。」箋「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

隰有游龍。

〔鄭風山有扶蘇〕傳「游龍，紅草也。」箋「游龍猶放縱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

山有扶蘇篇之游龍，據箋說，則游爲形容詞，草名本祇曰龍，爾雅釋草曰「紅，龍古，」龍卽蘢字，其韻母爲*-ung，「古」蓋卽韻尾*-g之重讀。龍又名屈龍，淮南子墬形篇「海閭生屈龍，」高注曰「屈龍，游龍，鴻也，」引詩「隰有游龍。」鴻卽紅，並从工聲，（一切經音義一一引聲類曰「䲨，或鴻字同，」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注曰「䲨古鴻字，」鴻从工聲。）故得通用。廣雅釋草曰「葒，龍蘋，馬蓼也，」名醫別錄云「葒草一名鴻蘋，如馬蓼而大。」葒爲紅之專字，龍蘋卽龍古之轉，而龍蘋一曰鴻蘋，則猶蘢一曰鴻也。至龍蘢或謂之紅葒鴻者，紅葒鴻並從工聲，疑工與龍古讀均爲*gl-複輔音，故得互通。假定龍蘢與紅葒鴻之音值爲*glung，則「屈龍」正其緩讀，故此草又名屈龍。

何以知龍之古音讀*gl-乎？曰：（一）卜辭曰「……龏雙[illegible]……□其乎匄……」前四，二九，三又曰「貞乎行取龏雙于[illegible]岩氏，」前四，三〇，一又曰「□辰卜，貞子雝不作𡔷，不龍雙囚。」前四，二九，四或曰龏雙，或曰龍雙，明龏龍二字通用。（二）說文龏龔俱从龍聲。夫龏龔並以龍爲聲符，而龏又與龍通用，必三者音讀相同。同之道若何？俱讀*gl-是也。又何以知工聲亦讀*gl-乎？曰古工聲字與龍聲字每不分。（一）史記司馬相如傳「深山之谾谾，」索隱引晉灼曰「谾古豅字，」又引蕭該曰「谾谾，長大貌，或作豅，」說文曰「豅，大長谷也。」谾从空聲，空从工聲。（二）說文曰「𧷸，兼有也，」廣雅釋詁一仜𧷸並訓有。說文巩訓褱䂮訓擁褱擁與兼有義近，是仜卽巩䂮字，王念孫改仜爲仁，非是。又說文曰「礱，䃺也，」易繫辭傳虞注曰「攻，摩也，」䃺摩古字通。疑𧷸與仜，礱與攻，古皆同語，義同由於聲同也。

（三）金文麥尊曰「王射大龏禽，」說者謂大龏卽大鴻，殆是。案龏蓋卽史記楚世家「小臣之好射鶀雁羅鸗」之鸗，徐廣引呂靜曰「鸗，野鳥也音龍，」實則鸗與雁並舉卽鴻耳。鴻字古作鳿，亦從工聲。以上襱一作[illegible]，儱一曰仜，[illegible]一曰攻，鴻一曰鸗，皆工聲字與龍聲字不分之證。龍本讀*gl—，既如上說，工與龍不分，則亦當讀*gl—。

紅亦从工聲，紅葒一曰龍蘢，與上揭諸例正同，而紅高注淮南作鴻，則草名鴻一曰蘢，與鳥名鴻一曰鸗，尤為符合。以上揭諸例推之，紅葒一曰龍蘢，殆亦古語*gl—複輔音之遺跡矣。

本篇「魚網之設，鴻則離之，」鴻必非鴻鵠之鴻，詳下 以工聲字與龍聲字古每不分推之，鴻當為䗂之假。䗂卽苦䗂。廣雅釋魚曰「苦䗂，蝦蟆也，」名醫別錄曰「蝦蟇一名蟾蜍，……一名苦䗂。」詩鴻讀為䗂，䗂卽蝦蟇，故得誤絓於魚網之中，又得與魚對舉以分喻美醜。下文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戚施卽蝦蟇，已詳上條，鴻䗂與戚施亦同物異名耳。詩上二句與下二句實祇一意，故傳曰「言所得非所求也。」易林漸之睽曰「設罟捕魚，反得詹諸。」詹本誤作居。初學記一月類曰「居蠩顧兎，」居亦詹之誤，注引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為言闕也，兩設蟾蜍與兎者，……，」可證初學記亦詹誤為居，與此同比。詩曰「鴻則離之，」易林曰「反得詹諸，」詹諸蝦蟆，同物異名，然則齊詩家正讀鴻為䗂矣。毛傳不釋鴻字，鄭箋則直以為鳥名。不知鴻者高飛之大鳥，取鴻當以矰繳，不聞以網羅。藉曰誤絓，則鴻非潛淵之物，施罟水中，亦無得鴻之理。且詩明以鴻喻醜惡，而管子形勢解篇曰「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是古以鴻為美鳥，書有明徵。韓詩外傳十有齊使獻鴻於楚王事，唐寫本華林遍略殘卷引魯連子，亦言展毋所為魯君使，遺鴻於齊襄君。亦見初學記二〇，

御覽九一六。意者鴻鶴二鳥，於古並稱珍禽，齊楚二君之好鴻，亦猶衞懿之好鶴歟？然則詩稱鴻以喻醜惡者，其非鴻雁之鴻，決矣。鄭君以鴻爲鳥，此其識見去齊詩家曷可以道里計哉？

至虫名蠪者一曰苦蠪，又曰鴻，此則與草名蘢者一曰屈蘢，又曰鴻，其比正同。本篇鴻讀爲蠪，山有扶蘇篇蘢又讀爲紅，皆古語工聲（g-）與龍聲（l-）不分之例。工龍不分，非 g- l- 不分也，乃古讀工龍皆爲*gl-耳。古漢語有複輔音之說，創自西人 Edkins 氏，國人林語堂氏論之尤悉。近頃學者，疑信參半。余讀詩，偶得此二例，不知於二氏之說果有助否。姑并記之，以俟專家論定焉。

二子乘舟

汎汎其景。 傳「……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

景行行止〔小雅車舝〕傳「景，大也。」箋「景，明也……有明行者則而行之。」

旣溥旣長，旣景迺岡〔大雅公劉〕傳「旣景迺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箋「旣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旣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

說文曰「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從鼎冂聲。」案冂象橫木，加口作冋（說文冋爲冂之古文）。孳乳爲扃，閉戶之橫木也。冋之本義爲橫木，故又孳乳爲迥，而訓長訓遠。大雅泂酌篇「泂酌彼行潦，」傳曰「泂，遠也，」魯頌駉篇「在

坰之野，」傳曰「坰，遠野也，」泂坰並與迥同。景迥聲近，禮記中庸「衣錦尚絅，」列女傳齊女傅母傳引詩「衣錦絅衣，」儀禮士昏禮「母加景，」作景。詩迥字多以景爲之。本篇「汎汎其景」與二章「汎汎其逝」並舉，景讀爲迥，言飄流漸遠也。車舝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亦讀爲迥，迥行猶遠道，與高山對文。公劉篇曰「既溥既長，既景迺岡，」景亦讀爲迥，訓遠，「既溥既長既迥，」皆所以形容岡之形勢者也。傳箋諸說均誤。王引之據魯頌泮水篇傳「憬，遠行貌。」讀本篇之景爲憬，謂「汎汎其景」與「汎汎其逝」語意同。案王說義是而讀非。泮水篇「憬彼淮夷，」憬三家作獷，則當訓粗野貌，毛訓遠行貌，其說實誤。本篇景之義爲遠行，乃迥之借，非憬之借也。

詩新臺鴻字說

一

詩邶風新臺篇曰：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

傳不爲「鴻」字作訓，殆以爲鳥名，人所習知，無煩詞費。雖然，余竊有疑焉。夫鴻者，高飛之大鳥，㈠取鴻當以矰繳，㈡不聞以網羅也。此其一。藉曰誤得，則施罛水中，亦斷無得鴻之理。何則？鴻但近水而棲，初非潛淵之物，鴻既不入水，何由誤絓於魚網之中哉？此其二。抑更有進者，上文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燕婉之求，籧篨不殄，」下文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籧篨戚施皆喻醜惡，詳下 則此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者，當亦以魚喻美，鴻喻醜，故傳釋之曰「言所得非所求也。」然而考載籍，從無以鴻爲醜鳥者。說文鳥部曰「鴻，鴻鵠也，」史記留侯世家索隱曰「鴻鵠一鳥，若鳳凰。」賈誼惜誓曰「黃一作鴻鵠後時而寄處兮，鴟梟羣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爲螻蟻之所裁。」黃鵠與神龍並舉，其見重如此，而鴻鵠與黃鵠實一鳥而毛色微異，則古不以鴻爲醜鳥明矣。又陸機毛詩義疏

曰「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是鴻鶴同類。韓詩外傳有齊使獻鴻于楚王之事，魯連子又有展毋所爲魯君使遺鴻于齊襄君之事，㊂意者鴻鶴古者並爲珍禽，楚齊二君之好鴻，亦衞懿公好鶴之類歟？若然則古不以鴻爲醜鳥，益有徵矣。至於後世詞人賦詠所及，則靡不盛言此鳥之美。

晉成公綏鴻雁賦曰「夫『鴻漸』著羽儀之歎，小雅作于飛之歌，斯乃古人所以假象興物，有取其美也。」㊃

晉曹毗雙鴻詩序曰「近行東野，見有養雙鴻者，其儀甚美，又善鳴舞。」㊄

今乃令鴻與籧篨戚施爲伍，至目爲醜惡之象徵，竊恐古今人觀念之懸絕不至如是也。此其三。鴻之爲鳥，既不可以網取，又無由誤入於魚網之中，而以爲醜惡之喻，尤大乖於情理，則詩之「鴻」，其必別爲一物，而非鴻鵠之鴻，尚可疑哉？

二

然則鴻果何物乎？曰，以詩之上下文義求之，「鴻」與「籧篨」「戚施」當爲一物。戚施者，太平御覽九四九引韓詩薛君章句曰：「戚施，蟾蜍，蝛蝤，喩醜惡；」字一作䵴鼀，說文黽部曰「䵴鼀，詹諸也，」引詩作䵴鼀。是戚施卽蟾蜍也。籧篨與戚施並舉，以三百篇文例推之，二者當爲一物。余謂籧篨爲蟾蜍之異名，前著天問釋天㊅既列十有一事以證之矣。今案詩曰「籧篨不鮮，」又曰「籧篨不殄，」鮮殄皆屬魚言。鮮者美也，殄借爲珍，亦美也。鮮珍爲味

之美，亦爲容貌之美。魚爲鮮物珍物，故詩人卽借求魚以喻求燕婉之美婿。㈦知鮮珍皆屬魚言，則「籧篨不鮮」「籧篨不殄，」猶言所得者是籧篨而非魚耳。魚與籧篨對舉以喻美醜，則籧篨之物，必魚之同類而品質相反者，此則非下文之戚施亦卽蟾蜍者何足以當之？㈧

詩意以戚施籧篨與魚對舉，又以鴻與魚對舉，戚施籧篨並卽蟾蜍，則鴻亦當卽蟾蜍矣。

三

說文黽部所載諸名皆大腹蟲，是黽本有大腹義。蟾蜍一名黽，（爾雅釋魚）一名鼁黽，（周禮蟈氏）一名耿黽，（蟈氏鄭注）其他異名若䵴䵶，（說文）鼁䵶，（爾雅）字亦皆從黽，蓋皆取義於大腹也。

爾雅釋魚「鼁䵶，蟾諸，在水者黽，」郭注曰「耿黽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

名醫別錄「蝦蟇一名蟾蜍，一名䵶，一名去甫，一名苦蠪，」陶注曰「此是腹大皮上多痱磊者。」

玉篇黽部曰「黽，蝦蟆屬，似青蛙而大腹。」

諸書稱蟾蜍之狀皆曰大腹，則上揭之黽及從黽諸名皆取義於大腹，益無疑矣。

鴻亦有大腹義。鴻古作鳿，

一切經音義十一引聲類曰「鳿或鴻字，同。」

漢書司馬相如傳上顏師古注曰「鳿古鴻字。」

一作䧴。

說文隹部曰「䧴，鳥肥大䧴䧴然也。鳿，䧴或從鳥。」案肥大與大腹之義相因，䧴實卽鴻字，許君訓䧴爲鳥肥大䧴䧴，又別載鴻於鳥部，云從鳥江聲，誤矣。諸工聲之字多與大腹之義相關。

說文人部曰「仜，大腹也，讀若紅。」

集韻引埤蒼曰「胮肛，腹脹也。」

他若在器曰缸，在舟曰䑫舡，並物之厖然有似大腹者。鳿鴻亦從工聲，則其本義當爲大腹鳥。蟾蜍爲大腹蟲，鴻爲大腹鳥，故蟾蜍亦得謂之鴻，形相似，斯名得相通也。

又說文大部曰「奚，大腹也，」黽部曰「𪓰，水蟲也，巖貉之民食之。」章炳麟曰「此卽今人呼𧌒爲田𪓰者。𧌒大腹者，故𪓰從奚聲。」㊈案章說是也。集韻「𪓿𪓰，鼃類，似蜘蛛，出遼東，土人食之。」𪓿𪓰蓋卽田𪓰，太平御覽九四八引夢書曰「鼀鼁爲大腹，其性使然也，」𪓿𪓰似蜘蛛，正以其大腹耳。㊉然𪓿𪓰字今俗逕書作「田雞，」於義亦通。雞亦大腹也，故蟲之大腹者謂之田雞，形相似，斯名得相通也。蟾蜍謂之鴻，蝦蟆謂之田雞，其例不殊，此亦鴻得爲蟾蜍異名之一證矣。

四

以上就蟾蜍之諸異名，觀其音義之會通，因以推知蟾蜍亦得稱鴻，其說既信而有徵矣。雖然，理論上蟾蜍有稱鴻之可能與否爲一事，事實上古人果嘗呼蟾蜍爲鴻與否又爲一事，故今所欲急知者，古稱蟾蜍爲鴻之實例，詩之外，尚有存在者乎？曰有之——變相的有之。

廣雅釋魚曰「苦蠪，蝦蟆也。」

名醫別錄曰「蟾蜍一名苦蠪。」

余謂苦蠪卽鴻之古讀也。鴻之最初語根爲工，古當讀 kung，然更早當有複輔音，讀爲 klung，再由單音變爲雙音 k'ulung，卽苦蠪矣。其演變歷程之全部蓋有如下圖：

kung > hung

klung > k'ulug > k'unglung > 鴻（古音） 鴻（今音）

苦蠪　　lung

試舉三例以明之。

1. 空孔曰窟籠。近人林語堂古有複輔音說㊉有此條，引宋景文筆記曰「孔曰窟籠，」又引江南志書太倉州「俗語爲字者」條下曰「孔爲屈籠，」嘉定縣志亦云。又云北京上海猶有此語。案此語是處有之，不獨北平上海。又暹羅語，klong 圓筒也，klung 空也，有洞也，kuang 寬敞也，皆華文「孔」之轉語。

2. 項曰胡嚨。說文亢之重文作頏，廣雅釋親「頏，項也。」爾雅釋鳥「亢鳥嚨，」郭注曰：「嚨謂喉嚨，」漢書婁敬傳注引張晏曰「亢，喉嚨也。」案喉嚨一曰胡嚨。

3. 鴻曰屈蘢。淮南子墬形篇「海閭生屈蘢」高注曰「屈蘢，游龍，鴻也。」

窟籠謂之空，胡嚨謂之項，屈蘢謂之鴻，並猶苦蠪謂之鴻也。而蟲之苦蠪謂之鴻，草之屈蘢亦謂之鴻，其例尤爲明著。以上由古代俗語，近代俗語並與我同系之暹羅語，推知鴻與苦蠪爲語之變，而苦蠪實蟾蜍之異名，則古有稱蟾蜍爲鴻者，亦從可知矣。

五

自詩之文義觀之，鴻之不當爲鳥名既如彼，自文字音義及語言演變之跡觀之，鴻爲蟾蜍之異名，其確切又如此，然則詩之「鴻」爲何物，乃常識之至淺近者，何二千年來說詩者無一人知之乎？曰，是不然也。詩「鴻」字之義，先秦師說不可考，漢儒固知之，不知者後人耳；魯韓之說不可考，齊詩家固知之，不知者毛詩家耳。易林漸之睽曰：

設罟捕魚，反得居諸。

卽用本詩。居諸者何？蟾蜍也。初學記一「居蠩」下注引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爲言闕也，兩⑪設蟾蠩與兔者，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以蟾蠩釋居蠩，是居蠩卽蟾蠩也。居諸與居蠩同。⑫詩曰「鴻則離之，」易林曰「反得居諸，」非齊說以鴻爲蟾蜍之明驗乎？

㈠史記留侯世家載高帝歌「鴻鵠高飛，一擧千里。」賈誼惜誓「黃（一作鴻）鵠之一擧兮，知山川之紆曲，再擧兮，睹天地之圓方。」

㈡左襄一四年傳「射鴻於囿。」孟子告子上篇「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藝文類聚九〇引莊子「人知飛鴻者，吾必矰繳而射之。」（語在天運篇，今本莊子脫之，唐寫本華林遍略殘卷亦引。）淮南子人間篇「夫鴻鵠凌乎浮雲，背負靑天，膺摩赤霄，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薄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

㈢唐寫本華林遍略殘卷，初學記二〇，太平御覽九一六並引展母所。初學記作展无所，齊襄君，御覽作齊襄公。

㈣藝文類聚九〇引。

㈤同書同卷引，近下脫行字，從唐寫本華林遍略引補。

㈥清華學報第九卷第四期。

㈦說文鮮古文作䲜，從三魚，是以魚爲鮮：禮記內則曰「冬宜鮮羽，」老子六〇章曰「治大國若烹小鮮，」易林兌之无妄曰「結網得鮮，」又並以鮮爲魚。鮮訓美，而魚鮮義可互通，故魚可爲美之象徵。國風中男女之間互以魚比其對方者，其例至繁，容續爲文論之。

㈧說文厂部曰「厱諸，治玉石也。」廣雅釋器曰「礛𥓓，礪也。」案厱諸謂之礪者，謂其質粗厲也。說文黽部「𪓰𪓿，詹諸也，其鳴詹諸（此解誤甚詳下）其皮𪓰𪓰，其行𡯁𡯁。」其皮𪓰𪓰，亦謂其粗厲，名醫別錄陶注所謂「皮上多痱磊者」是矣。厱諸詹諸，蓋異物而同名，以其粗厲，故厱諸亦名礪，詹諸亦名癩蝦蟆。癩卽癘字。說文疒部「癘，惡疾也。」引申爲人貌醜惡之稱。字或作厲，莊子齊物論篇「厲與西

施」是也。詩以蟾蜍喻醜男子，意實謂其爲厲耳。今俗語曰「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其所由來舊矣。又案㕒諸之名，近人章鴻釗謂本西域語。（說見石雅中編葉一八〇）果爾，則蟾蜍（戚施，鼀䗇）亦西域語。蓋㕒諸蟾蜍爲譯音，礪癘爲譯意。許君云「其鳴詹諸，」遠失之矣。

⑨新方言。

⑩實則繩即鼃字，奚圭並在支部，古爲同音字，故從圭之字或亦從奚。謨一作謑，鞋一作鞵，淮南子俶眞篇高注曰「鮭讀若傒，」水經鍾水注曰「雞水一名桂水，」可證。

⑪語言學論叢。

⑫原誤而今正。

⑬或曰易林之居諸，初學記之居蠩，二居字並詹之形誤，似亦可通。然蟾蜍一曰居諸，古實有此稱，說詳天問釋天。

原載清華學報第十卷第三期，民國二十四年七月。

爾雅新義

目錄

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詁〕

案王引之云，林烝訓君之君，當讀爲羣，是也。今謂天帝以下又可區爲二類，天帝皇，神君也，王后辟公侯，人君也。楚辭九歌有東君，雲中君，湘君。東皇太一「君欣欣兮樂康，」大司命「君迴翔兮以下，」少司命「君誰須兮雲之際，」山鬼「君思我兮然疑作，」亦皆稱君。北堂書鈔一四四引金匱「先進南海君，次東海君，次西海君，次北海君，次河伯，雨師，風伯。」史記秦始皇本紀「爲吾遺滈池君」集解引服虔曰「水神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十九）「百君禮」注「百君亦謂百神也。」或謂之神君。漢書郊祀志「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韓非子說林上篇「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爲神君也。」古曰帝曰皇，如三皇五帝之屬皆神也。戰國時人君始稱帝，秦始皇帝始於帝上加皇字。爾雅次帝皇於天之後，王后辟之前，而帝復在皇前，可悟二字涵義嬗變之迹。

廢大也〔詁〕

案周書官人篇「華廢而誣，」諸家皆訓廢為大，而未詳其得義之故。今謂廢與伐聲同義通。論語公冶長篇「願無伐善，」左傳襄十三年「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國語周語「好自伐其功，」老子二十二章「不自伐，故有功，」淮南子脩務篇「事成而身弗伐，」注「伐，自矜大其善。」華廢卽夸伐，夸與伐皆大也。說文「橃，海中大船也。」詩敬之傳「佛，大也，」廣雅釋詁一「契，大也，」釋器「紼，繂也，」孫炎以為大索。淮南子天文篇「勃海決，」注「勃，大也，」禮記緇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注「言出彌大。」凡從發或與發聲近之字多訓大。

貢賜也〔詁〕

說文「竷，繇也，舞曲也；樂有章，从章从夅从夂，詩曰竷竷舞我。」「贛，賜也，从貝竷省聲，[illegible]籀文贛，从章从尒聲。」案毛詩伐木「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坎三家蓋有作竷者，玉篇竷古文坎，或出韓詩。許君誤記，又以字从夅从夂，因說為舞曲字，非也。然擬聲之字，多由假借，詩以竷為鼓聲，亦非其本義。實則竷贛一字，金文降多訓賜，天亡𣪘「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祀于王丕顯考文王，事喜饎上帝，」「王降亡助爵復橐，」皆謂賜也。竷贛當从降省聲，夅

卽夆之緐文。从章卽璋，金文璋多作章。以玉賜人也。贛又从貝，兼以貝賜也。贛隸變作贑，則以工爲聲。衞端木賜字子贛，樂記淮南子精神篇「今贛人敖倉，予人河水」要略篇「一朝用三千鍾贛，」高注並云「贛，賜也。」省作貢，釋詁「貢，賜也，」䜌鐘「降余多福，」猶鐘「降福無疆，」虢叔旅鍾「降旅多福，」克盨「降克多福，」士父鐘「降余魯多福亡疆，」禹殷「降余多福緐釐，」井人妄鐘「降余厚多福無疆，」降亦俱訓賜。

黎衆也「詁」

案令殷「姜商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大盂鼎「易女邦𤔲四伯，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夷𤔲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鬲厤古字通，說文鬲漢令作歷，書大誥「大歷服。」歷魏三體石經作鬲，弓鎛「女應鬲公家」孫星衍讀爲歷。荀子大略篇「鬲如也，」于省吾讀爲歷。逸周書世俘篇「武王遂征四方，凡憝敦國九十有九國，馘厤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孫詒讓謂厤爲俘虜，卽金文之鬲，是也。于省吾又謂書梓材「厤人」卽人鬲，亦是。于又疑鬲厤隸古通，國語魯語「子之隸也」注「隸，隸役也。」周禮禁暴氏「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注「奚隸，女奴男奴也。」案于說甚碻。釋詁「歷，傅也，」說文「隸，附箸也，」是歷隸聲近義通之比。余謂黎聲亦近。書禹貢「厥土青黎」馬注「黎，小疏也。」管子地員篇「赤壚歷彊肥」注「歷，疏也。」詩書屢言黎民，猶梓材曰「厤人」也，盤庚「視民利用遷，」于省吾讀民利爲民黎，黎民或倒之曰民黎，猶厤人或倒之曰人鬲也，黎猶人

也民也。書大誥「民獻有十夫，」郭沫若云民獻卽金文之人鬲，獻與鬳同，古本作鬳，與鬲形近，故鬲誤爲獻。案郭說是也。酒誥「女劼毖殷獻臣」亦卽鬲臣也。皐陶謨「萬邦黎獻，」黎爲鬲之聲轉，獻爲鬲之形誤，黎卽獻耳。古字譌變，不可究詰，往往若是。　黎訓衆，亦猶人與民皆訓衆耳。說文「民，衆氓也，」詩載芟「緜緜其麃」韓作民民，云衆也。說文「黔，黎也，秦謂民爲黔首，謂黑色也，周謂之黎民，」訓黎爲黑，謬矣。

翼敬也〔詁〕

甲骨文異字作[字形]前五，三八，六。[字形]前五，三八，七。象人首戴甾說文「甶，東楚名缶曰甾，」案甾缶古同字。雙手拱持之之狀。金文作[字形]單異毁[字形]盂鼎[字形]虢叔旅鐘小篆作[字形]，皆形之譌。異爲戴之本字，虢叔旅鐘「皇考嚴在上異在下，」卽戴在下也。人有所驚異，輒舉兩手如戴物之狀。故引申孳乳爲驚異怪異。戴重者立必端，行必遲，恭敬之貌似之，故異又訓敬。經傳通以翼爲之，論語鄉黨篇「趨進翼如也，」皇疏「翼如謂端正也。」詩大明「小心翼翼」箋「翼翼恭愼貌，」最得其朔。左傳昭九年「翼戴天子，」尙書中侯「欽翼皇象」注「翼，奉也。」文選天台山賦「彤雲斐亹以翼櫺」注「翼猶承也。」楚辭離騷「鳳凰翼其承旂兮，」諸翼字並當作異，奉承亦戴也。

鳥以兩翼夾持其身，如人以兩手自拱持之狀，故異孳乳爲翼。書皐陶謨「汝翼，」史記五帝本紀作「汝輔。」詩行葦「以引以翼」箋「在旁曰翼，」此翼之本義也。

漠察淸也〔言〕

說文「漠，淸也。」莊子知北遊篇「澹而靜乎，漠而淸乎。」列女傳二宋鮑女宗傳「𣿅（今作澈，說文水部繫傳引作𣿅，茲據改。）漠酒醴，羞饋食，以事舅姑。」風俗通義愆禮篇「澄漠（今誤作洒，從孫詒讓校改。）酒醴，（今本脫醴字，從孫補）以養舅姑。」𣿅澄同。𣿅漠猶𣿅淸也。文選詠懷詩「及鑒歸澄漠。」淸亦訓察，呂刑「明淸于單辭，」後漢書明帝紀作「明察單辭。」法言五百卷「聆聽前世，淸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淸視卽察視。楚辭漁父「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乎？」察察，淸貌也。

肈敏也〔言〕

案釋詁「劭，勉也。」肈敏與劭勉聲近義同。服尊「服肈夙夕明盟亯」猶邢侯彝「邵朕福盟」也，邵與劭同。詩江漢「肈敏戎公，」不娶殷「女肈誨于戎工，」叔夷鐘「女肈勄于戎攻，」誨勄並與敏同。肈敏連文，義猶黽勉也。曆鼎「曆肈對元德」猶大豐殷「每揚王休」。每與敏同。禾彝「禾肈乍皇母懿龏孟姬餴彝，」𢼸季殷「𢼸季肈乍朕王母弔姜寶殷，」滕虎殷「滕虎敢肈乍氒皇考公命仲寶尊彝，」猶隹叔鼎「誨乍寶鬲鼎」也。盂鼎「今余唯令女盂召焚（勞）敬雝德經，敏朝夕入讕，」晉姜鼎「用召匹辞辟，敏揚氒光剌，」皆上曰召，下曰敏，召與劭

同，劭敏猶肇敏也。古兆䀮同字，劭肇與兆同，勉敏與䀮同，故皆同義也。

蠲明也〔言〕

說文「蠲，馬蠲也。」引明堂月令「腐艸爲蠲，」今月令作螢。案熒聲字或讀溪母，焭[illegible]並渠營切，檾去潁切。蠲讀見母，聲相近，故古字螢或作蠲。爾雅之蠲當借爲瑩。華嚴經音義上引字林瑩又作鎣，集韻鎣又畎迥切，是瑩蠲聲近。太玄玄瑩注「瑩者明也。」是瑩蠲義同。正字通「唐人以漿糨紙使瑩滑，名曰蠲紙。」字彙「唐太宗詩『水搖文蠲動，』言水紋似蠲紙也。」案蠲紙即瑩紙，說文「瑩，玉色。」釋鳥注「鶝中瑩刀，」釋文「鎣本又作瑩，磨瑩也。」華嚴經音義下引蒼頡篇「瑩，治也，」然則紙磨治之使明淨如玉色者謂之瑩紙，蠲即鎣聲之轉耳。蠲紙字韻會音絹，正字通音圭，字彙音桂。

稱好也〔言〕

釋文「稱，尺證反，」王引之曰，「考工記輪人『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鄭注曰『肉稱，宏殺好也，』是稱爲好也。肉稱猶言肉好，樂記曰『寬裕肉好』是也。鄭注「肉，肥也，」史記樂書集解引王肅注曰「肉好，言音之洪美。」荀子禮論篇曰，『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義亦同也。論衡逢遇篇曰，「形佳骨嫺，皮媚色稱。」定賢篇曰，「骨體嫺麗，面色稱媚，」稱皆謂

好也。」案王氏舉證皆碻，然猶未明稱所以訓好之故。今案說文「偁，並舉也。」考工記輿人「謂之參稱，」注「稱猶等也。」後漢書中山簡王焉傳注「稱娖猶齊整也。」今人曰勻稱，曰配稱，皆此義也。詩兔罝「公侯好仇，」太玄內初一「謹于嬰執，」釋文「嬰執古妃仇字，」好仇卽妃仇，嬰執耳。大戴禮保傅篇「及太子少長知妃色。」新書作「好色，」雖形近相混，亦不為無因也。釋詁「妃，媲也。」又「合也，」又「對也，」義並與稱相近。好卽妃，故此曰「稱，好也。」麗之言儷也，與稱義亦近，故亦訓好。楚辭招魂「麗而不奇些，」奇之言䩭也。說文「䩭，一俯一仰也。」引申為乖剌參差之義。麗與奇義正相反，稱訓好，猶麗訓好矣。

師人也〔言〕

王引之曰「人者衆也。春秋隱四年『衞人立晉，』公羊傳曰『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穀梁傳曰『衞人者衆辭也。』柴誓曰『人無譁，』鄭注『人謂軍之士衆。』荀子儒效篇曰『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謂塗之衆百姓也。又王制王霸議兵三篇並曰『下之人百姓，』亦謂下之衆百姓也。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劍相眄者，』漢書人作衆，是人卽衆也。釋詁曰『師，衆也，』此曰『師，人也，』其義一而已矣。故郭曰『謂人衆。』」案易師與同人二卦皆言戎事，師者衆也，人亦衆，同人卽合衆，是同人猶師耳。故同人九五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此亦師人同義之證。

宜肴也〔言〕

金文宜俎同字，名詞之宜卽俎，則動詞之宜卽咀矣。詩女曰雞鳴「與子宜之，」傳「宜，肴也，」宜卽咀，肴卽咬齩耳。說文「齩，齧骨也，」玉篇「宜，俎實，又啖肉也，」啖亦咀嚼之謂。國語晉語「飲而無肴，」賈注「肴，葅也，」葅與俎同，俎謂之肴，猶咀謂之肴。

窕閒也〔言〕

郭云「窈窕閒隙，」是也。左傳昭二十一年「鍾小者不窕，大者不摦，窕則不咸，摦則不容。」注「窕，細不滿也。摦，橫大不入也。不咸，不充滿人心也。不容，心不堪容也。」呂氏春秋適音篇「音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大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注「窕，不滿密也。」淮南子本經篇「小而行大，則滔窕而不親，大而行小，則陿隘而不容，」注「滔窕，不滿密也。」大戴禮王言篇「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墨子尙賢篇「大用之天下則不窕，小用之則不困，」荀子賦篇「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郤穴而不偪，」管子宙合篇「其處大也不窕，今本誤究，從王念孫改。其入小也不塞，」淮南子原道篇「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窕，」俶眞篇「處小隘而不塞，橫扃天地之間而不窕，」凡此並與郭義相會。窕字從兆，兆乃龜卜之舋兆，故孳

乳爲窕，而義爲閒隙，爲不滿密字又從穴，是本義爲空閒之閒隙，引申之時閒之閒暇亦謂之窕。司馬法嚴位篇「凡戰之道，力欲窕，氣欲閒」，又云「擊其倦勞，避其閒窕」是也。王念孫謂爾雅窕專指時閒言，而以郭說爲非，其失也迂。

對遂也〔言〕

遂與述通，史記魯周公世家東門遂，索隱引世本作述，是其證。左傳僖三十三年「西乞術，」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術皆作遂。書君奭「乃其墜命，」魏石經古文墜作述，又酒誥「今惟殷墜厥命，」盂鼎「我聞殷述命。」對訓遂猶訓述，故凡詩書彝器言對揚者並猶述揚也。遂說亦音近可通，說文「襚，衣死人也，」「稅，贈終者衣被曰稅，」實一字，遂通說猶襚通稅。對訓遂亦猶訓說，廣雅釋詁四「對，揚也，」釋詁二「揚，說也，」對訓揚，揚訓說，是對亦可訓說矣。對揚皆與說義通，故二字連文。又對遂述皆有道義。詩皇矣「帝作邦作對，」對即道。（詳詩經雜記）文選漢高祖功臣頌注引春秋演孔圖宋均注「遂，道也，」說文「術，邑中道也，」術述通。道爲道路之道，亦爲稱道之道，道亦說也。對訓道，揚亦訓道，詩牆有茨「不可詳也，」韓詩詳作揚，云「道也，」對揚又皆訓道，故連文。

濟益也〔言〕

左傳桓十一年「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鬭廉〕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

軍以出，又何濟焉？』」昭二十七年「楚薳尹然工師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杜兩注並云「濟，益也。」楚辭九辯「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尙奔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上言濟，下言增加，濟亦增加也，與雅訓正合。王注「冀過不成，得免脫也，」訓濟爲成，非是。以上三言濟皆楚語，然則益謂之濟，殆楚方言與？

濟訓益者，字從二陪聲，益卽二義之引申也。從二之字多有益義。說文「貳，副益也，」廣雅釋詁一「貳，益也。」說文「垐，以土增大道上也，」增亦益也。說文「茨，以茅葦蓋屋也，」「穧，積禾也，」蓋積義並與益通。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戹〔宮〕

釋文「戹本或作扈，同音戶，」郝云「樞達北方者，戶在東南，其持樞之木或達於北方者，名落時，落之言絡，連綴之意，」案郝說落時之義是也。落有帶義，釋器「婦人之禕謂之縭，」注「禕邪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爲禕。」文選景福殿賦「落帶金釭，」並落帶連文，落亦帶也。戹者，離騷「扈江離與辟芷兮，」唐寫本文選集注引陸善經曰「扈，帶也，」王注「扈，被也，楚人名被爲扈，」案被亦帶也，漢書韓王信傳注「被猶帶也，」九歌山鬼「被薜荔兮帶女羅，」「被石蘭兮帶杜衡，」被與帶互文耳。文選吳都賦「扈帶鮫函，」扈帶猶落帶也。然則扈落義同，故落時一謂之戹。說文「屎，履也，一曰靑絲頭履也，」「鞮，革履也，胡人履連脛謂之絡鞮。」案屎與絡鞮皆履，惟絲與革爲異。落時謂之戹，猶絡鞮謂之屎矣。

垝謂之坫〔宮〕

說文「坫，屏也。」「屏，蔽也。」案坫之爲言襜也，儀禮士冠禮「執以待於西坫南」注「古文坫爲襜。」釋器「衣蔽前謂之襜，」注「今蔽膝也。」衣蔽謂之襜，屏蔽謂之坫，其義一也。襜亦謂之褘，說文「褘，蔽膝也，」垝褘聲近。淮南子主術篇「詭自然之性」注文選西京賦注引說文並云「詭，違也。」楚辭離騷「忽緯繣其難遷，」易林蒙之无妄「織錦未成，緯畫無名，」文選神女賦「既姽嫿於幽靜，」緯繣緯畫與姽嫿同。 垝之爲言褘也，褘亦蔽也。屏蔽謂之坫，亦謂之垝，猶衣蔽謂之襜，亦謂之褘矣。釋名釋衣服「韠，蔽膝也，」又曰「跪襜，跪時襜襜而張也，」案跪襜卽褘襜，蔽膝謂之褘，一謂之襜，又謂之褘襜，古人自有複語耳。成國如字讀之，斯爲大謬。衣蔽謂之跪褘，屏蔽謂之垝，亦謂之坫，其義亦同。

焚輪謂之穨〔天〕

詩谷風「維風及穨」傳「穨，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以穨爲風，與爾雅義合。然按之經文，此說似誤。詩曰「維風及穨，」誠如傳說，則是維風及風，不辭甚矣。今謂詩一章「維風及雨，」風與雨爲二，則此章風與穨亦當爲二。廣雅釋天「䨨，雷也。」萬象名義「䨨，都龜反，雷也。」字鏡「䨨，雷也。」䨨集韻類篇並徒回切，音穨。 穨䨨聲近，詩蓋假穨爲䨨。「維風及穨」卽維風及䨨，猶言有風與雷耳。爾雅「焚輪謂之穨」者，焚輪蓋卽豐隆之轉。古稱雷師爲豐隆，淮

南子天文篇「季春三月，豐隆乃出」，漢書司馬相如傳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濞」，文選思玄賦「豐隆軯其震霆兮，」皆謂雷也。一說豐隆爲雲師者，雲蓋霣之誤，說文「齊人謂靁爲霣。」廣雅釋天「霣，雷也。」然離騷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思美人亦曰「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是其沿誤已久。淮南子原道篇「雷以爲車輪，」注「雷轉氣也。」以雷爲車輪，豈卽因焚輪之名而起與？

芍梟茈〔草〕

案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注「龍，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梟頭也。」案疏讀爲沙，周禮典瑞「疏璧琮以斂尸」司農注「疏讀爲沙。」鄭志答張逸曰，「沙鳳皇也。」蒲讀爲梟，龍勺，沙勺，梟勺，各以其飾爲名也。「芍梟茈」者，芍卽勺，梟茈卽梟勺，聲之轉。勺之若切，茈從止陪聲，止諸市切，同端母。郝疏說其狀「一莖直上，有苗無葉，以莖爲葉，其根圓黑，」則正如勺形。莖爲勺柄，根爲勺魁也。至注云「苗似龍須，」疑龍須亦以形似龍勺而得名。山海經中山經「其中多龍脩，」注「龍須也，」脩從攸聲，攸聲字多讀透定母，與勺讀端母最近。是龍勺，龍脩，龍須，亦聲之轉矣。

蕭荷止濼貫衆〔草〕

蒿苻蝙蝠一語之轉，本字亦當爲蹁蹼或蹁跗，詳釋鳥「蝙蝠服翼。」蹁跗，足也，止古趾字；亦足也，故蒿苻一名止。此草蓋以根莖象足形而得名。本草「貫衆一名貫節，一名貫渠，一名百頭，一名虎卷，一名蒿苻，一名伯藥，今本作萍，此從釋文引，一名藥藻，此謂草鴟頭也。」案貫義未詳，衆讀爲踵，節讀爲𦢊，說文「𦢊，脛頭卩也，」卩節古今字。家語曲禮篇注「膝，臏，」臏蹁古同字，詳釋鳥。渠讀爲距，少牢禮「長皆及俎距，」注「距，脛中當橫節也。」卷讀爲拳，虎拳卽虎蹯，御覽二七〇引春秋元命苞「蚩尤虎捲威文立兵，」宋均注「捲，手也。」路史後紀四引歸藏啓筮蚩尤虎捲。說文番拳並從釆聲。猶熊蹯又曰熊掌也。踵也，𦢊也，距也，拳也，皆足之類名。爾雅之藻卽本草之伯藥，集韻藻，草名，又式灼切，或作藻。藥爲藻之省，伯藻蓋卽撲朔，古樂府木蘭辭「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撲朔者兔足之狀，猶迷離爲兔目之狀也。實則撲朔卽蹼足之狀化語，蹼足猶足也。蹼之轉伯，百猶佰頭一曰蹼頭。一曰跗注，左傳成十六年「有韎韋之跗注」猶言韎韋之足也。又曰不注，山名華不注猶言華足也。詩常棣「鄂不韡韡，」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釋文「拊亦作跗。」玉篇「拊，花萼足也。」又案華不注山又轉爲不周山。蹼足，撲朔，跗注，不注，伯藻一語之轉，百頭又伯藻之轉也。至藥藻之當爲藻草，事非難曉，不煩詳論矣。

𧂎堅中簢筡中〔草〕

釋文「𧂎又作𧂎，」齊民要術引字林亦作𧂎。案𧂎有堅義，說文「𧂎，行難也，」太玄礥首「礥，物生之難也，」

是遴磸同義。廣韻「慳，悋也，」悋即憐字，猶麟一作麐，荀子解蔽篇「無邑憐之心」注「憐讀爲吝，」吝與悋同。是憐慳亦同義，說文「瞵，目精也，」「瞖，大目也，」瞵瞖義近。管子五行篇「五穀鄰熟」注「鄰，緊也，」粦聲字與臤聲字義多從同，是粦亦當有堅義。說文「獜，健也，」健亦堅强之謂。後漢書張衡傳注「揵，堅也。」竹堅强謂之䉮，猶犬堅强謂之獜也。說文「鱗，魚甲也，」釋名釋兵「甲，似物有孚甲以自禦，亦曰介，亦曰函，亦曰鎧，皆堅重之名也。」是魚鱗之鱗本取義於堅。魚甲謂之鱗，竹謂之䉮，其義一耳。釋文「簢或作懸，」說文「笭，析竹笢也，」「笢，竹膚也，」「篿，笭也，」書顧命鄭注「篾，析竹之次青者，」簢懸笢一字，簢篿篾一聲之轉，簢即篾也。笭訓笢，篿又訓笭，是笭亦即篾。說文韈讀若閔，又「幔，墀地以巾撋之也，」「墀，涂地也。」幔爲𢄔之譌，即「以巾撋之」之撋字。撋訓墀地，而墀訓涂地，是撋亦涂也。楚辭天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欲同味，而快鼂飽？」閔妃即嵞山女也。文選洞簫賦「嫛妃准法，」嫛亦孌之譌，孌妃即閔妃，亦即女媧氏，始作笙簧者也。閔字或譌作閿，唐時傳女媧墓見於閿鄉縣，閿即閔妃之閔，蓋地以人得名。女媧氏一曰閔妃，而史記夏本紀索隱引世本「塗山氏名女媧，」是閔妃即嵞山女明矣。撋謂之涂，閔妃一曰嵞山女，此正簢笭同義之比。䉮與堅，簢與笭，皆同義，故曰「䉮堅中，簢笭中」也。雖然，竹無內堅外柔之理，且笭即篾，篾爲竹莖之表層，而謂之「笭中，」尤爲不辭。竊意中竹一聲之轉，中即竹。「䉮堅中，簢笭中，」猶言䉮堅竹，簢笭竹耳。玉篇「笚，竹名，」蓋共名演爲類名，中即笚也。字一作仲作筗，詳後。

本草「篁竹堅而促節，體圓質勁，皮白如霜，大者宜刺船，細者可爲笛，取瀝並根葉皆可入藥。」竹譜「筋竹長

二丈許，圍數寸，至堅利，南人以爲矛，其筍未成竹時堪爲弩弦。」䈽筋並與堅聲同義通。䈽竹字文選吳都賦劉注作𥎊，方言九注「矜今字作𥎊。」史記匈奴傳索隱引古今字詁「𥎊通作矜，」漢書陳勝項籍傳贊注「矜與𥎊同。」詩無羊傳「矜矜言堅彊也。」素問五藏生成論「筋，氣之堅結者。」筋集韻作䈥勁，亦堅也。二者又並以堅稱，蓋卽堅竹矣。郭注讀中如字，云「其中實，」然本草旣云可爲笛，則其中空可知。至齊民要術引字林「䈽竹實中，」文選吳都賦劉注「䈽竹大如戟𥎊，實中勁強，」篇海「笭，實中竹名，」並與郭說同。此或別是一種，堅強者不必實中，實中者則必堅強。本草竹譜所說，堅強而不實中者也。郭注及字林以下所說，亦堅強亦實中者也。然其爲堅強，則二者所同，故得同名。爾雅所說，不知何指，或包二者而言與？廣韻「䈽，竹名，」疑卽笭，其狀未聞。

仲無笐〔草〕

字彙補「𥬟，竹名，」仲𥬟一字。釋樂「籥……其中謂之仲，」釋文「仲或爲𥬟。」一作中作笚，說詳上文。又廣韻「笗，竹名，」或亦卽此。說文「亢，人頸也，」重文作頏，「頸，頭莖也。」案頏爲人頭莖，則笐爲竹莖矣。說文「竿，竹梃也，」「莛，莖也。」梃莛同，是竿卽竹莖之名。竿爲竹莖，猶秆爲禾莖。說文「稈，禾莖也，」重文秆。廣韻「笐，竹竿也，」笐訓竹竿，而竿卽竹莖，是笐亦竹莖矣。說文曰「笐，竹列也」者，列當讀爲梨，說文「梨，黍穰也，」廣韻「穰，禾莖也，」是莖又名梨，列與梨通，竹列卽竹莖耳。篇海類篇並有茢字，當卽竹列專字。黍穰之梨，經傳皆作茢，蓋草曰茢，禾曰梨，竹曰茢，並字異而義同，故可通用。無

讀爲無。廣韻「無竹黑皮」，集韻「無，黑竹也。」「仲無笐」者，謂仲是黑莖竹也。今有烏竹，蓋是無。烏音亦近。

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魚）

郝懿行朱駿聲並讀諸爲者，是也。釋文「謝，衆家本作射。」禮記玉藻「卜人定龜」注「謂靈射之屬」，字亦作射。案釋詁「射，厭也」，詩小旻「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箋「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言雖得兆，占繇不中，是謝卽不靈之謂。漢書天文志「是以明君覩之（災異）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獵之言媟也。禮記玉藻「若祭詞已偞卑」，疏「偞，厭也。」媟偞同。枼聲字有重疊義，方言三「葉，聚也。」淮南子本經篇「積牒旋石」注「牒，累也。」釋名釋宮室「城上垣或名堞，取其重疊之義也。」廣雅釋詁一「揲，積也。」史記張釋之馮唐傳「嗇夫諜諜」索隱「諜諜，多言也」，重疊之，故厭也。文選射雉賦「表厭躡以密緻」，徐注「厭躡，重而密也。」是厭又有重疊義。說文「媟，嬻也」，「嬻，媟嬻也。」易蒙「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與嬻通。然則爾雅言獵，猶易言瀆耳。獵爲果之反，果謂一卜而決，獵則卜之再三而不決也。類讀爲纇。周書史記篇「愎纇無親」，注「纇，戾也。」左傳昭二十八年「忿纇無期」，注「纇，戾也」，釋文「纇本作類。」荀子性惡篇「齊給便敏而無類」，注「無類，首尾不乖戾。」「不類」亦謂不乖戾。注「行頭左庳，睥今江東所謂左食者，以甲卜審」，審卽不類之謂矣。釋言「若，順也。」卜辭每曰若不若，如曰「辛卯，□貞我已𡕒𡧊若。」䒑一一一四「辛卯卜，𣪘貞巳𡧊若。」䒑一一一五「甲戌卜，㱿貞我勿將自𢆶邑，𣪘𡧊巳乍若。」

萃一一一七「我其已穷乍降若，我勿已穷乍帝降不若。」前七，三八，一。萃一一一六大略同。「辛卯卜，㱿貞我勿已穷，不若。」簠典三五 是不若正爲占卜術語。不類不若亦對文也。靈，謝，果，獵，不類，不若，六者皆以卜言，其義皆一順一逆，兩兩對舉，舊解胥失之。

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注「色謂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靁，右倪若，是其體也。東龜南龜長前後，在陽；象經也。西龜北龜長左右，在陰，象緯也。天龜俯，地龜仰，東龜前，南龜卻，西龜左，北龜右，各從其耦也。」案周官說似本爾雅，繹與謝，靁與類，並聲同通用。鄭注亦本爾雅爲說，惟「左倪靁右倪若」句中删兩不字，以合周官本文，殊爲悖謬，說詳下。「東龜南龜長前後，」「西龜北龜長左右，」二長字當讀爲常，下文「東龜前，南龜卻，」即承此言之，謂東龜行時體常前偃，故曰前，南龜行時體常後仰，故曰卻也。此以前卻釋爾雅前弇後弇之義，最是。蓋爾雅之俯仰，前弇後弇，左倪右倪，皆據生龜言之，周官說同爾雅，故言辨色辨體。色者龜甲䶮之色，禮記樂記「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公羊傳定八年「龜青純」注「純，龜甲頿也，千歲之龜青頿。」臨海水土異物志「涪陵多大龜，其緣中又似瑇瑁，俗名曰靈，其千歲者青䶮。」辨色以䶮，其爲未治之生龜明甚。色爲生龜之色，則體亦生龜之體矣。郭注俯仰曰「行頭低，」「行頭仰，」注左倪右倪曰「行頭左庳，」「行頭右庳，」並引江東所謂左食右食者以證之，是以爲皆龜行之狀，乃其注前弇後弇，又以爲既治之甲形，而曰「前甲長，」「後甲長，」則是自違其

說矣。疑郭說本鄭注，而未盡通鄭意，因讀「東龜南龜長前後」「西龜北龜長左右」二長字爲長短之長，故有此誤。誠如郭說，則「西龜北龜長左右」龜寧有左右長而成橫橢形者耶？是以知其不然。

俯者卑順之貌，仰者驕矜之貌，故辨龜以俯爲順，仰爲逆。前弇似俯，後弇似仰，故前弇順，後弇逆。周人尚左，右逆而左順，故左倪順，右倪逆。鄭注周官曰「左倪靁，右倪若」，無兩不字，則是左逆而右順，旣乖周制，復失雅義矣。

鳩天狗〔鳥〕

立從大一，大天同字，故立天聲通。秦公𣪘「吮𤳳在天，」鐘作「吮𤳳在立。」立古位字也。師俞𣪘伯𢒉虘𣪘並有「吮在立」之語。此天立古通之明驗。天狗一名水狗，郭注一名魚狗，爾雅翼又穴土爲窠，本草拾遺知天狗之天，卽鳩之轉語，但取其聲，不承其義。本草俗呼破笠爲敗天公，鳩謂之天狗，猶笠謂之天公矣。

狂瘳鳥〔鳥〕

郭注「狂鳥五色有冠，見山海經，」大荒西經「有五采之鳥有冠，名曰狂鳥，」注「爾雅云，狂，夢鳥，卽此也。」案狂卽下文「皇，黃鳥，」而皇又卽上文「鷗，鳳，其雌皇，」故曰五色有冠也。狂皇音同。說文狂從㞷聲，㞷讀若皇，黊讀若皇，重文作葟。以其黃質而五采皆備成章，故又謂之黃鳥。黃與皇狂音亦同也。又謂之瘳鳥者，大荒西經「五采之鳥仰

天名曰鳴鳥，」書君奭「我則鳴鳥不聞，」馬融鄭玄並以鳴鳥爲鳳皇，是也。寥鳥蓋即鳴鳥。一曰孟鳥，海內西經「孟鳥在貊國東北，其鳥文赤黃青。」鳴孟寥一聲之轉。卜辭雞作[illegible]前二，三七，一[illegible]前二，三七，二鳳作[illegible]後下四，二，一[illegible]後下三五，三皆豐羽而有冠，南山經亦言「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是鳳皇本雞屬，故又名鶤雞，或名莎雞。雞善鳴而鳳皇爲雞屬，故鳳皇謂之鳴鳥。詩卷阿「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皇鳴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朝陽鳴之時，雝喈鳴之聲（雝卜辭从[illegible]金文从吕並古宮字，雝古音當讀如宮）此鳳皇爲雞屬之明驗。今本「梧桐生矣」「鳳皇鳴矣」二句互易，殊失其義。然則鳴鳥，正字；寥孟皆假音耳。

蝙蝠服翼〔鳥〕

蝠讀爲蹼，說文「堛，凷也，」「墣，塊也。」堛墣一字，方言三「獛，聚也，」注「樸屬藂相著貌。」廣韻「踾踧，聚貌。」踾踧與僕屬同。下文「鳧雁醜，其足蹼，」注「脚指間幕膜蹼屬相著，」蝙蝠之足亦有膜蹼屬相著，故謂之蝙蝠也。蝙蝠連綿詞，析言之可曰蝙，亦可曰蝠。說文「猵，獺屬，」重文作獱，博物志「獱頭如馬，胷以下似蝙蝠，毛似獺。」案蟲謂之蝙蝠，獸謂之猵，皆以足狀而得名。蝙蝠或單曰蝠，玉篇「⿰鼠菐，鼠名，」疑即蝠之異體。方言「蝙蝠自關而東，……或謂之飛鼠，或謂老鼠，或謂之僊鼠，」蝙蝠本鼠類也。服翼本草廣雅並作伏翼，服與伏亦蹼之聲轉。蝙蝠以蹼足爲翼，故謂之服翼伏翼耳。

蝙蝠本字疑當作蹁蹼。釋名釋形體「膝頭曰膞，或曰蹁，」說文「髕，厀耑也，」蹁髕同，猶獱一作猵。蹼與跗同。儀禮士喪禮注「跗，足上也，」疏「謂足背也。」疑蹁蹼（跗）本足之異名，厥後義隨音變，始析爲足之諸類名。釋獸「貍狐貒貈醜，其足蹯，」蹁蹯音近，詩巷伯「捷捷幡幡」傳「幡幡猶翩翩也。」蹁卽蹯也。說文「柎，闌足也，」玉篇「柎，華蔕足也，」義祇是足，可證。餘詳釋草「蕭苻，止」

狻麑似虦貓食虎豹〔獸〕

郭云「卽師子也，」引穆天子傳作狻猊，穆天子傳一「名獸使足狻猊野馬走五百里」注「狻猊，獅子，」與雅注說同，案郭說是也。狻猊獅子語之轉。山海經大荒北經「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爲舟。」廣韻萬象名義並云「篠，竹名。」篠竹卽帝俊竹，而廣韻引神異經「篩竹一名太極，長百丈，南方以爲船，」是篩竹卽篠竹也。狻轉爲獅，猶篠轉爲篩矣。至猊轉爲子，則猶兒轉爲子，其事尤顯而易知。或問獅子非中土所產，狻猊之名爲華語乎，抑異族語之譯音乎？曰，華語也。獸名狻猊與鳥名鵕鸃，其音不殊。鸃從我陪聲，鸃轉爲猊，猶娥皇大戴禮五帝德篇作倪皇。廣雅釋鳥「鵕鸃，鳳皇屬也，」文選子虛賦郭注「鵕鸃似鳳，有光彩。」鳳皇五采鳥也，而太平御覽引東晳發蒙記「師子五色而食虎。」然則獸之狻猊以其毛色相似而假名於鳥之鵕鸃。古人之始知有獅子，必得之傳聞。故其意以爲神獸而五采畢具，因錫之以神鳥鵕鸃之名，不足異也。獅子非五色五采，今則盡人皆知矣。

猱蝯善援貜父善顧〔獸〕

案蝯之言援也，貜之言矍也，皆以其性能爲名。說文「瞿，鷹隼之視也，」「趯，走顧貌，」文選魏都賦「矍焉相顧，」瞿趯矍本一字，而與顧音近義通；貜卽矍字，猶蝯卽援字，以其爲獸名，故變從豸若虫耳。郭注說貜父「能攫持人，」似讀貜爲攫，失其義矣。

莊子內篇校釋

目錄

本篇所舉莊子原文，據郭慶藩莊子集釋本。凡經校正之字句，悉加標識。其例如下：（一）誤文改正者，（二）倒文乙轉者，（三）脫文補足者，皆在字旁加「・」（四）衍文刪去者，在空格內加「○」。

內一　逍遙遊篇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

案運讀爲渾。太玄瑩「周渾歷紀，」范注曰「運也，」又玄首「渾行無窮，」卽運行。類聚一引渾天儀曰「天轉如車轂之運，」是渾天卽運天此皆以渾爲運本書又以運爲渾。說文曰「渾，混流聲也，」西山經「東望澤泑，河水所潛也，其原源渾渾泡泡，」郭注曰「渾渾泡泡，水濆涌之聲也。」水流聲謂之渾，水流亦謂之渾。荀子富國篇「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楊注曰「渾渾，水流貌，」法言問神篇「渾渾若川，」李注曰「渾渾，洪流也，」廣雅釋訓曰「渾渾，流也。」今字作滾。郭注西山經渾音衮，集韻滾同渾。淮南子精神篇「渾然而往，」高注「渾，渾轉行貌，」此義今正作滾。俗呼

沸水曰滾水。博物志三曰「九眞有神牛，乃生谿上，黑出時共鬭，卽海沸。」汪本御覽九四七引符子曰「遇長風激浪，崇濤萬仞，海水沸，地雷震。」曹植大暑賦曰「山坼海沸，」蕭統六月啓曰「海水沸而熛爍。」海渾滾猶海沸，謂狂飆大作，海水沸騰，今所謂海嘯是矣。魯語上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是歲也，海多大風。」

案至樂篇司馬注曰「爰居……舉頭高八尺，」爾雅釋鳥郭注曰「漢元帝時，瑯邪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又釋鳥樊注曰「爰居似鳳皇，」文選吳都賦劉注亦曰「似鳳。」夫爰居大鳥似鳳，鵬亦大鳥，而鵬鳳復爲一字，且鵬因海運渾而南徙，爰居亦因海多大風而止於魯郊，是鵬與爰居蓋一鳥，海運渾與海大風亦一事也。舊讀運皆如字，又以海運爲鵬因海以運，胥失之。

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釋文摶徒端反，文選吳都賦注，謝宣遠於安城答謝靈運詩注，謝靈運初發石首城詩注，江文通雜體詩阮步兵詠懷，張廷尉雜述兩注，曹子建七啓注引並作搏。案搏讀爲縳若轉。考工記弓人「老牛之角紾而昔，」鄭衆注「紾讀爲抮縳之抮。」釋文曰「角絞縳之意也。」字一作轉。說文曰「紾，轉也。」

爾雅釋天「扶搖謂之猋，」孫注曰「迴風從下上曰猋，」月令鄭注曰「迴風爲猋，」均以迴訓猋。案扶搖卽猋之切音，是扶搖者迴旋之貌也。淮南子原道篇曰「扶搖抮抱羊角而上。」抮與摶，抱與猋扶搖，

均聲近義同。紾縛同義，詳上。紾與抮，縛與摶，並同。說文「飆，扶搖風也，」重文作颮，抱與颮通。莊曰「摶扶搖。」猶淮南曰「抮抱」耳。摶訓絞縛，扶搖訓迴旋，義同，然而言摶復言扶搖者，古人自有複語也。淮南言抮與抱，又言扶搖，則複而又複。楚辭漢賦語例多類是，蓋戰國以來接近口語之新文體。摶與扶搖皆動詞作副詞用。崔以摶爲動詞，扶搖爲名詞，風名而「扶搖」爲「摶」之賓語，又嫌風不可言摶，遂改摶爲搏，失之遠矣。

去以六月息者也。

御覽九四四引作「去以六月一息者也，」「息」上有「一」字，於義亦通，曰六月一息，則言外尚有再三息。六月一息，數息而至天也，極言其道遠而歷時甚久也。尋郭注義，似所據本無一字。

去以六月息者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而已矣。

案「天之蒼蒼」三句本在下文，依文義，當移此。上文曰「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此曰「視下，」卽鵬自九萬里之上俯視於下也。下視蒼蒼，不辨正色，一如人之仰而視天，正以見鵬飛之高而離地絕遠。此一意也。至「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者也」十五字，乃借物之極細者乘息而遊，以反醒鵬之大，非大風海運不足以舉其體。詳下條 此又一意。今本十五字錯置在「去以六月息者也」與「天之蒼蒼」間，則兩段文意皆不顯豁。今以意移正。「其遠而無所至極邪，」白帖一，御覽二引「其」上有「以」字，語義較足。晉書天文志引郗萌記先師相傳宣夜說曰「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蒼然也。譬如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靑，俛

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眞色，而黑非有體也。」此卽莊子遠無至極之義。出此一義，欲據下視上以推上視下，因以明鵬飛之高也。「亦若是則而已矣，」則讀爲測。書多士傳「不則德義之徑」釋文「則本作測，」荀子禮論篇「小人不能測也」史記禮書作則。爾雅釋言「測，深也。」郭注曰「測亦水深之別名。」說文曰「測，深所至也，」深所至猶今言深度。考工記弓人曰「漆欲測，」孔廣森郝懿行並訓測爲深。上言「其遠而無所至極，」下言「亦若是測，」測與遠對舉，測訓深，深亦遠也。齊物論篇曰「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若是測」與「若是芒，」文同一例。陳景元碧虛子南華眞經章句音義校下簡稱陳校引文如海本則作而。疑古本作「亦若是則而已矣。」後文「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養生主篇「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大宗師篇「翛然而來而已矣，」應帝王篇「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本書「而已矣」連文數見。文本無則字，今本無而字，各有删減，總緣不知「則」爲實字故耳。王引之據今本訓則爲而，亦非。夫則訓而，經傳誠多有之，訓而已之而則未見他例。王氏之書旨在釋詞，蓋亦不免强實字以爲虛字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者也。以下似有脫文。

案野馬字蓋卽沙漠之漠字。漠字一作幕。史記匈奴傳「益北絕幕。」集解引傳瓚曰「沙土曰幕。」案塵土亦曰漠，故塵土之狀謂之漠漠。楚辭九思疾世曰「塵漠漠兮未分。」字一作莫。文選羽獵賦「莫莫紛紛，」注曰「莫莫，風塵之貌也。」音存字變則爲馬。野馬亦塵埃耳。莊子蓋以野外者爲野馬，室中者爲塵埃，故兩稱而不嫌。馬義既明，則野馬塵埃與生物必爲二事。人間世篇曰「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生

物者死物之反也。本篇生物義同，故能以息吹。若野馬塵埃則塵土耳。焉得爲生物哉？「生物之以息相吹者也，」吹下本無者字，類聚六引有，今據補。「以息相吹者，」吹之者生物，被吹者野馬塵埃也。此言野馬塵埃，亦物之能飛者，然必待生物以口吹嘘之而後能飛，以喻鵬飛亦必待大風海運而後能舉其體。然而二者所待大小不同。生物一息之吹，野馬塵埃即因之以浮游，所待者小，體小故也。鵬非大風海運，不能自舉，所待者大，體大故也。本篇屢以小大對照，此亦宜然。疑「生物之以息相吹者也」下，尚有說鵬所待者大之文，今本脫之。文有脫失，校者又錯置「天之蒼蒼」等二十六字於其間，注家遂莫不以生物即野馬塵埃，爲鵬所馮以飛者矣。

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今以木爲舟，則稱衞舟大白。

釋文敍錄曰「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又記崔譔注二十七篇，向秀注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郭象注三十三篇，均視司馬孟氏卷帙爲少。然則諸家於司馬孟氏舊本所刊落者多矣。今諸書所引莊子佚文有司馬彪注者，不下十數事，即諸家所刪司馬本舊文之確然可考者。書鈔一三七引莊子曰「今以木爲舟，則彌衞舟大白，」慧琳一切經音義八九引彌作稱，又引司馬彪注曰「大白，舶名也。」尋繹文義，當在本篇「水淺而舟大也」下。上言芥舟，大小對舉，與本篇文意適合。今補。惟語似未盡，或以下尚有闕奪。慧琳引彌作稱義長，今從之。

湯之問棘也是已。上下當有脫文。

此句與下文語意不屬，當脫湯問棘事一段。唐僧神清北山錄曰「湯問革曰『上下四方有極乎？』革曰『無極之外，復無極也。』」僧慧寶注曰「語在莊子，與列子小異。」案革棘古字通，列子湯問篇正作革。神清所引，其即此處佚文無疑。惜句多省略，無從補入。馬敍倫疑莊義已闕，僞撰列子者謬補其辭，讀者因據校注於本文下，故釋文不載。今案本書佚文之不見於釋文者多矣，焉知列子之文，非僞撰者雜取他書以變易莊義，而神清所引，則莊子之眞乎？馬說武斷，難爲定論。

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

楚辭九懷昭世補注引此文亦作摶。摶扶搖之義已見上文。釋文引司馬注曰「羊角，風曲上行若羊角，」御覽九，事類賦注二引某氏注曰「扶搖，羊角，風也，今旋風上如羖羊角。」案「羊角」亦謂鳥飛旋囘而上之狀如羊角，非鳥所乘風之名也。「羊角而上」與墨子號令篇「雞足置，」管子事語篇「綈鵜素嗛滿，」尚書大傳大戰篇「魚鱗下」太玄禮次六「魚鱗差，」語例同。摶也扶搖也羊角也，皆上之狀，三詞疊用，亦複語也。淮南子原道篇「扶搖抮抱羊角而上」高注訓抮抱爲引戾，釋羊角爲「如如羊角轉原衍如字曲縈行而上。」扶搖也，抮抱也，羊角也，亦三詞疊用，例與此同。又案爾雅釋天曰「扶搖謂之猋，」楚辭九懷昭世曰「登羊角兮扶輿，」開元占經九一風占篇引李淳風曰「扶搖羊角，今謂之囘風，囘風，自旋風也。囘風卒起而圜轉扶搖，有如羊角囘上

轉輪」是扶搖羊角本亦風名。莊子以爲鵬飛之狀者，風鳳鵬古爲一字，神話亦以風與鳳鵬爲一物，故扶搖羊角爲風旋上之狀，卽爲鵬旋上之狀也。惟莊子用爲副詞，故謂其直以「扶搖」「羊角」之原義狀鳥飛也可，謂其以風名扶搖羊角者之狀狀鳥飛也，亦無不可，獨以二者爲鳥所乘之風，則誤副詞爲名詞，按之語法，爲不可通耳。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釋文曰「辯，變也」。成疏同。案「天地之正」謂正氣，「六氣之變」謂變氣，御亦乘也。二句上下錯舉，互文以足義。周語下曰「所以宣六氣九德也」，左傳昭元年曰「天有六氣」，管子戒篇曰「御正六氣之變」，本書在宥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楚辭遠遊曰「餐六氣而飲沆瀣兮」，韓詩外傳五曰「聖人養一性而御六氣」。六氣之說不一，惟章杜二注「陰陽風雨晦明」之義爲得其朔，史記天官書正義曰「軒轅……主雷雨之神。陰陽交感，激爲雷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散爲露，聚爲雲氣，立爲虹蜺，離爲背璚，分爲抱珥，二十四變，皆軒轅主之。」二十四變蓋卽古六氣之遺說。韓非子解老篇「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是也。六氣言御，當指神人乘風雨蹈雲霧之事，御卽上文「列子御風而行」之御。管子，韓傳之六氣謂人之六情，則彼書御字宜訓調節，語是而義變，當各依本書。遠遊曰「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氣變」卽此六氣之變。王注曰「乘風蹈霧，升皇庭也。往來奄忽，出杳冥也。」王以乘風蹈霧釋遠遊之「因氣變」，亦卽本書氣變之義。遠遊之語可與本書相發。莊子之學，本與方士神仙之說相通，此其一例也。

內二　齊物論篇

山陵之畏隹。

陵本作林，奚侗云當爲陵，引六韜絕糧篇「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通典五七作山陵爲例。案奚說是，今據改正。楚辭大招「山林險隘，」舊校林一作陵，呂氏春秋禁塞篇「爲京丘若山陵，」高注「……若山陵高大也，」注中陵字今本作林，二書亦並「山陵」誤爲「山林，」與此同比。周書王會篇「央林以酋牙，」尚書大傳作於陵，氏左傳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穀梁作林，亦陵林相亂。釋文引李頤注曰「畏隹，山阜貌，」是李本正作山陵。郭釋畏隹爲扇動貌，則字已誤林。惟李釋畏隹之義，亦未切確。今案管子形勢篇「大山之隈，」尹注曰「隈，山曲也，」文選魏都賦劉注曰「隈，隅也，」左傳僖二十五年杜注曰「隈，隱蔽之處，」畏隹疊韻連語，猶隈也。崔本畏作喂，喂隈同。文選風賦曰「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大山之阿，」曰谿谷曰土囊之口曰阿，皆此所謂「畏隹」之類。李云山阜貌，則直以爲崔嵬義，未精當，且誤名詞爲形容詞。郭說失之更遠。

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案「取」下脫「也」字，今補。此當讀「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也，怒者其誰邪？」文選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詩注引司馬注曰「已，止也。」咸讀爲緘。說文曰「㰹，堅持意，一曰二字從集韻補口閉也，」緘㰹

同。已與緘義相因。取讀爲趣。趣與已對舉。怒讀爲呶。小雅賓之初筵「賓既醉止，載號載呶，」傳曰「號呶，呼號讙呶也。」趣與呶義相因。呶緘亦對舉。「自已也緘，自趣也呶。」謂風之息作。風之一息一作，咸其自動，然而其所以時動時否者，冥冥之中似仍有主使之者。主使者誰？天籟是已。此卽下文「其有眞君存焉」之意。審如郭義，衆竅自鳴，莫或主之，則是無所謂天籟者，與上文「未聞天籟」之語相左矣。

縵者，窖者，密者，□者。

案此文上下皆四字爲句，「密者」下當有「□者」二字，方與上下文一律。今補。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此文舊作「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詳審語氣，「其司是非之謂也，」「其守勝之謂也，」「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句首諸「其」字均當讀爲豈，句末「也」字均讀爲邪。六句皆商酌語氣，似翫索莊義者旁注之文，亦或淮南王莊子解說之羼入本書正文者。今悉小字書之，以別於正文。「其發若機括，其留如詛盟，其殺若秋冬，其厭也如緘」四句直接下文「喜怒哀樂，慮歎變慹……」亦覺於文彌順。

慮歎變慹

馬敍倫讀變爲戀，是也。案慹亦猶戀。說文曰「埶，至也，讀若摯。」詩關雎傳「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箋曰「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慹埶摯並同。釋文引司馬注曰「不動貌，」成疏曰「慹則屈服不伸，」並失之。

與物相刃相靡。

馬敍倫朱桂曜並讀靡爲礳磿，是也。案刃亦猶磨也。說文曰「軔，礙車木也。」又曰「枒，桎枒也，」詩節南山箋釋文曰「桎，礙也，」桎枒連文，是枒亦礙也。刃與軔枒並字異而義同。轂礙與切磨義近，是刃亦猶磨也。管子霸形篇「裸體紉胸稱疾，」尹注曰，「紉猶摩也。」刃之訓磨，猶紉之訓摩矣。郭成訓刃摩爲逆順，非是。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成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奚必知成而心自取者有之，」成舊作代，並讀「奚必知代」句，「而心自取者有之」句。案知讀爲智，與下愚字對舉。代當爲成字之誤也。此當讀「奚必知成而心自取者有之」十一字爲句。成盛古通。後文曰「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大宗師篇曰「是知之盛也。」此知成卽知盛。詩猗嗟箋曰「成，備也，」儀禮士虞禮注曰「成，畢也。」備畢與盛義亦相因。本篇此文之「成」動詞下文之「盛」形容詞當訓備若畢。大宗師之「盛，」則猶今言「極致。」天地篇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義同。又案德充符篇曰「以其知

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此云不必知成而心自取，亦知與心並言，義與彼同。

故言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案「以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本作「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上非字下是字，涉下文而倒。今乙正。「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者，儒墨自是其所是，自非其所非，卽所謂「儒墨之是非」也。莊子欲以己之是非一反儒墨之是非，故又曰「欲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四其字俱指儒墨。如今本，則儒墨已自反其是非，不待莊子之反之矣。以是明其不然。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案指卽公孫龍子指物論之指。龍之言曰「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卽此所謂「以指喻指之非指」也。又曰「天下無指，物無可謂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爲天下之所無，未可。……」莊子謂「天地一指，」蓋卽針對龍之此言而發。

馬猶今言籌馬，法馬，號馬，數馬也。管子書有乘馬，巨乘馬，乘馬數之篇。禮記投壺曰「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鄭注曰「立馬者，取算以爲馬，表其勝之數。」宋李易安有打馬圖經 指謂名稱，馬謂符號，皆所以代表實物者。崔注曰「指，百體之一體。馬，萬物之一物。」成疏曰「指，手指也。馬，戲籌也。」又曰「獨奉指

馬（原脫馬字）者，欲明近取諸身，切要無過於指，遠託諸物，勝負莫先於馬，故舉二事以況是非。」二家並以代表實物者爲實物，失其義矣。

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鄙也。

案滑疑猶滑稽也。史記樗里子甘茂傳「滑稽多智，」正義引顏師古曰「稽，疑也，」疑稽聲之轉。郭注曰「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恑憰怪，則通而一之，」又曰「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恢恑憰怪，放蕩屈奇，並與滑稽之義近，似郭亦讀滑疑爲滑稽。然疑滑稽之稽本字當作脂。稽脂並從旨聲，故得通用。考工記鮑人曰「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釋名釋首飾曰「脂，砥也，著面柔滑，如砥石也。」脂之性滑澤，故謂滑澤之貌曰滑脂。楚辭卜居曰「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滑稽本卽滑脂，故滑澤如脂之貌又謂之滑稽。滑稽〔脂〕疊韻連語 爾雅釋器孫炎本曰「凝，脂也。」說文凝爲冰之重文。今本爾雅作「冰，脂也，」郭注引本書逍遙遊篇「肌膚若冰雪，」云「冰雪，脂膏也，」亦以凝爲脂之名。 疑凝古亦通用。形容詞滑脂一曰滑疑，猶名詞脂一曰凝也。稽訓疑，亦其比。詳上。疑膩聲近。楚辭招魂「靡顏膩理，」王注曰「膩，滑也。」滑謂之疑，猶滑謂之膩，疑也膩也，皆脂聲之轉也。要之滑疑卽滑脂，今俗語曰「油滑，」是其義。脂膏滑潤而有光澤者，故曰「滑疑之耀。」鄙本作圖，誤。鄙古祇作啚，校者誤爲圖字，遂改爲圖耳。今正。惠子以堅白異同之論，解說是非，滑稽弔詭，變幻不窮，世以爲其多智而能明大道。莊子則謂惠子之知，非聖人之眞知，猶滑疑（脂）之耀，異乎日火之眞耀，故曰「滑疑之耀，聖人之所鄙也。」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葆光者資量萬物者也。

淮南子本經篇曰「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謂之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案糧爲量之誤，資與貲通，貲亦量也。（後漢書陳蕃傳注）瑤從䍃聲，䍃從缶聲，葆從保聲，缶葆聲同，故葆光一曰瑤光。本書文與淮南同，惟缺末句，疑當據補「葆光者資量萬物者也」九字。淮南高注曰「瑤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運，歷指十二辰，擿（提）起陰陽以殺生萬物也。一說瑤光，和氣之見者也。」案文子下德篇作「搖光」。史記天官書索隱引春秋運斗樞曰「斗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北斗第五至第七星曰杓，而搖光開元占經（六七）石氏中官占篇引春秋緯稱「杓星」，則搖光又爲第五至第七星之名。（杓星，占經又引石氏作部星。杓（甫遙切）部一聲之轉。）同書同篇又引郗萌曰「北斗杓爲北斗，是杓又爲北斗七星之總名。搖光謂之杓，北斗亦謂之杓，疑搖光本北斗七星之總名，後乃變爲七星中三星之類名，又變而爲三星中一星之小類名也。要之，搖光本北斗之別名。北斗一名搖光者，搖光即匏瓜聲之轉，（搖瑤聲同，瑤之基本聲符爲缶，見上。）故一曰葆光，葆匏聲亦近也。易泰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包荒亦即匏瓜。匏瓜轉爲葆光，亦猶轉爲包荒也。古斗以匏爲之，故北斗之星亦曰匏瓜，聲轉而爲葆光，瑤（搖）光耳。至杓本即斗，（杓訓瓢，御覽七六二引通俗文「木瓢爲斗。」）故北斗又謂之杓星，杓匏聲亦近也。葆光（瑤光，搖光）

卽斗之名，故曰「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又曰「資貸量萬物者也。」

蝍蛆甘帶。

類聚九二引帶作螮，同。釋文曰「帶，崔云蛇也，司馬云小蛇也。」案淮南子說林篇曰「騰蛇遊霧而殆於蝍蛆，」史記龜策列傳曰「騰蛇之神而殆於卽且。」說文曰「螣，神蛇也，」騰螣同。螮卽螣蛇也。螣螮一聲之轉。方言五曰「槌……其橫關西曰榺，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木帶，」禮記少儀「甲不組縢，」注曰「以組飾之及衿帶也。」螣轉爲螮，猶榺轉爲⿰木帶，縢轉爲帶矣。崔與司馬泛稱爲蛇，猶未確切。

猨獵狙以爲雌。

獵狙本作猵狙。釋文引司馬注曰「猵（從御覽九一一引補）狙，一名獦牂，似猨而狗頭，憙與雌猨交也，」又引崔注曰「猵狙一名獦牂，其雄憙與猨雌爲牝牡。」案猵狙當爲獵狚，並字之誤也。金文叔夷鐘「⿰巤刂伐夏后，」⿰巤刂字左方似扁，故諸家咸誤釋爲⿰扁刂。（詳拙著金文雜識）爾雅釋畜「犣牛，」漢書司馬相如傳注謂之犏牛，正字通引水東日記，吳任臣注山海經北山經引李東壁說並作犏牛。偏犏並犣之誤。（字書無犏字，始見正字通。）獵誤爲猵，猶⿰巤刂誤爲⿰扁刂，犣誤爲犏也。狚狙亦形近易混。東山經曰「北號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狼，赤首鼠目，其音如豚，名曰獦狚。」（今本作猲狙，從廣韻引改，一切經音義一四引字林同。）獦卽獵字，廣韻又曰「獵狚，獸名，似狼，」卽獦狚也。獦狚疊韻連語，（上古曷切，下當割切）獸名獦狚，猶鳥名鶡鴠耳。說文獵訓毛鬣。犣牛，牛之多毛者，故一曰旄牛。鶡鴠一曰侃旦，御覽九二一引廣

志曰「佩旦，冬毛希，夏毛盛，」是此鳥亦以毛盛而得名。牛之多毛者曰犛，鳥之多毛者曰鶡鴠，而獵獦狚之名，與鶡鴠正同，然則獵狚蓋亦猨類之多毛者歟？司馬崔注並云「一名獦牂，」卽獦狚矣。司馬又云「狗頭，」亦與山海經云如狠者合。今本誤作猵狚，狚狚誠猨類，然猵卽獱字，獺也，狚稱猵狚，斯爲不倫矣。

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亦妄聽之奚若？

亦本作以。案當作亦，草書形近而譌。注曰「故亦妄聽之，」疏曰「我試爲汝妄說，汝亦妄聽，」是郭成二本並作亦。今據正。句末若字原缺，從朱桂曜增。

與王同匡牀。

匡本作筐。釋文曰「筐本亦作匡，」御覽七〇六引亦作匡。今據正。牀三面有圍，其形如匚，匚亦古匡字，故謂之匡牀。字變爲匟，篇海音口浪切，云「匟牀，坐牀也。」案今所在多有，北人槩甎爲寢牀，三面連壁，亦呼曰匟，卽古匡牀之遺。俗以牀下爐火，字變作炕，非其朔誼。今本作筐牀，失其義矣。

吾待蛇蚹蜩翼邪？

成疏曰「蚹者蛇蛻皮也，蜩翼者蜩甲也。」案成說蛇蚹是，說蜩翼非。六書故引唐本說文曰「莩，……一曰葭中白皮，」漢書中山靖王勝傳注說同，字一作苻，（說文稃重文作粰）淮南子俶眞篇「蘆苻之厚，」高注曰「苻，蘆中之白苻也。」案在內者謂之苻，在外者亦謂之苻。蚹卽苻字，以其爲蛇皮，故變從虫。蛇之蚹，蜩之翼，皆薄極而近

透明體，照之無景，故景曰「吾待蛇蚹蜩翼邪？」寓言篇曰「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與此異義。成以寓言之義解本篇，大非，以蜩翼爲蜩甲尤不可。司馬以蚹爲「蛇腹下齟齬可以行者，」亦不足辯。

內三　養生主篇

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釋文曰「桑林，司馬云湯樂名，崔云宋樂名。案即左傳『舞師題以旌夏』也。」案事見襄十年傳，曰「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考夏頁首古爲同義字，旌夏即旌首也。周禮司常曰「析羽爲旌，」以鳥羽加於首上曰旌首。說文曰「翌，樂舞以羽翿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從羽王聲，讀爲皇。」周禮舞師注曰「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旌首蓋即翌舞師所持以自翳其首者，故曰旌首。（首一曰夏，故又曰旌夏。旌夏以五色采羽爲之，因之五采羽亦謂之夏，翟〔雉〕之五色備成章者謂之夏翟。）以物加於首上曰題，舞師初入時，以旌夏蒙首，其狀詭異，故晉侯驚怖而退入於房也。旌經聲近可通，經首即旌首，亦即旌夏。文選琴賦「激清響以赴會，」李注曰「會，節會也。」旌首舞師所持以節舞者，故曰「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成疏謂刀爲鸞刀，至確。近世出土鸞刀，當環處有鸞，狀與車鸞同。小雅信南山傳曰「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禮記郊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此刀謂鸞刀，故言奏，（離騷「呂望之鼓刀

兮，」天問「鼓刀揚聲后何喜，」彼刀亦謂鸞刀，鼓刀猶鼓鐘，鼓琴，鼓瑟也。又曰「莫不中音。」又鸞刀者，宗廟割切之刀，然則此所解牛乃祭祀所用之牲，而桑林或亦當時實用之樂矣。

動刀甚微，謋然已解，牛不知其死也。

本無「牛不知其死也」一句，陳校引文如海本劉得一本並有，今據補。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薪下本無而字，從御覽三七〇引補。朱桂曜曰「指爲脂之誤或假。國語越語『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注『脂，膏也。』脂膏可以燃燒之薪，故人間世篇曰『膏火自煎也。』此言脂膏有窮，而火之傳延無盡，以喻人之形體有死，而精神不滅，正不必以死爲悲。」案朱說是也。古所謂薪，有爨薪，有燭薪，爨薪所以取熱，燭薪所以取光。古無蠟燭，以薪裹動物脂肪而燃之，謂之曰燭，一曰薪。燭之言照也，所以照物者，故謂之曰燭。此曰「脂窮於爲薪，」即燭薪也。崔注曰「薪火，爝火也。」此誤以火屬上讀。爝火即古取光之燭，故逍遙遊篇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釋文「爝亦作燋。」禮記少儀「主者執燭抱燋，」鄭注曰「未爇曰燋，」是爇者曰燭也。崔以爝釋薪，而爝燋即未爇之燭，是崔意薪即燭薪矣。

內四　人間世篇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案楚辭九章抽思「傷余心之懮懮，」王注曰「懮懮，病貌也。」憂憂與懮懮同。救，治也。不救謂不可救治，「擾則憂憂而不救」七字爲句，舊讀「擾則憂」句，「憂而不救」句，非是。

何暇至於暴人之所乎？

乎本作行。案當爲乎字之誤也。今正。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爲蕩，而知之所爲出乎？

蕩上本無爲字。案當有爲字，與下句一律。注曰「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以兩「以」字釋兩「爲」字，是郭本上句正有爲字。今據補。淮南子俶眞篇「其德蕩者其行僞，」高注曰「蕩，逸也。」周語下韋注曰「蕩，壞也。」散逸與敗壞義相因。出讀爲屈，呂氏春秋安死篇「智巧窮屈，」高注曰「屈，盡也。」郭以屈爲橫出，未允。

夫以陽爲充孔，○釆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

孔下舊有揚字，從馬敘倫刪。馬又謂此指顏回之「端而虛，勉而一，」言亦是。案充孔疊韻連語，集韻引埤蒼曰「恇，心動也，」玉篇曰「慣，心動也，」充孔卽恇慣，心動不安之貌也。陽與佯同，「陽爲充孔，」猶言貌爲謹愨。

「采色不定」即充孔之狀。馬敍倫讀常爲嘗，讀違爲韙，並是。案依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注。言嘗試人君之所不以爲是者，避而勿言，依據人君心之所感者而言之也。「日漸之德」舊屬下讀，非是。詳下。

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

舊無「日漸之德」四字。案此承上文，當重「日漸之德」四字，乃成文義。今補。

外曲者與人○爲徒。

人下舊有之字，衍。「與人爲徒，」與上「與天爲徒，」下「與古爲徒，」文同一例，下文「是之謂與人爲徒，」是其確證。今據刪。「與天爲徒，」「與人爲徒，」語亦見大宗師篇。

其言雖教謫之實○古之有也，非吾有也。

實下舊有也字。案也字涉下文而衍，今刪。此謂其言雖敎告之斥謫之，然實古人之言，非我之言。言自古出，則寄直於古，無以病我，故下文曰「雖直而不病。」郭據誤本讀「其言雖敎」句，「謫之實也」句，不辭之甚。

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

案回雖貧，何致數月不食葱薤？古謂葷猶腥也。管子輕重戊篇「黃帝作鑽燧生火，以熟葷臊，」路史後紀三注曰引作腥臊，是其證。不茹葷謂不肉食耳。

一若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

「一若志」舊作「若一志。」案「若一」二字似倒。一謂專一，若猶汝也，「一若志」謂專一汝之心志。疏曰「志一汝心無復異端，」即以「一汝心」釋「一若志，」是成本猶未倒。今據乙正。

伏羲遂人之所行終。

遂人本作几遽。釋文曰「几遽，向云古之帝王也，李云上古帝王。」疏曰「几遽者，三皇已前無文字之君也。」案古帝王無號几遽者。當是遂人，遂譌爲遽（左傳桓十三年「遂見楚子，」漢書五行志中之上作遽見。）人譌爲几，又誤倒其文因爲「几遽」耳。今乙正。遂人即燧人。（路史前紀五注引尸子及禮含文嘉並作遂人。）繕性篇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亦二王並舉，例與此同。

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成懽。

「成懽」舊作「懽成。」案陳校引江南古藏本作「成懽。」注曰「少有不言以成爲懽者耳，」疏曰「而莫不以成遂爲懽適也，」是郭成二本亦並作「成懽。」今據乙正。懽古患字。爾雅釋訓「懽懽，愮愮，憂無告也，」玉篇廣韻並云「悹憂無告也，」說文「悹，𢝊也，」朱駿聲疑即患之異文，是也。「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成懽」者古書多以道爲由言事無大小罕有不由之以成災患者也。下文「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即承此言之。外物篇曰「惠（唯）以歡爲鶩，」當作「惠以懽爲鶩，」懽亦古患字。（說詳彼篇）古本莊子蓋以懽爲患，寫者或改成今字，或否，注家不察，悉讀未改之懽爲歡，失莊旨矣。

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

案此文曰「陰陽之患」，下文曰「內熱」，然則陰陽之患卽病也。大宗師篇曰「子輿有病，……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又曰「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曰『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父母。彼近所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亦並以病爲陰陽之氣。後世醫家言猶如此。

若成若不成而復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復舊作後。案後當爲復字之誤也。今正。天道篇「復言夫兼愛」，盧文弨校引舊本如此 今本復誤作後，是其比。他書復後互譌之例，不煩枚舉。

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患也。

兩下舊無患字。案此患字當有。陰陽之患，人道之患，是所謂兩患。今本脫此患字，則文義不足。今補。

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

案至讀「專心致志」之至，猶專也。廣雅釋詁三曰「摯，摶也。」致專與摯摶同。亡讀爲忘，與致對舉。此承上文「意有所致」，謂盛矢盛溺；「愛有所忘」，謂拊之不時。

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

視舊作見，從馬敘倫校改。馬又曰「軸解與拳曲對文」，亦是。案由聲字多有長而中空之義。笛袖冑紬皆物

之長而空者。說文曰「岫，山有穴也」，淮南子齊俗篇曰「往古來今謂之宙」，廣雅釋詁三曰「甹，空也」，岫宙甹義近。軸亦從由，義當相仿。解亦長而中空之名。呂氏春秋古樂篇曰「昔黃帝令伶倫……取竹之嶰谷」，漢書律曆志作解谷，注引孟康曰「谷，竹溝也」，案當云「解谷，竹溝也」。廣雅釋山曰「嶰，谷也」，解谷雙聲連語。御覽九六二引呂覽作「取竹之谷谿」，乃谿谷之倒，書鈔一一二引作「磬谷」，磬谿通，解(嶰)谿磬一語之轉，皆有空義。李注曰「解，如衣軸之直解也」，疑謂衣袖。釋名釋衣服曰「構，禪衣之無胡者也，言袖夾(狹)直形如溝也」，衣袖之直解謂之褋，猶竹之解谷謂之竹溝也。廣雅釋器曰「褋，袖也」，集韻引埤蒼曰「褋，衣袖也」。解(嶰)谿一語之轉，說已詳上。解褋亦然。軸一曰解，猶袖一曰褋矣，要之，軸解義訓不異。因悟由聲字如笛迪等皆轉入支部，與解同韻，「軸解」或本疊韻，故二字義同。

啎其葉則舌爛而爲傷。

舌舊作口，從馬敍倫校改，案傷讀爲瘍。素問風論「故使肥肉憤䐜而有瘍」，王注曰「瘍，瘡也」。

鍼挫治繲，足以餬口，數策播精，足以食十人。

「鍼挫」舊作「挫鍼」，倒。今乙正。鍼，刺也(廣雅釋詁一)。挫謂肢體挫折。說文曰「痤，小腫也」，肢體折傷則腫，挫與痤同。繲即解字。挫解即今所謂跌打損傷。「數筴播精」舊作「鼓筴播精」。釋文「播精」下曰「如字，一音所，則字當作數精」。案此十一字當在上文「鼓筴」下，「數精」當作「數筴」。上文引司馬曰「鼓，簸也，小

筴曰筴。」又引崔曰「鼓筴，揲蓍鑽龜也，」鼓筴亦當作數筴。蓋司馬本作鼓，崔本作數，音所，卽崔本舊音也。韓非子飾邪篇曰「鑿龜數策」秦策一曰「襄主錯龜數策占兆，」筮者取決於數，故曰數策，史記龜策列傳曰「搶策定數，」此之謂也。策卽蓍，文選卜居五臣注「策，蓍也。」因之數筴一曰數蓍，六韜曰「數蓍，蓍交而折。」本書崔本數筴，義長，今據正。郭慶藩云精當爲糈之誤，是也，今亦據正。崔曰「播精，卜卦占兆也，鼓筴播精言賣卜，」精亦當爲糈，鼓亦當爲數。鍼挫治繲，醫術也。數筴播糈，巫術也。古巫亦卽醫，故兼治二術。淮南子說山篇曰「病者寢席，醫之用鍼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鈞也，」高注曰「醫師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石鍼所抵，彈人雍癰痤，出其惡血。糈米所以享神，藉菅茅，皆所以療病求福祚，故曰救鈞。」淮南以醫用鍼石與巫用糈藉並言，可與莊義相發。今本莊子文多譌舛，是以注家解說互歧，而義尠確當。

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

案說文曰「孔，通也。從乙從子。乙，請子之候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又曰「乳，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從孚從乙。乙者玄鳥也。明堂月令『玄鳥至之日，祠于高禖以請子，』故乳從乙。請子必以乙至之日者，乙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鳥，帝少昊司分之官也。」案孔乳古當爲一字。以聲言之，左傳宣四年「楚人謂乳穀，」釋文「穀，如口反。」穀卽㝅字。玉篇㝅亦有奴豆公豆二音。實則乳亦有此二讀，乳㝅同字異體耳。集韻㝅同穀，又作吼。吼卽乳字也。公豆之「乳，」由侯對轉入東，卽爲孔。反之，孔亦可由東轉侯，讀公豆切，吼字卽從之得聲。以形

言之，𣪊一作彀，是從子與從孚同。𡦹則孔乳亦當同字矣。乳從乙，乙即殷人之圖騰玄鳥，故許君訓爲人及鳥生子。孔與乳同字，本亦訓生子，故古人名嘉字子孔。天問曰「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嘉，」鄭注月令曰「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嘉皆訓生子。爾雅釋天「甘雨時降，萬物以嘉，」即萬物以生。名嘉字子孔者，名與字義相應也。然古字往往無專義。孔字從「子」爲義者訓生子。其𦤎文即乳。從「乙」爲義者則爲鳥名，周書王會篇「方人以孔鳥」是也。王會篇孔注曰「孔，與鸞相配者。」案鸞，鳳類也，孔爲鸞配，則亦鳳類。孔字從乙，是鳥以孔名者，亦當爲請子之鳥。鳳亦請子之鳥也。離騷「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月令疏引鄭志焦喬答王權曰「娀簡狄吞鳳子之後，後王以爲禖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孔爲請子之鳥，鳳亦然，是孔即鳳類矣。明乎孔鳳爲同類之鳥，則知接輿稱「鳳兮鳳兮」以嘲孔子，實以「鳳」字隱射「孔」字。「何如德之衰也」如讀爲汝，漢石經論語微子篇作「何而德之衰也，」而亦汝也。汝斥鳳言，即斥孔子言矣。?

福輕於羽，莫之知載。禍重於地，莫之知置。

置舊作避，釋文「避舊作𨕖，云置也。」案字當作置，與載對舉。置訓捨，謂不載也。此以車爲喻，言輕者當載而不載，重者當捨而不捨。字若作避，則義不精切。置有措捨二義，𨕖則但有措義而無捨義。故經傳𨕖訓置者，其義皆爲措置而非捨置。舊本作𨕖，訓置，亦當爲措置之置。然措置於車中即載之車中，與歌意適相反，是以知其必爲誤字。且置與載德爲韻，作避作𨕖，均失其韻。或謂地讀入支部，則與避若𨕖亦相叶。然「已乎已乎，臨人以德」以上

十六句，皆偶句叶韻，此亦不當例外。況莊子之時，「地」果屬支部與否，尚不可知邪？郭注上文曰「故乃釋此無爲之至易，而行彼有爲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釋」「棄」二字卽「置」字之義。疑郭本亦作置。其注本文曰「禍至重而莫之知避」，則發揮句義，但取便文，不拘原字。今本正文作避，或卽涉注文而誤。至舊本作寘，則置寘形聲義俱近，自易譌混。今改正。

迷陽迷陽。

案迷瞇通。集韻曰「瞇，眇目也。」漢書敍傳「離婁眇目於毫分，」顏注曰「眇，細視也。」今俗瞄準字作瞄，音義同。瞇眇一聲之轉。瞇一曰迷陽，猶眇一曰眇睎。文選海賦「眇睎冶夷，」李注曰「眇睎，視貌。」迷陽又轉爲望陽。論衡骨相篇曰「武王望陽，」朝野僉載曰「長孺子視望陽，目爲呷醋漢，」此謂近視者。然近視與細視，其貌皆顰眉斂瞼，迫視審諦。「呷醋」之喻，妙可解頤，本謂近視，亦可施於細視。「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行讀爲胻，足脛也，詳下條 言瞇目諦視，無令道上荊榛瓦礫之屬傷吾足脛也。郭注謂迷陽猶亡陽，是也。亡陽亦卽望陽。然釋亡陽爲任獨，則非。朱桂曜亦知亡陽卽望陽，而以望陽爲仰視，則與傷胻之戒又相乖牾。此皆於莊書之義，未達一間者也。

無傷吾行。

案行讀爲胻。說文曰「胻，脛耑也，」廣雅釋親曰「胻，脛也，」補史記龜策列傳「壯士斬其胻，」集解曰

「胻，腳脛也。」行與胻通。大雅采菽「邪幅在下，」箋曰「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釋名釋衣服曰「幅所以自逼束也，今謂之行縢，言以裹腳，可以跳騰輕便也。」行縢之行卽胻字，釋名「以裹腳行，」卽腳胻矣。本書「無傷吾行，」與下文「無傷吾足」爲互文，故知行亦胻字。

卻曲卻曲。

舊作「吾行卻曲。」陳校引張君房本作「卻曲卻曲，」與上文「迷陽迷陽」一律。今據正。釋文曰「卻曲，去逆反，字書作𨒥。廣雅云『𨒥，曲也。』」案今本廣雅作迟，釋詁一說文曰「乚，匿也。象迟曲隱匿之形，」又曰「迟，曲行也。」玉篇邱戟反𨒥與迟同。卽乚，古文曲之省變。𨒥從乚，故有曲義。禮記明堂位「俎……殷以椇，」鄭注曰「椇之言迟椇也，」謂曲橈之也。宋玉風賦曰「枳句來巢，」亦謂枝之橈曲者。枳椇枳句並與迟曲聲近義同。行而迟曲其身，謹敬之貌，故曰「無傷吾足」也。左傳昭七年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傴僂而行，卽此迟曲之義。然則接輿所以戒孔子者，卽孔子先人之遺訓矣。

內五　德充符篇

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案說文曰「假，非眞也，」非眞猶非實，是假與虛義近。語詞「假令」「假設」之假，亦虛擬之意。書傳假暇

通用。閒暇卽閒空，空亦虛也。淮南子說山篇「媒但者非學謾也，」高注曰「但，詐也，」詐亦非眞之謂。經傳古注又多訓但爲空。假但並有非眞與空虛之義，故假亦可訓但。郭注以「奚但一國而已哉」釋「奚假魯國」義至精確。假與暇通。晏子春秋諫王篇曰「何假去彗，茀又將見矣，」言何但去彗也，韓詩外傳一〇曰「吾則死矣，奚暇老哉，」亦言奚但老也，可資互證。成疏曰「何但假藉魯之一邦耶，」旣承郭義，又曰假藉，斯爲蛇足矣。與讀爲舉，猶皆也。

審乎無爲而不與物遷。

爲舊作假。案「無假」疑當爲「無爲」。應帝王篇「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釋文帠崔本作爲。孫詒讓云，帠古叚字。札迻五 案孫說是也。叚讀爲暇。崔本作爲者，說文爲古文作𤔔，疑古爲字形與帠近，說文作𤔔，是其省體。爲叚古字形近，故應帝王篇「何暇」崔本誤作「何爲，」本篇「無爲」又誤作「無假。」「無爲」與「不與物遷」義正相應。作「無假，」則不詞矣。今正。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冬夏常青青。

「正」舊作「在，」「夏」下無「常」字。俞樾疑在爲正之譌。案俞說是也，今據正。陳校引張君房本「在」上有「正」字。蓋一本作正，一本作在，而張本誤合之。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夏下有「常」字，義長。今據補。疏曰「通年四序，常保青全，」似成本亦有常字。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

郭讀人字截句。釋文曰「假徐音遐，讀連上句，人字向下，」案徐讀是。登假猶登霞也。楚辭遠遊曰「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字一作遐若假。谷永上封事曰「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遣輿輕舉，登遐倒景，」華山碑曰「思登假之道。」又作假，本篇曰「彼且擇日而登假，」大宗師篇曰「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淮南子精神篇曰「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者也，」揚雄劇秦美新曰「登假皇穹。」一曰升假。淮南子齊俗篇曰「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或曰上遐。司馬相如大人賦曰「乘虛亡而上遐兮。」齊俗篇以乘雲升假對舉，與遠遊以登霞掩浮雲連言同例，是升假卽登霞也。「乘雲升假」與原道篇「乘雲陵霄」語例亦同。後漢書仲長統傳注「霄摩天赤氣也。」精神篇高注曰「或作蝦蟇，雲氣，」則謂借爲霞。以上遠遊言登霞，淮南一言登假，一言升假，皆謂登雲霞，是其本義。自餘但謂上升，則其引申義也。

墨子節葬下篇曰「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太平廣記四八〇引博物志作「登霞，」劉晝新論風俗篇作「昇霞，」是登霞之語，其源乃出於西戎火葬之俗。火化謂之登霞者，霞字一作赮，本訓赤氣，故火焰亦謂之霞。登霞謂靈魂乘火焰以上升也。御覽七九四引莊子佚文曰「羌人死，燔而揚其灰。」呂氏春秋義賞篇曰「氐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火葬之旨，在使死者靈魂得乘火焰以上升於天，故羌人憂其死不焚者，爲其靈魂不能上升耳。列仙傳說嘯父旣傳其作火法於梁母，「臨上

三亮山，與梁母別，列數十火而升，」又說師門「亦能使火，」死後，「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又說赤松子「能入火自燒，往往至崑崙山上，」此皆暗示仙人即火化上升者，而甯封子事言火葬尤明晰。傳曰「甯封子者，……世傳為黃帝陶正。有神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於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焉。」此明以火化而魂氣上升者為仙人。然則世稱昇仙為登霞，其義即源於火葬，明矣。禮記曲禮上曰「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霞，』」周頌下武箋曰「既沒登假，」本書大宗師篇崔本曰「死登假三年而形遯，」列子黃帝篇曰「又二十八年……而帝登假，」周穆王篇曰「猶百年乃徂，世以為登假焉，」呂氏春秋本味篇高注曰「翟帝，衆帝先升遐者。」此死稱登假升遐者，亦足證登假之語本與喪葬有關。諸家雖知本篇之文，當從徐讀，而不能質言登假之義，故具論之，以明莊子思想之背景焉爾。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

案叔山疑即蜀山。古有蜀山氏。大戴禮記帝繫篇曰「昌意娶于蜀山氏。」楚語上「懼之以蜀之役，」韋注曰「蜀，魯地。」

仲尼曰「丘也嘗遊於楚矣……」

遊舊作使，釋文曰「使本一作遊。」案孔子無使楚事，一本作遊，是也。今據正。疏曰「丘曾領門徒遊行楚，」是成本亦作遊。

見狏子食於其死母者。

釋文曰「食音飲，邑錦反，注同。舊如字，簡文同。」案食字不得有飲音，「食音飲」疑當作「食本作飲。」蓋一本食作飤，與飲形近，因誤爲飲。說文「籧，飤牛筐也，」飤今亦誤作飲。飤即飼字，古與食亦通用。莊子一本作飤，用正字，今本作食，用借字。

天選子之形。

案選與撰通。楚辭招魂「結撰至思，」王注曰「撰猶搏（今本誤搏）也。」御覽七八引風俗通義曰「女媧搏黃土作人，」天問曰「女媧有體，孰制匠之，」即問其事。淮南子精神篇曰「夫造化者既以我爲坯矣，」又曰「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夫未離於地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盆盎亦無以異矣。」此其傳說之微變者。本書曰「天選子之形，」即搏子之形，亦搏土作人之遺說也。

內六　大宗師篇

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〇屈服者，其嗌音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案以上二十九字語意隔斷，疑亦舊注或淮南解說之亂入正文者。音舊作言。馬敍倫云言疑當作音。案馬說

是也，今據正。「嗌」音即喉音。

其心止，其容寂。

止舊作志，郭注曰「所居而安曰志。」案志不得有居安之義。正文及注兩志字並當爲止。志從之，篆書止之形近，止誤爲之，不成文義，校者遂臆改爲志耳。今正。下文「與乎止我德也，」即此心止之義。心止，容寂，顙頯，義本一貫，說詳下條。

其顙頯。

釋文曰「頯向本作䫥，」云「䫥然大朴貌。」案䫥之言猶塊也。塊本訓土，故引申爲安止不動之貌。穀梁傳僖五年「塊然受諸侯之尊，」疏引徐邈曰「塊然，安然也。」荀子君道篇曰「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楚辭九辯曰「塊獨守此無澤兮。」本書應帝王篇曰「塊然獨以其形立。」義並同。此曰「其顙䫥，」正謂其屹然不動如委土。心止，容寂，顙䫥義相側貫。今本作頯，音近通假。向注朴字疑當爲圤。說文曰「甴，墣也，」重文作塊，又曰「墣，塊也，」重文作圤。䫥然即塊然，故爲大圤貌。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窮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時天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徇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眞，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案自篇首至「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中間凡四言「古之眞人，」兩言「是之謂眞人，」文意一貫，自爲片段，惟此一百一字與上下詞旨不類，疑係錯簡。且「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寧得爲莊子語。可疑者一也。務光事與許由同科，許由者逍遙遊篇旣擬之於聖人矣，此於務光乃反譏之爲「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可疑者二也。朱亦芹以尸子秦策證胥餘卽接輿，其說殆不可易。本書內篇凡三引接輿之言，（逍遙遊，人間世，應帝王。）是莊子意中其人亦古賢士之達於至道者，乃此亦目爲徇名失己之徒，可疑者三也。「利澤施於萬世，」又見天運，「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又見駢拇，並在外篇中，以彼例此，則此一百一字蓋亦莊子後學之言，退之外篇可耳。樂下舊無窮字，時天舊作天時，今依馬敍倫校補乙。徇名舊作行名，無義，行當爲徇之壞字，今正。餘文似尙多踳駁，不能盡正。

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

司馬注曰「滀色憤起貌。」案與讀爲豫，猶豫也。老子一五章「豫焉若冬涉川。」河上公本作與，史記呂太后本紀索隱引同，文子上德篇曰「豫兮若冬涉大川者，不敢行也，進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滀乎進，」「豫乎止，」對舉，猶言貌似欲進而心實止也。

厲乎其似世也，警乎其未可制也。

世下也字舊作乎，依陳校引文如海，成玄英，張君房諸本改。厲讀爲囆，字一作噧。說文曰「噧，高气多言也。」

集韻嘆亦作囑。世讀爲泄。

大雅板篇「無然泄泄。」說文兩引，一作呭，一作詍，並云「多言也。」案詩以水泄狀多言也。此以世爲之義同。楚辭九思怨上某氏注曰「謷謷，不聽話言而妄語也。」此二句與下句對舉，皆言辭之狀。舊解未憭。

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其忘說也。

「悗乎其忘說也」舊作「悗乎忘其言也。」劉師培疑言爲說之譌，馬敍倫云「蓋爛奪右方。」案劉馬說是也。世制閉說四字爲韻。今改正。「忘其」當作「其忘」與上三句一律。今乙轉。崔注曰「連，蹇連也，音輦。」案文選解嘲「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注引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蹇連卽連蹇。連一作謰。集韻曰「謰謱，語亂也。」楚辭九思疾世曰「媒女詘兮謰謱。」義同。閉之言猶謐也，謐，靜也。王注曰「悗，廢忘也。」連乎好閉，悗乎忘說，通二句爲一義。

夫道有情有信，無象無形。

象舊作爲。案當作象。爲字本從象，古亦通用，金文邾討鼎「䖒討象其鼎。」內史龏鼎「用象考寶障。」立盨「立象旅盨。」象並卽爲字。隸書象或作𤉢，亦與爲形近，故致譌混，今正。情誠古通，「有情有信，無象無形，」情亦信也，象亦形也。

可受而不可傳，可得而不可見。

「可受而不可傳」舊作「可傳而不可受。」案傳受二字倒。傳讀爲搏。受與得對，搏與見對；二句總承上文

「無象無形」而言。知北遊篇曰「終日視之而不見，……搏之而不得，」老子一四章曰「視之不見曰夷，……搏之不得曰微，」並與此同義。楚辭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傳亦讀爲摶，卽襲此文。今據乙正。

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

疏曰「挈又作契。」案大雅緜篇「爰契我龜。」傳曰「契，開也。」此敍豨韋氏在伏羲前，豨韋氏蓋當於後世所傳盤古氏。契天地卽開闢天地也。今本作挈者，挈與契通。詩「爰契我龜，」漢書敍傳作挈，卽其比。疏訓契爲合，未得其義。

吾猶告而守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

舊作「守而告之參日。」案當作「告而守之參日。」下文曰「守之七日。」「守之九日。」可證。疏曰「告示甚易，爲須修守，所以成難。」又曰「今欲傳告，猶自守之。」是成本正作「告而守之。」今據乙正。

僂曲發背。

案發讀爲撥，商頌長發「玄王桓撥，」韓詩撥作發。撥，刺枉曲之貌也。荀子正論篇曰「不能以撥弓曲矢中。」撥與曲對，西周策曰「弓撥矢鉤。」撥與鉤對，皆枉曲之謂也。考工記弓人「居幹之道，菑㮚不迆，則弓不發。」撥以發爲之。楚辭懷沙曰「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撥正。」管子宙合篇曰「夫繩扶撥以爲正。」淮南子本經篇曰「扶撥以爲正。」高注曰「撥，枉也。」撥一曰撥剌。淮南子修務篇「琴或撥剌枉撓，」高注曰「撥剌，不正也。」不正卽

曲矣。發背卽撥剌之背，謂曲背也。方言五郭注曰「江東呼蘧篨爲廢。」玉篇曰「䥫，籧篨也。」廢䥫同。廣雅釋器曰「䥫，鐮也。」玉篇曰「鐮，刈鉤也。」鐮鐮同。席之拳曲者謂之廢䥫，刀之鉤曲者謂之䥫，弓之枉曲者謂之撥，亦謂之發，背之僂曲者謂之發，其義一也。

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

釋文曰「臂亦作腸，崔本同。」案臂與腗通。集韻曰「腗，脾也。」釋名釋形體曰「脾，劑也，腸端之所限劑也。」疑古亦通稱腸曰脾，一曰腗。脾卽腸，故崔本作腸。此以肝與腗對舉，皆臟腑之屬，故五音集韻又曰「腗，腑也。」

子之於父母，東西南北，唯命之從。

「子之於父母」舊作「父母之於子。」案當作「子之於父母。」謂子聽命於父母也。如今本，則是父母聽命於子，庸有當乎？注曰「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矣。」疏曰「夫孝子侍親，尙驅馳唯命。」是郭成本尙未倒。今據乙正。

不知孰先，不知孰後。

兩孰字舊並作就。案就當爲孰，字之誤也。今正。「不知孰先，不知孰後，」猶上文云「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也。

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謂吾者以𠄎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是吾乎？庸詎知吾所謂吾之非吾乎？

「是自其所謂吾者以𠄎且也相與吾之耳矣。」舊作「是自其所以乃句且也相與吾之耳矣，」所下無「謂吾者」三字，𠄎作乃。「庸詎知吾所謂吾之是吾乎？庸詎知吾所謂吾之非吾乎？」舊作「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無「是吾乎庸詎知吾之非吾」十二字。朱桂曜云「乃爲𠄎誤。𠄎與姑同。當讀『是自其所以𠄎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十四字爲句。『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之下脫『非吾』二字。本作『庸詎知吾所謂吾之非吾乎？』與上文『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齊物論篇『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句法同。」案朱說是矣，而未盡也。上句「是自其所」下當依下文補「謂吾者」三字，文意乃足。本篇上文曰「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齊物論篇曰「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皆反正二意對舉。此亦當作「庸詎知吾所謂吾之是吾乎？庸詎知吾所謂吾之非吾乎？」乃符莊子玄同是非生死兩忘之旨。審如朱氏所補，則是不知吾之非吾，卽知吾之是吾，斯誠所謂夢而未始覺者，去莊子之旨遠矣。今參朱說上句改一字，補三字，下句補十二字。

安排而化，去乃入於寥天一。

「化去」舊作「去化。」案「去化」二字誤倒。注曰「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疏曰「未始非吾而與化

俱去。」是郭成本俱作「化去。」今據乙正。化去卽化形而僊去，郭成說非。

庸詎知夫造物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

案釋名釋言語曰「息，塞也，言物滋塞滿也。」漢書東方朔傳注曰「塞，補也。」此以「息黥」「補劓」對舉，息訓塞，塞亦補也。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疏曰「忘遺如此，定是大賢，丘雖汝後，從而學之，是丘所願。」是讀「而果其賢乎」句，「丘也請從而後也」句。諸家並同。案當讀「而果其賢乎丘也」句，「請從而後也」句。「賢乎丘」卽賢於丘。下而字亦訓汝。

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言物皆自然，無爲之者也。

「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九字舊作正文。案諦審語勢，並參校下注，此九字當係郭注之誤入正文者。今改正。

內七　應帝王篇

虎豹之文來累，猨狙之便〇〇〇〇來藉。

纍舊作田，從馬敍倫校改。「猨狙之便」下舊有「執鰲之狗」四字。案淮南子繆稱篇曰「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措。」說林篇曰「虎豹之文來射，蝯蚖之捷來乍。」文子上德篇曰「虎豹之文來射，援蚖之捷來格。」疑此本作「虎豹之文來累，猨狙之便來藉。」爲淮南等所本。天地篇曰「執留之狗成累，（舊作思，從孫詒讓改。）猿狙之便來格。」（來格舊作「自山林來」四字。）校者據彼文旁注「執鰲之狗」四字於此，傳寫遂誤入正文耳。今刪。列子仲尼篇「長幼羣聚而爲牢藉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釋文曰「藉謂以竹木圍繞。」案說文曰「𣶒，所以擁水也。」𣶒藉字異而義同，皆所以遮擁之也。此以累與藉對舉，累謂拘係，藉謂遮擁，事相鄰類。

吾與汝既其名，未既其實，

名舊作文，案文當爲名，聲近而誤。下文「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亦名實對舉，是其證。今改正。

灰然，有生矣。

灰舊作全。列子黃帝篇作灰，釋文曰「灰或作全。」案全爲灰之誤字，今正。然燃同。前以「見濕灰」爲壺子將死之兆，灰濕則不能燃也。今壺子有瘳，故曰「灰燃，有生矣。」今本灰誤作全，衆家胥以然爲語詞，又讀「全然有生矣」五字爲句，則文不成義。

是殆見吾者善機也。

「者善機」舊作「善者機。」案當作「者善機，」者讀爲杜。左傳莊十四年堵敖，史記楚世家作杜敖，昭九年屠蒯，檀弓

下作杜贊。「杜善機」與上「杜德機」文同一例。上文李咸曰「吾見其杜權矣，」郭注「權，機也。」「杜權」即此所謂「杜善機」也。今乙正。

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案說文曰「衡，牛觸，橫大木其角。」周禮封人「設其楅衡，」鄭衆注曰「楅衡，所以楅持牛也。」是衡即楅衡。所以楅持牛者謂之衡，因之凡楅持之亦曰衡。上文曰「杜德機，」曰「者杜善機，」杜塞與楅持義近似，「衡氣機」亦猶言「杜氣機」也。

吾與之虛而委蛇。

案「虛而委蛇」於文不順。虛下疑脫邪字。邶風北風「其虛其邪。」陳奐曰「虛邪猶委蛇也。」「虛邪」「委蛇」並疊韻連語，義復相仿，二詞連用，古人自有複語也。

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隨。

「波隨，」舊作「波流，」釋文引崔本流作隨。王念孫云「當作『波隨，』蛇何靡隨爲韻。」案王說是也，今據正。「弟靡」釋文「弟徐音頹。」是弟靡猶頹靡也。文選射雉賦徐注「夷靡頹弛也，」朱桂曜云「弟靡即夷靡」亦是。波隨當讀爲陂陁，亦頹靡之意。文一作陂池，文選上林賦「陂池貏豸。」郭注曰「陂池，旁頹貌也。」一作帔陀，文選西征賦「裁帔陀以隱嶙。」李注曰「帔陀，頹貌。」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

案左傳昭二十九年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修及熙爲玄冥。」儵即修也。昭元年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忽即昧也。忽曶古通，春秋鄭昭公忽，說文日部作曶，論語微子篇仲忽，漢書古今人表作中曶。又漢書揚雄傳上注，文選舞賦注並云「曶與忽同。」曶昧一字，漢書郊祀志上「冬至曶爽。」司馬相如傳下「曶爽闇昧。」即昧爽。故昧一作忽。修與昧皆爲玄冥，玄冥者水神也，故此以爲南北海之帝。玄冥之色黑，儵本訓黑，闇昧亦黑也。左傳文十八年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渾敦，」神異經作渾沌。西山經曰「天山……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帝江即帝鴻。左傳之渾敦，自賈逵鄭玄以下咸謂即驩兜，而驩兜鄒漢勛又以爲即丹朱，是渾敦亦即丹朱，故西山經有「赤如丹火」之說。本書之渾沌即渾敦，亦即驩兜丹朱也。無七竅，與狀如黃囊而無面目合。稱帝與海內北經言「帝丹朱臺」合。杜注左傳亦云「渾敦，不開通之貌也。」其云中央帝者，驩兜放於崇山，崇山當即周語上「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之崇山。驩兜本屬夏民族，大荒南經曰「鯀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炎融生驩頭。」驩頭即驩兜，可證。崇山今曰嵩山，其中嶽之號，雖始於漢武，然論其地望，戰國時固爲區夏之中央。觀莊子已稱渾沌爲中央帝，則以崇山爲中央之山，或係先秦舊說，而漢武定嶽，特因舊說以立名耳。莊子寓言，大都脫胎於先古傳說，而非盡由虛構，此其明驗也。

原載重慶學術季刊第三期，民國三十二年九月一日。

莊子

「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養生主

一

莊子名周，宋之蒙人㊀（今河南商邱縣東北。）宋在戰國時屬魏，魏都大梁，因又稱梁。史記說他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莊子田子方徐無鬼兩篇於魏文侯武侯稱謚，而則陽篇秋水篇逕稱惠王的名字，又稱公子，山木篇又稱爲王，養生主稱文惠君，看來他大概生於魏武侯末葉，現在姑且定爲周烈王元年（前三七五。）他的卒年，馬敍倫定爲赧王二十年（前二九五），大致是不錯的。

與他同時代的惠施只管被梁王稱爲「仲父」，齊國的稷下先生們只管「皆列第爲上大夫，」荀卿只管「三爲祭酒，」呂不韋的門下只管「珠履者三千人，」——莊周只管窮困了一生，寂寞了一生，莊子外物篇說他「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山木篇說他「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這兩件故事是否寓言，不得而知，然而拿這裏所反映的一副窮措大的寫照，加在莊周身上，決不寃枉他。我們知道一個人稍有點才智，在當時，要

交結王侯，賺些名聲利祿，是極平常的事。史記稱莊子「其學無所不闚，」又說他「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莊子的博學和才辯並不弱似何人，當時也不是沒人請教他，無奈他脾氣太古怪，不會和他們混，不願和他們混。據說楚威王遣過兩位大夫來聘他爲相，他發一大篇議論，吩咐他們走了。史記又說他做過一晌漆園吏，那多半是爲餬口計。吏的職分眞是小得可憐，談不上仕宦，可是也有個好處——不致妨害人的身分，剝奪人的自由。莊子一輩子只是不肯作事，大概當一個小吏，在莊子是讓步到最高限度了。依據他自己的學說，做事是不應當的，還不只是一個人肯不肯的問題。但我想那是憤激的遁辭。他的實心話不業已對楚王的使者講過嗎？

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

又有一次宋國有個曹商爲宋王出使到秦國，初去時，得了幾乘車的俸祿，秦王高興了，加到百乘。這人回來，碰見莊子，大誇他的本領，你猜莊子怎樣回答他？

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車之多也？子行矣！

話是太挖苦了，可是當時宦途的風氣也就可想而知。在那種情況之下，即使莊子想要做事，叫他如何做去？

我們根據現存的莊子三十三篇中比較可靠的一部分，考察他的行蹤，知道他到過楚國一次，在齊國待過一

晌，此外似乎在家鄉的時候多。和他接談過的也十有八九是本國人田子方篇見魯哀公的話，毫無問題是寓言；說劍是一篇贋作，因此見趙文王的事更靠不住。倒是「莊子釣於濮水」「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遊乎雕陵之樊」「莊子行於山中，……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這一類的記載比較合於莊周的身分，所以我們至少可以從這裏猜出他的生活的一個大致。他大概是刻意篇所謂「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的一種人。我們不能想像莊子那人，朱門大厦中會常常有他的足跡，儘管時代的風氣是那樣的，風氣干莊周什麽事？況且王侯們也未必十分熱心要見莊周。憑白的叫他挖苦一頓做什麽！太史公不是明講了「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嗎？

惠子屢次攻擊莊子「無用。」那眞是全不懂莊子而又懂透了莊子。莊子誠然是無用，但是他要「用」做什麽？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這樣看來王公大人們不能器重莊子，正合莊子的心願。他「學無所不闚，」他「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正因犯着有用的嫌疑，所以更不能不掩藏、避諱，裝出那「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的一副假癡假騃的樣子，以求自救。

歸眞的講，關於莊子的生活，我們知道的很有限。三十三篇中述了不少關於他的軼事，可是誰能指出那是寓言，那是實錄？所幸的，那些似眞似假的材料，雖不好坐實爲莊子的信史，卻滿足以代表他的性情與思想；那起碼都

算得晝家所謂「得其神似。」例如齊物論裏「莊周夢爲蝴蝶」的談話，恰恰反映着一個瀟灑的莊子；至樂篇稱「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又分明影射着一個放達的莊子；列禦寇篇所載莊子臨終的那段放論，也許完全可靠：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其餘的故事，或滑稽，或激烈，或高超，或毒辣，不勝枚舉，每一事象徵着莊子人格的一方面，綜合的看去，何嘗不儼然是一個活現的人物？

有一件事，我們知道是萬無可疑的，惠施在莊子生活中占一個很重要的位置。這人是他最接近的朋友，也是他最大的仇敵。他的思想行爲，一切都和莊子相反，然而才極高，學極博，又是和莊子相同的。他是當代最有勢力的一派學說的首領，是魏國的一位大政治家。莊子一開口便和惠子擡槓；一部莊子，幾乎頁頁上有直接或間接蹧蹋惠子的話。說不定莊周著書的動機大部分是爲反對惠施和惠施的學說，他並且有誣衊到老朋友的人格的時候。據說（大概是他的弟子們造的謠言）莊子到梁國，惠子得着消息，下了一道通緝令，滿城搜索了三天。說惠子是怕莊子來搶他的相位，寃枉了惠子，也寃枉了莊子。假如那事屬實，大概惠子是被莊子毀謗得太過火，爲他辦事起

見，不能不下那毒手？然而惠子死後，莊子送葬，走到朋友的墓旁，歎息道「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兩人本是旗鼓相當的敵手，難怪惠子死了，莊子反而感到孤寂。

除了同國的惠子之外，莊子不見得還有多少朋友。他的門徒大概也有限。朱熹以爲「莊子當時亦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像是對的。孟子是鄒人，離着蒙不甚遠，梁宋又是他到過的地方，他闢楊墨，沒有闢到莊子。尸子曰「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沒提及莊子。呂氏春秋也有同類的論斷，從老聃數到兒良，偏漏掉了莊子。似乎當時只有荀卿談到莊子一次，此外絕沒有注意到他的。

莊子果然畢生是寂寞，不但如此，死後還埋沒了很長的時期。西漢人講黃老而不講老莊。東漢初班嗣有報桓譚借莊子的信札，博學的桓譚連莊子都沒見過。注老子的隣氏，傅氏，徐氏，河上公，劉向，毋丘望之，嚴遵等都是西漢人；兩漢竟沒有注莊子的。莊子說他要「處乎材與不材之間，」他怕的是名，一心要逃名，果然他幾乎要達到目的，永遠湮沒了。但是我們記得韓康徒然要向賣藥的生活中埋名，不曉得名早落在人間，並且恰巧要被一個尋常的女子當面給他說破。求名之難那有逃名難呢？莊周也要逃名；暫時的名可算給他逃過了，可是暫時的沈寂畢竟只爲那永久的赫烜作了張本。

一到魏晉之間，莊子的聲勢忽然浩大起來，崔譔首先給他作注，跟着向秀，郭象，司馬彪，李頤都注莊子。像魔術似的，莊子忽然占據了那全時代的身心，他們的生活，思想，文藝，——整個文明的核心是莊子。他們說「三日不讀

老莊，則舌本間强。」尤其是莊子，竟是淸談家的靈感的泉源。從此以後，中國人的文化上永遠留着莊子的烙印。他的書成了經典。他屢次榮膺帝王的尊封。㊀至於歷代文人學者對他的崇拜，更不用提。別的聖哲，我們也崇拜，但那像對莊子那樣傾倒、醉心、發狂？

二

庖丁對答文惠君說「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這句話的意義，若許人變通的解釋一下，便恰好可以移作莊子本人的斷語。莊子是一位哲學家，然而侵入了文學的聖域。莊子的哲學，不屬本篇討論的範圍。我們單講文學家莊子；如有涉及他的思想的地方，那是當作文學的核心看待的，對於思想本身，我們不加批評。

古來談哲學以老莊並稱，談文學以莊屈並稱。南華的文辭是千眞萬眞的文學，人人都承認。可是莊子的文學價値還不只在文辭上。實在連他的哲學都不像尋常那一種矜嚴的，峻刻的，料峭的一味皺眉頭，絞腦子的東西；他的思想的本身便是一首絕妙的詩。

一壁認定現實全是幻覺，是虛無，一壁以爲那眞正的虛無纔是實有，莊子的議論，反來覆去，不外這兩個觀點。那虛無，或稱太極，或稱湼槃，或稱本體，莊子稱之爲「道」。他說：

夫道有情有信，无爲无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

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氏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强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有大智慧的人們都會認識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實有，卻不像莊子那樣熱忱的愛慕它。在這裏，莊子是從哲學又跨進了一步到了文學的封域。他那嬰兒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眞，那神祕的悵惘，聖睿的憧憬，無邊際的企慕，無涯岸的豔羨，便使他成爲最眞實的詩人。

然而現實究竟不容易抹摋，卽使你說現實是幻覺，幻覺的存在也是一種存在。要調解這衝突，起碼得承認現實是一種寄寓，或則像李白認定自己是「天上謫仙人」，現世的生活便成爲他的流寓了。「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莊子彷彿說：那「無」處便是我們眞正的故鄉。他苦的是不能忘情於他的故鄉。「舊國舊都，望之悵然」，是人情之常。縱使故鄉是在時間以前，空間以外的一個縹緲極了的「无何有之鄉」，誰能不追憶，不悵望？何況羈旅中的生活又是那般齷齪、偪仄、孤凄、煩悶？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

莊子的著述，與其說是哲學，毋寧說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運用思想，與其說是尋求眞理，毋寧說是眺望故鄉，咀嚼舊夢。他說「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一種客中百無聊賴的情緒完全流露了。他這思念故鄉的病意，根本是一種浪漫的態度，詩的情趣。並且因爲他鍾情之處，「大有逕庭，不近人情，」太超忽，太神祕，廣大無邊，幾乎令人捉摸不住，所以浪漫的態度中又充滿了不可逼視的莊嚴。是詩便少不了那一個哀豔的「情」字。三百篇是勞人思婦的情，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莊子的情可難說了，只超人纔載得住他那種神聖的客愁。所以莊子是開闢以來最古怪最偉大的一個情種；若講莊子是詩人，還不僅是泛泛的一個詩人。

或許你要問：莊子的思致誠然是美，可是那一種精深的思想不美呢？怎見得莊子便是文學？你說他的趣味分明是理智的冷豔多於情感的溫馨，他的姿態也是瘦硬多於柔膩，那只算得思想的美，不是情緒的美。不錯。不過你能爲我指出思想與情緒的分界究竟在那裏嗎？唐子西在惠州給各種酒取名字，溫和的叫作「養生主，」勁烈的叫作「齊物論。」他眞是善於飲酒，又善於讀莊子。莊子會使你陶醉，正因爲那裏邊充滿了和煦的、鬱蒸的、焚灼的各種溫度的情緒。向來一切偉大的文學和偉大的哲學是不分彼此的。你若看不出莊子的文學，只因他的神理太高，你驟然體驗不到。

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是就下界的人們講的，你若眞是隸籍仙靈，何至有不勝寒的苦頭？並且文學是要和哲學不分彼此，纔莊嚴，纔偉大。

哲學的起點便是文學的核心。只有淺薄的、庸瑣的、渺小的文學，纔專門注意花葉的美茂，而忘掉了那最原始、最寶貴的類似哲學的仁子。無論莊子的花葉已經夠美茂的了；即令他沒有發展到花葉，只他那簡單的幾顆仁子，給投在文學的園地上，便是莫大的貢獻，無量的功德。

三

講到文辭，本是莊子的餘事，但也就夠人讚歎不盡的，講究辭令的風氣，我們知道，春秋時早已發育了；戰國時縱橫家以及孟軻荀卿韓非李斯等人的文章也夠好了，但充其量只算得辭令的極致，一種純熟的工具，工具的本身難得有獨立的價值。莊子可不然，到他手裏，辭令正式蛻化成文學了。他的文字不僅是表現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種目的。對於文學家莊子的認識，老早就有了定案。天下篇討論其他諸子，只講思想，談到莊周，大半是評論文辭的話。

> 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儻，㊂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眞，以寓言為廣。……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這可見莊子的文學色彩，在當時已瞞不過天下篇作者的注意，假如天下篇是出於莊子自己的手筆，他簡直以文學家自居了。

至於後世的文人學者，每逢提到莊子，誰不一唱三歎的頌揚他的文辭？高似孫說他

極天之荒，窮人之僞，放肆迤演，如長江大河，滾滾灌注，泛濫乎天下；又如萬籟怒號，澎湃洶湧，聲沈影滅，不可控搏。

趙秉忠把他和列子並論，說他們

摛而爲文，窮造化之姿態，極生靈之遼廣，剖神聖之渺幽，探有無之隱賾，……

嗚呼！天籟之鳴，風水之運，吾靡得覃其奇矣！

凌約言講得簡括而尤其有意致：

莊子如神仙下世，咳吐譾浪，皆成丹砂。

讀莊子，本分不出那是思想的美，那是文字的美。那思想與文字，外型與本質的極端的調和，那種不可捉摸的渾圓的機體，便是文章家的極致；只那一點，便足注定莊子在文學中的地位。朱熹說莊子「是他見得方說到，」一句極平淡極敷泛的斷語，嚴格的講，古今有幾個人當得起？其實在莊子，「見」與「說」之間並無因果的關係，那譬如一面花，一面字，原來只是一顆錢幣。世界本無所謂眞純的思想，除了託身在文學裏，思想別無存在的餘地；同時，是一個字便有它的涵義，文字等於是思想的軀殼，然而說來又覺得矛盾，一拿單字連綴成文章，居然有了缺乏思想的文字，或文字表達不出的思想。比方我講自然現象中有一種無光的火，或無火的光，你肯信嗎？在人工的制

作裏確乎有那種文字與思想不碰頭的偏枯的現象，不是辭不達意，便是辭浮於理。我們且不講言情的文，或狀物的文。言情狀物要作到文辭與意義兼到，固然不容易，純粹說理的文做到那地步尤其難，幾乎不可能。也許正因那是近乎不可能的境地，有人便要把說理文根本排出文學的範圍外，那眞是和狐狸吃不着葡萄，說葡萄酸一樣的可笑。要反駁那種謬論，最好拿莊子給他讀。即使除了莊子，你擡不出第二位證人來，那也不妨。就算莊子造了一件靈異的奇蹟，一件化工能了——就算莊子是單身匹馬給文學開拓了一塊新領土，也無不可。讀莊子的人，定知道那是多層的愉快。你正在驚異那思想的奇警，在那躊躇的當兒，忽然又發覺一件事，你問那精微奧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樣湊巧的曲達圓妙的辭句來表現它，你更驚異；再定神一看，又不知道那是思想那是文字了，也許甚麼也不是，而是經過化合作用的第三種東西，於是你尤其驚異。這應接不暇的驚異，便使你加倍的愉快，樂不可支。這境界，無論如何，在莊子以前，絕對找不到，以後，遇着的機會確實也不多。

四

如果你要的是純粹的文學，在莊子那素淨的說理文的背景上，也有着你看不完的花團錦簇的點綴——斷素，零紈，珠光，劍氣，鳥語，花香——詩，賦，傳奇，小說，種種的原料，儘夠你欣賞的，採擷的。這可以證明如果莊子高興做一個通常所謂的文學家，他不是不能。

他是一個抒情的天才。宋祁劉辰翁楊愼等極賞的

送君者皆自厓而返，君自此遠矣！

果然是讀了「令人蕭寥有遺世之意。」則陽篇也有一段極有情致的文字：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

明人吳世尙曰「易之妙妙於象，詩之妙妙於情；老之妙得於易，莊之妙得於詩。」這裏果然是一首妙絕的詩——外形同本質都是詩：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這比屈原的天問何如？歐陽修說「參差奇詭而近於物情，興者比者俱不能得其彷彿也，」只講對了作者的一種「百戰不許持寸鐵」的妙技，至於他那越世高談的神理，後世除了李白，誰追上他的蹤塵？李白仿這意思作了一首日出入行，我們也錄來看看：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在哉？其始與終古不息，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興歇皆自然。……

古來最善解莊子的莫如宋眞宗。張端義貴耳集載着一件軼事，說他「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秋水至則翠鬟綠衣，一小女童，誦秋水一篇，」這眞是一種奇妙批評莊子的方法。淸人程廷鷺說「向秀郭象應遜此女童全具南華神理，」所謂「神理」正指詩中那種最飄忽的，最高妙的抒情的趣味。

莊子又是一位寫生的妙手。他的觀察力往往勝過旁人百倍，正如劉辰翁所謂「不隨人觀物，故自有見。」他知道眞人「凄然似秋，煖然似春」或則「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他知道「生物之以息相吹；」他形容馬「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又看見「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飮。」他又知道「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二旬而葉成。」㈣ 一部莊子中，這類的零星的珍玩，搜羅不盡。可是能刻畫具型的物件，還不算一回事，風是一件不容易描寫的東西，你看齊物論裏有一段奇文：

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注意那寫的是風的自身，不像著名的宋玉(？)風賦只寫了風的表象。

五

討論莊子的文學，眞不好從那裏講起，頭緒太多了，最緊要的例如他的諧趣，他的想像；而想像中，又有怪誕的，幽渺的，新奇的，穠麗的各種方向，有所謂「建設的想像」，有幻想；就諧趣講，也有幽默，詼諧，諷刺，謔弄等等類別。這些其實都用得着專篇的文字來討論，現在我們只就他的寓言連帶的談談。

寓言本也是從辭令演化來的，不過莊子用得最多，也最精，寓言成爲一種文藝，是從莊子起的。我們試想桃花源記，毛穎傳等作品對於中國文學的貢獻，便明瞭莊子的貢獻。往下再不必問了，你可以一直推到西遊記，儒林外史等等，都可以說是莊子的賜予。寓言篇明講「寓言十九」，一部莊子幾乎全是寓言，㊄我們暫時無需舉例。此刻急待解決的，倒是何以莊子的寓言便是文學。講到這裏，我只提到前面提出的諧趣與想像兩點，你便恍然了；因爲你知道那兩種質素在文藝作品中所占的位置，尤其在中國文學中，更是那樣鳳毛麟角似的珍貴。若不是充滿了他那雋永的諧趣，奇肆的想像，莊子的寓言當然和晏子，孟子以及一般遊士說客的寓言，沒有區別。諧趣和想像打成一片，設想愈奇幻，趣味愈滑稽，結果便愈能發人深省——這纔是莊子的寓言。

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今之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必且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

莊子的寓言竟有快變成唐宋人的傳奇的。他的「母題」固在故事所象徵的意義，然而對於故事的本身——

結構、描寫、人格的分析，「氛圍」的布置……他未嘗不感覺興味。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无傷口中珠。……㈥

以及敍庖丁解牛時的細密的描寫，還有其他的許多例，都足見莊子那小說家的手腕。至於書中各種各色的人格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藐姑射山的神人，支離疏，庖丁，庚桑楚，都是極生動，極有個性的人物。

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而遊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

文中之支離疏，畫中的達摩，是中國藝術裏最特色的兩個產品。正如達摩是畫中有詩，文中也常有一種「清醜入圖畫，視之如古銅古玉㈦」的人物，都代表中國藝術中極高古、極純粹的境界；而文學中這種境界的開創者，則推莊子。誠然易經的「載鬼一車」，詩經的「牂羊墳首」早已開創了一種荒怪醜惡的趣味，但沒有莊子用得多而且精。這種以醜爲美的興趣，多到莊子那程度，或許近於病態；可是誰知道文學不根本便犯着那嫌疑呢！並且莊子也有健全的時候。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講健全有能超過這樣的嗎？單看「肌膚若冰雪」一句，我們現在對於最高超也是最健全的美的觀念，何嘗不也是二千年前莊子給定下的標準？其實我們所謂健全不是莊子的健全，我們講的是形骸，他注重的是精神。叔山无趾「猶有尊足者存，㈧」王駘「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於法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莊子自有他所謂的健全，似乎比我們的眼光更高一等。卽令退一百步講，認定精神不能離開形骸而單獨存在；那麼，你又應注意莊子的病態中是帶着幾分詼諧的，因此可以稱爲病態，卻不好算作墮落。

㈠閻若璩曰「鳳陽（濠梁）爲其遊覽之地，曹蠱（漆園）爲其宦遊之地。」

㈡唐玄宗封爲「南華眞人」，宋徽宗封爲「微妙玄通眞君」。

㈢諸本作「不儻」，釋文無「不」字，今據刪。

㈣萬希槐輯莊子逸文引御覽。

㈤近人胡遠濬曰「莊子自別其言有寓重卮三者，其實重言皆卮言也，亦卽寓言也。」按所見甚是。

㈥按此下疑有脫文。

㈦語見龔自珍書金伶。

㈧宣穎釋曰「有尊於足者，不在形骸。」

原載新月第二卷第九期，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十日。

離騷解詁

目錄

朕皇考曰伯庸

王注曰「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案本書九歎逢紛篇曰：

　　伊伯庸之末冑兮，諒皇直之屈原。

是劉向謂伯庸爲屈原之遠祖，與王逸以爲原父者迥異。同上離世篇曰：

　　兆出名曰正則兮，卦發字曰靈均。

云原之名字得於卦兆，則是卜於皇考之廟，皇考之靈因賜以此名此字也。向意不以伯庸爲屈原之父，於此益明。

同上愍命篇又曰：

　　昔皇考之嘉志兮，喜登能而亮賢。情純潔而罔薉兮，姿盛質而無傒。放佞人與諂諛兮，斥讒夫與便嬖，親忠正之悃誠兮，招貞良與明智，……逐下袟⊖於後堂兮，迎宓妃於伊雒，刜讒賊於中廇兮，選呂管於榛薄。叢林之下無怨士兮，江湖之畔無隱夫，三苗之徒以放逐兮，伊皋之倫以充廬。

據此，則原之皇考，又似楚先王之顯赫者。夫原爲楚同姓，楚之先王卽原之遠祖，固宜。此向不以伯庸爲原父之又

一證也。劉王二家之說違戾如此，後之學者，其將誰從？間嘗蓄疑累歲，反覆尋繹，終疑劉是而王非也。何以明之？「皇考」之稱，稽之經典本不專屬父廟。詩周頌雝篇，魯韓毛三家皆以爲禘太祖之樂章，而詩曰「假哉皇考，」此古稱太祖爲皇考之明徵。㊁以彼例此，則離騷之「皇考」當卽楚之太祖。漢書韋玄成傳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者爲太祖，」是離騷之「皇考」又卽楚始受命之君，故其人如九歎愍命篇所述，乃似楚之先王。且禮記祭義篇曰「王者禘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楚人之祖出自高陽，楚人禘高陽，當以其先祖配之。然則屈子自述其世系，以高陽與先祖之名並舉，乃依廟制之成法，而非出自偶然，抑又可知。要之，劉向非淺學之儔，其持此說，必有所受。王逸徒拘於「父死稱考」之成見，翻然易之，豈其然乎？至於楚之太祖，究係何王，「伯庸」之稱，是名是字，則史乘缺略，驟難肊斷，容專篇論之。

㊀原作祑，從俞樾校改。

㊁王闓運亦謂皇考爲太祖，蓋卽本此詩爲說。

肇錫余以嘉名

案肇兆古通，詩大雅生民篇「后稷肇祀，」禮記表記篇作兆，商頌烈祖篇「肇域彼四海，」箋曰「肇當作兆，」是其證。此肇字劉向正讀爲兆，詳上條。王逸訓始，異義。

扈江離與辟芷兮

王注曰「扈，被也，楚人名被為扈。」唐寫本文選集注本篇注引陸善經曰「扈，帶也。」案爾雅釋宮「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戺，」釋文戺或作扈。㊀郝懿行曰：「樞達北方者戶在東南，其持樞之木或達於北方者名落時。落之言絡連綴之意。」案絡與帶義近，扈有絡義，故亦有帶義。文選吳都賦「扈帶鮫函，」景福殿賦「落帶金釭，」扈帶猶落帶也。扈落二字皆有帶義，故皆與帶連文。楚人名被為扈者，方言四「帍裱謂之被巾，」說文系部⿸戶糸讀若阡陌之陌，國語周語魯懿公名戲，漢書古今人表作被，此皆扈被聲通之比。聲通則義亦通。扈訓帶，故被亦訓帶。漢書韓王信傳「國被邊」師古注曰「被猶帶也；」本書九歌山鬼篇「被薜荔兮帶女羅，」「被石蘭兮帶杜衡，」皆被帶對文，被亦帶也；九章涉江篇「被明月兮珮寶璐，」被明月卽帶明月之珠也。

㊀釋文戺本作⿰戶巳，同音俟，又云本或作扈同音戶。案戺⿰戶巳皆扈之駁文。說文系部「⿸戶糸，履，一曰青絲頭履也，」革部「鞮，革履也，胡人履連脛謂之絡鞮」（據韻會引。）案⿸戶糸與絡鞮一物，惟有絲與革之分耳。落時謂之扈，猶絡鞮謂之⿸戶糸，故知爾雅字仍以作扈為正。

不撫壯而棄穢兮

王注曰「年德盛曰壯。」案王說未諦。壯有美盛諸義。說苑權謀篇「安陵君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古文苑司馬相如美人賦「雲髮豐豔，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壯也，盛也，美也，義並相通。㊀本書壯字多用此義。下文曰「佩繽紛其繁飾兮，」又曰「紛獨有此姱飾，」㊁又曰「及余飾之方壯兮。」壯飾卽繁飾，姱飾，皆謂美盛之飾也。九辯「離芳藹之方壯」注曰「去己美盛之光容也，」正以美盛釋壯字。本篇壯字義同。撫壯與棄

穢相偶爲文。

㊀壯莊古通，莊亦有美義。神女賦「貌豐盈兮姝莊，」悼李夫人賦「縹飄姚虖愈莊」類聚十二引袁松山後漢書「明帝名莊，字子麗。」

㊁今本誤節，與服不叶，改從朱駿聲。

忽奔走以先後兮

王注曰「言己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跡，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案詩小雅正月篇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又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黃山曰「毛鄭不爲輔作訓，必當時所共知。釋詁『輔，俌也。』說文『俌，輔也。』俌從人，猶僕從人，本以人爲輔。大車載物，以僕御車，必以俌輔行而護持其車。蓋古法自如此。……載重踰險，下有折輻之患，即上有輸載之虞。爲之輔者或挽或推，所以助其車。兵車有右。右，助也。輔，俌也，亦助也。」案黃說郅確。本篇自「乘騏驥以馳騁」至此一段，以行路爲喻。「忽奔走以先後」承上「皇輿」言，謂奔走於皇輿之先後也。注曰「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者，四輔尚書大傳謂之四鄰，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㊀案疑之言礙也，礙，止也。丞承古通。㊁車前覆則礙止之，後傾則承持之，輔弼之義亦然。四輔之名蓋亦起於車輔，故王引以說奔走先後之義。

㊀禮記文王世子疏引下文云「天子有問无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說甚迂曲。

㊁孝經注「前疑後丞」釋文本一作承。

雖萎絕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王注曰「萎，病也。絕，落也。」又曰「言己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㊀萎病絕落，何能傷於我乎？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案王注詰𩊓難通。摧折蕪穢與萎病絕落，語意不殊。既云萎絕何傷，安得復云哀其蕪穢？萎當讀爲餧。說文食部「餧，飢也，」玄應一切經音義二〇引三蒼同。經傳通以餒爲之。餧絕屈子自謂。不種百穀而蒔衆芳，故有餧絕之虞。下文曰「長顑頷亦何傷，」語意句法並與此同。

㊀雖下原有蚤字，誤衍。

伏清白以死直兮

案文選陸士衡呈王郎中時從梁陳詩注曰「服與伏古字通。」此伏字當讀爲服。七諫怨世篇曰「服淸白以逍遙兮，」是其證。

女嬃之嬋媛兮

王注曰「嬋媛猶牽引也。」案說文口部曰「嘽，喘息也，」「喘，疾息也，」欠部曰「歂，口气引也。」嘽喘歂並字異而義同。口气引之義，與王訓嬋媛爲牽引者尤合，是嬋媛卽喘也。蓋疾言之曰喘，緩言之則曰嬋媛。喘者氣出入頻數，有似牽引，故王以牽引訓之。嬋媛一作嘽咺。方言一曰「凡恐而噎噫謂之脅閱，南楚江湖之間謂之嘽咺，」廣雅釋詁二曰「嘽咺，懼也。」案詩王風黍離篇「中心如噎，」傳曰「噎，憂不能息也。」說文口部曰「噫，飽食㊀息也，」素問至眞要大論注曰「心氣爲噫。」噎噫雙聲連語，亦呼吸疾促之謂，故又謂之嘽咺。惟曰恐曰懼，似不

足以盡嘽咺之義。凡人於情感緊張，無不喘息，恐懼但其一端耳。本篇「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此怒而嬋媛也。九歌湘君篇「女嬋媛兮爲余太息，」九章哀郢篇「心嬋媛而傷懷兮，」此哀而嬋媛也。悲回風篇「忽傾寤以嬋媛，」傾寤卽驚寤，㊁此驚而嬋媛也。詩大雅崧高篇「徒御嘽嘽，」傳曰，「嘽嘽喜樂也，」嘽嘽猶嘽咺嬋媛，是喜亦可曰嬋媛也。特字則當以方言廣雅作嘽咺者爲正，本書作嬋媛，一作撣援㊂皆假借耳。

㊀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作「飽出息也，」玉篇亦云「噫，飽出息也，」文選長門賦注引字林同。

㊁左傳文十八年，宣六年敬嬴，公穀敬皆作頃，昭七年南宮敬叔，說苑雜言篇作頃叔，此傾驚可通之比。

㊂本篇及悲回風舊校並云一作撣援。

鮌婞直以亡身兮

案亡讀爲忘。鮌行婞直，不以身之阽危而變其節，故曰「婞直以忘身。」卜居曰「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卽婞直忘身之義。五百家韓集三祝注引此正作「忘身，」是古有作忘之本。王闓運亦讀亡爲忘，而釋爲忘身勤死，與婞直之義不合，則猶未達一間耳。

澆身被服强圉兮

王注曰「强圉，多力也。」案被服多力，不辭之甚。釋名釋兵曰「甲，似物有孚甲以自禦，亦曰介，亦曰函，亦曰鎧，皆堅重之名也。」介胄之用與孚甲同，故亦名甲。爾雅釋天「在丁曰强圉，」孫炎注曰「萬物皮孚堅者也。」此以

堅釋強字，以皮孚釋圉字，皮孚卽孚甲也。物之孚甲謂之強圉，則人之介胄亦得謂之強圉。強圉字一作禦。詩大雅蕩篇「曾是強禦，」烝民篇「不畏彊禦。」是圉之爲言禦也。禦爲動詞，變爲名詞，則所以自禦者亦謂之禦。爾雅釋器「竹前謂之禦，」李巡注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案甲亦所以自擁蔽也，故謂之強圉。「澆身被服強圉」猶言澆身被服堅甲耳。澆身被甲，書傳雖無明文，考其傳說之起，殆亦有因。天問曰：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釋舟陵行」卽澆陸地行舟事。下文曰：

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顚隕厥首？

此亦澆事。天問以鼇與澆事連舉，知鼇澆之間必有關係。再證以左傳襄四年「生澆及豷，」說文豕部引作敖，則鼇之與澆，是一非二明矣。傳說中人物往往與禽獸蟲豸相混，其例至繁，澆爲人類，固不害其又爲爬蟲也。鼇卽大龜，身有介甲，故及其「人化，」卽以「被服強圉」著稱。以天問證離騷，強圉卽甲，益無可疑。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王注曰「言天下之所以立者，獨有聖明之智，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爲萬民之主。」案用，享也。說文亯部曰「𩫖，用也。從亯從自。自知臭亯㊀所食也。讀若庸。」案卽庸之古文。金文拍舟庸作𩫖，魏石經尙書古文庸作𩫖，㊁是其證。庸之古文作𩫖，而字從亯（享），故庸享義得相通。享庸之庸，經傳通以用爲之。荀子王霸篇「用國者，得

百姓之力者富」用國猶享國也。文選西京賦「昔者大帝說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踐）諸鶉首。」用此土猶享此土也。本篇用字義同。「用此下土，」猶言享此天下耳。上云「皇天無私阿兮，」對皇天言之，故稱下土。王逸釋用爲用事，失之。

又案吾國文字中，凡表假設的屬句，率置於主句之前。例如本篇

（1）苟　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

（2）苟　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假設連詞 ＋ 屬句 ＋ 主句

此常例也。然亦有置屬句於主句之後者，如

（3）不吾知其亦已兮　苟　余情其信芳

（4）委厥美以從俗兮　苟　得列乎衆芳

主句 ＋ 假設連詞 ＋ 屬句

此蓋皆以叶韻之故而倒裝之。其例於他書罕覯，故當視爲變例。㊂依常法讀之，則（3）當爲「苟余情其信芳，不吾知其亦已兮，」謂苟余情信能芳潔，雖不吾知亦可以弗計矣。（4）當爲「苟得列乎衆芳，委厥美以從俗

兮，」謂苟得廁身於衆芳之列，則不惜委棄其美質以從彼流俗也。此文

夫維聖哲以茂行兮　苟　得用此下土

主句 ＋ 假設言詞 ＋ 屬句

亦變例之一；當讀爲「苟得用此下土，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謂苟得享此天下，其必聖智與茂行之人也。㊃（3）例王逸無注。五臣張銑注曰：

言君不知我，我亦將止，然我情實美。

以然字釋苟字，大謬。（4）例王逸注曰：

言子蘭棄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諂佞，苟欲列於衆賢之位，無進賢之心也。

既誤釋苟爲苟且，因不得不改「得」爲「欲，」所謂歧中之歧也。王於本例注曰「苟，誠也，」是矣，顧其釋全句之義曰：

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智，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爲萬民之主。

又以故易苟，與前說違異，知其於文法之變例仍有未瞭耳。

㊀各本作香，改從段玉裁。
㊁從白爲從自之譌。

㈢今惟口語中有此句法，行文（文言文）則絕對不許。

㈣哲借爲智，「聖智」「茂行」對文。以與古通。「聖哲以茂行」猶言「聖智與茂行」也。

欲少留此靈瑣兮

王注曰「靈以喻君。瑣，門鏤也，文如連瑣。楚之省閤也。一云：靈，神之所在也。瑣，門有青瑣也。言未得入門，故欲小住門外。」案漢人因門有青瑣鏤飾而稱門爲青瑣，以局部概全體，古人屬辭本不乏此例。然呼青瑣門爲青瑣，可也，直呼門爲瑣，則未之前聞，且亦乖於屬詞之理。今不惟呼門爲瑣，更因門爲省閤之門，遂逕呼省閤爲瑣，事之荒謬孰有甚於此者？王逸以漢制說楚辭，㈠牽合傅會，不足信矣。案舊校瑣一作璅。竊謂古本當作璅字，則假借爲藪。說文木部曰「橾，車轂中空也，讀若藪。」考工記輪人「以其圍之防捎其藪，」鄭司農注曰「藪讀蜂藪之藪，謂轂空壺也。」是橾藪音同字通。從喿與從巢同，㈡璅之通藪，亦猶橾之通藪矣。㈢其證一。

左傳成十六年「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服注曰「兵法謂雲梯者，」杜注曰「巢車，車上爲櫓。」

宣十五年「登諸樓車」服注曰「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杜注曰「樓車，車上望櫓。」

巢車與樓車，依服注並即雲梯，依杜注並即櫓，是巢即樓也。藪從數聲，數從婁聲，樓亦從婁聲，璅之通藪，亦猶巢之通樓矣。其證二。璅可通藪，是靈璅即靈藪也。靈藪者何？以上下文義求之，殆即縣圃。屈子曰：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藪兮，日忽忽其將暮。

夕至縣圃，欲少留焉，故慮日之將暮，不堪久留。「此靈藪」之此字正斥縣圃。上言縣圃，而下言靈藪者，變文以避複，文家之常技。更列二證以明之。本書九思憫上篇曰「逡巡乎圃藪」，圃藪連文，則二字義近可知。文選吳都賦曰「遭藪爲圃，」是圃藪一事，特以其體言之則爲藪，以其用言之則爲圃耳。圃卽藪，故爾雅說十藪，鄭曰圃田，㊃淮南說九藪，秦有具圃㊄，縣圃者亦古藪之一也。

周禮職方氏曰「雍州其澤藪曰弦蒲，」

說文艸部藪下曰「雝州弦圃。」

弦蒲弦圃並卽玄圃，亦卽縣圃也。此一事也。

詩鄭風大叔于田篇「叔在藪」毛傳曰「藪澤，禽之府也。」㊄

華嚴經音義上引韓詩〔內〕㊅傳曰「澤中可禽獸居之曰藪。」

穆天子傳二曰「曰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飮食，先王所謂縣圃。」

穆傳稱玄圃其地爲「飛鳥百獸之所飮食，」與毛韓二詩所說藪字之義脗合，是縣圃卽藪矣。此二事也。由前言之，縣圃有藪之名。由後言之，縣圃有藪之實。屈子稱縣圃爲藪，固其宜矣。其謂之靈藪者，則王注後說曰「靈，神之所在也」得之。又淮南子墬形篇曰：

或上陪之，是謂懸圃〔之山〕㊆，登之乃靈，能使風雨。

崑崙縣圃，神靈所居，人之登焉者，亦成神靈，故縣圃稱爲靈藪，於義至當。十洲記崑崙洲記曰：

其王母所道諸靈藪，禹所不履，唯書中夏之名山耳。

斯則崑崙諸山古有靈藪之稱，又有明徵矣。

㈠漢舊儀「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後漢書獻帝紀注引漢官儀「黃門侍郎每日暮向青瑣門拜，謂之夕郎。」案王逸似因離騷曰「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而聯想及漢夕郎日暮向青瑣門拜之故事，遂傅會靈瑣之瑣爲青瑣門。注書如此，直同兒戲！

㈡說文藻之重文作薻。

㈢鄭司農注考工記曰「藪讀蜂藪之藪。」疑蜂藪卽蜂巢，故轂空壺之藪與之同名，因之說文𣛔字所從之巢，似亦當借爲巢。

㈣見釋地。

㈤墬形篇「秦之陽紆」，高注曰「一名具囿。」

㈤案禽爲鳥獸通稱。

㈥內字從王先謙補。

㈦之山二字從王念孫校補。

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

王注曰「言己求賢不得，疾讒惡佞，將上訴天帝，使閽人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案王說非是。自此以下一大段皆言求女事，此二句若解爲上訴天帝，則與下文語氣不屬。下文曰：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詳審文義確爲求女不得而發。「結幽蘭而延佇」與

九歌大司命篇「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

九章思美人篇「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

語意同。結幽蘭，謂結言於幽蘭，（詳下）將以貽諸彼美，以致欽慕之忱也。「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與下文

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語意又同。彼爲求有虞二姚不得而發，則此亦爲求女不得而發也。然則此之求女爲求何女乎？司馬相如大人賦

曰：

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

以此推之，離騷之叩閶闔，蓋爲求玉女矣。帝宮之玉女既不可求，高丘之神女（詳下）復不可見，故翻然改圖，求

諸下女。

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

下女者，謂虙妃簡狄及有虞二姚，此皆人神，對帝宮高丘二天神言之，故曰下女耳。

結幽蘭而延佇

王注曰「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長立，有還意也。」案王意謂結蘭延佇為示有還意，此不得其解而强為之說也㊀。結蘭者，蘭謂蘭佩，結猶結繩之結。本篇屢言蘭佩，

紉秋蘭以為佩。

謂幽蘭其不可佩。

又言以佩結言，

解佩纕以結言兮。

蓋楚俗男女相慕，欲致其意，則解其所佩之芳草，束結為記，以詒之其人。結佩以寄意，蓋上世結繩以記事之遺。己所欲言，皆寓結中，故謂之結言。九章思美人篇曰「言不可結而詒兮，」謂言多不勝結，非眞不可結也。惜誦曰「固煩言不可結詒兮，」是其義矣。本篇下文曰：

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解珮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

榮華即瓊佩之榮華，以瓊佩詒下女，亦結言以詒之也，故下文曰「解佩纕以結言。」九歌大司命篇曰「結桂枝兮延佇，」亦猶此類。

㊀以延佇為有還意，又似蒙上文「延佇乎吾將反」之語而誤解。

哀高丘之無女

王注曰「楚有高丘之山，」又曰「或云高丘，閬風山上也，」又曰「舊說高丘楚地名也。」案本書他篇之稱高丘者，如

哀高丘之赤岸兮，遂沒身而不反，——七諫哀命篇

聲哀哀而懷高丘兮，心愁愁而思舊邦，——九歎逢紛篇

望高丘而歎涕兮，悲吸吸而長懷，——同上惜賢篇

曾哀悽欷心離離兮，還顧高丘泣如灑兮。——同上思古篇

並謂高丘爲楚山名。文選高唐賦神女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㊀此尤高丘爲楚山名之確證。太平御覽四九引江源記曰「楚辭所謂『巫山之陽，高丘之阻，』高丘蓋高都山也，」未知然否。惟高丘若卽巫山之高丘，則「哀高丘之無女，」必謂巫山神女。五臣呂向注曰「女，神女，」蓋得之矣。

㊀陸善經引以釋此文。

鳳皇既受詒兮

案本書他篇亦有述此事者，如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詒女何嘉？——天問

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九章思美人篇

皆稱玄鳥致詒，其餘諸書所載，亦莫不皆然。獨此則曰「鳳皇旣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以玄鳥爲鳳皇，豈屈子偶誤，抑傳聞異詞乎？嘗試考之蓋玄鳥卽鳳皇，非屈子之誤，亦非傳說有異也。玄鳥者燕也。爾雅釋鳥曰「鶠，鳳，其雌皇。」燕鶠音同㊀燕之通鶠，猶經傳以宴燕讌通用，金文燕國字作匽㊁若郾㊂也。鶠卽燕，是鳳皇卽玄鳥。其證一。

說文鳥部曰：

「焉，焉鳥，黃色，出於江淮。」

爾雅釋鳥曰：

「皇，黃鳥。」

焉爲黃色鳥，皇亦黃色鳥，似焉鳥卽皇鳥。皇鳥又卽鳳配，是焉之爲皇卽鳳皇之皇，㊃故禽經曰：

黃鳳謂之焉。

燕與焉亦同影紐寒桓部。焉卽鳳皇，而燕與焉同，是玄鳥卽鳳皇。其證二。

禮記月令疏引鄭志焦喬答王權曰：

娀簡狄呑鳳子之後，後王〔以〕㊄爲禖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

簡狄所呑，他書曰燕卵，此曰鳳子，是玄鳥卽鳳皇。其證三。

㊀並影紐寒桓部。
㊁匽侯旨鼎匽公匜。
㊂鶠侯庫[illegible]。
㊃桂馥亦謂焉鳥卽皇鳥。王筠又謂爾雅「其雌皇」與「皇黃鳥」爲一物，並云「兩文雖不連，然是篇一物錯出者頗多。」案王說尤具卓識。爾雅蓋本作「鶠，鳳，其雌皇；皇黃鳥。」傳寫奪亂，遂析而爲二。又案鶠爲鳳；焉亦爲鳳。焉亦卽鶠，鶠雄而焉雌，雌雄不嫌同名。蓋其始也，焉鶠（異體同字）一名而雌雄共之，故爾雅有鶠無焉。厥後雌雄分稱，焉鶠始爲異字。然二字對文雖異，散文或通，故雖異猶同。鶠之與焉，在可分不可分之間，故說文二字並載，鶠訓爲鳳，焉則不能確指爲何鳥。
㊄從段玉裁增。

恐導言之不固

王注曰「言己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鈍，達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也。」案釋導言爲達言，謬甚。詩召南野有死麕篇「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傳曰「誘，道也」箋曰「吉士使媒人道成之。」呂氏春秋決勝篇高注曰「誘，導也。」道與導通。道言卽媒人所以道成之之言也。莊子漁父篇曰「希意道言謂之諂，」禮記少儀篇「頌而無讇」疏曰「讇謂横求見容。」㊀横求見容卽導言之確詁，故曰「恐導言之不固」也。

㊀說文讇重文爲詔。

命靈氛爲余占之

王注曰「靈氛古明占吉凶者。」案下文又言求占於巫咸。淮南子墬形篇高注曰「巫咸知天道，明吉凶，」是靈氛之職司與巫咸無異。九歌雲中君篇注曰「楚人名巫爲靈，」然則靈氛亦巫也。山海經大荒西經曰：

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卽，巫盼，巫彭，巫姑，巫眞，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

靈巫義同，氛盼音同，靈氛殆卽巫盼歟？巫咸巫盼並在靈山十巫之列，故離騷以靈氛與巫咸並稱。

曰兩美其必合兮　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

案俞樾古書疑義舉例二有「一人之辭非自問自答而中間又用曰字」之例，如

子曰：「若臧仲子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論語憲問篇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同上微子篇

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禮記檀弓篇

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左傳哀十六年

此皆再用曰字以別更端之語也。今案本篇

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為靈氛一人之詞，而兩用曰字，與九章惜誦篇

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

為厲神一人之詞，亦兩用曰字，並與上舉各例相同，可補俞書之遺。解離騷者自王逸以下，逮唐宋諸家，本不誤。後此乃漸多異說，而文意轉晦。於以知古書詞例之不可不究也。

騰衆車使徑待

王注曰「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艱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過，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己所行高遠，莫能及也。」案「過衆車使徑待，」文不成義，乃又強釋之曰「令衆車先過，」既增字為訓，復傎到詞位，注書之無法紀者，莫此為甚。案說文馬部曰「騰，傳也。」傳當讀如儀禮士相見禮「妥而後傳言」之傳。淮南子繆稱篇「子產騰辭，」高注曰「騰，傳也，子產作刑書，有人傳詞詰之。」漢書禮樂志「騰雨師，洒路陂，」謂傳言於雨師使洒路陂也。後漢書隗囂傳「因數騰書隴蜀，」謂傳書隴蜀也。北堂書鈔一〇二引蔡邕弔屈原文「託白水而騰文，」謂託白水而傳文也。文選洛神賦「騰文魚以警乘，」謂傳文魚以警乘也。本書騰字多用此義。如本篇「騰衆車使徑待，」遠遊「騰告鸞鳥迎虙妃，」九歌湘夫人篇「將騰駕兮偕逝，」大招「騰駕步遊，」皆是王逸於本篇訓過，於遠遊九歌大招並訓馳，傎矣。

原載清華學報第十一卷第一期，民國二十五年一月。

天問釋天

昔王逸作天問後序，自謂其注此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爲之符驗，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俾後學者，永無疑焉。」然今試執逸注以讀天問，雖謂爲無一事可曉，不過也。踵逸而起，注者相望。彼於逸注，補苴諟正，亦既多矣，然而不可曉者猶十有四五焉。嗚呼！注書之難，有若是哉？余竊不自揣，欲斟酌衆長，兼附己意，作一總結帳之企圖。茲先取篇中問天事者四十四句釋之，顏之曰天問釋天。疏略之譏，自知不免，並世方家，幸垂正焉。

天問文例，泰半合四句爲一問，或增至八句，或十二句，要皆以四進；其二句各問一事者，必二事同類，亦以四句爲一單元也。王逸不察，割裂全篇，概以二句爲一段落。所謂「章決句斷」者乃如此，宜其事事不可曉也。既以每二句爲一段落，散注文於其間，則讀者披卷之頃，目光所觸，第一印象，已受錯誤之暗示。成見一入，永爲錮蔽，故雖有特識之士，心知逸說之非而欲別樹新解，亦但知於二句以內求之，其視上下注文，夾行細字，則一若天塹之不可飛越者焉。此其於問意終不能通，不亦宜哉？大都王逸以後諸家之說有違於事實，滯於義理者，咸坐此弊。爰揭出之，以諗學者。此惑既祛，乃可與讀天問。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謹案：上來八句皆以開闢已前爲問。朱熹曰：「上下，天地也，」「冥昭，晝夜也，」案朱說是也。蒙謂「上下」屬空間言，「冥昭」屬時間言，「馮翼惟像，」則總承「上下」「冥昭」二事而言之。舊注皆未審。茲分釋之如次：

章句釋「冥昭……」二句曰，「言日月晝夜，淸濁晦明，誰能極之？」案下文「明明闇闇」始言陰陽剖判，明者爲明，闇者爲闇。此所問乃混沌期中景象，何「日月晝夜，淸濁晦明」之可言？劉盼遂㊀糾之良是。劉永濟㊁謂「冥昭瞢闇」與「上下未形」同一句法，亦確。此蓋以「冥昭」爲名詞，「瞢闇」爲形容詞，謂冥與昭皆在瞢闇狀態中耳。

章句釋「馮翼」二句曰，「言天地既分，陰陽運轉，馮馮翼翼，何以識知其形像乎？」案此二句仍言混沌未闢，章句失與前同。王邦采㊂曰「惟像，有像無形也，」曹耀湘㊃曰「像者想像也，無形但可想像耳。」案此二說得之。「象」「像」古今字。古言「形」與「象」別，象者無形之謂，章句以「形像」連稱，義靡區分，非其朔矣。老子十四章曰「無物之象，是爲惚恍，」二十一章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四十一章曰「大象無形，」淮南子原道篇曰「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網，〕㊄網不若無形之像，」皆古以「形」與「象」爲對立名詞之確證。

韓非子解老篇曰「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此以「意想」釋「象」字；則古曰「象」，則今人所謂「想像」，故字亦通作「想」。周禮眡祲「十曰想，」鄭注曰「雜气有似可形想，」蓋謂有實物可見者曰形，想像中之形則曰象耳。淮南子俶眞篇曰「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清澄，莫見其形。」精神篇曰「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六]無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閔，澒濛鴻洞，莫知其門，」高注曰「皆無形之象，故曰『莫知其門』也」；天文篇曰「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灟灟，」高注曰「馮翼洞灟，無形之貌。」案淮南所言與天問皆合，天文篇之「馮馮翼翼」卽天問之「馮翼」，精神篇之「惟像」卽天問之「惟像，」俶眞篇之「莫見其形」亦卽「惟像」之謂，故高誘兩注曰「無形之象」「無形之貌」也。

章句於「馮翼」二字未加詳釋。案「馮翼」爲「愊臆」之轉，「愊臆」者，疊韻謰語，郭注方言曰「愊臆，氣滿也，」是其義也。一作「愊億，」漢書陳湯傳「策慮愊億」謂怒而氣滿也；一作「愊憶，」馮衍顯志賦「心愊憶而紛紜」謂憂而氣滿也；一作「服億，」史記扁鵲傳「噓唏服億，」謂哀而氣滿也。聲轉爲「憑噫，」文選長門賦「心憑噫而不舒兮，」李善注曰「憑噫，氣滿貌。」字變爲「馮翼，」詩大雅卷阿篇「有馮有翼，」漢書禮樂志「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又變爲「馮翊，」韓詩外傳五「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則皆言德之滿盛，德本無形，莫可名狀，故擬之於氣以狀之也。若淮南之「馮馮翼翼」及本篇之「馮翼，」則當訓爲元氣滿盛之貌，廣雅釋訓曰「馮馮翼翼，元氣也，」是也。「馮翼」爲「愊臆」之轉語，王念

孫已發其凡矣，㈦第其說似猶未暢，爰申論之如此。雖然「愊臆」之語非古，必更有所受。金文中每以「數數熊熊」形容人死後，靈魂不滅，充塞兩間之貌。㈧數古讀重脣，熊從炎聲，古音屬喻母，「數數熊熊」與「馮馮翼翼」亦一語之轉也。㈨「數熊」「愊臆」「馮翼」，古皆用以形容無形之物，天問以「馮翼」爲「像」之形容詞，則像是無形之象明矣。王逸蓋因不識「馮翼」之義，故以「像」爲有形之像，因而又以天地未分爲天地既分，以陰陽未判爲陰陽已判，斯誠所謂「失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與？或疑天問題圖之詞，元氣無形，不可摹畫。余曰不然。曹植畫讚敍曰「上形太極混元之前，」非元氣可畫之明徵乎？

㈠天問校箋（清華研究院國學論叢第二卷第一號。）

㈡天問通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三卷第二號。）

㈢天問箋略。

㈣天問疏證（讀騷論世卷二。）

㈤四字從王念孫校補，

㈥俞樾疑「惟象」乃「罔象」之譌，謂罔讀爲亡，亡猶無也，「罔象」與「無形」對文。案俞說非也，彼正以形象二字爲同義，故有此誤。文子原道篇「惟象無形，窈窈冥冥」即本淮南，洪注天問此文引淮南亦作「惟像，」則淮南之不作「罔象」明矣。

㈦廣雅疏證一下又補正。

㈧宗周鐘，𤠳鐘，克盨，虢叔旅鐘，井人妄鐘，士父鐘諸器銘中皆有此語。

㈨文選琴賦「豐融披離，」注「豐融，盛貌，」豐融即數熊也。

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謹案：朱熹戴震㊀並讀「時」爲「是」，「是」是也。爾雅釋詁「時，是也，」書堯典「惟時懋哉，」史記五帝紀作「惟是勉哉。」劉永濟曰「下文『惟茲何功，』『惟其何故，』句法皆與此同。叔師章句不出『時』字，則以爲虛用字也。」案劉說亦是也。

屈復㊁曰「三與參同，謂陰陽參錯，」是也。（二劉說同。）案莊子田子方篇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淮南子氾論篇曰「積陰則沈，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天文篇曰「陰陽和合而萬物生，」與屈子之說並合，曰「交通成和，」曰「相接……成和，」曰「和合，」並即「三合」之謂也。章句曰「天地人三合成德，」遠失之矣。

淮南子天文篇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大戴記曾子天圓篇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張衡靈憲曰「于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于外，地定于內。天體于陽，故圓以動，地體于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堙鬱構精，時育庶類。」太平御覽一引禮統曰「天之爲言鎮也，神也，珍也。施生爲本，運轉精神，功效列陳，其道可珍重也。」案施之義爲施出，物之所自出者即物之本源；是施猶本也。蓋旨施

者言之曰施，自受者言之，則施之者卽其所本，故禮統曰「施生爲本。」化之言化育也。彼皆曰陽施陰化，則屈子意似謂陽爲本，陰爲化，蓋「施」與「化」爲動詞，「本」與「化」爲名詞，其義則一耳。章句釋「何本何化」曰「其本始何化所生乎，」直不知所云。

㊀屈原賦注。
㊁楚辭新注。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謹案淮南子天文篇曰「天有九重，」而不著九重之名，太玄玄數篇曰「九天：一爲中天，二爲羡天，三爲從天，四爲更天，五爲睟天，六爲廓天，七爲咸天，八爲沈天，九爲成天，」未知是此否。㊀本書招魂「虎豹九關，」章句曰「言天門凡有九重，使虎豹執其關閉，」漢書禮樂志曰「九重開，靈之斿。」蒙謂圜之言垣也，九重天更相環繞，如城垣之外更有城垣，天有九重，重重各一門，故曰天門九重也。本書九辯曰「君之門以九重，」禮記月令「毋出九門」鄭注曰「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皋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案九門之說，他書無徵，前賢以爲秦制。㊁余謂以九辯之語推之，九門之制先秦已有之矣，古人於自然界現象有所不明者，輒因人事以推之。天門九重之說，卽因君門九重而起與？

營者，劉盼遂云營環古字通。案劉說無可易，惟於「營」「環」所以相通之理，則猶語焉未詳。蒙謂許書說、

營字從熒省從宮，爾雅釋山「大山宮小山霍，」郭注曰「宮謂圍繞之」淮南子本經篇「乃至夏屋宮駕」猶言大屋圍繞而架之也，是「營」訓「帀居」而義通於環者乃受義於「宮」也。

㈠錢塘淮南子天文訓補注云，太玄九天卽九野，非九重天。案錢說亦無確據，恐不盡然。

㈡金鶚求古錄禮說一，夏炘學禮管釋七。

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謹案：斡有二義。說文斗部曰「斡，蠡柄也，從斗，倝聲；揚雄杜林說皆以爲軺車輪斡。」㈠章句訓「斡」爲轉軸，㈡蓋從揚杜說，竊謂當從許說爲是。說文蚰部曰「蠡，瓢也，」方言五郭注曰「蠡，瓠勺也，」蠡蠡古今字。說文斗部曰「斗，象形，有柄」木部曰「枓，勺也，」斗枓亦古今字。蠡謂之勺，斗亦謂之勺，是蠡亦斗也。蓋蠡者斗之一種，故蠡柄謂之斡，而字則從斗。許謂斡爲蠡柄，意謂亦卽斗柄也。然則何以知此「斡」字之當從許訓乎？曰：古代關於天體之傳說，多緣星象而生，此文之「斡」「維」與「天極」皆其例也。史記天官書曰「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五行大義引尙書說曰「璇璣斗魁四星，玉衡杓橫三星，合七，」藝文類聚一引春秋運斗樞曰「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此所謂斡卽北斗七星之柄，他書所謂杓者也。㈢然而天官書又云「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向）」北堂書鈔一五〇引天官星占曰「北斗爲帝車。」蓋天體運旋，如車輪轉，七星在天，其形如斗，其用則如車，故古亦以北斗爲車輪。更進而推之，所以制輪之轉者軸也，所以

制斗之轉者柄也，比斗於輪，則柄當於軸矣，此則王逸釋斡爲轉軸之所本也。惟天問字既作「斡，」屈子之意固明以爲轉天之物是斗非輪，淮南子天文篇所謂「紫宮執斗而左旋」者是也。王逸之說，於理雖通，其如無當於本文何？

維者，亦星名也。漢書天文志曰「斗杓後有三星，名曰維星」越絕書曰「天維三星在尾北斗杓後。」案維即三公，開元占經引甘氏曰「三公三星，在北斗柄南」是也。維在斗柄後，古謂維繫於斗柄，斗轉則維亦轉而天隨之，故淮南子天文篇曰「帝張四維，運之以斗。」雖然維與斗柄究何以相繫乎？按之星位，其象不明，衡之物情，理亦難曉，屈子於此蓋不能無惑焉，故問曰「斡維焉繫？」

天極者，史記天官書曰「中官㈣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索隱曰「文耀鉤曰『中官大帝，其精北極，……』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案北辰謂之極者，索隱又引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紫微，大帝室，……」是紫微爲天帝之居室，極即其室之極也。說文棟極互訓。程瑤田㈤曰，古者初有宮室時，易複穴爲蓋構，未必遽爲兩下屋與四注屋，不過爲廇然之物以覆於上，如車蓋然，中高而四周漸下以至於地。中高者棟，四周漸下者宇，所謂上棟下宇者是也。今之蒙古包，如無柄傘，可張可歛，得地則張之，將遷則斂而束之以去，即古棟宇之遺象。案程說至確。論衡說日篇引鄒衍說曰「天極爲天中，」太玄玄瑩篇曰「天圜地方，極植中央，」此與程說遠古室屋之制適合，蓋古屋中高者曰棟，一曰極，天帝所居紫微諸星，取象古屋，故其極亦在中央也。極爲

屋之中，故極訓中，詩思文「莫匪爾極」傳，周禮序官「以爲民極」注皆云「極，中也。」加之言架也。淮南子本經篇曰「大廈曾加」，高注曰「材木相乘架也。」此曰天極，正比天如屋，則加亦當讀爲架。「天極焉加」者，謂天極架於何處也。章句曰「極安所加乎」，語意未憭。

八柱者，或謂在地上，或謂在地下。淮南子墬形篇曰「天地之間，九州八柱㈥，」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河圖曰「地有九州八柱，」初學記五引同。此地上八柱之說也。初學記五引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八柱，」抱朴子說同，此地下八柱之說也。博物志及事類賦引關令內傳又云地下有四柱。本篇八柱，當爲地上之柱。蔣驥㈦曰「此方問天事，未宜遽及地下也」是也。又案章句曰「天有八山爲柱，」而淮南墬形篇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蔣驥據此以證八柱一名八極，亦卽八山，張說文貞公碑所謂「八柱承天」者是也。案蔣此說亦不可易。淮南天文篇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不周山，墬形篇以爲八極之一者，天文篇以爲天柱，則八極卽八柱，亦卽八山明矣。

林雲銘㈧曰「天旣受八柱撐持，自應平放，似東南地面，不宜獨缺。」案此釋「八柱……」二句，善得問怡，惟以「虧」屬地言，似猶未密。竊意欲明問意所在，當以二事爲前提。八柱旣爲八山，則柱皆託根於地，此一事也。

八柱修短如一，不當參差，此二事也。明乎此，然後知地平，則地與天間之距離，各方皆同，故八柱上承於天，柱之上端皆與天密接，無有間隙。今地西北高而東南下，則自東南地面至天之距離加長，距離加長而柱之修短不變，則東南之柱必不能與天相值，此所謂「東南何虧」也。「當」謂柱與天相當值也，「虧」猶虛也，柱不與天相值，則天柱之間尚有虛隙也。自王逸以降皆以「東南何虧」爲地傾東南，所以知其不然者，下文又有「墜何故以東南傾」之語，一事無須兩問，理至明也，且此文上下皆問天事，何忽以地事羼入其間？意者作者之思想，其不合邏輯，不至於此甚也。

(一)揚杜蓋以幹爲輨。類篇「幹，轂端沓也，」洪興祖朱熹並引說文曰「幹，轂端沓也。」今本說文幹下不著此義，而輨下曰「轂端錔也。」轂端錔蓋卽輨車輪幹與？

(二)今本無軸字，從太平御覽二引補。幹爲名詞，故當訓爲轉軸。脫軸字，卽幹訓轉，卽爲動詞。轉維焉繫，似不成文義。且維繫於幹，幹轉而維隨之，維固不自轉也。

(三)說文木部「杓，斗柄也。」

(四)今本作宮，從王念孫錢大昕校改。

(五)釋宮小記。

(六)今本柱誤極，從王念孫校改。

(七)山帶閣楚辭注。

(八)楚辭鐙。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隈隅多有，誰知其數？

謹案：呂氏春秋有始篇曰「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顥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淮南子天文篇說同。開元占經天占篇引尚書考靈曜說九野之名：東方曰皞天，西方曰成天，南方曰炎天，餘與呂覽淮南同，此蓋王逸所本也。㊀王遠㊁曰「際，間也，此天彼天相接之間，何所至而何所附乎？」案王氏此解最明晰。隈隅之數，說見淮南，洪注已引。

㊀廣雅釋天說亦本考靈曜，惟皞作昦。

㊁楚辭詳註。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謹案：沓者，說文水部曰「沓，語多沓沓也。」言部曰「譶，疾言也，讀若沓，」沓當爲譶之重文。然金部曰「錔，以金有所冒，」字一通作沓，漢書外戚傳「切(砌)皆銅沓黃金涂，」銅沓卽銅錔也，是沓亦有冒義。許以沓爲語重沓，相冒猶相重也。相冒亦卽相合，章句訓沓爲合是矣，然以「會合」釋之則非。沓之爲合，乃冒合之合，非會合之合也。然本篇「沓」字似當爲「襲」之假借。說文衣部曰「襲，左衽袍也，從衣，𧟌省聲，籒文不省；𧟌讀若沓；」文選廣絕交論注引說文曰「襲，因也；」爾雅釋山「山三襲陟」郭注曰「襲亦重。」因也，重也，冒也，義並相通。

章句以十二爲十二辰，是也。十二辰者，郭沫若㊀曰，實黃道周天之十二恆星，十二辰之名本爲觀察歲星而

設，歲星之運行，約略爲十二歲一周天，一歲一辰，故有十二辰，厥後十二辰與天體脫離，乃爲黃道周天之十二等分。蒙案此文「十二焉分」即承上「天何所沓」而言問天何所因襲而有此十二等分也。章句以「天何所沓」爲一事，「十二焉分」爲一事，又增地字，謂「天何所沓」爲天地會合，僨矣。「焉分」謂於何處分之也，章句曰「誰所分別，」亦未諦。

漢書天文志曰「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案十二辰既爲黃道周天之十二等分，而黃道即日月五星所行之道，是日月五星與十二辰有密切之關係，故屈子於問「天何所沓，十二焉分」後，即繼之以「日月安屬，列星安陳」也。王逸不察，分下二句爲二事，又不與上二句相屬，亦大乖問指。請更列二說以明之。山海經海內經曰「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大荒西經曰「下地是生噎，處於西極，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郭注曰「主察日月星辰之度數次舍也。」「噎」即「噎鳴，」「下地」即「后土，」「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即「歲十有二」之職司，二經所言實一事也。㊂十二歲與十二辰同出一源，十二歲之職司爲「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則十二辰與日月星辰之關係從可知矣。此一說也。北堂書鈔一四九引春秋內事曰「天有十二分次，日月之所躔也，」乙巳占分野篇引無分字。而開元占經日占篇引河圖曰「日月五星同道，」是十二次亦日月五星之所躔也。十二次與日月星辰之關係如此，而十二次乃出於十二辰，則十二辰與日月星辰之關係，亦可知也。此二說也。茲將十二辰十二歲十二次三者之關係列表如左。

十二辰	十二歲	十二次
寅	攝提格	析木
卯	單閼	大火
辰	執徐	壽星
巳	大荒落	鶉尾
午	敦牂	鶉火
未	協洽	鶉首
申	涒灘	實沈
酉	作噩	大梁
戌	閹茂	降婁
亥	大淵獻	諏訾
子	困敦	玄枵
丑	赤奮若	星紀

要之，天問文例，大都合四句爲一問。上來四句正一脈相承，意謂天何所因襲而有黃道周天之十二等分乎？謂日月五星循黃道而行，然則日月果如何繫屬而運行不墜，五星則如何陳列而躔度不差乎？章句釋「安陳」爲「誰陳列，」亦非。

㈠釋支干（甲骨文字研究上。）

㈡郭君云十二歲與十二辰皆來自西方，蒙謂據山海經噎鳴生十二歲而處於西極，則十二歲本居西極也。此可爲郭君助一明證。

㈢大荒西經上文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日月山，天樞也。吳姖（原作姫，此依道藏本）天門，日月所入。有神，人面無臂，兩足反屬于頭上，（原作山，此依道藏本）名曰噓。孫詒讓曰「噓當爲噎，下文云『下土是生噎，』即承此文而紀其代系也。」案孫說是也。此云「日月所入，」即下文「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之謂也。五星隨日月而行，言日月即赅五星矣。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謹案：谷不必有水，其有水者暫，無水者常，金鶚釋谷㈠辯之詳矣，而未盡也。管子度地篇曰「山之溝，一有水，

乙

一無水，命曰谷，」此古說之尤明確者，而金氏不引，殆失之眉睫乎？彼又云「谷之爲文從仌从口；仌爲重八，八者別也兩山分別，故从仌，山分而開，如人開口，故从口。……讀若穀者，谷之爲言空也，其中空空如也。」案此說亦未諦，第視許說「从水半見出于口」者爲差勝耳。蒙謂谷之本義當爲道，請列三說以明之。金謂仌爲重八而解爲兩山。八象兩山分別，理固可通，重八而爲四山，將何所取義乎？以是知彼說之無當也。仌當爲卝之省變。衜父卣「衜」作[illegible]，仌上半已由正角引爲弧形，司寇良父壺作[illegible]，則弧形變爲直線矣，賢觥作[illegible]作[illegible]，第一字僅左下一角未變，第二字則四角全去矣，一器之中而字形省變之痕迹備具，此尤有興味之事也。他若中伯御人鼎之「御」作[illegible]，盧鐘之「追」作[illegible]，延簋之「延」作[illegible]，皆卝之左半[illegible]變而爲[illegible]，與上述各「衜」字同例。仌卜辭又作卝，象交道之形，羅振玉以爲「衜」之初文。谷上之仌亦卝之變，谷字從卝（衜），故谷衜聲近，谷蓋卽從卝得聲也。谷既从卝（衜），衜卽道，則谷亦道也。此一說也。從谷之字有訓道者，「俗」「裕」是也。周禮太宰「六曰禮俗以馭民」，鄭注曰「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也」，按習俗卽所習行之道也。方言三「裕，猷，道也，東齊曰裕，或曰猷，」書康誥「遠乃猷裕，」舊以裕屬下讀，王引之曰當以「遠乃猷裕」爲句，謂遠乃道也。孟子公孫丑篇「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錢繹曰「言進退有餘道也。」案俗裕皆從谷而訓道，則谷之本義亦當爲道。此二說也。本書遠逝篇「橫飛谷以南征，」章句曰「飛谷，日所行道也。」谷之義爲道，王逸已明言之矣。此三說也。

凡物所經行之道謂之谷。書堯典曰「宅嵎夷曰暘谷，」又曰「宅西曰昧谷。」說文土部堣下引書作暘谷。暘，明也，暘谷謂日出之道也。昧，闇也，昧谷謂日入之道也。昧谷淮南子天文篇謂之蒙谷天問謂之蒙汜。爾雅釋丘曰「窮瀆，汜，」郭注曰「水無所通者，」釋山「山豄無所通，谿」郭注曰「所謂窮瀆者。」說文水部曰「汜，窮瀆，」谷部曰「谿，山瀆無所通者。」汜當卽谿之異文。呂氏春秋愼行篇高注曰「有水曰澗，無水曰谿。」廣雅釋山曰「谿，谷也，」是汜卽谿，亦卽谷，祇謂所行之道，不必有水。蒙昧一聲之轉，汜與谷義同，蒙汜卽昧谷，亦謂日入之道也。高誘注淮南子天文篇蒙谷曰「北極山之名也，」蒙谷爲山名，則蒙汜之不得爲水名，明矣。大氏自鄒衍九洲瀛海之說出，說者以爲九洲之外，環以大海，則日所出入，度必在水中，寖假而「暘」若「陽」改爲「湯，」「蒙」改爲「濛」而湯谷濛汜皆成水名，漢人著書如淮南子，史記，司馬相如及張衡賦，並嘗經漢人竄亂之書如山海經者，皆如是也。㊁屈子與鄒衍並世，㊂其時九洲瀛海之說恐未大行，疑天問之「湯谷」當作「暘谷，」文選江淹雜體詩注，謝瞻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並引天問從日作「暘，」是矣。今字作湯者，蓋漢人所改。知暘谷不當爲水，則章句釋「汜」爲「水涯，」而以「蒙汜」爲「西極蒙水之涯，」亦必漢人之說，非屈子本旨矣。㊃

次猶宿也。左傳莊三年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宿爲次。」

㊀求古錄禮說。

㈡傳世漢人著書，十九作湯谷，其偶有作暘者，蓋後人所改。淮南天文篇之湯谷，據文選西征賦注，張景陽雜詩注及史記五帝紀索隱引並作湯，而今本則作暘；又史記五帝紀「曰暘谷」索隱曰「舊本作湯谷，今並依尙書字」；並其例證。淮南天文篇「淪于蒙谷」（淪今誤作至，此從王念孫校改），覽冥篇「過同蒙汜之渚」意皆以爲水，而字猶作蒙，至西京賦則已加水作濛矣。

㈢據陳琢，劉師培說屈原生於楚宣王二十七年（元前三四三），據錢穆說，卒於懷王三十年（元前二九九）以前。鄒衍與燕昭王同時，昭王立於楚懷王十八年（元前三一一）。

㈣遠遊「朝濯髮於湯谷，」適足以證其爲僞撰。大招「湯谷宋只」亦可證其非屈原作，且知景差與屈原時代必不相及也。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謹案：莊子天地篇曰「物得以生謂之德，」韓非子解老篇曰「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此「德」字義同，故下文曰「死則又育，」育卽生也。月之生死，斥生魄死魄。越絕書「魄者，生氣之源也。」生氣之源與德字義正相應。北堂書鈔一五〇引本文作「夜光何得。」得德古通。章句「言月何德于天，死而復生」卽何得於天，死而復生也。藝文類聚一，太平御覽四並引「死則又育」作「死而又育。」章句曰「死而復生，」亦讀則爲而也。

「厥利維何……」二句，仍承上二句爲文，朱熹曰「此問月有何利而顧望之兔常居其腹乎，」以「厥」字屬夜光，其說甚是。章句以屬「菟，」謂兔何所貪利，大謬。章句又釋「顧」爲「顧望，」朱熹以下諸家皆無異說，其妄不足辨。惟毛奇齡㈠以顧兔爲月中兔名，庶幾無閡於文義，而劉盼遂云顧菟疊韻連綿詞，亦無媿卓識。然竊謂古無稱兔爲顧菟者，顧菟當卽蟾蜍之異名。此則可於二字之音似中求之。劉君知「顧」字之不當執形以

求義，而不知「菟」字亦然，蓋猶未達一間耳。列十有一說以明之。

詩邶風新臺篇一章曰「籧篨不鮮，」二章曰「籧篨不殄，」三章曰「得此戚施，」據韓詩薛君章句，戚施卽蟾蜍，則籧篨亦卽蟾蜍。㊀蟾蜍邶詩謂之籧篨，顧菟與籧篨音同，則顧菟亦蟾蜍矣。此一說也。易林漸之睽曰「設罟捕魚，反得居諸，」居諸卽詩之籧篨，亦卽蟾蜍也。詩云「魚網之設，鴻則離之，」此易林所本。然鴻乃蝦蟆之異稱，非鳥類也。蝦蟆廣雅謂之「苦蠪，」管子水地篇謂之「鮭蠪，」廣韻謂之「⿰虫奇蠪。」「苦蠪」「鮭蠪」「⿰虫奇蠪」三語之合音並卽爲「鴻」也。淮南子墬形篇高注曰「屈龍，游龍，鴻也。」蟲之「苦蠪」「鮭蠪」或「⿰虫奇蠪」謂之「鴻，」亦猶草之「屈蘢」謂之「鴻」也。（尚有詳說，此不具備。）蟾蜍易林謂之「居諸，」「顧菟」與「居諸」音亦同，則顧菟卽蟾蜍矣。此二說也。初學記一月類「居蠩」注引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爲言闕也，而設以蟾蠩與兔……」初學記稱蟾蜍爲「居蠩，」「顧菟」與「居蠩」音亦同，是顧菟卽蟾蜍矣。此三說也。以上「籧篨，」「居諸，」「居蠩」皆與「顧菟」爲同音字，凡三事爲一類。

蟾蜍說文謂之「𧍯鼀。」「𧍯」與「顧」音近，「鼀」音七宿反，與「菟」僅舌上音與舌尖之別，故知「顧菟」與「𧍯鼀」爲一語之轉。此四說也。蟾蜍爾雅謂之「鼀𪓰。」「鼀」與「顧」音同，說文以「𪓰」爲「鼀」之或體，是「顧菟」與「鼀𪓰」亦一語之轉。此五說也。蟾蜍夏小正傳謂之「屈造。」「屈」與「顧」音亦同，「造」與「菟」亦舌上變舌尖，是「顧菟」與「屈造」亦一語之轉。此六說也。蟾蜍淮南子說林篇謂之「鼓

造。」「鼓造」即夏小正之「屈造，」則「顧菟」與「鼓造」亦一語之轉。此七說也。以上「蚼」「鼀」「屈」「鼓」與「顧」爲雙聲，韻或同或近，「鼀」「鼁」「造」與「菟」爲舌上變舌尖；皆聲之轉，凡四事爲一類。

科斗蟾蜍，一物而異形相嬗，例得通稱。更自其蛻化之末期言之，四足已茁而尾猶未除，則謂之科斗也可，謂之蟾蜍也亦可。古人於二物之名稱往往相亂，此亦一因也。與蟾蜍同類之物，尚有蛤蚧，㈢四足一尾，其形正在科斗蟾蜍之間。嶺表錄異曰「蛤蚧，首如蝦蟆，背有細鱗如蠶子，土黃色，身短尾長。」有此一物，科斗蟾蜍之分界，乃益不可究詰。廣雅以阿蠪爲蛤解（即蛤蚧）之異名，而蝦蟆又有苦蠪，鮭蠪，蚑蠪等名，（見上）是蟾蜍蛤蚧不可分，亦即蟾蜍與科斗不可分也。此二名通稱之又一因也。知科斗蟾蜍，古無分別，則蟾蜍所以又名顧菟之理，亦不難通悟。爾雅科斗一名活東。「科」「活」與「顧，」雙聲也，「斗」「東」與「菟」亦雙聲也。「顧菟」即「科斗」「活東」之轉耳。顧菟即科斗，而科斗與蟾蜍二名通稱，則顧菟亦即蟾蜍矣。此八說也。顧菟即科斗，亦即蟾蜍，驗諸音理，揆諸物情，無不貫通矣。再證以天問稱月中之物爲顧菟，而漢少室神道闕刻月中蟾蜍四足一尾，宛如科斗蟾蜍合體之形，則顧菟即科斗，亦即蟾蜍，益信然矣。此九說也。以上以音理，物情並古代圖畫證顧菟即科斗，亦即蟾蜍，凡二事爲一類。

考月中陰影，古者傳說不一。天問而外，先秦之說，無足徵焉。其在兩漢，則言蟾蜍者莫早於淮南，兩言蟾蜍與兔者莫早於劉向，單言兔者莫早於諸緯書。由上觀之，傳說之起，諒以蟾蜍爲最先，蟾與兔次之，兔又次之。更以語

音訛變之理推之，蓋蟾蜍之蜍與兔音近易捏，[四]蟾蜍變爲蟾兔，於是一名析爲二物，而兩設蟾蜍與兔之說生焉，其後乃又有舍蟾蜍而單言兔者，此其轉相訛變之迹，固歷歷可尋也。諸說之起，驗之漢代諸書，蟾蜍最先而兔最後，屈子生當漢前，是天問之「顧菟」必謂蟾蜍，不謂兔也。此十說也。雖然，蟾蜍之說，究其根源，殆亦出於字音之訛變。古謂月爲陰精之宗，其象爲水，故每取水族以配月，而蚌與月並色白而形圓，故言蚌者尤多。呂氏春秋精通篇曰「月也者，羣陰之本，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淮南子天文篇曰「月死而蠃蛖膲，」[五]大戴記易本命篇曰「蚌蛤龜珠，與月虧盈；」論衡明雩篇曰「月毁於天，螺蚄臽缺，」[六]天上之月卽水中之蚌，故又有蚌可取水於月之傳說。淮南子覽冥篇曰「方諸取露於月；」天文篇曰「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說文金部曰「鑑，方諸[七]可以取明水於月；」周禮司烜鄭注曰「鑒，鏡屬取水者也，世謂之方諸。」方諸卽蚌也。高注淮南天文篇曰「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大蛤者大蚌也，重言之曰蚌蛤，單言之或曰蚌，或曰蛤。蚌一名方諸，月御曰望舒，卽方諸之轉也。月名望舒（方諸），猶蚌一名海月。二者形近，故可互相比況。要之，古人心目中月之與蚌，關係至密，可斷言也。雖然蚌之與蛤，猶有別焉。爾雅釋魚「魁陸」郭注曰「魁狀如海蛤，圓而厚，」名醫別錄曰「魁蛤，一名魁陸，一名活東，生東海，正圓。」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曰「盒似蜯而圓。」圓者爲蛤，則以擬月形，究以稱蛤爲允。蛤之音値爲 kạp，緩言之，其音微變，卽爲蝦蟆 ka ma 矣。蝦蟆一曰螫蟆，[八]一曰譝䵷，[九]一曰耿䵷，[十]一曰胡蜢，[十一]一曰去蚊，[十二]一曰去蚁，[十三]一曰去甫，[十四]此皆「蛤」音之變，而

「蚊」「甫」二字皆收ㄷ讀與「蛤」之收音尤近。此理既明，則陶注名醫別錄之所以稱「鼁……南人名爲蛤子，」與夫韓愈初南食貽元十八詩之所以云「蛤卽是蝦蟆，同實而異名」者，可以渙然冰釋矣。載籍中有稱月中之物爲「蛤」者，張衡靈憲曰「月者陰之宗，積而成獸，象兔蛤焉，」兔蛤卽兔與蝦蟇，說者以爲蚌蛤之蛤，誤矣。蚌蛤之蛤與蝦蟆相亂，故知名醫別錄稱「魁蛤，一名魁陸，一名活東」者，活東卽科斗，又爲蛤之異名，則蛤與科斗相亂也，魁陸與蝦蟆之異名「苦蠪」音近，而魁陸又爲蛤之異名，則亦與蝦蟆相亂也。要之，月中蝦蟆（蟾蜍）之說，乃起於以蛤配月之說，其時則當在戰國，蓋蚌蛤與月盈虛之語，載在戰國末年之呂覽，而月中蟾蜍之說，漢初之淮南王書已有之，則二事之發生關係，必在漢代以前，審矣。且古稱月爲水精，兔不能生於水中，（十五）戰國時以蛤配月之說方盛，是以月爲水之觀念猶存。以月爲水，必不謂月中有兔矣。如前說，則漢代以前，蟾蜍說之產生，其可能性至大，如後說，則漢代以前，兔說必無產生之理。明乎此，則余謂天問之「顧菟」卽蟾蜍，不益有據邪？此十一說也。以上以傳說演變之步驟證「顧菟」卽蟾蜍，凡二事爲一類。綜上所述，計爲說十一，爲類四，諸所引證，要爲直接者寡，而間接之中又有間接焉。既無術以起屈子於九泉之下以爲吾質，則吾說雖辯，其終不免徒勞乎？噫！

㊀天問補注。

㊁蟾蜍與蝦蟆，今爲異物，古則通名。

(三)廣雅以爲蜥蜴，非是。蓋形似蜥蜴而實乃異類。英語謂之 Salamander，西土傳說以爲能居火中。

(四)左傳「菟裘」公羊作「塗裘」，是其比。

(五)御覽九四一引作「螺蚌䘸」

(六)蚄卽蚌字。

(七)今本無「諸」字，從于鬯說文職墨訂補。

(八)爾雅釋魚郭注。

(九)周禮蟈氏。

(十)蟈氏鄭注。

(十一)廣雅釋魚。

(十二)爾雅郭注引淮南。

(十三)廣雅釋魚，一切經音義十二引爾雅郭注。

(十四)名醫別錄。

(十五)論衡說日篇曰「儒者言月中兎蟾蜍。……夫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兎蟾蜍也。兎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毀於天，螺蚌汨於淵，同氣審矣。所謂兎蟾蜍者豈反螺與蚌邪？」案王充蓋以蟾蜍爲陸居者與蝦蟆異物，故云不能久居水中。

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强何處？惠氣安在？

謹案：女歧卽九子母本星名也。余友游國恩(一)引史記天官書「尾爲九子」以釋此文，最爲特識。案天官書索隱引宋均曰「屬後宮場，故得兼子，子必九者，取尾有九星也。」九子星衍爲九子母之神話，故漢書成帝紀

「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師古注引應劭曰「畫堂畫九子母，或云卽女歧也。」案九子星屬後宮之場，故漢甲觀畫堂壁間圖其神九子母之像應說得之，沈欽韓漢書疏證據玉海引晉宮闕名「洛陽宮螽斯堂則百堂」謂卽此類，是也。九子母一名女歧者，「歧」乃「逵」之借字，淮南子說林篇「楊子見逵路而哭之」，逵路卽歧路也。說文九部曰「馗，九達道也，」重文作逵，馗字從九，本有九義，故九子母謂之女馗，音轉卽爲女歧。列女傳魯九子之母號曰母師，[illegible][illegible]形近，歧師聲近，母師又卽女歧之訛變也。女歧又曰歧母，呂氏春秋諭大篇「地大則有常祥，不庭，歧母，羣祇，天翟，不周㊁」是也。高注以歧母爲獸名，蓋九子母既爲神物，則爲人爲獸，或半人半獸，皆無不可，山經所載，泰半如是也。丁晏㊂謂歧母卽女歧，所見良是，顧以高注爲非，則膠柱之見也。又案中土天文之學，其源出於巴比倫，九子母之說蓋亦傳自彼邦，印度之天文學亦出巴比倫，故內典亦稱九子母焉。近人趙邦彥作九子母考，㊃謂應氏所云九子母，乃東漢時因佛教而傳入東土者，與天問之女歧無涉，其失也迂。

伯强者，王夫之㊄以下說者多以爲卽禺强，禺强之名㊅見莊子，呂氏春秋及山海經諸書，乃北方神名，或曰北海神。淮南子墬形篇曰「隅强，不周風之所生也，」不周風者，西北風也。北與西北，大同小異。㊆禺强爲北方之神，不周爲北方之風，而淮南云「禺强，不周風之所生，」故周拱辰㊇疑禺强爲風神，亦卽天問之伯强，而伯强惠氣，皆風厲也。案莊子天運篇曰「風起北方，」秋水篇託爲風之言曰「然！予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也。」古稱禺强爲北方神，或爲北海神，而莊子書一則曰風起北方，再則曰風起北海，以此證禺强卽風神，較周氏所據

尤爲確切矣。惠氣者，游國恩據莊子齊物論篇「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廣雅釋言「風，氣也，」並本篇下文「西北闢啓，何氣通焉，」亦稱風爲氣，因謂惠氣卽惠風。案游申周說，是也。論衡感應篇曰「夫風者氣也，」此亦風氣通稱之例。知惠氣卽惠風，則天問以伯强惠氣並舉，蓋謂伯强卽風神，故連類言之。知伯强爲風神，則王氏以來皆謂伯强卽禺强，亦可信矣。雖然上來所說，循環推證，似不足爲定讞，請更陳二說以明之。

史記天官書索隱引春秋元命苞曰「尾九星，箕四星，爲後宮之場也，」北堂書鈔一五〇引春秋佐助期曰「尾箕爲後宮之場。」尾箕二星密邇同爲後宮之場故古每連稱。此文上言女歧指尾星，則下言伯强，似當指箕星。「出自湯谷……」四句問日，「夜光何德……」四句問月，此四句問星，以三問分承上文「日月安屬，列星安陳」二句，層次井然，有條不紊矣。伯强當爲箕星，然則箕星所主爲何事乎？開元占經東方七宿占引石氏曰「箕大星，一名風星，月宿之必有大風。」太平御覽七引荆州星占曰「箕舌一星，動則大風至不出三日，」又曰「箕宿四星，第二星一名風后。」周禮大宗伯「飌師雨師」先鄭注曰「風師，箕也，」㊈漢書天文志曰「箕星爲風，東北之風也。」太平御覽一引詩汜歷樞曰「箕爲天口，主出氣，」出氣猶莊子云「噫氣」，亦謂風也。風俗通義祀典篇曰「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獨斷曰「風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風。」伯强當爲箕星，而箕星卽風伯，是伯强亦風伯也。此爲一事。漢書天文志曰「尾箕主幽州，」是尾箕之分野在北方。禺强者，北方之神，而主風之箕星亦在北方，則禺强卽風伯爲可能矣。此爲二事。伯强爲風伯，禺强亦爲風伯，是伯强禺强，

名異而實同也。此一說也。

卜辭「風」字皆作「鳳，」說文「鳳」之古文作「鵬。」淮南本經篇載堯時害民之物，有名「大風」者，高注「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一曰鷙鳥。」[十]案大風卽大鳳，亦卽莊子逍遙遊篇之大鵬。古蓋以有大風時，卽有大鳥出現，因謂風爲鳥所致，而以鳥爲風神，及造字時，遂卽合「鳥」與「凡」以爲風字。[十一]大鳥爲風神，故高誘以大風爲風伯，又爲鷙鳥。雖然此與伯强有何關係乎？曰山海經三言禺疆人面鳥身，[十二]明禺强本爲鳥。莊子逍遙遊篇云鵬自北冥徙于南冥，[十三]秋水篇云風起於北海，入於南海，逍遙遊篇云鵬居北冥，郭注海外北經云禺彊字玄冥；而玄卽北方色，是則鵬也者，風神也，其名則曰禺强。禺强爲風神，而伯强亦爲風神，故伯强禺强，是一非二。此二說也。

伯强卽禺强，亦卽風神，旣如上述，然則章句謂伯强爲大厲疫鬼者何哉？曰：禺强爲不周風之所生，淮南旣言之矣。不周風者，史記律書曰「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白虎通八風章曰「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也，」而呂氏春秋有始篇曰「西北曰厲風。」此蓋王逸之所本。厲與癘通，列子黃帝篇「扎傷疵厲」釋文曰「風氣不和之疾也，」是也。呂氏春秋又曰「東南曰熏風，」熏風卽天問之「惠氣，」廣雅釋草「薰草，蕙草也，」此熏可通惠之驗。史記律書曰「淸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淸明風卽熏風也。天問以伯强惠氣連言者，西北風主殺生，東南風主長養，舉此二者以槪八風也。

㈠近著楚辭集證，有油印藁本未刊行」

㈡高誘注以「不周」屬下讀，爲「不周山大則有……」云云，疑誤。以天問證之，岐母不周皆神名，（詳下）故呂覽云然。

㈢天問箋。

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

㈤楚辭通釋。

㈥一作禺彊，一作禺京。

㈦故墜形篇又云「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

㈧天問別註。

㈨九經字樣虫部曰「䬌古文風。」

㈩四字從俞樾校補。

(十一)「凡」卜辭金文皆作𠀆，其形象舟，其義則爲浮，當卽「汎」之初文。鳥漂浮於空中，卽有風之象也。

(十二)見海外北經，大荒北經，大荒東經。

(十三)冥溟通。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謹案：徐文靖㈠說此文最善，惜其所引證猶未明確。今案晉書天文志曰「角二星，爲天關，其間天門也，其內天庭也，故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左角㈡爲理，主刑，其南爲太陽道。右角爲將，主兵，其北爲太陰道。」北堂書鈔

一五〇引春秋佐助期曰「角爲天門，左角神名『其名芳，』右角神名『其光華。』角爲天門，故曰『何闔』『何開。』」此亦四句合問一事，章句分爲二事，失之。天問祇言角而章句言角亢，影響傅合，尤爲無據。且東方宿角亢氐，章句曰「角亢東方星，」舉角亢而舍氐，亦不足以代表東方也。

（右十一行，四十四句，問天事竟。）

㊀管城碩記。

㊁「左角」下舊有「爲天田」三字，從王先謙校刪。

原載清華學報第九卷第四期，民國二十五年一月。

楚辭校補

引言

較古的文學作品所以難讀，大概不出三種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時代背景與作者個人的意識形態，因年代久遠，史料不足，難於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語言文字，尤其那些「約定俗成」的白字，（訓詁家所謂「假借字」）最易陷讀者於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後作品而產生的傳本的譌誤，往往也誤人不淺。楚辭恰巧是這三種困難都具備的一部古書，所以在研究它時，我曾針對着上述諸點，給自己定下了三項課題：（一）說明背景，（二）詮釋詞義，（三）校正文字。

三項課題本是互相關連的，尤其（一）與（二），（二）與（三）之間，常常沒有明確的界線，所以要交卷最好是三項同時交出。但情勢迫我提早交卷，而全部完成，事實上又不可能。我只好將這最下層，也最基本的第三項——校正文字的工作，先行結束，而盡量將第二項——詮釋詞義的部分容納在這裏，一併提出。這實在是權變的辦法，我本心極不願這樣做。可是如果這樣來能保證全部工作及早趕完，藉此可以騰出時間來多作點別的事，那對於自己還是合算的。在一部書上已經花上了十年左右的光陰，再要拖延下去，總會敎人膩味的。

我的目的本是想替愛好文藝而關心於我們自己的文藝遺產的朋友們，在讀這部書時，解決些困難。爲讀者

便利計，本應根據這裏校勘的結果，將全部楚辭的白文重印一次，附在書後。但因種種關係我沒有能這樣做。這是應向讀者道歉的。

我夢想哪天我能用寫這篇「引言」的文體來重寫全書，而不致犯着「詞費」的毛病。但當語體文在考證文字中還沒有找到適當的形式以前，我只好「未能免俗」了。

最後，我應當感謝兩位朋友：游澤承（國恩）和許駿齋（維遹）兩先生。澤承最先啓發我讀楚辭，駿齋最熱心鼓勵我校勘它。沒有他們，這部書是不會產生的。陶重華君校閱全稿，給我很多寶貴的意見。朱兆祥，黃匡一，何善周，季鎮淮四君替我分擔鈔寫的工作。對以上諸位，我都深深致謝。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一多識於昆明龍泉鎮司家營。

凡例

一　本書底本用四部叢刊洪興祖楚辭補注本。（卽涵芬樓影印江南圖書館藏明繙宋本）

二　本書引用古今諸家舊校材料如下：

注中每云「或曰……」皆與今本異，蓋卽所見祕閣異本之文。）

王逸章句引或作本（王注本於每卷首皆題曰「校書郎臣王逸上」是其注此書，正當校書祕閣時。今

洪興祖輯校所引諸本（洪氏補注本中有校語，在王注後，補注前，蓋六朝唐以來諸家舊校，而洪氏輯存之。學者或稱王校，大謬。計所引除所謂一本者外，又有古本，唐本及某氏釋文，孔逭文苑等，今皆不傳。碩果僅存，惟見洪氏茲輯，故彌足珍貴。至所引史記文選二書，則今書俱在，無多出入。）

劉師培楚辭考異（起離騷，盡九章。采輯宋以前羣書中所引楚詞，條列異同，時附己見。然取材雖廣，而略無精義，不逮劉氏所校他書遠甚。蓋草創之作，本未成書耳。所采各書，亦時有譌奪，本書作者俱已覆檢。其書名略具於本書「校引書目板本表」中，茲不備載。）

許維遹楚辭考異補藁本（起離騷，盡天問。采輯各書，與劉氏略同。參校板本除唐寫本文選集注殘卷外，

若元刊本，明正德王鏊刊本，明王孫夫容館仿宋本（此本所校甚少，本書未采）等，本書作者均未寓目。所錄異文時有出今本上者，本書俱已采入。）

三　劉永濟楚辭通箋（計箋離騷，九歌，天問，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九辯等九篇。內引明黃省曾校刊宋本，明吉藩府翻宋本，時有可采。）

四　本書作者新采之校勘材料，其來源頗廣，別詳校引書目板本表。

本書采用古今諸家成說之涉及校正文字者，都二十八家，（洪興祖，朱熹，王夫之，屈復，陳本禮，王念孫，王引之，丁晏，馬瑞辰，俞正燮，江有誥，朱駿聲，牟廷相，梁章鉅，鄧廷楨，俞樾，孫詒讓，吳汝綸，王闓運，馬其昶，劉師培，王國維，武延緒，劉盼遂，劉永濟，游國恩，陸侃如，郭沫若）並駁正者三數家，其著述大都世所共知，茲不縷列。

五　本書論列之內容，其範圍如下：

今本誤，可據別本以諟正之者，

今本似誤而不誤，當舉證說明者，

今本用借字，別本用正字，可據別本以發明今本之義者，

各本皆誤，而以文義，語法，韻律諸端推之，可暫改正以待實證者，

今本之誤，已經諸家揭出，而論證未詳，尙可補充證例者。（諸家說已精確，而論證亦略備，本書作者無可附益者，本書槪弗徵引。）

六　及門諸君，時發新意，有起予之功。本書就其說之近確者，甄錄一二，以志平昔論難之樂。

校引書目板本表

王逸楚辭章句（元刊本　明正德王鏊刊本〔以上二種據許維遹楚辭考異補校引〕　明黃省曾校刊宋本　明吉藩府翻宋本〔以上二種據劉永濟楚辭通箋校引〕　明朱燮元重刊宋本　清嘉慶大小雅堂刊本）

釋道騫楚辭音（敦煌舊鈔殘卷存離騷經一百八十八字王注九十六字）

朱熹楚辭集注（無七諫九懷九歎九思等四篇餘同王逸本▲古逸叢書覆元刊本）

錢杲之離騷集傳（知不足齋叢書本）

（以上注釋楚辭諸書）

司馬遷史記（卷十五屈原列傳載懷沙一篇漁父一篇▲劉氏嘉業堂景宋蜀大字集解本　日本瀧川龜太郎會注考證本）

梁昭明太子文選（卷三十二載離騷一篇九歌七首〔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山鬼〕涉江一篇漁父一篇九辯五章招魂一篇招隱士一篇▲四部叢刊景宋刻六臣注本　羅氏影日本唐寫

本集注殘卷存離騷招魂招隱士等三篇）
余知古渚宮舊事（卷二載哀郢一篇▲吉石盦叢書景日本靑芝山房舊鈔本）
董宗說（等）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十四附載天問一篇▲四部叢刊景元刊本）
（以上載錄楚辭全篇諸書）
郭璞爾雅注（古逸叢書覆宋蜀大字本）山海經注（郝氏箋疏本）
沈約宋書（開明二十五史本）
顧野王原本玉篇（古逸叢書影日本舊鈔殘本羅氏海東古籍叢殘本）
劉昭後漢書補注（開明二十五史本）
杜臺卿玉燭寶典（古逸叢書影日本舊鈔卷子本）
虞世南北堂書鈔（南海孔氏刊本）
歐陽詢（等）藝文類聚（明嘉靖宗文堂本）
孔穎達（等）尚書疏（阮刻十三經注疏本）
顏師古漢書注（王先謙補注本）匡謬正俗（雅雨堂本）
李賢後漢書注（開明二十五史本）

李善文選注（胡氏重刊宋本）
司馬貞史記索隱（開明二十五史本）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徐堅（等）初學記（古香齋袖珍本）
白居易六帖（明刊本）
徐鍇說文繫傳（四部叢刊影述古堂影宋鈔本）
日本釋昌住新撰字鏡（日本影木村正辭模寫本）
李昉（等）太平御覽（鮑刻本）
樂史（等）太平寰宇記（古逸叢書影宋本補闕）
吳淑事類賦注（明華麟祥校刊本）
陳彭年（等）重修玉篇（四部叢刊影元刊本）廣韻（四部叢刊影宋巾箱本）
丁度（等）集韻（楝亭五種本）
葉廷珪海錄碎事（日本松崎復刊本）
無名氏錦繡萬花谷（明刊本）

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續集（明嘉靖重刊宋本）
虞載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外集（同上）
王質詩總聞（經苑本）
羅苹路史注（通行本）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榕園叢書本）
龐元英文昌雜錄（學津討源本）
王得臣麈史（涵芬樓重印明鈔本）
姚寬西溪叢語（嘯園叢書本）
袁文甕牖閒評（武英殿聚珍叢書本）
馬永卿嬾眞子（儒學警悟本）
陳善捫蝨新語（儒學警悟本）
王觀國學林（湖海樓叢書本）
吳曾能改齋漫錄（守山閣叢書本）
邵博邵氏聞見後錄（涵芬樓校印曹鈔何校二本）

葛立方韻語陽秋（歷代詩話本）
洪邁容齋隨筆（通行本）
高似孫子略（墨海金壺本）
龔頤正芥隱筆記（學津討源本）
葉大慶考古質疑（武英殿聚珍叢書本）
戴埴鼠璞（百川學海本）
王應麟困學紀聞（通行翁注本）急就篇補注（玉海本）
郭茂倩樂府詩集（汲古閣本）
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古逸叢書覆麻沙本）又補遺（同上覆高麗本）
魏仲舉編五百家注韓昌黎集（乾隆富氏仿宋本）
王伯大重編朱校昌黎先生集（四部叢刊景元刊本）
童宗説張敦頤潘緯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四部叢刊景元刊本）
李璧王荆公詩注（涵芬樓景元大德本）
王十朋集注東坡先生詩（四部叢刊影宋務本堂本）

任淵山谷內集注（四覺草堂仿宋本）后山詩注（醫學書局影印宋鈔本）

史容山谷外集注（四覺草堂仿宋本）

胡穉簡齋詩集箋注（四部叢刊影宋刊本）

蕭士贇李太白集注

張玉書（等）佩文韻府（鴻寶齋石印本）

（以上雜引楚辭零句諸書）

目錄

離騷

皇覽揆余初度兮　一本余下有于字——以上校語轉錄洪興祖補注本所載，後仿此。

案當從一本補于字。度卽天體運行之宿度，躔度，「初度」謂天體運行紀數之開端。離騷用夏正，以日月俱入營室五度（日月如連璧，五星如貫珠。）爲天之初度，曆家所謂「天一元始，正月建寅」「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是矣。以「攝提貞于孟陬」之年生，卽以天之初度生。「皇覽揆余于初度」者，皇考據天之初度以觀測余之祿命也。要之，初度以天言，不以人言。今本余下脫于字，則是以天之初度爲人之初度，殊失其旨。唐寫本文選集注殘卷（下稱唐寫本文選）今本文選，朱熹楚辭集注本（下稱朱本）錢杲之離騷集傳本，（下稱錢本）明正德王鏊刊本（下稱王鏊本）明朱燮元重刊宋本，（下稱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並有于字。文選沈休文和謝宣城詩注引亦有。文選西京賦注及馬永卿嬾眞子四引並作於，本篇于於錯出。

又重之以脩能

案朱校能一作態。能態古字通。（懷沙「非俊疑傑，固庸態也，」論衡累害篇引作能。莊子馬蹄篇「故馬之知而態至盜者，」態讀爲能。漢書司馬相如傳「君子之態，」史記集解引徐廣本作能。素問風論「顧問其診及

其病能，」即病態。）脩態謂容儀之美。下文「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即承此言之。招魂曰「姱容修態，」西京賦曰「要紹修態，」義與此同。

扈江離與辟芷兮　文選離作蘺

案文選吳都賦注，思玄賦注，後漢書張衡傳注，說文繫傳一二，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下稱合璧事類）續集四一引並作蘺。晏子春秋雜上篇曰「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荀子勸學篇曰「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大略篇曰「蘭芷藁本，漸於蜜醴，一佩（「倍」）（上借字，下加弧者正字。後仿此。）易之，」淮南子人間篇曰「申菽杜茝，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滫，則不能保其芳矣。」是古人佩服芳草，必先以酒漸之。廣雅釋器曰「寑，醲，鬱，廦，幽也，」王念孫曰「此通謂藏食物也。」案寑醲即浸湛，並與漸通。廣雅寑醲與廦同訓幽，而王注本篇「扈江離與辟芷」曰「辟，幽也，芷幽而（「乃」）香，」正讀辟爲廦，是此文「辟芷」及下文「幽蘭」並與諸書言漸蘭茝者同，謂以酒浸湛而幽藏之也。原本玉篇广部引此作廦，廦廦同，（說文「廦，仄也，」「廦，牆也，」以廦爲壁，非是。）可與王注相發。

何不改此度　一云何不改乎此度也

案本篇乎字凡十五見。「頗竢時乎吾將刈，」「延佇乎吾將反，」「歷吉日乎吾將行」等三乎字皆在二分句之間，其作用與「覽民德焉錯輔」之焉略同。（惟焉表地，此表時。）餘皆訓於。以上二義於本文皆無施，然

則一本「改」下有「乎」字，非是（古書於乎夫三虛字通用。一本「乎」字蓋涉下文「來吾道夫先路」之「夫」而衍。然下文夫字當訓彼，「夫先路」卽彼先輅。一本誤指示代名詞之「夫」爲介詞之「夫」，因於此句亦加介詞「乎」字，不知「改」爲外動詞，外動詞後固不容有介詞也。）「何不改此度也」與思美人「未改此度也」句例略同。唐寫本及今本文選並無乎字，與本書同。又案一本句末有也字，審語氣，有之爲是。唐寫本及今文選，錢本，王鏊本，黃省曾校刊宋本（下稱黃省曾本）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並有。山谷外集九豐城注引同。

來吾道夫先路　一本句末有也字

案一本有也字，是。唐寫本文選，錢本，王鏊本並有。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

案四句當在上文「紉秋蘭以爲佩」下。知之者，此處上云「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也」，下云「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上下均言行止，中忽闌入此四句，則文意扞格。實則此云雜申椒，紉蕙茝，仍以服飾爲言。紉蕙茝之紉，卽前「紉秋蘭以爲佩」之紉，故知四句當與彼文相承。夫如此，而後自「紛吾既有此內美兮」至「恐美人之遲暮」一段專言服飾，自「不撫壯而棄穢兮」至「傷靈脩之數化」一段專言行止，層次井然，文怡理順矣。或疑四句既本在上文，則此處「來吾道夫先路也」與「既遵道而得路」兩路字

相次爲韻，恐無此例。不知「先路」之路本讀爲輅，（書顧命「先輅在左塾之前」，周禮典路鄭衆注，文選東京賦李注引並作路。）與下「得路」之路，字同義異，不妨相叶，猶後文「孰求美而釋女」亦與「豈唯是其有女」相叶而不嫌。學者正以不明上路字之義，以爲連用二路字，不合韻法，遂私移此四句於其間，以隔絕之耳。彼其意方以爲如此，則三后堯舜，以類相從，於文彌順，而不悟其先三后，後堯舜，敍次已顚倒矣。注家顧從而競爲之辭，以發明其倒敍之義，不已惑歟?

何桀紂之猖披兮　猖一作昌釋文作倡　披一作被

案日本新撰字鏡六引原本玉篇巾部轉引本書作昌帔。朱本，元刊本，（後稱元本）王鏊本，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並作昌被。唐寫本及今本文選並作昌披。合璧事類續集四一引本書同。易林觀之大壯曰「心志無良，昌披妄行，」亦作昌披。是猖字古本當作昌。今作猖者，蓋後人以訓詁字改之。

反信讒而齌怒　齌一作齊釋文齊或作齌

案顏師古匡謬正俗七，太平御覽（後稱御覽）九一三，又九八一，事類賦注二四，合璧事類續集四一引並作齊。唐寫本文選作齊，載陸善經說曰「反信讒而同怒已也，」正以同訓齊。今本文選亦作齊，五臣說與陸同。釋文曰「齊或作齌，」是釋文本亦作齊。疑古本如此。今作齌，亦後人以訓詁字改。

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洪興祖曰「一本有此二句，王逸無注，至下文『羌內恕己以量人』始釋羌義，疑此二句後人所增耳。九章曰『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路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與此語同。」屈復曰「此二句與下『悔遁有他』意重，又通篇皆四句，此多二句，明係衍文。」案本篇叶韻，通以二進，此處武怒舍故路五字相叶，獨為奇數，於例不合。此亦二句當為衍文之確證。二句本抽思文，後人以其與本篇下文「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二句相似，因誤入本篇，又易「回畔」為「改路」以叶韻也。唐寫本及今本文選並無此二句，錢本亦無，當據刪。

畦留夷與揭車兮　揭一作藒，文選亦作藒車

案爾雅釋草注，合璧事類續集四一引亦作藒。

雜杜衡與芳芷　衡一作蘅

案藝文類聚（後稱類聚）八一，御覽九八三，虞載合璧事類別集五五引並作蘅。

冀枝葉之峻茂兮　文選峻作葰

案漢書司馬相如傳曰「實葉葰楙，」古文苑蜀都賦曰「宗生族攢，俊茂豐美。」峻茂與葰楙，俊茂並同。合璧事類續集四一引亦作葰。

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

案誶當爲綷，兩替字並當爲⿰糸⿱幵心，皆字之誤也。綷，縛也。（荀子正論篇「詈侮捽搏，」捽亦搏也。晉語一「戎夏交捽，」猶交搏也。搏與縛，捽與綷並義相近。以手曰搏，以繩曰縛，搏謂之捽，則縛亦可謂之綷。）⿰糸⿱幵心卽⿱幵束字。說文曰「⿱幵束，小束也，讀若繭，」廣雅釋詁三曰「⿱幵束，束也，」齊民要術二曰「⿱幵束欲小，縛欲薄。」字一作⿰糸⿱幵心。集韻曰「⿰糸⿱幵心，縮也，」（起輦切）爾雅釋器郭注曰「縮，約束之。」⿱幵束⿰糸⿱幵心音義不殊，而從幵與從㚘之形元復同，（說文栞爲⿱㚘木之篆文，㚘卽⿱二从之譌變，是從㚘與從幵同。）是⿱幵束⿰糸⿱幵心確爲一字。篆書自（自）與心（心）略近，故⿰糸⿱幵心或誤爲⿰糸替。篇韻有⿰糸替字，音賤，（云出釋典，未詳是何經論，待檢。）卽⿰糸⿱幵心字也。今本作替，卽⿰糸替之省。綷⿰糸⿱幵心並訓縛束，「朝綷」「夕⿰糸替」謂朝夕取芳草自縛束其身以爲佩飾也。（上文曰「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乎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又曰「余雖〔唯〕好脩姱以鞿羈兮，」皆謂以芳草飾身，如後世之纓絡之類。）「既⿰糸⿱幵心余以蕙纕兮，」猶言束我以蕙草之纕帶也。⿰糸⿱幵心古音在諄部，與上句艱字正相叶。今本⿰糸⿱幵心誤爲替，相承讀爲替廢之替，（他計切）則既失其義，又失其韻矣。

固時俗之工巧兮

劉永濟氏云：「固疑何之誤。此句兩見九辯中，皆作何。何有疑怪意，作固，則肯定矣。」案劉說近是。何固形近而誤。然七諫謬諫曰「固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錯，」襲騷文而字亦作固，則東方朔所見本已誤。

余獨好脩以爲常

孔廣森，姚鼐，梁章鉅並以常徵不叶，謂常當爲恆，避漢諱改。江有誥則以爲陽蒸借韻。案江說是也，常徵元音近，韻尾同，例可通叶。天問曰「荆師作勳夫何長，吳光爭國何久余是勝，」（二句今本次第譌亂，句中亦各有奪誤，並詳天問。）長與勝叶，例與此同。七諫自悲曰「凌恆山其若陋，」哀時命曰「舉世以爲恆俗兮，」此本書不諱恆字之明驗。

女嬃之嬋媛兮　嬋媛一作撣援

案嬋媛當從一本作撣援。說文曰「嘽，喘息也，」「喘，疾息也，」「欷，口气引也，」喘欷一字。喘緩言之曰嘽咺。方言一曰「凡恐而噎噫，……南楚江湖之間曰嘽咺，」廣雅釋詁二曰「嘽咺，懼也。」案喘訓疾息，噎噫亦疾息之謂，（詩黍離傳「噎，憂不能息也，」說文「噫，飽食息也。」）故亦謂之嘽咺。撣援卽嘽咺，（呂氏春秋貴直篇狐援，齊策六作狐咺。）亦卽喘。喘息者氣出入頻促，如上下牽引然，故王注訓撣援爲牽引，說文亦訓欷爲口气引也。唯方言廣雅以嘽咺爲恐懼，似不足以該嘽咺之義。凡情緒緊張，脈搏加疾之時，莫不喘息，恐懼特其一端耳。本篇曰「女嬃之撣援兮，申申其詈予，」此怒而喘息也。九歌湘君曰「女撣援（舊本字皆從女，今正。下同。）兮爲余太息，」九章哀郢曰「心撣援而傷懷兮，」九歎思古曰「心撣援而無告兮，」（口之喘息由於心之跳動，故又曰心撣援。）此哀而喘息也。悲回風曰「忽傾寤（卽驚悟。左傳文十八年敬嬴，公穀敬並作頃，左傳昭七年南宮敬叔，說苑雜言篇作頃叔，此並傾驚可通之比。）以撣援，」此驚而喘息也。然喘息謂之撣

援，其義既生於牽引，則字自當從手。學者徒以離騷九歌之撣援者，其人皆女性，遂改從女，乃至他篇言撣援之不指女性者字亦皆變從女，不經甚矣。若白氏六帖（後稱白帖）一九，曹秋岳鈔本邵氏聞見後錄二六引本篇並作嬋娟，則直以爲女子好貌。信乎大道多歧而亡羊也。

曰鮌婞直以亡身兮

案古字亡忘互通。亡身即忘身，言鮌行婞直，不顧己身之安危也。王注如字讀之，非是。五百家注韓昌黎集三永貞行祝注引此作忘，足正王注之失。

終然殀乎羽之野　殀亦作夭

案鮌非短折，焉得稱殀？殀當從一本作夭。夭之爲言夭遏也。淮南子俶眞篇曰「天地之間，宇宙之內，莫能夭遏，」又曰「四達無境，通于無圻，而莫之要御夭遏者。」夭遏雙聲連語，二字同義，此曰「夭乎羽之野，」猶天問曰「永遏在羽山」矣。禮記祭義疏引鄭志答趙商曰，「鮌非誅死，鮌放諸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案放之令不得反於朝，即夭遮遏止之使不得反於朝也。此蓋本作夭，王注誤訓爲蚤死，後人始改正文以徇之。唐寫本及今本文選並作夭，王十朋蘇東坡詩集注十二次韻答章傳道見贈注引同。

汝何博謇而好脩兮　文選作蹇

案今本文選仍作謇，五臣作蹇。路史後紀注一引本書亦作蹇。蹇謇正借字。蹇猶偃蹇也。博與踊通。字鏡曰「踊，

蹀也，」蹀猶蹀躞也。博蹇，蓋行步合節，安舒自得之貌。遠遊「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注曰「五音安舒，靡有窮也。」博蹇與博衍同。（說文㥶重文作愆，列子黃帝篇「而已無㥶，」釋文㥶本又作蹇。）聲音安舒謂之博衍，動作安舒謂之博蹇，皆有節度之貌也。又九歌東皇太一「靈偃蹇兮姣服，」注曰「偃蹇，舞貌。」案彼曰偃蹇，曰姣服，與此曰博蹇，好脩，下又曰姱飾，語意略同。舞曰偃蹇，行曰博蹇，亦皆安舒有節度之貌。今本作「博謇，」王注曰「博采往古，好脩謇謇，」失之遠矣。

紛獨有此姱節

案節與服不叶，朱駿聲謂當為飾之譌，是也。飾節形近，往往相亂。禮記玉藻「童子之節也，」儀禮士冠禮注引作飾，韓非子飾邪篇「國難節高，」今本誤作飾，本書天問注「脩飾玉鼎，」御覽八六一引誤作節，並其比。上文曰「佩繽紛其繁飾兮，」下文曰「及余飾之方壯，」姱飾與繁飾，壯飾皆謂盛飾也。

五子用失乎家巷　巷一作居

案當作「五子用夫家巷，」巷讀為鬨。（王引之說）「五子用夫家鬨」與後文「厥首用夫顛隕」句法同。意者後人讀巷為閭巷之巷，則句中無動詞，文不成義，因改夫為失以足其義。一本巷作居，亦以求動詞不得而私改，而不悟居之不入韻也。班固離騷序引淮南王離騷傳敍說曰「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是淮南王本作「五子以失家巷。」以用聲轉義同，「以失家巷」猶「用失家巷。」淮南本夫已誤作失，正以讀巷如字

而改之。然淮南本夫雖誤失而尚無乎字。今本又衍乎字者，後人以「五子用失家巷」不類離騷語調，乃又沾乎字以求合乎騷體也。

又好射夫封狐

案夷考古籍，不聞羿射封狐之說。狐疑當爲豬字之誤也。篆書者作[篆文]，缺其上半，與瓜相仿，而豕旁與犬旁亦易混，故豬誤爲狐。天問說羿事曰「馮珧利決，封豨是射，」淮南子本經篇曰「堯乃使羿……禽封豨於桑林，」封豨卽封豬也。其在左傳則神話變爲史實，昭二十八年稱樂正后夔之子伯封「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封豕亦卽封豬也。古文苑揚雄上林苑箴曰「昔在帝羿，失（原作共，當爲失之譌。失與佚通。）田淫（原誤徑）遊，弧矢是尙，而射夫封豬，不顧於愆，卒遇後憂，」字正作豬。揚文語意全襲離騷「封豬」之詞或卽依本篇原文。若然，則漢世所傳離騷猶有作豬之本。

舉賢而授能兮

朱駿聲謂授爲援之誤，舉禮記儒行「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爲證。案朱說非也，莊子庚桑楚篇曰「且夫尊賢授能，善義與利，自堯舜以然，」荀子成相篇曰「堯授能，舜遇時，尙賢推德天下治，」「授能」之語，並與此同。呂氏春秋贊能篇「舜得皋陶而堯受之，」高注曰「受，用也。」受授古同字。授能猶用能也。（左傳閔二年「授方任能，」管子幼官篇「尊賢授德則帝，」授亦皆訓用。）本篇王注曰「舉賢用能，」訓授爲用，與高說

正合。然則儒行「舉賢援能」實授能之誤，（漢曹全碑，永受嘉福及陳受印受並作受，與爰形近，故援授二字古書每相亂。九歌東君「援北斗兮酌桂漿，」御覽七六七引誤作授；呂氏春秋知分篇「授綏而乘，」意林引作援。）當據本篇及莊荀之文以訂正。朱氏反欲援彼以改此，疏矣。

溘埃風余上征

王夫之云：埃當為竢。案王說殆是也。遠遊曰「……凌天池以徑度，風伯為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淮南子原道篇曰「是故大丈夫……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諸言飛昇者，必先使風掃塵。此亦託為神仙之言，何遽欲冒塵埃之風以上升哉？「溘竢風余上征」與「願竢時乎吾將刈」句法略同。至文選吳都賦劉注，謝玄暉在郡臥病呈沈尚書詩注，江文通雜體詩注，吳曾能改齋漫錄五，葉大慶考古質疑六所引作飈之本，疑亦非是。雖然，惟其字本作竢，故一本得以聲近誤為飈。若作埃，則無緣別有作飈之本矣。

欲少留此靈瑣兮　瑣一作璅

案瑣璅並當為藪，聲之誤也。（說文操讀若藪，而古字喿巢音同，（說文薻重文作藻）是璅音亦近藪。）此本作藪，以聲誤為璅，而璅與瑣同，故又轉寫為瑣。靈藪即上文之縣圃。周禮職方氏曰「雍州其澤藪曰弦蒲，」說文藪篆下亦曰「雝州弦圃，」弦圃，弦蒲即玄圃，亦即縣圃。縣圃為古九藪之一，以其為神靈所居，故曰「靈

藪。」十洲記崑崙洲記曰「其王母所道諸靈藪，禹所不履，唯書中夏之名山耳」此則古稱崑崙諸山為靈藪之實例。言崑崙斯縣圃在其中矣。

聊逍遙以相羊　逍遙一作須臾

案敦煌舊鈔楚辭音釋殘卷（下稱敦煌本）作嬃臾。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　於一作乎

季君鎮淮云：離騷語法，凡二句中連用介詞「於」「乎」二字時，必上句用於，下句用乎。「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西極」胥其例也。若「於」「乎」二字任用一字，亦必於在上句，乎在下句。「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於字均在上句。（或字變作于，如「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亦均在上句。）「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猒乎求索」「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

歷吉日乎吾將行，」「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是也。此文「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正符上句用「於」之例。一本於作乎，則非例，斷不可從。案李說是也。文選思玄賦注引仍作於。

吾令蹇脩以為理

案路史後紀注一引文選五臣本蹇作謇，最是。謇，吃也。上云「解佩纕以結言，」下云「令謇脩以為理，」蓋謂令謇吃之人為媒，結言而往求彼美，必難勝任，亦後文理弱媒拙（「詘」）導言不固之意也。求宓妃則謇脩不良於言，求有娀則鴆鳩皆讒佞難任，求二姚又理弱媒拙。三求女而三無成，總坐無良媒故爾。合觀三事，義可互推。王逸乃以蹇脩為伏羲臣名，翟灝章炳麟又並牽合爾雅「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謇」之文，謂以蹇脩為理，即以聲樂達情意者，皆不知字本當作謇而強說之也。

索藑茅以筳篿兮　文選藑作瓊

案爾雅釋草曰「葍，藑茅，」說文曰「藑，茅葍也。」字並作藑。疑此亦以作藑為正。敦煌本亦作藑。筳篿，玉燭寶典八，類聚八二，五百家注韓集八城南聯句祝注引並作莛蕁，於義為長。古卜筮之具或用竹，或用草。（御覽七二七引歸藏本筮篇曰「蓍末大于本為上吉，蒿末大于本次吉，荊末大于本次吉，箭末大于本次吉，竹末大於本次吉。蓍一五神，蒿二四神，荊三三神，箭四二神，竹五一神。」案蓍蒿荊，草類，箭竹，竹類也。）此云「索藑茅，」明是以草卜（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記南人茅卜法甚詳）故知下「莛蕁」字亦當從艸。（「莛蕁」動詞，本

作挺搏。挺搏雙聲連語，猶搏也，搏與揣同，數也。（說文「揣，數也，」揣同「耑」字或作端。卜居曰「詹尹乃端策拂龜，」淮南子說山篇曰「筮者端策，」「端策」並猶韓非子飾邪篇「鑿龜數筴」之數策也。）王注曰「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原脫篿字，從兩漢書注補，引見下。）篿。」草竹並用於古未聞。觀漢書揚雄傳注曰「筳篿，折竹所用卜也，」後漢書方術傳序注曰「挺專，折竹卜也，」俱無結草二字，疑王注亦本無此二字。註釋音辯柳先生集一四天對潘注引本書王注正無「結草」二字。蓋別本莛篿字從艸，舊注云「結草以卜，」王本字從竹，注云「折竹以卜，」後人兩合而並存之，遂如今本。然正因今本注中誤衍「結草」二字，轉足推知衆家舊本正文「莛篿」二字確有從艸作者爾。

孰信脩而慕之

案慕與占不叶，義亦難通，郭沫若氏謂當爲「莫□」二字，因下一字缺壞，寫者不愼，致與「莫」誤合爲一而成慕字。案郭說是也。惟謂所缺一字，耽欽琛探尋朋等必居其一，則似不然。知之者，此字必其音能與「占」相叶，其義又與「求美」之事相應，此固不待論，而字形之下半尤必須能與「莫」相合而成「慕」。今郭氏所擬，音固合矣，義亦庶幾近之，於形則殆無一能與「莫」合而成「慕」者。於以知其不然。余嘗準茲三事以遍求諸與「占」同韻之侵部諸字中，則惟「念」足以當之。「念」缺其上半，以所遺之「心」上合於「莫，」即「慕」之古體「慕」（楊統碑繁陽令碑慕字如此作）矣。念，思也，戀也，「孰信脩而莫念之，」與上下文

義亦正相符契。郭氏殆失之眉睫耳。夫此文占慕失韻，久成疑案。朱子二「之」字爲韻之說，固近肊測，後之說者亦未有以易之，故亦莫敢定其必非。逮至近人王樹枏劉永濟二氏始謂占爲卜之譌，「卜」與「慕」侯魚合韻，余嘗疑其所見視朱子爲後來居上矣。及見龐元英文昌雜錄二引此文正作卜，則益私喜其說之果信而有徵。今復諦審騷文，乃恍然於二氏之說之非也。遍攷古書，凡言筮者，皆自筮而神占之。北堂書鈔一三二引歸藏啓筮篇曰「昔女媧筮張雲幕，而枚占囟（古語省略，圍內字探文義暫補，後仿此）神明，神明占之曰『不吉。』」初學記二〇引歸藏曰「昔者河伯筮與洛戰，而枚占囟昆吾，昆吾占之，『不吉。』」書鈔八二引歸藏曰「昔夏后啓筮享神於大陵而上鈞臺，枚占囟皋陶，皋陶曰『不吉。』」御覽九二九引歸藏鄭母經曰「昔夏后啓筮乘飛龍以登於天，皋陶占之曰『吉。』」又八二引歸藏曰「昔者桀筮伐唐，而枚占於熒惑，熒惑曰『不吉。』」路史後紀注五引歸藏曰「武王伐商，枚占囟耆老，耆老曰『不吉。』」續漢書天文志上引靈憲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占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荀子賦篇曰「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本書九章惜誦亦曰「吾使厲神占之兮。」凡此悉與此文「命靈氛爲余占之」同例。後文「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又「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俱曰占，不曰卜，尤其確證。王注本文曰「靈氛，古之明占吉凶者，」漢書揚雄傳注引晉灼說曰「靈氛，古之善占者，」足證漢人所見離騷字亦作占。然則此文之誤，不在占字，明甚。至雜錄所引，自是彼書之誤，不得反據以疑離騷也。世或有利

王劉說之簡易而輕信之，且將引雜錄以張其軍者，余故豫爲辭而闢之，附著於篇焉。（前引文昌雜錄，據學津討原本頃見文選旁證二七引雜錄字仍作占，不知所據何本。旁證所引，苟非依今本楚辭改轉，則世之欲助王劉二氏爲說者，益可以不攻自破矣。）

爾何懷乎故宇　宇一作宅

案一本作宅，非是。洪興祖曰「若作宅，則與下韻。」洪意殆謂「宇」去聲，與下文「惡」入聲不叶，改作「宅」則叶也。實則上文索與妒韻，路與索韻，固與惡（入聲美惡之惡）韻，皆去入通叶。卽如本文以女女（汝）宇惡四字爲韻，若嫌宇與惡不叶，而必欲改宇爲宅以叶之，則女汝亦去聲也，又將改爲何字乎？文選亦作宇，諸本並同。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案此文疑當作「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服艾盈要而棄蘭弗佩，蘇壤充幃而謂椒不芳，二者事旣同類，則文亦當毗鄰。「覽察草木」二句，與上文「民好惡」二句，皆責艾壤賤椒蘭者之總評，故當分置首尾，使遙相叫應。今本四句中，上二句與下二句互易，則緦理亂而文義晦矣。

姑著此疑，以俟達者。

九疑繽其並迎　疑一作嶷

案王鏊本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亦作嶷。

時亦猶其未央

案「猶其」二字當互乙。上文「雖九死其猶未悔，」「唯昭質其猶未虧，」「覽余初其猶未悔，」「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並作「其猶未，」可證。王注曰「然年時亦尚未盡，」正以「尚未」釋「猶未，」是王本未倒。

椒專佞以慢慆 慢一作謾慆一作謟

案文選祭屈原文注引作謾謟。北堂書鈔（後稱書鈔）三〇，類聚八九，葉廷珪海錄碎事五引並作慢謟。

固時俗之流從兮 一作從流

案當從一本作從流。「從流」古之恆語。孟子梁惠王下篇曰「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韓詩外傳一「從（原誤促，據御覽七四引及列女傳貞順篇改）流而挹之，奐然而溢之，」本書哀郢曰「順風波以從流兮，」九歎怨思曰「願（原誤顧）屈節以從流兮。」詩伐檀釋文引韓詩薛君章句「順流而風曰淪，」文選雪賦注引作從流。晏子春秋諫下篇「順流九里，」類聚八六，御覽九三二並引作從流，是從流即順流也。王注曰「隨從上化，若水之流，」是王本正作從流。文選亦作從流。錢本王鏊本，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並同。

駕八龍之婉婉兮　釋文婉作蜿

案漢書揚雄傳注引晉灼說，後漢書張衡傳注，文選思玄賦注，王伯大重編朱校昌黎先生集一南山詩注引並作蜿。朱本同。

九歌

東皇太一

瑤席兮玉瑱　瑱一作鎮

案書鈔一三三，類聚六九引亦作鎮。周禮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注曰「故書鎮爲瑱，鄭司農讀瑱爲鎮。」本篇之玉瑱卽天府之玉鎮。史記封禪書曰「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於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漢祭太一蓋循楚故事，瑄玉卽此文之玉鎮，嘉牲卽下文之肴蒸也。瑤與蘨，席與藉，並古字通，瑤席謂以蘨草爲藉以承玉。（玉鎮以蘨爲藉，亦猶下文肴蒸以蘭爲藉。凡執玉必有繅藉，見儀禮聘禮記，周禮典瑞，禮記玉藻等注。）下文「盍將把兮瓊芳」瓊謂玉鎮，芳謂瑤〔蘨〕席。鎮與席爲二，故曰「盍〔合〕將把」也。王注謂席爲坐席，以玉鎮之，非是。

蕙肴蒸兮蘭藉　蒸一作烝

案類聚七二，廣載合璧事類外集四引亦作烝。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陳善捫蝨新語上四引肴並

作殽。儀禮特牲饋食禮曰「若有司私臣皆殽脀，」周語中曰「定王饗之殽烝，」又曰「親戚宴饗則有殽烝，」「餚烝」與「全烝」「房烝」對舉肴烝即殽脀，殽烝餚烝，謂體解節折之俎也。王注訓蒸爲進，（動詞）後世遂有謂「蕙肴蒸」卽蒸蕙肴，與「奠桂酒」爲蹉對者，（夢溪筆談一五）其失遠矣。

揚枹兮拊鼓

案本篇通例，無間兩句叶韻者，此不當獨爲例外，疑此句下脫去一句。

雲中君

聊翺遊兮周章

案王注曰「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翺翔周流往來且遊戲也，」據此則王本正文「翺遊」作「翺翔。」原本玉篇音部，文選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注，慧琳一切經音義二七，王觀國學林五所引並作翺翔，與王本合，當據改。

湘君

美要眇兮宜脩　一本宜上有又字

案倏疑當爲笑，聲之誤也。古韻笑在宵部，倏在幽部，最近。此段本以幽部字爲韻；笑誤爲倏者蓋受下文韻腳之同化而改。本書屢言「宜笑，」山鬼曰「旣含睇兮又宜笑，」大招曰「靨輔奇牙，宜笑嫣只，」又曰「嫮目宜笑，娥眉曼只。」又司馬相如上林賦亦曰「皓齒粲爛，宜笑的皪，」案諸宜字並讀爲⿰齒宜。字鏡曰「⿰齒宜，齧也，」集韻曰「齤，齵病。」後漢書梁統傳載冀妻孫壽「善爲妖態，作齵齒笑以爲媚惑，」⿰齒宜笑猶齵齒笑矣。集韻又曰「齤⿰齒宜，齒露貌。」山鬼王注曰「又好口齒而宜笑也，」白帖二四引某氏注曰「宜笑，齒白也，」二一又引曰「皓齒也。」諸家雖未必讀宜爲⿰齒宜，然皆以齒見狀笑貌，則與集韻訓齤⿰齒宜爲齒露貌暗合。夫古人形容美貌，獨重視笑，故每以目與口齒並言。詩碩人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山鬼曰「旣含睇兮又宜笑，」大招曰「嫮目宜笑，」此類不勝枚舉。本篇曰「美要眇兮宜笑，」要眇卽⿰月少眇，或倒之曰眇⿰目䍃，皆竊視貌也。要眇宜笑，亦目與口齒並舉之例。又案本篇韻例，惟一二兩句連叶，過此則僅叶四六八，……凡三五九……有韻者皆駁文。（說詳東君「撰余轡兮高駝翔」條。）今本此文作倏，則是第三句有韻，於例不合。此亦足證其必爲誤字也。笑既誤作倏，王注遂訓爲飾，且讀宜如字，失之遠矣。

薜荔柏兮蕙綢 柏一作拍

案柏拍皆帕之誤。帕帛古本同字。「薜荔帕兮蕙綢，蓀橈兮蘭旌」二句俱屬旗言，縿斿旆旍之屬謂之帛，所以纏杠者謂之綢，杠上曲柄以懸帛者謂之橈，綴旄羽之屬於杠首謂之旌也。此言以薜荔爲帛，以蕙纏杠，以蓀爲

橈，復綴蘭以爲旌。王注讀柏爲搏壁之搏，謂以薜荔搏壁，殆不可憑。

隱思君兮陫側

案陫側即悱惻，蕭士贇李太白集注二二代寄情楚詞體注引正作悱惻。

鼂騁騖兮江皋　鼂一作朝

案文選謝靈運從遊京口北固應詔詩注，謝惠連泛湖歸出樓中翫月詩注，五百家注韓集一復志賦樊注，合璧事類外集五引並作朝。鼂朝古通。

遺余佩兮醴浦　醴一作澧

案書鈔一二八，類聚六七，初學記六又八又二六，合璧事類外集五又三七，方言四注，文選祭屈原文注，書禹貢疏，注釋音辯柳先生集四二酬韶州裴曹長使君寄道州呂八大使因以見示二十韻一首□注，胡穉箋注四送張仲宗押戟歸閩中注引並作澧。朱本，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同。

湘夫人

目眇眇兮愁予　予一作余

案予讀爲眝。（左傳襄四年「后杼，」路史後紀十三下注作柠，引尙書中候作予，史記三代世表索隱作宁。管

子小匡篇「首戴苧蒲，」齊語作芧。（今誤茅）金文頌鼎「貯廿家，」又「貯用宮御，」格伯段「厥貯卅田，」貯王國維並讀爲予。）說文曰「貯，長眙也，」「眙，直視也。」（今語轉爲瞪。）思美人曰「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卽貯眙。「目眇眇兮愁貯」者目眇眇卽愁貯之狀。一本予作余，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並同，大謬。

白薠兮騁望　薠或作蘋一本此句上有登字

案當從一本於句上補登字。一本薠誤爲蘋，讀者以爲水上之草，不可登履，因刪登字以就之也。實則薠爲陸生之草，（詳招隱士「薠草靃靡」條）故可登履之。（廣雅釋詁一「蹬，履也，」蹬登同。）合璧事類外集五，李太白集注，悲清秋賦注引有登字，朱本元本王鏊本朱燮元本黃省曾本大小雅堂本亦有。

與佳期兮夕張　一本佳下有人字一云與佳人兮期夕張

案當從一本於佳下補人字。下文「聞佳人兮召予，」亦作佳人，可資互證。（魏文帝大牆上蒿行「與佳人期爲樂康，」又秋胡行「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語法仿此。）文選謝希逸月賦注，謝玄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注引並作佳人。

鳥萃兮蘋中　一本萃上有何字

案當從一本補何字。「鳥何萃兮蘋中」與下「罾何爲兮木上」句法一律。下文「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語例同。御覽八三四，合璧事類外集五引有何字。朱本王鏊本朱燮元本黃省曾本大小雅堂本亦有。

𦉪芳椒兮成堂　一云播芳椒兮盈堂

案成猶飾也。儀禮士喪禮「獻素，獻成亦如之，」注曰「飾治畢爲成。」案成與素對舉，未飾者曰素，已飾者曰成也。堊飾室壁亦謂之成。周禮掌蜃「共白盛之蜃，」注曰「盛猶成也，謂飾牆使白之蜃也，」考工記匠人「白盛，」注曰「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𦉪芳椒兮成堂」者，以椒入泥，用飾堂壁也。古者以椒泥壁。類聚八九引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以椒塗室，亦取其溫暖除惡氣也。」（末四字從後漢皇后紀注引補）鄴中記曰「石虎以胡粉和椒泥壁，曰椒房。」世說新語汰侈篇曰「石崇以椒爲泥，王愷以赤石脂泥壁。」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以赤白石脂爲泥，椒汁和之，」則又神堂以椒泥壁之例。一本成作盈，（王鏊本，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並同）此學者不知成義而臆改。類聚六一，又八九，御覽九五八，合璧事類外集五，戴埴鼠璞引並作成，不誤。

疏石蘭兮爲芳

案芳疑當爲防，防字之誤也。荀子正論篇曰「居則設張（帳）容負依而坐，」爾雅釋宮「容謂之防，」郭注曰「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隱。」案平居時負依而坐，唱射時設以自隱，其用異，其制同，皆防之類也。實則防屏一聲之轉，本草「防風一曰屏風，」防即屏爾，故郭云如小曲屏風。上云「白玉兮爲鎮，」謂坐席之鎮，此云「疏石蘭兮爲防，」（王注「疏，布陳也。」）謂坐旁之屏，二者皆席間所設之物，故連類並舉。今本防

誤作芳，則篇中所言芳草衆矣，皆取其芬芳，奚獨石蘭？以是明其不然。

芷葺兮荷屋　一本葺下有之字

案當删芷字，從一本於葺下補之字。（此因之先倒在葺上，文不成義，讀者以篆書之止形近，遂改之爲芷，卽成今本。一本又據未倒之本於葺下仍補之字，則成「芷葺之兮荷屋」。）「葺之兮荷屋」與上文「葺之兮荷蓋」句法文義並同。屋古幄字。荷屋猶荷蓋。（獨斷下「黄屋者蓋以黄爲裏也，」漢書陸賈傳注「黄屋謂車上之蓋也。」）皆謂荷葉耳。「葺之兮荷屋，」又與下「繚之兮杜衡」文相偶儷。繚讀爲橑，所以承苫蓋者。以杜衡爲橑，以荷葉蓋之，亦連類並舉。

大司命

君回翔兮以下　以一作來

案以當從一本作來。本篇除山鬼國殤外，兮字俱兼有文法作用，故皆可以某虛字代之。湘君「九嶷繽兮並迎，」離騷兮作其。東君「載雲旗兮委蛇，」離騷兮作之。又湘君曰「邅吾道兮洞庭，」離騷曰「邅吾道夫崑崙兮。」東君曰「杳冥冥兮東行，」哀郢曰「杳冥冥而薄天。」大司命曰「結桂枝兮延佇，」離騷曰「結幽蘭而延佇。」是「兮」之用猶其也之也夫也而也。又類聚八八，御覽九五三引湘君「搴芙蓉兮木末，」海外

西經注引「水周兮堂下，」史記夏本紀索隱引「遺余佩兮醴浦，」御覽四六八引少司命「樂莫樂兮新相知，」兮並作於。文選歎逝賦注引湘君「夕弭節兮北渚，」說文繫傳一六引湘夫人「遺余褋兮醴浦，」兮並作于。重編朱校昌黎先生集一復志賦方注引湘君「鼂騁騖兮江皋，」說文繫傳二八引大司命「導帝之兮九坑，」文選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詩注引「將以遺兮離居，」慧琳一切經音義二一引少司命「羅生兮堂下，」同書九八引東君「暾將出兮東方，」兮並作乎。文選思玄賦注引大司命「將以遺兮離居，」兮又作夫。御覽一七四引湘夫人「葺之兮荷蓋，」本書一本「疏石蘭兮為芳，」兮並作以。御覽七〇〇引湘夫人「罔薜荔兮為帷，」本書一本大司命「不寖近兮愈疏，」兮並作而。御覽七五引湘君「望涔陽兮極浦，」白帖六四引「橫流涕兮潺湲，」兮並作之。凡此諸兮字，作者本皆用以代替各虛字，故讀者意之所會，臨文改寫，有不期其然而然者焉。「君回翔兮來下」猶「君回翔而來下，」兮所以代「而」者也。誠如今本來作以，試讀「君回翔兮以下」為「君回翔而以下，」古今安得有此語法哉？

導帝之兮九坑　坑一作阬文苑作岡

案文苑作九岡，最是。九岡，山名。輿地□□（曩見清人某引此條作輿地廣記。今檢廣記，並無此文，疑廣記或紀勝之誤。客中無書，容待續檢。）荊州松滋縣有九岡山，郢都之望也。（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荊州府部山川考二之五松滋縣「九岡山，去縣治九十里，秀色如黛，蜿蜒虬曲。」）左傳昭十一年「楚子滅蔡，用隱

太子于岡山；」釋例曰「土地名岡山，闕不知其處，經言『以歸用之，』必是楚地山也。」案岡山卽九岡山，郢都之望，故楚人獻馘於此，祀神亦於此。杜氏未之深攷耳。

靈衣兮被被

案靈當爲雲字之誤也。漢書古今人表「雲都，」春秋世族譜作靈都。後漢書順帝紀「登雲臺，」章帝紀作靈臺。管子內業篇「是謂雲氣，意行似天，」丁士涵云雲當爲靈。海內北經「冰夷人而乘兩龍，」注「畫四面各乘靈車，駕二龍，」御覽六一引作雲車。本書九思憫上「思靈澤兮一膏沐，」靈一作雲。俗書靈作䨩（唐內侍李輔光墓志）與雲形近易混。雲衣與玉佩對文。東君曰「青雲衣兮白霓裳，」亦言雲衣。九歎遠逝曰「服雲衣之披披，」則全襲此文。（本篇被一作披，書鈔一二八，類聚六七，御覽六九二，文選潘安仁寡婦賦注引並同。）書鈔一二八御覽六九二引此正作雲，尤其確證。

少司命

綠葉兮素枝　枝一作華

案「素枝」義不可通，枝當從一本作華。王注曰「吐葉垂華，芳香菲菲，」是王本正作華。文選李善本亦作華。樂府詩集六四秋蘭篇解題，高似孫緯略一二，合璧事類外集四引並同。

夫人自有兮美子

案此上似闕二句。大司命少司命二篇，以樂調相同之故，本皆十四行二十八句。此因下文衍「與女游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二句，全篇共得十五行，三十句，後人以其視大司命溢出二句，乃私刪此二句以求合於大司命也。不知大司命少司命二篇組織皆以三韻四句爲一解，一如後世絕句之體。本篇篇首「秋蘭兮麋蕪」等四句一意，當爲一解，下文自「秋蘭兮青青」以後亦然。今刪去二句，惟餘「夫人自有兮美子」二句，不足一解，則不惟與全篇結構不一律，抑且與大司命之辭不能同一樂調矣。（此意孫君作雲所發。）

蓀何以兮愁苦 以一作爲

案以當從一本作爲。本篇兮字除山鬼國殤外，皆兼具虛字作用，說已詳上。此兮字猶而也。「蓀何爲兮愁苦」即「蓀何爲而愁苦」。今本爲作以，試以「而」代「兮」，讀全句爲「蓀何以而愁苦」，不辭甚矣。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 王逸無注古本無此二句

洪興祖曰「此二句河伯章中語。」案洪說是也。河伯「衝風起兮橫波，」一本兮下有水字，（王鏊本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均有）與此同，而文選載本篇至作起，（合璧事類外集四引同）又與彼同。是二篇之異，惟在波上一字，一作橫，一作揚耳。然蔡夢弼草堂詩箋補遺七枯柟注引河伯曰「衝風起兮揚波。」任淵后山詩注三次韻蘇公涉潁注引「衝風起兮揚波，」又引注曰「衝，隧也，」今此語在河伯注中，知所引正文亦出彼篇。

然則河伯二句與此全同矣。洪謂此是河伯中語，信然。考九歌舊次，河伯本與少司命銜接：（說詳下條）此本河伯篇首二句，寫官不慎，誤入本篇末，後人以其文義不屬，又見上文適有「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二句，與此格調酷似，韻亦相叶，因即移附其後，即成今本也。

東君

案九歌十一章皆祀東皇太一之樂章，就中「吉日兮辰良」章（舊題「東皇太一」非是）爲迎神曲，「成禮兮會鼓」章（舊題「禮魂」非是）爲送神曲，其餘各章皆爲娛神之曲也。諸娛神之曲，又各以一小神主之，而此諸小神又皆兩兩相偶，共爲一類。今驗諸篇第，湘君與湘夫人相次，大司命與少司命相次，河伯與山鬼相次，國殤與禮魂相次，（洪興祖曰「或曰禮魂，以禮善終者。」案此說得之。國語楚語下「卿大夫祀其禮，」韋注曰「禮謂五祀及其祖所自出。」此禮字義蓋同。然禮魂之曲，實有目無辭。其「成禮兮會鼓」章，本全歌之送神曲。後人以求禮魂之辭不得而逕題送神曲曰「禮魂」，妄也。）都凡四類，各成一組。此其義例，皆較然易知。惟東君與雲中君，皆天神之屬，宜同隸一組，其歌詞宜亦相次。顧今本二章部居縣絕，無義可尋，其爲錯簡，殆無可疑。余謂古本東君次在雲中君前。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云「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索隱引王逸亦云「東君雲中君見歸藏易，」（今本注無此文）咸以二神連稱，明楚俗致祭，詩人造歌，亦當以二神相將。且惟東君在雲中君前，少司命乃得與

河伯首尾相銜，而河伯首二句乃得闌入少司命中耳。（互詳上條）

簫鐘兮瑤簴　簫一作蕭

案一本作蕭，蓋𢹬之省。簫則蕭之誤。（涉下鐘字爲樂器名而誤）洪邁容齋續筆十五引蜀客所見本作𢹬，又引蜀客說云「廣韻訓爲『擊也』，蓋是擊鐘與『緪瑟』爲對耳，」是古本簫作𢹬之證。瑤王念孫讀爲搖。案疑搖之誤字。「𢹬鐘」與「搖簴」對文，言擊鐘甚力，致其簴爲之動搖也。

撰余轡兮高駝翔　駝一作馳一無此字

案疑當作「高駝」（同馳），無翔字。大司命「高駝兮沖天，」離騷「神高駝之邈邈，」皆曰高駝，可資參證。此句本不入韻，今本有翔字，蓋受下句韻脚「行」字之暗示而誤加一韻也。

杳冥冥兮以東行　一本無以字

案當從一本刪以字。此句「兮」之作用同「而」，「杳冥冥兮東行」猶「杳冥冥而東行」也。（哀郢「杳冥冥而薄天，」九辯一本同。）今本有以字，則全句讀爲「杳冥冥而以東行，」不辭甚矣。（互詳「君回翔兮以下」條。）

日將暮兮悵忘歸

劉永濟氏疑悵當爲憺。案劉說是也。此涉山鬼「怨公子兮悵忘歸」而誤。知之者，王注曰「言己心樂志悅，忽忘還歸也，」「心樂志悅」與悵字義不合。（悵當訓失志貌，故山鬼注曰「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東君「觀者憺兮忘歸，」注曰「憺然意安而忘歸，」山鬼「留靈脩兮憺忘歸，」注曰「心中憺然而忘歸。」樂悅與安間義近。此注以「心樂志悅」釋憺，猶彼注以「意安」釋憺也。且東君曰「心低佪兮顧懷，……觀者憺兮忘歸，」本篇曰「日將暮兮忘歸，惟極浦兮顧（今譌作寤，詳下）懷，」兩篇皆曰「憺忘歸，」又曰「顧懷，」此其詞句本多相襲，亦可資互證。

惟極浦兮寤懷

案「寤懷」無義，寤疑當爲顧，聲之誤也。東君曰「心低佪兮顧懷，」揚雄反騷曰「覽四荒而顧懷兮，」魏文帝燕歌行曰「留連顧懷不能存，」是顧懷爲古之恆語。顧，念也，（禮記大學鄭注）懷亦念也。「惟極浦兮顧懷，」猶言惟遠浦之人是念耳。王注訓寤爲覺，是所見本已誤。

紫貝闕兮朱宮　文苑作珠宮

案當從文苑作珠宮。此以貝闕珠宮對文，猶九歎逢紛「紫貝闕而玉堂，」以貝闕玉堂對文也。御覽一七三，又八〇七，事類賦注六，謝維新合璧事類前集七，任淵山谷內集三次韻曾開舍人遊藉田載梅花歸注，又六以團

茶洮州綠石硏贈无咎文潛注所引並作珠。蘇軾海市詩曰「豈有貝闕藏珠宮，」所見本亦作珠。

流澌紛兮將來下

案說文「澌，水索也，」「凘，流仌也。」王注曰「流澌，解冰也，」似王本澌作凘。然詳審文義，似仍以作澌爲正。淮南子泰族篇曰「雖有腐髊流澌，（原誤漸，從莊逵吉改。）弗能汙也，」許注曰「澌，水也，」七諫沈江曰「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復東，」論衡實知篇曰「溝有流澌，」（原誤壍，從孫詒讓改。）是流澌卽流水也。紛讀爲汾，水涌貌。「流澌汾兮將來下，」卽流水汾涌而來下也。說文澌訓水索，此別一義。學者多知澌訓水索而少知其訓水之義，因改此文澌爲凘，王逸承之，過矣。

子交手兮東行　一本子上有與字

案漢書武五子燕剌王旦傳「諸侯交手事之八年，」注曰「交手謂拱手也。」淮南子繆稱篇曰「交拱之木，無把之枝，」交拱連詞，交亦拱也。一本於子上增與字，誤甚。初學記一八，文選江文通別賦注，蘇東坡詩集注二○潘推官母李氏挽辭注引並無與字。朱本同。

魚隣隣兮媵予　隣一作鱗

案一本作鱗，正字。鱗鱗，比次貌。容齋三筆一五，鼠璞，后山詩注四湖上注引並作鱗。王鏊本，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同。

山鬼

被薜荔兮帶女羅 羅一作蘿

案宋書樂志三，類聚一九，御覽三九一，又九九四，合璧事類前集六九，文選謝靈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詩注引並作蘿。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同。

君思我兮然疑作

案本篇例，於韻三字相叶者，於文當有四句。此處若柏作三字相叶，而文祗三句，當是此句上脫去一句。禮魂「姱女倡兮容與」上亦有脫句，例與此同。

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

王注曰「或曰『操吾科，』吾科，楯之名也。」案下文「車錯轂兮短兵接，」注曰「短兵，刀劍也。」既係短兵相接，而戈乃長兵，則所操非吳戈明甚。且刀劍戈戟，亦無並操之理。此自當以作「吾科」爲得。釋名釋兵曰「盾，大而平者曰吳魁，」廣雅釋器曰「吳魁，盾也，」御覽三五六引作吳科，魁科一聲之轉。（後漢書東夷傳

「大率皆魁頭露紒，」注曰「魁頭猶科頭也。」）盾甲皆所以備扞衛，故操科被甲，連類言之。

左驂殪兮右刃傷

案刃當爲刅字之誤也。說文曰「刅，傷也，」重文作創。此以「殪」與「刅傷」對舉。王注訓傷爲創，（說文「傷，創也。」）似不知句中已有創字，則所見本已誤。

嚴殺盡兮棄原壄

案嚴本作莊，避漢諱改。（天問「能流厥嚴，」嚴亦改莊。）莊讀爲戕。（易豐釋文引鄭注「戕，傷也，」大壯釋文引馬注「壯，傷也。」壯莊古同字。）周書謚法篇曰「兵甲亟作曰莊，」「屢征殺伐曰莊，」「死於原野曰莊，」莊皆讀爲戕也。此曰「莊殺盡兮棄原壄，」亦謂戕殺盡而棄於原野。王注曰「嚴，壯也，……言壯士盡其死命，則骸骨棄於原壄，」訓嚴爲壯勇之壯，失其義矣。

平原忽兮路超遠　一云平原路兮忽超遠

案方言六曰「伆，邈，離也，楚謂之越，或謂之遠，吳越曰伆，」忽伆通。荀子賦篇曰「忽兮其遠之極也，」本書懷沙曰「道遠忽兮，」字並作忽。「平原忽」與「路超遠，」祇是一義，而變文重言之以足句，此與上文「出不入兮往不返」詞例正同。一本以忽字倒在兮下，非是。書鈔一一八，文選王簡栖頭陀寺碑文注引亦作「平原忽兮路超遠，」諸本並同。

首身離兮心不懲　身一作雖

案戰國策秦策四曰「首身分離，暴骨草澤，」崔琦外戚箴曰「甲子昧爽，身首分離。」「首身分離」自是古之恆語。一本身作雖，非是書鈔一一八所引，及元本王鏊本並誤與一本同。

子魂魄兮爲鬼雄　一云魂魄毅一云子魄毅

案當從一本作「魂魄毅。」王注曰「魂魄武毅，長爲百鬼之雄也，」是王本有毅字。文選鮑明遠出自薊北門行注引亦作「魂魄毅。」朱本，元本，王鏊本，朱燮元本，黃省曾本大小雅堂本並同。

禮魂

姱女倡兮容與

案以韻例求之，此上似敓一句。說詳山鬼「君思我兮然疑作」條。

天問

遂古之初

案遂讀爲邃。後漢書班固傳注，御覽一引正作邃。

夜光何德

案德讀爲得。「夜光何得，死則又育，」問月何所得，乃能死而復生，（孫子虛實篇「月有死生。」）意蓋謂其嘗得不死藥也。淮南子覽冥篇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書鈔一五〇引歸藏曰「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爲月精，」是其事。（傅玄擬天問曰「月中何有，白兎擣藥？」）書鈔一五〇，事類賦注一引德並作得。

死則又育

案則猶而也。「死則又育」猶言死而復生。類聚一，初學記一，御覽四，事類賦注一，海錄碎事一，錦繡萬花谷後集一引則並作而。

伯强何處

案何當爲安。「伯强何處，惠氣安在，」二句平列，（伯强，北方主司寒風之神，惠氣卽寒風也。）下句「在」爲動詞，「安」爲疑問代名詞，上句「處」亦動詞，「何」亦疑問代名詞也。然本篇通例，凡表方位之疑問代名詞皆用「安」或「焉」（用安者十二見，用焉者十四見。）無用「何」者。（「何所」二字連用時，不在此例。）有之，惟此文之「何處」及下文「鯪魚何居」（居今誤所，此從一本）二例，疑皆傳寫之誤。此文本作「伯強安處」，與下「惠氣安在」句同字，學者誤讀「處」爲名詞，因改「安」爲「何」以就之也。御覽一五引此正作安，是其確證。

伯禹愎鮌　愎一作腹

案「禹」「鮌」二字當互易，愎當從一本作腹。廣雅釋詁一曰「腹，生也。」腹訓生者，字實借爲孚。玄應一切經音義二引通俗文曰「卵化曰孚，」玉篇曰「孵，卵化也，」集韻曰「孵，化也。」孚孵同，化亦生也。夏小正曰「雞桴粥，」樂記曰「煦嫗覆育萬物。」桴粥，覆育並卽孚育，猶化育也。覆與腹通。「伯鮌腹禹」者，海內經注引歸藏啓筮篇曰「鮌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爲黃龍，」初學記二二，路史後紀注一二並引作「鮌殛死，三歲不腐，副之以吳刀，是用出禹。」據此，則傳說似謂鮌爲爬蟲類，卵化而成禹。此正問其事，故下云「夫何以變化」也。（說郛五引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女狄暮汲石紐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雞子，愛而含之，不覺而吞，遂有娠，十四月生夏禹。」史記夏本紀正義引蜀王本紀曰「禹母吞珠孕禹，坼副而生。」路史後紀十二曰

「以六月六日屠疈而生禹。」以上傳說均已由鯀生禹變而爲鯀妻生禹。然云吞月精如雞子，云剖坼而生，則卵化之遺意猶存焉。又玉篇鯀或作鯤，而禮記內則注曰「卵讀曰鯤，」是「鯀」「卵」古爲一語。傳說中鯀卽卵，故或云「剖之以吳刀，」或云孵化而生也。海內經曰「帝令祝融殺鮌於羽山之郊，鮌復生禹，」復生卽腹生，謂鮌化生禹也。（中山經「南望墠堵，禹父所化，」蓋卽羽山。）海內經之「鮌復生禹，」卽天問之「伯鮌腹禹」矣。王注曰「鮌愚很愎而生禹，」愎本一作腹。疑古本天問正作「伯鮌腹禹，」王誤讀腹爲愎，後人遂援注以改正文耳。朱本，元本，王鏊本，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並作腹。註釋音辯柳先生集一四附載天問（下稱柳集）同。

河海應龍何盡何歷　一云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案當從一本作「應龍何畫，河海何歷。」易林大壯之鼎曰「長尾蜲蛇，畫地成河，」周憬碑曰「應龍之畫，」太平廣記二二六引大業拾遺記轉引杜寶水飾圖經曰「禹治水，應龍以尾畫地，導決水之所出。」應龍畫地成河之說，漢魏以降，流傳不絕，不得以先秦古籍罕言而疑其晚起。王注載或說曰「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地，導水所注當決者，因而治之也，」卽釋一本「應龍何畫，河海何歷」之文。朱本，元本，王鏊本並同一本。柳集亦同。又案此處歷字不入韻，疑此文上或下尙有二句，傳寫脫之。

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　一無以字

案此當作「墜何以東南傾。」本篇詞例，凡言「如何」(how)者皆曰「何以，」言「爲何」(why)者皆曰「何」，從無曰「何故」者。（下文「柏林雉經，維其何故，」游國恩氏讀故爲辜，至確。）依本篇例，更無「何故以」三字連用之理。傳說共工與顓頊爭帝，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地遂東南傾。此問共工震怒時，地如何而傾，意謂共工觸山，山折而地傾也。今本作「何故以，」固爲不詞，一本作「何故，」亦非。御覽三六，事類賦注六引此並有「以」字，無「故」字，當據正。

九州安錯　安一作何

案安當從一本作何。「九州何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者，錯讀爲湝，說文曰「湝，所以擁水也，」又曰「洿濁水不流也，」此問九州何以壅塞而川谷不流，及至百川注海，又何以永無溢時也。二何字均謂「何故。」王注訓錯爲錯廁，後人遂從而改「何」爲訓「在何處」之「安，」失其義矣。王鏊本作何，與一本合。

西北辟啓　辟一作闢

案辟讀爲闢。王鏊本，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並作闢。

焉有虬龍負熊以遊

案遊字不入韻，疑此文上或下尚有二句，傳寫脫之。

鯪魚何所　所一作居

案疑當作「鯪魚焉居。」知之者本篇「何所」凡十二見。(「何所億焉，」何爲誰之誤，不計。)有位於述詞上者，如「鮌何所營，」「禹何所成，」「何所得焉，」「般有惑婦何所譏，」「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以上述詞皆外動詞)「何所不死，」「壽何所止，」「其何所從，」(今本作「其命何從，」此依一本。)「天何所沓。」(以上皆內動詞)有位於表詞上者，如「何所冬暖，」「何所夏寒。」凡此諸「所」字，或實用或虛用，句中咸有所表述。惟此文則不然，其不合本篇語法明甚。若從一本改「所」爲「居，」於語法差合矣。然篇中通例，凡表方位之疑問代名詞，但用「焉」或「安，」從無用「何」者。今以下文「鬿堆焉處，」「羿焉彈日，烏焉解羽」推之，疑此當作「鯪魚焉居。」意者今本「居」先誤爲「所，」「焉所」不詞，乃又改「焉」爲「何」爾。文選吳都賦劉注引作「陵魚曷止，」「曷止」二字雖非，(本篇不用曷字)然其詞性與「焉居」猶合，(皆上一字疑問副詞，下一字動詞。)以視今本之作「何所」者固遠勝之。

鬿堆焉處　鬿一作魁

案鬿卽魁字，(見漢三公山碑，石門頌，及魏大饗記)九歎遠逝「陵魁堆以蔽視兮，」(魁一作鬿)注曰「魁堆，高貌。」是魁堆卽嵬崔，亦卽莊子齊物論篇「山陵(各本作林，從奚侗改)之畏隹」之畏隹，義與此文無當。丁晏疑堆當爲雀，云字之誤也。鬿雀者，山海經東山經曰「北號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而白首，鼠足而虎爪，其名曰鬿雀，亦食人。」案丁說是也。柳宗元天對曰「鬿雀在北號，惟人是食，」卽以山經說此問，蓋

得之矣。」

降省下土四方　一無四方二字

朱子云當作「降省下土方，」衍四字。詩長發曰「禹敷下土方。」案朱說是也。書序曰「帝釐下土方，（釋文「一讀至方字絕句」）設居方。」「下土方」古之恆語。此蓋因王注釋「下土方」爲「下土四方，」後人遂援注以增正文。一本無「四方」二字，則又無韻，亦非。困學紀聞二引亦作下土方。柳集同。

莆雚是營

案「莆雚」當爲「雚莆」之倒。雚莆即莞蒲。周書文傳篇曰「樹之竹葦莞蒲，」管子山國軌篇曰「有莞蒲之壤，」穆天子傳二曰「爰有萑葦莞蒲，」齊民要術一〇引淮南萬畢術「酒薄復厚，漬以莞蒲，」漢書東方朔傳曰「莞蒲之席。」爾雅釋草「莞，藺，苻離，其上蒚，」郭注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詩斯干疏引某氏注曰「本草曰白蒲一名苻離，楚謂之莞蒲。」一作雚蒲。漢書貨殖列傳曰「雚蒲材幹。」王粲從軍詩「雚蒲竟廣澤。」此以「雚蒲」與「秬黍」對舉，雚蒲爲蒲之類名，猶秬黍爲黍之類名也。若作莆雚，則詞例參差矣。王注曰「萬民皆得布（今誤作耕，從御覽一〇〇引改）種黑黍於雚蒲之地，」是王本正作雚蒲。天對曰「維莞維蒲，」似所見本作「莞蒲。」莞與雚同。

安得夫良藥　一本夫上有失字

案本篇疑問副詞「安」字皆訓「於何處」。「安得夫良藥」，謂於何處得彼良藥也。（夫猶彼也）一本夫上有失字，解「安得失乎良藥」爲何得失夫良藥，則既與本篇詞例不合，復與下文「不能固藏」之意相複，殆不可從。

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案體疑當爲履聲之誤也。（詩氓「體無咎言」，韓詩及禮記坊記引並作履。管子心術下篇「載大圓者體大方」，內業篇作履。本書卜居序「屈原體忠貞之性」，體一作履。）王注說此上八句爲王子喬事。其略云：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持藥與文子。文子驚而引戈擊之，藥墮。視之，則子喬之尸。乃以筐覆之，須臾化爲大鳥而鳴。發而視之，飜飛而去。（今本列仙傳王子喬崔文子兩傳皆不載此事，而漢書郊祀志上應劭注引列仙傳有之，蓋出劉書眞本。）案化蜺與失藥二事，未聞其審。自餘則與漢世所傳子喬事頗合。（詳下）惟尸字當作履耳。知之者，注中兩言「王子喬之尸」，上尸字御覽一四引作履。以字形論，尸無由誤履，履則易缺損成尸。疑御覽所引是，而今本則嘗經後人改竄也。注中墮履事，似卽解正文「夫焉喪厥履」之語。今本正文履作體者，又探誤本注文尸字之義而改也。（注又云「文子焉能亡子僑之身乎，言仙人不可殺也」，或亦後人所沾。）蔡邕王子喬碑有大鳥跡見于子喬墓上事，與本篇化鳥之說合。易林謙之謙又云「王喬無病，狗頭不痛，亡（疑當作匡，通尪）跛失履；乏我送從」。（隨之解亡跛作三尸。）失履與本篇喪履之說合。而又一傳說，

復化鳥與墮履二事並著之風俗通義正失篇曰「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爲葉令……每月朔嘗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嘗有雙鳧從東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舄耳。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又曰「太史……言此令卽僊人王喬者也。」（後漢書方術王喬傳略同，末亦云「此卽古仙人王子喬」。）本篇所問，其詳雖不可知，然鳥鳴與喪履二事，則與上述傳說若合符節。然則注以子喬事說之，不爲無據。惜今本正文與注皆有誤字，以故其事益迷離恍惘，不可究詰焉。（御覽六九七引南康記曰「昔有盧耽，仕州爲治中。當元會，至曉不及朝，化爲白鵠，至閤前，迴翔欲下。威儀以帚擲之，得一雙履。耽驚還就列。左右莫不駭異。」神仙通鑑曰「張道成葬後，鶴穿墓出，冠履留棺中。」疑此皆王子喬傳說之演變。）

撰體協脅鹿何膺之　一云撰體脅鹿何以膺之

案當從一本作「撰體脅鹿，何以膺之，」以與上文「蓱號起雨，何以興之，」句法一律。脅卽協之借字。今本因脅上誤衍協字，乃以鹿屬上讀，又删以字也。朱本作「撰體脅鹿，何以膺之。」柳集同。

湯謀易旅

案上下文皆言澆事，此不當忽及湯。牟廷相謂湯爲澆之譌字，是矣，特未能質言所問澆之何事耳。余考先世蓋嘗傳澆始作甲。離騷曰「澆身被服强圉兮，」謂澆身被服堅甲也。（詳前著離騷解詁）呂氏春秋勿躬篇曰

「大橈作甲子，」蓋即澆作甲之傳譌，故與「黔如作虜首」並舉。（虜首即兜鍪）甲一曰旅。考工記函人曰「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鄭衆注曰「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釋名釋兵曰「凡甲聚衆札爲之謂之旅，上旅爲衣，下旅爲裳。」「澆謀易旅」者，易旅即治甲。甲必厚而後能堅，故下文曰「何以厚之」也。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

案書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未聞舜父亦稱鰥也。父當爲夫，二字形聲並近，故相涉而誤。本篇屢曰「夫何。」（凡七見）「夫何以鰥」猶何以鰥也。閔字義亦難通，以下云「夫何以鰥」推之，當係妻妃諸字之譌。嘗試考之，釋名釋言語曰「敏，閔也，進敍無否滯之言也，故汝潁言敏如閔也，」又書傳憫或作愍，是閔敏聲近義通。然敏妻古本同字。知之者，金文敏作[glyph]若[glyph]，妻作[glyph]若[glyph]，形體單元同，惟位置異耳。卜辭有[glyph]字，或作[glyph]，以字形論，與金文之敏無異，以文義論，則有當釋妻者。（人名妻姘，他辭作婦姘可證。）然則卜辭時代，妻敏同字，至金文時代，始歧而爲二。疑此本作「舜妻在家，」古篆妻與敏相似，遂誤爲敏，後又轉寫作閔也。山海經海內北經曰「舜妻登比氏。」本篇所謂舜妻，當即登比氏。意者相傳舜先娶登比，後娶二女，則二女未降以前，舜已有妻，故有「夫何以鰥」之問也。（禮記檀弓上「舜葬於蒼梧，蓋三妃未之從也，」注曰「舜有三妃。」郝懿行據海內北經，謂娥皇女英並登比爲三妃，其說近確。）

厥萌在初何所億焉

案何當爲誰。「誰所億焉」與下文「誰所極焉」語意相似，句法亦當一律。萌讀爲民。（墨子尙賢上篇「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管子揆度篇「其人同力而宮室美者，良萌也，」文選蜀都賦注引蜀王本紀「是時人萌，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成陽靈臺碑「以育苗萌，」萌皆讀爲民。）「厥民在初，誰所億焉，」猶言生民之初，其事渺茫，誰所億測而知之也。（自此至「女媧有體，孰制匠之，」皆問女媧事。「厥萌在初，」蓋斥女媧摶黃土作人言之。）今本作「何所億焉，」則必於「何」下增「人」字爲訓，義乃可通，以是知其不然。

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 一云何得肆其犬豕 一云何肆犬豕

案王注曰「言象無道，肆其犬豕之心，」是王本作「何肆犬豕」。然釋「肆犬豕」爲「肆犬豕之心，」殊失之鑿。且上云「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下云「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爲害爲象，則受害者舜，是「厥身不危敗，」謂舜身，而「肆犬豕」亦當屬舜言。考書傳載象所以謀害舜者，有完廩，浚井，飲酒三事。飲酒事惟見列女傳有虞二妃傳。其言曰「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注豕，（各本作「汪遂，」路史發揮二引作「汪豕，」陸龜蒙雜說作「注豕，」今依陸文。）舜往，（各本二字誤倒，今正。路史無舜字，亦通。）終日飲酒不醉。」注豕者，豕讀爲矢。說文曰「臑，臂羊矢也，」儀禮鄉射禮釋文引字林矢作豕，是其比。韓非子內儲說下篇說燕人妻有通於士者，夫至，適遇士出，問何客，妻佯曰無客，因誣其夫惑易而浴之以狗矢。舜

注矢以禦醉，蓋猶燕人浴矢以解惑。此其事雖不雅馴，然以禨惡禳災，今民間巫術猶多行之，以今推古，宜亦同然，固不必爲舜諱也。本篇「肆犬豕」當卽斥此。豕借爲矢，與列女傳同。肆讀爲潰。（經傳肆肄通用，本係同字。詩雨無正「莫知我勩」，左傳昭十六年引勩作肄。肆之通潰，猶肄之通勩也。）廣韻曰「潰，注也。」潰犬豕卽列女傳之注矢，亦猶韓非子之言浴狗矢矣。注矢後，卽終日飲酒不醉，故曰「厥身不危敗。」一本何下有得字，肆下有其字，蓋後人不得其解而妄增。今本豕誤爲體，亦不成文義。朱本作「何肆犬豕。」柳集同。

吳獲迄古

王闓運以「吳獲」二字爲人名。案王說是也。獲蓋伯之聲誤，吳伯卽吳太伯。國語吳語曰「夫命珪有命，固曰吳伯，」韋注晉語一亦曰「後武王追封爲吳伯，」此太伯稱吳伯之明驗。

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去一作夫

案去當從一本作夫字之誤也。（篆書夫本作夫，去作厺，形最相近。）夫猶於也。（離騷「余既不難夫離別兮，」「椒又欲充夫佩幃，」「邅吾道夫崑崙，」九辯「願寄言夫流星兮，」夫均訓於。）「斯」指南嶽。疑逃荊蠻者本太伯一人，（有說別詳）而後世傳說以爲太伯仲雍二人，故本篇曰「孰期夫斯得兩男子。」今本夫作去，則是太伯嘗棄南嶽而他去，而既去後，又「得兩男子，」全與史實不合，其爲駁文審矣。

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悅

劉永濟氏云：服當爲民字之誤也。服古祇作艮。隸書艮民形近。民誤爲艮，轉寫作服。王注曰「天下衆民大喜悅也，」是王本正作「黎民大悅。」案劉說是也。王注上云「黎，衆也，」下云「衆民大喜悅，」明以「衆民」釋正文「黎民」二字。呂氏春秋愼大篇曰「湯立爲天子，夏民大悅，」亦言湯事，而語與此略同，亦足資參證。天對曰「民用潰厥疣，以夷于膚，夫曷不謠，」似所見本民字未誤。

玄鳥致貽女何喜 喜一作嘉

案喜當從一本作嘉。嘉與宜韻，若作喜，則失其韻矣。嘉本訓生子。卜辭作放，云「□辰王卜，在兮，娍毓放，王乩曰，吉，在三月；」（前二，一一，二）「貞今五月好毓，其放；」（萃一二三二）「乙亥卜，自貞，王曰，㞢（有）身，放，大曰放。」（佚五八六）上曰毓，曰有身，下皆曰放，則放當卽生子之謂。生子謂之嘉，亦謂之字，嘉之言加，猶字之言滋也。鄭注月令曰「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嘉祥卽加生之祥。周語下曰「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嘉祉猶嘉祥，謂加生之福祉，故曰「殷富生物。」爾雅釋天曰「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萬物以嘉，猶萬物以生也。「玄鳥致貽女何嘉」者，貽與胎通，言簡狄何以吞鳥卵而生契也。續漢書禮儀志注引此作嘉，天對曰「胡乙鷇之食而怪焉以嘉，」所據本皆不誤。

胡終弊于有扈

王國維云，「屆當作易，後人多見有屆，少見有易，故改易爲屆。」案王氏謂屆爲易之誤，是也。其說易字所以致誤之由則非。易卜辭作□，金文作□。右半與篆書戶字相似，而有屆字本祇作戶。（史記夏本紀正義，路史國氏紀三，後紀一四。）此蓋本作□，缺其左半，讀者誤爲戶字，又依地名加邑旁之例改作屆也。有易之名，明見大荒東經及郭注引紀年。周易亦有「喪羊于易」（大壯六五）「喪牛于易」（旅上九）之文。不得謂易之誤屆，由後人少見而輒改也。

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一云其何所從

案當從一本作「其何所從」。上文曰「四方之門，其誰從焉」，此從字義與彼同，言王亥從何道而出也。王注曰「其先人失國之原，何所從出乎」，是王本正作「其何所從」。

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一云而後嗣逢長

案當從一本作「而後嗣逢長」，乃見問意。王注曰「而後嗣子孫長爲諸侯也」，是王本而字未倒。朱本亦作「而後嗣逢長」。

會鼂爭盟　一作會晁請盟

案爭當從一本作請。請猶盟也。爾雅釋詁曰「請，告也」，儀禮大射儀「西面誓之」，注曰「誓猶告也」，請誓同義，則請盟亦同義。蓋請之言清也，誓之言晰也，盟之言明也，皆自剖白其情事，以昭告於神明之謂。（周禮序

官司盟注曰「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明著其信也。」釋名釋言語曰「盟，明告其事於神明也。」）詩有大明篇，卽大盟，猶書之大誓也。其詩曰「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言太公佐武王伐商，並治其會朝與請盟之事。「請盟」字詩正作「清明。」天問「會鼂（朝）請盟」卽用詩語，特詩「清明」用古字，天問「請盟」用今字耳。「會朝請盟」者，會亦朝也，（禮記王制注曰「朝猶會也。」）請亦盟也，「會朝」與「請盟」對舉，上下皆同義字。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朝至卽朝致，朝訓會，（見上）致亦會也，（周禮遂人注曰「致猶會也。」）此謂武王於甲子之朝，朝會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八國諸侯及其百官而與之盟誓也。詩之「會朝，」天問之「會鼂」卽書之「朝致，」詩之「清明，」天問之「請盟」卽書之「誓」矣。今本天問請作爭者，玉篇水部引韓詩作「瀞明，」疑天問古本亦作瀞，爭卽瀞之誤。惟王注不解「爭盟」事，或所據本猶未誤。

到擊紂躬　到一作列

案到疑當爲勁字之誤也。戰國策西周策「彼且攻王之聚以勁秦，」史記韓世家「不如出兵以勁之，」今本勁亦皆誤作到。（隸書從巠之字，或書作巠，與至相似，故每誤爲至。大荒南經「有山名玄瘧，」郭音風瘧之瘧，今本誤作疟，九辯「前輕輬之鏘鏘兮，」輕今誤作輊，並其比。）勁，力也，（列子說符篇張注）「勁擊」謂猛力擊之。一本作列，亦勁之誤。（古隸列作㓫，與勁形亦近。）天對曰「頸紂黃鉞，旦孰喜之，」似所見本亦作勁。

其位安施　位一作德

劉永濟氏云：位當從一本作德，下文曰「其罪伊何，」「其德」與「其罪」對文以見意。案劉說是也。管子立政篇「大德不至仁，」羣書治要引德作位。呂氏春秋諭大篇引夏書「天子之德，」舊校德一作位。此古書德位互譌之驗。王注曰「其王位安所施用乎，」王位亦當作王德。吉藩府翻宋本（下稱吉藩本），朱燮元本，黃省曾本，大小雅堂本並作「其王德位，」則合作德與作位二本而並存之。

反成乃亡　反一作及

劉師培云：反當爲及。案劉說是也。王注曰「言殷王位已成，反覆亡之，」是王本作「及成乃亡。」今本作反，因及反形近，又蒙注中「反覆亡之」之文而誤。

逢彼白雉

案雉當爲兕，聲之誤也。呂氏春秋至忠篇「荊莊襄王獵於雲夢，射隨兕，」說苑立節篇作科雉，史記齊太公世家「蒼兕蒼兕，」索隱曰「一本或作蒼雉，」管蔡世家曹惠伯兕十二諸侯年表作雉，並其比。考殷虛獸骨刻辭屢紀獲白兕，如曰「……于[illegible]田，獲白兕，在二月，隹王十祀，肜日，王來征盂方，白，」（中央研究院藏骨）又曰「辛巳王則武曰……彔獲白兕，丁酉……。」（佚四二七）周初習俗，多與殷同，殷人以獲白兕爲盛事，周亦宜然。初學記六引紀年曰「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遇大兕。」本篇所問，即指斯役。然則昭王所逢，是兕

非雄，又有明徵矣。

穆王巧梅 梅一作挴

案梅挴並當爲坶字之誤也。巧讀爲考。書金縢「予仁若攷，」史記魯世家作巧，古鈔「巧工司馬」卽考工司馬。坶卽牧字。詩大明「牧野洋洋，」鄭注書序引作坶。「考牧」者，詩無羊序曰「無羊，宣王考牧也。」此考牧義同，惟彼牧謂牛羊，此謂馬耳。考謂考校。周流天下，將以考校八駿之德力，故曰考牧也。

夫何爲周流 一云夫何周流

案何下當從一本刪爲字。本篇「惟時何爲，」「胡爲此堂，」爲皆動詞，訓「作爲，」不作介詞用。其何故，何因，何爲諸義皆祇用「何。」「夫何周流」卽何爲周流也。王注曰「何爲乃周旋天下而求索之也，」然則今本正文爲字，乃涉注文而衍歟？朱本無爲字。

妖夫曳衒

案衒疑當爲銜字之誤也。王注不釋衒義，但曰「執而曳戮之於市。」然衒無戮義，是王本不作衒，明甚。上文曰「鴟龜曳銜。」此文「曳銜」之語，正與彼同。今本作曳衒者，銜衒形近，注中又有「夫婦賣是器」之語，故銜誤爲衒也。「曳銜」者，曳紲同，系也，銜，相銜接也。漢書楚元王交傳「胥靡之，」注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以鎖聯綴耳。」案說文曰「頟，絆前兩足也，」引漢令曰「蠻夷卒有頟，」廣雅釋

詁二曰「縻，係也，」胥靡卽縜縻。聯繫相隨，與曳銜之義正合。疑此文曳銜卽指胥靡之刑。注訓爲「曳戮」者，戮繆通，（國語吳語「戮力同德，」詛楚文「繆力同心。」）小爾雅廣詁曰「繆而紾之爲絏，」廣雅釋詁四曰「繆，纏也，」是曳戮亦纏系牽連之謂，故以「曳戮」訓「曳銜。」國語鄭語曰「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又曰「爲弧服者方戮在路，」戮卽曳戮，亦猶曳銜矣。

何號于市

案何當爲誰。鄭語曰「府之童妾……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此文曰「妖夫曳銜，誰號于市。」「妖夫曳銜」卽彼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說具上條）「號于市，」卽彼之「夜號」也。號者旣爲府妾之棄子，則此句問詞當用「誰，」審矣。今作「何」者，後人誤以號者爲妖夫，而嫌誰字於文不順，遂以意改也。號本訓啼，王注訓爲呼，是亦以號者爲妖夫。然則此字之誤，自王本已然。

何罰何佑

劉盼遂氏云當作「何佑何罰，」罰與殺韻。案劉說是也。王注曰「善者佑之，惡者罰之。」先言「佑，」後言「罰，」是王本尚未倒。

雷開阿順而賜封之　一云雷開何順

案阿當從一本作何。上文曰「比干何逆，而抑沈之。」「何順」與「何逆」對文以見意。朱本作何順。柳集同。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

游國恩氏云：「卒其異方」當作「卒異其方」，「其」斥梅伯箕子，言梅伯箕子各異其方也。案游說是也。淮南子泰族篇曰「箕子比干，異趣而皆賢」，義可與此互參。王注曰「言文王仁聖，能純一其德，則天下異方終皆歸之也，」是王本「異其」二字已倒。

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　一云命有殷之國

案當删命字，殷下從一本增之字。上文令字統攝「徹岐社」與「有殷國」二事，此又出命字，於文爲贅。令命古同字，命即涉令而衍。

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一無何字

案校注此四字，各本皆在上文「伯林雉經」下。審彼文，何字斷不可省，而此文有何字，反成贅肬。誤倒無疑。朱子集注本「一無何字」四字在本文下，不誤。

案當從一本删何字。「誰」已是問詞，增何字則意複。王注曰「言驪姬讒殺申生，其冤感天，又讒逐羣公子，當復誰畏懼也。」審注意，似亦本無何字。

又使至代之　代一作伐

案代與戒韻。作伐，則失其韻矣。一本非是。

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陳本禮，丁晏，俞正燮，江有誥，鄧廷楨，馬其昶等並謂嚴當爲莊，避漢諱改，莊與亡韻。案衆家說是也。莊者，周書謚法篇曰「勝敵志强曰莊，」獨斷下曰「好勇致力曰莊，」是其義。

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案「永多」「久長」義相重複，殊爲無謂。朱本無久字，柳集及御覽八六一引亦無，則「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長，」皆七字句，視今本爲勝。然「永多」與「長」於義仍嫌複疊。疑長爲悵之缺損。知之者，王注曰「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唾遠也。」（道藏臨字第五號彭祖攝生養性論「是以養生法，不唾遠，不驟行。」）曰悔曰恨，正釋悵字之義。今本悵誤爲長，淺人又增久字以配之，則問意全失，而文句亦結𨬩爲病矣。

中央共牧后何怒螽蛾微命力何固

案二句當乙轉。史言厲王無道，國人怒而攻之，王奔彘，復圍索太子，不得，卒得召公子殺之而甘心，卽此所謂「螽蛾（蟻）微命力何固」也。「螽蟻」喩叛亂之民衆，（史記項羽本紀「楚蠭起之將，」周公殿禮記「變異蠭起，」陳球後碑「蜂聚蛾動，」淮南子兵略篇「天下爲之麋沸螘動，」後漢書馮衍傳上「天下蛾動。」）「力何固」言其索王不得，則索太子，索太子又不得，而怒猶未息，卒得召公子殺之而甘心也。史記又

言厲王既奔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久之王崩于彘，共伯將篡位自立，適時大旱，屋焚，卜曰厲王爲祟，卽此所謂「中央共牧后何怒」也。「后」斥厲王，「怒」謂其降旱爲祟。如今本二句倒轉，則是王死而爲祟在前，被難奔彘在後，按之史實本末顚倒，以是明其不然。

驚女采薇鹿何祐　祐一作佑

案「驚女」二字當互易。「女驚采薇」者，驚讀爲警，警戒也，言女戒之令勿采薇也。文選辨命論注引古史考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卽此所謂「女警采薇」也。（路史餘論注引三秦記曰「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此雖傳聞異詞，然曰「戒之」則與本篇曰「警」者義正符合。）琱玉集感應篇引列士傳曰「伯夷兄弟遂絕食[薇]，七日，天遣白鹿乳之，」卽此所謂「鹿何祐」也。「女警」與「鹿祐」對文見義。王注曰「有女子采薇菜，有所驚而走，」又曰「女子驚而北走。」此其說事雖誤，然詳審語意，所據本固尙作「女驚」，不作「驚女」也。一本祐作佑，義長。佑，助也。「鹿何佑」卽鹿何助之。王注訓祐爲福，又云「乃天佑之，」失其旨矣。

伏匿穴處爰何云

案「爰何云」三字，義殊難通。本篇問詞有「云何，」（「有扈牧豎云何而逢。」）無「爰何。」疑此當作「云何爰。」（上文「云何而逢，」一曰「其爰何逢，」一曰「其云何逢。」云爰互誤，例與此同。）爰者，方言

六曰「爰，哀也，」九章懷沙曰「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並與此爰字義同。「云何爰」與詩卷耳「云何吁矣」句法同，爰吁亦聲轉義近。又本篇自此以下，詞句次第顛倒特甚。下文「悟過改更（原衍我字，說詳後）又何言」當移在此下。知之者，以事類言之，「伏匿穴處云何爰，悟過改更又何言」二句合問一事，下文「荆勳作師夫何長，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今本二句各爲譌奪，說詳下條）二句合問一事，文意乃覺貫通。以韻言之，「伏匿」二句中爰與言相叶，「荆勳」二句中長與勝通叶，於韻例亦差合。今本各句次第既有差互，而此文復爰云誤倒，則於文於韻，兩失之矣。

荆勳作師夫何長

案勳師二字當互易。作猶立也，「荆師作勳」猶言楚師立功。長讀爲常。自吳王壽夢十六年，至王餘祭十二年，二十年間楚屢勝吳，（詳史記吳楚兩世家）故曰「荆師作勳夫何常」也。

悟過改更我又何言　一無我字　今本補注脫此四字，從朱氏集注本增。

案當從一本删我字。本篇呵壁之詞，所問皆自然現象與歷史陳跡，初未羼入作者個人成分，故知我字必係衍文。且如今本作「我又何言」，則是感歎而非詰問語氣，篇中亦從無此例。又案此句本當移上與「伏匿穴處」句相承。（說詳彼條）「伏匿穴處云何爰，悟過改更又何言，」語意相偶，句法亦一律也。

吳光爭國久余是勝

案此句無問詞，與本篇文例不合。當於「久」上補「何」字。「吳光爭國，何久余是勝」者，言初楚屢勝吳：何以公子光弑立後，吳乃屢勝楚也。又案下文「何環閭穿社」至篇末問子文之生，及成王弑堵敖代立。（前六七一）其事下距吳公子光弑王僚，（前五一四）凡一百五十餘年。然則「荊師作勳夫何長（常）吳光爭國何久余是勝」二句，當移在下文「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後，乃與史實符合。

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　一云何環閭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

案當依一本作「何環閭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今本云云，必後人惡其猥褻而改之如此。王注與一本文意全合，是此文之竄改，尙在王後。

吾告堵敖以不長

案吾疑當爲語字之誤也。堵敖，楚文王子熊囏也。堵敖弟熊惲，弑堵敖自立，是爲成王。成王八年，子文爲令尹。疑此及下「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二句，仍問子文事，言子文語告杜敖如此也。今本作吾，則是作者自告堵敖。本篇雖非必屈原所作，然所問人事至春秋而止，是作者至早亦當爲戰國初人，安得與春秋初葉之堵敖相對論事哉？

九章

惜誦

所作忠而言之兮　作一作非

案作當從一本作非，字之誤也。所儻古通。「所非忠而言之」猶言儻所言之不實也。後人不達所字之誼，乃以非作形近，又涉下文「作忠以造怨」之語，而改非爲作。王注曰「設君謂己所（今誤作）言非園（今脫此字）邪，」是王本字仍作非。朱本亦作非，李太白詩集注一古風注引同。

令五帝以柎中兮　柎一作折

案柎析同，析折古又同字。史記孔子世家索隱引亦作折。朱本，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同。

羌衆人之所仇　一本仇下有也字

又衆兆之所讎　一本讎下有也字

案兩句末均當從一本補也字。此文「……羌衆人之所仇也，……又衆兆之所讎也，……羌不可保也，……又

（原誤有詳下）招禍之道也」四也字連用，與後文「……何不變此志也……又猶（原誤猶有，詳下）𢧵之態也……何以爲此伴也（句首原衍又字，詳下）……又何以爲此援也」四句及「……亦非余心之所志……又衆兆之所咍……謇固（原脫而字，詳下）不可釋……又蔽而莫之白」四句，一本句末皆有也字，詞例悉同。凡句末用「也」字者，必四句連用，此其爲例，至爲著明。今本寫官於各也字或刪或存，漫無統紀，蓋於篇中詞例，未之留意耳。朱本仇下讎下並有也字，最是。

有招禍之道也

案有當爲又。上揭句末連用四「也」字諸例中，其第四八兩句首皆有「又」字，是其定例。下文「又猶𢧵之態也」今本誤作「猶有」，蓋亦「又」先誤爲「有」，「有猶」無義，乃倒其文以取義也。

亦非余之所志　一本此句末與下文皆有也字

又衆兆之所咍

案當從一本於兩句末補也字。詳上「羌衆人之所仇」「又衆兆之所讎」條。朱本有兩也字。

行不羣以巔越兮

案類聚一九引巔作顛。朱本同。顛巔通。

謇不可釋　一本句末有也字

又蔽而莫之白　一本句末有也字

案以上句末並當從一本補也字，說已詳上。朱本有兩也字。又疑謇下當有而字。哀郢曰「思蹇產而不釋，」（注曰「蹇產詰屈也。」）抽思曰「思蹇產之不釋兮。」謇與蹇通，猶蹇產也。「謇而不可釋」與「蔽而莫之白」文相偶稱。王本謇下奪而字，因以謇爲語辭，失之遠矣。

心鬱邑余侘傺兮　心一作忳

案心疑爲忳之壞字。「忳鬱邑」與離騷「斑陸離其上下」之「斑陸離，」哀郢「怊荒忽其焉極」之「怊荒忽，」「蹇侘傺而含慼」之「蹇侘傺，」遠遊「怊惝怳而永懷」之「怊惝怳，」皆聯緜字上又著一同義之限制詞。本篇語多襲離騷，彼正作「忳鬱邑余侘傺兮。」又案下句「情」字不入韻，疑此句下脫去二句，說詳下條。

又莫察余之中情

案此句不入韻，推尋其故，蓋由脫簡所致。考離騷，天問，九章均當以四句爲一行。本篇「忳鬱邑余侘傺兮」以下四句，疑本係二行八句。今本因脫四句，而以二行之文併爲一行，故致「情」「路」二字無韻。古本似當作「忳鬱抑余侘傺兮，□□□□□，□□□□□□兮，又莫察余之中情。（以上一行）□□□□□□兮，□□□□□□，固煩言不可結詒兮，願陳志而無路。」（以上一行）以文義求之，「忳鬱抑余侘傺兮」與「又莫察余之中情」殊少連貫，故疑此行所脫二句，當在此二句之間。至次行之「願陳志而無路，」與後文「退靜

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則語意正相銜接，故知彼行所脫二句，必不在行末而在行首。朱子以此文「情」「路」不叶，欲依離騷改「中情」爲「善惡」，其說雖近理，然終疑二語形聲俱遠，無由致誤，故不取之。王注曰「曾無有察我之中情也，」是王本仍作中情。

魂中道而無杭 杭一作航

案無疑本作亡。「亡杭」疊韻連語，即茫沆，魂氣浮動貌也。淮南子俶眞篇「茫茫沆沆，」高注曰「茫茫沆沆，盛貌。」文選西京賦「滄池漭沆，」薛注曰「漭沆猶洸瀁，」劉楨魯都賦「又有鹽池漭沆（元誤沈，）」（書鈔一四六引）爾雅釋言「沄，沆也。」郭注曰「水流漭沆。」說文曰「沆，莽沆大水。」漭莽並與茫通。或倒言之曰「沆茫，」「沆漭。」揚雄羽獵賦曰「鴻濛沆茫，」黃香九宮賦曰「泑沆漭以扎坱，」馬融廣成頌曰「瀇瀁沆漭」是也。案水動曰茫沆，氣動亦曰茫沆，其義一而已矣。又爾雅訓沄爲沆，說文亦曰「沄，轉流也，讀曰混，曰回圂。」（舊脫此三字，據爾雅釋文引補。）魂之爲言猶沄也。（古微書引孝經援神契曰「魂，芸也，芸芸動也，」白虎通義性情篇曰「魂猶伝伝也，行不休也。」沄芸伝字異義同。）魂之貌曰茫沆，猶沄一曰沆，故曰「魂中道而茫沆。」後人不知「亡杭」爲「茫沆」之借字，而讀亡爲有亡之亡，訓杭爲舟杭，因改亡爲無，一本又改杭爲航，其陋甚矣。

懲於羹者而吹韲兮 一無者字 一云懲於熱羹者 一云懲熱於羹

案當從一本刪者字。「懲於羹而吹虀兮」與「欲釋階而登天兮」語意平列，皆七字爲句。朱本無者字。困學紀聞二〇引作「懲熱羹而吹虀」亦無者字。（柳宗元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引有者字，則唐時已有衍「者」之本。）

猶有曩之態也　猶有一作又猶

案當從一本作「又猶」，詳上「有招禍之道也」條。

又何以爲此伴也

案又字當刪。此涉下文「又何以爲此援也」而衍。凡以「也」字殿尾之句，連用至四次時，唯第四八兩句首用「又」字，二六兩句不用也。詳「有招禍之道也」條。

吾至今而知其信然　一云吾至今而知其然一云吾今而知其然

案當從一本作「吾今而知其然」。而猶乃也。（朱本而正作乃）然亦信也。詩采苓曰「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然與信爲互文。史記張耳陳餘傳曰「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然信已死」，然亦信也。本書惜往日曰「不清澈其然否」，即信否。九歌山鬼曰「君思我兮然疑作」，然疑猶今言將信將疑。「吾今而知其然」，即吾今乃知其信，語意已明。今本「今」上有「至」字，「然」上有「信」字，皆後人妄增。一本作「吾至今而知其然」，未衍「信」字，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及御覽七二四引俱作「吾今而知其信然」，未

衍「至」字，互有得失，並視今本爲差勝。惟黄省曾本無至字信字，最是。

堅志而不忍　一云蓋志堅而不忍

案當從一本作「蓋志堅而不忍。」悲回風曰「暨志介而不忘，」蓋暨聲近，（哀郢「好夫人之忼慨，」釋文慨作嘅。）堅介義同，語義句法並與此相似，可資互證。朱本亦有蓋字，惟「志堅」倒作「堅志。」

背膺牉以交痛兮　一本牉下有合字　一云背膺敷牉其交痛

案牉上當從一本補敷字。周禮小宰「四曰聽稱責以傅別，」注曰「傅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又士師「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注曰「傅別中別手書也。」二職「傅別」故書並作「傅辨，」鄭興注小宰，鄭衆注士師俱讀爲「符別。」案說文曰「符，……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漢書文帝紀注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釋名釋書契曰「節，（各本作莭，從廣韻改。）別也，大書中央中破別之也。」符別卽符節。敷牉與傅辨，傅別，符別，俱聲之轉。（書禹貢「禹敷土，」荀子成相篇作傅。詩長發「敷奏其勇，」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作傅。廣雅釋言「傅，敷也。」別轉爲牉，則猶傅別一曰判書。牉辨聲亦近。）惟此爲動詞，彼爲名詞耳。「背膺敷牉以交痛」者，猶言背胸分裂，如符節之中破，因而心中交引而隱痛也。今本無敷字，蓋後人不達「敷牉」之義而删之。一本牉下又增合字，大謬。

故重著以自明

案本篇叶韻通以二進。此處糧芳明三字相叶，獨爲奇數，於例不合。疑此下本有二句，今本脫之。

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

案二句當互易。知之者，涉江篇「世溷濁而莫余知兮，余方高馳而不顧」二句，原在本篇末，與此二句首尾相銜。（說詳涉江）此本作「願曾思而遠身兮，矯茲媚以私處」，「處」與彼文「顧」韻也。今本二句誤倒，則失其韻。又案「曾思而遠身」義不可通。疑思當爲逝，聲之誤也。淮南子覽冥篇曰「遝（原誤還，從孫詒讓改）至其曾逝萬仞之上」（高注「曾猶高也，逝猶飛也。」）本書九思悼亂曰「玄鶴兮高飛，曾逝兮青冥。」或曰增逝。史記賈生傳弔屈原文曰「搖增逝而去之」（逝上原有翮字，即逝之譌衍。）漢書梅福傳曰「夫戴鵠遭害，則仁鳥增逝，」班彪覽海賦曰「超太清以增逝。」張華鷦鷯賦曰「又矯翼而增逝。」此云「願曾逝而遠身」（呂氏春秋權勳篇「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而不用，遠身可也。」本書哀時命「時猒飫而不用兮，且隱伏而遠身。」）猶上文云「欲高飛而遠集」也。本篇末段大意與離騷末段略同，彼云「吾將遠逝以自疏，」曾逝亦猶遠逝也。今本逝誤爲思，王注據而釋之曰「則願私居遠處，唯重思而察之，」是以「曾思而遠身」爲「遠身而曾思。」意者文既有誤，義不可通，則不得不支離繳繞以強說之耳。

冠切雲之崔嵬

案原本玉篇山部書鈔一二二，類聚一，御覽八又三四四又六八四，事類賦注一二，海錄碎事五並引切作青。劉師培謂當作青引九歎惜賢「冠浮雲之峨峨」注云「冠切浮雲」而正文無切字，以證此注云「其高切青雲，」正文亦不必是切字。案劉說非也。崔嵬高貌。切雲猶摩雲。冠曰切雲，正狀其高若作青雲，則但謂其狀如雲，而不必有高義。後漢書輿服志下有通天冠。切雲之名，猶通天耳。（說苑善說篇「昔者荊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危亦高也。危冠或卽切雲之類。）哀時命曰「冠崔嵬而切雲兮，」卽襲此文，而字亦作切。類聚六七引本篇仍作切。各本並同。

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

案此文當作「世溷濁而莫余知兮，余方高馳而不顧，亂曰：駕青虬兮驂白螭，被明月兮佩寶璐，□□□□□□，（句中所缺字數不可確知，姑依多數句例定之。後仿此。）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齊光。」並全段移在惜誦篇末。考本篇篇首言駕虬驂螭，遊瑤圃，登崑崙，皆遊仙之事，而自「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以至篇末所言又俱屬現實境界。且既曰「高馳不顧」，又曰「與天地同壽，與日月同光，」則是已離羣高舉，與造物者爲友矣，乃下文復云「固將愁苦而終窮，」此其一篇之中，

前後矛盾，尤不可解。（黃文煥賀寬輩亦嘗懷疑及此。）及考惜誦篇末身字不入韻，而此八句與彼末段語意適相銜接，乃知八句爲彼篇之文，迻寫誤入於此也。惜誦篇末「願曾逝而遠身兮，矯茲媚以私處」（二句原誤倒，說已詳上）二句，語意一貫，韻亦相叶，四句當同隸一行。（本篇亦以四句爲一行）惜誦「檮木蘭以矯蕙」四句詳「曾逝遠身」前之備具，本篇「駕青虬兮驂白螭」以下，並缺文八句，正敍「曾逝遠身」之事，此又其文中脈絡之歷歷可考者也。至今本惜誦篇末文多奪亂，已分見前條。此八句既本屬彼篇，又經迻寫羼入本篇，則其間顚倒奪失，度亦不免。今驗「被明月兮佩寶璐」與「駕青虬兮驂白螭」以下五句，兮字皆在句中，於文例當毗連。更以韻例衡之，知「被明月」句當在「駕青虬」句下，而「被明月」與「吾與重華」二句之間當更有一句，然後璐圃二字乃得相叶。蓋本書通例，凡於韻二字相叶者，於文當有四句，於韻三字相叶者，於文當有六句，餘以類推。今璐圃二字相叶，而文祗三句，故知其間必有脫文。（卽幷「世溷濁」二句計之，顧璐圃三字相叶，於文亦當有六句。今纔五句，故於例仍不合。然璐圃二韻，實係亂詞，〔詳下〕似不當與本詞處顧二韻連讀。）下文「登崑崙」與「與天地」二句間所缺一句，亦可以同類原則推知之。又知「駕青虬」上當有「亂曰」二字者，語調之變，由於樂調之變，歷驗他篇而不爽。本篇（惜誦）上文兮字皆在句末，至此忽改在句中，故知必係亂詞也。考九章諸篇，除橘頌內容體製皆異，宜自爲一類外，自餘八篇中，應以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爲一類，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風爲一類。（說別詳）前者五篇中，四篇皆有亂詞，則惜誦亦

當有也要而言之，此八句涉江有之爲贅肬，惜誦無之爲俄空；今以移歸惜誦，則庶乎惜誦涉江，兩得其宜矣。（涉江篇首「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四句，今在「被明月」前，余初疑亦惜誦文。然細按文義，殊不類。疑「被明月」等八句初闌入涉江時，本在四句前，後人以「被明月」云云不似開章語，乃移四句於彼前，使與「帶長鋏」「冠切雲」等語相配，遂成今本耳。）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

案湘字不入韻，疑此文上或下脫二句。

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

案此非亂詞，不當於句中用兮字。二句疑當作「步余馬於山皋兮，邸余車乎方林。」離騷二句連用介詞時，每上句用「於」下句用「乎」，（詳離騷「朝吾將濟於白水兮」條）此或同然。

齊吳榜以擊汰

王注曰「吳，大也，」（各本脫「大也」二字，下文「齊舉大櫂」可證。文選海賦注引「榜，船櫂也」四字，不與吳字連讀，所據本似猶未脫。）榜，船櫂也，……言……士卒齊舉大櫂而擊水波。……或曰『齊悲歌，』言愁思也。」案哀郢曰「楫齊揚以容與兮，」（注「楫，船櫂也。」）與此「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語意相仿。王引一本作「齊悲歌，」義雖可通，然以哀郢證之，似仍以作「吳榜」爲正。

淹回水而疑滯　疑一作凝

案疑與凝通，書鈔一三七，御覽七七〇，文選江文通別賦注引並作凝。朱本，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並同。

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

案行字不入韻，依例「接輿髡首」上當缺二句。此處文多偶行，所缺二句詞意蓋與「忠不必用」二句相偶，猶下「接輿髡首」二句亦與「伍子逢殃」二句相偶也。

哀郢

荒忽其焉極　一本荒上有怊字

案當從一本補怊字。怊讀爲超，超遠也。（方言七）荒忽亦遠也。漢書嚴助傳注曰「荒言荒忽絕遠，去來無常也」，後漢書馬融傳注曰「荒忽，幽遠也」。「怊荒忽」者，連緜詞上又著一同義字爲限制語。本書詞例，此類甚多。（詳惜誦「心鬱邑余侘傺兮」條）七諫自悲曰「超慌忽其焉如」，蓋即襲此文。渚宮舊事三亦有怊字。朱本，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並同。

忽若不信兮　一本若下有去字

武延緒云：當作「忽若去而不信兮。」案武說近是。忽猶怳忽也。此蓋言身雖去國，猶疑未去，心志瞀亂，若在夢

中也。渚宮舊事亦有去字。朱本，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同。

瞭杳杳而薄天　一云杳冥冥而薄天

案「杳杳」當作「冥冥」，「冥冥」字之誤也。「瞭冥冥」卽「杳冥冥」。（瞭一音杳，見九辯洪氏補注。）九歌東君曰「杳冥冥兮東行，」山鬼曰「杳冥冥兮羌晝晦，」九歎怨思曰「經營原野杳冥冥兮，」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曰「杳冥冥塞六合，」列女傳六趙津女娟傳曰「水揚波兮杳冥冥，」皆「杳冥冥」連文。本篇「堯舜之抗行兮」以下八句互見九辯中，彼正作「瞭冥冥而薄天」一本瞭亦作杳，與此全同，是其確證。

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案本篇用韻亦以三進，此處時丘之三字相叶，於例不合。疑此二句下當更有二句，今本脫之。

抽思

獨永歎乎增傷

案本篇句中例不用乎字。文選長門賦注，張平子四愁詩注並引乎作而，當據改。

昔君與我誠言兮　誠一作成

案誠當從一本作成。左傳襄二十七年曰「成言于晉，」離騷曰「初既與余成言兮。」此「成言」義同。李太

白詩集一注引亦作成。朱本朱燮元本同。

茲歷情以陳辭兮 一作歷茲情

案當從一本作「歷茲情」。離騷曰「喟憑心而歷茲，……就重華而陳辭，」哀時命曰「懷隱憂而歷茲，」皆曰歷茲，不曰茲歷。歷茲卽歷茲情之謂。王注曰「發此憤思，列謀謨也，」以「發」釋「歷，」以「此憤思」釋「茲情，」是王本正作「歷茲情。」

固切人之不媚兮

案「切人」無義。以上下文義求之，疑人當爲言，聲之誤也。詩青蠅「讒人罔極，」史記滑稽列傳，漢書武五子戾太子據傳，論衡言毒篇，新唐書顏眞卿傳引人並作言，韓非子顯學篇「象人百萬，不可謂强，」盧校象人或作偶言，韓詩外傳六「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說苑建本篇，家語致思篇言並作人，並其比。賈山至言曰「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說苑貴德篇曰「願陛下察誹謗，聽切言。」是切言者，猶直言也，故曰「不媚。」

何毒藥之謇謇兮 一作何獨樂斯之謇謇兮

案毒藥當作獨樂，之當作斯。「何獨樂斯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光」（原作完，從一本改）者，猶言余何以獨好爲此謇謇忠直之言哉，冀君美德可以光大也。離騷曰「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

兮，夫唯靈脩之故也，」即此二句之指。今本獨樂作毒藥者，蓋涉注文「忠言（各本均誤作信，今正）不美，如毒藥也」而誤。不知古諺雖以毒藥喻忠言，忠言謂之謇謇可也，毒藥謂之謇謇則不可。且王逸注此書，有依字立訓，逐句作解者，此尋常傳注之體。有隱栝句義，自鑄新詞，大都爲四言韻語者，此王氏自創之變體。本篇注文屬後例，故注與正文間，不能字櫛句比，一一印合。此注「毒藥」之語，自是借用古諺成喻以發明正文謇謇之義，奚必正文有「毒藥」字哉？後人徒以「獨樂」與「毒藥」或則聲邇，或兼形似，遂據以逕改正文，傎矣。朱子從一本作「獨樂斯」，最是。其「斯」下「之」字，於義似贅，删之爲是。

願蓀美之可完 完一作光

馬瑞辰云：完當從一本作光。光與亡韻。案馬說是也。光，充也，大也。（互詳上條）

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

案本篇韻例亦以二進，此處側得息三字相叶，依例亦當脫二句。尋上文「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二句無注，當係今本奪漏。以常情推之，所奪正文二句，宜在所奪注文鄰近，故又疑奪去二句當在「望北山」句上。

魂識路之營營

案識路當爲織絡，字之誤也。後漢書張衡傳思玄賦「庸織絡於四裔兮，」注曰「織絡猶經緯往來也，織或作

識，」文選絡作路。范書一本與文選字各有誤，與此適同。詩青蠅傳曰「營營，往來貌。」織絡爲往來，營營爲往來之貌，故曰「魂織絡之營營。」且上云「願逕逝而未得兮，」逕者直也，逕逝未得與織絡營營，義亦相成。王注曰「精靈主行，往來數也。或曰識路，知道路也，」是王所據本作職路，別本始作識路，然而皆非也。

懷沙

眴兮杳杳

案「眴兮」當作「眴眃，」句末當補兮字。眴與眩古字通。（文選劇秦美新注）文選思玄賦「儵眩眃兮反常閭，」舊注引蒼頡篇曰「眩眃，目視不明貌。」王注曰「杳杳，深遠貌也。」「眴眃杳杳」四字義近，猶下文「孔（空）靜幽默」亦四字一義也。今本因眃缺損作云，草書云兮形近，遂誤作兮。句中眃誤作兮，後人復刪句末兮字，則與全篇句法不一律矣。

易初本迪兮

案本疑當作變。變卞古通，（書堯典「於變時雍，」孔宙碑作卞。顧命「率循大卞，」莊子天下篇作「唯循大變。」）此蓋本作「易初卞迪。」卞迪卽變道。（道迪古亦通。書君奭「茲迪彝敎，」史記作道。又「我道唯寧王德，」馬本作迪。）卞與草書本相似，故誤爲本。「易初變道，」與下文「章畫志墨」語例同，皆二詞平列，上

一字動詞，下一字名詞，而義各相同。「易初變道兮，君子所鄙，」又與思美人「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語意相仿。此以「易初」與「變迪」（道）對文，猶彼以「易初」與「變節」對文也。王注曰「迪，道也，（各本均脫此三字。史記迪作由，集解引王注「由，道也，」今據補。）……言人遭世遇，（句中似有脫字）變易初行，違（各本誤遠）離常道，賢人君子之所恥，不忍爲也，」正以「違離常道」釋「變迪」二字。（釋「變」爲「違離」者，上已釋「易」爲「變易」，此不得不變詞以避複。）

玄文處幽兮 史記作幽處

案當從史記作「幽處。」「玄文（冥）幽處」與下文「離婁微睇」文相偶，處睇皆動詞，幽微皆副詞也。

矇瞍謂之不章 史記無瞍字

案當從史記刪瞍字。「矇謂之不章，」與下文「瞽以爲無明」句法一律。王注曰「矇，盲者也，」不釋瞍字，是王本無此字。其引詩「矇瞍奏公，」又云「則矇瞍之徒以爲不明也」者，乃以矇瞍釋矇字，非必正文有瞍字也。今本據注以增正文，非是。

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 史記作夫黨人之鄙妒兮羌不知余所臧

案當從史記移之字於「黨人」下，作「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所臧。」元本同史記。朱本正作「夫惟黨人之鄙固兮。」

邑犬之羣吠兮吠所怪也　一云邑犬羣兮吠所怪也史記無之字

案當從史記作「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一本「之」字亦未衍，惟「羣」下敚「吠」字。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引無之字。李璧王荊公詩注三一次韻張氏女弟吟雪注三八次韻答陳正叔注引亦無。朱本，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並同。

豈知其何故　一本句末有也字史記作豈知其故也

案當從史記作「豈知其故也。」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同。索隱引豈作莫，亦通。

邈而不可慕　一本句末有也字史記作邈不可慕也

案當從史記作「邈不可慕也。」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同。

懲連改忿兮　史記連作違

王念孫云：連當從史記作違。違與愇通，廣雅釋詁四曰「愇，恨也。」「懲違」與「改忿」對文。案王說是也。朱本亦作違。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並同。

浩浩沅湘分流汨兮　分一作汾

案一本分作汾，最是。汾讀爲湓，漢書溝洫志注曰「湓，涌也。」郭璞江賦曰「湓流雷呴而電激，」汾流卽湓流。列子黃帝篇釋文曰「汨，涌波也。」汾汨義近，故曰「汾流汨。」古者南楚諸水皆曰湘，諸湘有江湘，沅湘，瀟湘，

卽江水，沅水，瀟水。「浩浩沅湘，汾流汨」者，謂沅湘之水，溢涌淢汨而流也。今本字作分，不知者鮮不訓爲分別，而以沅湘爲二水者。王注不釋分字，蓋卽如字讀之。

道遠忽兮　史記自道遠忽兮以下有曾唫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旣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四句

案史記此下四句卽本書後文「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四句之異文。朱本文從本書，次依史記，按之文義，最爲允洽。當據以乙正。（史記於下文又出「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可知，心不可謂兮」十八字，〔「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同。」〕王引之以爲後人據楚辭增入，而不知其文爲複出也。張文虎說同。案史記「亂曰」以下，每句末皆有兮字，獨此四句中纔兩用兮字，與本書亂詞之韻例適合，其爲後人據本書增入無疑。）

懷質抱情獨無匹兮

朱子云匹爲正之誤。（匹俗作疋，與正形近。）正與程韻。哀時命曰「懷瑤象而握瓊兮，願陳列而無正，」語意本此。案朱說是也。史記亦誤作匹，惟日本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引楓本三本並作正。不知彼邦舊本史記如此，抑據朱說改之。

萬民之生　一云民生有命史記民作人一云民生稟命

案當從一本作「民生稟命。」國語晉語七曰「將稟命焉，」楚語上曰「是無所稟命也，」是「稟命」爲古

之恆語。王注曰「言萬民稟受天命，」正以「稟受天命」釋「稟命」二字。宋本及瀧川會注本史記並作「民生稟命。」朱本，元本同。

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

案四句當移在上文「道遠忽兮」下，說詳彼條。

思美人

因歸鳥而致釋兮羌宿高而難當　一云羌迅高而難寓

案宿當從一本作迅。宿爲夙之異體。古隸夙作殌，迅作䢅，形相近。疑此本作迅，誤爲殌，又轉寫作宿。迅有躍義。說文曰「躍，迅也，」躍訓迅，則迅亦訓躍。又有飛義。說文曰「卂，疾飛也，」卂爲迅之初文。合此二義，則直飛刺上亦謂之迅。「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者，謂將畀辭於鳥，而鳥已高舉也。曹植九愁賦曰「願接翼於歸鴻，嗟高飛而莫攀，」陳琳止欲賦曰「欲語言於玄鳥，玄鳥逝以差池，」語意並與此相仿。文選王仲宣贈公孫文始詩注引此正作「羌迅高而難當。」朱本，朱爕元本，大小雅堂本同。「難當」一本作「難寓，」字之誤也。

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

案本篇用韻亦以二進。此處之時期三字相叶，於例不合。疑此二句下原有二句，今本脫之。

與纁黃以爲期　纁一作曛

案曛纁正借字。文選謝靈運晚出西射堂詩注，慧琳一切經音義八四引並作曛。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同。

吾誰與玩此芳草　此一作斯

案草與上文莽不叶。遠遊，哀時命並云「誰可與玩斯遺芳。」疑此亦本作「吾誰與玩斯遺芳，」芳與莽韻。（「莽」於離騷懷沙二篇，與魚部字相叶。此疑仍讀入陽部。悲回風「莽芒芒之無儀，」猶下文之「罔芒芒之無紀，」遠遊「時曖曃其曭莽兮，」曭莽疊韻連語，可證本書莽字亦有莫朗切之音。）今本作「此芳草」者，正猶遠遊一本之亦作「此芳草」也。

觀南人之變態

案人疑當爲夷。金文夷作𡰥，與人同字，故古書人夷每相亂。涉江曰「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此亦當是南夷。變態猶異狀，（荀子君道篇「竝遇變態而不窮，」文選子虛賦「殫睹衆物之變態；」上林賦「覽將帥之變態，」西京賦「盡變態乎其中，」薛注曰「變，奇也。」）謂殊方土人之異俗，如上文「解萹薄〔苻〕與雜菜兮，備以爲交〔絞〕佩，」（墨子辭過篇「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茭，」尚賢中篇「傳說被褐帶索，」韓詩外傳十「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帶茭卽帶索。儀禮喪服「苴絰杖絞帶，」傳曰「絞帶者繩帶也。」茭與

絞同。交「絞」佩卽絞帶，謂以草爲帶也）之類是矣。

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

案出字不入韻，疑二句上或下脫去二句。

紛郁郁其遠承兮 承一作蒸

案紛當爲芬，承當從一本作蒸，並字之誤也。郁郁，香氣也。（後漢書馮衍傳注）氣上行曰蒸。「芬郁郁其遠蒸，」猶言香氣遠聞也。朱本承作烝。烝蒸同。

羌居蔽而聞章 一云居重蔽而聞章

案一本作「居重蔽而聞章，」義長。揚雄逐貧賦曰「人皆重蔽，予獨露居，」重蔽之義同此。聞謂聲聞。章同彰，顯也。言雖居於重蔽之室內，而聲聞猶能彰顯於外也。

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 一本句末有也字 **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案此文疑當作「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兮，吾□□□也。時曖曖其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煢煢其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度暮故三字相叶。依二進韻例，當脫一韻。「命則處幽，吾將罷兮，」詞意不屬，疑下句文多奪漏，寫者綴合殘餘，以爲一句。離騷，哀時命並云「時曖曖其將罷兮。」此「將罷兮」上若補

「時曖曖其」四字，則與下句語意適合。既以「將罷兮」三字屬下讀，則「吾」下之「□□□固」四字，「幽」下之「兮」字又均可以上下句法推得之。暮下一本有也字，與上下句法合，今亦據補。

惜往日

被離謗而見尤 離一作譺

案七諫沈江曰「正臣端其操行兮，反離謗而見攘，」與此「何貞臣之無辠兮，被離謗而見尤」語意酷似。疑此文被爲反之譌。反譌爲皮，因改爲被也。「反離謗而見尤」與惜誦「紛逢尤以離謗兮」語亦相仿。一本以「被離」義複而改離爲譺，朱本從之，殆不可憑。

身幽隱而備之

案備字無義，疑當爲避，聲之誤也。（俗讀避備聲相亂。韓非子守道篇「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宋本備作避。呂氏春秋節喪篇「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慈親孝子備之者得葬之情矣，」俗本備作避。淮南子主術篇「閨門重襲以備姦賊，」備今亦誤作避。）「蹔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避之，」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者，避謂避光景，有蹔於光景，故欲避之而隱身於玄淵之中也。史記賈生傳弔屈原文曰「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正義引顧野王曰「彌，遠也。融，明也。爚，光也。沒深藏以自珍，彌

遠光明以隱處也。」「彌融爚」漢書作「偭蟂獺，」注引應劭曰「偭，背也。」案彌偭一聲之轉，背與遠離義近，背之亦即避之。彼言背絕光明以從神龍於九淵之下，（悲回風「蛟龍隱其文章」）此言避去光景而自隱於玄淵之中，義可互參。

諒聰不明而蔽壅兮　一云不聰明

案廣雅釋詁四曰「聰，聽也。」聰不明即聽不明。易噬嗑上九象傳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釋文引馬注曰「耳無所聞。」夬九四象傳曰「聞言不信，聰不明也，」正義曰「聰，聽也。」是「聰不明」爲古之恆語。一本作「不聰明，」（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同）朱子又疑當作「諒聰明之蔽壅兮，」均非。

背法度而心治兮　治一作殆

案韓非子用人篇曰「釋法術而用心治，」語意與此同。一本治作殆，非是。

橘頌

類可任兮　一云類任道兮

案當從一本作「類任道兮。」道與醜韻。如今本，則失其韻矣。精讀爲綪，赤黃色也。「綪色內白」猶李尤七歎云「金衣素裹。」任猶抱也。（詩生民傳）此言橘之爲物，焜煌其外，潔白其裏，如抱道者然也。王注曰「故可

任以道而事用也，」是王本尙不誤。朱本，元本亦作「類任道兮。」

不終失過兮　一云終不失過兮

案一本作「終不失過兮，」於文爲順，當從之。王注曰「終不敢有過失也，」是所據本未倒。草堂詩箋一與李十二白尋范十隱居注引亦作「終不失過兮。」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同。朱本，元本及困學紀聞一〇引並作「終不過失兮，」「終不」二字是，「過失」二字倒。

悲回風

傷太息之愍憐兮　憐一作歎

案作「愍憐」者是也。九辯曰「心閔憐之慘悽兮，」愍憐卽閔憐。慧琳一切經音義八九引此作憫憐，憫閔同。一本作愍歎，蓋涉王注「憂悴重歎」之文而誤。

居戚戚而不可解　一無可字

案「居」與上下文「愁」「心」「氣」諸字義不類。王注曰「思念憔悴，相連接也，」疑居爲思之誤。又案「不」下當從一本刪「可」字。「思戚戚而不解，」與上文「愁鬱鬱之無快」（之一作而）下文「心鞿羈而不開，」（原誤形，詳下條。）「氣繚轉而自締，」句法一律。文選謝靈運遊南亭詩注，潘安仁悼亡詩注，陸

士衡答張士然詩注引並無可字。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同。

心鞿羈而不形兮　形一作開

案形當從一本作開，字之誤也。（開缺損成开，後人妄沾彡旁以爲形字。）王注曰「肝膽係結，難解釋也，」正以「難解」釋「不開」之義。朱本元本王鏊本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並作開。

淩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

案此處紆娛居三字爲韻，依二進韻例，當係脫去二句。考離騷「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與此「託彭咸之所居」語同。彼言彭咸所居，實指崑崙上層之天庭，則此言彭咸所居，亦當指下文「高巖之峭岸，」「雌霓之標顛」云云，而後文據虹，捫天，吸露，漱霜，依風穴，馮崑崙，皆既至彭咸所居後之所從事。然則所謂「淩大波而流風」者，乃造彭咸之過程，非謂彭咸所居即在水中也。然以彭咸所居之遠，造之之過程，似又不祗淩波流〔遊〕風一事，故疑此處所脫二句，當在「淩大波」與「託彭咸」二句之間。

忽傾寤以嬋媛　一作撣援

案嬋媛當從一本作撣援，詳離騷「女嬃之嬋媛兮」條。

重任石之何益　一云任重石

案當從一本作「任重石。」任猶抱也。「任重石之何益，」猶蔡邕弔屈原文曰「顧抱石其何補。」王注曰

「雖欲自任以重石，」是王本正作「任重石。」朱本，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並同。

心絓結而不解思蹇產而不釋　一本無此二句

案二句正文及注皆互見哀郢篇中。陸侃如氏云：二句本哀郢文，後人誤加於此。依章句例，凡已注者皆不再注，本篇若原有此二句，則注當云「皆已解於哀郢中。」今則逐字加注，且與哀郢注同；可證正文及注皆自哀郢移此。案陸說是也。古音釋在魚部。（本篇惜誦叶釋白，哀郢叶蹠客薄釋，招魂叶託索石釋，大招叶酪蓴薄釋。）此與支部之積擊策迹適愁相叶，與古韻不合。是亦二句爲後人私加之確證。然以二進韻例推之，此處蓋本有二句，而今本脫之，後人始以哀郢語補入耳。

遠遊

怊惝怳而乖懷

案「乖懷」二字無義。乖當爲永字之誤也。詩卷耳曰「維以不永懷，」正月曰「終其永懷。」此與九懷匡機「永懷兮內傷」並用詩語。永懷與遙思對文。今本作乖，蓋以二字形近（韓詩外傳一「客之行差遲乖人，」列女傳辯通篇乖作永。）又涉注文「志乖錯也」而誤。文選謝玄暉郡內登望詩注，王僧詩總聞一一沔水注引並作永。朱本，元本，王鏊本，朱燮元本同。

聞赤松之淸塵兮　塵一作虛

案列仙傳上赤松子傳「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往往至崑崙山上。……隨風雨上下。」師門傳曰「一旦風雨迎之。」他書亦每言神人出入以風雨。九歌大司命曰「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淸塵猶灑塵也。（韓非子十過篇「風伯進掃，雨師灑道，」淮南子原道篇「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文選東京賦「淸道案列，」淸道亦卽灑道。）此言赤松淸塵，謂其乘風雨飛昇耳。（史記司馬相如傳「犯屬車之淸塵，」文選七發「雜杜若，蒙淸塵，」均以淸爲形容詞，與此義迥異。）一本塵作虛，非是。文選潘安仁懷舊賦注，盧子諒贈

劉琨詩注，謝玄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注引亦作塵。各本並同。

晨向風而舒情　晨一作長

案晨當爲長字之誤也。向風舒情，奚必晨旦？一本作長爲允。朱本，元本作「長向風，」與一本合。文選魏文帝雜詩注，張孟陽七哀詩注並引作「向長風，」亦通。

夕晞余身兮九陽　兮一作乎

季君鎭淮云：兮當從一本作乎。離騷於二句分用「於」「乎」二介詞時，例上句用於，下句用乎。（案詳離騷「朝吾將濟於白水兮」條）本篇仿離騷而作，此等語法，猶不失屈子軌範。「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釋文「於，於其切。」案「於微閭」三字一名，卽爾雅之「醫無閭。」於微，醫無，一聲之轉。）「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其明證矣。此文「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乎九陽，」亦然。今本乎作兮，傳寫之誤耳。案季說是也。本篇句中例不用兮字。文選張平子思玄賦注，盧子諒贈劉琨詩注，海錄碎事一，山谷內集三次韻張詢齋中晚春注並引作乎，與一本合。

淩天地以徑度

兪樾云：天地當作天池。天池亦星名。九歌少司命「與女沐兮咸池，」注曰「咸池，星名，蓋天池也，」九思疾世曰「沐盥浴兮天池。」案兪說是也。哀時命曰「勢不能淩波以徑度兮，」語與此相似，可證此言度亦謂度水。

意恣睢以担撟　撟一作矯

案補注引釋文担音丘列切。文選射雉賦「眄箱籠以揭驕，」徐注曰「揭驕，志意肆也，」又曰「楚辭揭驕作拮矯。」李注引楚辭曰「意恣睢以拮矯。」案「志意肆」之義與王注「縱心肆志」合，「拮」「揭」與釋文丘列切之音合，是担卽拮揭之借字。集韻担拮並同揭，音丘傑切，是也。担本音多罕切。担與揭（拮）於韻爲陽入對轉，於聲由端知變見溪。（說文⿰酉見從見聲，〔見母。〕重文作⿰酉旦，從旦聲，〔端母。〕哲從折聲，〔知母。〕古文作嚞，當從吉聲，〔溪母。〕）史記司馬相如傳大人賦「掉指橋以偃蹇兮，」索隱曰「指，居桀切。」（今本史記無此文，見本書洪補注引。）案「指」知紐，古讀歸端，此音居桀切，亦猶担之音丘列切。「指橋」亦卽「拮撟」「揭驕」耳。要之，形況之詞，本無定字。本篇担撟字徐李二注引作拮，但取音同，不妨兩是。學者若以丘列切之音罕聞而疑担爲拮之誤字，則過矣。

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

案此文當作「張咸池奏承雲兮，令海若舞馮夷，使湘靈鼓瑟兮，二女御九韶歌，」夷與上文妃韻，歌與下文蛇韻也。今本「令海若」句與「二女御」句誤倒，則失其韻矣。

玄螭蟲象並出進兮

案象疑當爲豸，字之誤也。豸俗作⿱罒豸，與象形近，故誤爲象。（唐大詔令集，舊唐書韋陟傳，吉溫傳，吳豸之，郎官石

杜題名作豸，全唐詩又誤作象。）說文曰「豸，獸長脊，行豸豸然，」繫傳曰「豸豸，背隆長貌。」「玄螭蟲豸並出進兮，形蟉虬而逶迤，」蓋指魚龍漫衍之戲，西京賦所謂「巨獸百尋，是爲曼延」是也。王本作象，注中一說謂象爲罔象，失之。

卜居

往見太卜　一本此句上有乃字

案當從一本補乃字。御覽七二六，合璧事類後集九引亦有。文選及朱本，元本，王鏊本，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並同。

將汜汜若水中之鳧乎　一無乎字

案當從一本删乎字。「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十八字總爲一句。御覽七二六，合璧事類別集六九引亦無乎字。朱本同。

龜策誠不能知事　一云知此事

案當從一本增此字。詹尹但言龜策不能知屈原所問之事，非謂凡事皆不能知也。御覽七二六引有此字，文選亦有。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並同。

漁父

聖人不凝滯於物　史記作夫聖人者

案史記有「夫」「者」二字，語意較明，當從之。

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　史記作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

案「深思高舉」謂自放，與下文「自令放」爲被放之意齟齬。史記作「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於義爲長，當從之。王注曰「獨行忠直，」似所據本亦作「懷瑾握瑜。」

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一無而字

案當依一本删而字。「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與上文「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乎，」句法一律。文選無而字。類聚六，白帖三，御覽三七，史記屈原列傳索隱，文選鮑明遠擬嵇中散言志詩注，山谷內集一三再次韻兼簡履中南玉注，又二〇題淡山巖注所引亦並無。

九辯

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案御覽四八九，初學記一八，白帖五，又三四，文選秋興賦注引並無兮字，則以「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作一句讀，於義似勝。

泬寥兮天高而氣清　清古本作瀞

劉永濟氏云：清爲凊之通借。（莊子人間世篇「爨無欲清之人，」釋文曰「凊，涼也，」呂氏春秋有度篇「清有餘也，」高注曰「清，寒也，」皆應作凊。）一本作瀞，當爲[氵靚]之或體。說文曰「[氵靚]，冷寒也，楚人謂冷曰[氵靚]。」案劉說是也。唐韻凊七正切，[氵靚]七定切，音同，是凊[氵靚]一字。諸書清字訓涼訓寒者，均當爲[氵靚]之省。書鈔一五四，類聚三，初學記三，御覽二五，合璧事類前集一四，文選秋興賦注，江文通雜體詩注，山谷內集注二贈惠洪注，李壁王荆公詩注三八登中茅山注，王得臣麈史中引並作凊。曹植秋思賦曰「雲高氣靜兮露凝衣，」疑所見即作瀞之本，而讀瀞爲靜也。王注曰「秋高氣朗，體（山谷內集注一次韻劉景文登鄴王臺見思注引作氣）清明也，」讀清如字，則與下句清字韻複矣。（本書同字例不連叶。離騷「來吾道夫先路，……既遵道而得路，」上

路讀爲輅，「豈唯是其有女，……孰求美而釋女，」下女讀爲汝，本篇「泬寥兮天高而氣淸，宗廖兮收潦而水淸，」上淸讀爲淸，皆其例。詳離騷「昔三后之純粹兮……」條。）

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　廩一作壈

案壈廩正借字。文選作壈，類聚五五，初學記一八，御覽二五引並同。原本玉篇車部引作轗，轗與壈通。

惆悵兮而私自憐

案而字疑衍。句中兮字本兼具虛字作用，（詳九歌「君回翔兮以下」條）「惆悵兮私自憐，」猶「惆悵而私自憐」也。文選孫子荆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注，陸士衡挽歌注，張平子四愁詩注引並無而字。（西征賦注引又有而字，無兮字，正以此兮字本具「而」之作用，故誤改之。）

鴈雝雝而南遊兮　雝一作嗈

案一本作嗈，正字。書鈔一五四，御覽二五引並作嗈。文選作噰，同。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　戚一作慼，文選作蹙。

案蹙正字。「悲憂」與「窮蹙」對文。一本讀戚如字，因改寫作慼，則與悲憂義複矣。

竊獨悲此廩秋　廩一作凜

案凜正字。類聚三，白帖三，御覽二五，海錄碎事二，合璧事類前集一四，文選潘安仁閑居賦注，草堂詩箋三一詠

懷古跡箋，又三七宿花石戍箋，五百家注韓集一秋懷詩注，又三感春韓注，史容山谷外集注五次韻感春注，又六定交詩注引並作凜。文選亦作凜。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同。

收恢台之孟夏兮　台一作炱

案「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沈藏」二句，猶言夏去而秋冬遞來，「收」斥秋言，「沈藏」斥冬言也。然孟夏始去，不能遽及秋候，疑孟當爲盛，字之誤也。尚書大傳「夏者假也，吁荼萬物而養之外者也」，鄭注曰「吁荼讀爲嘘舒」，又「陽盛則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注曰「吁荼氣出而溫」，是吁荼之義猶鬱蒸也。「恢台」「吁荼」一語之轉。台本作炱，正字。恢炱字俱從火，故有鬱蒸之義。盛夏陽氣鬱蒸，熇然酷熱，故曰「恢台之盛夏。」若爲孟夏，則不得言「恢台」矣。類聚三引孟正作盛，是其確證。

塊獨守此無澤兮

案通審全文，本篇蓋旅途中所作。上文云「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漧」，方恨積雨難霽，道途泥濘，無時得漧，則下文不得又有「無澤」之歎。疑無當爲蕪之省借，或誤字。風俗通義山澤篇曰「水草交厝，名之爲澤。」久雨則百草怒生，潢潦渟滀而成斥鹵，「蕪澤」正言其水多也。王注曰「不蒙恩施，獨枯槁也」，殊失其義。（此意何君善周所發。）

鳳愈飄翔而高舉

案御覽九一五事類賦注一八引翔並作翱，殆是。「飄翱」疊韻連語。

泊莽莽與壄草同死　泊一作汨

案泊疑當從一本作汨。汨猶忽也，語助詞，有「出其不意」之意。凡上句言「願」下句多言事與願違。此曰「願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與壄草同死，」願汨對言以見意。

願自往而徑遊兮

案「徑遊」無義。遊當爲逝，字之誤也。（九懷陶壅「吾乃逝兮南娭，」九歎遠遊「旋車逝於崇山兮，」逝並一作遊。九歎章目遠逝一作遠遊，遠遊一作遠逝。）逝，去也。「願自往而徑逝，」猶言願自往而直去耳。抽思曰「願徑逝而未得兮，」七諫怨世曰「絕橫流而徑逝，」皆言「徑逝」。而七諫怨思曰「願壹往而徑逝兮，道壅絕而不通，」與此曰「願自往而徑逝兮，路壅絕而不通，」文句幾於全同，尤本篇字當爲逝之佳證。

滅規矩而改鑿

案鑿當爲錯，聲之誤也。（鑿錯二音古書往往相亂。史記晉世家出公名鑿，六國年表作錯，是其比。）古韻錯在魚部，鑿在宵部。此本以錯與上文固相叶，後人誤改作鑿，以與下文教樂高叶，則固字孤立無韻矣。離騷曰「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七諫謬諫曰「固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錯，」本篇上文曰「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語意俱與此同，而字皆作錯。文選思玄賦注引此文作錯，尤其確證。

頤託志乎素餐　釋文作食音孫

案餐當爲飧。說文餐重文作湌，與飧形聲俱近，故相涉而誤。古韻飧餐異部。此與溫垠春爲韻，是字當作飧。若作餐，則失其韻矣。釋文作食，亦飧之譌，故音孫。龔頤正芥隱筆記引九辯作飧，所見本不誤。

泊莽莽而無垠　泊一作汨

案泊當從一本作汨。「蹇充倔而無端兮，汨莽莽而無垠，」二句意近平列。充倔義猶莽莽，（方言四「布而無緣……自關而西謂之裗裾，」充倔與裗裾同，無邊緣貌也。莽莽即茫茫，無涯際貌也。）無端猶無垠，（端謂端崖，垠謂垠鄂。）蹇與汨皆語助詞也。（詳上「汨莽莽與墬草同死」條）芥隱筆記引作汨，與一本合。

無衣裘以御冬兮　御一作禦

案御通禦。書鈔一二九引亦作禦。

靚杪秋之遙夜兮

案靚讀爲竫。方言一曰「竫，思也，」文選思玄賦李注曰「竫與靚同。」「靚杪秋之遙夜」猶言思量末秋將至，晝漸短而夜漸長也。文選謝靈運登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詩注，山谷內集注一戲答俞清老道人寒夜注，及芥隱筆記引靚作覿，非是。蓋一本靚譌作覯，隋唐間人誤以覯覿爲一字，（曹憲博雅音覯音狄。集韻類篇並承之，遂云覯一音狄，與覿同。然其說實誤，詳王氏廣雅疏證。）故或改書作覿也。

猋壅蔽此明月

案猋當爲欻字之誤也。欻脫爛成焱，又以形近誤爲猋。張衡思玄賦曰「欻神化而蟬蛻，」後漢書何進傳曰「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此意何爲；」欻與忽音義並同。字一作歘。玄應一切經音義六引蒼頡篇曰「欻，卒起也。」「欻壅蔽此明月，」猶下文「卒壅蔽此浮雲。」類聚二引正作欻，是其確證。

雲蒙蒙而蔽之……或黕點而汙之

案「蔽」「汙」於韻不叶，初疑二字必有一誤。繼而思之，乃知不然。蔽古讀爲 *-ɑd，汙讀爲 *-o。然二韻後皆有餘聲「之」字，其聲母爲 *ȶ-。「蔽」之韻尾輔音 *-d，因與「之」之聲母 *ȶ- 相毗鄰而失去，（語言學家稱此類爲「接置省略」"Juxtapositional elision"）則 *-ɑd 變爲 *-ɑ 矣。此以失去韻尾輔音之蔽（*-ɑ）與汙（*-o）通叶，正猶下文瑕（*-ɔ）與加（*-ɑ）通叶也。

竊不自聊而顧忠兮 聊一作料

案料聊正借字。料猶慮也，「不自料」即不自謀慮。朱本亦作料。

瞭冥冥而薄天 瞭一作杳

案文選江文通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詩注引亦作杳。杳正字。（互詳哀郢「瞭杳杳而薄天」條）

今誰使乎譽之 譽一作訾

朱子初謂訾訓相度於義爲長，又與知叶，（案知訾亦祇韻近通叶，說詳下。）作訾者是。繼又見下文「得之」「郈之」相叶，理不可曉，遂不得不謂二「之」字爲韻，因以彼例此，又謂此文二「之」字亦自成韻，故譽亦無煩改作訾。案朱子後說非也。之字非韻，理無可易。（凡句末有語助詞者，皆以上一字爲韻，毛先舒韻學通指所謂「餘聲韻」是也。）下文「得之」「郈之」爲韻者，得乃將之譌，（說詳下）將與郈韻也。此文本自作訾，「知之」與「訾之」支脂合韻。訾訓相，見呂氏春秋知度篇高注。「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訾之」「相」與「訾」爲互文也。王注曰「後世歎譽稱其德也」者，訾又訓歎，（漢書禮樂志注曰「訾，嗟歎之詞也。」）注乃以「歎譽」釋「訾」字，非謂正文本有譽字也。後人不察，或援注中「譽」字以改正文，過矣。王鏊本，朱燮元本，吉藩本，大小雅堂本並作訾，與一本合。

惟著意而得之

案得字於義難通，又與郈不叶，疑得當爲將，字之誤也。（草書將作𢔆，得作㝵，形近。）將讀爲獎。（漢書衡山王賜傳「皆將養勸之」注曰「將讀曰獎。」）「惟著意而獎之」，願君留意而有以獎勵己之忠行也。（互詳上條）

通飛廉之衙衙　通一作道

案通當爲道，字之誤也。（管子輕重甲篇「鵾雞鵠䳄之道遠」，韓非子外儲說右篇「甘茂之吏道穴聞之」

呂氏春秋知己篇「壤交道屬」淮南子主術篇「百官循道，」史記天官書「氣來卑而循車道者，」道今本皆譌作通。）道與導同，此文屬與道對，屬謂屬續於後，道謂導引於前也。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一〇，袁文甕牖閒評一並引作道，玉篇行部，廣韻八語並引作導，所據本皆不誤。

前輊輬之鏘鏘兮 輊一作輕

案輊當爲輕字之誤也。（隸書輕或作輊，「劉衡碑，馮煥碑」與輊形近。）說文曰「輕，輕車也，」招魂「軒輬既低，」注曰「軒輬皆輕車名。」輬爲輕車，故曰輕輬。下文曰「後輜乘之從從，」輜乘謂重車。（左傳宣十二年「楚重至於邲」杜注曰「重，輜重也，」釋名釋車曰「輜車，載輜重臥息其中之車也。」）車行輕者宜在前，重者宜在後，故曰「前輕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若作輊，則爲車行後頓之狀，無論「輊輬」連文已近不辭，卽與下句輜乘之文亦不相偶稱。朱本，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並作輕輬，與一本合。

招魂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

案此段與全篇文意不屬，疑本大招或九辯亂詞，誤竄於此。又「主此盛德兮」句法獨短，句上疑缺二字。「長離殃而愁苦」句不入韻，以下似仍有脫文。

掌瘳上帝其難從　一云其命難從　一云命其難從

案疑當從一本於帝下增命字。全文讀爲「掌瘳，上帝命其難從！」言己職在掌瘳，不習招魂之術，是以上帝之命殆難聽從也。又一本亦有命字，惟誤倒在「其」下耳。文選及朱本、朱變元本、大小雅堂本亦倒

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

案若字上疑脫「帝曰」二字。此數句又帝語。「若」斥巫陽，謝，凋謝也。言帝謂巫陽曰「汝必須筮予之，不則恐後時而魂魄凋謝，不堪復用」也。上文巫陽已辭帝不能從命，此文帝再曉巫陽以必須筮予之故，下文「巫陽焉乃下招」，則巫陽卒從帝命而往也。諦審全文，必增「帝曰」二字而後問對之意乃明。

去君之恆幹何爲四方些 一作何爲乎四方乎，一作兮。

案「爲」下當從一本補「乎」字。海錄碎事九上引乎作兮，與又一本同。兮卽乎之誤字。

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

案古言天有十日，更番運照，則一時仍祗一日，此猶常態也。又言十日並出，（莊子齊物論篇，淮南子本經篇，御覽三引逸周書。）則十日同時俱出，故其爲熱酷烈，異於常時。此曰「流金鑠石，」似代當爲並之譌。「十日並出，流金鑠石，」猶淮南子本經篇言「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也。今本作代，或後人習聞代出之說而妄改。類聚一，白帖一，御覽四，合璧事類前集一，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草堂詩箋二八雷箋，五百家注韓集五盧仝月蝕詩孫注引俱作並，可據以正今本之誤。

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 皆一作自

案自字義似較長。王注曰「言彼十日之處，自習其熱，」是所見本亦作自。

歸來往恐危身些 一云魂兮歸來

案此處六段分言四方上下，每段末句皆作「歸來兮……。」此「歸來」下亦當補兮字，方與上下文句一律。一本作「魂兮歸來，」亦誤。

此皆甘人

案依上來五段句例，此下似脫「□□□□些」五字。

歸來恐自遺災些　一作歸來兮

案一本作「歸來兮，」是。上文「歸來兮恐自遺賊些，」語意與此同，而句中亦有兮字，可資參證。

川谷徑復

五臣注曰「徑，往也。」（此據洪氏補注引，今本文選六臣注中無此文。）案徑無往義，徑卽往之譌。隸書徑或作徑，與往形近易混。（上文「歸來恐自遺災些，」王注曰「往必自與害不旋踵也，」此本往卽誤作徑。）然此文王注訓徑爲過，則所見本已誤。

文異豹飾

案「文異豹飾」文不成義，疑當作「文豹異飾。」古書多言文豹。莊子山木篇曰「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說苑政理篇曰「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三國志魏志東夷傳曰「土地饒文豹，」而拾遺記一曰「帝乃更以文豹爲飾，」與此語意尤近。王注曰「言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是王本正作「文豹異飾，」惟以「虎豹之文」釋「文豹」爲未允耳。原本玉篇自部引與今本同，則誤自六朝已然。

鵠酸臇鳧

梁章鉅曰「以上下句例之，當是『酸鵠臇鳧。』」案梁說是也。王注曰「言復以酸酢烹鵠爲羹，小臇臛鳧，」

是王本不誤。類聚二五引亦作「酸鵠臇鳧」，尤其確證。

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

一云歸反故室無來字

案自「魂兮歸來入修門些」以下並亂詞凡五段，除此段外，末皆云「魂兮歸來……」疑此本作「魂兮歸來，敬而無妨些」，與前後各段文句一律。今本「反故室」三字蓋涉上下文「反故居些」而衍。後人見「魂兮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句法冗長，乃或刪「魂兮」二字如今本，或又刪來字如一本也。然觀王注云，則此文之奪亂，蓋自漢已然。

肴羞未通

陳本禮云：通當爲徹，避漢諱改。案陳說是也。儀禮大射儀「乃徹豐與觶」，鄭注曰「徹，除也。」

菎蔽象棊

菎一作琨一作篦

案菎當從一本作篦，涉下蔽字從艸而誤也。王注曰「菎，玉也。蔽，簙箸，以玉飾之也。或言菎蕗，今之箭裏也」，下注曰「以菎蕗（原誤落）作箸，象牙爲棊。」案下注從本注後說，得之。注文兩「菎蕗」亦當作篦簬。（韻語陽秋一七引下注如此，西溪叢語下引作篦簵。）篦簬卽箘簬，竹名也。篦蔽謂以篦簬之竹爲簙箸。白帖三三，王應麟急就篇補注三，葛立方韻語陽秋一七引並作篦。朱本同。

娛酒不廢

王注曰「或曰『娛酒不發。』」案發廢正借字。發謂酒醒。晏子春秋諫上篇曰「景公飲酒，三日不發，」又曰「君夜發不可以朝發，」皆謂酒醒。賈子新書先醒篇曰「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先發卽篇名之先醒也。（以上說本汪中經義知新記）王注訓發爲旦，引詩「明發不寐」爲證，不知詩「明發」亦本訓醒，則先儒汪中馬瑞辰等已發其覆矣。

蘭膏明燭華鐙錯些　鐙一作雕

案鐙當從一本作雕。王注曰「言鐙錠盡雕琢錯鏤，飾（此下原有設字，從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删）以禽獸，有英華也，」此以「雕琢錯鏤」釋「雕錯」二字。知之者，類聚八〇，初學記二五並引正文作「華銅錯，」而類聚復引注作「銅琢錯鏤，」明是以「銅琢錯鏤」釋「銅錯。」一作銅之本旣以「銅琢錯鏤」釋「銅錯，」則作雕之本乃以「雕琢錯鏤」釋「雕錯」明矣。考周同二字，古每通用。（離騷「何方圜之能周兮，」周一作同。七諫謬諫「恐矩矱之不同，」同一作周。莊子徐無鬼篇「德不能周也，」釋文本周作同。又讓王篇「乃自投椆水，」釋文椆又作桐。古文苑梁王菟園賦「白鷺鶻桐」卽鶻雕。）是銅與鐧（雕）古字亦當通用。列女傳三魯臧孫母傳曰「食我以同魚，」又曰「同者其文錯，」御覽七六三引上同字作銅，玉燭寶典四引曹大家注曰「魚鱗有錯文。」案銅與鐧通，鐧又與雕通，而雕錯一義。魚鱗有錯文者謂之銅魚，卽雕魚矣。然則招魂一本作「銅錯，」一本作「雕錯，」字異而義實不異。後人但知銅爲金名，而不知字亦與鐧通，因據注中

「鐙錠」之文改銅爲鐙，謬矣。夫王注云云，但以上文有「蘭膏明燭」之語，故知所謂「華雕錯」者必指鐙錠而言奚必正文果有鐙字哉？要之此文作銅作雕皆是，惟不得作鐙耳。注云「雕琢錯鏤」，是王本當作雕。唐寫本文選亦作雕。

菉蘋齊葉兮白芷生

案菉，王芻，陸生之草，不得與蘋齊葉。菉當讀爲綠。「綠蘋」與「白芷」對文。齊，列也，（淮南子原道篇高注）列，布也。（廣雅釋詁三）「綠蘋齊葉」言蘋葉生而布列於水上也。唐寫本文選集注引陸善經本菉正作綠。

君王親發兮憚青兕

案本篇亂詞逐句有韻，獨此句兕字不入韻。疑「憚青兕」當作「青兕憚」，「先還先憚」四字爲韻也。憚讀爲殫。爾雅釋木釋文引字林「殫，斃也，」左襄二十七年「單斃其死，」單亦斃也，單與殫同。「青兕殫」即青兕斃耳。

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王注曰「或曰『蕩春心』」案別本作蕩最是，謂搖蕩春心也。今作傷者，蓋涉下文「哀江南」而誤。實則此哀字讀爲依，（淮南子說山篇「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文子上德篇哀作依。漢書天文志「後聚十五星曰哀烏郎位，」晉書天文志作依烏郎府。）「魂兮歸來哀江南，」言歸來依江南而居也。（王注訓蕩爲滌云「可以滌蕩愁思之心，」亦未允。）

大招

魂魄歸徠無遠遙只

案全篇皆云「魂乎歸徠，」惟此及後文作「魂魄歸徠，」疑魄皆乎之誤。精氣曰魂，形體曰魄。人死魂氣散越，離魄而去，故祭有招魂復魄（見周禮夏采先鄭注儀禮士喪禮後鄭注。）謂招魂使復歸於魄，非招魄也。此云「魂魄歸徠，」則並魄亦招之。揆諸事情，庸有當乎？

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　一云無東西而南北只

案此下一段分言東西南北四方之害，以戒魂勿往。於「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上則曰「魂乎無南，」於「西有（原誤方，詳下）流沙，漭洋洋只」上則曰「魂乎無西，」於「北有寒山，逴龍赩只」上則曰「魂乎無北。」獨於「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上，乃不曰「魂乎無東，」而曰「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揆諸詞例，已爲不倫，況北字又不入韻哉？今疑古本祇作「魂乎無東」四字，與餘三方詞例一律。其「歸徠」二字及「無西無南無北只」等七字，皆後人援王注而妄沾。不知注云「無散東西南北，四方異俗，多賊害也，」乃總釋以下之辭。讀者不悟，據以補苴正文，斯爲蛇足矣。朱子又欲於「東有大海」上別補「魂乎無東」四

字亦非。

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

案流遊古通，（漢書項籍傳「必居上游，」注引文穎曰「游或作流。」）謂螭龍相傍而浮游也。王注曰「復有螭龍神獸，隨流上下，並行遊戲，」似以「並行遊戲」釋「並游」二字。（游遊通）然則王本字正作游。

山林險隘 林一作陵

案山石巉巖，可言險隘，林薄則否。林當從一本作陵。陵林聲近，古書往往相亂。莊子齊物論篇「山林之畏佳（嵔崔）」奚侗云當爲山陵，呂氏春秋禁塞篇「爲京丘若山陵，」注「……故謂之京丘，若山陵高大也，」注陵字今本誤作林，六韜絕糧篇「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通典五七引作山陵，並其比。（漢鐃歌上陵篇，余謂卽上林，（詳樂府詩箋）則又林誤爲陵之例。）六韜語意與此全同，而陵亦誤林，尤本書林當爲陵之佳證。

西方流沙

案方疑當爲有字之誤也。（篆書[illegible]壞爲[illegible]與[illegible]形近。）「西有流沙」與上文「東有大海，」「南有炎火千里，」下文「北有寒山，」句法一律。

魂魄歸徠閒以靜只

案魄當爲乎，詳上「魂魄歸徠無遠遙只」條。

魂兮歸徠恣所擇只 一作魂乎歸徠

案全篇皆作「魂乎歸徠」，此兮字當從一本作乎，以歸劃一。

思怨移只 古本作怨思移只

案「思怨」二字當從古本乙轉。王注曰「移，去也，言美女可以忘憂，去怨思也。」是王本「怨思」二字未倒。

曲屋步壛宜擾畜只

案本篇通例，每換一韻，皆殿之以「魂乎歸徠，□□□只」二句。此處獨無，蓋傳寫脫之。當補入。

鵾鴻羣晨

案此文曰「鵾鴻羣晨」，下文曰「鴻鵠代遊」，兩鴻字複出，必有一誤。然古書多言「鴻鵠」，罕言「鵾鴻」，疑鵾鴻之鴻爲鶴之誤。鵾雞與鶴，其鳴皆以晨夜，故曰「鵾鶴羣晨」。（晨即書牧誓「牝雞無晨」之晨，謂晨鳴也。）七諫自悲曰「鵾鶴孤而夜號兮」，亦鵾鶴並舉，是其明證。王注曰「鴻，鴻鶴也」，疑本作「鶴，鳴鶴也」（易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張衡思玄賦「鳴鶴交頸」。）下注曰「言鵾雞鴻鶴，羣聚候時」，「鴻鶴」亦當爲「鳴鶴」，下文「鶴知夜半，鵾雞晨鳴，各知其職也」可證。

魂兮歸徠正始昆只 兮一作乎

案兮當從一本作乎，詳上「魂兮歸徠恣所擇只」條。

尙賢士只 一云尙進士只 一云進賢士只

案尙，舉也。（廣雅釋詁二）「尙賢士」與「禁暴苛」對舉，猶後文「舉傑壓陛」與「誅譏罷」對舉，尙賢卽舉傑也。一本作「尙進士」，一本作「進賢士」，蓋涉注文「楚方尙進賢士」而誤。改王得臣麈史中引亦作「尙賢士」，各本並同。

禁苛暴只

案「苛暴」當爲「暴苛」。苛與罷、麾、施、爲等字爲韻，如今本則失其韻矣。王注曰「禁絕苛刻暴虐之人」，似王本已倒。

魂乎徠歸國家爲只

案全篇皆作「魂乎歸徠」，此及後文「魂乎徠歸」亦當作「歸徠」，以與全篇一律。朱本不誤。

登降堂只 降一作玉

案降當從一本作玉。宋玉風賦曰「然後倘佯中庭，北上玉堂，躋於羅帷，經於洞房，迺得爲大王之風也。」此楚國宮禁殿堂之稱玉堂者也。（韓非子守道篇亦云「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三公穆穆，登玉堂」與下文「諸侯畢極」對舉。三公登堂，諸侯畢至，（爾雅釋詁「極，至也」。）事爲同類，彼但言至不言往，則此亦當

但言登不言降。王注曰「上下玉堂，與君議政，」此本敷衍辭義，但取便文，不爲典要，後人乃援注中「下」字以改正文「玉」爲「降」，其失也迂。

魂乎徠歸尙三王只

案「徠歸」當作「歸徠」詳上「魂乎徠歸國家爲只」條。朱本不誤。

惜誓

白虎騁而爲右騑

案騑字不入韻，疑此下脫去二句。

循四極而回周兮

案御覽九一五事類賦一八注引並作周回，類聚九九引作周迴。然班彪覽海賦曰「歷八極而迴周兮。」「周回」「回周」倒順兩用，均無不可。白帖九四引此作迴周，朱本作回周，並與今本合。

見盛德而後下

案白帖九四，御覽九一五引見並作覽，疑是。賈誼弔屈原賦曰「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煇而下之，」或卽此文所本。（本篇與賈誼賦語意頗同，王逸引或說遂以本篇爲賈作，無據。）

招隱士

谿谷嶄巖兮水曾波　曾一作增

案文選作層。原本玉篇山部，文選郭景純遊仙詩注引並作增。曾與層增並通。

憭兮栗　栗一作慄

案唐寫本及今本文選並作慄。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同。合璧事類別集三八引亦同。栗慄通。

虎豹穴　穴一作峣

案穴疑爲㝔之壞字。「虎豹㝔」與上文「虎豹嘷」，下文「虎豹鬥」句法同。「虎豹㝔，叢薄深林兮人上慄」者，謂虎豹奔㝔，人懼而攀登林木以避之也。（互詳下條。）今本㝔壞爲穴，則與下句文意不貫。王注依壞文釋之曰「穿嵺（二字原倒，從段玉裁乙正）峣也」，一本又據王注改正文爲峣；（文選及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並同。）則歧中之歧矣。唐寫本文選仍作穴，引五臣本，陸善經本並同。又案以「狖狖羣嘯兮虎豹嘷」「虎豹鬥兮熊羆咆」二句例之，「虎豹㝔」上疑脫「□□□兮」四字。「罔兮沕，憭兮栗，□□□图虎豹㝔」與上文「坱兮軋，山曲岪，心淹留兮洞慌忽」句法一律。

叢薄深林兮人上慄　上一作之

案上猶升也，謂人攀升林木之上，則惴慄而懼也。淮南子齊俗篇曰「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猨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莊子齊物論篇曰「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即此所本。）「人上慄」猶言「人上之而慄」也。一本上作之，無義，疑「之」爲「止」之誤，然亦非本書之舊。簡齋詩集箋注一八獨立注又引人作又，亦誤。唐寫本及今本文選並作「人上慄，」朱本，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並同。（互詳上條。）

樹輪相糾兮林木茷骫

案「樹輪相糾」無義，疑當作「輪囷相糾。」鄒陽獄中上梁王書曰「輪囷離奇，」枚乘七發曰「中鬱結之輪囷，」左思吳都賦曰「輪囷糾蟠，」咸以「輪囷」狀樹幹盤曲之貌。本篇「輪囷相糾，」義同。御覽九五三引作「樹輪囷以相糾兮，」雖衍樹以二字，而囷字猶未脫。此當删樹字，從御覽補囷字。

青莎雜樹兮薠草靃靡　薠一作蘋

案一本薠作蘋，非是。說文「薠，青薠似莎者。」淮南子覽冥篇「路無薠莎，」（二字原倒，從王引之乙轉。）高注曰「薠讀猿猴蹯蹂之蹯，狀如葴，葴如葭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上「薛莎青薠，」注曰「薠，似莎而大。」步薠同類，故每並稱。此亦與莎並稱，則字本作薠無疑。且薠狀如葴葭，乃得從風動搖，其狀靃靡然。若作蘋，則不當言「靃靡」矣。文選作蘋。唐寫本同，又引蹇公音煩。御覽九〇六引亦作薠，（引注亦云音煩）海錄碎事二二

下，合璧事類別集三八引並同。一，朱本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亦同。

七諫

初放

堯舜聖已沒兮孰爲忠直 一無聖字

案當從一本删聖字。此蓋涉下章「堯舜聖而慈仁兮」而衍。

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

案坑俗坑字。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作坑，當據正。

舉世皆然兮余將誰告 舉一作與

王注曰「舉，與也。言舉當世之人皆爲佞偽。……」案正文舉當作與，注「舉，與也」當作「與，舉也。」惟正文作「與」用借字，故注以正字「舉」釋之。若正文本作「舉」，則字義已明，無煩訓釋，更無以借字「與」轉釋正字「舉」之理。亦惟正文作「與」，注以「舉」訓之，下文乃得承之而以「舉當世之人」重申正文「與世」之義。反之，若依今本正文作「舉」，注以「與」訓「舉」，則下文當云「與當世之人」，不得反言

「舉」矣。疑一本作「與」，王本作「舉」，後人以一本改王本正文，又乙注文「與舉」二字以就之。其下文「舉當世之人」仍出「舉」字，則又改而未盡改者也。

上葳蕤而防露兮

案蕤，俗蕤字。原本玉篇自部，類聚八九，事類賦二四注，文選王仲宣公讌詩注引並作蕤，當據正。

沈江

脩往古以行恩兮

案脩當爲循，字之誤也。（循以形近誤爲脩，又改寫作修。管子形勢篇「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王念孫云修爲循之誤。莊子大宗師篇「以德爲循」，釋文，天地篇「循于道之謂備」，釋文並曰「循本作修」。淮南子詮言篇「則動靜循理」，韓詩外傳二作修理。本篇下文「明法度而修理兮」，修亦循之誤，〔詳下條〕尤爲佳證。）「循往古以行恩」，謂遵從往古之道以行恩也。

明法度而修理兮　一云法令修而循理兮

案當從一本作「法令修而循理兮」。修，整也，循，順也，謂法令整飭而順理也。今本此文亦循先誤爲脩，轉寫爲修，後見下文已云「修理」，乃又改上文「法令修」爲「明法度」以避複也。

百草育而不長 育一作墮

案育疑當從一本作墮。墮爛奪成脊。與育形近，故轉寫爲育。墮，解也，（大戴禮記盛德篇注「墮，解墮也。」）脫也，（方言十二）言百草枯槁而葉脫節解也。（周語中「本見而草木節解，」悲囘風「蘋蘅槁而節離。」）

孤聖特而易傷 一云聖孤特

案當從一本作「聖孤特，」與上句「衆並諧」之文對舉以見意。王注曰「雖有聖明之智，孤特無助，易傷害也，」是王本正作「聖孤特。」

原咎雜而累重 原一作厚

案原當從一本作厚。咎雜猶鳩雜也。（咎九二聲通用。爾雅釋水曰「水醮曰厬，」說文引厬作氿。釋水又曰「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說文曰「厬，仄出泉也。」是厬氿二名，爾雅說文互易。九歎惜賢「溘渨涹之姦咎兮」卽姦宄。）莊子天下篇曰「九雜天下之川，」釋文「九本一作鳩，聚也。」案雜亦聚也。厚，多也。（考工記弓人注）「厚咎雜而累重，」猶言多其聚積，則所負累者重也。

赴湘沅之流澌兮

案「湘沅」當作「沅湘。」湘爲南楚諸水之大名，諸湘有沅湘，江湘，瀟湘，猶沅水，江水，瀟水，故沅可稱沅湘，而不可稱湘沅。離騷「濟沅湘以南征兮，」九歌湘君「令沅湘兮無波，」九章懷沙「浩浩沅湘，分（汾）流汩

兮，」惜往日「臨沅湘之玄淵兮，」皆稱沅湘。其稱湘沅者，惟此及九歎思古「回湘沅而遠遷」二例。然本篇哀命「上沅湘而分離，」九歎遠遊「殞余躬於沅湘，」仍作沅湘，是知七諫九歎兩「湘沅」仍「沅湘」之誤倒。（互詳懷沙「浩浩沅湘分流汨兮」條。）

怨世

然蕪穢而險戲

案原本玉篇山部文選彌正平鸚鵡賦注，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戲並作巇。戲與巇通。

獨寃抑而無極兮傷精神而壽夭皇天既不純命兮余生終無所依　一本無上四句

案夭依無韻，疑此非本篇文。一本無此四句，近是。

怨思

子推自割而飤君兮　一云推自割而食君兮

案飤食同。推上當從一本删子字。惜往日王注引此作「推自割而食君，」玉燭寶典二引作「推割宍而食君兮，」並無子字，與一本合。疑子字後人擅增。

讒諛進而相朋　朋一作明

案朋當從一本作明，字之誤也。明猶宣揚也。「相明」與上「不見」對舉。且明與廂翔韻，若作朋，則失其韻矣。

道壅絕而不通

案此章視他章特短，疑以下尚有脫文。

自悲

邪氣入而感內兮施玉色而外淫

案「感內」二字當互易，「施」字當移居「玉色」下。「邪氣入而內感，」「玉色施而外淫，」文相偶儷。王注曰「言讒邪之言雖自內感，」「內感」二字猶未倒。

雜橘柚以為囿兮　囿一作圃

案囿當從一本作圃。養禽獸處曰囿，（玄應一切經音義一二引三蒼。）樹果蓏曰圃。（周禮太宰鄭注）此曰「雜橘柚，」則字當作圃明甚。

列新夷與椒楨

案御覽九七三引新作辛。辛新正借字。（涉江「露申辛夷死林薄兮，」文選風賦注，笛賦注並引作新夷。）又

案說文曰「楨，剛木也，」與椒不同類。「椒楨」並舉，頗似不倫。御覽九七三引楨作檳，於義爲長。檳卽檳榔，其實可以調味，故與椒連言。今本作楨，蓋以楨檳形近，又涉下文「哀居者之誠貞」而誤。

哀命

年滔滔而自遠兮　遠一作往

案自疑當爲日字之誤也。（九歎逢紛「意晻晻而日頹，」日一作自。）「年滔滔而日遠兮，壽冉冉而愈衰，」「日」「愈」二字並用，與自悲「故人疏而日忘兮，新人進而俞（一作愈）好，」九辯「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一作愈）邁，」詞例正同。「日遠」之文本書屢見，惜誓曰「處衆山而日遠，」哀時命曰「處卓卓而日遠兮，」九歎離世曰「身容與而日遠。」本篇一本遠一作往，則又與九辯「年洋洋而日往兮，」語意尤近。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並作日遠，是其確證。

謬諫

安得良工而剖之　剖一作刑

案剖當從一本作刑。廣雅釋詁三曰「刑，治也。」周禮大司寇曰「以佐王刑邦國，」卽治邦國。（鄭注曰「刑，

正人之灋也」（案正亦治也。詳下。）又詩思齊「刑于寡妻」，釋文引韓詩說及孟子梁惠王上篇趙注並曰「刑，正也」，廣雅釋詁一同。正亦治也。呂氏春秋順民篇高注曰「正，治也。」離騷曰「不量鑿而正枘兮」，卽治枘。此本作「安得良工而刑之」，刑之卽治之。且刑與上文聽韻，若作剖，則失其韻矣。王注曰「剖猶治（本誤作活，從諸本訂正）也」，剖亦刑之誤。知之者，張揖作廣雅，盡采王注，（有說別詳。）上揭釋詁訓刑爲治，卽用本篇注文也。

同類者相似 似一作仇

案似當從一本作仇。仇，匹也。「同音者相和，同類者相仇，」句法一律，和與仇義亦近。學者讀仇爲仇敵之仇，文義不洽，因改作似，失其本眞矣。

音聲之相和兮言物類之相感也

案「感也」不入韻，句法亦不類，當係舊注文，本作「言音聲之相和，物類之相感也，」寫者誤爲正文，遂改如今本。然王逸有注，是誤在王前矣。

亂詞

鸞皇孔鳳日以遠兮畜鳧駕鵝雞鶩滿堂壇兮

案二句當依後文句法作「鸞皇孔鳳兮日以遠，鴐鵝雞鶩兮滿堂壇。」此本仿涉江「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四句。今本「鴐鵝」上衍「畜鳧」二字，（鳧卽鴐之誤而衍，畜字援注文增。）兩兮字又援涉江而誤倒在句末，則與後文句法不一律矣。

鼉鼉游乎華池

案以上下文義推之，此上似脫「□□□□□□兮」七字。

哀時命

杼中情而屬詩　杼一作抒

案杼抒通，文選班孟堅兩都賦序注引亦作抒。

左袪挂於榑桑　挂一作絓

案挂絓通，御覽九五五引亦作絓。

璋珪雜於甑窐兮　一作珪璋

案初學記一九，錦繡萬花谷續集五，廣韻十二齊引並作珪璋，與一本合。惟御覽二〇六引作璋圭，然三八二仍作圭璋。圭珪同。疑一本是。

不獲世之塵垢　垢一作埃

案垢當從一本作埃。埃與革得雖息韻。若作垢，則失其韻矣。漁父曰「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一即此所本。

虹霓紛其朝霞兮

案霞字無義。類聚二引霞作覆，近是。今作霞者，形近而誤。蓋虹形穹然下偃，如覆篷狀，故曰「虹霓紛其朝覆。」王注曰「日未明旦，復有朝霞，」是王本已誤。

上要求於僊者　求一作結

案「要求」於義難通。「求」當從一本作「結。」王注曰「上則要結僊者，」是王本正作要結。

騎白鹿而容與

案「與」字不入韻，此下疑有脫句。

遂悶歎而無名　歎一作漠一作嘆

案「悶歎」非無名之貌，歎當從一本作嘆。此以嘆誤為嘆，因轉寫作歎。（上文「嘆寂默而無聲，」嘆一作漠，一作歎，各本遞譌之迹，與此正同。九懷昭世「浮雲漢兮自娛，」漢今本誤作漠。九思疾世「踰隴堆兮渡漠，」漠又誤作漢。）悶漠雙聲連語，猶啾嘆也。詩抑曰「莫捫朕舌，」（傳「莫，無也。捫，持也，」誤甚。）淮南子精神篇曰「芒芠漠閔，」「悶漠」卽「莫捫」「漠閔，」語有倒順耳。王注曰「心遂煩悶，傷無美名，」讀悶如字，釋歎為傷，是所見本已誤。

九懷

匡機

來將屈兮困窮　來一作求，求一作永。

案來求皆無義，當從一本作永。莊子大宗師篇「來」，淮南子精神篇作「求」，崔譔引淮南作「永」，抱朴子博喻篇亦作「永」。來求永三字互譌，與此例同。

蓍蔡兮踊躍

案文選西京賦「搏耆龜，」注曰「耆，老也。龜之老者神，」引本書作耆。洪興祖據此謂蓍當爲耆，是矣。然竊疑耆龜卽天問之鴟龜，耆鴟古音近。（說文坻重文作渚，涉江「邸余車乎方林，」邸車卽楮車。）選注訓耆爲老，似猶未諦。今本耆作蓍者，蓋王注訓耆爲筮，後人遂改從艸以就之也。

通路

騰蛇兮後從 一云從後

案「後從」當依一本乙轉。「騰蛇兮從後，飛駏兮步旁，」文相偶儷。

悲命兮相當 相一作所

案「相」當從一本作「所。」所當猶所值也。

危　俊

徑岱土兮魏闕 闕一作國

案疑當作「徑代山兮魏魏。」洪興祖曰「注云『北荒，』疑岱本代字。」案「岱土」當作「代山。」「岱」即「代山」二字之誤合，「土」又「山」之譌而衍。王注曰「行出北荒，山高桀也，」但言山高而不及城闕，是王本無闕字。「魏闕」蓋本作「魏魏。」魏魏即巍巍，山高貌也，故注曰「山高桀。」古書於疊字中下一字，每祇作「二，」最易奪失。此文奪去下魏字，不成文義，今本作闕，一本作國，皆讀者以意妄補也。

昭　世

浮雲漠兮自娛

王注曰「或曰『浮雲漢』，漢，天河也。」案漠爲漢之形誤。（莫莫二形易混，詳哀時命「遂悶歎而無名」條。）「浮雲漢」與「登羊角」文相偶。（羊角，風名。注以爲山名，非是。）張衡思玄賦曰「浮雲漢之湯湯」語與此相似。

進瞵盼兮上丘墟 進一作集

案疑當作「集瞵盼兮丘墟。」「進」爲「集」之誤，（離騷「欲遠集而無所止兮，」集一作進，九思怨上「進惡兮九旬，」進一作集。）「上」即「丘」之誤而衍。集謂雨集，（孟子離婁下篇「七八月之間雨集，」文選四子講德論「莫不風馳雨集。」）集猶降也。文選甘泉賦曰「璧馬犀之瞵瞲，」注引埤蒼曰「瞵瞲，文貌。」景福殿賦曰「文彩璘斑，」西京賦曰「璀珉璘彬，」薛注曰「璘彬，玉光色雜也。」「瞵盼」與「瞵瞲」「璘斑」「璘彬」字異義同。此承上文言流星如雨墜於丘墟之上，其光瞵盼然也。

尊　嘉

余悲兮蘭生 生一作萃一作悴

案王注曰「哀彼香草，獨隕零也，」「隕零」之語與「生」義相左。疑生當爲芷，字之誤也。此以芷缺損成止，與生形近，遂改爲生。一本作萃若悴，與生之字形俱不近，蓋皆探注義而臆改。

運余兮念茲

案王注曰「轉思念此，志煩寃也，」疑正文余下脫思字。

濱流兮則逝

案則當爲側字之誤也。（莊子列禦寇篇「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釋文「側或作則。」）側有隱藏諸義。惜誦曰「願側身而無所，」七諫哀命曰「遂側身而旣遠，」謬諫曰「願側身巖穴而自託，」側身並猶隱身，藏身也。淮南子原道篇「側谿谷之間，」高注曰「側，伏也，」伏亦隱也，藏也。王注曰「意欲隨水而隱遁也。」正以「隱」釋「側，」疑王本不誤。

援芙蕖兮爲蓋　一云援英兮爲蓋一云拔英

案本章通以五字爲句，獨此句溢出一字，疑「芙蕖」當從一本作一「英」字。廣雅釋草曰「英，蒻也。」蒻謂蒲蒻。周禮醢人先鄭注曰「蒲蒻入水深，故曰深蒲，」後鄭注曰「深蒲，蒲始生水中子，」又注考工記輪人曰「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爲弱（蒻。）」案凡草木初生者曰英，（管子禁藏篇注「英謂草本之初生也。」）蒻爲蒲本之初生者，故亦謂之英。此曰「援英兮爲蓋，」實承上「抽蒲兮陳坐」而言，英卽蒲英，謂編蒲英以爲蓋也。學者不曉英義，輒改爲芙蕖，過矣。類聚八二引亦作「援英兮爲蓋。」御覽九九九引英作菫，形近而誤。然王注曰「引取荷華以覆身也，」則所據本已誤。

意曉陽兮燎瘖

案陽讀爲暢。文選王子淵洞簫賦「時橫潰以陽遂，」注曰「陽遂，清通貌，」朱駿聲亦云陽借爲暢。曉暢猶通達也。（蜀志諸葛亮傳曰「曉暢軍事，」卽通達軍事。）佩文韻府十一軫引此正作曉暢。

乃自訬兮在茲　自訬一作息軫

案「自訬」當從一本作「息軫，」並字之誤也。（自卽息之壞。俗書軫或作軨，故誤爲訬。）軫者，考工記輿人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輿下之材，合而成方，名曰軫。意義擴大，則通謂輿爲軫，又或直呼車爲軫。（後漢書左周黃列傳論「往車雖折，來軫方遒。」九歎遠遊「結余軫於西山兮，」軫一作車。）「息軫」猶停車也。班彪冀州賦曰「遂發軫於京洛，」猶發駕也。車止謂之息軫，猶車發謂之「發軫」矣。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作息軫，不誤。

九歎

逢紛

馳余車兮玄石步余馬兮洞庭平明發兮蒼梧夕投宿兮石城

案本篇兮字無在句中者。此當作「馳余車於玄石兮，步余馬於洞庭，平明發於蒼梧兮，夕投宿於石城。」今本四於字誤爲兮，乃删一三兩句末之兮字以避複也。太平寰宇記補闕一一三岳州華容縣引一二兩句兮字皆作於，文選謝靈運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見羊何共和之詩注引末句兮亦作於，是其確證。

離世

暮去次而敢止　去一作者

案暮當爲莫，去爲者之誤，者爲著之省。（管子揆度篇「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路史後紀十一注引去作者。）著附也，近也。「莫著次而敢止，」謂銜絕馬逸，附近次舍之人莫敢制止之也。御覽三五八引去作着，

即著之俗字，是其確證。

怨　思

顧屈節以從流兮　顧一作願

案顧當從一本作願，字之誤也。「願屈節以從流兮，心鞏鞏而不夷，」與上文「欲容與以竢時兮，懼年歲之既晏，」文相偶儷，願亦欲也。九辯曰「願自往而逕逝（原誤遊）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本篇憂苦曰「願寄言於三烏兮，去飄疾而不可得，欲遷志而改操兮，心紛結其未離，」句法與此並近。

遠　逝

杖玉華與朱旗兮　華一作策

案華疑當從一本作策。策可言杖，華則不然。王注曰「杖執美玉之華，」華亦當作策。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並作策，與一本合。

承皇考之妙儀　妙一作眇

案眇妙正借字。眇儀猶遠儀也。王注曰「上以承美先父高妙之法，」此妙字當從一本作遠。「高遠之法」即

眇儀也。

憂苦

愍命

葛藟虆於桂樹兮 虆一作纍

案虆疑本作纍。（王注「虆，緣也，」亦當作纍。）此涉上藟字而誤加艸頭。類聚八九引亦作纍，與一本合。

姿盛質而無愆

案「姿盛質」當作「姿質盛」。王注曰「姿質茂盛，」是王本未倒。

挾人箏而彈緯

案原本玉篇系部，文選曹子建箜篌引注，贈丁廙詩注引緯並作徽。緯與徽通。管子事語篇「女勤於緝績徽織，」徽織即緯織，是其證。（玉篇引彈作張，疑誤。）選注又引人箏作秦箏，未知孰是。

熊羆羣而逸囿 逸一作溢

案逸爲溢之借字。應瑒西狩賦「驚飆四駭，衝禽驚溢，」即驚逸。溢囿者，一本注曰「滿溢君之苑，」是其義。

思古

囘湘沅而遠遷

案「湘沅」當作「沅湘，」詳七諫「赴湘沅之流澌兮」條。

仳倠倚於彌楹

案王注曰「彌猶徧也，……仳倠醜女反倚立徧兩楹之間，侍左右也，」疑王本於作而。（下文「咎繇棄而在壄，」一本作棄於外野。）此涉上句於字而誤。

遠遊

朝西靈於九濱 西一作四

案西當從一本作四，此涉下文「西山」而誤。「馳六龍於三危兮，朝四靈於九濱，」文相偶儷。王注「召西方之神會於大海九曲之涯也，」西亦當作四。夫曰「會於大海九曲之涯，」則不祇一神明甚。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俱作四，與一本合。

建虹采以招指 一作采虹

案「虹采」當從一本作「采虹。」文選沈休文早發定山詩注引作綵虹。采綵同。

因靈玄於虞淵

案「靈玄」當作「玄靈。」王注曰「玄帝之神，」是王本正作玄靈。

何騷騷而自故　故一作苦

案故當從一本作苦。

譬彼蛟龍乘雲浮兮　一云譬彼雲龍無乘雲浮兮一句

案以下文韻例推之，此當依一本改「蛟」爲「雲，」刪「乘雲浮兮」四字。「譬彼雲龍，汎淫澒溶，紛若霧兮，潺湲轇轕，雷動電發，馺高舉兮，」龍與溶韻，轕與發韻，「霧兮」則隔二句與下文「舉兮」韻。今本增「乘雲浮兮」一句，則失其韻矣。王注曰「譬若蛟龍，潛於川澤，忽然乘雲，汎淫而遊，紛紜若霧而乃見之也。」今「雲」作「蛟，」「龍」下有「乘雲浮兮」四字，即依注文竄改。

沛濁浮清　沛一作棄

案沛當爲𢬵。淮南子說林篇曰「游者以足蹷，以手𢬵。」字鏡𢬵同撥。撥有棄義，故注訓「𢬵濁」爲「棄濁穢。」今本字作沛，蓋涉下三字從水而誤。一本援王注逕改爲棄，尤謬。

九思

逢尤

呂傅舉兮殷周

案「呂傅」疑當作「傅呂」，傳寫誤倒也。上云「思丁文兮聖明哲，」先武丁，（注訓丁爲當，謬甚）後文王，此云「傅呂舉而殷周興」先傅說，後呂望，二句相承爲文也。某氏注（九思敍曰「竊慕向褒之風，作頌一篇，號曰九思，以裨其辭。未有解說，故聊敍訓誼焉。」玩敍意，九思注斷非王逸自作，故注中說義與正文乖謬者，每每而是。）曰「呂，呂望，傅，傅說，」先呂後傅，是所見本已倒。

怨上

進惡兮九旬 惡一作思進惡一作集慕九旬一作仇荀

案當從一本作「進思兮仇荀。」洪興祖云仇荀謂仇牧，荀息，是也。公羊傳莊十二年曰「『宋萬弑其君捷，及

其大夫仇牧。』『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知？（知本作故，從春秋繁露韓詩外傳改。）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僖十年傳曰「『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又桓二年傳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案仇牧荀息，咸死君難，公羊再三稱之。本篇曰「進思兮仇荀，」卽用公羊義。「進思兮仇荀」與下「退顧兮彭務，」語意相對，言進則思慕仇荀之效忠死難，退則眷懷彭務之抗節赴淵。（彭務說詳下條。）下文又云「擬斯兮二蹤，未知兮所投，」「二蹤」斥仇荀與彭務，言仇

荀死難彭務赴淵，二者異趣而皆賢，己則不知何所適從也。今本「思」誤爲「惡」，「仇荀」誤爲「九旬，」某氏注遂因文立義解爲「九旬之飲而不聽政」，甚矣其謬也。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作「進慕」，亦通。（孫詒讓說同。）

復顧兮彭務　復一作退

案復當從一本作退。退小篆作復，漢隸作復（張表碑，梁休碑）若復（祝睦碑）與復形近，故傳寫多亂之。某氏注曰「彭，彭咸，務，務光，皆古介士，恥受汙辱，自投於水而死也。」「退顧彭務」與「進思仇荀」對舉以見義，說具上條。今本退誤作復，則失其義矣。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並作退，（孫詒讓說同。）

疾世

從邛遨兮棲遲　一云從盧敖兮

案「邛遨」疑當從一本作「盧敖」。盧敖，古方士之求神仙者，嘗周行四極，遇仙人若士於蒙穀之上，事見淮南子道應篇。「赴崑山兮馽騄（馽當讀如馵，之戍切）」「馽騄」疊韻連語，行遲也。周禮大司馬注曰「摝讀……如涿鹿之鹿……摝者止行息氣也。」「馽騄」「涿鹿」音同，馽騄之義亦猶摝也。廣韻曰「趢趗，兒行，」趢趗即馽騄之倒語，「小兒行遲」與「止行息氣」之義亦近。某氏注訓馽爲絆，訓騄爲駿馬名，謬甚。）

從盧敖兮棲遲，」文相偶。今本「盧敖」誤作「邛遨，」某氏注以邛爲獸名，謂「馬騄從邛而棲遲顧望，」支離繳繞，失之遠矣。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作盧敖。

時咄咄兮旦旦　咄咄一作朏朏，旦旦一作且旦。

案「咄咄」當從一本作「朏朏。」說文曰「朏，月未盛之明也。从月出聲。」（說文無咄字，玉篇，字鏡，廣韻，集韻均有。）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並作朏朏。「旦旦」當從一本作「且旦。」（詩東門之枌「穀旦於差，」釋文引韓詩旦作且，庭燎傳「央且也，」釋文且本作旦。）朱燮元本正作且旦。

憫上

覩斯兮僞惑　一云疾斯兮僞忒

案哀歲曰「睹斯兮嫉賊，心爲兮切傷，」與本章「覩斯兮僞惑，心爲兮隔錯，」句法一律。疑一本覩作疾，非是。

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並作覩。

冰凍兮洛澤

案「洛澤」當爲「洛澤。」玉篇曰「洛澤，冰貌。」（說文曰「垎，土乾也，一曰堅也，」洛垎聲同義近。）「霜雪兮漼溰，冰凍兮洛澤，」文相偶。漼溰爲霜雪貌，則洛澤爲冰貌矣。注曰「洛，竭也，寒而水澤竭成冰，」讀洛爲

洄，又訓澤爲水，並依誤文爲說，失其義矣。新撰字鏡二水部，廣韻十九鐸，集韻十九鐸引並作洛澤，當據正。

踡跼兮寒局數獨處兮志不申　一云踡跼兮數年

案本篇通例，奇句或有韻，或無韻，偶句則必有韻。獨此處「踡跼兮寒局數」爲奇句，（全章中第二十五句）有韻，「獨處兮志不申」爲偶句，（全章中第二十六句）無韻，與例不符。疑二句當倒轉。如此則奇偶互易，奇無韻而偶有韻矣。且惟「踡跼兮寒局數」句在下，與後文「年齒盡兮命迫促」句相連，故一本得誤以「年」屬上讀，而作「踡跼兮數年。」審如今本，「數」「年」二字部居懸絕，則一本所誤者爲不可能矣。

年齒盡兮命迫促

案全篇各章之句數，皆爲二之倍數，（逢尤三十六句，怨上四十二句，疾世四十句，遭厄三十四句，悼亂四十二句，傷時四十四句，哀歲四十六句，守志四十句，亂詞六句。）惟本章三十七句，獨爲例外。疑本章原三十八句，今本脫去一句，乃餘三十七耳。至所脫之句，疑在「年齒盡兮命迫促」下。知之者，上文方有錯簡，（詳上條）以常情推之，脫文當卽在其鄰近。然詞賦之文類皆兩句一意，此處上文「庇蔭兮枯樹，匍匐兮巖石，」「獨處兮志不申，踡跼兮寒局數（縮）」下文「魁壘擠摧兮常困辱，含憂强老兮愁不樂，」「鬒髮藍顇兮鬢顛（二字原倒，詳下條）白，思靈澤兮一膏沐，」皆兩句合明一意，詞具義足，無待補苴。惟「年齒盡兮命迫促」一句，詞意奇零，無所附麗，然則所脫者，或卽此句之配偶句歟？復以「踡跼兮寒局數，年齒盡兮命迫促」二句必須毗

連推之，則所脫之句，必在「年齒……」句之下，抑又可知。

鬒髮藍頩兮顠鬢白

案「顠鬢白」疑當作「鬢顠白。」某氏注曰「顠，雜白也，」玉篇曰「顠，髮白貌。」案爾雅釋草曰「蔈，白華芆，」說文曰「縹，帛青白色也，」「驃，黃馬發白色，一曰白髦尾也，」釋名釋地曰「土白曰漂。」凡從票之字多有白義，故髮白謂之顠。「鬒髮藍頩兮鬢顠白」者，「藍頩」同義，（某氏注曰「藍，亂也。」頩讀爲萃，說文曰「萃，艸貌，讀若頩。」）「顠白」同義，文相偶也。今本「顠鬢」二字誤倒，則不惟與「藍頩」之詞例參差，且循文釋義，試讀「顠鬢白」爲「白鬢白，」復成何語乎？

遭　厄

殟鶡遊乎華屋　殟一作鶻

案字書無殟字，當依校注作䳄，䳄即鴟俗字。（篇海類篇䳄與鴟同。）然鳥名無鴟鶡，而以下文鵕鸃例之，鴟鶡似亦不得解爲鴟與鶡二鳥。疑鴟當從一本作鶻。詩小宛傳曰「鳴鳩，鶻雕也。」鶡與雕同，鶻鶡即鳴鳩。離騷曰「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此以鶻鶡喻讒佞，義蓋本之離騷。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作鶻鶡。

萓蒯兮𣚚莽　𣚚一作野

案𣚚古野字。「野莽」無義。𣚚當爲楙，字之誤也。說文曰「𦵯，細艸叢生也，」「茂，艸豐盛也，」楙𦵯茂同。說文又曰「𦵏，衆草也，」廣雅釋訓曰「𦵏𦵏，茂也，」𦵏莽同。「萓蒯兮楙莽，蘿葦兮仟眠，」文相偶。楙莽雙聲，阡眠疊韻，皆草豐盛貌。今本譌作「𣚚莽，」則與「千眠」之詞不相偶稱矣。

垂屣兮將起　垂釋文作𠧴測𡗝切

案垂當從釋文本作𠧴，字之誤也。（漢富春丞張君碑垂作𠁥，與𠧴形近。）𠧴卽臿字。（見廣韻）淮南子要略篇曰「禹身執虆臿，以爲民先，」漢書楚元王傳「根臿地中，」儒林傳「首臿泥中，」今本臿並作垂，誤與此同。臿屣者，漢書地理志下注曰「屣謂小履之無跟者也，」臿與插同。屣無跟，但以足插入曳之而行，故曰臿屣。莊子讓王篇曰「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釋文引通俗文曰「履不著跟曰屣，」文選長門賦曰「蹝履起而彷徨，」漢書雋不疑傳曰「躧履起迎，」縰蹝躧同。臿屣猶蹝履也。韓詩外傳二曰「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接捷通，（左傳春秋經莊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僖三十二年「鄭伯捷卒，」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捷公羊幷作接。）捷插亦通。（儀禮士冠禮「捷柶與，」禮記樂記「猶捷也，」釋文並云

「捷本作插。」）畣履猶接履也。外傳九又曰「夫志不得，則扱（今本作授，佩文韻府四紙引作投，皆字之誤）履而適秦楚耳。」汲插亦通。（禮記內則注「猶扱也，」釋文曰「扱本作捷，一本又作插。」）畣屣又猶扱履也。

跬跱兮碩明　碩一作須

案碩當從一本作須。須，待也。「跬跱兮須明，」猶憫上曰「待天明兮立躑躅」也。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並作須，與一本合。

傷時

百貿易兮傳賣　傳一作傳

案貿俗貿字。傳當從一本作傳，讀爲轉，已詳洪注。（文子微言篇「百里奚傳賣。」）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並作傳，與一本合。

才德用而列施　德一作得

案德讀爲得，列讀爲烈，言賢才得用而功烈施於後世也。

忽飈騰兮浮雲　一云忽飈騰兮雲浮

案「浮雲」當從一本乙轉。「飈騰」與「雲浮」對文。司馬相如大人賦曰「猋風涌而雲浮，」句法與此同。

又此文以娭能，（讀爲耐）浮，茱台五字之幽合韻。今本「浮」倒在「雲」上，則失其韻矣。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並作「雲浮，」與一本合。

哀歲

草木兮蒼唐 唐一作黃

案疑蒼唐卽摧頹，語之轉也。一本唐作黃，蓋後人臆改。朱燮元本，大小雅堂本仍作蒼唐。

守志

目瞥瞥兮西沒

案目當爲日，涉下瞥字從目而誤。說文曰「瞥，……一曰財見也，又目翳也。」此以「瞥瞥」形容日銜山欲墜之狀，妙得神理。「日瞥瞥兮西沒，道遐迥兮阻艱。」（原誤歎，詳下條。）言日暮道險，與九歎遠逝「日杳杳以西頽兮，路長遠而窘迫，」語意同。

道遐迥兮阻歎

案歎當爲艱，形近而誤。說具上條。

敦煌舊鈔楚辭音殘卷跋 附校勘記

敦煌舊鈔楚辭音殘卷，不避隋唐諱，存者八十四行，起「駟玉虬以乘鷖兮，」迄「雜瑤象以爲車，」凡釋離騷經文一百八十八，注文九十六，希世瓌寶也。卷藏巴黎圖書館。王重民先生近校書巴黎，始發之叢殘中，並據卷中「茲」字下「騫案」云云定爲隋釋道騫撰楚辭音，又以「瑆」下云「郭本止作程，」謂卽郭璞楚辭注之孑遺，（巴黎敦煌殘卷敍錄九見圖書季刊二卷三期）其說皆灼然有據，無可易者。夫自漢王逸以下逮宋之洪朱，約及千載，爲楚辭學者代有名家，而郭注騫音之名，尤赫然在人耳目。顧其書自唐中葉以還，似已蕩然靡存，而史志所臚，空有其目，譬如豐碑載塗，徒足令人欷歔憑弔耳。孰謂騫音殘卷，一旦發現，而郭注鱗爪，復在其中，是非旦暮之遇乎？自殷虛之役以來，數十年間，驚人之事多矣。卽以重民先生近所剔發於巴黎者言，此尺幅斷軸，亦毫末之於馬體而已。然而於楚辭之學已不啻啓一新紀元，重民先生之功爲不朽矣！比因友人葉公超先生郵書巴黎，代請副本。重民先生乃慮迻寫失眞，餉以影片。歡慶感激，夫復何言？既拜領嘉貺，紬繹終朝，驚喜稍定，乃記其一得之見如次。尚幸重民先生有以敎之。

以今本楚辭章句校此卷注「邑於綸，」卷綸作「緡，」以左傳史記證之，疑係誤字。說詳校勘記。注「不可卒

至，」明正德本楚辭及唐寫本文選集注至並作「偏，」今卷亦作「偏，」則卷是而今本非也。自餘異文，十九勝於今本以其義雖不殊而字則近古，說亦具校記中。至夾注中往往引章句語，其有裨於校勘者，「筳」下引王逸曰「筳，小破竹也，」與文昌雜錄二所引正同。今本破作「折，」蓋蒙下文「結草折竹以卜曰篿」而誤。以上為卷中涉於離騷經與章句本身之可紀者。然卷之價值尙不在此。

「珵」下引郭本作「程，」郭本當指郭璞楚辭注，重民先生既發之矣。然而謂「郭璞楚辭注存留於今日者，此為惟一鱗爪，」則未必然。

「茲」字下郭云「止日之行，勿近昧谷也；」

「鴆」字下郭云「凶人見欺也；」

「鳩」字下郭云「姦佞先己也。」

案「止日」句釋經文「望崦嵫而勿迫」也，「凶人」句釋「鴆告余以不好」也，「姦佞」句釋「恐鵜鳩之先鳴」也。既皆冠以「郭云，」則非郭注而何取彼隻字，捨此全句，皆千慮之一失已。雖然，謂郭書之存於天壤間者，祇此卷中數語猶未諦也。曩嘗欲雜採由漢至隋間詩文家用楚辭與王逸異義者，理而董之，如淸儒之於羣經者之為，輯為「楚辭遺說考。」年來羅掘所及，於郭璞亦得一事焉。文選江賦曰「悲靈均之任石，歎漁父之櫂歌，」李注曰：

楚辭曰：「名余曰正則，字余曰靈均。」又曰：「望大河之洲渚，悲申徒之抗直，今作跡驟諫君而不聽，重任石之何益？」又曰：「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君之蔽壅。」史記曰：「屈原作懷沙賦，懷石自投汨羅。」懷沙卽任石也，義與王逸不同。

案李善謂王郭異義，是也。「重任石之何益，」悲回風文。王逸注曰：「任，負也。百二十斤爲石。言己數諫君而不見聽，雖欲自任以重石，終無益於萬分也。」舊校石一作「祏。」說文：「祏，百二十斤也。」是王讀石爲祏。若郭賦上下文所隸事，如陽侯，奇相，禹，佽飛，要離，周穆王，鄭交甫，皆與江相關，而此又與「歎漁父之櫂歌」相爲偶句，是其解楚辭「任石」爲抱石沈江，審矣。作賦用楚辭義如此，注騷時不宜自異。然則江賦此句，可視爲郭氏楚辭遺說，亦卽其楚辭注義矣。愚意郭書之在海內，名雖亡，實亦未嘗盡亡。重民先生倘不以爲謬乎？

卷中所存佚書，郭氏楚辭注而外，似尙有宋人所稱無名氏之離騷釋文。「鳺」字下曰：

文釋曰「鶗鴂一名鵙，今謂之伯勞，順陰氣而生，賊害之禽也。王逸以爲春鳥，謬矣。廣疋：『鷤鴂，布穀也。』案江之意，秋時有之。詩云：『七月鳴鵙。』毛傳云：『鵙，伯勞也。』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

案「文釋」似非人名。注漢書者有文穎，然「釋」之與「穎」，形聲俱遠，無緣致誤。竊意「文釋」當爲「釋文」之倒。其書洪補注屢引之，隋唐志不載。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並有離騷釋文一卷。解題云：「古本無名氏，洪氏得之吳郡林虙德祖。其篇次不與今本同。」案釋文篇次異於今本，而與王逸注暗合，又據洪所引，率多古文奇

字，蓋隋唐以前舊籍也。騫公所引，必此書無疑。第宋人云其書無名氏。今細審前揭騫公語，上引釋文駁王逸曰：「王逸以爲春鳥謬矣，」下云「案江之意，秋時有之，」則江是釋文作者之姓矣。釋文今既不傳，此條又不見於洪氏所引，而作者姓氏久湮，復獨賴此卷存之，斯不僅爲遺說考之新資料，抑亦好古者之所當共慶者與！

其他所引古籍尚有尚書三則，內二則有僞孔傳 毛詩五則，皆有傳，一則有箋 左傳並杜注一則，公羊傳一則，論語並孔注一則，世本一則，穆天子傳並注一則，山海經三則，內二則有注 漢書並文穎注一則，淮南子二則，內一則有許注 司馬相如賦一則，爾雅，方言各二則，說文六則，廣雅十三則，蒼頡篇，埤蒼，聲類，字書各一則，字林三則，字詁二則。以上世本，淮南許注，並蒼頡篇以下皆佚書，當有裨於輯佚工作；自餘諸書，或亦有裨於校勘。叢脞嬰身，未暇覆案也。至引相玉書一則，與王注所引微有出入，既不明言轉引王注，其果出自原書與否，蓋難言之。

卷中文字頗有迻寫失次者，上揭「文釋」二字，是其一端。然尚有舛誤甚於此者。「鴆」字下曰：

文沁徒蔭二反。廣疋曰：「其雄曰運日，其雌曰陰諧。」山海經曰：「女几之山，多鴆。」郭璞曰：「大如鵰，紫綠色長頸，赤啄，食虵。」淮南子作雲日，字或作䲨日。或圡俗云，「千年潭鳥成同力，千年同力作暈日。」字郭云凶人見欺也，成鴆鳥也，三千歲也，亦不詳審斯言之虛實。

自「千年」「同力」下，文義不屬，試乙正之如次：

……淮南子作雲日，字或作鵶日，或作暈日。〔字〕此字上下皆無所附麗，疑衍。土原作圡，俗土字。俗云，千年潭鳥成同力，千年同力成鴆鳥也，三千歲也，亦不詳審斯言之虛實。郭云：「凶人見欺也。」

嶺南異物志曰：「檀雞，鴆鳥之別名。」檀雞即潭鳥，亦即鴆鳥也。鴆潭音同覃部，轉入寒桓，則爲「檀」。「名醫別錄」：「鴆鳥，毛有大毒，一名鵶日。」陶注曰：「鵶日，大如黑傖雞，……作聲似云同力，故又名同力鳥。」是鴆也，潭也，同力也，一物而異名，故知此當以「千年潭鳥成同力，千年同力成鴆鳥」相承爲文。唯「三千歲」之三似當作二，不則「土俗云」下或尚有脫文。

至於所注音讀二百八十餘事，自爲討治隋唐古音之正確資料。事涉專門，力有未逮，故缺而弗論云。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十八日。

校勘記 四部叢刊本楚辭章句用楚辭音殘卷校

日忽忽其將暮 卷作莫

望崦嵫而勿迫 卷作奄茲

案今本下文注引禹大傳：「洧盤之水，出崦嵫之山，」唐寫本文選集注殘卷作奄茲，宋胡穉簡齋詩集箋注五引同。

吾將上下而求索。　卷作索

案此求索本字見說文廣雅，經傳皆用索，用索者此爲首見。

〔注〕不可卒至。　卷作偏

案明正德刊本楚辭亦作偏，唐寫本文選集注同。

總余轡乎扶桑　卷作揔

案明隆慶夫容館重雕宋本朱氏集注本，錢氏集傳本，唐寫本文選集注並作揔，文選陸士衡前緩歌行注引同。

聊逍遙以相羊　逍遙一作須臾　卷作須臾，云本或作消搖。

案義仍是逍遙作須臾者，古字假借。本書九思守志篇：「涉鸞山以逍遙，」注：消遙須臾也。

雷師告余以未具〔注〕言己使仁智之士　卷作知

紛總總其離合〔注〕總總猶僔僔聚貌　卷僔僔下引此注，末有也字。

案夫容館本亦有也字，文選甘泉賦注引同。

相下女之可詒。　詒一作貽　卷作貽，云又詒同。

案正德本亦作貽。

吾令蹇脩以爲理〔注〕伏羲時敦朴　卷作戲

雄鳩之鳴逝兮　釋文雄作䲹　卷作䲹

案此古字之僅見者。

鳳皇既受詒兮　卷於此詒字下出遺字

案騫公所據本此處似有注「詒，遺也。」今本脫之。

留有虞之二姚〔注〕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　卷作繙

案少康食邑左傳哀元年及史記吳太伯世家字並作綸，無作繙者。此似誤。正德本作綸繙，則又合二本而並存之。

理弱而媒拙兮〔注〕拙鈍也　卷作頓

案唐寫本文選集注亦作頓。經傳每叚頓爲鈍。左傳襄四年「甲兵不頓，」戰國策秦策「吾甲兵頓，」漢書賈誼傳「莫邪爲頓兮。」

好蔽美而稱惡　卷作偁，云又稱同。

案偁稱正借字。

索藑茅以筳篿兮　卷作槩

〔注〕筳小折竹也　卷筳字下引作破

案宋龐元英文昌雜錄二引亦作破。

〔注〕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　卷篿字下引無以字

何所獨無芳草兮　草一作艸　卷作艸

爾何懷乎故宇　宇一作宅　卷作宅，云如字，或作宇音。

世幽昧以昡曜兮　昡一作眩　卷作眩

孰云察余之善惡〔注〕屈原答靈氛曰　卷作畣

案畣古答字，爾雅有之，然已譌作畣從田，於義無施。他書用古字者莫不皆然，蓋習非勝是，沿誤久矣。作畣者平生惟此一見。六書命脈，不絕如縷，眞堪一字千金矣。

恐鵜鴂之先鳴兮　鵜一作鷤　卷作鷤

案史記曆書索隱，漢書揚雄傳注，後漢書張衡傳注，爾雅翼，任淵山谷內集注十二並引作鷤。鵜鷤陰陽對轉。

惟此黨人之不諒兮　諒一作亮　卷作亮

荃蕙化而爲茅　卷作菉

椒專佞以慢慆兮　慆一作謟　卷作謟，云又慆，宜作滔，同他牢反。

案類聚八九，文選祭屈原文注，海錄碎事五引並作謟，書鈔三〇又引作謟，誤。

芬至今猶未沫〔注〕芬芳勃勃……　勃一作浡　卷作浡浡

精瓊靡以爲粻〔注〕精鑿也　卷作糳

案糳鑿正借字。

載大公報圖書副刊（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二日）及圖書季刊第三卷第一第二期合刊。（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出版，國立北平圖書館編印上海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會發行。）

釋[illegible]

銅器中有銘識作[illegible]者，宋人釋「子孫，」其妄不足辯。近時羅振玉釋「子黽，」郭沫若釋「天黿，」孫海波釋「大黽。」羅氏無說。郭說曰：

天黿卽軒轅也。周語「我姬姓出自天黿，」猶言出自黃帝。十二歲之單閼卽十二次之天黿，近年據余考知實當於十二宮之獅子座軒轅。由姓氏演爲星名者與商星同。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三一獻侯鼎

孫說曰：

上作[illegible]當是天或大字。下實黽形，且已有壺底飾文及泉屋清賞所載蛙形虺龍文盤之飾文二黽形，與此並合。果族徽也，當釋「大黽，」地志有大黽谷可證也。古文聲系自序

案說文「黿，大鼈也。」欲知郭說信否，當一詳審此文下半所象是否鼈形。考彝銘中原始圖形文字與此近似者約有四類：

（一）[illegible] 弟黿鼎（代二一一二） [illegible] 弟黿爵（續殷下二〇） [illegible] 弟黿父丙殷（續殷上四二） [illegible] 弟黿父丙爵（夢坡二三二）

（二）鼈父丙鼎（代二，二一）

（三）？父巳解（續殷下五七）

（四）黽父辛卣（攈一，四）　黽父丁鼎二（代二，二一）　黽父辛鼎一（代二，二一）　黽且乙角（續殷下四三）

圖（一）大都四足向前，有尾，確象龜形。圖（二）與圖（一）同，惟喙加長，殆卽鼈也。圖（三）二足向前，二足向後，且無尾，疑是昆蟲而非水族，其名不可確指。圖（四）亦無尾，惟後二足特長，或反拱於後，或迴抱於前，其爲鼁黽之屬，一望而知。銘識之，就余所檢獲之四十九例觀之，參看文末附圖其下半之蟲形，無一有尾者，而就中其後二足迴抱於前者纔兩見，餘則悉反拱於後，此於鼁黽之形尤爲逼肖。然則此字郭氏所釋不如羅孫爲長明矣。至孫釋爲大得之。惟讀爲「大黽」二字，則非，蓋字實從大從黽之黿也。知之者，同例之字有從大從豕者，


豕父甲彝（代一三，五〇）

豕妣辛彝（殷上一六）

豕父丁鼎（代二，二一）

豕鼎（代二，二一）

豕父乙觚（簠二，一一，代一四，二四）

豕爵（續殷下一九）

卽卜辭字，常釋，又有從大從羊者，

宰鼎（代二一）　宰鼎（代二一）

諦審其獸形，與亞羊尊之[glyph]（亞羊尊 愙一 三五）無異，故知確卽說文宰字。大本人形，此處未必爲大小之大，然許君訓宰爲小羊，終覺可疑。竈從大黽，猶奚從大豕，宰從大羊矣。

雖然，竈字別無所見，何以知古必有此字乎？欲釋此疑，請先讀秦公段：

……乍作 𦘔宗彝，目邵皇且，嬰嚴𢾔各，目受屯魯多釐，釁壽無疆，㽙疐才在 天，高弘又有 慶慶，竈囿有 四方。

案「以邵皇祖，嬰嚴𢾔各」與「以受屯魯多釐，釁壽無疆」語勢平列，「邵」與「受」之主格皆秦公也。下文「㽙疐在天」之上不別出主格，明其主格仍是秦公。然秦公以作器之生人而言在天，揆之恆情，必不可能。因悟古天大同字，而𠙶立從大一，此天字實當讀爲立，立古位字，「㽙疐在天」卽「㽙疐在位」也。井人妄鐘「𩐟處宗室」，𩐟亦處也。師俞段「天子其萬年眉壽黃耇，㽙在立位」，伯椃虘段「萬年眉壽，㽙在立位」，與此語意不殊，而秦公鐘全篇與段文大同，彼正作「㽙疐在立位」，尤其確證。

知「㽙疐在天」在天卽在位，且屬秦公言，則下文「高弘有慶，竈囿四方」亦當屬秦公，蓋二句之上仍未別出主格也。「竈囿四方」之竈，自宋薛尚功釋奄，相沿無異說，近儒王國維始改讀爲造，其言曰：

「竈囿四方」當是造有四方，余意詩皇矣無競案當作執競「奄有四方」之奄，殆此字之譌，蓋形相近也。

案王蓋因讀「旼寷在天」之天如字，解爲皇祖之靈在天，遂謂「寵囿四方」亦指祖言，故釋爲造有四方。不知四方非可造者，藉曰可能，亦惟天神能之，在天之皇祖必無造四方之理，且銘文此數句本皆屬秦公言，秦公尤不能造有四方也。「造有四方」之語本嫌不辭，故郭氏改釋爲「造佑四方」，然其蔽亦坐誤認此句主格爲皇祖，故失與王同。余意「寵囿四方」宋人讀爲「奄有四方」，詞意順適，實不可易。秦公鐘「畯寷在位，高弘有慶，匍有四方」之語與段文全同，惟變寵爲匍，蓋因寵讀爲奄，匍讀爲撫，奄撫一義，詩韓奕傳「奄，撫也。」故字得互易耳。至詩之

維此王季，……奄有四方，大雅皇矣篇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周頌執競篇

自生后稷，奄有下國，……奄有下土，纘禹之緒，魯頌閟宮篇

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同上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域。商頌玄鳥篇

並他書之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書大禹謨篇

王用奄有四鄰，逸周書皇門篇

凡此讀奄如字，訓爲撫，亦莫不貫通，若改奄爲寵，讀寵爲造，反滋滯礙矣。秦公鐘又云：

不顯皇祖受天命，竈有下國。

「竈有下國」亦卽閟宮篇之「奄有下國」也。

然則竈曷爲而得讀爲奄？將謂詩書是而誤在金文耶？曰：金文與詩書皆是也。說文大部「奄，覆也，大有餘也，又欠也，錢坫朱駿聲朱珔並疑欠爲久之譌，近是。從大從申，申，展也。」案申古電字，奄字從申，無由見義，許說殆不足據。余謂奄卽金文竈字，從电爲黽之省變，其證有三。試觀下圖：

1 秦汧陽刻石竈字所從
2 邵鐘鼉字所從
3 古文四聲韻繩字所從
4 臨虞高宮鐙二竈字所從
5 小篆奄字所從
6 汗簡黽字
7 邵鐘竈字所從
8 秦公毁竈字所從
9 陶文竈字所從
10 秦三年戈竈字所從

黽得變爲电，則竈亦可變爲奄，此奄從黽省，驗諸字形而有據者一也。明母古與影母通，杳窈窅今音或讀作 m-，冤當從免聲，說文「冤，屈也」，「俛，低頭也」，楚辭懷沙「冤屈而自抑」，史記作俛詘，是冤從兎爲免之譌。毒於改切而梅莫亥切，嬰於盈切而溟莫迥切，殳莫勃切而頞烏沒切，𪓰武延切而𢐀於蹇切，以上並廣韻 冥忙經切而幎娟營切，集韻 並其例證。觀諸黽聲之蠅音余陵切，繩𪓰並音以證切，以上並據廣韻 繩或借爲揚，左傳莊十四年「繩息嬀以語楚子」，呂氏春秋古樂篇「乃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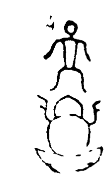
詩以繩文王之德」，錢繹云：「二繩字並借爲揚，逸周書皇門篇『乃維有奉狂夫，是陽是繩，』陽與揚通。」案繩古蓋如蠅，故得轉爲揚，猶方言十一云「蠅，東齊謂之羊」也。 知黽古音亦讀影母黽之聲母既爲影，其韻母復由蒸轉侵，即與奄同，此奄從黽省，核諸字音而益信者二也。老子十四章「繩繩不可名，」釋文引簡文注「繩繩，無涯際之貌：」說文大部「奄，大有餘也。」廣雅釋器「⿰黑黽，黑也，」說文黑部「黤，青黑也。」說文黽部「鼆，冥也，」廣雅釋詁四「晻，冥也。」太玄五沈「好⿰女黽惡粥，」注「⿰女黽，懷也，」左傳文十八年「掩賊爲藏，」注「掩，匿也，」懷匿義近。奄及從奄之字與從黽之字往往同訓，此奄從黽省，衡諸字義而仍合者三也。奄從黽省既如上述，而竈亦從黽，是奄竈二字例得通用。金文之「竈有四方，」「竈有下國，」經典作「奄有四方，」「奄有下國，」其故在此。

雖然，謂竈奄二字通用則可，謂竈即奄字則不可。金文竈字從穴，古人穴居，故穴與宀同部。鼄鐘，秦三年戈及陶文黽字並從宀不從穴，與說文同。竈竈當爲一字。而義復爲函蓋，以意逆之，當爲庵之別構，經典作奄，則庵之省。說文無庵字，許君蓋以奄爲庵，故訓覆，引申爲大爲久。衡方碑「庵離寢疾，」庵離即奄留，此用本字僅見之例。至奄字本作竈，從大從黽，大即人，乃國族名，省變爲奄，又加邑作⿰奄阝，說文邑部「⿰奄阝，周公所誅⿰奄阝國，在魯」是矣。郭氏知竈爲氏族，此其特識，突過前人，至讀爲「天竈」二字則尚無確證。孫氏讀爲「大黽，」古國族未見有稱大黽者，引谷名爲證，亦近牽合，故亦不敢苟同。

補記

古文四聲韻有䵷字作黽，廣韻靈字古文作䨩，古文四聲韻作䨩，並即金文叔夷鎛之䨩字之省。凡此亦皆黿省爲奄之比。文成不及補入，附記於此。

附圖



黿鼎（代二，一二）

黿父乙爵（續殷下三三）

黿父乙鼎一（代二，三七）

黿父癸尊（續殷上五七）

黿父癸鼎一（代二，三九）

黿父癸觶（續殷下六二）

黿父乙觶（殷下二八）

黿父戊盉（續殷下七二）

黿父戊尊（殷上二三）

黿父癸彝（殷上一六）

黿父癸盤（殷下三四）

黿角（殷下二二）

丮鼎二（代三，四六）

黿父乙彝（殷上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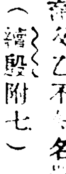
黿父癸卣（殷上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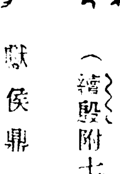
黿父乙觶（續殷下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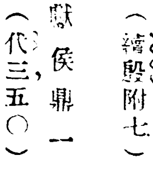
黿爵（殷下八）

黿爵（續殷下一八）

黿父乙尊（續殷上五六）







黿父乙不知名器（續殷附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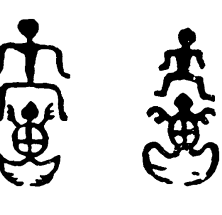
黿父乙鼎（代二，三七）

黿父丁彝（殷上一六）

剌鼎（代三，八）

獸侯鼎一（代三，五〇）

黽父辛尊（續殷上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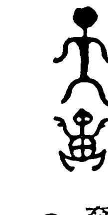


黽父乙觶（殷下三一）

黽卣（殷上四一）

黽父乙鼎二（代二三七）

黽卣（殷上二九）



黽父癸鼎二（代二二九）

黽不知名器（續殷附四）

黽父乙鼎三（代二三七）

黽父乙彝（殷上一六）

黽不知名器（續殷附四）

黽父乙卣二（續殷上七七）

黽爵（續殷下一九）

黽父乙卣一（續殷上七七）

黽婦姑甗（代五七）



黽父乙卣（殷上三四）

黽角（殷下二三）

征人鼎（代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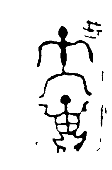
黽父戊卣（殷上三四）

黽父乙段（殷上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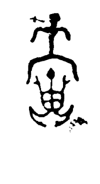
黽父乙角（續殷下三三）

黽父乙卣（殷上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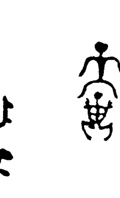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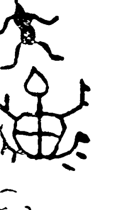
黽父戊鼎（代三二）



黽父乙觶（殷下二八）



黽段（續殷上三六）



舡（殷下二五）

釋省⿰彳省

契文疏證之一

卜辭□□二形，羅振玉釋相，他家皆釋省。又有□字，諸家或釋省，王襄釋⿰彳省，郭沫若前說或釋循，葉玉森容庚孫海波或釋德，孫詒讓羅振玉或釋直，郭後說釋徝，商承祚其參差如此。今案□从目从丨，丨象目光所注，煩其筆畫則爲□，確係省視字。然卜辭凡言省似皆謂周行而省視之，觀諸辭言「往省」「出省」之多可知。故字又作□，从□，示行而視之之意。此字以今隸定之，當書作⿰彳省，若嫌今無此字，則如王氏逕書作省，亦無不可。⿰彳省後變作巡，禮記祭義「君巡牲」，卽周禮之「省牲」，說文「巡，視行皃。」有說別詳。蓋以字體演進之程序言之，⿰彳省誠爲省之孳乳，若以卜辭文義觀之，則毋寧謂省爲⿰彳省之緖也。至卜辭此二字之義訓，雖皆導源於省視，然亦有去本義略遠者，諸家未之深究，故其說此字，多未得其環中。今就諸辭中出省⿰彳省二字而文義復稍完具者五十餘例，比類觀之，定其義訓，證諸彝器經傳，有確信而無可疑者三事焉，述之如次：

一曰：省，巡視也。

（1）庚寅卜，貞叀□人，令省在南面。十月 己巳卜，貞令□省在南面。十月 前四，一一，五；前五，六二，一。郭氏復合

（2）……翌[illegible]令省在南面十月。續五，一五九

（3）……南面省…… 前四，二一，六

（4）丁亥卜，殻貞省至于亶。佚五七五，三二；續三，一四二

面，羅釋鄙，甚確。國語吳語注曰「鄙，邊邑也。」有辭曰「貞乎从[illegible]酉[illegible]邳虽啚三邑，」前七，二二，四是啚即邊邑之鄙無疑。禮記月令「四鄙入保，」國語周語「立鄙食以守路，」注「鄙，四鄙。」四鄙，即東西南北四鄙。卜辭中除上揭各辭稱南鄙外，又有稱東鄙西鄙者。

……曰辛丑，月[illegible]。……告曰東啚。…… 佚一〇六一

□亥，月[illegible]。壬寅，王亦冬終月[illegible]。東啚戋二邑（下略） 菁二

（上略）沚[illegible]告曰土方[illegible]征我東啚，戋二邑，𢀛方牧我西啚田。菁一

是四鄙之稱，殷世已有之。月令「孟夏之月……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巡行縣鄙，」即卜辭之省鄙也。鬲叀鼎「王令鬲叀農省北田四品，」荀子王制篇「省農功，」二省字義同。

省一作眚。

（5）□午卜，殻貞今春王眚方，帝受我□。簠游一一；續五，一四四

（6）戊寅卜，亘貞眚方。簠游二二

（7）貞王勿循方。簠游二，二九

（8）□□卜□貞□，𠰻貞疾止𠦪，隹𡳿有𡆥。貞循方。拾一，一〇五

（9）循方。寅。簠游一一四，續五九三

省方之語，經傳習見。易觀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敎，」復曰「后不省方，」楚辭天問曰「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淮南子精神篇曰「禹南省方，」注「巡狩爲省，省視四方也，」文選東京賦曰「省方巡狩。」（5）「今春王循方，帝受我□，」我下一字疑是年。因知省方亦與農事有關，與上省啚性質略同。以上凡言省啚，字皆作省，循方字皆作循，然在意義上省循實無大別。

（10）貞勿求秊于邦土社。省。前四，一七，三

（11）貞王勿往省黍。佚三六，四九二

（12）□亥卜王白𡧊𠨘榗循，其受𡳿又祐。續五，六，四；佚八七九六六

（13）丁卯卜，𠱠貞王往省牛。前三，二三，二

（14）貞勿往省牛。貞王往省牛。前三，二三，三

（15）貞王勿往省牛于𦤎。佚一，一四

以上諸辭均與農事有關，諸省字義當與前同。

以上諸省字亦訓巡視。惟羅振玉商承祚並謂省牛即周禮大宗伯小宗伯之「省牲，」則似未諦。案周禮充人曰「堂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凡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使養之。展牲則告牷。……」肆師注曰「展，省閱也，」是展牲即省牲。公羊傳宣三年「帝牲在于滌，三月，」注曰「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獨斷上曰：「帝牲，牢三月，在外牢一月，在中牢一月，在明牢一月，謂近明堂也。」養牲之處，近則密邇明堂，遠亦不過國門，然則省牲不用遠行，明矣。後世之制如此，殷制理亦宜然。今卜辭曰「往省牛，」曰「往省牢于𩫖，」𩫖者，他辭曰：

戊午王卜，貞田𩫖，往來亡𢦔。王𠃬曰吉。前二，三一，三

戊申王卜，貞田𩫖，往來亡𢦔。王𠃬曰吉。前二，一六，一

戊申王卜，貞田𩫖往來亡𢦔。王𠃬曰吉。甲二，一九，一；前二，三八，五

辛巳卜在𩫖，貞王田率衣亡𢦔。前二，四三，一

辛酉卜在𩫖，貞王田衣逐，亡𢦔。前二，一五，一

𩫖為田獵之地，而往𩫖又必須卜問往來亡災，是其地去國都頗遠，因之卜辭之「省牛」非周禮之「省牲，」亦可斷言。余意禮記中庸「日省月試，」注「攷校其成功也，」詩無羊序「宣王考牧也，」此省牛蓋即考牧之事歟。

二曰：省，田獵也。

（16）貞王獸□唐禱。貞王往獸。貞王往省。貞其雨。卜別二，一二，四

「往省」與「往獸狩」並舉，是省亦狩也。

(17)戊王叀田省，亡戋。其獸，亡戋，吉𣪘。佚二四，二一三

(18)射鹿；𢀛禽。王其射麑鹿，亡戋，𢀛。其獸，亡戋。□□田省，亡戋。拾六、三

卜辭動詞之田皆當讀爲畋，名詞之田亦謂獵獸之地，非田疇之田也。此曰「叀田省」，叀義與往略近，田爲名詞，猶言往田中獵獸，故與「獸」「射鹿」並舉。又曰「省田」則謂獵於田中也。

(19)丙辰卜，永貞乎省田。前五二六，一

(20)貞□乎𢀛省田。藏一一四，四

(21)……勿乎省田二月。契二三，二〇三

(22)壬，王从省田于□王迺省田。後下二〇，四

(23)辛，王从省田，其每。後上三〇，六

(24)从省田。佚一一，六八

(25)□日入，省田，湄日，不雨。翌日辛，王其省田，𠂤入，不雨。佚二七，二四七；卜別一，八六

或出所省之田名，曰「省某田」，

(26)从省盂田，从。續三，二三，六

（27）从省盂田。 戩一一，八

（28）王其省疆田，湄日亡戋。 庫五二一〇九〇

曰「叀某田省。」

（29）王叀盂田省，亡戋。 戩一一七；續三二五六

（30）叀盂田省，亡戋。 佚七五，八〇〇

（31）叀盂田省，亡戋。 拾六，二

（32）叀盂田省。 佚一一，六八

（33）叀疆田省，亡戋。 拾六，二

（34）叀疆囲省，亡戋。 甲一九，一一

（35）叀疆囲省。 佚七五，八〇〇

（36）叀宮田省。 佚一一，六八

（37）叀合宮田省，亡才。 庫一〇一六五

（38）叀宮□田省，弗每，亡戋，㽙王大吉。 佚八六九五一

□字奇詭，以文義求之，疑田之繇文。他辭曰「从省田、其每，」上揭（23）例 曰「从田，其每，」續五二四九；又庫一〇一〇

九，一六九九異版同辭。曰「……从射，其每，」庫三二八曰「王弗每禽」後上一二一此亦曰「弗每，」又其證也。盂田噩田宮田，確係殷人田獵之地，他辭曰：

戊申卜，貞王其田盂，亡𢦏。後上一四，一三

戊戌王卜貞田噩，往來亡𡿧。王占曰吉。隻獲狐狼一。前二四一，八

戊戌王卜，貞其田噩，往來亡𡿧，丁酉王卜，貞其巡于宮，往來亡𡿧。乙未王……，往來亡□……，昜二。前二二，三一，四

略舉數例，已足互證。

（39）王叀……□田省……，……宮田，不雨。佚三一二九五

（40）今日乙，王从省□又有□，其雨。从噩田，其雨王其省噩田，湄日，亡𢦏。从省□又□，其雨。庫五二一〇九〇

上文（22）（23）（24）曰「从省田，」（26）（27）並曰「从省盂田，」此又「从噩田」與「省噩田」並見，是从與省義近。詩還「並驅從兩肩兮，」傳「從，逐也，」从卽從字。孳乳爲蹤，又變作踵，說文足部「踵，追也。」追逐爲獵獸之手段，故田獵又謂之從。他辭曰：

王其田斿，不冓大雨。从射斿鹿。其戰，亡𢦏。佚一八，一四九

王自往从獸。九月。續⌇一，一〇四；佚⌇又一五一一五

之日王往于田，从敿京，允隻獲 㲋二，雉十。續⌇三，四三，六

之日王往于田，从東，允隻豕三。十月。甲⌇二，二二，一〇

戊申……壬習……[illegible][illegible]東□自西从于之，㚔執。前⌇六，四六，五

……中貞。翌其乎獸□从。前⌇六，四九，七

並其確證。从義既明，則凡曰「省从」者，省亦謂田獵也。

（41）貞翌癸丑，王勿往省从。篕游二，二一；續⌇三，三六，六

（42）不省从。後⌇下三九，三

（43）□□卜，□貞王往省从南。藏⌇二六八，一

（44）□□卜，韋貞王往省从西，告于大甲。後⌇上一，一四

（45）貞王往出省从西，告于祖丁。佚⌇六一，五五八

（46）丁酉卜，㞢貞王往省从西大……。篕⌇游二，七

（47）王往省从西。王往出省。王往省。佚⌇四一，三八二

以上論卜辭省字有田獵義，就卜辭本身觀之，亦既堅確不可移易矣。雖然，猶有外證焉。

禮記玉藻「唯君有黼裘以誓省」注「省當爲獮，獮，秋田也。」又明堂位「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禮也。」注「省讀爲獮，獮，秋田名也。」

案爾雅釋天「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蒐苗獮三字，論其意義，當屬一系。蒐之言搜也，穀梁傳桓四年釋文引爾雅樊氏本蒐又作搜。凡有所搜求者，必周行偵察之田獵謂之蒐，殆卽此義。因之，蒐或與閱互訓，左傳成十六年注「蒐，閱也。」昭七年注「閱，蒐也。」閱者漢書車千秋傳注「閱，經歷也。」管子度地篇注「閱謂省視，」經歷而省視之，卽蒐之義。苗之言覒也。書堯典「竄三苗于三危」山海經海外南經作三毛，說苑修文篇引春秋傳「苗者毛也。」說文見部「覒，擇也，讀若苗，」擇與視義相因，說文「睪，司（伺）視也。」故廣雅釋詁一又曰「覒，視也。」今口語曰瞄，卽視察審諦之謂，實苗之形聲孳乳字。變作覒，從毛與從苗聲同，從見與從目義同。古者田獵謂之苗，苗卽瞄字耳。曰蒐，曰苗，義並與視相關。省亦視也，是秋田之名，字本當作省，鄭君顧謂省當爲獮，昧其本根矣。

三曰徣，征伐也。

（48）庚申卜，㱿貞今春王徣伐土方。庚申卜，[㱿]貞今春……徣。甲一，二七，一一

（49）庚申卜，㱿貞今春王徣土方，[受]㞢。庚申卜，㱿貞伐土方，受[㞢]。甲二，九三

（50）貞王徣土[方]王从𢦏。貞王勿徣土方。前七，七，四

（51）勿徣土方……。……爯冊王勿夸……徣土方。前七，一二，四

(52)壬辰卜，㱿貞今春王省土方，受㞢。癸巳卜，㱿貞今春王省土方，受㞢。 簠游一三，續三，一〇，一

(53)貞王省土方。 佚四三〇

(54)貞多□不其省伐𢀛方。 藏一九二，三

(55)……鷺……省伐羌𢀛。 前六，六二

羌字作[illegible]，即[illegible] 後上三七一〇[illegible] 戩二三，六之變體。卜辭羞作[illegible]，前一，三六所從之[illegible]與此作[illegible]者，結體尤肖，此特改欹置者爲正置耳。葉玉森釋蒙，非是。[illegible]方卜辭屢見。

(56)丁未卜，王貞余由羌省。 拾五，一

此羌字作[illegible]，不從人，當即前之羌方。

(57)□卜，貞孜匡于□□，王省[illegible]方，受辰年。（下略） 庫七〇一五一七

(58)伐省往于來叹㐭咼邊傅衞，又有𢦏。 後下二二，一六

(49)省伐並見，(48)(54)(55)省伐連文，(58)又作伐省，是省義與伐同。試徵之於金文，𤼈鼎曰：

師雝雝父省衠討至於𨛭舒。

衠，郭沫若初讀道國之道，繼改讀爲討，證以師雝父見於他器者悉爲武將，而舒復世爲周敵，則後說爲長。郭知省衠之義爲征討，顧必欲認省爲直字，則未免膠執之見。又中鼎曰

隹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或（國）貫行，埶王应在夔𨻰（墟）真山。

中甗亦曰：

王令中先省南或貫行，埶应在甾。

此所紀則明爲征伐之事，二省字並與卜辭之徝同。又䢅鼎曰：

王令趞戡東反尸（夷），䢅肇從趞征，攻開無啻（敵），省于尸（夷）身，孚（俘）戈。

戡，郭據魏石經春秋捷字古文作戡，釋爲捷，得之。周書諡法篇「捷，克也。」淮南子兵略篇「百族之子，捷捽招杼船，」注「捷，疾取也，」克與疾取並與征伐義相通。下尸字刻本誤作人。「省于尸（夷）身，」猶言傷及夷身。此義爲省伐之引申，書傳則多以眚爲之。

以上金文徝省諸字與卜辭合者也。再驗之於經籍。周禮大司馬之職曰：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墠，先鄭讀壇爲墠。案國語晉語五「大罪伐之，小罪憚之」是其義也。）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征）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屠，後鄭謂杜爲「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案犯令陵政之罪甚大，若僅杜塞之，則其罰過輕。杜當爲屠，屠杜古通，左傳昭九年屠蒯，禮記檀弓下作杜蕢。）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眚，伐，壇（墠），削，侵，正（征），殘，杜（屠），滅，九者並舉而總名之曰九伐，是眚亦伐也。惠士奇謂眚爲治其罪，即詩常武「省此徐

土」之省。案省眚古本同字，詩「省此徐土，」正謂伐此徐土；治其罪之說，義轉迂闊。大司徒「七曰眚禮，」二鄭並訓爲殺禮。案眚亦卽省字，殺滅之殺謂之省，猶殺伐之殺謂之省。凡此又經籍省眚二字與卜辭合者也。

問者曰：如上所述，則巡視，田獵，征伐三者皆謂之省或眚；三事而總爲一字，此其故可得而聞乎？對曰：一字含有三義，正爲古者三事總爲一事之證。上世地曠人稀，林菁邃密，封豕長蛇，出沒無常，故民罕遠行，行必結徒侶，備器械，且行且獵，既以自衞，兼利其皮肉角齒之屬，以爲衣食日用之資也。後世人君出遊，省視四方，謂之巡狩，明行不空行，有行必有狩矣。遊獵所屆，或侵入鄰境，獵弋之事，卽同於刦掠，（山林所有，皆民生所資，故不容異族捕取。）於是爭端卽肇，戰事生焉。故遊田與戰爭亦不分二事。典籍所載，司馬之職，掌兵事，亦掌田事，禡禱之祭，爲田祭，亦爲兵祭，並其明驗。後世儒者，不明其故，輒曲爲之說，惟易明夷「明夷于南狩，」王注曰「狩者征伐之類，」斯爲一語破的。

補記

臣卿鼎曰：「公違省自東，在新邑，」此省字爲巡省。俎子鼎曰「丁卯，王命俎子迨西方于省，」此省字則謂征伐。「于省」與詩「于征」「于狩」詞例同。

釋朱

說文木部「朱，赤心木也，松柏屬，從木，一在其中。」

案此說解，學者多疑之。謂當與松樠檜樅柏諸文爲伍，今本失其舊次者，段玉裁說也。謂本作「朱，木心也，」引禮記「松柏有心」之文，今本乃經後人改竄者，俞樾說也。謂朱爲株之初文者，戴侗及近人郭沫若說也。謂朱爲珠之初文者，近人商承祚說也。今案「松柏屬」三字，似後人所沾，自餘皆許舊文。許說亦自不誤。云「赤心木」者，赤心二字，義別有在，非中心赤色之謂。諸家不達此二字之義，遂滋疑惑，此自諸家之誤會，許君不受咎也，請申論之。

一 何謂「赤心」

金文心作[glyph]或作[glyph]，余謂[glyph]爲心臟字，[glyph]爲心思字。[glyph]象心房之形，▲爲聲符兼意符。▲者，鐵之初文，心鐵古音同部今字作尖。釋名釋形體「心，纖也，所識纖微無不貫也。」阮元云，釋名此訓，最合本義。說文心部次於思部，思部次於囟部，糸部細字卽從囟得聲得意，故知心亦有纖細之義。案阮說是也。心從▲會意，故物之纖銳者得冒心名。棗棘之芒刺謂之心。

易坎「寘于叢棘，」虞注「坎多心，故叢棘。」

又說卦「坎……其于木也，爲堅多心，」虞注「堅多心，棗棘之屬。」

松針亦謂之心。

禮記禮器篇「松柏之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說文木部「樠，松心木。」此心字亦謂尖心，說詳下。

陸機演連珠「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棘之芒刺謂之心，因之棘亦曰心。

爾雅釋木「樸樕，心。」詩召南野有死麕篇正義引孫炎曰「樸樕一名心，」又引某氏曰「樸樕，槲樕也，有，心能耐溼，江淮間以作柱炷。」

合棘與心二字爲複合名詞，則曰棘心。

詩邶風凱風篇「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儀禮特牲饋食禮記「棘心匕刻。」

詩「棘心，」舊皆以爲中心之心，惟阮元徐灝知爲尖心之心。案如舊說，則心在木內，風安得吹之乎？其誤誠不待辯。然如阮徐二家以心爲芒刺，則不知風之所吹，何獨在刺而不及枝葉？且詩曰「棘心夭夭，」夭夭乃屈折之貌，

刺受風吹又安得夭夭之狀乎？今讀「棘心」爲複合名詞，與下章「棘薪」同例，則二句文義皆安。儀禮之「棘心」義與詩同。知之者，棘之芒刺，長不盈寸，不中爲匕，更無由刻爲龍頭也。

棘從並朿，古蓋亦讀如朿，即刺本字，與赤同音，故「棘心」又訛變爲「赤心」。

詩小雅大東篇「有捄棘匕」，傳「棘，赤心也。」

案詩之「棘匕」，即儀禮之「棘心匕」，毛以赤心釋棘，猶爾雅以心釋樸樕也。以其叢生，故曰「樸樕」，以其多芒刺，故曰「棘」，一曰「心」，合二名爲一名以便稱謂，則曰「棘心」，聲之訛變，又曰「赤心」，其實一而已矣。

二　漢魏人及許君用「赤心」之義

自「棘心」變爲「赤心」，赤與赤色字混而心之義亦以晦，故降及漢世，「赤心」之語雖存，而義則若存若亡。

周禮朝士注「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

「赤心三刺」者，古之遺語，本謂以棘刺之者三，即書堯典「扑作敎刑」之謂也。然鄭似未達此義，觀其以「赤心」與「外刺」對舉，則是析心與刺爲二事，謂在內之心與在外之刺耳。

淮南子時則篇「十一月官都尉，其樹棗」，高注「棗取其赤心也。」

案樹棗，取其有芒刺可以威衆也。高注簡略，不知其意果如此否。以上鄭高兩注，於「赤心」古義，知之與否，並在疑似之間。

易坎卦虞注「坎多心，故叢棘，棘之心赤。」

左傳昭四年正義引服注「棘矢者，棘赤有箴。」

此皆不明赤義者也。

初學記二〇引春秋元命苞「樹棘槐，聽訟於其下。棘，赤心有刺。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實，示所以刺入其情，令各歸實。」

此說赤心二義，兩失之者也。

「赤心」一語，漢魏人所用，有類似合於古義者，有部分的合於古義者，有全乖古義者，既如上述。然則許君說朱爲赤心木，彼「赤心」二字，用古義乎，用譌誤之義乎？曰許君用古義也。何以知其然哉？

說文木部「樠，松心木。」

案漢書西域傳下「山多松樠，」玉篇「樠，松樠也，」並以松樠連文，後漢書馬融傳「陵喬松，履脩樠，」又以松樠對舉，是樠爲松類。許書樠篆次於松檜之間，解爲松心木，亦謂樠爲松類也。蓋此木葉作針形似松，故曰松心木。樠爲松心木，猶下文檜爲柏葉松身，樅爲松葉柏身矣。若謂樠之似松，惟在幹之中心，而其外見之部分皆不與，則木

之似松者衆，獨樠而已乎？且松之異於他木者，莫著於其葉，因之木之有針葉者，卽以松例之，理亦至明，夫「樠松心木」「朱赤心木」詞例不殊，許君於松心木旣已用尖心義，則赤心木之心字，其不謂中心可知。要而言之，木身之具有尖刺狀者二，古皆曰心，一爲松屬之葉，所謂松心是也，一爲棘屬之芒，所謂棘心是也。赤心卽棘心。許君於樠曰「松心木」，於朱曰「赤心木」者，謂樠之葉似松，朱之芒似棘耳。

旣以朱爲赤棘心木，是朱之有心，與松心異類，必不又以朱爲松柏屬，以自相牴牾，因知今本說文「松柏屬」三字，必後人不明赤心之義，因傅合禮記「松柏之有心也」一語，而妄增之如此，抑又可知。

三　朱有刺義

赤心卽棘心，亦卽刺，旣如上述，然則許君訓朱爲赤心木，猶言有刺之木矣。欲知此說信否，可先於朱之諸孶乳字驗之。

說文口部「咮，鳥口也。」

廣雅釋親「⿱此朿，噣，喙，口也。」

一切經音義一引字書「⿱此朿，鳥喙也。」

⿱此朿卽觜嘴，從朿，朿卽刺之初文。廣雅釋器「石箴謂之⿱此朿，」爾雅釋草「⿱此朿，莿，」注「草刺針也。」鳥口謂之⿱此朿，亦謂

之咮，是朱有刺義，其證一。

廣雅釋詁一「誅，責也。」

責从朿聲，亦有刺意。誅之爲責，亦猶咮之爲筞矣。以言抨擊人謂之責，亦謂之誅，是朱有刺義，其證二。

廣韻「筞，策也。」

策亦從朿聲，蓋古馬策以棘爲之，故楚辭九章曰「施黃棘之枉策。」策謂之筞，亦猶筞謂之咮，責謂之誅矣。所以刺馬使行者謂之策，亦謂之筞，是朱有刺義，其證三。

朱與殳通，書堯典殳斨，漢書古今人表作朱斨，詩邶風靜女篇「靜女其姝，」說文女部引作㛊，書堯典之驩兜，尙書大傳作鴅吺，鄒漢勛謂卽丹朱，並其證。

說文殳部「殳，以杖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亦以先驅。」

又木部「杸，軍中士所持殳也。」

釋名釋兵「殳矛，殳，殊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撞挃於車上，使殊離也。」

廣雅釋詁一「挃，刺也，」劉謂殳「有所撞挃於車上，」正謂殳之用主於刺，故其物亦謂名刺杖。

太平御覽七一〇引新序「昌邑王置積竹刺杖二枚。」

說文謂殳爲「以杖殊人，」又言其制「積竹八觚，」是積竹刺杖卽殳矣。兵器之可以刺人者謂之殳，或杸，猶

鳥喙可以啄傷人者謂之殳也。刺杖謂之殳，殳與朱通，故許劉並以殊詁殳，是朱亦有刺義，其證四。說文歺部「殊，死也，」集韻引廣雅「戕，殺也，」並刺義之引申」

木屬之名，其字從朱者，則有茱萸。茱萸有吳茱萸，食茱萸二種。食茱萸者，落葉亞喬木，高丈餘，有刺。

廣雅釋木「樧，欓，茱萸也。」

陳藏器本草拾遺「欓子，……木高大，莖有刺。」

又謂之樧，樧之言殺也，殺義與刺相因，茱萸謂之樧，猶誅戕謂之殺矣。木之有刺者，謂之茱萸，是朱有刺義，其證五。

由上觀之，朱有刺義，較然明白。然則朱之爲木，有刺之木也。古語本或呼木之芒刺曰「赤心，」故許君訓朱爲赤心木。訓詁之精，令人驚絕，許書顧可輕議哉？

四　朱爲何木

朱爲木名，不見於經傳。以聲求之，疑即柘木。朱在侯部端母，柘在魚部定母，最相近，朱轉爲柘，固自可能。株邑一曰柘城。

元和郡縣志七「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詩陳風株林刺靈公是也。至秦爲柘城縣，後漢屬陳郡，其羅城即

古株邑故城是也。」

又「故柘城在「寧陵」縣南七十里，陳之株邑。」

是其比也。柘木者，

詩唐風山有樞篇正義引陸璣疏「樞，其鍼刺如柘，其葉如榆。」

朱有刺，柘亦有刺，而二字復聲近可通，朱柘一木，殆無可疑。

後漢書郡國志注「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

路史前紀九「朱襄氏都於朱，」注：「朱或作株。」

劉羅二氏並謂陳之株邑卽朱襄氏故地，說似可信。竊疑朱本木名，一稱朱襄，邑與氏皆以木得名也。朱柘聲近，襄桑聲近。朱襄殆卽柘桑。

說文木部「柘，柘桑也。」

王筠曰「木理枝葉皆不相似，以蠶生而桑未生，先濟之柘，故被以桑名。」又曰「性同而形不同，則殊異其詞，

如『楊，木也，』『檉，河柳也，』『柳，小楊也』以其皆可以爲桮棬也，『檿，山桑也，』『柘，柘桑也，』以其皆可以飼蠶也。」案王說甚晰。柘朱一木，柘一曰柘桑，猶朱一曰朱襄矣。木之以柘名者，又有柘榆。柘榆有刺，

廣雅釋木「柘榆，梗榆也。」

說文木部「梗，山枌榆，有束刺，莢可以爲蕪荑也。」其實辛香。

爾雅釋木「無姑，其實夷，」注「無姑，姑榆也，生山中、莢（原誤葉、從急就篇補注引改。）圓而厚，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蕪荑。」

此並與茱萸相似，而柘榆與茱萸聲復相近、疑二者本異物而同名。若然、則柘榆一作茱萸、與柘桑一作朱桑，其例正同，因之朱之卽柘，又得一證。

五　朱木與朱色

說文糸部「絑，純赤也。虞書丹朱字如此。」

案朱色字，經傳皆作朱，無作絑者，吉金文亦然。是絑卽朱之後起形聲字。丹朱字壁中古文作絑，正朱絑一字之證。既知朱色字古祇作朱，則朱色與朱木之關係必甚密切。因之吾人說朱字，苟不能明其所以孳乳爲朱色字之故，則直認其說爲無價值可矣。雖然，如余所說，既不以許書「赤心木」之赤爲赤色，將毋使朱木與朱色之因緣轉益疏遠，而余說遂亦爲之根本動搖乎？曰：否否！吾不曰朱卽柘乎？

太平御覽九五八引四民月令「柘染色黃赤，人君所服。」

本草「柘木染黃朱色，謂之柘黃，天子服柘黃。」

封氏聞見記四「赭，赤也。赭，黄色之多赤者，或謂之柘木染。」

案凡表采色之名，多以染料之名名之，而古人染料取諸植物者尤夥。柘木即朱木，朱可以染，故爲木名，又爲色名。詩秦風終南篇「顏如渥丹，」釋文引韓詩丹作沰，韓詩外傳二又引作赭。説文丹訓赤石，赭訓赤土，沰與丹赭並通，是沰亦赤色。蓋礦物之可以染赤者謂之沰，植物之可以染赤者則謂之柘，其例一也。雖然，石赤古音全同，柘既爲朱之轉，則朱赤殆亦本爲一語乎？

釋爲釋豕

釋爲

卜辭曰：

乙丑卜，㱿貞我叀完爲|。後下一〇，一三

□□[卜]，㱿貞[卜]叀完爲|。同上

丁卯[卜]，[㱿]貞我叀完爲|。孫氏引明義士藏版

乙丑[卜]，[㱿]貞我叀完爲|。同上

丙申卜，㱿貞甶完爲|。前五，三〇，四

丁酉卜，㱿貞甶完爲|。同上

甶完爲|。後下一〇，一一

丁未卜，㱿貞我爲|[完]。後下一〇，一三

丁未卜，㱿貞我爲完。明義士藏版

丁未卜，㱿貞勿爲完。同上

乙丑卜，㱿貞我勿爲完。同上

丁卯卜，㱿貞我勿爲完。同上

貞勿爲完。後下一〇，一一

勿爲完。後下一〇，一三

以上各辭孫海波先生釋之曰：「云『我爲賓，』『我勿爲賓，』猶言『我其爲客，』『我其弗爲客，』賓卽賓客之義也。」卜辭文字小記載考古第三期 案孫說未確。稱「爲完」者七例，稱「完爲」者，益以孫所未引之

貞甶完爲 庫一〇七，一六八七

且八例，「爲完」可訓「爲客，」然則「完爲」亦可訓「客爲」乎？余謂完他辭多作⿱宀正，一作⿱宀疋，甲三，一，一三又作⿳宀臣正，前七，二〇，二皆用爲動詞，此作完亦非例外。其含義在此因文辭過簡未可確指，要不外賓儐擯等文所有諸義。「爲」乃「完」之賓格，當爲名詞，卽嬀姓之嬀。嬀古祇作爲，金文陳子子匜司寇良父壺及毁並以爲爲嬀，論語述而篇「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釋文「爲本作嬀，」孔子因聞韶而有此語，韶爲舜樂，而舜嬀姓，則一本作嬀，不爲無據 並其比也。卜辭爲字或爲人名，或爲國族名，或爲地名，亦無從臆度。書堯典「釐降二女于嬀汭，」史記陳世家「昔舜爲庶人時，

堯妻之二女居於嬀汭，其後因以爲氏姓，姓嬀氏」諸書或言舜姚姓，姚即嬀字，余別有說。然則此字殆與傳說中之舜有關

此亦研究古史之新資料也。至卜辭「賓嬀」或作「嬀賓」者，「賓」爲外動詞，古代文法，例得倒置於賓格之前，

而在否定語中尤爲習見。「我勿嬀賓」即「我勿賓嬀」，猶詩之「亦不女從」即「亦不從女」，「天不我將」

即「天不將我」也。若釋「爲賓」爲「爲客」，則「爲」爲繫詞 Copula，「賓」爲名詞性的表詞，二者斷不容

倒置。此本我國文法中不易之定律，今但舉古書中「爲賓」二字連用者二事：

爲賓爲客，獻醻交錯，詩小雅楚茨

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莊子逍遙遊篇

試將二「爲賓」易爲「賓爲」，復成何文義？此事關係古代文法者甚鉅，故爲詳辯之如此。又爲字於卜辭中除上揭各辭外，尚未一見，而各辭中之爲實當讀爲嬀，是就目前所知，卜辭中尚無訓作爲之爲字，此又古文字學中之一有趣現象也。參追記一

釋豖

卜辭□□□三文諸家一概釋豖。今案□□有並見於一辭者。見下引8 17二例 是二字有別。至□雖未見與□並用，然以□□異字推之，則□腹下一畫，必亦非虛設。唐立厂先生曩爲余言：此字象豕腹下有

根器之形，當釋豭。案家卜辭或作，前四一五四 金文作枝家卣 作小臣告鼎 作彝冊 作叔向毀、且有直作者，頌鼎 而許君復謂家豭省，則唐釋殆確，惟卜辭豖字有作者，拾四二 如唐說則不得不委爲誤刻耳。要之，釋爲豭，不爲無據。今所欲論者，二形顯然有別，似亦不當同字。余初疑卜辭十作，又有合書之例，因之卽有讀「十豖」如爲十牛之可能，三亦有讀「十三豖」如二爲十二月者之可能。及見諸辭中有曰「十」者，見下引4 25二例 曰「十白」者，見下引15 16二例 遂知合文之說不能成立。且以或作，或作之例衡之，而果爲十豖之合文，卽應有作者。然此例從未一見，此亦前說之一反證也。今案腹下一畫與腹連著者爲牡豖，則不連者殆卽去勢之豖，因之，此字卽當釋爲豖。許君謂豖爲「豖絆足行豖豖，從豖繫二足」，此蓋不得其解而妄以騙馬等字之義說之。實則豖之本義，當求之於經傳之椓及劅斀等字。

詩大雅召旻篇「昏椓靡共」，傳「椓，夭椓也」，箋「昏椓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椓，椓毀陰者也。」

書呂刑篇「爰始淫爲劓，刵，椓，黥」，鄭注「椓，破陰。」堯典正義引鄭本作劅。

說文攴部「斀，去陰之刑也。」引書作斀。參追記二

案椓劅斀並與豖音同義通。豖，去陰之稱，通之於人，故男子宮刑亦謂之豖。詩書作椓，用借字。毛訓椓爲夭，椓夭者折也，椓讀爲豖，故曰夭椓。鄭訓椓爲椓毀陰，又曰破陰，則讀椓如字，不若毛義爲長。 鄭作劅，許作斀者，並後起形聲字。許君訓斀爲去陰刑，固無可議，特不知豖乃其最初文耳。豖之聲轉爲斀，詩周頌有客篇「敦琢其旅」，敦亦琢也。豖之轉斀猶琢之轉敦， 廣韻引字林曰

「驐，去畜勢也，」說文豕部「豶，羠豕也，」趙宧光云：方言或讀若敦，易大畜釋文引劉表曰「豕去勢曰豶。」驐旁轉爲⿰羊尃，廣雅釋嘼「吳羊犗曰⿰羊尃，」⿰羊尃爲⿰羊尃之譌，⿰羊尃之言剸也斷也。莊子說劍篇「試使士敦劍，」司馬注「敦，斷也，」⿰羊尃之訓斷亦猶敦之訓斷。⿰羊尃對轉爲⿰豕靑。說文豕部「⿰豕靑，豶也。」⿰豕靑之言墮也，方言十二「埥，脫也。」豖之本義既爲去陰之豖，則卜辭之[illegible]就其字形所示，釋爲豖字，最爲確切。去陰之豖，自無性別可言，故卜辭⿰豕匕豭二字，絕無從豖作者。且卜辭中所見鳥獸之名，除一部分用爲人名國族名地名者外，其用爲普通名詞者，要不外祭祀所用之牲與畋獵所獲之禽。卜辭此字果爲去勢之豖，則必爲牲而非禽，蓋田獵所獲，決無既劇之豖也。今檢各書，凡辭中出豖字者，悉迻錄於下：

1. 辛巳卜，㗊貞㕣三犬，寮五犬五豖，卯四牛。一月。前七，三三
2. 庚戌卜，㕣貞寮于西[illegible]一犬一南，寮四豖四羊南二，卯十牛南一。庫一二八，一九八七
3. 壬午卜，㕣貞寮三豖，卯一羊。寮三豖三犬，卯一羊。庫一〇九，一七〇一
4. 口辰卜，殼羊寮十豖洋卯……。藏八，六三
5. 壬辰卜，翌甲午寮于蚰羊㞢又豖。後上九，一一
6. 今丁酉夕，寮豖方帝。佚五四，五〇八
7. 貞㞢于祖乙。貞寮豖。續一，一五，三
8. 寮于東母……豖三豖三。藏一四二，二

9. 貞賓啚㞢又豕。續一，一，四

10. 丙戌卜，貞壴犬㞢又豕帝。前七，一，二

11. 甲戌卜，㞢丑在今日。叀豕。後上五，四

12. 叀豕司衍，吉。前六，二三，一

13. 貞叀……豕，令……。藏二一三，二

14. □午卜，方帝，三豕㞢又犬卯于土(社)宰庠，奉雨。佚五，四〇

15. 貞[illegible]豕百。九月。前六，四二，八

16. 丙午卜完貞㞢于祖乙十白豕。前七，二九，二

17. 貞㞢于祖乙十白豕。續一，一五，一

18. 丁巳卜貞帝(禘)雉。貞帝(禘)雉三羊三豕三犬一豕。前一，一七，五

19. □酉貞福……豕……。戩四五，三

20. 癸卯卜彭，求貞乙巳自甲廿示一牛□羊一□□㷅宰五豕十。續一，二，四

21. ……帝(禘)既餗，……于豕二羊。藏一七八，四

22. ……㞢貞御……嬉豕于朩。藏二七二，二

23. □□其至𢼄二白豕父甲。前八，五，四

24. ……□母……豕。拾一，一七

25. ……于……十豕㞢又南。庫一一六一，一七七三

26. ……豕二。□ 佚六五，五六二一

1至9曰𡧊，10至13曰叀，14曰卯，皆祭祀用牲之法。15□一作□，前六，四三，一與金文□字同意，當釋盄，說文盄訓調味，此殆亦用牲之法。16 17之㞢，18之禘，19之福，20之酌皆祭名。21之既疑當讀論語八佾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之餼，說文槩餼並爲氣之重文，儀禮聘禮記「日如其饔既之數」注「古文既爲餼。」「帝既」謂禘祭所用之餼也。22之□，23之父甲，24之□母，皆被祭者之名。又22御訓進御，御豕與23致豕同誼。25與南並舉，南于卜辭習見，每爲祭祀所用之物。26與□並舉，字不可識，然非畋獵所得之生物則可斷言。綜之二十六條中絕對無一卜問畋獵之辭，卜辭中凡從豕之字與田獵有關者，若𢓊（逐），𢀛，𢁉，𢁁及冢，亦皆從豕不從豕。反之其爲卜問祭祀之辭，則什九確有明徵，此正與吾人釋□爲豕之假設密合。意者祭祀用牲，本尚肥腯，而既劇之豕，膚革尤易充盈，故殷人祭祀多用豕爲牲歟？姑記之以俟續證。

追記

（一）爲字又見契二三一九九，云「辛……貞……爲，」字形與上揭各例同，亦當釋嫣。又通纂書後引劉氏善齋藏片云「己丑卜，彭貞其爲且丁畓衣御，」字作[illegible]，結體已變，與金文爲字相近。董彥堂先生以爲祭名，近是。

（二）周禮司刑注引尚書大傳「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楊遇夫先生云，觸爲斀之借字，去陰之刑也，其說至確。

釋𠁁

說文口部曰：

𠁁，譯也。從口化聲。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曰𠁁，讀若譌。𠁁，𠁁或從口從䌛。又音由。

案「又音由」三字似後人所沾，然其音不誤㈠。譌由一聲之轉，譌訓詐，由之爲言誘也，㈡誘亦詐也。然則因聲求義，率鳥之說當較近古，顧亦非其朔。何以明之？古𠁁字本作㕡若𢇍（圖一）從手從象。金文又有𤔲（圖四）𤔲（圖五）𤔲（圖六）𢇍（圖七）諸字，吳大澂或釋譌，云通作䌛，舉說文𠁁讀若譌，重文作𠁁爲證。案吳說甚精，而未達一間，譌䌛本係一字，無取通假也。師寰殷「淮尸𠂤𤔲我𠁁晦臣」，王國維釋䌛，云與兮甲盤「淮尸舊我𠁁晦人」語同，䌛舊聲近字通，案䌛舊不祗聲近，說詳下。彔伯㦰殷「王若曰：『彔伯㦰，繇！……』」容庚亦釋䌛，云與馬本書大誥「王若曰『繇！……』」語同。案之文義，王容釋䌛，良是。然必謂非譌字，則拘。蓋字本作𤔲，隸定當作䌛，䌛省系則爲譌，省象則爲䌛，論其本根，䌛譌仍係一字，故䌛變作䌛，說文𠁁字從之，而讀若譌也。正字通有𠁁字，云同𠁁，從䌛與金文合，當

卽圝之正體。圝從口從緜，緜爲𦆠之省，已如上說，然則此字當何所取義乎？通鑑[]（三）紀注曰：

安南出象處曰象山，歲一捕之。縛欄道旁，中爲大穽，以雌象行前爲媒。遺甘蔗於地，傅藥蔗上，雄象來食蔗，漸引入欄，閉其中，就穽中敎習馴擾之。始甚咆哮，穽深不可出，牧者以言語諭之，久則漸解人意。

口象欄形，緜則手牽象而以言語敎諭之，制字之意，與殊方土俗捕象之法悉合，然則圝之本義爲象圝明矣。蓋依字形所示，圝之中心意義，本指既捕後敎習馴擾之事，擴大言之，凡誘致生象之事，及其所用之媒並欄穽之屬諸邊緣意，亦俱謂之圝也。考吾國上古北方本嘗產象，（四）以卜辭金文爲字，及文獻中殷人服象，（五）象爲舜耕（六）諸傳說證之，象蓋嘗一度爲吾先民之重要牲畜，故捕象之事，有其專字。至遲戰國時，中原已不復有象，（七）而媒圝之事，後世施諸捕鳥者，尤爲普遍，故許君遂謂「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曰囮」也。其又訓譯者，圝譯一聲之轉，（廣韻糜餘昭切，是其比。）又圝一曰媒，譯之爲用亦猶媒也，故圝亦可訓譯。且古稱譯一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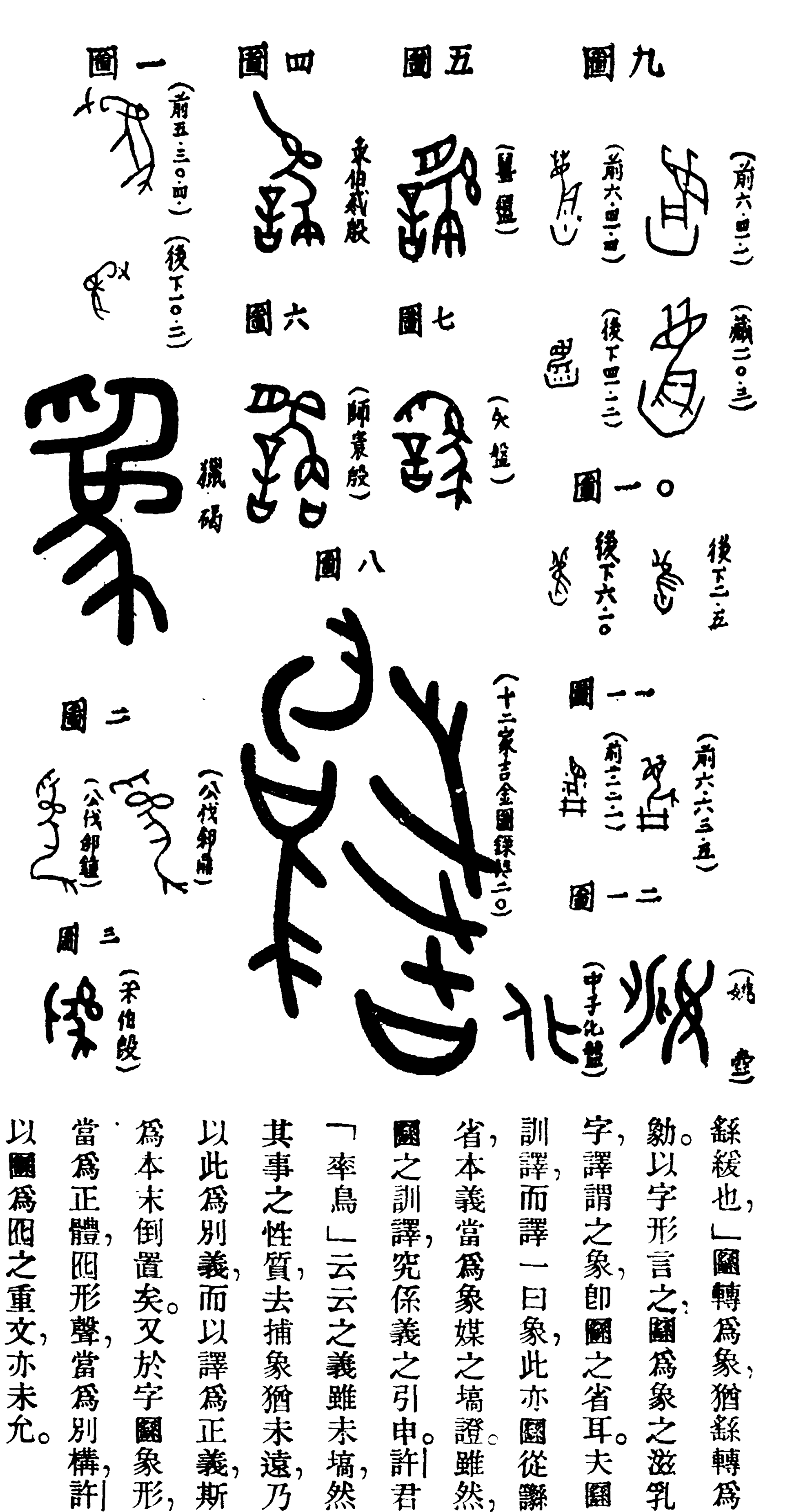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周禮秋官象胥）

傳言以象；（大戴禮記小辯篇）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八）（禮記王制篇）

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不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呂氏春秋愼勢篇）

象卽圝也。以語音言之，說文像從象聲，讀若養，卜辭魯甲，史記作陽甲，是象古讀或歸喻母，圝象一聲之轉，說文「勨，



繇綏也，」圖轉爲象，猶繇轉爲勸。以字形言之，圖爲象之滋乳字，譯謂之象，即圖之省耳。夫圖訓譯，而譯一曰象，此亦圖從䜌省，本義當爲象媒之塙證。雖然，圖之訓譯，究係義之引申。許君「率鳥」云云之義，雖未塙，然其事之性質，去捕象猶未遠，乃以此爲別義，而以譯爲正義，斯爲本末倒置矣。又於字圖象形，當爲正體，囮形聲，當爲別構，許以圖爲囮之重文，亦未允。

太平御覽二六引桓階別傳載魏文帝賜階詔曰：「其賜射鹿師二人並給媒，」是捕鹿亦用媒。呂溫由鹿賦序曰：貞元丁卯歲，予南出襄樊之間，遇野人縶鹿而至者，問之，答曰：「此爲由鹿，由此鹿以誘致羣鹿也。」㊈

案此解非是，由卽⿴囗繇之假音字，故萬象名義曰：「囮，⿴囗繇，鹿媒。」然鹿媒之名，於語雖可與象媒通稱，於字則似仍有專體。卜辭有⿸鹿凵字，（圖九）與廦（圖一一）同義，商承祚釋阱。案當卽⿸鹿幽字。卜辭字從鹿在凵中，凵卽凹字，㈩象陷阱形。凵幽聲同，故小篆變從幽。⿸鹿幽象鹿在幽凵中，與⿴囗繇同意，而音讀復同，是⿸鹿幽卽⿴囗繇鹿專字矣。據通鑑注所紀安南捕象之法，知凡媒之以類相誘者，皆以雌誘雄。㈠說文「麀，牝鹿也。」重文作⿸鹿幽。蓋⿸鹿幽鹿之法，亦以牝爲媒，以誘致其牡，故卽呼牝鹿爲⿸鹿幽，字遂亦變作麀。㈡許君以麀爲正體，⿸鹿幽爲重文，亦誤。

書傳紀捕鳥用媒之事尤夥，㈢今但舉其名稱之有專字可考者。北戶錄一引淮南萬畢術曰：

鵄⿰亻鳥致鳥，取鵄⿰亻鳥，折其大羽，絆其兩足，以爲媒，張羅其旁，衆鳥聚矣。

案說文「舊，鴟舊，舊留也。」重文作⿰亻鳥；廣韻鴟鵄同，字鏡，萬象名義並鵄鵄同，鵄俗鴟字，是鵄⿰亻鳥卽鴟⿰亻鳥，亦卽鴟舊也。卜辭舊或作⿱萑凵，（圖一〇）與⿸鹿幽作⿸鹿凵同意，㈣是小篆舊從臼與⿸鹿幽從幽者，義亦不殊。⿸鹿幽爲⿴囗繇鹿專字，舊亦⿴囗繇萑專字矣。金文小篆舊並從臼聲，以舀亦從臼聲而音以周切證之，知臼古讀亦或歸喻母，然則舊與⿴囗繇古亦同音，故兮甲盤「淮尸舊我負晦人」，師寰毁作「繇我負晦臣。」王氏以爲舊繇音近相假，實則音同義通耳。㈤爾雅釋鳥「怪鴟，」郭注「卽鴟⿰亻鳥也，見廣雅，今江東通呼此屬爲怪鳥。」篇海有⿱休鳥字，音休，云「怪鳥。」案⿱休鳥亦⿰亻鳥字，⿰亻鳥爲舊之重文，而舊⿴囗繇音義同，⿰亻鳥一作⿱休鳥，猶⿴囗繇一作囮矣。要之，舊爲置媒以捕鴟⿰亻鳥之專字。古人視鴟⿰亻鳥爲美饌，㈥貪其味，故求之數，求之數，故需別制專字以名其事也。

文選潘岳射雉賦曰：

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

徐爰注「游，雉媒名，江淮間謂之游，游者，言可與游也。」賦又曰：

良游呃喔，引之規裏，

李注「良游，媒也。」案游亦囮之假音字，徐說非是。然雉於古人生活中爲用至宏，而捕雉用媒之法，逮今猶存，疑雉媒之名，初亦有專字。爾雅釋鳥雉屬有鷂雉，又云：

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鷂。

案鷂與囮字根同，當卽囮雉專字。雉之兩性相誘，端在羽毛，意者五采皆備成章，則美而善誘，故捕雉之媒，獨用此類歟？江淮間呼雉媒曰游，又呼青質五采之雉曰鷂。游鷂音同，實一語耳。

總上所述，象媒謂之囮，鹿媒謂之麢，鴟鵂之媒謂之舊，雉媒謂之鷂。象服役作，鹿與鵂雉可資饌食，並其齒角皮羽之屬，莫不有利於民生，然則囮麢舊鷂四名之各有專字，殆有經濟的意義存焉。

二

舜弟名象，傳說舜服象而受其害，㊄ 又云象爲舜耕。舜嬀姓，字本祗作爲，㊅ 古爲字從手從象，本義爲服象以役

作。嬀姓一曰姚姓，(九)姚䌛由音近，(十)嬀一作姚，猶譌一作䌛，圝讀若譌又讀若由矣。陳爲舜後，其國境於禹貢稱豫州，說文「豫，象之大者。」(十一)由上觀之，舜曰虞舜者，虞卽虞人之虞，掌鳥獸之官也。書所謂「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者，亦惟一富有經驗之獵人乃能爾。繼舜爲虞者爲益。史記秦本紀曰：

帝舜乃妻之（大費）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

案柏翳卽伯益，前人辯之已審。(十二)伯益娶姚姓之女，卽娶舜之女，故得繼舜之緒業而爲虞。實則依母系社會言之，舜家（女適男曰嫁，男適女曰家，(十三)家猶今入贅）於姚姓，姚姓之女生女，益又家之，益卽舜之繼承人，舜爲虞，宜乎益亦爲虞矣。母系社會，夫從妻姓，惟受封有土者始別受姓焉。益家於姚姓之女，本姓姚，以受封之故而賜姓嬴，故又爲嬴姓。益本姓姚，故一曰化益，(十四)化兆古本同字，金文兆從∫從化（圖一二）可證。姚姓卽嬀姓，說已詳上，而化爲古字音同義通，是姚益一曰化益，正猶姚嬀爲一姓，䌛與譌，圝與囮，均爲一字也。呂氏春秋勿躬篇稱「伯益作井，」淮南子本經篇曰：

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昆侖。智能愈多而德愈薄矣。

案作井與作書並稱，是井卽穽，所謂機穽(十五)是也。故曰「智能愈多而德愈薄，」若水井，則不足以言智能矣。益爲虞人之官，故傳言益始作穽。金文䌛與舊通，（詳上）易井初六「舊井无禽，」卽圝穽耳。穽稱圝穽，而圝之重文作囮，然則謂化益之化卽囮之省，而嬀字所從之爲卽圝之省，亦無不可。

以上關於舜益之各種傳說，其所反映狩獵時代之文化，固甚彰著。更觀乎舜象關係之密，（惟象耕之說不足信）㊄則其時北方產象之多可知。夫森林爲象類蕃息之必要條件，原始森林之普遍存在，亦正狩獵時代之生活環境也。觀卜辭中貞捕象之辭，綫寥寥數見。

亩捕象……隻象；前四，四四，二

今月其雨，隻象；前三，三一，三

于癸亥省象，易日，粹六一〇

[illegible]圂象。後下五，二一

知殷商時象已漸次南徙，蓋其時去舜益已遠，山林既啓，農事日興，社會景象已迥不侔也。

三

鳥獸爲人誘致其異性之同類者，在象曰[illegible]，在鹿曰[illegible]，在鴟鵂曰舊，在雉曰鷂，充類言之，則人之以異性相誘者，宜亦得此稱。廣雅釋詁一曰「媱，婬也。」是也。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引高唐賦曰：

昔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聞王來遊，願薦枕席。』王因幸之。

案瑤之爲言媱也，言以淫行誘人也。[云]今呼妓女爲媱子，是其義。山海經中山經曰：

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爲䔄草，……服之媚于人。

姑媱山之帝女，卽巫山之帝女，是瑤姬字正當作媱。博物志六作古䚻，[元]尤爲近古，蓋䚻本䌛之省，字變作䍃，用於人事，始加女作媱耳。

風謠之謠，蓋亦出於䌛。疑謠字本當作䚻，小篆言誤爲缶，遂加言作謠。䚻者繇之省，繇又䌛之省也。繇譌同字，見上謠出於繇，故譌言一曰謠言，史記趙世家：

民譌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

風俗通六國篇作「童謠曰」，是其例。謠之字源出於䌛，本義當爲男女相招誘之歌，故嚴格言之，惟說風情之謠乃爲謠之正體，[元]其他性質之民謠童謠皆其變體也。先秦古書所載歌辭稱謠者，如穆天子傳三：

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復能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此雖不涉綺語，然亦男女相要約之辭，於謠之本義，庶幾近之。

要而言之，神女之以淫行誘人者謂之瑤姬，草有服之媚於人，傳爲瑤姬所化者謂之䔄草，男女相誘之歌辭謂之謠，並今人呼妓女曰媱子，[云]皆䌛義之引申也。

(一)北戶錄一引字林，曹憲廣雅音，龍龕手鑑並音由，

(二)說文搯之重文作抽又作㨨，

(三)桂馥說文義證引不詳何紀行饒無通鑑容後補檢。

(四)詳 Laufer: Ivory in China，及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二本一分）

(五)呂氏春秋古樂篇「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孟子滕文公下篇「周公相成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徐中舒曰「呂氏春秋與孟子並爲戰國末年之書，其時服象之事早已軼出黃河流域居民記憶之外，必不能臆造此傳說也。」案徐說是也。呂覽所記明係象戰，（象戰之法，春秋時楚人猶用之，見左傳定四年，）孟子「虎豹犀象」並舉，蓋皆以助戰，說詳拙著象舞考。（未刊）

(六)越絕書八「當禹之時，舜死蒼梧，象爲民田也；」論衡書虛篇「傳言舜葬於蒼梧下，象爲之耕；」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皇覽「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類聚一一引帝王世紀「（舜）葬于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爲零陵，謂之紀市，在今營道下，有羣象爲之耕。」以上皆言舜死後象爲之耕。惟唐陸龜蒙象耕鳥耘辯云「世謂舜之在下也，田於歷山，象爲之耕。」案象耕之事，未聞其審。王充以爲象蹈土蹶，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之，若海陵麋田之類，（語在論衡書虛篇）理或然歟？鼎文有𤔲字，（圖八）從豫（爲）從昚。力古耒字，（徐中舒說）劦象衆耒齊耕之意，蓋卽古犂字。卜辭「大令衆人曰劦田，其受年十一月」（續二八八五；陳夢家引）卽犂田也。鼎文從昚自是耕田之意，其從爲不知取役象之意，抑謹訓「作爲」。一如前說，則𤔲亦古犂字，從象猶從牛，此周古用象耕之佳證。然如後說，讀爲「孝弟力田」之力，亦無不可。然則象耕之事，究無明徵，象耕傳說，但足證古有役象代勞之事耳。

(七)韓非子解老篇「人希見生象也，」是至遲戰國時中原已無象，然前引呂覽孟子二說俱云周公驅象，似傳說謂北方無象，自周公始，則

此物春秋時蓋已絕跡於中原矣。

(八)寄疑卽羇羈之言掎也，謂掎其脚也。周禮翨氏注「置其所食之物於絹（縎）中，鳥來下，則掎其脚。」史記司馬相如傳「射藥脚麟，」集解「脚，掎足也，」說文「㧝，相掎㧝也，」㧝與脚同，漢鐃歌艾如張「山出黃雀亦有羅，雀已高飛奈雀何，爲此倚欲，誰肯礞室。」倚欲當爲掎㧝之誤。狄䩦蓋卽翨翨之言綩也，謂係其蹏（蹄）也。周禮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說文「綩，繫綩也，一曰維也，」「繫，繫綩也。」繫蹏卽係蹄，趙策三「人有所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或單曰蹄，莊子外物篇「蹄者所以在兔，」釋文「蹄，兔罥，係其脚，故曰蹄也。」寄與狄䩦均捕鳥獸之器，可證象卽圝。至譯，則說文已訓圝爲譯，圝訓譯，則譯亦可訓圝矣。原始心理仇視異族，至儕之於禽獸，此亦一例也。

(九)唐文粹七。

(十)凹字見神異經及江淹青苔賦。集韻「凹，㕡也，」於交切。

(十一)說文謀古文作㖮。媒母本一字，高禖卽先母，是其比。捕鳥獸者以雌誘致其雄謂之媒，媒亦母耳。

(十二)漢書霍去病傳「鏖皋蘭下，」注「鏖謂苦擊而多殺也，」廣韻鏖同鏕，案鏖形爲鏕之省，義則借爲㘜。蓋獵者伺鹿落穽後，隨卽苦擊之，故戰時苦擊而多殺謂之鏖。

(十三)周禮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北戶錄一「雷羅數州，收孔雀雛養之，使極馴擾，致於山野間，以物絆足，傍施羅網，伺野孔雀至，則倒網掩之無遺。」韓翃送丹陽劉太眞詩「開籠不奈鴨媒嬌。」

(十四)卜辭從凵之字，或於凵中著數點，卽臼之所從出。卜辭舊或作舊（圖一〇）舊亦或作舊，（圖九）故知二字必係同義。

(十五)對將被誘捕之新鳥言之，則已捕而嘗經馴擾，可用爲媒之鳥謂之舊，是新舊之舊，本與圝義相通。金文以舊爲舊，非無故也。

⑯書傳每言食鴞若梟。莊子齊物論篇「見彈而求鴞炙，」大宗師篇「予因以求鴞炙，」楚辭大招「炙鴰烝鳧，」舊校「一作梟，」禮記內則「鵠鴞胖，」舊注「胖，脅側薄肉，不可食，」案胖不可食則餘肉皆可食也，淮南子說林篇「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高注「鼓造蓋謂梟，……今世人五月望作梟羹，」漢書郊祀志上「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孟康注「梟鳥食母，破鏡獸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如淳注，「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也，」詩墓門疏引陸璣詩疏「鴞……其肉甚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漢供御各隨其時，唯鴞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案舊說鵂（舊）梟鴞異物。然上揭諸書梟鴞錯出，而爾雅以梟鴟爲怪鴟，（釋鳥「怪鴟，梟鴟，」郭注誤以爲二鳥，朱駿聲云，怪鴟即梟鴟，猶上文狂即茅鴟，下文鶹即劉疾。）廣雅復以鴟鵂爲怪鴟，是鵂梟鴞三名原可通稱。蓋鵂爲舊之別，梟即鵂之省，鴞又梟之別，舊（鵂）梟鴞一字，本鴟屬諸鳥之類名，後始分屬三鳥也，古所謂舊（鵂）當即後世所謂梟若鴞，古無梟鵂字，通以舊（鵂）爲梟若鴞也。

⑰舜弟象即長鼻獸之象，故其封國曰有鼻（漢書武五子昌邑王哀傳，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袁紹傳）其墟曰鼻墟，（水經湘水注下引王隱晉書地道記）其地有鼻亭，（後漢書袁譚傳注）其神曰鼻亭神。（史記五帝紀正義引括地志）楚辭天問「舜服厥弟，終然爲害，」即舜服象也。

⑱金文陳子子匜嬀作爲。卜辭諸爲字，除通纂書後引劉氏善齋藏片一例外，餘均應爲嬀，詳拙著釋爲。（考古第六期；本集頁五三七乙）

⑲說文「嬀，虞舜居嬀汭，因以爲姓；」又「姚，虞舜居姚墟，因以爲姓。」水經沔水注，「漢水又東逕嬀虛灘，……或作姚虛，故後或姓姚，或姓嬀。嬀姚之異是妄，未知所從。」案左傳於虞稱姚，哀元年「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是也，於陳稱嬀，莊二十二年「有嬀之後，將育于姜」是也。是姚嬀之分，由虞陳爲二國，因字各異體以示別也。實則皆舜後，理當同姓，姚之與嬀，貌異而實同耳。

⑳說文「䠛，跳也，」又「䋂，一曰樓十絃也，」「絩，綺絲之數也。」荀子榮辱篇「其功盛姚遠矣，」注「姚遙同，」漢書禮樂志郊祀歌

「聲遠姚，」即遠遙也。廣韻恌同愮。

㉑象豫對轉字易豫「利建侯行師，」豫即象樂之象，象傳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猶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言「武王受命……作象樂，繼文以奉天」也。詳拙著周易閒詁。（未刊）金文公伐郐鐘及鼎爲作𤔲，（圖二）𣏟伯段像作𢖺，（圖三）彔伯㦳段䌛作𢐏，（圖四）量𢙏作𢐏，（圖五）所從之幺即小篆予字所由出，而彔伯㦳段所從尤酷似小篆幻字，幻即倒予也。疑豫本作𧰼，亦即𢐏字所從之䌛，古平系一字，小篆變作予，許君遂以爲純聲符，非是。豫（䌛）即象之繁文，賈逵以爲大象，亦肊說也。

㉒史記秦本紀索隱。

㉓周書謚法篇「未家短折曰殤，」離騷「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淮南子齊俗篇「待西施絡慕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家猶娶也。

㉔世本，漢書律曆志。

㉕後漢書文苑趙壹傳「機穽在下，」注「機，捕獸機檻，穽，穿地陷獸。」

㉖此時縱有農業，亦僅具萌芽。象爲舜耕之傳說，本係晚起，藉曰可信，亦祇能如王充所說㸑田之類。

㉗陳夢家讀𦈢爲谣，見高禖郊社祖廟通考。（清華學報十二卷三期）字書無谣字，蓋淫之誤，文中引方言亦誤淫爲谣。

㉘搜神記十四作舌埵，即古𦈢之誤。

㉙風亦謂男女相誘。書費誓「馬牛其風，」正義引賈逵曰「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左傳僖四年「風牛馬不相及，」服虔注與賈同。（案晉語四「男女相及，以生民也，」韋注「相及，嫁娶也，」此及字義同。）左傳昭元年「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後漢書樂成靖王傳安帝詔「風淫於家。」男女相誘謂之嫇，亦謂之風，其歌辭謂之謠，亦謂之風。漢書藝文志「自孝武立樂府而采詩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風亦謠也。引申之，則風俗一曰謠俗，漢書李尋傳「參人民謠俗，」是矣。

㉚俗又謂狡猾多詐之人曰油子，疑亦䌛義之引申。

二十九年三月晉寧旅次

釋齲

[glyph] 前六，五四，四

右一字殷虛文字類篇入待問篇，甲骨文篇入坿錄，于省吾釋齾，云卽齾卽齹，齹齾謂齒參差，又云蹉跎就足言：齹齾就齒言，則似又謂齹齾為失齒，猶蹉跎為失足也。案于說非是。初期文字往往一字數義數讀，後世更於其形體亦各加區別，故古者一字往往當於後世數字。卽就 [glyph] 之一形言之，或為虫，或為它，或為蟲，或為蜀，或為蝕，或為蛔；或為禹，其流萬端，其源則一而已爾。學者若狃於近習，一概以虫若它釋之，則拘於墟矣。

金文秦公毀禹字作 [glyph]，從 [glyph] 從 [glyph]。[glyph] 其本形，[glyph] 卽又，象人手執之，與 [glyph] 加 [glyph] 作 [glyph] 同意。[glyph] 之本形既祇作 [glyph]，則 [glyph] 於此卽禹之初文，[glyph] 與 [glyph] 同。此从 [glyph] 从 [glyph]，當卽齲字。說文「𤘍，齒蠹也，」重文作齲。釋名釋疾病「齲，齒朽也，蟲齧之齒缺朽也。」篇海有齵字，云「齒病朽缺也，」丘主切，卽齲之異文，從虫從齒與契文合，尤為此字當釋齲之切證。

齲一作齵，亦可證此虫卽禹之初文。他辭有卜疾齒之文，

甲辰卜□貞𣱼疾齒，隹…… 粹一五一九

此卜齲猶卜疾齒耳。若齒參差或失齒，則焉用貞卜哉？

釋余

余 余 余

余之緐化，一變而爲余，再變而爲余，時賢類能言之，然未有質言其本係何物者。有之，蓋自郭沫若始。郭氏以余爲瑹之初文，即玉笏，㊀斯說也，竊嘗疑之。

請先考余與余之關係，以證余之確當釋余。余之狀上爲銳角形，下有柄。從余之字多與此意相合。

淮南子兵略篇「剡摲筡奮，儋钁以當脩戟强弩，」高注「摲筡銳也，」廣雅釋詁四「攙，捈，剡，鑯，銳也，」廣韻「梌，銳也。」筡捈梌同。

廣雅釋器「瑹，珽，笏也。」

廣雅釋草「蒤，菽，茅穗也。」士喪禮既夕記注，吳語注並云「荼，茅秀也。」漢書禮樂志「顏如荼，」注曰「荼者今俗所謂兼錐也。」荼蒤同。

案漢書天文志「有三星銳曰罰，」注「上小下大，故曰銳。」上揭高注淮南釋筡，廣雅釋捈，廣韻釋梌並爲銳。此筡（捈梌）之爲物，與余之形合，一也。廣雅訓瑹珽爲笏。據鄭注玉藻，珽即大圭，杼上爲椎首，荼（瑹）圜殺其首，不

為椎頭，此特謂琫首之角度不若斑之銳耳。實則琫斑雙聲，本皆圭類。白虎通瑞贄篇「珪者兌（銳）上，」莊子馬蹄篇李注「銳上方下曰珪，」周禮大宗伯鄭注「圭銳，象春物初生。」斑琫蓋皆銳首而略有程度之差別耳。此琫之為物與个之形合，二也。廣雅訓𦯬為茅穗，鄭注禮經，韋注國語並訓荼為茅秀，秀亦穗也。顏注漢書謂俗呼荼為兼錐，錐狀正合茅穗之形。此荼（𦯬）之為物亦與个之形合，三也。農具之𥮾（捈梌，）禮器之荼（琫，）植物之荼（𦯬）其狀皆銳首，與个之形密合，而字皆從余，是學者謂个為余之初文，信而有徵矣。

然則余之本義，究指何物？觀个之筆意與茅穗之形相距最遠，一望可知。茅穗稱荼，但以其形相彷彿，而余之本義不指茅穗，蓋可斷言。故欲求余之本義，植物之荼，可置勿論。所爭者惟在農具之荼（梌）與禮器之琫，孰近本眞耳。

禮儀之飾器無不起源於實用之工具，此器物演化之通例也。準此言之，禮器之琫決不能早於農具之荼。然淮南所說農具之𥮾，似仍非此物之最初形態。兵略篇說陳勝舉兵「伐櫞棗而為矜，周錐鑿而為刃，剡摲𥮾，奮儋钁，以當脩戟強弩，」高注不釋𥮾義。廣韻「篴，竹名，又杖也，」集韻篴本作𥮾，是𥮾蓋竹杖，削其端為銳鋒，可以刺物者也。此其形雖與个之銳首相仿，然論其全形猶未切合。竊謂余之本義當指畬刀。元稹酬樂天得微之詩知通州事因成四首詩曰「田仰畬刀少用牛。」古未有犂時，以刀耕，其刀卽余也。以余耕田謂之畬，故畬田之刀謂之畬刀。畬字之最早見於記載者皆作動詞用，義為發土除草。

周頌臣工「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㈡新與畬皆動詞也。說文曰「新，取木也，」小雅大東「薪是穫薪，」新薪同。殺草與殺木皆曰新，新畬之新謂殺草也。新爲殺草，則畬義可知。

易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㈢

董遇注曰「悉耨曰畬。」案說文「薅，拔去田草也，」籀文作茠，廣雅釋詁三「栤，除也，」耨薅茠栤並同。董以耨訓畬，張以除訓栤，是畬之言猶除也。除訓治，說文「畬，三歲治田也，」「治田」之義最古，「三歲」者後儒緣飾經書之曲說。㈣

知畬本訓除草，則余之本義亦可知。上文云古未有犂時，以刀耕，而其刀即余。然則余殆即犂之前身歟？試觀[glyph][glyph][glyph]諸字無不與犂之形制脗合。[glyph]之形無論矣。[glyph]長其豎畫以入△中，象木柄入鑿處也。發土除草之具，其柄宜曲，曲則用力少而功多，[glyph]之豎畫引而左折，象其柄曲也。由此又進一步，柄之曲由一曲變爲二曲，余之發展殆已達到其最高階段。至此，再益以衡軛而以牛負而引之，即爲犂矣。㈤

在人類未知使用金屬之先，余必係石製。石製之余，即瑹之濫觴矣。禮記玉藻記瑹之型類曰：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瑹），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疑珽當余中之[glyph]，荼前詘後直，當余中之[glyph]。所謂「前詘後詘」者亦荼也，不言荼者省文，此當余之二曲其柄

者，如上圖，後世之如意蓋亦出於此。鄭注云(六)與經文不合，蓋譬說也。

(一)郭沫若著古代銘刻彙考續篇釋非余。

(二)傳「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鄭釋「如何新畬」為「如新田畬田何？」案詩曰「如何新畬，」如何疑問副詞，則新畬必係動詞。毛鄭不諳文法，其誤明甚。

(三)馬鄭注以畬為三歲田，虞又以為二歲田，均誤以為名詞。實則耕穫菑畬四字皆動詞。董云「菑，反草也，」亦是。

(四)詩采芑「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此新田菑畝自是田名。昔儒徒以工臣「如何新畬」之新同於采芑「新田」之新，遂亦讀新畬為名詞，而强分菑，新田，畬為一二三歲之田，其說甚為無謂。

(五)元詩「田仰畬刀少用牛，」用牛謂以牛犂之。畬刀與牛對舉，可證畬刀之用同於犂。廣雅攙捈並訓銳，廣韻「鑱，吳人謂犂鐵也，」鑱攙通，犂鐵謂之攙，亦可謂之捈矣。

(六)鄭云「珽之言挺然無所詘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後則恆直。荼讀為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為椎頭，諸侯唯天子詘焉，是以謂笏為舒。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己君，又殺其下而圜。」

釋羔

右一字舊釋羔，或釋岳或釋茬。案審形，釋羔爲是。說文羔從照省聲，照從昭聲，是羔古音當讀如昭。羔卽昭明也。其字從火，與昭明之義合。書傳言昭明者，或爲星名，

史記封禪書「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索隱引春秋合誠圖「赤帝之精，象如太白，七芒。」

或爲殷之先祖，

荀子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于商。」

史記殷本紀「契子昭明。」

或爲古天子。

史記封禪書「豐鎬有昭明天子辟池，」索隱引樂彥引河圖「熒惑星散爲昭明。」 案昭明天子似卽始皇本紀之鎬池君。羔鎬聲近，羔一曰昭明，蓋猶鎬池君一曰昭明天子邪？

案卜辭祀羔十九用賁祭用禘者纔一見。

丙賁羔矢[illegible]……戩二一，八　　賁于羔？佚八五四又八四一；前一五一，一略同

辛亥卜又賁于羔。戩九，七　　賁于羔，從才雨？後上二二，二

癸巳貞既賁于河，于羔？佚一四六　　庚午賁于羔又從才雨？後上二二，三

癸酉卜貞賁于羔三小宰卯三宰？前七二六，一　　丙辰卜[illegible]貞帝于羔？簠別二田中之二

……羔，賁五宰，圀五牛？佚一四六

而賁祭例皆用於天帝及自然勢力之神，是卜辭之羔當係星名。羔昭一字，本訓光明，此星「大而白，」故曰羔，又曰昭明。傳說中殷人所祭之自然神多變爲殷之先祖，故昭明又爲契子。既爲殷之先祖，其人之身分必爲帝王，故昭明又爲古天子。雖然河圖猶稱昭明爲熒惑所化，可見既經人格化後，其自然勢力之本然身分，猶未可泯也。

或問羔從羊，何所取義？曰：字本不從羊。[illegible]當分爲二，上[illegible]與[illegible]同意，象火燄焮上之形，下[illegible]卽草。全字隸定之可作⿱艹火若⿰火炎。燒草之光不能大，故昭之爲明本訓小明，而假爲星名，尤爲切合。[illegible]之結體既易誤認爲[illegible]，昭之音讀復與𦍩同，故字遂譌爲羔，而義則訓爲小羊也。

釋桑

卜辭有　字，舊釋桑，甚塙。隸書桒蓋從此出 有又加口者，自二口以至五口不等，大都加口愈多者，其木形詭變亦愈甚。通校諸形，括爲四類，各示一例如下方：

前六，五三，七　　前四，四七，一　　前二，三五，六　　後下三五，一

此等諸家皆釋噩，今案亦桑字也，隸定當作𠷎。卜辭中所見此字，除一部分因上下文多損缺，義難探究者，自餘用法，計有五種。凡此釋噩，或不成文義，或義似可通而了無左證，反之若釋桑，則無不詞怡理順矣。

一曰桑，桑木也。

1. 𡈼桑于宗。佚五六三

宗謂宗廟。𡈼卽登，祭名，卜辭屢見。他辭曰𡈼禾，曰𡈼黍，曰𡈼來麥，曰𡈼米，𡈼桑亦其類矣。

2. ……殸桑其𥙯。兄辛 後上七，一〇

殸，地名，他辭「其田殸，禽」庫六七七可證。𥙯與𡈼同。「殸桑其𥙯兄辛，」猶言𥙯殸桑于兄辛也。

二曰桑，桑林也。

3．其𡕾于桑，叀大牢。粹四七〇

呂氏春秋愼大篇「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案桑林，殷之社，故武王立湯後以奉祀之。知之者，墨子明鬼下篇「燕之有祖澤，當齊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雲夢也，」是桑林卽宋之社，其證一。呂氏春秋順民篇「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左傳襄十年正義引尙書大傳作「禱於桑林之社，」藝文類聚一二引帝王世紀同，路史餘論六曰「桑林者社也，」其證二。卜辭言祀桑用𡕾祭，牲用太牢，其隆重如此，今謂桑卽桑林，亦卽殷人之社，庶幾足以當之。論語載宰我對哀公問社，云「殷人以柏，」其說無徵，蓋妄言之矣。

三曰桑，桑田，地名。

卜辭桑字用爲地名者最多，今於此類，但就其辭例不同者各舉數版，不能備也。或曰「于桑，」猶言在桑也。

4．于榆　于桑　佚一〇二

5．于□亡𢦏　于桑亡𢦏　于盂亡𢦏　佚二五四

或曰「在桑。」

6. 丁亥卜在桑，貞王今夕亡畎。 甲二，二五，一五

7. 癸巳王卜在桑，貞旬亡畎。 簠地，一五

地名曰桑者，實殷人遊畋之所，下列各辭可證。

8. 辛丑卜，貞王田于桑，往來亡巛。弘吉。 前二，三五，六

9. 丁□王卜，貞其田于桑，往來亡巛。 續三，一六，三

10. 辛未卜，何貞王其田桑亡巛。 前四，四一，四

11. 壬戌卜，貞王其田桑亡巛。 戩一〇，六；續三，一七，六又續三，一七，二並同

12. 戊子王卜，貞田桑，往來巛。王占曰 弘吉。茲御隻鈦 狼 一。 佚四三四

13. 戊□王卜，貞田桑，往來亡巛。王占曰吉。茲御隻麑豕三。 續三，一七，四

14. 丁亥王卜，貞田桑，往來亡巛。王占曰吉。隻兕七雝卅。 簠游九八，六；續三，一八，一

15. 戊辰☒在桑☒王田☒衣☒。 前二，四一，五

遊田之事亦稱獸，

16. 王其祇于桑□獸。 佚五三

亦稱逐，

17. 戊午卜在桑，貞□逐亾巛。 前〻，二四，一

18. □乎毒逐鹿于桑，隻。 續〻，三，四五，三

19. □□卜，旁貞□丁巳豕逐□于桑。 佚〻六○五

卜辭逐作豕，此省止與他辭「丙寅卜豕麋禽，」佚〻四一四「癸酉卜宰豕犀兄侯禁麋犬，羽日戊寅，王其□□□□□□□禽。」前〻，二三，〻；後〻上一二，一合之豕並當讀爲逐。商承祚謂前者偶未刻全，胡厚宣以後者爲誤字例，以此證之，知二家說未必然。遊田又稱省，字讀爲獮。

20. 叀惟桑省，亡𢦏。 甲〻，一九，一

21. 翌日壬王其省桑，𢧀，不大雨。 佚〻九○一

22. 叀桑田省。 佚〻八○○

23. 叀桑田省亡𢦏。 拾〻，六二

24. 王其省桑田，湄日，亡𢦏。 庫〻一○九○

或曰「叀桑省，」或曰「叀桑田省，」或曰「省桑，」或曰「省桑田，」是桑即桑田也。古稱田獵之地曰田，桑爲殷人田獵之地，故亦曰桑田。鄘風定之方中云「降觀館于桑，」又云「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倌人即館人，桑田即上文之桑。詩言文公既望祀楚丘諸山，乃降宿於桑田之館中，其夜適得靈雨，詰朝晴明，遂命館人早駕出遊

而止息於桑田之上也。詩之桑一稱桑田，既與卜辭密合，而衞復爲殷故地，然則卜辭之桑田即詩之桑田，的矣。

四曰桑，動詞，採桑也。

25. 丁巳卜，宾貞乎弓□蠶奚弗桑。 藏一八五，三

「蠶」「桑」二字並見於一辭，爲此字當釋桑之鐵證。經傳桑字作動詞用者，如魏風十畝之間「桑者閑閑兮，」「桑者泄泄兮，」呂氏春秋察微篇「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穆天子傳五「以觀桑者，」注「桑，採桑也，」皆是。

26. ☐辛巳卜𠱠貞桑。受方又祐。 前六，三九，六

此桑字亦當訓採桑，惟似指躬桑之禮。月令「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注曰「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卜辭曰「桑，」又曰「受方祐，」疑後世后妃躬桑之禮濫觴於此。

五曰桑讀爲喪，動詞，喪亡也。

27. 貞我其桑衆人。 佚四八七

28. 貞弗售。貞其桑眾。貞弗其受㞢又祐。貞其嬉艱。 佚五一九

29. 貞𢀛其桑眾。佚五四九

30. 貞其桑眾。佚五一九

31. 壬戌卜今夕亡田。其桑眾壬戌卜不桑眾。簠別一，六，一六

32. 囨貞竝亡炏𢦔，不桑眾。後下三五，一

33. ☒𠭞桑眾。粹一一九

34. ☒于洒☒桑人☒三月。前六，二，五

35. 癸未貞☒𢁒亡☒。其自卜又有來田□□貞□壴艱，允□桑𠂤師。粹一二五三

36. 丁未卜，王貞般不隹桑羊𡴂告(許)若諾。前八，一一，四

37. 貞戊其桑□。甲二，一八二〇

此類王襄釋喪，允爲卓識。惟字仍是桑，卜辭桑喪一字，此類則當讀爲喪耳。28「桑眾」與「弗受㞢又」「嬉」並貞，35「桑𠂤」與「又來田告」「壴」並貞，31「不桑眾」與「亡田」並貞，32「不桑眾」與「亡炏」並貞，其義皆爲凶咎，是桑卽喪亡之喪無疑。古者喪禮器用多以桑木爲之。儀禮士喪禮「鬠笄用桑」，注曰「桑之爲言喪也」，公羊傳文二年「虞主用桑」，注曰「桑猶喪也。」鄭何兩注並以喪釋桑，實則二字不但音同，古字本亦同也。卜辭時代桑喪一字，金文始分爲二。

[glyph] 毛公鼎　[glyph] 桓子孟姜壺　[glyph] 喪史賓鉳　[glyph] 余卄鉦　[glyph] 量侯殷　[glyph] 旂鼎　[glyph] 井人安鐘

此金文喪字，從㗊桑從亡，乃桑之孳乳字。喪字從㗊而讀與桑同，古禮復以桑象徵喪事，此亦卜辭眾口叢聚木間之文卽桑字之佳證。

以上除7 10二例字作[glyph]，舊已釋桑外，其餘眾口叢聚木間之緐文，舊所釋爲噩者，今並改釋爲桑，此於探究殷代經濟狀態，關係頗大，不特於卜辭中增一可識之字而已也。考卜辭有字作

[glyph] 藏一八五三，

酷肖蠶形，舊釋蠶，今以同辭又有桑字 卽上揭25例 證之，益知舊釋不誤。他辭又有「蠶示」後上二八，六「蠶㞢」拾一三，八 以及從蠶之孀字，前六五一五 復證以殷虛殘繭之發現，知當時養蠶之事已甚發達。夫蠶事已臻發達，而謂爲數巨萬之甲骨中僅有作[glyph]之桑字寥寥數見，寧非異事？今依余釋，增出桑字幾以百計，庶幾此疑可以渙然冰釋矣。

附錄

釋㷉

卜辭從桑之字有

前二，九，二　　前六，一三，四

甲骨文編俱入附錄。案左半卽　之省。字從桑從女，當釋⿰女桑。原辭簡略，摹本亦漶漫難識，未能探其義蘊也。

釋 ⿰日桑

金文昧爽字作

免𣪘

金文編二釋⿱曹日，云从日从𠱠。郭書作⿱曹日云从日喪省聲，考釋八九　案隸定作⿱曹日可也，字實從日從桑，當釋⿰日桑。集韻「眼⿰日桑，暴熭也，」別一義。

釋噩

□ 噩侯殷　□ 噩侯鼎

右二字舊釋噩。容庚依說文釋咢，云「从吅从屰。吅㗊同意。喪毛公鼎作□，囂說文或作□。爾雅釋天『太歲在酉曰作噩，』釋文『噩本作咢，』史記作鄂，是噩卽咢，又孳乳爲鄂也。傳寫少譌。」案容說是也，而未盡。此與卜辭桑爲同字而異義異讀。小篆□□省，□卽木形之譌變。桓子孟姜壺喪字偏旁作□，其間之□極易譌變成□。至噩侯鼎□字與旂鼎喪字偏旁□形之近似，尤顯而易見。要之桑噩初係一形，從木會意者讀息郎切則爲桑字，從吅會意者讀五角切則爲噩字。聲義既異，形亦隨之漸歧而爲二，逮至小篆以下，形聲義三者皆異，而桑噩同源之跡乃杳不可尋矣。

前說桑噩二音各異，雖然異則異矣，非謂二者之間絕無聯繫也。以聲言之，說文咢從屰聲，讀五各切，疑母。然朔從屰聲，又讀所角切，心母。心母則與桑息郎切爲雙聲。以韻言之，噩在魚部，桑在陽部，魚陽爲對轉。說文顙頟互訓，方言十「中夏謂之頟，東齊謂之顙。」廣韻頟五陌切，與噩同音。玉篇「䫜，面醜也，」集韻䫜同顎，玉篇顎一作顴。廣雅釋詁二「顙，醜也。」桑變爲噩，蓋猶顙變爲頟，顙變爲䫜歟？

或問桑𦨻音讀之連繫，既聞命矣，其轉變之過程可得聞乎？曰：審音之學，非所究心，不敢妄測，雖然，請嘗試言之。桑心母，𦨻疑母，其去固甚遠，然若以泥母爲介，未嘗不可以溝通之。說文桑從叒聲，「叒日初出東方暘谷所登榑桑叒木也。」書傳皆作若，而灼切，泥母。桑變爲𦨻，蓋由桑轉爲叒，又由叒變爲𦨻也。

釋「不□□」

卜辭有術語曰「不□□」，或緐縟其體作「不□□」，前八、四三 或變易其文作「不□□」，藏一三四三 或省略其辭曰「不□」，甲一二一五，又二一九二四，又二一九二五，佚五〇四六五，又五七五三二，庫一〇二一，一六四二 皆橫書之。「□□」二字，釋者八九家，聚訟數十載，衆說紛紜，事同射覆。不幸而皆未中也。今案「不□□」既可省爲「不□」，是□於句中爲賓格，於字當爲名詞。□位於副詞不字之下，賓格之上，則當爲動詞。二字之詞性既定，乃可進而求其形音義。

首說□字。

此字孫詒讓釋龜，聞宥董作賓從之，而郭沫若力斥其非，謂當釋黽。案龜黽二字，相混已久，此字以形求之，誠與黽爲近，然意中亦未嘗不可指龜，蓋「不□□」既爲占卜之術語，則以常識推之，此字焉得與龜無關？雖然，竊意釋龜釋黽皆有未諦。考此字結體，可分箸橫筆與不箸者二類。今就甲骨文編所收者計之，字中箸二橫作□者二十三，箸一橫作□者十，共三十三，而直作□者纔十一，其比數當三與一而强，是有橫者爲正體，而二橫尤備，無橫者其變體也。字中加橫，若非虛設，則此字之義或當於橫中求之。又考「不□□」之語，

每見於兆璺之旁意者[古文字形]卽兆字，二橫以示龜上見兆之意歟？

龜黽古字不分，前已言之。今謂黽兆亦未始有別。從黽之字，如鼂音直遙切，竈音則到切，䵷音七宿切，並據廣韻其音皆與兆近，此何故歟？嘗試推之，古黽字祇作[古文字形]，而上來諸字所從之黽則[古文字形]之後身，實古兆字，自[古文字形][古文字形]二形相混，篆書一概作黽，於是[古文字形]之形湮而徒寄其聲於此數字中也。黽亦兆字，凡有五證，述之如次：

邵黛鐘「大鐘八聿，肆其竈四⿰韋者，」郭沫若據薛書裏石磬曰「自作遥磬，」謂竈卽遥磬，案郭說得之。周頌有瞽篇曰「應田縣鼓，鞉磬柷圉，」竈磬遥磬卽鞉磬也。傳分鞉與磬爲二，而謂鞉爲鞉鼓，非是。知之者，鞉鼓卽縣鼓，陳奐辯之甚審，此鞉若爲鼓，則縣鞉並出爲不辭矣。且上句應田，田縣皆鼓，下句亦不煩再言鼓。實則詩以「鞉磬」與「柷圉」對舉，柷圉爲一物，鞉磬亦一物矣。說文鞉爲鞀之重文，其籀文作𩏾，磬蓋鞉磬專字。此以竈磬一作鞉磬證黽卽兆，一事也。

考工記輈人「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旐四斿以象營室也。」案此四旗者，卽禮記曲禮上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靑龍而右白虎。」龍之爲靑龍，鳥之爲朱雀，不待論。熊之爲白虎，以同類相亂，亦無足異。惟龜謂之玄武，其義難明。今謂龜黽古字每不分，玄武卽玄黽，黽武一聲之轉，猶⿺走黽，耿黽一曰蝦蟆，螢蟆也。黽冥音同通用，左傳定四年之冥阨，卽戰國策楚策之鄳阨，史記春申君傳之黽隘。故玄武又變爲玄冥。淮南子天

文篇「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其獸玄武，」玄冥玄武並屬北方，明爲一名之分化。說文黽部「鼆，冥也，讀若黽蛙之黽」左傳文十五年「一人門于句鼆，」釋文鼆本作黽。案黽加聲作鼆，鼆又省形作冥，黽，鼆暨玄冥之冥，總一字耳。要之龜黽本已混淆，故北方之獸或以爲龜，或以爲黽，兼言其色則曰玄黽，字之變則爲玄冥，聲之轉又爲玄武，其又或以爲龜蛇二獸者，似屬後起。考工記之龍旂，鳥旟，熊旗，龜旐，周禮司常則曰交蛟龍爲旂，鳥隼爲旟，熊虎爲旗，龜蛇爲旐，皆一獸衍而爲二也。知北方之獸或以爲黽，則其旗名曰旐之故，可得而言。蓋黽兆不分，既如上說，此旐畫黽爲象，故謂之旐也。四旗之中，畫黽者謂之旐，猶畫鳥者謂之旟，與卽鷖耳。此以旐爲畫黽之旗證黽卽兆，二事也。

說文「頫，低頭也，從頁逃省，太史卜書頫仰字如此，揚雄曰人面頫，」重文作俛，今字又作俯。案此字例當以兆爲聲，而玉篇音靡卷切，今又讀匪父切，自來說者紛紛，咸未闚其竅要。今謂此字所從之兆亦黽字也。以聲言之，黽免音近義通，詩谷風「黽勉同心，」釋文「黽勉猶勉勉也，」娩訓生子，⿰女黽訓懷孕，義亦近。頫古當作⿰黽頁，故重文作俛。其又作俯者，則俛之音轉，俛謂之俯，猶挽謂之拊矣。以義言之，頫訓低頭，正受義於黽。詩新臺篇「得此戚施，」傳「戚施不能仰者，」國語晉語四「戚施不可使仰。」案戚施者，說文黽部引詩作⿰酋黽⿱爾黽，字並從黽，而太平御覽九四九引韓詩薛君章句云卽蟾蜍，蟾蜍固黽類也。龜黽之屬，性不能自仰，故毛傳國語云云。黽性能俯不能仰，因之黽有俯義，兆黽同字，故制字從兆從頁以表低頭之意。此以頫字從兆而其聲與義並得之於黽，證黽卽兆，三事也。

山海經北山經「洧水其中多鱯黽，」注「鱯似鮎，黽，䵷黽，似蝦蟇，或曰鱯黽一物名耳。」案或說是也。爾雅釋魚「鮤大鱯，小者鮡，」注「鱯似鮎而大，白色，」爾雅之鱯即山海經之鱯，是山海經之黽即爾雅之鮡矣。黽爲魚名，字當作鼆。釋魚又曰「鼆，小魚，」家語屈節篇「魚之大者名鱄，其小者名鼆。」案鱄即鱯，楚辭離騷注「楚人名被爲帞，」說文帞讀若阡陌之陌，國語周語晉懿公名戱，漢書古今人表作彼，並鱯鱄聲通之比。鼆即黽魚專字，亦即鮡字也。鼆郭音繩則與鮡一聲之轉。此以鼆一作鮡證黽即兆，四事也。

說文黽部「鼂，匽鼂，讀若朝，揚雄說匽鼂蟲名，杜林以爲朝旦，非是。」廣韻作鼂，字從日，引蒼頡篇云「蟲名，」晁下云「上同。」漢書景帝紀「御史大夫晁錯」本傳作鼂，此以鼂字一作晁證黽即兆，五事也。

由上觀之，黽兆古爲一字，確無可疑，是則□字釋黽而音讀若兆，固無不可，然終不若逕釋爲兆，蓋卜辭別無兆字，說者或以□若□當之，並無確據也。若嚴格言之，則□□爲兆之正字，而□則黽字，就中復有作□者，藏二三二又似龜字，龜黽之別，其要在有尾與無尾，金文可證。此二者或爲□之訛變，或爲其假借，均未可知，要並當讀爲兆。孫郭二氏一律釋龜或黽，斯爲皮相矣。

此字結體抽象，最難辨識，余嘗苦思半載，最後始悟及詩小旻篇「我龜既厭，不我告猶」之語，因疑「不□兆」與「不告猶」或不無關係。「告猶」之語，亦見尚書大誥「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馬本作誥繇，此疑即占卜術語「告猶」之衍變，詳下特下一字仍當以作繇爲正，繇即卦兆繇辭之繇，其作猶若猷者，俱屬假借。繇兆

音義俱通，方言一「路，跳也，陳鄭之間曰路，」又十「䠧，淫也，沅湘之間，謂之䠧，」廣雅釋詁四「䠷，長也，」莊子秋水篇注「遙，長也，」說文木部「櫾，崑崙河隅之長木也，」荀子榮辱篇「其功盛姚遠矣，」注「遙同。」漢書禮樂志「雅聲遠姚，」金文謠繇同字，舜嬀姓，一曰姚，姓，姚卽繇字耳。漢書禮樂志「銚四會員十二人，」注引韋昭曰「銚國名，音繇。」以上並繇兆聲通之證。禮記月令「命太史釁龜筴占兆，」注「占兆，龜之繇文，」左傳閔二年「成風聞成季之繇，」注「繇，卦兆之占辭，」僖四年「且其繇曰，」注「繇，卜兆辭，」襄十年「姜氏問繇，」注「繇，兆辭。」以上並繇兆義通之證。蓋龜之璺坼謂之兆，其占兆之辭謂之繇，實則兆繇古本一音一義，其後乃分化爲二耳。卜辭曰「□兆，」詩曰「告猶，」書曰「誥繇，」兆與繇猶若爲一語，則□與告誥音義當亦不遠。夫就字形觀之，釋□爲告誠，誠難徵信。然前揭□之變體有作□之例，其字確有告音，□既可假爲□，作□者僅一見，故暫定爲借字。則□音亦近告從可知矣。請言其詳。

□者，卜辭執圉諸字俱從此，故知字確當釋㚔。說文「㚔，所以驚人也，从大从羊。一曰大聲也。……一曰讀若瓠，一曰俗語盜不止爲㚔，讀若籋。」案卜辭□字爲獨體象形，許君說小篆从大从羊，其誤不待辯。至所說㚔字二音三義，則皆可信。首論二音，（一）讀若瓠，（二）讀若籋。籋音卽執字所從得聲，此最易明。瓠音則自來學者多疑之。今案瓠在魚部，而從㚔之圉睪等字亦並在魚部，是㚔讀若瓠，固無可疑。漢書王子侯表上「瓡節侯息，」注「瓡卽瓠字也，」瓡字從㚔而與瓠同，此㚔本有瓠音之確證。次論三義，（一）所以

驚人也，（二）大聲也，（三）盜不止。盜不止之說未詳。其曰「所以驚人也」者，㚔部六文可證。睪下曰「司(伺)視也，从目从㚔，今吏將目捕辠人也」。執下曰「捕辠人也，从丮从㚔，㚔亦聲」。圉下曰「囹圄，所以拘辠人，从口从㚔」。盩下曰「引擊也，从㚔攴見血也」。報下曰「當辠人也，从㚔从𠬝，𠬝服辠也」。𥷸下曰「窮治辠人也，从㚔人言竹聲」，重文作𣢑。統觀諸義，㚔當是刑具之屬，古字作㚔，象形，故曰「所以驚人」。驚猶警也。曰「大聲也」者，睪從㚔而睪與皋古字通，㚔卽古皋字，亦卽嘷字也，虞書皋陶，列女傳作睪陶，詩鶴鳴篇「鶴鳴于九皋」，漢孫叔敖碑「收九睪之利」，九睪卽九皋，荀子王霸篇「睪牢天下而制之」，後漢書馬融傳注引作皋，他若皋與澤通之例尤多，殆不勝舉，凡此並睪皋古通之證。儀禮士喪禮「曰『皋某復』三」，注「皋，長聲也」。周禮樂師「皋舞」，注「皋之言號」。案皋讀爲嘷，故訓長聲，訓號，許書一說㚔訓大聲，卽皋嘷之本字。廣韻㤓，古勞切，集韻作㤘，一作㦎，是皋古字當祇作本其異體之皐祇作夲，本夲並㚔之省變也。因思許書㚔一曰讀若瓠，以讀若字有義之例推之，似當云讀若呱。詩生民「后稷呱矣」，本書口部「呱，小兒號聲」。呱轉爲皋(嘷)，猶呼轉爲號也。由是觀之，許書「一曰大聲也」下又似當補「讀若皋」三字。知㚔有皋音，則㚔部睪𥷸盩報諸字之語根乃明。許君謂𥷸從竹聲，而睪下盩下報下均不云何聲。實則𥷸與皋音全同。睪古音仍當在幽部，說文「睪，司(伺)視也」，廣雅釋詁三「覭，見也」。義同。从目與从見同，㚔卽皋字矣。盩報與皋亦同韻母，惟聲母變耳。此三字實皆從㚔得聲，許君不知㚔有皋音，故有此誤。

璞堂雜識

目錄

乾

說文「乾，上出也。從乙，乙，物之達也，倝聲。」「乙，象春草木冤曲而出，陰氣尚彊，其出乙乙也。」案曰「上出，」曰「物之達，」皆謂草木茁生，與乙之說解合。乙之本義，是否如此，姑置勿論，若草木茁生乃地之象，此釋坤字則可，今以釋乾，不亦舛乎？實則乾倝一字。古稱北斗一曰倝，又謂天隨斗轉，故以倝爲天之象徵而稱天爲倝，楚辭天問「斡維焉繫，」猶淮南子天文篇「天維絕」矣。乾卽倝字，故乾爲天。古天官家謂北斗當中土之西北隅，乾卽斗，故爲西北之卦。象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正謂北斗轉旋，周而復始，終古不息也。又乾之籀文作 [illegible]，從晶，疑與晶同。晶古星字，商籀文作 [illegible]，卜辭作 [illegible]、[illegible] 佚五一八 亦從此，商亦星名也。籀文乾從晶，是乾倝同字，卽北斗七星之舊名，益有據矣。說詳釋乾。

龍〔乾〕

乾卦言龍者六，內九四「或躍在淵」雖未明言龍，而實指龍。皆謂東方蒼龍之星，故彖傳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史記封禪書正義引漢舊儀「龍星右角爲天田」九二「見龍在田，」田卽天田也。說文「龍……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亦謂龍星。九五「飛龍在天，」春分之龍也，初九「潛龍勿用，」九四「或躍在淵，」秋分之龍也。史記天官書「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星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是龍欲曲不欲直，直則兇也。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亢有直義，亢龍猶直龍也。羣讀爲卷，羣龍卽卷龍，詩九罭傳「袞衣，卷龍也，」說文「袞，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鄉。」卜辭龍字或尾交於首，屈身如環，殆所謂卷龍歟。卷龍其狀如環無端，不辨首尾，故曰无首，言不見首耳。龍欲卷曲，不欲亢直，故亢龍則有悔，見羣卷龍无首則吉也。易義與天官書相會。乾卦所言皆天象，所謂「仰則觀象於天」者是矣。

輿尸〔師〕

師六三「師或輿尸，」六五「弟子輿尸。」案易爻辭每用殷及殷末周初故事。楚辭天問「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淮南子齊俗篇「武王伐紂，載尸而行，」史記龜策列傳「文王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太子發代將，號爲武王，載尸以行，四字原在「文王病死」下，今以意移正。戰於牧野。」「輿尸」猶載尸，疑此用武王事。不則當時有此習俗，易所言卽不實指武王，亦可與武王事互相印證也。

素履　夬履〔履〕

履初九「素履往，无咎。」九五「夬履貞厲。」案周禮屨人「掌王后之服屨，赤舃，黑舃，赤繶，黃繶，青勾，素屨，葛屨。」說文「屨，履也。」素履夬履疑卽素屨葛屨，夬葛古音同也。素履卽絲履，素履貴，葛履賤也。

見豕負塗〔睽〕

睽上九「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案詩漸漸之石「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傳「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太平御覽一〇引黃子發相雨書「四方北斗中無雲，唯河中有雲，三枚相連，如浴豬豨，三日大雨。」錦繡萬花谷前集一引□□□「夜半天漢中黑氣相逐，俗謂之黑猪渡河，雨候也。」詩波字當讀爲陂，涉陂猶渡河也。舊說皆謂負塗爲負泥塗，涉陂與負塗相爲因果，然則「見豕負塗」乃將雨之象，故下云「往遇雨。」於象離爲目，目卽見，又爲大腹，大腹卽豕，兌爲澤，澤卽陂，見豕在澤中卽見豕涉陂矣。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損益〕

損六五益六二並云「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舊讀「或益之，句 十朋之龜，句 弗克違。句」案此當讀「或益之十朋之龜，句 弗克違。句」益與錫通，敖叔殷「□貝十朋，」□古益字，益貝卽錫貝也。此曰「或益之十朋之龜，」亦卽錫之十朋之龜。崔憬說十朋之龜爲價値十朋之龜，雙貝曰朋，王引之從之，是也。違猶拒也，「弗克違」卽不能拒。言有以十朋之龜錫我者，雖欲拒而弗受，不可得也。

據于蒺藜〔困〕

困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案古者宮室之牆垣，其上必施蒺藜荊棘之屬以嚴禁禦。詩牆有茨「牆有茨，不可掃也，」傳「茨，蒺藜也，」又曰「牆所以防非常。」周禮圉師「茨牆則翦闔，」注「茨，蓋。」案以茨蓋牆謂之茨。茨牆所以防人之踰越，故事屬圉師之職。尚書大傳夏傳「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就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戰國策趙策一「公宮之垣皆以狄荻蒿苦楛楚廧之，」楛楚亦棘類也。國邑之城郭亦施茨棘。穀梁傳成二年「壹戰緜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注「雍門，齊城門，茨，蓋也。」管子度地篇「城外爲之郭，郭外爲之土閬，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荊棘，上相稽原作穡，注同，並從張文虎改。著者，所以爲固也，」注「稽，鉤也，謂荊棘刺條相鉤連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者，纍石爲牆，上施蒺藜，踰牆而入，故據于蒺藜也。踰牆而「入于其宮，不見其妻，」此其事蓋卽孟子所謂「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之類歟？

附□〔易緯乾坤鑿度〕

易緯乾坤鑿度以□爲古天字，其說似譎而實正。天古作□從大象立人形，從●象人首，首謂之顚，顚天音同，天卽古顚字。禮記月令疏引春秋說題辭「天之爲言顚也，」說文廣雅釋言並云「天，顚也，」此雖尋常聲訓之法，然實已以今字釋古字，特諸家未必自覺耳。說文顚頂互訓，實係一字，而頂尤古於顚。何以明之？頂從丁，而丁古作□，與天字所從不異。丁天音亦同，是丁之古文□，於形爲古文天之省，於義亦古顚字也。頂從丁與□同，從頁與大同，頂當爲天之或體。顚假眞爲丁以爲聲符，則又頂之或體，故當後起。要之，天丁並卽古頂顚字，天地之天則義屬引伸，丙丁之丁則名由假借，均非其朔。易緯以□爲天，實以丁爲天，丁天既爲一字，則易緯之說，實有至理存焉，故曰似譎而實正也。

直方〔坤〕

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熊氏經說曰「鄭氏古易云，坤爻辭履霜，直方，含章，括囊，黃裳，玄黃協韻，故象傳文言皆不釋大，疑大字衍。」案大蓋卽不之譌衍。荀爽九家易並釋方爲四方，是也。古直省同字，直方蓋卽省方，觀象傳「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復象傳「后不省方，」淮南子精神篇「禹南省方，」義並與此同。卜辭作循方，云

「□午卜𣪘貞今春王循方帝受我□，」簠游二，「貞王循方，受㞢右，」珠一「貞王循方，」簠游二九「戊寅卜亘貞循方，」簠游一三「貞循方，」拾一〇五「循方寅。」簠游一四省方卽巡狩，文選東京賦「省方巡狩。」巡狩之事，勞民傷財，不宜常行，故曰「不習无不利」也。

見金夫不有躬〔蒙〕

蒙六三「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案「金夫，」「不有躬，」語皆無義，疑夫當爲矢，躬當爲弓，並字之誤也。金矢卽銅矢，謂銅鏃之矢。孟子離婁下篇「抽矢扣輪去其金，」卽去其鏃也。噬嗑九四「得金矢。」蒙下坎互震，上艮互離，蒙六三卽噬嗑九四，故皆云金矢。

「不有弓」卽無有弓，有矢無弓，不能射，故無所利也。說卦傳「坎於木爲堅多心，」謂棘也，九家逸象坎爲叢棘，義同。古矢以棘爲之，坎爲棘卽爲矢。說卦坎又爲弓，今本「爲弓輪」當作「爲弓爲輪」九家坎爲弧，弧亦弓也。此易象之最明白易曉者，惜今本爻辭譌舛，遂致文不成義而象亦無所取證焉。

光亨〔需〕

需「需有孚，光亨貞吉。」案易卦爻辭無稱「光亨」者，而「元亨」之語屢見，光當爲元之誤。

有言〔需訟 明夷 震 漸〕

需九二，訟初六「小有言，」明夷初九「主人有言，」震上六「婚媾有言，」漸初六「小子厲，有言。」案言皆讀爲愆。言辛古當同字，說文「辛，辠也，讀若愆。」詩雲漢「昭假無贏，」馬瑞辰釋無贏爲無過，余謂語與烈祖「鬷假無言」同，無言卽無愆，愆亦過也。字或逕作愆，抑「不遐有愆，」猶下武「不遐有佐，差」泉水「不瑕有害，」有愆亦謂有過。又或作遣，卜辭「叀畀不益佳之有遣，」後下三，一〇「出祟艱……亡終遣，」北大藏骨 金文「大保克芍亡遣，」大保𣪘「王饗酒，遹御亡遣，」遹𣪘 遣卽譴字，譴愆音義不殊，當係同語。易凡言「有言」讀爲有愆，揆諸辭義，無不允洽。需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言與吉對文以見義，猶蠱九三「小有悔，无大咎」也。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正以衍釋言，衍卽愆字。九三象「需于泥，災在外也，」語例與上爻同，衍災互文，中外對擧也。訟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謂雖暫涉獄訟，小有災禍，而終得昭雪，言與吉亦對文。明夷初九「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君子處悔吝之中，三日不食，苟有所適，其所主之家亦將因以得過也。主字詳經義述聞 震上六「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己身无咎而婚媾有過，卽震「不于其躬，于其鄰」之謂。此與漸初六「小子厲，有言，无咎，」皆有言與无咎對擧，與需訟之「有言終吉」詞例亦同。

窒惕〔訟〕

訟「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案窒讀爲桎，損象傳「君子以懲忿窒欲，」釋文引孟本作恎。又廣雅釋詁三「恎，很也，」論語陽貨篇「惡果敢而窒者，」以窒爲之並其比。廣雅釋詁二「恎怙，懼也，」是恎有懼義。正義「惕，懼也。」恎惕雙聲連語，不分二義。舊均誤以窒與惕字各爲義，而釋文一讀「有孚窒」句，「惕中吉」句，尤謬。近于省吾又讀窒惕爲至易，以「有孚至易」四字爲句，亦未諦。案有孚與恎惕，一吉一凶，二事對立，下文「中吉終凶」即承此言之，如于說，則失其義矣。

執言〔師〕

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禽釋文引徐本作擒。案言當讀爲訊。言從辛，辛辛古同字，而辛卂音同（說文扟讀若莘，爾雅釋地「東陵阠，」錢大昕謂即左傳成二年之莘。）是古音言訊亦近。音近則義通，故訊問之訊謂之言，（爾雅釋言「訊，言也。」）俘訊之訊亦謂之言。虢季子白盤「執訊五十，」不𡢁𣪕，師寰𣪕，兮甲盤「折首執訊，」詩出車，采芑「執訊獲醜，」皇矣「執訊連連，」執言即執訊也。（兮甲盤「折首執訊，休亡愍，」與易「執言无咎」語意詞例並同。）古者田獵戰伐本爲一事，觀軍戰斷耳以計功，田獵亦斷耳以計功，而未獲之前，田物謂之醜，敵衆亦謂之醜，既獲之後，田物謂之禽，敵衆亦謂之

禽，是古人視田時所逐之獸與戰時所攻之敵無異，田而獲禽猶之戰而執訊矣。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者，謂田事多獲爲軍中殺敵致果之象耳。正義曰「禽之犯苗，則可獵取；叛人亂國，則可誅之。此假他象以喻人事，故利執言无咎。己不直則有咎，今己得直，故可執此言往問之而无咎也。」以田獵與誅叛逆並言，蓋因卦名曰師而推知之，此誠近是，餘說皆疏。其釋「執言」爲「執此言往問之」，則與詩鄭箋訓訊爲言而釋爲言語之言，同爲不達言字之誼。

小畜大畜

說文引魯郊禮文畜從茲從田。案金文小篆並從玄，茲玄形有緐有簡，義則一而已矣。說文「茲，艸木多益也，」是畜之本義當爲種植。（牧畜牲畜字本作獸，省作嘼，今通以畜爲獸若嘼也。）易小畜大畜字皆用本義。知之者，小畜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雨所以長養百穀者也。大畜曰「不家食，」蓋謂耕而食於田野，詩所謂「饁彼南畝」也。西溪易說引歸藏作小毒畜、大毒畜，（周易啓蒙翼傳引小作少，小少同字。）毒畜疊韻連語，毒亦畜也。說文「毒，厚也，害人之草，往往而生，」案字本從丰豐，與畜從茲訓草木多益者同意，是毒之訓厚，本謂草厚。歸藏畜作毒畜，亦易畜卦主言種植之證。小畜大畜並下體乾，路史發揮引歸藏逸象乾爲禾，又其驗矣。

尚德載〔小畜〕

小畜上九「既雨既處，尙德載」呂氏音訓引晁氏曰「德子夏傳京虞作得。」案載讀爲菑，詩載芟「俶載南畝，」箋「俶載尙爲熾菑，」良耜「俶載南畝，」箋「熾菑是南畝，」是其比。无妄「不菑畬，」釋文引董遇曰「菑，反草也，」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菑，」郭注「今江東呼初耕反草爲菑，」說文「菑，才今誤作不耕田也，」是菑卽耕。畜卦主言種植，「既雨既處，尙德菑」者，處兪樾訓止是也。德載當讀爲得菑，言雨後尙得施耕也。凡耕必待雨，齊民要術一引氾勝之書「天有小雨，復耕和之」是矣。卦辭「密雲不雨」謂初九，初九不雨，不得施耕，至上九而終得雨，故仍得耕焉。舊讀載如字，未允。近于省吾復讀爲哉，亦非，易辭簡練，不用語尾也。

蔑曆

金文多見「蔑曆」之語，自來說者皆不得其義，今案說文「衊，汚血也，」漢書梁平王襄傳「汙衊宗室，」注「衊謂塗染也，」說文「衉，羊凝血也，」重文作𧗿，廣雅釋器「衉，血也，」北戶錄引證俗音「南方謂凝牛羊鹿血爲衉，」蔑衊一字，曆衉同音，曆唐韻集韻並口三切，衉北戶錄引說文口紺反。蔑曆殆卽衊衉，以血釁之之謂也，凡紀册命之銘多言蔑曆，意者册命皆行於祖廟，而人臣入祖廟，當祓除不潔，故必先釁之也，姑記之以俟證。

說文「曆，和也，从甘从厤，厤，調也，甘亦聲，」證俗音云「凝牛羊鹿血爲衉，」似謂和三物之血而凝之，若然，則字仍當以作曆爲正。

[古文字]

㪟叔𣪘有[古文字]字，卽益之古文[古文字]字，漢書百官公卿表伯益字作[古文字]，說文嗌籒文作[古文字]，是[古文字]卽益字，明甚。說文乃以[古文字]爲嗌之籒文，非是。化布曰「[古文字]六化」「[古文字]四化」[古文字]卽賹，與鎰同。字從[古文字]卽[古文字]之訛變，[古文字]又訛爲[古文字]也。

[古文字]從○從[古文字]，[古文字]與[古文字]朋相似，象貫貝之形，疑古賏字。說文「賏，頸飾也，从二貝。」「嬰，頸飾也，从女賏，賏貝連也，賏亦聲。」案賏嬰一字，荀子富國篇「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也，」注「嬰，繫於頸也。」賏爲女子之飾，故字或從女。[古文字]从○[古文字]賏，古音賏在耕部、[古文字]益在支部，支耕爲陰陽對轉，是[古文字]乃從[古文字]得聲。[古文字]從古文賏，賏爲繫頸之飾，故[古文字]孳乳爲縊，以繩繫頸以自殺也；又爲搤，以手捉喉也。韓非子說難篇「夫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有人嬰之者，則必殺人。」嬰猶搤也。呂覽本生篇「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之天子。」案攖之扼之也。

捉喉之義又孳乳爲嗌，噎也，又爲齸，麋鹿屬呑芻而反出嚼之也。嗌又訓咽喉，乃噎義之引伸，去[古文字]之本義已遠。說文乃以[古文字]爲嗌之籀文，云「上象口，下象頸脈理也，」其誤甚顯。

至𣪘文曰「隹王三月初吉癸卯，㪟叔□□于西宮，[古文字]貝十朋。」字則讀爲易。易益音同義通。廣雅釋詁二

「益，加也。」易損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益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益之卽易之也。孟子萬章下篇「賜之則不受，」注「賜者謂禮之橫加也。」易錫予之義與加相近，故益可假爲易。

益從水皿，乃溢之本字，與𦬦迥別。從益之縊，搤，齸，隘皆叚益爲𦬦。惟謚之義爲死後加號，爲益之本義。謚諡二文未詳。以上皆見說文。他若士虞禮記「取諸左膉上，」注「膉，脰肉也，」亦假益爲𦬦。儀禮喪服傳「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釋文引王肅，劉逵，袁準，孔倫，葛洪並云「滿手曰溢。」小爾雅廣量「一手之盛謂之溢，」案猶握也，亦假爲𦬦。

⿱𢆶谷古

師旂鼎 或釋旂爲旅，非。「白懋父迺罰得⿱𢆶谷古二百寽。」⿱𢆶谷古二字舊無釋。案古讀爲居。說文「居，美石也。」又「琚，佩玉。」今作「琚，瓊琚。」此從詩木瓜釋文引。大戴記保傅篇「琚瑀以襍之。」注「琚瑀總曰玭珠，赤者曰琚，或曰石次玉。」居琚蓋爲一字。⿱𢆶谷卽說文系之籀文⿱𢆶系字。系居卽聯繫成串之琚也。文選吳都賦「松梓古度。」注「古度，樹也，不華而實，子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正赤，初時可煮食也。」案古度疑卽琚樹，其子色赤如琚，故名。又珊瑚之瑚似亦卽琚字，珊瑚色亦赤也。

龗　龠

大克鼎「易女史小臣，霝龠鼓鐘。」案師嫠𣪘「嗣乃祖舊官小少輔傳𢍰鼓鐘。」郭沫若謂鼓鐘爲官名，是也。大克鼎以霝龠與史小臣，鼓鍾並舉，史小臣及鼓鍾皆官名，則霝龠亦官名也。考龠侖古似一字，故從龠之字與從侖之字每同訓。說文「淪，潰也。」廣雅釋詁二「淪，潰也。」方言十三「踚，行也。」廣雅釋詁一「踚，行也。」孟子滕文公上篇「瀹濟漯」注「瀹，治也。」莊子知北遊篇「汝齊戒疏瀹而心。」疏瀹卽疏通治理之謂。呂氏春秋行論篇「以爲堯失論」注「論，猶理也。」理亦治也。莊子知北遊篇釋文「瀹，潰也。」後漢書陳寵傳注「論，決也。」潰決義同。呂氏春秋古樂篇「黃帝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伶倫漢書律曆志作伶綸，古今人表作泠淪。伶倫古之樂官，蓋卽霝龠。霝令古通，龠侖亦本同字，故霝龠變爲伶倫。廣韻綸又音鱞，集韻晼古患切，並與官音近，故伶倫一曰伶官。詩簡兮序「仕于伶官。」箋「伶人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案伶氏以官爲氏，非官以氏得名也。鄭說非是。爾雅釋詁「貉縮，綸也。」是綸有縮義。郭注「綸，繩也，」釋器「繩之謂之縮之」，綸縮皆訓繩，此亦二字義通之證。廣雅釋詁二「綰，縮也。」說文「掄，貫也。」玄應音義二十引淮南許注「綰，貫也。」玉篇同。倫之通官，猶綸之通綰，掄之通綰也。又據上文龠侖本一字，龠通官，則侖亦當通官。方言十三「踚，行也。」廣雅釋詁一「逭，行也。」玄應音義二五引通俗文「以湯煑物曰瀹。」爾雅釋草釋文引字林「瀹，煑也。」說文「涫，灊也。」灊亦煑也。文選鮑明遠樂府注引易鄭注「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籥。」書金縢「啓籥見書。」鄭注「籥，開藏之管也。」門戶藏器之籥謂之管，樂器之籥亦謂之管。詩賓之初筵「籥舞笙鼓。」箋「籥，管也。」穀梁傳

宣八年「萬入去籥。」注「籥，管也。」周禮笙師注「籥如遂。」廣雅釋樂「籥謂之笛。」而周禮小師注「管如遂而小，併兩而吹之。」此與籥爲編管者正合。然則籥與管本爲一物。禮記明堂位之「葦籥」，即穆天子傳之「荻管」矣。

總上所述，龠侖本同字，而侖古音一讀如官，故龠亦或讀如官。以此證知䶳龠，佮倫，佮官，字雖屢變，總一名耳。侖一讀如官，緣於複輔音 kl，其理至明。龠侖同字者，龠喻母字，古讀 d-，侖來母字讀 l-，d- l- 發聲部位同，故每不分也。今福建江西方音猶如此。

叔督裻淑

古人字曰伯仲叔季，伯長季少，仲即中字，次在伯季之中，故謂之仲。叔亦居中，與仲義當無別。古音東幽二部每相轉，仲在東部，叔在幽部，叔蓋即仲之轉。本自一語，故義靡區分。莊子養生主篇「緣督以爲經，」釋文引李注，文選魏都賦注引司馬注並云「督，中也；」靈樞經「頸中央之脈謂之督脈。」國語晉語「衣之偏裻之衣，」注「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說文「裻，一曰背縫；」「⿰衤毒，衣躬縫也，讀若督；」⿰衤毒當爲裻之重文。督裻並從叔聲，而皆訓中，實亦中之轉耳。又古語曰不淑，淑義亦當爲中。不淑猶言罔極，極亦訓中也。凡言天不淑者，如禮記曲禮注「相傳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左傳莊十年「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弔淑古字通。哀十六年

「昊天不弔，」詩節南山「不弔昊天，」並猶「昊天罔極」也。凡言人不淑者，如詩中谷有蓷「遇人之不淑矣，」猶氓篇「士也罔極」也。中正義近，不淑罔極之訓不中，卽不正。爾雅釋詁「督，正也，」淑之訓正，猶督之訓正也。正義又與善近，廣雅釋詁一「叀，善也。」故引申之淑又有善義。經傳言不淑不弔，舊胥訓善，本不誤。王國維始訾其失，殆未深考耳。

金文仲叔皆作中弔，中爲本字，爲假音，然細審字形，似亦有義可尋。蓋取丨在中，與「中」之結體略近。後世改書作叔，則純然義存乎聲，形非所論矣。

鼠

金文鼠从羽，陳夢家云「羽爲聲符，說文昱从立聲，卜辭作翌，或直作羽，是羽古一讀如立，而翌中之立則爲注音聲符。羽本音立，又加立爲聲符，其用同於注音。立鼠音同，是知鼠本以羽爲聲也。」案陳說邳確。余謂羽卽鼠之初文。鼠爲獸毛之名，說文「鼠，毛鼠也，」廣雅釋器「𪕶，毛也，」通俗文「豬毛曰𦇄，」鼠𪕶𦇄同，亦爲鳥羽之名，七發「翠鬣紫纓，」鬣謂鳥羽，此古語之孑遺也。又案卜辭翌又作𡷈，昜習本一字，說文習从白，非是。而廣韻載從習聲之摺𦑨磶歙𤗂等字並有盧合切之音，習亦當從羽聲，習而音盧合切，此亦羽古一讀如鼠之證也。廣韻⿰鼠習一作⿰鼠立。

鼠字金甲文不見，說文作[glyph]云象形，今案非象形，下半之[glyph]與鼠所從者同，卽羽字，鼠羽同部，鼠當是從臼羽聲也。

正

甲金文正作[glyph]，或省作[glyph]。疑古有[glyph]字，象人正立之形，[glyph]卽[glyph]之省，猶[glyph]之省作[glyph]也。以許書之例言之，正當云「从止●聲」●古丁字也。

勇

金文有戒字，與說文勇之重文同。蓋勇戎古本一字。戎从戈从[glyph]干，本會意字。變[glyph]爲用，則爲形聲。其義引申爲勇力之勇，始又變戈爲力，以甬代用也。廣雅釋詁一「從逓，勸也」涌今皆作恿。說文恿爲勇之古文，勸卽推勵之意，廣韻「搣，推也」逓蓋搣之別體。

退

說文「𢓊，卻也，一曰行遲也，从彳从日从夊」重文作衲，古文作逻。朱駿聲云「夊亦聲，夊行遲曳夊夊也，」

至確。夊者[illegible]之變，[illegible]即止字，止即足也。以音求之，夊即今語腿字，以形求之，即退本字也。腿謂之腳，猶退謂卻。何以明之？退後之意，不可象形，乃倒[illegible]為[illegible]以示向後之意。上下前後，誼本相通。退為退後，後亦从倒止从倒止以示向後，猶各「落」夅「降」之从倒止以示向下也。退字从日乃注聲符也。从日之字，如㬰吐盍切，沓，徒合切𣊫，濕他合切，習，慴褶[illegible]並徒協切，習易實同字。替他計切，是承旨切，旦得按切並从晶之疊，徒協切皆讀舌頭音，與退他內切之發聲同，是退當从日聲也。蓋夊夊侈端母本有聲而不顯，故又加日為聲符以注明也。卜辭有[illegible]字，準此言之，當釋退矣。

前文未明重文从內之理，今案內泥母，退透母，部位同，例得相通。而廣韻「笍陟衞切，」在端母，尤內字古或讀舌頭之明驗。因悟前揭諸字所从之日即日月之日，日，泥母，其轉入舌頭，與內之轉入舌頭正相符，故退从日聲，或从內聲也。他若濕音他合切，而說文納訓「絲溼濕納納也，」楚辭九歎逢紛篇「衣納納而掩露，」注「納納，濡溼貌也，」實則納即濕字。从日與从內同，从絲與从糸同。又史記司馬相如傳「禺禺鱋納」漢書作鰨，此亦皆日內聲通之證也。

雖然復一从內，不但以聲通之故，義亦通也。內入古同字。出則進，入則退，義本相通。故復又从內也。

復

復本字作夏，金文从畐聲，然畐亦注聲，夊本有聲也。夊古作[illegible]亦蹼之初文，蹼本凡足之稱，後乃專以名鳥足。木足謂之跗，一作柎 跗蹼聲同，本一字也。說文「屐，行屐屐也，从夊，䦌讀若僕。」案屐亦從夊聲。爾雅釋鳥「鳧雁醜，其足

蹼，」注「脚指間幕蹼屬相著。」又「蝙蝠服翼，」蝙蝠卽編蹼，編者聯也，蝙蝠之翼如鳧雁之足，故名，服翼卽蹼翼也。

後

後所从之夂亦本後字。复之注聲符爲畐，亦卽厚字所从得聲者，明畐有厚音而夂亦有厚音。後厚音同。複厚同義，福厚亦同義。

朘

老子五十五章「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全一作朘，又作峻。釋文引說文「朘，赤子陰也，」玉篇同，今本說文無此字。顧本成疏引字林「峻，小兒陰也。」强本榮注「峻，童兒陰也。」案說文「脽，屍也，」今俗亦呼男陰爲脽。詳新方言

脽說文示隹切朘釋文引說文又子壘反，新附子回切，廣韻藏回切。音同脂部，朘卽脽之別構。然脽字本祇作隹。隹鳥古同字，俗正呼男陰爲鳥也。老子以爲赤子陰，則猶俗謂小兒陰曰雞兒，曰麻雀。要之，脽之本字當作隹，以爲男陰專字，始加肉作脽。其別構作朘者，夋聲字如葰息遺切捘子對切等並讀入脂部，與隹音同。而儁俊同字，鐫鋑同字，捘訓推，並隹夋可通之證。故脽亦得假從夋聲作朘也。一作峻，廣韻引聲類及玉篇又出別體屍字，从血若尸與从肉同。其又作全者，從隹之雋，徂兗切及从雋之鐫子泉切臇鐫子兗切檇胙管切瘻雋，徂兗切並從夋之鋑朘子泉切悛此緣切痠酸霰狻，素官切皆讀入寒部，與全同

部。故脽若朘皆可假全爲之。寒對轉入歌，故朘峻一音子和切。釋文峻子和反，引說文朘亦子和反。

无妄

易卦「无妄」猶無福也。卦辭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有眚卽无妄，故「不利有攸往。」彖曰「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天命不祐」正釋无妄，二矣字當訓乎。六三「无妄之災，」无福故爲災也。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无福之疾，匪藥可治也。故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與卦辭同意。故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大象「天下雷行，物與（虞訓舉）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此二處尚不可解。釋文「馬鄭王肅皆云妄猶望，謂无所希望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故得妄譽，」朱駿聲云借爲望。史記春申君傳无妄作毋望，漢書谷永傳「遭无妄之卦運，」應劭曰：「无妄者，无所望也。萬物无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此解最確。「无望」古之成語，詩宛丘「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

毛公鼎「金□」夢家釋□：云讀若鼠，卽小戎「鋈以觼軜」之軜。案右半从㠯从𦥑，𦥑古羽字，說文㠯从反巳（□）殷周古文巳作□㠯作□，正一形之倒順，而辰巳字則作子，又作□，卽說文子之籀文𢀓是巳㠯子兒一字。

說文「巤，毛鬣也，象髮在囟上，及毛髮巤巤之形也，」此與籀文子字同「意。」從段補。」夢家云从籀文子省。證以金文⿱巛囟巤季鼎字等形，其說是也。今按毛公鼎⿰口巤從𠮚𠮚與兇同，既如上述，是⿰口巤即⿰口巤字無疑。廣韻二十八盍「⿰口巤，𩐳聲，」洞簫賦「獵若折枚，」注「獵，聲也。」案⿰口巤獵同。夢家但讀其音若巤，未達一間也。⿰口巤即⿰革巤之借字。訂正篇海「⿰革巤、馬靼，本作巤，通作⿰革巤。」廣韻「⿰革巤，馬靼也，」「靼，勒也。」靼爲靼之譌，說文「靼，柔革也，」「鞅，頸靼也，」「軒，⿰革官內環靼也，」鞘，車鞁具也。」「⿰革面，勒靼也。」案勒靼爲絡頭之革，說文「勒，馬頭落銜也。」頭面無別，故亦謂之⿰革面。周禮巾車「厭翟勒面繢總，要車彫面鷖總，」注「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彫者畫之，不龍其韋。」隋書禮儀志載北周五路有彫面，注「刻漆韋爲當顱，」面與⿰革面同。勒靼謂之⿰革面，蓋即勒面彫面之類。頸靼爲繫頸之革，頸飾謂之纓，鞅纓聲之轉，故亦謂之鞅。釋名釋車「鞅，嬰也，喉下稱嬰，言纓絡之也。」周禮巾車注「纓，今馬鞅。」文選張衡西京賦薛注「纓，馬鞅也。」案說文「紻，纓卷（絭）也，」「纓，冠系也。」鞅與紻同。鞅在馬頸下，如人之有冠纓然，故名。許鄭劉薛四家之說最確。鞅之言翁也。說文「泱，滃也。」周禮酒正「三日盎齊，」注「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如今酇白矣。」說文「翁，頸毛也。」山海經西山經「有鳥焉，黑文而赤翁，」注「翁，頸下毛也。」文選七發「翠鬣紫纓，」注「鬣，首毛也，」亦斥鳥言。鞅謂之⿰革巤，猶翁謂之鬣矣。國語楚語「使長鬣之士相焉，」注「長鬣，美須頷也。」左傳昭七年「使長鬣者相，」注「鬣，須也。」馬頸繫鞅纓，若有須巤者然，故鞅謂之⿰革巤矣。⿰革巤訓靼，而勒靼頸靼均稱靼，毛公鼎以「攸鋚勒，金巤，金雁膺，」連文，既已有勒，則此⿰革巤字自當指頸靼而言。勒在頭，⿰革巤在頸，膺在胸，敍次井然，其設辭之密如此。夢家讀此字爲軜，音雖相近，而案之詩義未能盡合，故弗敢苟同云。

大豐殷考釋

乙亥，王又有大豐，

郭沫若曰「『大豐』亦見麥尊，彼銘云『王椉于舟爲大豐。』余意當卽大封，周禮『大封之禮合衆也。』」

案郭謂大豐卽大封，似未確。「大封」之文見於經典者：

周禮大宗伯之職「『軍禮』大封之禮，合衆也。」注「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

同上「王大封則告后土。」疏「謂封建諸侯也。」

同書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注「卜大封，謂竟界侵削，卜以兵征之，若魯昭元年秋，叔弓帥師疆鄆田是也。」

詩周頌賚序「大封于廟也。」箋「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

左傳昭三十年「『吳』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注「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

據此，則大封者，告于后土，祭于宗廟，封建諸侯之禮也。

邦國初建，封疆溝塗容有錯互不正者，當合軍以治之，故又爲軍禮。因之，建國之後，境界侵削，而以兵征之，亦謂之大封。大豐者，麥尊曰：

迨王客葊京彭祀。雩若翊日，才璧雝，王乘于舟爲大豐，王射大龔禽。厌乘于赤旂舟，從。

詩靈臺正義引五經異義「韓詩說曰辟雍者，……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辟廱卽泮宮，詳下。說文「泮，諸侯饗射之宮。」麥尊言王在辟廱爲大豐，射大龔，明是饗射之類，與大封不侔也。因疑麥尊及此器之「大豐」，仍當從孫詒讓讀爲大禮。周禮大宗伯之職「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小宗伯之職「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注皆謂羣臣之禮爲小禮，則人君之禮爲大禮，可知。饗射亦大禮之一也。

王凡三方。

孫詒讓釋凡爲同，固自可通，惟無以解於「三方」之文。郭釋風，讀爲諷，並謂三方斥東南北，周人在西，故僅言三方。然宗周之器言四方者多矣，又將何辭以解？竊謂麥尊紀王在辟雍乘舟爲大豐，此亦言大豐，則凡疑當讀爲汎，傳王在辟雍中汎舟也。汎舟而言三方者何？漢以來學者咸謂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此蓋漢初禮家，規放故事，以辟雍見於大雅，泮宮見於魯頌，遂以二者分屬於天子諸侯。實則魯本用天子禮，而他國復不聞有泮宮者，是辟雍泮宮，名異而實同，或因方音殊絕，遂致周魯異名耳。辟泮雙聲，義復相通，廣雅釋詁四「辟，半也，」泮水箋

「泮之言半也。」其爲一語之轉，甚明。卜辭雍作[glyph]，宮作[glyph]，並從[glyph]，金文皆變作○○是雍與宮亦本一語，宮聲變而爲雍，猶之籀文容從公聲也。知辟雍卽泮宮，而泮水箋曰「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則是辟雍之水亦半圓形之水。水形半圓，故但得三方，方猶詩「彼汾一方」「在水一方」之方。如鄭說，卽東西南三方。殷文曰「王汎三方」，猶言王遍遊辟雍之水矣。

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王，衣祀于王丕顯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監才上。

劉心源曰「天亡，據文義決是作器者名。亡通無，古今人表賓須亡，費亡極，左傳並作無，姓考『天，黃帝臣天老之後，』則此銘爲天姓亡名。『又王』讀『佑王』，謂助祭也。」郭曰「『天室』亦謂天亡之室，猶庚羸卣言『王逘于庚羸宮』，豆閉殷言『王各于師戲大室』也。」案劉謂天亡爲人名，良是。惟所引姓考，後世陋書，不足據爲典要。彝器中作器人名曰天某者，如天禾殷曰「天禾乍父乙隮」續殷上四四 天尹鐘曰「天尹乍元弄」十二家契一 天棘父癸爵曰「天棘父癸」續殷下三五 又有單曰天者，如天尊曰「天乍从」貞七，六 其類尤不勝枚舉。凡此皆殷周間器，正劉說之佳證也。天亡蓋一字一名，劉以爲天姓亡名，亦非。室猶廟也。王於天室衣祀文王，是天亡當與周同姓，且爲宗子也。降字諸家皆屬上讀，最誤。降有授與之義，宗周鐘「降令多福」，克盨「降克多福」，大保殷「王降征令于太保」是也。令亦授與之義。中齋「王令大史兄褱土」，傳卣「師田父令小

臣傳非余緋琭，」獻彝「楇伯令𠫑臣獻金車，」燮𣪘「王令燮在戩市旂，」康鼎「命汝幽黃鋚革，」是也。授與之令謂之降，命令之令亦謂之降。古字混用，此類甚多。國語周語中「王降狄師以伐鄭，」猶言王命狄師以伐鄭也。𣪘文曰「降天亾又王衣祀𢀛王不顯考文王，事喜上帝，」謂令天亾助王衣祀于文王，並事喜上帝也。下文「王降亾助爵復橐，」亦謂王令天亾助爵復橐也。

「衣祀」孫詒讓王國維並讀爲「五年而再殷祀」之殷祀。柯昌濟據卜辭或稱「肜衣，」謂衣與肜日之禮相須而行，殷衣雙聲，衣之字訓，亦有殷重之誼。案柯說精審，㐆即反身字，詩大明傳「身，重也，」則殷亦當有重疊之義。衣殷古通，衣祀即重疊祀之之語也。下文曰循，曰賡，曰三衣王祀，文義正相承貫也。郭讀喜爲熹，于省吾吳闓生讀饎，並通。

不顯王乍出，不𢆶王乍賡，不克三衣王祀。

出，諸家或釋省，或釋相，案釋省近是。卜辭作□，作□，金文作□，小篆省𥅽盾諸文並從此出。卜辭又有□字，則循字所從出。葉玉森正釋循金文出多可釋盾，讀爲循。大盂鼎「雩粤我其遹出先王受民受彊土，」宗周鐘「王肇遹出文武堇勤彊土，」並當釋爲「遹循。」爾雅釋詁「遹，循也，」克鐘「王親令克遹涇東至于京𠂤，」遹正訓循。二字同義，故每連文。字一作「率循，」書顧命「率循大卞」是也。金文出又作徣，𣪘鼎「師雄父徣衜

至于猷，」亦卽循衛至于猷也。本器「不顯王乍盅，不鎓王乍庚；」當讀爲「丕顯王且循，丕肆王且賡。」肆有廣大之義，丕肆與丕顯對文。循猶追述也，禮記少儀「勿循往」疏 追述與賡續義近。循賡皆指殷祀言。二句連下「不丕克三衣殷王祀」讀，猶言王一祀再祀以至三祀也。丕有乃義，見經傳釋詞 丕克之丕當訓乃，書盤庚「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丕克連用與此同。洪範五行傳「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蓋祀于先王曰王祀。此曰「三衣王祀，」猶言「三衣祀」耳。

丁丑，王鄉大圂。

上文乙亥，乙字拓本漶漫，諸家釋乙。若然，則自乙亥至丁丑適爲三日。蓋乙亥一祀，丙子再祀，丁丑三祀而畢，乃饗大宜也。宜俎古同字，此當讀爲王饗大俎，猶適殷之「王饗酒，」大鼎之「王饗醴」也。

王降亾助爵褒橐。

降訓令，見前。助讀爲加，加爵恆語。褒字不識，當爲動詞。橐疑爲觴。橐觴魚陽對轉。宕從石聲是其比 觴籀文作[illegible]，從爵省，故此與爵對舉。

隹朕有慶。

「有慶」見秦公𣪕，慶古慶字。「隹朕有慶」句法與伯𢦚𣪕「隹匄萬年」同。

每䛟王休𢒝隮𠂤。𣪕

隮讀爲奠，奠，祭也。凡金文言作某器，器名上一字多係表器之用，如𣪕曰「鬻𣪕，」曰「餴𣪕，」曰「旅𣪕，」曰「宗𣪕。」見陳逆𣪕。宗亦祭名，或釋爲宗廟用𣪕亦可。曰「𩱧𣪕，」召伯虎𣪕曰「用𣪕，」而亦曰「隮𣪕。」鼎曰「餴鼎，」曰「善鼎，」郜伯鼎善膳同曰「飤鬻，」鄭勇句父鼎鬻鬻字曰「造鼎，」𣄰大史申鼎造䢊同而亦曰隮鼎。鬲曰「薦鬲，」曰「羞鬲，」而亦曰隮鬲。盤曰「盥盤，」曰「𩐾沬盤，」而亦曰隮盤。壺曰「醴壺，」曰「媵壺，」曰「弄壺，」而亦曰隮壺。他若鍴曰「祭鍴，」鑪曰「庶鑪，」監曰「御監，」而鄦侯𣪕曰「祭器八𣪕，」因資𨪘曰「祭器𨪘，」陳侯午𨪘曰「𥛃器鉠𨪘，」其義尤爲顯白。惟庚午鼎「用乍父乙尊，」善鼎「用乍宗室寶尊。」尊字皆在句末，說者或以爲彼器名上尊字亦爲器名之證。此亦未之深考也。天尊曰「天作从旅，」魯生鼎曰「乍壽母媵，」鮴𢗊妊鼎曰「乍虢妃魚母媵，」不壽鼎曰「用乍寶，」伯𢦚𣪕曰「其乍西宮寶，」旅下兩媵下，兩寶下，明爲省去器名，則上舉二例尊下亦當有省文也。因知宰甫鼎「用乍寶䵼，」呂鼎「用乍寶䵼，」且子鼎「用乍父乙䵼，」䵼下及兩䵼下，亦並省去器名。

禺邗王壺跋

右器銘曰：

禺邗王于黃池，爲趙孟庎邗王之惪金，台爲祠器。

英國葉慈教授暨國人唐蘭陳夢家二氏遞有考釋，而馬衡容庚二氏亦各有說。葉氏云趙孟即趙鞅，魯哀公十三年，前四八二黃池之會，吳晉爭長，趙鞅與其事，銘中所紀，卽此役也。其說不可易。葉氏又謂禺雄音近通假，禺卽王孫雄，邗當讀爲捍。馬氏讀禺爲遇，唐氏從之，又云邗爲攻吳之合音，邗王卽吳王。陳氏則主禺假爲吳，舉戰國策趙策「吳干之劍」，呂氏春秋疑似篇「劍之似吳干者」，讀禺邗與吳干同，禺邗王卽吳王夫差。案陳說得之。庎字葉無釋，唐讀擯介之介，陳云庎爲介之孳乳字，與匄通，當訓賜予。案陳此說亦是。詩小明旣醉「介爾景福」，旣醉「介爾昭明」，雝「介以台繁祉」，酌「是用大介」，介並訓賜予，字一作塈作溉，摽有梅「頃筐塈之」，匪風「溉之釜鬵」是也。詳詩經新義。陳引七月「以介眉壽」爲證，則以匄取之匄爲匄予之匄，舉例未確。惪爲惕之別構，惕錫古通，易夬「惕號」，釋文「荀翟本作錫」，是其比。惟葉唐二氏並讀爲錫賞之錫，則釋字是而義訓非。余意錫當用本意，說文「錫，銀鉛之間也。」「錫金」謂錫與金也。金卽銅，銅中加錫，是爲青銅，卽鑄器所用矣。東周器銘每詳載所用金質之

成分，曾伯霥簠曰「余睪其吉金黃鏞，」邵黛鐘曰「乍為金鐘，玄鏐鏞鋁，」邾公牼鐘曰「玄鏐膚呂，」邾公華鐘曰「睪氒吉金，玄鏐赤鏞，」並頃所見長沙蔡氏藏劍曰「玄鏐非(緋)呂，」胥是。此曰「鍚金，」詞質而例同，亦東周風尚也。容氏讀㬎如字，訓為敬，其意似即指今人稱奉獻曰敬之敬。此則以近世俗語釋彝器古文，不知淵雅如容氏者何以出此，而精思如陳君復冒然從之，亦可怪駭！為化古同聲通用，此銘上為字當讀為化，即黃白變化之化。「化鍚金」者，化合錫與黃銅，使成青銅也。為(化)為動詞，陳氏以為介詞，誤甚。其文中通釋銘文曰「吳邗王于黃池，為(因)趙孟介(予)邗王之惕金，以為(作)祠器，」下文又謂全辭應讀作「禺邗王于黃池，以趙孟介邗王之惕金為祠器。」前釋「為」為「因，」實於文不順，故後又改釋為「以。」然銘文「台(以)為祠器，」句中本有「以」字，果如所釋，則通上句當讀為「以趙孟疥邗王之惕金以為祠器。」如此，兩「以」字又嫌相複，勢必删去其一，意者既不欲捨其自增之「以，」乃不得不犧牲銘中固有之「以」歟？然觀其文法表解中不列上「為」字，則實際上又未嘗不删其自增之「以。」陳氏考證史實，多有心得，然於銘辭實未能盡通其讀，故其分析文法愈詳，愈不免於捉襟見肘。今依鄙見，列表如下：

主	動	賓
禺邗王	為(化)	㬎(鍚)金

于　黃池　｜　趙孟疥(句)邗王之

介　台(以)　｜　為　器　｜　祠

